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九四冊目次

明文霽二十卷(二)

〔明〕劉士鐸輯評
明崇禎刻本

.....一

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八卷

〔清〕呂留良輯 呂葆中批點
清康熙呂氏家塾刻本

.....三〇七

本事詩十二卷

〔清〕徐鉉輯
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書屋刻本

.....五二五

明文齋二十卷(二)

〔明〕劉士鱗輯評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文嘉卷之十

武林劉士鑄羽石父評選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圓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其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

明文嘉

記古永安寺

卷一

廬山川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間有觀九寺十三益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斬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惜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嘗藉所買田若干畝上侯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

所爲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

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譯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歡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富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

明文嘉

記古永安寺

卷十

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有

千萬人之間者奪以養百千萬人其必無莫於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逞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閒忙二義甚新冷然之韻如叩哀玉

明文霜

記 古永安寺

卷十

三

○ 青蓮閣記

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嶺張洞庭臥潯陽醉青山孤縱瞻映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器而神清休然穆然五經師其講授六德宗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詳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爲汝子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傳之齡騷雅千篇明文霜 記 青蓮閣 卷十 四 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陽長資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父也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弇俠氣猶厲處世同於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夙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祗招殘之檄矣君慨然出神武門登太山吳觀而嘯曰使吾一飲楊子中冷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視在終致吾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騷牢夷

猶手江臯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類如也起而視其
 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池畔几席欣言久之夷
 堂發變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
 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季宣爲人偉朗
 橫絕喜賓客而燕城真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
 車蓋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宣卽色沮而神懊以是
 季宣日與天下遊士通從相與浮柏跳跟淋漓頓挫
 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
 故常與遊者莫不貽聘相視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
 明文霽 記 青蓮閣 卷一 五

也相與頗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
 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哉
 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
 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
 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
 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
 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
 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
 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韻骨幽姿借仙儼谷

二二二

明文霽

記 青蓮閣

卷一

○游北固山記

王思任

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卽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興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肝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清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几而豆瞰諸山予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爲此山悲壯半晌庚戌十月量移由拳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下上橫斜星斗俱醉乃提伯純之臂呵而問之銅坑東卸京明文齋 記游北固山 卷十 七

峴抽中何以撐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化人何居行僧何往獅何得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爲鬼風蝕盡贊皇手栢何以干之天監實書何以漫之胡石旣狠而騎之如辦謀購何語寄奴何闇四十九枚鱸魚何穴二十六峯研山安歸蘇仲恭之羣木何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駕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走仙人咫尺一鶴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寒濡萬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祐摹勢山河盡來何徐疑惡詩而亦愕然得解伯純啞啞曰子無他不

過漂憤舒憊之套吾安能變詐鑱出天間而地答之也予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慎獨者以白茗作供而予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寺詩畲之此僧半室以鏡爲江古樹老筲撐持數萬得讀書坐卧此中卽痿屨不下山足矣予兄自天氏日子見山卽癡去隨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因命記之同游者兩姪曰吉三曰絨三

李重先生諸記尖悍通媚無不盡奇獨闕今僅

錄其一二鈔幅者猶詩家舍唐律而選宋音喜

明文齋 記游北固山

卷十

八

其以議論破聲響耳

遊嶧山記

王思任

予遊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蓋予遊嶧山而幻軀凡數化。泰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爲奇巧。以穴洞爲玲瓏。以穿援爲遊覽。賂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無隻馬。兩人之路。假蓋自蔭。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梁祝泉。頂無冠脊。無縷。而予化爲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豐下銳上。實鑽滑試。數怖數免。無足目。正大人之事。而予化爲偷。上大通巖。臂引杖接。而予化爲猿。撲仙人。明文需 記 遊嶧山 卷十 九

洞外伏內昂。中俱白屎。而予化爲蝠。引至拘龍洞。則以胸席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廢。趾略效焉。若不寧氣。一視便堪悶絕。而予於此爲守。官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削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葱鬱。賢聖之窟宅。神洸洸也。粘滯壁間。終不敢上。而予化爲蝸。私念幽奇至絕。愈化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卽吾家子晉。鶴背上儘足款引。翺視而託言蝶。無所不栩栩。蠟無所不

墓。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歡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祠。尚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剎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能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南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變態百出可稱文妖

明文需

記 遊嶧山

卷十

十

小洋青田記

王思任

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開吳閭仲送我挈磨齋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權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鵡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晡沙灘色如柔藍鮮白對峙沙則蘆花月明不露記小洋卷一十二

影忽忽不可辨藏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鷺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朶雲居然晶透箭桃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闌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彩烘蒸鬱觀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蜃凌阿閔一瀾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賞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待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

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日未曾觀不待不以所親所通者達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觀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天浮怪艷

明文著

記小洋

卷十

十二

遊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
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
荷鍾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
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
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
爲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遊爲富彼此
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
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
明文審 記 遊蘇門山 卷十 十三
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蘊者
故不鳴也日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
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樂也雨
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於聲色非
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
能易吾一眄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
可與見嬌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與宅也宋
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間
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

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
塵沙受人之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
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
全其溺也日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
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快然于心手之間喉吻如琉璃

明文審

記 遊蘇門山

卷十

十四

○○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嬌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泄極震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遼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性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淵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蛇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下秀冶非

明文審

記 文漪堂

卷一

十五

文

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曉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將今古文章盡作水觀測伏瀾湧使我不勝望洋之嘆

明文審

記 文漪堂

卷十

十六

藏陰符演靈鷲嚴記

虞淳熙

武林山向無石石鷲遙飛集焉諸隱仙爲有力者負而趨不知也蓋慧理屢歎之以質武城兩石自起慶元兩山自徙將無地發殺機不神之神所由飛形者耶鷲翔許由謝客亦來翔丁飛附焉庶見羽人浮裾月路卽不得漸鴻未衰之鳳扶雲弄足戾於高垠倘青鳥氏所志玄符哉惟是刑書玉律殺風景者無罪元璉茲爲操胡兵攻鷲左右巖毛毳未鍛通必驚鍛之更折其翠鳴呼悲夫石鷲飛不能思宋人襲又不明文書 記 藏陰符 卷一 十七

能作晉人言魯麟嚴鏡其道窮歟猶令一年不禁當有死鷲飛難卿子雲外青衿人人落羽則二必驚之爲也嗚呼悲夫石鷲瞻子爲若司其禁禁者制也禽之制在氣吾受陰符以符陽火陰陽相推一氣孔神有熊運樞涿鹿絳草蚩尤既厥於何不禁女蝠之野爾鷲躍焉此其制矣循爾首手懸書猿臺首可保也窺爾足乎縉經龍泓足可衛也翠之上索之下能幾全乎投符新寶嚴可伏翻可養也將玄扈之司賦抑西池之使欵庚除酉陽其配林賦嫺皇囚是以炮

海神因是以棄鞭燉煌因是以投筆魏帝因是以委

鑽僊騁舞騰榆光拂天巨馬躡空桂子凌煙豈與夫

剖玉泣楚銷文滅秦雲母告勞潛英流毒洛中之赤

心貽笑浙西之瑕休蒙族季龍完壁而毀樓道君神

運而符北者耶天竺之石一探於醉吟再探於奇章

今定何在機發密移逃石及藏舟共遠惟慈隱僊化

驚嵩母穀城公巍然獨存殺鷲猶之殺人女青有律

夫禁鳥可犯哉鳥可犯哉符故藏虎口嚴今藏鷲頭

嚴者三卷瞻子爲之演僧如勝置函守藏歲七月七

明文書 記 藏陰符 卷十 十八

日祠焉

靈鷲一峯遭元璉剝琢殆盡賴先生明罰定律

今後藉有完膚然吾更欲陳乞女媧復其生面

先生肯爲捐丹以資鍊補否

○ 彭城放鶴亭記

董其昌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歷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嘗得之日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瞻所爲作記者雖至今不廢然荒圯久矣高邑潛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顛弔古懷賢將撤而葺之念徐方震鄰重以警水時紉舉廢躊躇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材播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和明文齋 記 彭城放鶴亭 卷一 十九

大播于是飛甍畫棟延敞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廚屬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 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閱人茲山于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余記之余惟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衆戰孰

卷八 無

能勝之而鶴之系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彊秦鉅鹿之戰威略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鄭侯能挽關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干不戢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瀾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于西湖者乃蒼莽悲壯之區恍澈澗空

明文齋

記 彭城放鶴亭

卷十

二十

豎義英挺關合處巧力俱全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瑛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諸甚嚴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

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

明文齋 記 求忠書院

卷十

三十一

日扶顛于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亭本末詳載諸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

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

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永冠其

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

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

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

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

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銅禁何異

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

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体也子弟爲尸

明文齋 記 求忠書院

卷一

三十二

迎生氣也況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盼饗相

屬夫寧不欲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獨吉鳩工

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

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岨翼以兩廡

門敞而埤滌祭恭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

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

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

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

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鼎革

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跼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吊古之士暗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爵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明文審記 求忠書院 卷一 二十三

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踰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日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

榜樣也先生爲斯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闊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讀正學先生傳無不唏噓流涕者讀眉公此記無不歡喜軒渠者此亦古今一大快也

明文審

記 求忠書院

卷一

二十四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
聯若斷若續突為崇山峻嶺綿為蔓壑枝峯散為飛
泉噴瀑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
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
援後無推孤行孤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
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迹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
泉瑩如雪陸羽張文新品泉而甘之塔居第三與中
冷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
明文需 記 三泉亭 卷十 二十五

與故人父老觴詠其上斟泉淪茗欣然忘歸曰百歲
後吾覓見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
大夫釀金考室復祠公于劍池之南鶴澗之西曰公
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
樂也祠北恰杭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
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岡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
屋剝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
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
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

峰青數

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遊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
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
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
一洗塵上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岡卿司理始搜剔
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電將無釋冠劍屏侍衛
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疎月淡公左挽顏
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
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鶴陸
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不掃石綆汲第三泉
明文需 記 三泉亭 卷十 二十六

文情駉蕩如行春少年

外題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乃予性多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極桃可觀則酒醑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既又移至吳氏庄住宅與池相連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

明文齋

記東門觀

卷十

二十七

繁中一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于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畱連父之顧日尚未晡乃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菜花標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窺突之間則含酒滿舌啖之曰爲汝浣衣席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媚辱之子何好之甚予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

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續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于春殆異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綵續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餽飭貴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泚筆志其語

明文齋

記東門觀

卷一

二十八

吹葉嚼蕊別有紅甜

遊鬼巖記

何南金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嚴故蒲微地。非懸車百里不
 得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莆境西北。指桂苑。則柯
 生爾珍先宿。遲予促登。巖距花板洞出。巖底洞空
 透。可矩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柱鬼王其中。下巨石封
 鎖。故不可入。山苑右折里許。水石清駛。莆山率以泉
 勝。其特秀之石。鮮數仞。強者茲山香爐。丫髻諸峯。稍
 成林立。谷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巖。轟空百丈。蒼碧
 巖。衆望而知其爲異境。造巖五里。寒門幽壑。蟻旋百
 明文著 記 遊鬼巖 卷十 二十九

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脈直。插一幅雲母屏。冠萬山頂。
 特異他巖。堂皇球傑。潤視孤倚。如帝座布展而空。其
 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靈植掌而絀其
 指也。如金場張翅而坦其腹也。巖已絕奇。而飛泉一
 道。灌頂漫腹。界巖鴻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嵌巖凹
 入。樓張君像一龕。巖突爲蔀。泉落則噴者。擊瓦爲珠。
 細者潤簷爲溜。張君前一石井。溜滴承之。巖宇虛閒
 溜入井。淙淙皆作鼓鏡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
 布席。低首俯矚來處。則一穴陰風一甌白霧。蓬蓬浮

今人著

浮撲面起。怪石盡作青髯蒼兒。昂舉戲舞于洪濤。數
 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瀝氣十步九折而上。觀太清復
 爲九關。當關虎豹。猛踞恐喝。而怖禁之至此。則鈞天
 廣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已闔土不雪。獨此地高
 寒。間雪此日。劇寒故宜。雲不雪而霧陰。靄滃翳出。沒
 變幻。踵底頂端。儼茫乎其非我。有巖卽無鬼。而俗呀
 窳開。室寥峭。噪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
 侯也。吾生之得於沙劫也。幾何。吾身之得於沙界也。
 幾何。幾何。中其爲生同之。而足奉足及之。而目奉。又
 明文著 記 遊鬼巖 卷十 三十

復幾何。蟻穴之涌大陽乎。芒鉞之占太虛乎。此雖雲
 鳥過眼。肆茁送詩到手。會心必無放過。况走一官于
 數千里外。決其南畝北窗之見。而薦以譎詭。魁奇洞
 駭之觀。猶然親面而自失之悲乎。一沙之富。不受而
 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今人從草澤而濟。峨嶂之
 巖。不知踵之高也。從郎署而着惠文之冠。則揚揚趾
 高。屐折矣。士固有志。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爲當洗
 犖更酌。揖張君而退。

竟險悶天樓奇枯海不數始皇舉山鐸矣

上遊東
有云文
其妙子
天其靈
在空其
難在雲
其變幻
不可測
在雲

遊城南雜記

文翔鳳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
竹卽就其所值兼之無佳客鑒賞其妍與麋鹿禽鳥
之出入林卉何異人之精妙在詩酒以富於六者非
三才之雅契良姻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者卽不暇
撰藁訊訪惟聚寶長干陌上近城易就特屢挾桃簪
以往二月積雨兼旬三月朔忽化爲晴吳陽日向人
如新披之繡清曉爲清明桐華之候予旣分祭黃侍
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於普德寺之後岡凡
明文齋 記 遊城南 卷十 三十一

曾至金陵之名人咸與如吳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
李太白白沙陽明之流祠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遠揖
鍾山亦千氣象之絲翠禮竟而會祀方正學于梅岡
之上與諸君子偕飲木末亭至日昃是時趙生并雨
卽已自高座寺登雨花臺反坐於永寧菴之東亭秋
醪醴而藉草雨花者如蟻增附筆漸塗也客稱佛頭
青良肖而梅岡所入陰坂曲道并方壟後岡亦徧集
靡隙地予旣別諸君子遂就兒輩于永寧東亭行數
觴卽再攜入高座坐其花積堂之後亭僧獻千葉終

桃以佐簞卮紅灼奪晴視夾道垂階之天桃已涉成
艷已又觴看竹軒琅玕之妙予所去卽有挾觴具而
占勝者踰日將爲靈谷之遊諸君子之邀薄除使臣
來人張比部飲者欲我偕則偕襖飲于黃祠之青溪
閣旣申蘭亭之雅雖乏詩賦姑有肉竹之娛足跡不
踰郊市而烟碧柳金調笑狂呼視往春之束帶走熱
塵謁上官於銅市芝廬間者果孰爲真雒陽春也
質韻清古

明文齋

記 遊城南

卷十

三十一

書博雞者事

高 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賦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羸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用文書

事書博雞者

卷一

三十四

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查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捉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閭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

更快

敢動稍飲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僅動一城郡錄事

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梓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蟻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

用文書

事書博雞者

卷一

三十五

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迫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賊蓋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弛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非所以爲訓也然可以爲惕

○ 書與于鱗論詩事

王世貞

已未正月余以臺謂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
出蟹胥佐醕苦劇談久之盡一詭苦五十六釐漏且
行盡于鱗睨爲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自
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
騁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奈何不更評權所
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離黃其語也予唯
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焉用自
苦酸醜爲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爲世
明文審

書與于鱗

卷十

三十六

人實之吾于騷賦未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足下故
盧枏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
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
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
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
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以前
謝于鱗曰吾于足下卽小進固雁行也豈敢以秦齊
之賦而匹盟王吾之爲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
子速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以埒與子

請于鱗
文不能
句安得
不疑

分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于篇乎無極我
之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請言
文日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子之錯于材也
世無通于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
子也甚于我卽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于我雖
然謂子踰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
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爲壽質明而
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值爽鳩之
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
明之審

書與于鱗

卷一

三十七

旁若無人

○恭題御和詩後

宋 濂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修日曆既而中書亦奉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閣大官進饌羞其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于詞林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仰成橐思得俊秀有文者通考義例而繕書之于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明文齋 題 恭題御和詩 卷十 三十八

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和至臣引見 上于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潛昶之從曾祖也上悅復見皇太子于大木堂勉勞有加焉未幾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間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竿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

明良詩
題千載
想見

耶同封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貴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壁之光下照幽隱于是粉黃金爲泥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常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攸久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常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之哉昶字叔陽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都俞喜起儼然一堂誰云中天之不再

明文齋

題 恭題御和詩

卷十

三十九

○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宋 濂

濂過濂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

明文書

題跋 陳獻肅公

卷十

四十

坐客殊
悔多此
一來

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奸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于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邪抑偶忘邪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

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

公謹記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

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

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觀此則古人敘事湮沒不傳者多矣傍徨三復

益切裨野之求

明文書

題跋 陳獻肅公

卷十

四十一

○ 跋黃魯直書後

宋 濂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絕塵觀公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所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琴瑟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于豪素間至今如玉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直髮間後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艸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明文審

題跋 黃魯直

卷十

四十二

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于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超曠之音

○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 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卽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酹文一通爲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

明文審

跋 西臺慟哭記

卷十

四十三

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于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酌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臯羽西臺慟哭記及東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

欲言不
能飲思
不可惟
有痛哭

聲也。因記所聞二事于先祖者。附于卷末。始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慨于荒閒寂寞之濱者。不直皐羽一人而已也。

一往情深。無端嗚咽。較崩城之淚。依牆之泣。更有餘悲。

明文竊

跋眉庵記

卷一

四十四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于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于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于其上。雖無有爲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之望者。則以爲無用。楊君亦有感于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標義甚確。不許土木偶藉口。

明文竊

跋眉庵記

卷十

四十五

○ 題八仙像後

王世貞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繇始亦不知其書所繇始余所親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我明如冷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輩俚之談以是八公者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爲各据一端作滑稽觀邪乃至邇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盛或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考其七而疑其明文審

題八仙像

卷十

四十六

一爲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禪將從周孝侯敗于齊萬年逃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崑字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已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于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

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韓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梭後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擲韓帶拍板乘雲而去韓公者諱湘昌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它鄉父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公曰無怒也請技薄伎以獻因爲頃刻花每辦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全昌黎悟遺之去後果譴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

明文審

題八仙像

卷十

四十七

能舉其名第言承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黃河爲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髯而異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攷之它野史謂仙姑晚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

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

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神官都不載

衡間之凡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也于終南山學

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

居之不可知也令鍾離呂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挾

海蟾與重陽輩而八令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

松安期次則靜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八必不

屑屑求瓦合諸公方逍遙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

符之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即受凡頭書所

明教書

題八仙像

卷十

四十八

不恤矣

八僊之說相沿爲祝不知何時先生一爲點破

真堪噴飯

○跋洞庭兩山記及詩後

王世貞

予既爲茲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玉者文度所得西

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

吾裏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匿盡名姓

與釣父群長空傲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

清歌流酸遇興輒極涼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

陸丈善詩子念僂之陸丈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

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

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忻然而笑夢我

明支書

記跋洞庭兩山

卷一

四十九

五湖之曲也

與會津津

書不梁雁宕圖後

徐渭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苦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于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苦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尖尚絕佳

明文霽

題跋 書不梁雁宕

卷一

五十

禱雨記後

屠隆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夫雨陽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梯也次寥爾矣坎北茫蕩爾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瀉之也大化獨運適焉爾矣遭其適也故淪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天適焉爾矣子暴而

明文霽

記 禱雨記

卷十

五十一

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五日而百日子即立槁潁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其適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爲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通焉無不可爲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形殼蛻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荒可挾而六幕可遊也大鵬蚊虻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秋毫泰山泰山秋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

爲殤不知殤之爲彭。不知龍伯之爲僬僬。不知僬僬之爲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朗邪。流而五嶽邪。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螭蛇者。飛邪。翼而蜿蜒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可回也。月可捫也。電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水可蹈也。石可遊也。

明文霽

記 續雨記

卷十

五十二

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怪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爲。何所不有。何所不爲。有而爲。而爲無。有而無。爲而無。有而無。不爲也。有而爲。而爲無。有而無。爲而無。不有也。有無爲。而爲亦理也。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夫圓而方。方而圓。蒼蒼者何物。皤而煌煌。朗照八方者何物。嶰嶰而鬱蒼。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發聲砰彭。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鬢而清揚。顚而日暉。須而吻。張手攫而足。踏有聲。郎郎者何。

物。今此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怪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海玄經之所列。齊諸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背北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遷之。河曲智叟啞然而哈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平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止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夸蛾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遭仙人山。守者求其不死之術。仙人界一木。令穿石焉。石穿乃仙。其人受教。無日夜。寒暑。飢寒。垂四十年。石穿而仙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

明文霽

記 續雨記

卷十

五十三

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遊翔志肆。如果決。烟湧。莫可哀止。

○ 題嶽雲草

李維慎

昔者師曠鼓清徵而玄鶴二八來翔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鼓清角而風雨大至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余以爲欺人語耳今讀汪大呂嶽雲草而知其非妄也大呂家白嶽而目與師曠同取嶽之形勝故實與四時景物一一詠歌之天門石枰鬱葱曉雷澗水桃花點綴映媚丹鼎藥竈與香爐煙氣交錯飛騰碧蓮之池雲龍之潭珠簾九曲之泉驚濤細浪雷轟霆擊練曳殺披各極其態群峭摩空孤峰蔽日星明文審 嶽雲草 卷十 五十四

臺月嶺清光可掇霞洞天梯壯麗不凡三姑三公五老五丁仙人玉女觀音彌陀羅漢老君之屬或獨往獨來或進旅退旅叱石竿調鸚鵡驅索馳降黑虎躡紫雲呼飛雨結萬人緣憩長春園批棲真巖窮華林塢殷殷賑賑淫淫與與使人應接不暇耳目轉易身世都忘心神狂駭抑可殊于師曠鼓琴時哉曹孟德有言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余嘗客白嶽十許日覽涉殆遍所得詩不及大呂十一頁此目多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然

玄圃華苗迷離日亂

明文審

嶽雲草

卷十

五十四

○ 題顧仲方詞

陳繼儒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入爲鳳閣侍從長安
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
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
塵頓豁而身游於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閨情各
抒才韵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
人之涕益出其餘膏剩馥便能鼓吹詞場遜傳千古
諸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
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
明又寄 題顧仲方 卷十 五十六
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幃後醉拍紫
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筆歌墨舞

○ 西蜀尹西有卜築桃源園卷跋 倪元璐

觀夫三士致謀五丁畢力符峨青于別磴延岷泚于
旁瀾鈴雲轄霞雕巖繡壑與文詰曲別味鮮清誠山
典之殷盤景筵之瑤柱棲其界者苟非八叟定亦覆
童將皆分陝仙凡割溝玄白然而其靈不闕道亦以
章昔之三程躍其池鐵今則二尹著於宮鍾夫踪絕
漁樵而大夫去之役戎馬之場代沉魏晉而文學就
此探天人之策原其飛光灑水通隱金門非爲抱梁
固足貴也若所招招何其磊磊或才方藻國有陳子
明又寄 跋 西蜀尹 卷一 五十七
之霞舒或名已傾都爲余生之雷响各無滯骨殊異
枯禪既 聖世之有桃源卽酒人而可蓮社故得貌
其幽韻體以文綃則有應物之能存形之手加毛溪
頗點睛石眸道玄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庄之狀夫
使處則境皆圖畫出則袖有雲烟非夫名通不具此
致也若乃尚平結遙盟于畢娶宗炳開便法于臥遊
則不知武溪亦男女其中華山有軒輅于外而此二
子儻亦情疎野鷺心畏真龍乎

雕龍刻鳳別有工巧

武林劉士鱗羽石父評選

謝翔傳

宋濂

謝翺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謬傳于世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三州側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通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假託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樹

明文齋

仙遊縣志

卷一

雲嵐艸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烏今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埜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祕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

水時
作人
其得
地
傾

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賸之白雲邨尋隱者方
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迴盛唐而上不
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允緒發前功皆電光

卷之六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曰諒見翺晚明年乙未以

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囑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詔卿。吳子善最靚，不胡兄弟。慎收吾。」

明文

10

卷一一

文及吾骨授之詔卿卽鳳子吾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而方功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翔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翔墓初翔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于墓右從翔志也翔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翔好修禊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于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睢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

詩書傳
有不傳

憎聞翺翺白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

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艸圖譜一卷

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

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

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

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定

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貧日朔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

知麻衣繩履草皇山澤間若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

明文寄 卷一一

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

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

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

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昔人云痛飲讀離騷請浮大白以讀此文庶

足消其沉痛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隄上竊入學舍

聽諸生讀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

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苟不聽

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

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穉惡可怖冕

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

爲通儒泮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

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

川文寄 卷一一

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

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

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

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

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慙冕屢應

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何溺是哉竟棄

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

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卽呼酒共飲慨悲吟人斥爲

狂奴北遊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

此人
而
種花

職見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遂矣何以
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樂陽惟兩
幼女一童留燕侯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樂
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見為妄見曰妄人非我誰
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千挑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
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用
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地

明文蔚

傳 王冕

卷十一

五

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
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
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
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圖梅不減楊補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緡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
曰吾耕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画師哉未幾汝
頓兵起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
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
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家言越有狂生當天大
雪赤足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
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
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與怪民哉馬不更駕不足以
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讀此等傳如獲海外奇珍雖非老教豐王三而耳
目未入于驚愛

明文蔚

傳 王冕

卷十一

六

○ 太原王傳

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疎眉俊目、曙光玉立、神彩
鑠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
九牛、却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
安軍、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拜韓世
忠提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虜大至、衆心搖愕、世
忠憂之、元使領二十騎游、伺其生口、備虜情、俄而復
出、虜騎數千、四面集、擲身陷輒陣、左右鵲擊大呼、聲
振、刀甲一大、禽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遁去、以功授閣
明文雷 傳 太原 卷一 一 七

門宜贊舍人苗劉走追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甲、單
騎盡擒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
口、橫海舟以截江、虜出小舟數千、以長鈎板艦、元躍
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數百、人生擒數大、禽仰
擲之海、舟頓絕、無能脫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
前軍、討閩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
萬、據曰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
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
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

狀貌莫敢闖、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
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請
爲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
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
驚擾、逆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
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虜及偽齊入寇、世
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
至、城下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嶽、廣白以四
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

明文雷

傳 太原

卷一 一 八

見我麾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廣伏兵皆出、又
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廣元追獲不可
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虎頭最號驍勇、直
造城下、會語元、即跳下城、擒之以威鎮、兩軍未幾、元
木督兵四面攻城、元即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
溺死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
以數百騎、虜伏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
宣使、十年、略地淮揚、駐劄、伶莊騎兵繩之、敵騎數千
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

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虜聞之震慄元因突入其陣大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神授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侯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謚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爲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明文齋

卷十一

九

今人無不嘖嘖韓蘄王將略者孰知當日勦力行間更有太原在膽略沉雄直是風生八面

東溪廖孝子傳

解縉

張鎰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羽代父受刑黔婁爲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于海廖自公省父大寧溺于河死命也而心不屈志不伸不其重可憐也嗚呼妹固樂于奔馳閨闈固樂于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易嘗計其死且而死于省其親也若死于兒女子之手者乎於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繼之自公幼能文章跟蹤躡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奇險自公歲往省不以寒暑需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忍淚背睫間強顏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良難敬固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動其愷喜自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孑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

明文齋

卷十一

十

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繆綿痛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淚初廖氏嘗大顯于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祿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已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時過從見其一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武舉勝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畫圖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後倏然淒然淒斷若此何也贊曰

明文霜

東溪廖孝子

卷十一

十一

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所與嗚呼斯人而斯溺

立傳無關忠孝雖疊疊盈幅如以帚聚塵耳此

文難議論于序事言有盡而味無窮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禎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毗陵間嘗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沂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

明文霜

鐵笛道人

卷十一

十一

鐵笛得洞庭湖一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邪無所用鎔爲鐵葉簡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于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江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

雄節可咀

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投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閑心。畫爲人役。見卽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適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璠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明文審傳

卷十一

十一

十三

吟五十卷藏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奪奪服兔褐之躑躑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今賴于天。其漆園之傲史兮緱山之游仙也耶。

會其立言非流連放曠直借鐵簡以消胸中塊壘耳其勝國之逸民非邪

○張節婦傳

羅 玘

節婦新涂幕膳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鑑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月在仲春日爲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葬柿坑之塋。歷十有八年爲正德己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教事來就養。予往也語次必嘖呻曰鑑欲天子之有言也已則喀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嘖呻曰芹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喀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徵芹祖母無以有芹父况芹乎芹父子不及令徵夫子明文審傳

張節婦

卷十一

十四

秘議而隱約李姑不旋日改而新之緒燭刺百出使
可覆驗覺李微動隨喊灼來節婦馬逐灼去截髮泣
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爲張氏鬼者有如燬日李
乃寤間亦發悲殿其惡曰吾今執女告縣官然終以
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欲逐我乎厄斯子也而已耳果
厄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
顧于吾重者毫髮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吾今掃
地赤立則何如于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
曰知之繼聞發一廩去守者告曰廩去矣曰知之或
明文霽 傳 卷十一 十五
扼腕曰可訟也搖手指滿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
所可尋可發而滿臺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
之遺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改業之况幾買大禍而幸
脫者乎然擇之莫儒爲宜乃齋送之金陵就周戶曹
學學七年然後歸送就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芹志
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死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
長知學常以一缸膏坐之於紡軋側永夜誦緯成師
之貧或於是乎取之鄰之婦熏而爲夜作爲鐵石心
者亦多有洪本有寡妹門戶絕李以虐子之蕩獲無

所于歸也且悲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之于喪李之
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聖今里閭傳之若前日事滿
臺用戊午貢授今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書登壬戌
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于院滿臺之封亦用其貴
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英烈風要之忠節一
道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舊史氏也爲著節婦傳以
竣後徵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
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
明文霽 傳 卷十一 十六
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驚
以爲神乎而或使復爲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自少
艾而白首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有可偶一爲
而立者也故曰立孤難耳亦何貴于人之驚以爲神
也乎曾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
節婦女中之君子也與
寫出爲子悲訴一段心事縷縷如訴

杜生傳

鄭曉

杜生宋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借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僅籬籬中密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明文審

卷十一

傳杜

比領修者人具

人應如

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于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鄰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攜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游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鄉翁

有之文有見

遺一抄本無題款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尚有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見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性質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歡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閤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西城五十年未嘗遇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明文審

傳杜生

卷十一

十八

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愛敬之與村父老三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飢倦爲菜羹饌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皆攜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閑曠言論精簡顏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

論曰余讀後漢書每極慕申屠蟠黃叔度可謂近道

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于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于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讀此覺為天無懷去人未遠

明文

卷十一

卷十一

上

尚書黃公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維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維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于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塞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明文

明文

卷十一

卷十一

下

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執直遇事發正色山立卽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果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歡顯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叅

一夢作
如許事

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精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因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壁塗其額灑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損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

明文審

傳 尚書書表公

卷十一

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授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微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苛宜少寬養而闔官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于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與眠食

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收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閹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勅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縣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于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府陞於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慙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于是令豫支米月三會

明文審

傳 尚書書表公

卷十一

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騾士人大歡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懃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參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于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惴惴太宗

傳黃公
而鎮述
一代公
章人物
不厭其
子第

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
君逸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
周吁俞一德密董顯斷萬幾積穀局體一變成化間
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
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倭幸請劍必殛
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
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
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臺寶陽曲盧氏金陵安
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荷濟其事小枉
周文富傳 尚書典公 卷十一 三十三
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
敗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從滿盛公卿歛遜正德
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
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
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
爲左都則嚴覲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于庭曰事
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
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
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浙

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招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
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
後者得與失不較然自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
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
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恒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
彬工部司務恒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
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昌明俊偉之業非此博學典碩之言不足以傳
而敘列遺書時與旁達可當我 明相臣錄
周文富傳 尚書典公 卷十一 三十四

○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以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山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相漢蹕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岳之峯憩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入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明文書 傳太白山人 卷十一 三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歡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繫繫副名實於是人士相轉譽稱爲係山人問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焉

吳會好
奇附會
終不若
不識之

終不許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規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於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稚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於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今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寬成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遊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以莊生之幻筆作廣史之定案似訛似褒正于恍惚中傳其神

明文書

傳太白山人

卷十一

三

○ 孫忠烈公傳

王維楨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鸞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爲妄妖言詭譎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正氣濠由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爲用文需傳卷十一 二十七

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當上指幸許即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言詭譎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

莫謂公徒以一死爲烈

明文需

卷十一

二十八

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睹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逵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徽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齋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更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之徙浙江也濠厚

贖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軌也、上遣重臣欲往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逆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磨高足立、露臺大呼明文審

傳 孫忠公

卷十一 二十九

日方今 天子巡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 詔請出 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悻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平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武默濠立卽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

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進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於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

明文審

傳 孫忠公

卷十一 三十

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畱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於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閏廿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

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

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

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請配

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公今 天子

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詔江西爲立

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

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

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燦燦

若目見者譁曰天開眼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

明文竊 傳 孫忠公 卷十一 三十一

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

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頰如生異香蒸蒸自棺中

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

江西治解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四字其

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眼忠獨難塞天不世

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

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

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

僉事仲子堪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

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

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

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

巨人二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

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

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

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上不可

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

明文竊 傳 孫忠公 卷十一 三十二

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公前身想從神道中來故溝中之鏡場中之人

天中之眼恍惚相通然非神也即公之忠誠爲

之也三公皆同榜而忠烈與新建尤同里一時

鍾此異人奇矣

○○○王孝子俞烈婦傳

劉文卿

保仇之
難在此

似此端
非此奇
釣不能

王世名字時望發之武義人其先未知所自性聰毅年十七從師韓光濟治業焉持粮游他境萬曆四年父王良四十三為仇王俊廿六所擊中要害死世名馳歸則就木焉世名不及訣且未教器也痛欲絕念以狀聞郡縣抵其罪法殺人者死然不診驗不成殺也世名抱其母泣曰吾安能禮仇而不暴吾父乎族眾遂得請入仇產用涕泗哀呼為寢其事亦不欲傷母志也於是繪父像已持劍於其側問之則曰古人用文書傳王孝子卷十一三十三佩劍自礪吾薄飾以待乃翁不亦可乎跪起號慕服闕不輟三年補弟子員謂其妻俞氏曰吾以儒服見先人汝其謂適乎吁嘻哉慶者在屋中者在堂俞習其斯夕怛坎聞之撫然而未有以言也時仇亦來會世名攬涕接之亡何而生子狂喜大異謂俞曰婦知是何等兒也吾不能復須矣大飲達旦終不能微示於母知我有所必死而哀阻及也哀阻則事不就九年正月遂斬其仇于蝴蝶山下叱劍而號眾曰仇殺矣余惟不能愛身而濡趾也族眾嗟咄觀者如堵名

明文書

傳王孝子

卷十一

三十四

神色自若歸報母尋出其所受釋仇產租數與其手刃仇者以聞于縣疾走入獄武義令呼曰子出矣吾將置子于別所上狀於部使者竟以兩令質之金華令曰俊廿六為殺生父者宜伏殿刀然殺不在生生為報非為殺也誠得而父傷者吾焉不能捨勁烈之士哉令出坎焉辨之世名大痛曰余固欲受辭殺也以至於此苟自戕伐吾父當被害時寧不能見賢令耶仇母用名誅矣朽骨起於修夜發掘見於後嗣吾曾不能執絕曹娥而幽掠吾父也令之歸俟再訊

焉則陰令將其父棺以至因以減死論世名望見父柩遽以頭擊石血潰殷地大呼曰父不再辱余不再生嗟乎余欲一死不得矣光濟知其志不可奪進曰有善人者君也寶藏齒者名也即令決于君前不如緩哉君止矣兩令悽歔去之父喪以故得全時邑里皆臨無不悲咽大號是夜持母泣日子之命也夫義不危親孝不毀性死父而失母其何能為九原可作能無慰乎遂屬其妻與子於光濟閉哈不食死猶懷其父主祀云先時生入仇產歲得租變值封藏之仇

饋則拜語則諾也。連精而居善自匿以故仇不為備。其自鑄劔私獨銘之曰報仇。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妻與母莫之識及斷其頭顱而出之時年廿一子宗禹嗣。

劉侯如曰天性之於人湛矣。安丘捐市辱之生趙娥略夫家之等斯以織芥發憤惟桂立懦者哉。放此為報則需時日以斷凶慙者無或激焉。要其磨志繪俠後嗣逢生乎而不憂固足以暢其往懷而欲惜此委說倖為全人霜介之志未之或知也。世或軌以他表明文書 傳 王孝子 卷十一 三十五

嬰燕人之悲幕效牧豎之殘照斯君子所以無從容也。周禮曰凡和難父之仇則辟之海外亦以謹避善良直情彰枉迨夫姦軌竄迹借交斯宏則夫暴骨定情矯徒無所仁孝之士其能忍乎用斯自殞古今同歎是故邳暉出勞卒為漢良與情不聞惡可格之峻文三代所以成其明詰也。嗚呼又可已哉。王世名妻俞氏武川俞源里人父聰為後母所鞠性惠婉婉嫺有修容年十七歸世名時舅已斃於仇見其夫快快不寧問之故不告曰我兒女于固不宜知君然君行

是不可
忍也

婦自同此遂以夫有所聞也而置之心識其為男恨也。世名有所居密室每戒其至輒理香拏跪其前誦所臬忠孝編俞一日偶見之則泫然淚下曰君固惡其謀及婦人耳敢不重閉乎。世名於是食舍肉俞謬之曰子豈為大士也者以為穢其戒體哀毀而瘠毋何賴焉。然終弗之奪也。明年生子宗禹夫祝曰善視我兒先君其不餒矣。俞心諱其說時仇以慶事至室生退而目之曰彼遂偃蹇者不食麥矣。俞益用驚念然以其夫非實不先白正月世名遂斬其仇以歸婦明文書 傳 王孝子 卷十一 三十六

姑相視駭愕世名曰孤之生也獨不得刃父仇遂巡數年所以不告母若妻者以有手仇之心吐之則眾止我衆止則洩今長棄母矣我為不孝子而妻為賢妻善事姑以卒我志遂就縣械故事四親家屬無有令不拘而舍之故妻與母皆從焉。俞哀謂生曰梁氏妻能自毀夫與之偕隱余偕子死不難為也。生曰母老子弱王氏成敗其在汝矣。俞恨然曰請以三年勉為子留越此余不能忍也。生俛首不答淚數行下俞於是絕而甦者四世名竟不食死俞復不能食韓生

明文齋

傳 王季子

卷十一

三十七

與姐弔其廬使姐臂之日前與生言而忽棄之不祥
 紅春之寄若姑能任之耶視汝呱呱者何如耳乃就
 食屬姑病乃輟哭內哀腎腎藥熄事如生事焉不解
 結禱者數月餘三年食息於柩野瘠不避也有伏棺
 扞火所不足為者一日姑叔議遷柩於外楹俞大慟
 曰死生異路故他適耶君內吾內而不出君出吾出
 而不內矣吾與生言此其期乎遂盡移其簪珥業壞
 焉以遺蕸孤絕食數日就姑拜焉曰今以五歲子賴
 姑而姑固長年撫之也理筭拭髻死於棺側昔年二
 十二鄉里無少長皆奔號之是日雨雪交涕山川綽
 冥弔者無不哀條執宰以事上 天子賜賻三十兩
 字祠一區令後世追思焉

劉侯如日巾櫛以之有質無二夫慮不經倉卒幸全
 則名虧齒劒則節壯時蓋不可已也俞氏之於長懷
 盡矣而立孤下報三歲幾何道韞之優游會稽有以
 也王郎以難殞生世名以仇致命安否蓋大異焉侍
 慈哺幼待盡以踐然諾又何愧耶觀夫司敗自束泣
 血為期骨肉之際諒乎與其烈思壯哉以哀滅也

讀日玟珉同穴夫婦剛烈怙惡仇分身摧憲設拱木
 懼侵穴回潛默三歲室勞厚儀母揭於邑哀焚翔陽
 微滅熊池朝俘兩奇繼滅夫非名浮墮增痛骨雲間
 天迴怯夫壯律

是開闢來有數人物是開闢來有數手筆祇世
 之行持世之文

明文齋

傳 王季子

卷十一

三十八

唐伯虎傳

閻秀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投寅卷歎曰士果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

明文舊傳唐伯虎

卷十一

三十九

奉詔典會試儲執厄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艸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誠也後作多怨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

不復

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焉有矣譬諸梧枝旋霜荷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於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歟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媿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矣

離離楚楚筆餘情

明文舊

傳唐伯虎

卷十一

四十

逍遙公傳

王慎中

逍遙公之先有駟伯者封於皮氏之墟爲黃帝主車以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州之沃土命力牧監馬力牧爲之相其原隰區其子孫之材良者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北爲大其後駟伯得仙道乘房尾而升上帝命之蒞青齊周武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居請徙華山之陽以近王王孫穆王好仙聞駟伯得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孫得八馬以歸以會王母於瑤池之上王

明文齋

傳逍遙公

卷十一

樂極忘返而徐偃王亂彭楚八子奉王駕征之大克干乃命立天開王堂使遊處其中歲各祿四百周衰老子去胡其族亦多從之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甘公芮伯之屬恐公族爲他用且害周迭率師伐戎復得千騎宣王中立周復振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荆徐蠻夷入寇江淮聞其克胡也益怖則解去詩人歌之曰四牡旁旁猷猷于襄旣伐猷猷蠻貊來威徐方來同諸侯中唯魯衛晉于周最親故魯有柯十六族以慎楚衛有淇上之族以報狄晉有冀土之餘

以伯中國語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帝尤好

仙而事征伐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貳師將軍虜大宛之族以歸於是公之族仕於朝者十四萬矣戰死者又數萬焉會太史令遷坐法宮更爲中書令尊寵公之族宗焉往往自宮以適君故公少爲宦者事上爲御馬監上甚幸焉凡郊祀遊畋出入非公不行大朝賀則命陪列錫之樊綬鈞帶金厄制度侔諸侯矣雖王公大人下及士賈庶隸亦非公不行諺曰天行莫如龍地行莫如公其權傾當世若此其狀

明文齋

傳逍遙公

卷十一

四十一

魁梧微時善相人伯樂相之曰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昂千里之駒乎性儉嗇不如葷飲酒唯病乃飲少酒聞光武食滹沱豆粥徐孺子爲陳太傅設生芻心甚慕之居嘗草具飯豆而已或聞公之祖爲漢進佛經公故不如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嘯而不應公旣素放逸雖爲上所寵然上嘗御輦公乘乘而已無所事事自嘆以宦進而羈縻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逐鹿中原高步天衢下不得爲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請於上曰臣駑駘不堪鞭策幸蒙上恩排

金門奉鸞輿甚微竊也然臣年老牙齒落毛髮衰又有犬馬之疾聞親處士韋曼曾賜號逍遙公臣心欲之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逍遙公所居曹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顯者往往別其族氏其貴於西楚者爲騶氏產於渚注者爲神氏仕於冉閔者爲朱氏唐太僕所部者爲雲氏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於世漢建武中伏波將軍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賢爲中興主今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肯輕進臣能知其狀請爲銅像以求之然援實系馬服君馬遷雖爲公族所宗乃程伯司馬之裔皆不出於騶伯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政觀逍遙公之規畧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何以加諸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稱于世哉初騶伯就封時風后爲筮遇晉其後子孫卒享其兆云

傳自毛穎而後勃鞞可厭此等文不難藻飾喜其寄言玄機憂去陳言耳

○○倉庚傳

楊慎

梁武帝代齊籙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邠后心妒焉帝問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如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爲宮膳且且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食帝曰荒經其子欺乎其諸食力尚淺邪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瑟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

明文竊

傳金庚

卷十一

四十四

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義氏庖義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于岐山西中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群鳥皆往從之萃于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皞者朝朝者夜夜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形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于德象也二號皆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

有制不
爭此舉
言如之哉

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曰。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貨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蓋赦微。繼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鴛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故月紀日載。魄于西。絲腰以升。嫡月載魄于東。絲嫡以逮。後帝笑曰。禮失乃求。諸烏乎爲我說之。庚引肘曰。鴛何知。鴛何知。月之朝也。君之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腰六人送御三夕。象微陰也。明文齋 卷一 四十五

月成魄右。腰六人送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送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送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腰三夕復降。而右腰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絲腰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絲嫡以逮。腰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

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溢萬方也。又公此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微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鰭之如。亦何能爲周制之無久矣。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于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眠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慨然側席。却后。聞之。慨然無色。乃命寫其言于斧。辰行其制于永巷。却后。憐然更爲。明文齋 傳 卷一 四十六

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卽其後也。

按典據規其詞雖暗

○王中丞廷小傳

李學龍

中丞初以大司徒王事分曹太倉與官者奉梯米相持也既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何疏尚書鉉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毫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為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為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為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宰大臣給事中雖廢然猶上意從私家祠有所不領於天子之祝官歲時聞上明文衛

傳王中丞廷
卷十一
四十七

觀復收我者為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即又來手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通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戌籍得遣者六十人捕未得者又三百人公趨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微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戌者一人主送至戌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既以其貴為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道中公廉知其為署某陰事者

大有風

某也曰兄不義而戕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髮紺對王伍吏某安得儼然固以為利大冠若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來毘陵與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為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強禦哉

銳卒三千可破廢師百萬

明文衛

傳王中丞廷

卷十一

四十八

○ 李于鱗傳

王世貞

李于鱗者，諡琴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賓以貴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聚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且繼繼不足以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選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耆亂交，晉江明文齋

傳 李于鱗

卷十一

四十九

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于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

板力補寫

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柏弓考功司

馬其成言斑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哀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實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俗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

明文齋

傳 李于鱗

卷十一

五

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祕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選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浸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名計出曹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裔之有社會

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
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獻最號公
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
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
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謹鞠
脛晚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晨與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
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于
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
明文審

卷十一

五十一

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高自洗濯
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
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輪志嘗蠲馬
牧地垂三千金雷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
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
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
黃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
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
里而近者并出賦錢皆賦救粟浮于河達京師緩急

是于
百尺

一策也時類趙之滿三載贈父寶如于鱗官均張為
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為陝古
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
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夫何其鄉人殷中丞來
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擇曰副使而屬視
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
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假行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
而欲留之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于故事外臣
與于鱗者于鱗與何仲然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
明文審

卷十一

五十一

樓田居東眺學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混吾日也
襦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旋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
奈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
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
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
之又為錄別諸篇及他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然居
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惠
祖吾其李孟間哉而世貞則抱損不敢以雁行進也
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歡

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
召青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
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
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
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
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
聞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
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脫千古

明文

卷一 五十三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絕實位不配望壽
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
豈一于鱗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
幾先得之矣無涯之知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
鮮嗚呼何恨哉

次事公雅至寫于鱗著作苦心可謂磔裂而播
之矣

明文霽卷之十二

武林劉士鱗羽石父評選

○ 台州平夷傳

汪道昆

比年島夷犯東南自台州始 上用督撫議特命戚
叅將繼光分部台州而以唐會事堯臣兼兵巡事兩
人雅以才相重盡平生驩戚將軍嘗備胡習西北兵
事則以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陳與西北
同何以戰乃為營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
夾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

明文霽

傳

卷十二

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為用乃以義烏
令趙大河所募縣良家子三千人服習之唐公為監
務布恩信作士氣公與將軍畫便宜事繕亭障謹烽
火稽尺籍毋失伍除戎器具舟師居無何水陸皆有
備辛酉島夷大至至則南下亡敢近台州乃為三軍
軍松門以待夏四月辛亥寧海告急將軍且行公曰
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兵耳兵出虜乘虛
而入將奈何將軍業已留一軍軍海門居中為應兵
既出賊果大來壬子登桃渚癸丑登新河甲寅登圻

將才

妙手應
變乃大

明文霽

傳

卷十二

頭境內騷動公自將留海門者宣言曰賊薄新河標
甚不亟擊將為戚將軍妻子憂乙卯趣新河大破賊
賊下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寧海賊以
戚將軍且來悉遁去將軍聞警引兵還公使人告將
軍僕幸而破賊保新河完獨他部登桃渚逼台州去
我兵遠難與爭利此將軍之資也丙辰昧旦將軍自
桐巖趣台州會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吏方戒
賊守毋納諸將兵爭門而竄賊且近將軍後至佯
怒曰若等反耶賊薄賊下若等呵守者爭入賊即守
者以狀聞無死所矣軍中語曰守者謂乃公怯邪亟
須滅賊而後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挾矛
右挾刃嘗我軍壯士朱珏短兵擊之折其矛再擊折
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而逐之北殺數十百人又逐
之瓜陵江皆自沉死諸亡命入海則舟師邀擊之丁
巳戊午比日俘賊以聞亡得脫已未圻頭賊焚舟起
擁衆趣台州將軍乃簡銳師以千五百人往公誓師
曰若等往往用衆勝乃今用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
掠縑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

無留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五百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餘無所予既破賊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悉以還母爲賊樹黨也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山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由間道入將軍度賊山白水洋且七十里我兵出大道五十里而近乃引兵伏上峯山待賊過半起而覆諸山下立白幟散脅從數百人賊匍匐登山據險距我妻子和帥諸壯士斬關上賊殊死走白水

明文書 傳 卷十二

洋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自贖提金索繫我兵我兵環而守之攻益急遂盡焚死辛酉楚門寇至遣一部將破之洋坑餘寇襲之長吊海洋皆不免癸亥舟師敗賊仰月沙賊匿懸山既又走大藤嶺會通判吳成器部兵至願得一當賊鋒將軍分遣部將先後之吳躍馬馳賊輕吳軍一持矛者從吳矛及馬腹吳引弓射殺賊兵合乃悉斬之丙子賊自寧海遁者登長沙連二千衆隘頭孤懸長沙外斷援兵將軍陰戒騎士李成立發松門守隘頭浮海以往至則登

同心
此功何如
不戒

山舉火吾可無憂公入軍中召諸部將授以禦大敵方畧且令諸部將納書軍正毋二心丁丑八錢場雨甚兵不得募將軍自撤其蓋巡行勞之戊寅雞三號引兵薄賊所將軍以正兵鼓譟進先遣奇兵出賊後焚其舟賊敗爭赴舟舟盡焚其半伏謀其半蹈海死將軍戒毋妄殺釋俘累者千人公初爲將軍舍鐵場中夜雨益甚公不寐露帳曰夫人勞苦而功高卽有不承願以未盡之年益之毋降之罰及將軍告捷公仰天笑曰賊將軍活人多水矣無用乎平爲也請歸

明文書 傳 卷十二

予年是日賊出掠者三百人聞其黨已盡潛入海舟師敗之洋岐壬午又敗之鹿星海癸未敗之滿山賊遂絕自乙卯迄于癸未挾日者三捷者九計斬首七百鹵獲器械三千二百四十有三郡中悉定

汪道昆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高皇帝法則必以監司監之此所謂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彼以詩禮起家徒持文墨議論藉令尸祝治庖章甫適越如將何唐公具文武才擅當世之譽願與戚將軍莫逆推轂之將軍之功於是乎丞丞起矣使威加海外

吳越始得息肩唐公力也明年壬戌唐公遂有人言嗟乎功高不賞則人言從之今之待有功者固如此

慕盡功次大意在文武一心以奉成功深得哉定原本令疆場冰炭睚眦者觀此當洗心矣

明文書

傳 台州平夷

卷十二 五

○ 莊節婦傳

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丐婢女而婦奴卽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竊賊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如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貞節事竊不勝其悲

明文書

傳 莊節婦

卷十二

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塋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屢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與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婢方晨春私謂婢曰明日不相春矣婢不解其意少遜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婢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

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決也以為將受請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婢至微賤矣又年少弱質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閭可損寶訓可辱也顧獨視事適為汚而甘死若飴茲不潔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太史公傳

明文書

傳

卷十二

七

入山人

○ 江山人傳

汪道昆

余觀作者之汗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遷譬之曷日卒于不振 明興驅左衽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強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于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

明文書

傳 江山人

卷十二

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修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為人作而歎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為遼東豕邪于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潮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閭閻春申故址遂杖馬簞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北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普者輒肱俛發笑喜人彈射其文尤能推轂後生務彰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

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為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
 病乃學養生為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
 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藁若干卷請曰自民
 瑩號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樹旗鼓指示之山人謝曰
 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載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
 紛紛懸書以詫海內何為哉。確徒誦法古昔自託于
 無能之天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已之短邪客退
 語人曰江叔子仙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
 舉耳 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猶長於古體夫詩書

明文齋

卷十二

九

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
 推尊社稷不啻日月予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
 習而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
 元為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
 為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
 缶鳴鳴為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
 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感乎布侯於杜陵及為古詩且
 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
 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壘壘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

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子材薄無能為
 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只山人不肯刻集便世作傳文無益美猶存史
 裁

明文齋

卷十二

十

○ 沈文楨傳

汪道昆

昔太史公覽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
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頗側儻知大節即
寒終世乎詭者猶可取焉沈文楨字時幹四明人也
父故豪舉文楨始生而孤大母及母黨皆貴人歲時
苞苴多厚費於是戚父之產齋用不饒文楨善事母
盡母歡事諸女兄如母叔父戚無後從兄為叔父後
亦尋以文楨與孤子美同居美席二娶尊聲文楨甚
文楨則以兩孤母相厄也弟出遊避之時宗人沈應
明文齋
奇守中書幼以署書幸文楨嘗受書法工署書乃舍
業為遊資從應奇遊 閣下居三年資且盡無所成
名文楨太息曰丈夫不為名高則為厚利安能鬱鬱
坐困乎哉遂持母錢三百緡就錢塘大治酒舍歲千
釐酤市中文楨故酒豪愈益喜客客至或不同酒錢
酤三年母錢盡乃持百緡具大饗召徒屬出海而漁
漁得一蟹百斤餘悉無復錢又盡則又市魚海上暴
蠱為蕞貨浙以東其年鮮大饗會雨久鹽貴什倍鮮
乃敗載之山縣貨收粟竹木器以歸于是母錢畢空

明文齋

卷十二

上

明文齋

傳 沈文齋

卷十二

上

坐而家食從子美稍稍折節無違言文楨遇美雖甚
時急美之困居嘗釣芙蓉江上得魚輒沽酒無問妻
子饗殮文楨有子明臣年少耳辟輒摩明臣項笑曰
孺子在吾何患貧且日出魚飲如故歸則閉戶日夜
程督明臣讀書其後明臣籍上有司會文楨病明臣
請留侍臥起幸無行文楨執明臣手泣曰吾家七世
阜昌至而翁始廢業而其執經術以往庶幾無墜先
人行矣明發強明臣就道文楨竟以疾告終明臣數
奇卒業博士易事詞賦時諸沈畢事詞賦顯者四人
默侯津庶吉士一貫孝廉九疇而明臣老布衣名籍
籍出三人上知明臣者皆謂文楨有子云
汪道昆曰予善明臣故得聞若翁質行甚具翁故千
金子少年輕富貴若將援之及其游不得志而歸業
酤酤敗業漁漁敗既而市魚又敗困甚矣卒之以釣
為事而自託於酒人何拓落也顧猶任放自若其亦
自負不羈者耶至於避怨出遊終能以怨為德蓋長
者矣

跣踵負貧之狀歷歷如覩

○○○馬將軍家傳

李維楨

馬公名芳字德馨陝西靈州所人也十歲爲繼母所虐逃之李王堡依其從兄會虜警里人奉頭鼠竄詰兄曰虜亦人耳奈何畏之甚兄瞋目而嘻童子何知兵在其頸矣公匿笑始吾以兄爲男子乃婦人也吾不與皆斃不辭而行失道逢虜止公使之牧寸鐵不著身私以曲木爲弓矢革爲弦習射命中如注虜酋僂答將萬人獵有虎咆哮衆蒲伏虎至公所一發殪之酋屬之日內穹廬中飲以徑路刀留畢提酒累以

明文齋

傳馬將軍

卷十二

十一

旗裘授以良弓矢善馬使執銳戎而先後之公陽爲之用而陰懷復國所過山川常登望識其處險夷道近遠水草饒乏熟察虜部落眾寡權力高下貫習其飲食衣服言語居則畫地爲軍陣則進退攻守之宜慨然曰虜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七尺軀寧爲羈終世乎序當其夜間道草山叢歸昧爽虜覺而捕之射殺二騎得脫周武襄方鎮雲中投謁試其技咨其方畧大奇之署勇士隊王士不盡飲下近水不盡餐不嘗食所過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丐先計後

中

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因事爲勢用人不拘文法往往從其所衆喜曰得主而爲之矢諸不也信答復皆善射控弦之衆數十萬最名桀黠子黃台吉有氣敢往部兵三千人戴鐵浮圖馬破鎧長刀大槊望之若雪名鐵甲軍爲邊郡患無虛歲公數禦之斬馘中率過當應得官以父居靈州食貧願悉受賞代養嘉靖庚戌督府郭公耳其名檄召問若何而戰公對口談二又分置各路其謀大將者不滿五千虜內犯勝兵

明文齋

傳馬將軍

卷十二

十四

數十萬少亦數萬我以五千人委之罷士無伍甲兵鈍弊幾爲笑而不陵我然竊觀僂答勇而輕黃台吉復而鮮斷誠廣耳目屯要害深壘固軍以須之觀衆而動慎慮而從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庶不至勝必無豐敗若宣示購賞爲勇爵奮行者官過其望出其不備掩其帳落殲其種衆使婦子相怨却徙而北亦一策也郭公拊髀曰善哉若之言是何見之晚也置麾下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其秋虜寇古北口號三十萬壁清河劉懷柔順義吏民殺而膊諸城上毆男婦

畜產數萬望屋而食焚城郭廬舍火光徹于都門暴
骨如莽諸路援兵各顧其後茂有開心公與私屬徒
百人三踊于庭曰芳在此敢勸他人乎麾其騎馳虜
虜不知所爲色駭亟擊之斬虜將解其左肩虜奔逐
之左右角之復斬其騎十數諸軍觀者如堵墻何物
賊也若是其果於衆與衆之信輯睦焉有歿命而無
二心蓋公嘗以事見法故云論功授陽和衛總旗辛
亥正月虜寇水口公射走之士子二月虜寇威遠伏
梟騎鹽場而以二十餘騎麾壘致師公知其詐我而
明支霽 傳馬將軍 卷十二 十五
駕也以百騎先薄所伏而三分其軍之銳以次合而
函虜虜辟易十里而遠斬首九十三月虜寇新平樂
之相持二日虜雲翔而不致校退次野馬川背山爲
營期以明日戰公料虜且遁秣馬蓐食潛師覆諸山
下虜騎過未半我兵衷之虜大亂斬首九十六衆相
賀公若有不豫色然者衆異之路問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策其馬曰追將至矣趨守險而身斷
後項之虜膺至矢三集公面意氣自如督戰益厲虜
嚙指是鐵漢兒遂去衆問公何以知虜遁遁何以知

復來曰虜攻我不下背山而營懼也期明日戰緩我
也目動而言肆情見力屈矣悉衆復來者意我勝而
滋休息收合餘燼致歿于我也衆乃服四月虜復入
寇公禦之戰于泥河左腹中流矢不爲動大破之斬
首二百四十二獲負私從馬二千八百論功授指揮
僉事癸丑正月虜入寇公禦之至繕房堡計曰虜膽
意甚盛且道回遠師不繼不如捷之速也自某至某
抵虜穴勢必返顧批亢擣虛制勝在我矣時大雪沒
牛馬目公拊而勉之人人如挾纊虜以漢馬不能寒
明支霽 傳馬將軍 卷十二 十六
相枕藉而寢醒而矢如雨一箇負矢百群皆奔布路
而過斬首七十八獲馬三百有奇二月虜寇井坪入
朔州守陴者皆哭公不介馬而馳抵朔騎相屬者財
百人直突虜圍有酋怒馬以騁公斬其足而蹙餘衆
奔斬首百八十二奪所掠百七十人三月寇張家口
公聞不顧舍赴之至登鷹巢固諸阨矢石齊發虜披
靡舍馬以馬鞍冒首而兌維其喙矣斬首七十二奪
所掠二百八十四人七月俺答以二十萬騎寇紅市
逼紫荆師徒撓敗督府蘇公總三鎮之甲救之問於

介衆莫知計所出公請據白草溝微遮虜蘇公壯而
許之未至里許塵起公大呼虜近矣勇士劉漢曰此
遊塵耳公指視之塵迴風前觸虜必非遠語卒虜至
見我兵寡楊鞭傲脫如無人公不忍其詢也前有號
騎射之中股又射之中目而死交梓竟日公救厲其
騎曰用少莫如齊致歟士殊歟戰無一還心虜莫之
抗也已還次聞諸軍壁劉家營憂之是中無見糧攻
之以饑剪馬傾覆矣先馳趨諸將爲五陳以相離僂
餉輻奏旣如是虜怪問孰爲漢見此策者以公對

明文齋

卷十二

十七

俺答戒其衆曰是夫好勇去之以爲之名公名錄此
愈重是月虜寇鐵果門禦之戰于鴿子堂斬首八十
六獲馬六百有奇十二月寇洗馬林禦之戰于黑石
溝斬首五十八甲寅六月論功晉都指揮僉事以遊
擊將軍領職如故十一月虜寇龍門偏新舊保安副
帥參將灰之虜鈔掠捆載三十餘里不絕公率劉漢
葛奈自陽和并道至張家口帥胡昇及諸軍軍東門
虜將三十騎縱招搖門下公奮馬憑怒必滅此而朝
食諸將恐安知非誘不少審因立離燭矣公笑曰虜

序得老
勤筆法
逐類左
氏

既饜所欲我輕兵來誘何利焉豈固我哉丈夫亦取
單于耳多人不無生得失呼葛奈往共射之矢三而
已左射馬而右射人皆射股反隊衆從之衆誘斬首
七十二奪所掠五百四十三人虜衆後重走我兵取
資焉已寇宣府禦之戰於廣谷口斬首九十五已冉
寇新舊保安禦之斬首五十三乙卯三月晉宣府西
路左參將五月虜寇掠梁山禦之戰于晉家梁斬首
九十三獲馬五百有奇七月徙東路九月虜寇并坪
公追及馬到山斬首九十四獲馬二百有奇是月虜

明文齋

卷十二

十八

大舉寇朔州援之夜中召健兒十人食馬而食虜謂
我大勞未艾難遽戰此時也弗可失也係馬舌出火
竈潛斫虜營四面砲舉虜狂駭不測我兵多少遂潰
躡北追奔斬首百五十九十月虜大舉寇上下花園
公下令收保清野虜無所掠而返先伏兵馬頭山壘
之及泉斷其後之水而弗殊虜過之推而蹙之斬首
百二十四丙辰正月虜寇洗馬林公禦之及孤山斬
首三十一捷聞上拜公左都督賜蟒衣一襲左都
督於武臣窮貴矣故事餽禪無授者實自公始是月

虜寇應州公援之相去里所射士以鞭箭射虜虜多
死視其箭短不可用以爲神解圍去尾之斬首八十
六獲馬二百有奇捷聞晉副總兵仍領職如丁巳二
月虜寇保峯山禦之斬首四十三是月寇朔州經二
日大獲公率葛奈追之及金城虜反距公度虜所獲
在前防我之侵軼也以騎幸我先者不力者戰後不
救我可以逞將注則虜聞矣射公汰甲貫胸血殷甲
裳衆失色公徐九弓抽刃而前勁三甲首衆莫不生
氣疾驅及虜大衆卒不暇合刃斬首二百八十二奪

明文衡

馬將軍

卷十二

十九

所掠五百二十人盡復其所失亡者既還而公甫覺
創重也鄉者不言痛地忍之耳兩月而差八月虜寇
萬全左衛公疾走并力襲虜斬首六十一是月寇柴
溝至乾庄燔儲胥驅田中芻牧者公再援之衆欲戰
不從我勞寇佚克不可命虜歸必渡河伏其旁半涉
而從可擊也首尾不相顧無生命矣如其言斬首百
七十六獲馬五百有奇明日虜圍天城督府在圍中
公甫罷乾庄之役提髮走出倍日并行天城人見馬
都督來喜以逆之吾屬生矣夜繼納師公患曰嬰城

指氣勝壯

而守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餘子能我帶
爲也。振臂而呼。衝圍馬如風。譁和聲如雷。滅上人鼓
噪而應之。流矢中公。股拔矢反射中射者。首際於前
衆席勝如墻而進。斬首百二十七。手刃者三虜人相
尤。故知馬太師功何自起。處爲十月晉建昌副總兵
戊午九月虜酋神罕兒寇界嶺口禦之以親丁馬孔
英等先登斬首七十八。生致其梟騎猛克兔等六人
虜鄉不聞公。建昌公免胄而趨風。虜見之曰信馬
太師從天而下耶。遂去之。論功任子世官衛正千戶

明文衡

馬將軍

卷十二

二十

已未三月虜寇潘家口薄大同橋禦之戰于金山寺
斬首五十二奪所掠二百四十五人初邊遽以告
上問輔臣馬芳安在捷聞上大悅徹御食命中貴
人勞公於師虜從鮎魚石出公趨黃崖口傘中劣客
一騎先遣李東陽等據之我兵屢虜而陳虜自相蹈
踐死屍滿谷斬其酋侏合赤以下二百一十八級獲
馬千二百有奇奪所掠三百二十人捷聞賜百金蟒
衣一襲十一月仍故官移宣府庚申七月虜入寇禦
之戰于洗馬林斬首九十八俘生口二十六獲馬五

百有奇虜兵號二十萬寇山西薄沂州公一日夜馳
五、百、里、而、舍、諸、軍、壁、日、中、不、啓、公、呵、之、今、日、之、事、猶、
救、火、追、凶、人、唯、恐、不、及、晉、人、奮、然、引、領、北、望、旦、而、立、
期、焉、痛、心、疾、首、客、可、需、乎、事、之、賊、也、受、命、而、來、望、
敵、而、退、腐、之、不、如、折、口、臨、虜、而、難、衆、無、所、用、之、吾、士、
未、慙、也、擊、其、首、諸、君、良、以、衛、其、中、虜、雖、斯、必、敗、偏、敗、
必、攜、晉、難、可、抒、矣、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有、如、虜、度、忻、
口、晉、必、危、懷、中、楚、兵、固、卽、死、也、死、戰、死、曲、撓、孰、愈、衆、
陰、喝、不、得、對、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或、竊、言、曰、事、

明文霜

傳馬將軍

卷一

二十一

之、不、捷、惡、有、所、分、姑、聽、之、公、捉、敵、刀、疾、視、曰、必、尸、女、
於、是、衆、踊、躍、從、公、闔、虜、爲、二、一、自、偏、關、一、自、鴈、門、出、
一、遇、皆、只、斬、首、百、四、十、六、奪、所、掠、三、百、四、十、人、九、月、
寇、東、城、禦、之、斬、首、二、十、六、捷、聞、晉、實、職、二、等、辛、酉、虜、
寇、平、虜、禦、之、斬、首、八、十、三、獲、馬、橐、駝、千、五、百、有、奇、九、
月、寇、天、城、禦、之、戰、于、李、家、巖、斬、首、五、十、二、是、月、虜、大、
舉、寇、懷、來、公、要、擊、于、土、木、手、刀、三、人、至、乾、庄、合、戰、又、
勝、之、斬、首、五、十、六、十、月、黃、台、吉、大、舉、寇、西、陽、河、主、帥、
李、賢、戰、城、南、中、流、矢、餘、師、不、能、軍、公、馳、射、虜、殪、二、人、

虜、謹、馬、太、史、又、來、矣、遂、走、賢、獲、免、上、詰、大、司、馬、何、
不、以、芳、代、賢、疏、上、不、踰、時、命、下、矣、公、集、諸、將、以、位、序、
聽、以、辟、撫、劔、而、詔、之、曰、吾、郭、者、專、行、不、獲、無、大、威、命、
今、三、軍、成、生、懸、吾、手、吾、與、女、約、夫、以、死、捍、邊、者、兵、也、
仁、愛、士、卒、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從、者、若、曹、也、
有、不、共、命、視、吾、劔、集、諸、兵、而、詔、之、曰、不、惜、重、費、養、兵、
者、將、也、不、愛、死、以、殉、者、若、曹、也、有、不、共、命、視、吾、劔、又、
集、諸、親、兵、而、詔、之、曰、乃、公、與、若、曹、萬、死、一、生、而、就、于、
此、人、情、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

明文霜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二十二

格、虜、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有、不、共、命、視、吾、劔、日、益、繕、
亭、障、險、走、集、明、伍、候、討、軍、實、歸、老、幼、返、孤、疾、養、闔、士、
衣、以、其、衣、舞、以、其、劔、同、利、相、死、屹、然、金、城、湯、池、之、固、
矣、雲、中、上、谷、間、有、禦、人、者、充、斥、於、道、行、李、積、患、之、使、
徒、兒、馬、虎、等、求、甲、而、陽、爲、婦、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
遂、執、之、盡、獲、之、壬、戌、二、月、虜、寇、右、衛、禦、之、戰、於、柴、溝、
斬、首、五、十、四、九、月、黃、台、吉、寇、洗、馬、林、視、其、有、備、也、不、
得、入、而、有、爲、虜、中、說、翰、國、情、者、說、曰、紅、門、有、小、徑、可、
至、西、山、以、春、時、竊、入、焚、陵、園、漢、法、王、失、守、必、誅、馬、公、

誅餘若發蒙振落耳謂者以告明年三月公往紅門以一週卒從誰何驟脫中虜身在此可決一戰誰敢者虜憐是馬太師耶公許語若鼠竊狗盜以齒吾劔不武虜頭捨地具道本指所以爲者釋之黃台吉無所發忿九月擁衆渡桑乾薄蔚州公召諸將議之吾隱情以虞虜亂心無厭昧於一來難與爭鋒計宜者爲三伏於道更遠爲疑兵募死士取車輪投津處譟輅之虜馬陷伏四起來而廢之斬首二百五十二公復召諸將議虜易入塞我不一犂其庭終以我爲怯

明文書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三十一

率葛奈等出膳房口迹虜于馬肺山大破之斬首三百二十七獲馬二千八百有奇甲子二月虜寇青邊口以將黑曉等禦之斬首五十六八月以親兵馬奉等山塞迹虜戰于大哈氣破之斬首七十九俘二渠革獲馬六百有奇乙丑虜寇西陽河以數騎嘗我我兵不手弓而比者三虜布騎四掠公因縱擊之射其魁殪衆怖急大崩斬首六十七八月寇獨石公營於雲州虜以兩鐵騎挑戰公恚曰謂吾騎不可寡用乎恥也呼馬奉葛奈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俘

一騎矜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虜衆遙望爲寒恐遂去丙寅正月虜寇西陽河禦之戰于草垛山斬首三十一二月寇赤城禦之戰於郭外斬首四十三月寇東山廟禦之及其未定而薄之斬首百七十三俘二十一一人獲馬七百有奇七月黃台吉寇東城公以親兵斥候踞伏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陳之而身提三百騎逆虜虜騎十萬來避之入馬蓮堡堡墻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臥鼓堡中寂若無人虜欲入黃台吉曰馬太師善給人將

明文書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三十四

可乎哉殆於不可日入虜野燒燭天驚達旦圍中人泣下公引肱臥斬聲遠戶外衆稍安日三商不起左右撼之將若何不答趨堡人椎牛切牛肩炙而啖之虜騎窺者相伏莫適入我兵益安明日公驟然起坐曰虜退矣衆曰未也公乘城指虜北軍多反顧賞有他謀鳴笳吹角按轡徐行示之以整諸將兵來會請緣間宵突之行三十里公忽旋馬頓足豎子幾敗乃公事任副帥在右衛其爲人也代知而多力寡謀而好名遇虜必戰產害大矣從近關往爲之援則右

衛已窘擊之斬首百六十人獲馬三百有奇奪所掠四十人諸將吏效首虜賀將軍以三百人當十萬虜坐顏堡中而無敢抑有說乎公嘆曰堡牆顏馬可勝而上雖閉門何爲吾卽出亦不能達大軍軍搖心矣窮鳥困獸猶知救死吾欲以死決戰戰而不勝徒貽國辱故知商多忌因以愚之屬有天幸而免衆灑然自失也丁卯正月虜寇新開口以親兵馬貴等禦之斬首七十五二月以親兵解生等迹虜新平境外戰于榆林縣大破之斬首八十六獲馬四千有奇三月

明文嘉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二十五

以親兵黑曉等迹虜洗馬林戰于北沙城斬首九十四獲馬二千五百有奇七月寇新河口至於柴溝禦之虜失利公據振旅虜將更虞臺嶺宜先往衆曰新河口近而夷虜必走是公挫手曰虜非大敗不速退舍近而走遠示我無畏也舍易而走險示我難追也吾已斷之矣無是貳言至嶺虜未盡度鼓僂而扼之斬首二百七十一獲馬三百有奇捷聞賜飛魚緋衣一襲八月黃台吉寇右衛禦之戰于水溝臺台吉使使來言吾兩人手相搏耳公爲夷言語其使吾髮未

燥與虜戰未得一當若固所願也台吉悔之前言姑嘗彼彼崛強乃爾引去追之斬首六十五捷聞任子世官錦衣衛正千戶俺答寇山西陷石州主帥申維嶽坐論死副帥田世威等詔下獄公上書言虜可圖智不可圖力世威等不量力致此一城罪何猝然勝負兵家之常以一事誅諸將繼此者將折而入虜耳乞以臣錦衣應贖其罪不許是月虜寇膳房堡禦之斬首七十九戊辰或爲黃台吉謀曰宣府城不過三仞以五萬人犯蔚州馬太師必悉兵馳援更以五萬人登宣府空城必無日矣公知其謀率師伐木塞外得百萬株衰宣府城匝月而畢其秋虜犯蔚州命將禦之黃台吉果寇宣府城高大堅無如何遂去蔚州圍亦解是月公出獨石境迹虜戰于張水海子大破之斬首三百六十七獲馬二千有奇捷聞復任子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四月虜寇洗馬林率副總兵劉國禦之戰于石窪山斬首六十五是月以親兵馬奉等出洗馬林迹虜戰于塩海子大破之斬首百四十七獲馬三千八百有奇以親兵補于漢等出西陽河迹

明文嘉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二十六

虜戰於馬肺山大破之斬首二百五十一獲馬千八百有奇以親兵頗貴等出龍門所述虜戰于三間房大破之斬首二百五十獲馬三千八百有奇以親兵馬貴等出右衛迹虜戰于白草溝大破之斬首二百四十三獲馬千三百有奇督裨將麻貴出迹虜戰于罕留兔破之斬首七十六獲馬六百有奇一月五出塞斬首累千悉收鹵獲以歸虜衆大震以馬太師止兒啼十月公出獨石觀兵于大松林頗舊典和衛虜無匹馬之縱與和陷虜中有年所矣焚王庭毀兀木

明文憲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三十七

祠登高四望灑酒威寧海子而矢之曰吾投鞭斷流令可揚塵勒名于石所以志也虜兩歲不敢犯宣府矣已巳九月我兵行邊至亂嶺關俄塵起衆以爲虜公審諦曰我兵也衆未信至果我兵衆請所以公語之曰虜兵行不整大軍外多遊塵我兵行有紀律無亂者塵是以異諸老將愧曰生長塞上見不及此朝議以大同數中虜徙公鎮大同二月間虜入寇雞鳴而起捕時而舍令曰輕發者遼緩至日中虜猶豫不決縱兵擊之斬首五十七追及下水海子又破之斬

應見後

明文憲

傳馬將軍

卷一二

三十八

首百六十三獲馬六百有奇五月寇平虜破之斬首六十六七月寇威遠率副將馬錦禦之斬首七十五已嚴諸將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墻耳虜不時犯非大創艾不可將兵出右衛迹虜戰于威寧海子大破之斬首五百四十六獲馬六千三百有奇八月將兵出助馬堡迹虜戰于黑山大破之斬首三百八十九獲馬三千七百有奇九月虜寇右衛禦之衆請亟戰公不可殺猛狗者投之以骨輕起相牙拮之易矣驅諸畜產郭外就取因擊敗之斬首百有九虜益大震會俺答奪那吉婦那吉羞憤請關吏降公喜曰俺答甚畏妻妻甚愛那吉那吉甚怨俺答納而用之以夷攻夷勢可分南北匈奴復豐州故地我食於彼彼且爲我守徐倣朵顏三衛例增置藩籬地廣而兵力不疲可以久安若受款而封之歲與爲市是肥虜而瘠我也虜習戰聞如故而我不警備財日耗如後患何廟議已定罪公阻敗坐罷然公招降積萬人意未已也久之閭功加任子官一等今上元年公撫其髀肉而悲吾及未老師武臣力誅俺答台吉縣頭

臺街蠻夷邸間功且有緒幸哉以孽孫故稱藩保塞
無所事兵矣吾髮如此種糧奚爲役二年召僉事前
府事累章辭不允六年黃台吉要賞聲言渝盟復用
公宣府而定七年公春秋六十三矣血氣浸衰金瘡
時發作楚遂以病乞長休告而居常訓誨其兄弟子
孫吾徒步登大將壇三佩金印事三朝賞延于世夫
復何覲獨有所恨二事河外松山地沃壤千里假我
數年爲關中將以三萬衆拓而有之家在靈州幼爲
俘繫生不棄除先人之敵盧沒不展墓百歲後招吾

明文壽

傳馬將軍

卷十二

三九

冤故鄉遊也九年病革猶正襟危坐三子請就枕厲
聲數之假設乃公死行間臥可得耶死卽死耳憑几
假寐遂卒舊史氏曰嘉隆間宣大稱名將以趙奇及
公爲巨臂戰則同疆守則同固而公尤著少而隱悼
播越能自歸壯而受知郭公不五年官一品又五年
爲大將身經九十餘戰被十餘創最新首虜八千馬
五萬他物不可勝計僉答父子梟雄不減冒頓彼衆
我寡卒未嘗挫以功名終真男子哉目不知書行事
暗合古人旣貴折節好儒盡與其鄉士大夫賢豪長

者相結日造請不厭田世戚已釋遇公寡恩會不一
校吾鄉者爲官家公計非望德我也其喻大義如此
子棟官晉帥林官遼帥有父風

序一功次卽寓一兵法故雖累萬言惟恐其
盡與與龍韜豹畧相輔而行

明文壽

傳馬將軍

卷一二

三十

○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樸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綳竹箭楠柚筐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硫黃之貨山委於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學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於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土人又多竄智能以其意爲贗物術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辨析剖證指說奸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明文書

傳黃翁

卷十二

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脩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朝廷遷官晉秩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簡金匱之書焚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

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草木箭之資多樵斄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樵斄糜爛者莫古鐘

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乃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爲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實于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人傳

以古器爲媒餌殺風景孰甚燒琴煮鶴倘有鑒于斯言

明文書

傳黃翁

卷十二

一

○ 范牧之外傳

陳繼儒

余宅鄰牧之少聞牧之以情來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畧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宜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復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頎頎而下小削目瞳清瑩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于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蠅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明文齋 卷一二 三十三

年頎頎而游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喙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于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鷄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慨張心胸厚往薄來故維實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

見許

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閭門日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成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炁射爲長虹羞作瀟湘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鵲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切文齋 卷十二 三十四

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于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章筆之喻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缺据據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強息于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灰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輻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點賣杜

爲買婦牧之伴諾陰使人賈爲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成牧之既歿杜生勅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間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墓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復颺起紫衣裾半招復轉曉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九祿公秦淑人及遇第九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崇卒耗俊姬何哉漢尚項羽英雄明文審 傳 卷一 二 五

絕世劍鋒洋人眼不爲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威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老卒龍準公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歿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于敢則殺者歟定盟旦誓永焉勿諼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歿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歿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蓋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挑達半臥

粉黛中以老君于牧之則諱姓于蠡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贊曰余與牧之于必宜遊生駒俊鶻抑何其似牧之也必宣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耻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傳多情懷極非此舊筆不足發其幽光

明文審

傳 卷一 二 五

卷十二

三十六

加嘆如
哭如水
鳴咽我
下如文
亦云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憲校越時
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
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
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
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
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
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
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

明文嘉

卷十二

三十七

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
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
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
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
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
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
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
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
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

當足壯
公不世
生澤耳

明文嘉

卷十二

三十八

既雅不與時諂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
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
其詩蒼勁中委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
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
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晚
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
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
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
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
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
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
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罔
圖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
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
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
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
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

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
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牢騷憤激不勝枵腹擊筑之悲

明文齋

傳 徐文長

卷十二

三十九

○ ○ 猿洞賓傳

虞淳熙

猿洞賓者天竺今先生先生生麟鳳人家武林向無
詩由先生大人天峯自越來鵲巢驕虞而下始有傳
系又召穆公也詩所謂召虎句宜者先生名字屢託
之曾馬耳羊鹿不鳴而先世皇帝王霸之畧及先公
觸天之筆無所施用遂依竺鷲泓龍音慈理所呼白
猿以隱夜舉杯數開闢以前白蝠出洞當酒籌而已
先生貌大雄音吐更雄慕猿劍術各以嘯音白眼劃
然而嘯虎棧飲落日中無一人亦復不能遠見一人

明文齋

傳 虞淳熙

卷一二

四十一

也橫溪樹許由祠稽留爲相與讓世修出世事華藏
玉清之居猶擬之也不知者目以爲盧鴻草堂王維
輞川及怪石支木獨扛顛九關虎豹而潤吼雷奔不
啻弱水之沉羽矣先生曰吾非拒人拒凡人也許允
祚黃汝亨虞淳熙兄弟輩十許人並得入而分猿飯
飯熙者經年賦芋多猿覺喜怒僅似凡人竟不與設
賓主也蓋自月隅除淫猿猿公亦遁第寬梵網解著
鎖須衣冠之母令騰擲狂躁所以賓與固知賓不必
猿矣汪伯玉道昆集詞才恨不得天竺今先生驪賓

山聲如
大石

從突入先生大笑問僕平飯以脫粟一器伯玉不敢
不飽岳伯吳體中用先生自語吾封內有山山有人
而不逢愧祠鎮岳屏車騎俟隙通謁曰桐城儒生慕
先生願見先生架上書先生方嘗梵嫂夫恣所繙閱
出誇其僚今日得見今先生又見今先生書衆日以
武陵漁人而先是喻丞均剝啄不得通輒踰垣落關
大索先生先生從後戶去不復顧丞慚得譏嘲令以
洞還後既質猿爲讓洞見二人不聞泄柳干木讓周
盧也忍棄瓢不忍棄許山而歸郡邑高其風將脂蒲
明文審 傳 卷一 二 四十二

輪先引置三宿間先生又不忍棄猿公就三光席稱
鄉賓於三光中獨有所擇初祠許由學韜光祠父弘
毅公視五星祠北辰視月已竟擇仁祠祠焉若義和
之賓日云唐呂岳洞賓者且儒且學仙一見黃龍雙
劍不飛猿公之技單矣殆昔之賓日者其自繪像也
先生以遺淳熙神軒軒欲翁知非僧繇道玄所幾而
元和之詩直軼開寶又墨妙入神也倘今先生自許
乎通三才任三弘而三以貫百執至刻械鏤玉彈楸
鳴桐宛似棘猴而誠縣之屈錢過庭之縈金以書極

玄無敵鏤玉憂石之章后山不椿東塾不寒也及遊
目所經輒染幘素尺幅千里寸楮九疑席月湖風關
雪閭風四圍伯仁文氏之駒遇之失步臥以遊之卽
朝北海暮蒼梧非遠矣至爲庶刺繡三聖玄金燦燦
衣袂奇豔恍日觀焉信賓日哉

賸子熙曰天竺古先生千百億之化應有洞賓而十
二屬之化豈無野賓今先生固古先生之嚆歟移近
多猿藏名以辭粟布邑志所紀或舉其字便掩其口
今安得揭而揚之又古先生十號應無定也其修武
明文審 傳 卷一 二 四十二

林山志該洽奇雋矣提而揚之白珩白珩有此語否
隱不用文聲必用希意其家無名公哉洞賓三十四
化遇無名公與譚他心盛陽之月先五日生年幾九
九儲帝賓友藉令兆璜而出何復能掩千秋之口然
而趾毛堪詠湛冥一廬設有秦人末由占天地之始
矣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愚公傳

虞淳熙

愚公似昔人非昔人也家隣西湖分金牛之祥疑受
姓而又不欲冒文通文邁視世同胞率同姓澹然忘
已忘名而已聰明如秦鏡盡照胞閭中物諸夙慧者
藉以生而顧自稱愚公家迎劄子駐堯夫月坐巾車
無影可履差似子羔耳乃清影頻落夕湖與月映潭
也讀書勸經讀書林聽之多淨名經異蔬齋數更漏
時所讀而舫在桂舟梅檻間隔萬壑絕遠間移近春
堤燒燭照之花不睡亦不睡以為常每把露跨蒼雪

明文齋

卷二

登吳山看整公塵動童秋清侍人以為洪崖木葛而
中襄陽中更以為孟襄陽然其詩藏匣笥實出入襄
陽云學通仙植百樹梅香不聞鶴鳴則子和應占而
先世竹光接西谿之萬竹龍孫奮角無枯折者庶武
林人當之獨公兒耶是時云萊翁百八歲為開闢性
矣雲棲師復投百八珠名以廣碩導以戒熾火傳燈
續非拙度者公之言曰醉香禪苑於焉憇止彼之會
心百杯忘懷一勺安知非醍醐天漿乎不愚愚猶昔
人非昔人其問之兩師

映帶見
中散

瞻子熙日子躋愚公六君子之倫信非古愚矣顧偕
子社人就放生池填魚鱉期不滿不止此與平太行
王屋者何異武林自有愚公子而孫者不絕終為水
仙憂觀其倡以懸弧解網無改於父之道將渤澥於
物況明聖一漚耶萬金之酬三族之需順時養少釐
孽煦濡讀書而學愚公不愚

愚公山清文黃先生號佳句修然遠韵先生集
馬寫王

明文齋

傳愚公

卷二

四十四

○紀孝子傳

陳仁錫

予聞漢董孝子傳爲母報仇章帝義之赦而拜議郎
顏其地慈溪溪不以孝而以慈善則歸親漢家意思
深厚嗚呼入爲孝子出爲循吏竭知盡能以効之民
所謂善歸君也司李紀公諱汝清字廉卿自濟南再
徙文安世有顯人其父鴻靈公大統題壁云有子心
先足無官身更輕蓋云俠矣閑嘗呼盧自得賓朋四
座雜以聲妓公如弗聞也者苦讀書閑安人久于疾
童而視之謹益自謹其身旁絕嬖婢十五補諸生庚
明文審 傳 紀孝子 卷十二 四十五

子舉於鄉丙辰令宜陽繁調臨寶公之在宜陽也墾
荒建倉開渠減賦暇引錢藻之水環城栽荷闔井悉
樹桃李曰俾宜民採食于近取材於遠貸而不書單
騎衝雪感神鴉爲捕蝗齋廚蕭然餘烏雀糧其治臨
寶首清盜案臬僚屬三老于庭始徵戒無羨美則召
還之地當函谷之衝治城深募壯勇枕戈以待惜乎
齋志歿於是公歿七載矣公之子孝廉紀克家甫官
泰安州知州奏曰臣父紀汝清弱冠臨祖喪泣寒血
疑水絕食七日抱尸側臥草蔬廬墓三年臣祖母沾

真言如

危疾臣父孝感羣鳥夢神授藥病少間已葬上龜
繭廬墓如初河水暴發乘輦梓槨塋墓獨完安天子
下璽書褒異風顯之子聞鴻靈公昆弟七人咸父事
之孳孳講學執親之喪不襍浮屠獨宿十五年殆篤
行君子歟萬念者一念之所積也萬年者一日之所
積也生天下萬世者生一身之所積也莫勇於一念
故孝子積念莫長于一日故孝子積日莫艱難瘠庠
於一身故孝子積精間以示人不乏省也復正告之
曰居官而好色無可商之功各居鄉而好色無可商
明文審 傳 紀孝子 卷十二 四十六

之道德居家而好色無可商之心術公之孝於親能
於官自不漁色始嗟乎天甚愛孝子君父甚愛孝子
故旌孝者天與君父之大賞也君賞之煇耀史冊生
則以子上書于父贈六品京職子二母及妻贈安人
予在籍調理歿則以子再上書于褒子棹楔天賞之
山居而石子種瑤夜行而飛鳥啣火鑿地而金泣竹
而笋破水而鯉哭臨而鶴鼓祥練而鴈來玄黃之鳥
集樹而候哭止雕胡自生鵲鶴自去燥地而湧泉春
花而冬榮一禾而九穗尤異者墓火而鳥獸濡水毛

誠能助
物孝
格天
一精
為之
無得
默助

明文齋

傳記孝子

卷十二

四十七

羽滅之凡此者天所以示勸也蔡忠惠公曰三五之世忠孝繇性三五之後忠孝繇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勾龍弘道墮陵春秋高八十髮長丈餘僖宗幸蜀過其地坐亭中巨石回鑾再幸賜錢帛衣服甚多復租賦三年凡此者君父所以勸也孝子不置永錫爾類錫類於同人易盜賊為之束手其錫也異矣錫類於盜賊易虎為之弭耳豹為之環臥獸為之撲虎鹿或獸亦匍伏或其錫也尤異矣且夫善行無敵迹公青詞下鳥古空中三大星何異乎其營墓古金鄉魚臺縛草人止桑林中母柩在焉何異乎墓故無恙古日渡塘澗大雨雪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水夜至而不齧何異乎嗟嗟徐仲車自哭母耳呂溱聞之想見鬼神終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視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何以異哉足為之屈杖不能起孱然耳可與虎豹同寢處此之謂神勇矣莫雄于虎也弭耳不敢動虎之神離而孝子之神完何以孝子之神完慎言語節飲食絕聲妓孝子能而虎不能天必張此毒獸于墓不示凡民而示孝子尤天懸孝子之六戒也陰玄

明文齋

傳記孝子

卷十二

四十八

之臨哭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鬼神助哭莫雄於孝子也虎與鬼豈能助之哉劉元誠一生不妄語或則雷轟於壁其神不灰耳大丈夫不自雷而雷驚之不自虎而虎尾之奈何不保身豈論年哉若紀公可與結大年也史氏曰漢詔孝弟力田廉吏三者生人之本是以尚經術管職業澤及區寓邊垂長無事節義尚孝友之倡也蓋自高帝文景武以來所風厲久矣至光武一振起之耳有味乎紀州牧之言臣難甲乙不同榜而父母則同恩節孝則同理上以孝治天下紀氏父子有循聲超然過之資格之外表厥宅里俾吏道趨于康平教化章顯規摹宏遠矣

開發精神雄肆幽奇可補孝經可入語錄詎止類加三毛以求恍惚之肖

○高士樂耕曹公傳

陳仁錫

予讀桃源記。啗漁郎。逕歸俗漁也。太守訪道里俗吏也。山中無曆日。何問年華。逐酒。殺長子。孫皆俗侶也。意其寓言耶。曹太公。不即名。名卽之人。亦有言。醉不可及。狂不可及。今觀太公歌。亦不可及也。曹七登第。公獨隱。而骨清貴族。尊爲六兄之則。豈在踞胡床。吹柯亭。留爽氣。撲眉宇。不俗哉。其山川與人物相得。如風水之適。迺然。故山川之精神。不出卽人物之精神。亦不出。如曹太公。上降三茅。疑有雲霞覆其上。夫名

明文齋

傳高士集

卷十二

四十九

士必莊士。乃有待。潮錢塘。對月獨飲。客亦攜杯酒盡。無一語者。皆有所自得也。子新寒夜起。覆酒缸。或笑酒自不冰。先生病寒。子新曰。人病酒可醫。酒病不可療也。子謂不如曹太公何也。太公嘗酤酤而出遊。則酤敗矣。忘其酤也。非忘也。曰。世間不可醫者。俗耳。豈有訂爲紅友字。爲黃嬌。可成敗論乎。太公之於酒。不以成敗論也。相天下士。亦如酒。當其贊於里里負。盡牽留贊也。而加親性。好客貧。不謀竹酒。謀代酒者。若也。而加體好歌。衆歌獨歌。醒歌寤歌。舉按偕隱歌。

雞鳴子孫多。且賢歌。益斯仲叔季。不入市。不習。幸施及文孫歌。燕翼凡此者。宜歌也。而歌遇不平事。宜哭也。而亦歌。歌之義大矣。何計乎死生哉。歿三十載而思。又千百載。何嘗不思。亦何嘗不歌耶。知生則知死。何疑焉。至孫乃塋。始公不發於子。屬孫父之師之母之除旦課文。擬篋遺社。卒大奮明廷。晉陟清華歌。曷既乎公諱孝。本字良立。歌良甫之懷新也。子可明天啓壬戌。進士太公曰。吾歌待子而永矣。

呼盧拍板直人窄揚

明文齋

傳高士集

卷十二

五十

李謫僊逸傳

蔣德璟

謫僊既已題舊字說則愀然序前身軼事及于春未
捐之忠而浮犀觥曰觴汝爲我作佳傳傳當取周公
及屈原蓋皆用宗室故其取周公者以從永擬流言
也永璘之叛罪浮殷監尋陽之獄厄配狼跋然而雷
風割匪姬遇獨奇至其與三閭心符迹契而世哀三
閭忠莫能明公者僅以詩酒奉之公卽寬蓋風騁萬
歲東華亦豈願以虛名掩大節哉作謫僊傳

謫僊者唐之王孫也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
明文需

卷十二

五十一

九世孫緒唐滕爲玄宗皇帝族叔祖隋末徙西域條
枝神龍初翁遁還客巴西而謫僊生故又爲蜀人十
歲通詩書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出居襄漢之間
南游江淮至楚畱雲夢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與
孔巢父輩爲流飲稱六逸天寶初客會稱與吳筠音
筠徵隨至長安得召見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
抵趙魏燕晉西涉峽邠歷商于至洛潯梁最久復之
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臥廬
山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永王璘節度東南水軍夜

逼登舟辟府僚佐賜五百金棄去亡走彭澤璘敗生
繫尋陽宣撫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
薄而若思軍起河南遂釋囚辟叅謀上書肅宗薦公
才不報尋辭去當是時公年五十七矣乾元元年竟
以璘事長流夜郎或曰以邠陽王救流夜郎于是泛
洞庭沂峽江至巫山會赦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
陽過金陵徘徊于歷陽宣城二郡依當塗令族叔陽
水代宗立召拜左拾遺而公醉解矣公之轍跡幾徧
海內駿馬美妾所至二千石郊迎志識雄傑風標疊
明文需

卷十二

五十二

臺軒軒有頻世之姿故足以友列真而師萬乘而其
筋之使不獲伸者迺在于場電之婦寺竟拓落以老
於戲人耶天耶始太夫人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
而命曰某少爲益州長史蘇許公所賞比相如喜縱
橫術擊劍任俠輕財重施予入長安賀賓客奇其姿
與詩薦于玄宗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禮綺結草和
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大嘉異賜七寶牀食御
手調羹曰卿布衣士名入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
此入直金鑾殿訪國政潛草詔諸人鮮知者性俠酒

日與酒人縱酒長安市帝坐沉香亭屬欲公爲樂府
召入乃極醉不知人拜舞頽然頓首曰臣醉帝即遣
二閣掖扶注水頤而研墨滿頤前張朱絲欄太真妃
捧硯以寵之十律歛就更無加點鳳跋龍挈無不精
絕亭中木芍藥繁開帝乘照夜車太真妃步輦從達
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宿醒未解立進清平詞三
章龜年約調按歌大真持頗黎七寶杯酒西涼州蒲
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帝調玉笛倚曲媚妃妃飲最
懽歛綉巾重拜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賜宮錦袍
明文霜 傳 李龜年 卷一 五十一

數宴見當時閹力士貴幸甚公侍宴流醉引足令脫
鞵力士恨耻之異日太真重譔前調因擿飛燕語激
妃帝嘗三欲命官妃輒捍止亦會同 害其能譏帝
浸見疎賜金還山公益驚自適數日千金之弩一發
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
復上哉蓋益肆情性放宇宙間矣永承人敗事連公
當法汾陽王子儀以舊恩請得減死初公客并州識
汾陽于哥舒翰所曰此壯士目光如火不十年當權
節旄爲脫其肩負而獎重之翰因署汾陽牙門將其

神鑒如此公始娶朱生女平陽子伯禽娶劉劉訣至
雲夢娶許許高宗時宰相園師家也又合于魯一婦
人生子曰頌黎終復娶于宋間携金陵昭陽之妓世
號李東山而胸書以爲山東人何耶德璟旣論次公
出處大者而廣凡所以命傳之意曰公于氣似魯連
子于神似東方生于約似謝太傅于酒似阮步兵而
于憂國嫉邪之志似屈左徒今明皇故敝武人也晚
遇甚于楚懷楊氏之恣百鄭與高氏之專于斬尚而
胡羯之桀放倍秦二王者弄于女子小人之手而不
明文霜 傳 李龜年 卷一 五十四

籍也原與公疏屬同負異材同初被疎遇同能用鄭
尚也能用楊者力士也殺儀之諫飛燕之刺二艷
非善也遭內嬖同于蘭上官張垺皆愴大困同列之
訪同放江南流夜郎同沉而死同所微黜者尋陽一
着蘇子瞻僅辯其不從反耳而未盡也而微勝者原
內持于姊甥外嘲于漁夫憔悴以從鼓成而公老于
山水觴妓之間而又有學道者爲之伉儷公較愉矣
雖然其志似原何也夫捧硯說韓人以爲狂公豈狂
哉畢文簡嘗以王佐期公矣夫其氣固逆蓋之而憤

焉然默有所推冀以路柳弱水損斥大瓊感動左右
而帝驕僅以方外客之可謂不知公者今試讀公雪
謫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諸篇幽人鬼語參差
悲壯穆然有離騷之音焉直騷病于絮而公隱于放
要其志並爭光乎日月矣

讚口壽莫久于立言樂萬高于證仙公兼之矣榮淪
奚問哉人謂神仙摩身世而公千年惓惓以憂國嫉
邪避永底人私附于姬公屈子上真之貴忠義如此
公道骨云舌超然極表賀監題以仙謫子微賞其神

明文齋

李鴻仙

卷十一

五十五

遊草創大還校錄高師夢寐山圖赤斧矣元和末海
人見碧霧中跨赤蛇而去而降于白鵝年曰上帝令
掌賤奏于嵩已百年始水解者耶道書曰東華上清
監又曰騎鯨捉月與此合嗟乎此又三閭之所不希
也

以詩酒理沒英雄真面目千古大恨得此快論

三閭湘江又得一同調矣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李攀龍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
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焉在其為天性
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
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餽窮
供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
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
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
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日婦何家不可

明文齋

傳贊

卷十二

五十六

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
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今踰年廢歸寧
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日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
劫之至今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袞經而猶未置焉
至今斷髮毀容以相示有父而恃如此者乎曰女何
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為
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矣
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

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
 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
 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
 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埃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
 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
 姑以立今。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
 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
 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設無子。將為一
 明文。傳 傳姑 卷十二 五十七

文峰高峙亦復杳爾玲瓏

明文霽卷之十三

武林劉士鏞羽石父評選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

國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

宣德靖遠功臣間府儀三司上柱國太保中

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序

宋 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中書平章軍國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

明文霽

碑銘 卷十三

卷十三

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為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

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

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

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

臨奠恸哭而還親為擇地于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

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

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

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廷

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

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

王蓋居共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

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

再拜叙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

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

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賄

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賈勇

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

乙未間 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

明文霽

碑銘 卷十三

卷十三

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

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

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

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

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

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眾皆披

靡途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

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三月元中丞蠻

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

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持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秋八月克馬歇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已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

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修安慶城羅友賢構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欽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畝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流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王獨不言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
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
於沙王旣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
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
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
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
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
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
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三

五

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
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
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禽之直趨湖州之毘
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
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
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
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
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
親軍來援王復擊賊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

神于運

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兵平江丁未圍之益急
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
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
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
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卽
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
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
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
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上一箭中其前鋒大呼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三

六

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
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
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
將廊廊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
我騎兵雖集而士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
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廊
廊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
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
革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

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途擣永平過惠
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
君又北走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
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
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
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
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
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
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
明文懿 碑銘 卷十三 七

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
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
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
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
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
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
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 皇太子妃餘皆
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

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
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郭國之封物有忠武之謚今王
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
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樛之于唐誠又過之史
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
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
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勛烈於不朽云爾銘
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
明文懿 碑銘 卷十三 八

山岳震動騷馳霆春孰不神竦唯忠武王其氣至剛
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降席卷長驅
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
齊魯旣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
六軍倒戈本根旣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
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晉將劉滌
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沒
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
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助靖遠之威

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當寧興
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
官 天子曰噫未憐朕志其推爾爵上袞三世死生
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
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自來風雲之從未有盛如我 太祖者而開平

尤稱闡昧元助然觀其取威制勝皆以謀略先

人非專號雄自恃則 高皇帝之善將將于此

可見矣

明文舊

碑銘 聖國常公

卷十三

九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宋 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
諒以舟師入寇闔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
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
士馬德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
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
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
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
辰 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

明文舊

碑銘 東丘郡

卷一三

十

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物今二十年無
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于後世敢請惟公勛業
始卒宜載國史予嘗待舉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
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
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
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
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
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過賊數千人於

其夫難

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駭沙剽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

明文齋

卷十三

此見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見在欄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驕脫簪僦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水浮至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已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明文齋

卷十三

者磨落兩足躡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
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
鼓燦燦蔽江躡鉤援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
顧身賊賊熾若烈火焚大賊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
齒齧齧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
肉一口吞賊漸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軀然
乘雲叩帝閣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沈厥寃天
子下詔褒忠助東丘立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更番
不隆宗祀人所敦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燁

明文

卷十三

十三

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謾弗信請考太
史文

其夫死忠其婦死節其妾存孤更有鬼神現身

呵護種種前報足堅忠孝之心

祠爲梁父老故
如訴如
梁之祭
墓而公
親自見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衛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鰾而公前巡
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衛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
則咸涕泣日相率詣公故解爲位哭奠焉會純
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
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傍祠公伏臘忌梁
父老則把香曳節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
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
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立祠歲春秋祠
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
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
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
聚哭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
按張君清軍許君竝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
堂欹漏欲頽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
猪外來於是情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

梁地邪宋不都此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故植類起圯新而繪壁而綴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校校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

明文書

少保兵部尚書

卷十三

十五

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負盛者違智歟而賊會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

附錄
第一

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脩于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易平不陂康屯

明文書

少保兵部尚書

卷十三

十六

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舍貞匪時曷微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于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應應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吳國邑之亂之江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何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遊刃帝界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熊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于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

弗同彼巧彼在厥膚斯勵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
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者榮褒義我廟祠棟隆
崇基神之遊之施施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歆其
有光若往若來卽而罔見跂望漣洏茲邦寄居呖實
爾思

有君一語公之基禍在此然從宋公子日夷得
宋固公學問中經濟也功與夷同禍與夷異人
固有幸不幸乎

明文審

碑 少保兵部尚書

卷一三 上七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
脩撰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俞映起
註亦奇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
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
于是并稱爲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
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
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于
元仕爲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
初爲武功學官 高皇帝時辟之爲燕王府長史後
明文審 集碑 將仕郎 卷十三 上八
出爲安岳縣知縣 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
爲刑部侍郎留北京輔 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
文皇帝將封之爲侯侍郎固辭不拜比死又上表乞
勿賜贈秩蔭 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
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
禮 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
賈在外惟二子在于是二子乃大恐竝匍匐入見
上 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
然 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于

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爲上林監正以禮爲監副已知侍郎有子賈在外上拊解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鏹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葬于縣北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睿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祠者于是健來送銓部健著田間冠由部前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祇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爲慢已乃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于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卽又試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生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于是乞爲南京太學生云而卽

明文憲

卷一三

二十九

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于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爲曉曉人將缺焉勿爲皚皚人將汚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旣與時不合于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天壤其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絕而已夫狹提于斑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卽能至百歲政少年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輩孰化如蜉蝣言死生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明文憲

卷一三

二十九

二十九

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于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于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干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餽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而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

明文寄

卷一三

三

三

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 上上徽號 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于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于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昔年樹穀百

銘曰

維武王 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哉

尚書開國不伐 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禋亮采道政明夷乃績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蒔而用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竝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親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畜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嘯膺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

明文寄

卷一三

三

三

人附之是曰寧所維厥純武贍哉

封山先生側帽不爲人也今誌載祖父皆骸體具傲骨蓋柱固有種哉中描寫確確有生色

○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戒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予聞之呀然于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予望之歎歎已謂朴曰此黜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僱堅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

明文新

監察御史

卷十三

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論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予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改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間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克故禎君名字實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于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

入聖事
形容妙

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于是謀手其產日聞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比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心已許而郎矣勿疑語日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

明文新

監察御史

卷一三

二十四

矯僞盜名稱身沒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脩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于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無繁言而有餘痛當錄筆神之傳

○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李夢陽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莊子世居西岡
曰張大公者國初自墾地數千畝大公生欽欽生
普普娶于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初普爲
縣學生力行有聞于是徙杞之草管居而以墾地之
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歲耳奉遺言
權晉其父母喪於郭西公既孤微然有嫗之夫五咸
富盛招之使營生公弗從乃返西岡而居會族有橫
明文富 碑 明故例授宣武 卷一三 二十五
者欺公少而貧而侵并其墾地之半謀曰渠孤兒耳
有言則奔之公聞之怒直於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
弱冠耳勃勃英氣逼人矣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
八十已而曰吾地畝租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閒
者計其入反倍于他由是富盛而張公智負氣用才
然又施故布衣雄數郡嘗如杞還西岡單馬油鐵尺
望見人聚路塞問之曰有生馬齒人公立馬上睨久
之下棄馬仗鐵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奮鬣揚蹄張
口來噬公舉尺擊破其頂斃焉神氣自如上馬不顧

便此君
埋制定
有可觀

而去地膏水公立主藝稻熟水且復至或幸之日
雲莊子智乎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
則四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旦往第分其稻堆已
堆則標之幟又令紉其桔囤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
卒免之水人服其才是歲獲稻數千張氏愈富而盛
迺于是時大治屋廬于西岡歸雕曠斥墟莽藪盜公
之室垣塹重遠是故鈴柝不設而終其身無伏梁遺
縑之警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耳初公治室
造土車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尾動厥環無端
明文富 碑 明故例授宣武 卷十三 二十六
入錢緡竟無弗明者或問之曰凡倉穀入記之簿予
第令其僕主其出如簿數則已又令一僕主入緡緡
頭封識其姓名有弗明責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才
顯晦隨遇卽有英雄之倫使青雲是違驥尾莫附則
桑間止于餓夫勝下終于寒士雖肩輿負勇登壇效
能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智之才之力使提十萬橫
行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王庭宜絕於漠南顧歿
齒草野臥烟霞獵鹿豕終焉悲夫弘治間輸金二百

鑑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宜武衛指揮使銜雖出入駟
擁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財
之行曰張公遷其父母葬令狐城始相地地主曰畝
四十金公卽與四十金旣葬構室固墉森森栢松白
燕巢其基廬管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
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所直
來秋或又不能還直則舍之正德間勦流賊官軍過
杞公饋之芻五千居無幾歲凶公助之賑出粟千已
而歲又凶公又助賑粟千弗給二子自出粟數百繼

明文齋

碑 明故例授宜武

卷十三 三十七

焉公聞之喜曰真吾兒也巡撫官兩遣卒酒花紅勞
公于杞奉 詔建坊于巷間移文曰仗義竭忠父子
同心斯皆其大者如此乃其未試之才深藏之智固
有莫之知者正德間惡少有陷公權奸者逮如京公
處之裕如竟白還乃竊歎曰先民有言富其怨之藪
也豈不信哉子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羅况它哉
况它哉於是鬻遠田四千畝于人約三年耕有獲還
其直復謂二子曰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年饑二
子各出粟千二百賑之撫按官以 開奉 詔各建

坊如其父歲再饑命出粟千撫按官奏 聞自兵馬
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兄捐金五百請授文職行
將復沐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表義之坊父子
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善已裕後不
可以爲世法乎李子曰仁患其弗義義患其弗勇勇
患其弗智智患其弗才今以雲莊子所事觀之果何
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遇和始彰
故平世則雄伏豹隱亂離則龍翔虎躍人非盡拙時
有利鈍然也今觀雲莊子之才智強力不謂之勇耶

明文齋

碑 明故例授宜武

卷十三 三十八

不義耶仁耶而埋輝草莽竟不一試於世此非時使
之耶公以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有五配楊
氏淑德懿行無忝內助先公卒子男二長希仁國子
生次希義國子生授兵馬進指揮使女五長適孫懷
經次王洪運次王尚友俱國子生次馬敷政縣學生
次康昂醫官孫男四益祚永祚錫祚俱國子生衍祚
女五長適劉喬松縣學生次 周世子妃次孫燦次
王震亨縣學生次聘許縈 周王以姻故又素知公
訃聞悼焉遣官如杞祭是年四月十五日葬公令狐

城從父兆也嘉靖八年冬李子作文樹碑

沉鬱允亮有老驥伏櫪之悲

明文齋

碑 明改創擬定武

卷一三

二十九

○○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遊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官平沙四
漫遐睎故流北盡礪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廛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祝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
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

明文齋

碑 禹廟

卷一三

三十

樓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
知自忘及其苗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
從來而廟者與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
堤堰一決數種魚鼈于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輪築困苦
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
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
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
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

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舊者也。大梁以舊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覩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應者寧邪。

明文書

卷十三

三十一

川者陸邪。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于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濬。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詞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詞曰。

天門兮顯闕赫赤赤兮雲吐竊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儼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絃兮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靈霽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酌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瞻瞻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旛振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有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

右送神

明文書

卷十三

三十一

古文多秀吾于空同有後

○ 撫寇碑

王慎中

汀州于閩爲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
造天牙錯距躍隴坂緣亘箐薄密綿其民狎爲非義
俾噬狙攫席衽戈甲禦效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
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
壯視其老遵危豆幽乃爲盜藪厥有治者不揆其性
不閱其習盜視彼民忿獷聖凶攻擊剗鋤如農疾莠
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儆威既狃于習且偷其生
鴟張螳怒攘奮踉蹌吏既警民民亦毒吏警毒兩積

明文鑑

碑 卷十三

卷十三 三十三

交不得已于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歷彌年所漸滌
無繇豈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
邑事聞而嘆曰安有爲吏而民定譬在邑所治處溪
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惟爲吏者之責吾將爲
溪南之民漸滌惡聲登濟維新偕之大道發教布令
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蒞其鄉而教諭梁
君彥錦寔贊繆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鄭君葵
率學宮弟子丘道冲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戎器
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

書出慈
母良師

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旄提旒觀于道周歡喜
歌呼激越林莽昔爲魁首今爲長正昔爲醜黨今爲
編氓刮癥洗疥復還骨肉揆霧掀曉再覩白日民視
繆侯如出子寄孥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孌膝下始
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駸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傳
拱揖步趨矚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周行疆畝
攷閱壁壘日陰爾平日翳爾闢日萊爾易迺犒牛酒
迺給耒耜迺分脉縷迺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
戶誦家吟知慕爲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

明文鑑

碑 卷十三

卷十三 三十四

出圻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
若彼在今若此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
惟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爲泉
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蹟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
繆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
勒之石以昭不忘

典雅尊嚴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

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謀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

明文

碑 特進光祿

卷十三

三十五

公已表于憲皇之世。楊公之歿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墓。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于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定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

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

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敘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若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器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于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

明文

碑 特進光祿

卷十三

三十六

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駁。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毅皇帝匹馬。撫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詭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繪音近承慈旨。大

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鎬。衛。寡。驚。析。安。平。且。
泰。侯。上。之。回。鳴。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
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竟。在。側。磨。牙。
積。舌。倘。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鳴。呼。
木。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
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柙。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
也。旋。以。便。賞。猶。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
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
擒。而。堵。卽。之。聲。可。不。焚。矣。鳴。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

明文霽

碑 特進光祿

卷十三

三十七

後清 官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
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
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
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
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
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陛。矣。
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
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
第無有諒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

吾何逆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
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執。禦特以處君父骨。
肉情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
說乎。必推心絜度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
保忘名之完名。俟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
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
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
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秋負者。不以奪柙據經研義。

明文霽

碑 特進光祿

卷十三

三十八

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
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
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鋼於習聞之久。
附聲和響。齟齬實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
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
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
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
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
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

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劔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儼徵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降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効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于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劔當盡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荷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明文憲碑特進光祿

卷一三 三十九

學問

如也張永以東敵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見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懷草威武勅已演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柳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悉者洵洵謹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明文憲碑特進光祿

卷一三 四十

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善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益三歸而修剏利物業三焉公之加

明文齋

碑 特進光祿

卷一三

四十一

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與仁指揮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于時慎

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謹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以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仁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吉曰惜乎余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啾噓辭曰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

明文齋

碑 特進光祿

卷一三

四十二

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在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曾能取跂靈駕兮未來悄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鐘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沱月兮容蒼蒼渺一夕兮千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霞華飛薪傳火兮燈光光儼雲屏兮

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阜君乘舫耶乘屬石嘴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蕭瑟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惟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橋南振聲卓然有建于今古之間非徒以肖貌

明文齋

碑 特選尤粹

卷十三

四十三

爲工

○ 閱視靖州碑文

陳 束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旼旼既富並于中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暨卒情而驕時時煽起昨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時重函容罔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剏遂此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 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曰美哉提疆惟我遐

明文齋

碑文 閱視靖州

卷十三

四十四

遺有民匪民寔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欷吁嘆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燿累日霽然陽開蟬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管列陣張魚鳥合變縞甲玄旗朗耀川甸爲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憐惻爭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携杖扶幼儼然進曰惟

靖逃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猗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
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胸我腹我公
日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幸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
采群議納之夷執謂參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儲侍
而多委積母闕于糧俾呼庚癸謂食事束往事漫漫
爾言勿庸釀茲懟兒余今爾從元罪既死殛其遺魁
與之更始惟茲守令顯于貨賄爲吾民病解去龜組
勿留于境孰獎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于躬
下乃視效母教于已而貨厥部校我聞戊卒無居無
明文書 傳文 賜服 卷十三 四十五

銘勒鴻休垂眎來庶陳束爲之辭辭曰
奕葉玄化溢于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
吏執其咎若網不綱焚亂時有於縶中丞明德作人
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旣敷文謨
亦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旄有爽自公令之聽起電激
公謂有衆無然督恢我執其慝釋爾麼么公謂有衆
無然饑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廩乃遣將軍乃守邊圉
于時餽糧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
公之聽之剪彼叢棘登之堂皇賊亂不作民以愷康
明文書 傳文 賜服 卷十三 四十六

明文齋卷之十四

武林劉士鑄羽石父評選

○ 勅建閭忠祠碑

汪道昆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味乎其言夫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

明文齋

卷十四

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且日陳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聞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闔謀者謂賊張任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遠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

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胆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刀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卽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卽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乃強食喪至歛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追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

明文齋

碑 勅建閭忠祠

卷十四

二

越五日死部使者邇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蔭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諡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也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嶙然與首陽爭烈卽女丈夫無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介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卽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俛俛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借老爲也書周節愍死

萃林賦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
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
狗難相從則又同歸于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願予不○
佞亡能為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
且為樂章三闋授升歌者肄之其詞曰○
服兩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閭閻兮囑九州盍○
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儻把瓊芳兮懷椒糈○
荃何為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明文膏

碑 勅建忠祠

卷十四

三

春雨兮愁霜冽藉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翺翺兮○
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鐘采連理兮○
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懣懣○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回風兮駕脩○
阻願終老兮河之游操索簫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
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埋泉斷劒臥壑寒松雖有古姿絕無生氣此等

文可憤可哭可泣可歌光燄尚騰霄漢

明文膏

碑 勅建忠祠

卷十四

四

○ 冉子祠堂碑

茅 坤

冉子鄭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于其社亦不得有功德于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鄭也豈冉子嘗授學于是而既返門人

明文齋

碑 冉子祠堂

卷十四 五

或得其所道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問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于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于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衰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翺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鬻

亦得以苦力行孝稱于內外昆弟顏淵才高孔子獨

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于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于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事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饔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賦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

明文齋

碑 冉子祠堂

卷十四 六

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助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璩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頹落薶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于國家載名氏撰藝實于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

一轉便
帶芳韻

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于其碣脩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嫻於文辭者也。又頗怪迂疎之質若麋鹿然不宜於世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也已。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首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旣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因令里人習歌而祠之。其歌曰

桂樹爲旗兮揭籬爲居。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飢。炮牲用文兮碑冉子祠堂。

卷十四 七

隨以薦兮湛酒于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陂。

聲逸俊發有雅人深致

魏信陵君祠碑

李維楨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山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南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王非信陵何以聲施後世。通今俱沒沒也已。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俠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上也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俎豆者

明文署

碑 魏信陵君

卷十四 八

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於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間度生時車騎所嘗經涉乃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餼羊又虞夫後之人不察猥以爲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共訾之。稍撫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既相齊湣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于莒身得爲無戮幸耳。彼夫曳

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爲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計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于人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九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日無魏矣。信陵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帥。驟而合之。大破秦軍。

明文霧

碑 魏信陵君

卷一四 九

於河外走蒙驁。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爲已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無親秦。必滅六國。廼休。廼言。審天下之大勢。以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筭客有及此者乎。藉弟令魏王早用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

慙。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迂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卽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卽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

明文霧

碑 魏信陵君

卷一四 十

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實有加也。何安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于魏。至令趙之君臣至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負魏也。非聲言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于魏。取臥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于王。而終身北而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污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

魏將伐魏之必入秦以日計耳不欲生爲秦虜有託而逃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贏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羸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明文寄 碑 魏信陵君 卷一四 十二

聞之謂是舉也于祭法合以酎金來助則刑牲醢酒偕邑令蕭重望奉神入祀而爲騷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夷門兮爲匿思公子兮日晚雲車駕兮旆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闢如鳩兮軍聲敵王愾兮秦羸完邯鄲兮金城封函谷兮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賞兮中流訪贈王庭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身胥靡爲秦俘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曷以樂死飲酒兮御女疇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處雖有五國兮非吾與

作新宮兮故土坎坎兮擊鼓蹲蹲兮綬舞魂歸來兮栩栩

乳辨如噴濤極于躊躇滿志而止

明文寄 碑 魏信陵君 卷四 十二

○ 楚西徵治道碑

李維栻

今荆州府所部州曰夷陵曰歸縣曰長陽曰巴東故楚所走蜀道也登斗絕造天阨束裁容身左擔不可復易猿臂羊角而上如畫重累人其尤甚者若度索尋橦之國級不能盡受足二分垂外下臨幽壑恒有落勢即輕趨少年無不參息股弁夔跂雲陽虎豹蛇虺之屬因緣其間以度劉我行旅而俛多干望帝之覓燐多于萇弘之血矣萬曆十有四年撫蜀者宣城徐公元泰撫楚者先武定李公江後睢陽孫公坤鎮明文需 碑 楚西徵 卷一四 十三

郎者先歆方公弘靜後豐城李公村按蜀者南昌陳公瑄按楚者先芮城任公養心後晉江張公治具荆南藩叅莆田張公純治兵觀察使者任丘田公樂合策議治道于是以荆州守張君斗慮財用倅陳君道淳計徒庸夷陵守殷君都歸州守李君韓巴東尹高君尚德長陽尹陳君洪烈畫地為主修除百執事悉遵東以充田公痛卒徒而玄黃其馬以身試九折阪五尺道爲規畫利便操斲斷而先之鼓鑿而戒之椎牛醢酒而勞之扶而懼之如此者再爲計若檄程趨

之者無算榛莽芟刈之礪則徙之舉則斷之堅則沃以酒而焚之屢屢則下之陝則斥之詰曲則直之突出則鑿而爲之角之壁立則伐而爲之城之徑蜀則爲之棧之岸脅善崩則爲之封之澗若瀘則爲之泝之梁之最橋以石者九以木者二十中爲亭者一道以丈計者九千三百有奇力以工計者六萬八千二百有奇費以兩計者九百有奇經始于十有二月而以明年六月落成里之樵者牧者農者郡國之置郵傳命者四方之宦者遊者賈者負戴者輦者騎者牽

明文需 碑 楚西徵

卷十四 十四

榜者西南夷之朝貢者陸辟褒斜水辟灝預緩可愁急可馳百物神奸莫能逢之皆悅而願出于其塗矣不佞考古今入蜀道秦四而楚一自階文爲陰平道自兩當爲故道自褒鳳爲連雲棧道自洋爲斜駱道楚則今治道是也取蜀事著者秦司馬錯漢岑彭吳漢魏鄧艾晉桓溫唐高崇文郭崇韜宋王全斌明傅友德廖永忠其道多出秦公孫述明昇之役秦楚並出李勢之役出楚而出楚者實倚舟師三國時荆州號必爭之地兵皆水戰獨昭烈從秭歸攻房陵屯猓

此詩始
之題若

亭通很山升馬鞍燒鎧而斷石門按其地在今治道
耳。繇秦而入勢居蜀上險在我繇楚而入勢居蜀下
險在人且帝都非長安洛陽則許昌大梁道秦便東
晉明初都建業道楚便道楚勢固不得舍江而趨陸
公孫躍馬稱帝所據扞關荆門虎牙漢不得不自楚
陸應之耳。明兩都並建九月顧化蜀晏然稱文獻國
者二百餘年冠帶之倫食貨之利幾遍天下其道秦
者十三而道楚者七道楚者水十三而陸七故今入
蜀道莫重于楚楚莫重于陸利無事不利有事與古
明文書 碑 楚西敬 卷十四 十五
異勢也水險倍陸道水者聽命于天人力未如之何
道陸者可以人力勝而二百年于今甫首事何也秦
越人視肥瘠則同心難藉口仍貫無開非常之原則
創始難舉大事不惜小費一木一石吏持三尺繩其
後則遠嫌難此五六公者輔車相倚墳篋叶奏深病
瘵之慮破拘攣之見而後就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
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非有道之世烏觀此乎昔在
成周代有明德以格于天西顧與宅式廓日增高山
之頌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皇矣之雅曰柞枻斯板

詩亦陸
離

規模
大

松栢斯兌迨其盛也則有掌固司險合方形方野廬
氏之官治其城郭溝池樹渠設其飾器周知其山林
川澤之數而達其道路通其財利除其怨惡同其好
善正其封疆禁其橫行徑踰故其詩曰周道如砥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蠻夷戎狄之屬奔走王會若蜀人
以文翰巴人以比翼鳥是遵何道哉炎漢之季李翕
平西狄修折里鄯閭楊厥營益城子午同谷堂光其
小者也然且勒石垂勛比于雅頌今天子纂大合
華守在四夷是役也于以見王道平平天下爲家聖
明○文○書○ 碑 楚西敬 卷十四 十六
人有金城湯池要在此物此志耳雖雅頌所稱何以
加焉誠不可以無紀因倣伯都孟文二碑爲記而系
之詩曰鸞叢魚鳧鰲靈杜宇非我族類而君西土帝
隔閼之以固吾圉譬諸太阿其柄授楚授楚伊何維
道之阻山何巍巍刻削崑崙石何略略盤牙橫左
右迫脅前後焚檄捫參歷井天可倚杵日月蔽虧反
出其下其下沉沉莫知在所進不得援退不得佇立
而熊經足盡汗雨咆魁方良鑿齒寔歛大甸哨後組
逡歐行負嚙塞路莫之敢禦肉林牴丘不可量鼓巨

靈安在共工自苦誰命夸蚺嗜吞神禹相彼都盧屋
能一取哀我人斯登陀終古明明天子聖作物觀
懷柔百神及白招拒黃人捧日青雲千呂外薄四海
無不臣者蠻夷通道焚貢西旅罔俾楚人畏蜀如虎
亦無俾蜀將楚是詛二三大夫分猷分部爰集我衆
登庭而語萬口響應子來趨父乾餱不愆奮重備舉
頽亟之石受命斤斧百轉赴谷雷霆震怒駢剛彊靡
何憂不去般翟施巧雲梯浮柱亦有飛梁竿綯爲輔
陵巒絕阮接武布武宿息井樹具爲區處無有華離

明文書

碑楚西徵

卷十四

十七

阱敘樓敷卒選異物則莫予侮馬不契需擊互用敘
以同貫利我東道主沃野千里爲我外府蜀道何難
難自今扞紅塵騎一金牛丁五懷護導欲留何足數
蕩蕩夷庚德施斯溥八荒爲室西南其戶無反無側
正直是與小大由之委功輟祖噫吁噫哉易而歌舞
矢詩遂歌昭茲來許

疏列形勢瞭如指掌而議論規畫具見體裁

遼輔國將軍朱楚宗公神道碑 李維楨

公諱憲熬字伯淳遼輔國將軍也 高皇帝第十五
子遼簡王植移國荊州是生益陽安僖王貴煇三傳
爲康恪王寵潘四傳爲鎮國將軍致槐娶孫夫人剪
桐貽緒訓梓垂芳其所由來遠矣孫夫人孕時夢有
以佛像贈有金粟如來青蓮居士前身非偶異代同
符既生髮際有骨如珠膚理娟秀河目公侯之相隆
準 高帝之孫乳虎食牛龍駒汗血屏綺統而佩觿
縣敦禮樂而說詩書一日不忘五行並下鎮國旁招
明文書 碑遼輔國

卷十四

十八

耆碩妙東哲英石首則成仁卿華容則孫兆孺山東
則宋應元吳下則顧季狂處王盧季孟之間結融衡
爾汝之契琢磨問學斧藻明徹漱芳潤于六經咀風
騷于七畧秉太乙青藜之杖天祿先登披長庚紫綺
之裘風流自賞是時鎮國方老公載詠蘭陔用娛蔗
境却賓朋之請謁顧復不違效嬰孺之笑啼婆娑屢
舞昏定晨省夜寐風興雖中郎之子舍無虛而北海
之客座未滿鎮國弗善也公乃與客約以鎮國就枕
爲期月明而鄴蓋斯飛燭舉而郢書無誤鸞笙麗鼓

聲音隨鵲唱俱闌玉尊金尊涓涓等銅儀其微則又
 叩中閨而問寢循內則以羞珍矣時人不察謂公好
 長夜之飲卒不自明也鎮國病思南海豚相距數千
 里公以百金購舟人旦夕獲之一七而愈昔聞鮮出
 筒中鯉浮井上他岐豹遁別帳蚊飛抑有孟笋解藤
 焦瓜劉董事由天授力匪人為大孝直通于神明休
 徵允叶于圖史至今里巷之間侈為美談焉鎮國以
 天年終公口廢蓼莪貌微其泉支床鷄骨柴羔之齒
 不形繞樹烏啼阜魚之淚頻下繇此朱門跡掃綠野
 用不窮 碑 建補國 卷十四 九
 躬耕閭三徑其誰從構層樓以獨處既而中丞曹公
 謝政里居鮮所交往間從公遊斟酌養生之旨經營
 却老之方并門妙麗不觀翻添公案淑德清貧自約
 未諧酒箴須今火宅生蓮庶可須彌納芥儲安石東
 山之絲竹盛季長後帳之管絃封侯醉鄉逸長詩社
 阿谷珠胎神女石城漿送莫愁漢上題襟花間著集
 蓋知空卽是色有詭而迺是以望之若仙無入不得
 中丞俄騎箕尾公亦召賦玉樓先時夫人復夢蓮座
 寶幢自天而下迎公西去生原有自死詎無歸維是

歲在龍蛇庭棲鵲鳥善人忽焉殄瘁通國為之欷歔
 耳公鎮國家督諸弟六人首以楚棠為號諸弟從之
 頃篋迭奏邊豆孔偕棠棣之萼相輝田荆之幹不析
 至于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冉雍使臣如借劉四罵人
 不恨心許徐君之劍諾重季布之金解晏驂而贖僕
 分邱宅以收孤藥懷符雅情在樂施原涉朱家義先
 賑急不可一二其詳也公生嘉靖壬辰正月二十日
 卒萬曆壬午十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一娶王
 夫人別駕王觀裔孫二子長日衍埜衍埜餘塗茨以
 明不窮 碑 建補國 卷十四 二十
 丹履緣弓冶為箕裘能不朽公者也其他子女婚嫁
 與墓所葬期具行狀墓誌中銘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汝則帝胄汝則國士文人無行結習靡靡汝則察
 兄汝則孝子晚遊歡伯復馳聲妓佚汝以老休汝以
 死死生大夢託諸竺氏所不可知于汝足矣

擊玉敲金兼貫珠之譽

○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碑銘 李維楨

於載此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而雲杜李其爲之銘
仲子名起綸玄言其字仕儒林郎以子祖源貴封大
理評事不稱稱仲子仲子別業慧山之麓其先世君
牧長康明王邵元倪楊唐湛李皮陸諸聞人託迹焉
山起伏連蹙若九龍而當繡領之白石塢中爲黃公
澗、滙、諸、水、注、地、傍、有、丘、若、覆、敦、修、竹、灌、木、輔、其、幽、深、
仲子顧而樂之令吾百歲後從十君子遊地下足矣
無何仲子行歌大雪中墮池幾死久之蘇乃更名曰

明文齋 銘 晉陵玄

卷十四 三十一

更生字仲長而治石室丘中凡附于棺若柳者具矣
夜忽夢老人乘白鹿過而相勞也質明客貽之玉玦
一宰官挾鹿行與夢合遂以名丘曰玉鹿仙丘云仲
子生正德丁丑四月二十日年先矣貌光澤步趨強
駛對客賦詩行酒中且不寐以爲常生而營丘樹之
碑且丐之銘其事頗奇不佞故僞論之而復采嶺南
歐水部植伯銅梁張司馬肖父毘陵王文學百谷所
爲志若傳識于後方當嘉靖朝仲子世父榮僖公主
方書得幸齊宮祕祝之文仲子時爲公具草奏稱旨

名聞諸公卿顧內交仲子執政以爲祕書待詔仲子
不顧也竟領滇參軍以行士以此多之滇有那建之
師其都會邑昆明軍興一切蠶午並起仲子攝昆明
歲所日坐堂皇諸曹吏以事次第受署大者斧斷小
者理解歲早被髮跣而禱雨如澍滇人大悅有瑞詐
稱詔出鎮滇其徒數十百人穀弓弩持滿騎而從過
榜掠人白晝攫金市爲之罷大將軍遣材官逆而覘
之瑞怒刃其臂臺司相顧愕貽將拒之以兵召仲子
決策仲子寬譬諸公無患是可口舌走耳卽擁輿隸

明文齋 銘 晉陵玄

卷十四 三十二

前瑞盛氣而胥之入仲子調之日中貴故受書書堂
何武也遽投刃交拜坐定問西禁事宜與大瑞五六
人安否瑞卒不知所對面如赭仲子咕囁耳語若來
何爲袖出一金牌吾奉鮑公命求黔國金耳鮑大瑞
握司禮篆者也仲子厲聲曰金誠有之非黔國所主
卽求金無詔誰敢哉瑞辟易執仲子手泣吾小人不
可以厚誣君子遂行滇人環門如塏無不灑然觀仲
子之談笑而卻瑞者居頃之以使事過里烏夷蹂躪
吳越人民正營邑令王雅知仲子才舉北城而屬之

曰是近賊巢非子無能折其衝仲子憫然授兵登陴更募武力鼎士潘侃夜縋而出微知賊處率旗與所肆尸而還賊稍卻而久雨南城崩仲子爲植還功四日訖工賊不知也爲長梯攻城仲子麾奴產子從間道抵肩燭火發機中走者三人具蘭石布渠答督戰益力諸橫海樓船別較適至賊度不可支遁去上功幕府仲子受上賞尋監州鬱林下車假行守事黑背爲崇居人狂走叫呼失次仲子矢之城墮之神一夕晏然而陸川之寇作日勤部士步騎躬修比閭什伍

明文雷

銘 晉陵

卷一 目

二十三

之法而法離次者寇突入境一鼓而殲其渠率二十許人衆囑指喙駭戒無犯鬱也大司農徵鬱丹砂仲子奏記督府曰昔葛洪南訪鮑靚靚留止羅浮實未采砂勾漏而後人踵訛襲故難未歇也不如市之辰州使督府不聽輿人徒三萬蕭然煩費無所得仲子憂之偶浚井得砂二斤工甫罷于是仲子以貢砂行而心殊厭吏事矣因自免歸仲子白髻鬚眉而豐下大冠若箕高幘若屋衣紗縠襪衣曲裾後垂交輪佩環夾帶櫪具劍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也則見以爲

綺襦絛袴之間少鮮所更而爲吏役以練習稱上有大獄輒行仲子考案半言出四輒叩頭伏罪奏當精覈爲諸郡國冠所擊搏大猾財勢絕路與督學使者殷公庭爭一博士左右日攝使退仲子持愈堅殷公卒不能難取下不鈞據微細而小物必稱任其所布五事陳五政議五便演鬱至今賴之語具集中仲子爲邑諸生爲太學生六試於有司以貴爲郎北首燕南浮淮涉湘踰五嶺西度夜郎瀝海賸頓道路數萬里隨牒守檣石之祿七載則見以爲伊優取世資若

明文雷

銘 晉陵

卷一 四

二十四

鳥獸之可參繼而服官實才二年餘其致在游覽兩都三輔岱宗闕里匡廬九嶷彭蠡洞庭方輿所稱蹟十得其半客談天台石梁之勝不告家人拏舟而去謝鬱林年方四十索無公家一錢而家故溫厚良田千畝廣舍千楹園沼臚接背山枕流得古濫觴石置泉上激而曲引罍尊款識多三代時物几案紫漆皆狸文女手他帷幕器用不移而具風雨煙月之景花樹禽魚之美置酒召客評賞嘯咏雜以彈碁格五射覆蹴鞠木黑角抵之戲佳俠兩光妙麗善舞自度

曲倚簾和之則見以爲仲子好飲酒近婦人其中未必有也而海內特達磊異之士爭委贊仲子希識面乍見卑卑罄折已而慷慨談議自六籍諸史外天官醫卜方藥伎藝之書范典道錄黃冶變化導引經仲之旨名山大川道里遠近險夷方俗纖侈戶口蕃耗土膏瘠所宜若數一二而別黑白所著書累百萬言至老不輟筆舌足浮沉天下十而又長情有思壺壺不休春容大篇造次迫之可得也其行于世者應制玄言訓藻咸知昆明勾漏舊林諸集若干卷選明詩

明文齋

集

卷一四

二十五

爲國雅圖山園爲倡和集踰五十爲知非歷若干卷楊太史皇甫司勳稱其宏富似司馬子長才情似鮑明遠又似孟襄陽韋蘇州則見以爲仲子文人內行或未醞備而渾麗朗爽不荆枳其腹先人之廬沒于豪右勞心焦思數十年而復舊物爲祠南林祀晉尚書右丞君叔而下割督亢田供伏臘事其兄提舉公白首無薑芥六戚有疾病不諱依仲子爲命里党窘者所需登來之也仲子配楊儒人有婦德母儀三子曰祖源祖河祖漢源有才名直史館源子本與仲子

同物立以爲庶子而字之小同本以下諸孫十有五
人仲子號九華又號嘯林外史其取義大歸不出丘
中銘曰之生而之死之歌于斯哭于斯之死而之生
之豐其碑緝其辭系弧蓬矢四方載馳歸來乎一丘
若夫覓氣則無不之造化何常海涸陵夷一坏乎茲
丘疇累劫而無際有涯者生無涯者知不忘以待盡
後天而奉時噫嘻

長袖而舞多錢而賈公文兼此二善

明文齋

集

卷十四

二十六

○重脩大龍興寺碑

葉向高

蓋聞聖人載起肇禎歸五岳之城帝業克昌景福叶
萬靈之貺故劍投神治上皇解佩於山靈夢繞赤蛇
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啓三河白水嘉生九
穗巍巍蕩蕩丕各成功鬱鬱葱葱獨鍾佳氣凡以天
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龍蟠茂膺乎赤紀惟降命
而亨天心乃受圖而醺神祐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握天鏡以通寶筏迴地軸而履全繩手提日月於迷
方力拔乾坤於苦海誕靈縱睿苞囊函夏之光華接

明文衡

重脩大龍

卷十四

二十七

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秀泊八紘靖謐四極和寧洞
劃石牛舍開白馬爰從中都建大龍興寺其地首諸
夏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日畿三天握籥于橫襟八
部畫圖于指掌仙臺創構佛土宏開驚華蜚翥鳳之
區虬鉢下潛龍之境引太虛於玄鍵遠蒸萬國之雲
烟盪元氣于丹楹近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詣幽贊技
殫絕羣嗜開藻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平休
哉紺宇騰靈于譙毫玄房佐社于岐豐矣迨我英
宗睿皇帝闢紫極以登三爾恢駿業孝宗敬皇帝

繼黃離而乘六丕邕鴻思瞻龍象于炎崑渙綸于
福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頓麗銀庭益念五鳳七麟
會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歲或遊覓夢于故鄉而物
力方饒周澤維渥故能起雷霆于指顧回蛇虺于騰
飛芝楣桂棟俄盈既燼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新之
象何期勝地不常劫灰再焰祇樹香沉于幻鳥率陀
影散于空花四照枝殘醉象覺藤蘿之月三華葉爛
毒蛇沈舍衛之城繇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禩則詹御
史士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後歸之大殿甫

明文衡

重脩大龍

卷十四

二十八

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又二十年而庭鞠
茂草法炮殘僧凡在顧瞻無不愴歎屬今皇之御
宇緬先德以興思祥邇姚墟銷支祁于泗水禮隆原
廟咨神鼎于淮濱慎遯守土之臣肅布康岐之政時
則有張郡守大孝從董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郡丞
馬協別駕徐應麟蔡鸞周承緒司理趙弘道咸預經
營郡丞實綜其事謀僉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年大
開覺路于明幽共唱慈風于法俗節鳩竹馬驚香闕
以披華玉縱珠纓望鸚林而布地繇是續往因于未

斷合大力于幾成虹蜺通雙殿以崢嶸八龍忽涌星
日絢重廊而隱見兩鶴齊飛鴛瓦促魚鱗增瓊垣于
下施鶴軒登雁齒敞笏室于中嚴蓋將揭慧日以耀
昏衢亦復灑法雲而清火宅爾其星幢輝于羽仗魚
梵雜以嵩呼曇雲迎劔佩以凝華鬢綠結簪纓而圖
色踰踰陽馬之曦恍趨規地曼曼風烏之咀疑接中
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惴惴肅于辟士若夫庭俯喬松
窗含遠岫瓜剖華京之浩穰蚪蹲湯沐之崇隆噴薄
陰陽之氣於重閣之年而斐斐纂遠發揮揮川岳之精
明文審 碑 重脩大龍 卷一四 三九

千方通之候而巒巒盈襟則峰標欲界之仙都天挺
明神之窟宅又若仰斗電之重華拾天花於玉雨挹
紫雲之異彩競界線于金鋪赤字第一山入微塵而
不減瑤文無盡藏銷劫石以靡窮又若瞻故里于新
豐恭承桑梓儼翠華于初地悽動松楸閱 先帝之
經營憶創守維艱之會緬仁王之啓翼追天人相與
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 高祖所爲寓神武于不
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芭 列聖所爲寄無念于昭茲
也嗚呼慶鍾長發則繼明襲嘉而兩卜之傳日永神

應遠期則重熙累洽而百神之護彌周蓋先天啓簫
默契玄扃後聖函靈陰符帝脈此諸君子所爲臨彼
岸以褰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申命于
聖神也絲斯以譚祝釐之典尚屬具文飭蠱之思猶
然末事豈與夫掇屠耆之金供伊蘭之饌恣塵尾之
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同乎哉至於妙度羣品盡出幽
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真如能事姑不論焉役舉
于萬曆三十八年歲在上章閣茂肇維初夏落以杪
秋乃作銘曰
明文審 碑 重脩大龍 卷十四 三

乾國萬簫坤軸九維靈氛蕙茝嘉社葳蕤崇因効法
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群迷驚杜斯標龍宮倣真
如驚于峭如鹿于苑花雨環縵形雲拂檻日月法燈
風雷魚梵爲我摩尼斗極皇皇爲我祇園楚甸章章
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吳維左荆汝其陽江流漫漫
淮流漫漫孤山巉巖鳳山翼翼是名淶池是名方石
度亦非航卓亦非錫蓮花寶墨貝葉龍文天與如大
佛與如尊蒸蒸法力消我劫夢彤彤法宇食我德芬
列聖有作爰清燬宅我 皇穆清默軫人厄二三力

臣式我類。盡奉宜。容謨還我赫赫神謀于新。
詎曰力。饒而麟國。積詎曰偉。觀而重國。根以歸帝。
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慈雲不飾。其然非空。其飾非。
色群力則共群心。則式神武聖慈乃見天則。

鑲心芥子之中。綴詞貝葉之上。純是天工。非關

人巧

明文舊

傳重脩大龍

卷十四

三十一

○故封都水司主事豫軒翁墓誌銘 羅 玘

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號豫軒姓都氏諱印字維明
姑蘇閬門南濠人蘇以地最天下以閬門閬門以南
濠南濠以都尉諸氏都猶以節槩傳 高廟初文信
至能當婦翁殊歟時代之生彥容作月樓濠上顯名
當時得尉氏妻之人謂連綿呼兆當有奇胤翁生異
質天成目數行俱下十二三能賦詩鼓琴日陪諸老
宿杖屨爲適長遂酣飲超越大異度非支離陸沉莫
救敗然苦蘇故吳會易聲張曰吾以淺示之乃挾易

明文舊

銘故封都水

卷十四

三十二

踪跡甚奇

視學齋
青何如

詩禮三經從鄉業舉子者游幸一不利卽諉曰難如
是棄去去就里壘集群蒙訓聲律高門大姓爭招致
悔曰是謂畏影而逃日中可乎又謝去以醫浮湛閭
里武少露苾頴已病如掇萌然旬日喧騰神之詭曰
古方偶中耳陰自擲餌劑手掉晉曰乃幾敗吾事遇
爲道士說者過境喜乃便旋與周游講說服食封炁
支吾歲年至子穆登進士都水貽封乞南得武庫便
養欣然來就日吾今脫蘇吾知免矣居二年以正德
三年六月十八日卒配姚氏繼朱氏俱贈安人穆穗

其子元翁次翁其孫祖齡其曾孫女二人谷源茹詰其壻卒之日穆當考先入闕也穆歸諷十二月伏楚縣薦福山泣謂玘曰子知吾翁吾翁須子銘於乎玘忍辭知翁哉昔頻道吳下人言翁居室極與突隣竝婚媾無一飯過途乞貸泉布日湧出至落莫不悔穆既用世差變易終以弗致愠之其泓涵森障室牢密及間爲簡隸晷畫暨諸小藝臻妍逞妙蓋滲溜滴瀝有不能盡秘者若占凡前知則又自負神數也是夏五月戊午晨與卦之遇損之際占曰立土頽淵

明文齋

銘故封都水

卷一四

三十三

三年曠其田二女號轅鬼車其前赤舌下然厥載用顛擲地呼穗曰吾其已矣乎其速以吾木來六月大暑灼地不可耐得寢疾昏弗辨物藥食咽入慄然已卯日中忽作坐無苦也呼蜜孫以蜜進呼荅孫以荅進咽之如是不火食者七日甲申僕自蘇來入報木至遂呼具盤盤具入浴浴畢喜曰快哉吾其蟬蛻已目遂瞑豈道家者所謂蟬殼解者與所著三餘贅筆衛生家寶存于家銘曰

彼有風襍其憂憂藏此有潛伏其憂憂章亦各其志

君子考成卒謂藏之者藏

超軼不群

明文齋

銘故封都水

卷一四

三十四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公繼

盛墓志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公者今 皇帝御極邁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 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雜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明文審 墓銘 兵部武選 卷一四 三十五

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夷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

諡忠愍

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 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蠅蛇胆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胆或謂公弗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

明文審

墓銘 兵部武選

卷一四

三十六

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憚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

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矜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駁○憊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明文需

墓銘 兵部武選

卷一四

三十七

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耶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

倡諸紳鄉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遠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于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從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其皆張安人出昔歲甲○明文需

墓銘 兵部武選

卷一四

三十八

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于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月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廢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就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鴻文卓筆可以慰忠魂于地下

明文齋

墓銘 兵部武選

卷一四

三十九

○明故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合墓誌銘

李夢陽

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既卒之四年是爲止德甲戌而其子貢復按察副使提學於河南而奉其母董孺人者來居無何董孺人卒於是邊子仰天大慟絕而蘇曰吁天天乃使母不見貢舉子邪已而曰天天使章上而弗予過也而母胡死於客所已而邊子果舉一子而憤母之不及其子見也則益復大慟絕而蘇曰吁天天乃獨不使母百日延邪乃又靡使貢子

明文齋

銘 明故奉訓

卷一四

四十

舉而及母存於是抱其子告之母名邊羽云邊子奉其母喪還將合之奉訓公墓而詣李子再拜請曰於乎微子孰志微子孰銘於是李子再拜而受之曰於乎無邊氏人其謂予文諛文曰邊氏者故淮陰人也曰朝用者元末避亂走歷城而贅歷城王家稱王朝用朝用生王一城一城生王文質文質有二子長曰安次曰寧寧生而異稍長颺言曰我邊氏也呼我邊寧曰大邊氏必我後其官果至應天府治中乃治中罔金蓄書也輒倍金獲之久之書爲起萬卷樓謂人

曰吾子孫必有以文興者治中生邊節邊節者奉訓
公也字時中號介菴奉訓公生而更與英特卽六七
歲時見者業識其非常兒云董傑者歷城豪也故善
治中及見治中郎異則益敬治中思與婚一日治中
大治酒會有董公邊郎立側傍董公董公抱之起坐
膝上曰呼我舅邊郎應聲曰舅我呼汝甥邊郎應聲
曰甥如是者三董公顧治中大笑滿堂皆笑於是客
盡起觴兩公賀而交其襟割之盟兩公復笑客各復
笑醉乃罷散去奉訓公年二十董公女歸會治中
明文齋 錄 明故奉訓 卷十四 四十一

曰胡不稍寬之吏曰脫則挈家亡矣邊公慨然嘆曰
呼未孚而責之暴未期而逆其亡茲豈父母之道哉
於是與四期而釋之使歸已而四果如期至如是者
三年代州大治會中官瑾用事天下以賂行公執古
獨不以賂行而忤中謁者已又與御史者初也坐是
免官歸人有咎公執者聞之董儒人董儒人大驚而
密解邊公曰斯時何時渠謂歸不官若耶于是日治
具佐邊公與鄉人醉遊客至則瞿瞿手是辦具然尚
惴惴懼不當邊意而邊亦每加禮於儒人呼曰儒人
明文齋 錄 明故奉訓 卷十四 四十二

厭金求焉治中母萬太君者叱止之曰新婦賢不愈
獲金乎于是各新婦金而明年奉訓公爲學官子弟
爲學官子弟人謂必立取第顧久不第第也乃會試
又不第於是可立第者久不第或竟不第也必曰邊
時中邊時中云邊公坎圻者復二十年始有代州之
命而州故稱多豪家罔時役公至州則偏召其長老
而集之廷語之曰若民也奈何弗役於是布誠申約
陳說分義言意懇怛諸長老無不感動泣下者自是
無敢弗役公檢獄簿囚夥以問吏吏曰此逋租者爾

儒人而其子貢則泣涕告我曰儒人事萬太君敬如
其夫事王宜人如事萬太君王宜人者治中妻也茲
亦其天性云貢又曰儒人儉檢不理於綺華往受封
也有命服矣拜封不復服有時貢請服儒人笑曰儒
人卑階耳俟汝大封我則服之此雖其細小然巨者
可推矣邊公卒之年爲正德辛未六月乙未距其生
景泰庚午四月巳卯得年六十二儒人卒於正德丁
丑閏十二月壬申距其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得年
六十五初治中以子孤也取王宜人弟之子城子之

孺人卽弟城猶弟也城有婦孺人卽又弟城婦猶弟也治中歿也城求去城有私畜孺人知之竟不發亦不以語邊公後孺人病且死會城婦自歷城來匍匐於終事孺人生二男子長貢也始官博士孺人封貢爲給事終其父母歷城太常丞其父母在代州荊州府父卒歷城次日賦天無子一女子曰劉嫁而寡孺亦天貢取柴氏繼胡氏妾馮氏生羽者賦取趙氏邊子謂李子曰貢以母卒之明年月日合母於奉訓公墓墓在祖墓之次祖墓在歷城東二里地曰蓮渠墓

明文審

第 明故奉訓

卷一四

四十三

皆枕離而趾坎銘曰

謂天無知治中肇之允茲蹈茲謂天有知代州則屋華隕輝湧懷貞遽畢故材有衆隕苞貴時達碩果之延祺至如掇孺人乃夢垂榴園如生我所覩歿匪罔愉厥園有楊修肝實良五世爰利二覓爰是

紀事之文以疎落爲第一北地獨擅其勝

○○ 梅山先生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于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日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弔焉門有懸紙總誰在堂演也辯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弱字以忠歛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

明文審

墓銘 梅山先生

卷十四

四十四

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爲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脩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丐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

動 發 月 狀

耶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
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
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
亦大笑和歌。醉懼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
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于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
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權。於是多邀
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瘡。李子往候
之。梅山起牀坐曰。彌瘡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
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

明文齋

墓銘 梅山先生

卷十四

四十五

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
抱兩週知數日。攜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
膝上爲我開鬢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
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
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
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
輝絳玉。朵朵艷丹霞。愛爾眞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
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
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

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鵠佗至今存可也。
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號棠樾鮑氏。
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
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思齊。珍號清
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江氏。
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化
甲午某月日。踰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親還
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
葬某山之北。銘曰。

明文齋

墓銘 梅山先生

卷十四

四十六

崎嶇嶺巖。人謂非險。淵洞瀕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
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鮑子胡不。汝悲胡不。
汝思。

悽愴流連如柳線。春風過者攀條而不忍別。

○○○封宜人左氏墓誌銘

李夢陽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永新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爲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幼婚約成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約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

明文齋

銘封宜人

卷十四

四十七

曰夫非李教授兒耶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爲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于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 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 勅命壬戌李子權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

翠翹揚被曳裾見焉其行于于也暫而頤頤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何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勸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 皇帝上 兩宮尊號左氏進封

宜人給 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爲正德元

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

官劉瑾等瑾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驀逐李子奪

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巳左氏

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

月七書

銘封宜人

卷十四

四十八

提學是年左氏有孫矣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沂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洞渦中舟突崖石時時嚮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于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徙于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沂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日子不心大梁非患水耶夫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穎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

語語慘
痛如泣
如訴

悟於是挈左氏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
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往莫左氏烹牲
腸腸自園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襟在
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于是賦結腸之篇
李子哭與人曰妻亾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
李子曰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
賓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
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
鼓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鳴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
明文書 銘 封宜人 卷十四 四十九
矣妻在內無嘻嗔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內嘻
嗔矣予往不議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
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
人往予有古今之愾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
言者故曰妻亾而予然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
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栢榔負坎抱離
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
裏右嵩前賴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
卦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

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官汝藏汝風亦既考終汝曰弗約而修伸妍而
短屈惟屈與伸山人匪人釋而思之我心如焚迺竟
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
斯丘

尋常寄寓點次悉韻寫至觸目淒涼處雖非兒
女情深能不魂傷魄動

明文書 銘 封宜人 卷十四 五十

○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志

李夢陽

信陽何景明爲中書舍人無何卽致仕歸歸途年喪其父已又喪母將葬舛來乞銘予拔涕曰余始與景明友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徙信陽高皇帝過信陽樹二旗令曰爲我軍立紅旗下爲民白旗下于是太山卽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用丁需墓志封徵仕郎卷十四五十一

有執持
以不轉

見作

南乃卽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悲曰今關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奈何若是矣乃入言于吳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難可遂得萬石乃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卽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于是有名河南然顧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懼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御史劄屬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職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劄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爲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監貢御番武官及禽巨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焉何公爲人大段厲義氣不欲齟齬與世浮沉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時按察使陳選見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歎慕之曰陳按察真男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至縣簿尉以下皆徒走奉輿馬行輒數

十里何公于是仰天竊歎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即棄官歸然貧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西溪上卽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卽無小大咸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人卽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卽前盧翁女盧翁有異術嘗以策于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于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死乃力

明文齋

墓志

封贈什郎

卷一四

五十一

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景賜舉人而李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爲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氏與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墓其高姿閑視處不減周僕射精神足隱數人

明文齋卷之十五

武林劉士麟石父評選

○直隸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公墓誌

銘

趙貞吉

李君諱方至字如川家富順縣鰲溪之曲遂自號小鰲子上世有曰李溥德者自湖廣公安縣來遷子志聰孫繼宗皆以曾孫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侍郎本之子文昌以廕補郡照磨而文昌之子諱鳳登進士第爲御史陞陝西副使鳳生君君生翰林修撰長春

明文齋

原籍 趙州知州

卷一五

于是溥德下八葉皆簪紱而李氏大於富順矣本官終資善大夫南禮部尚書事載縣志憲副在臺中久與考察庶官有聲稱人忘之不得爲省寺隨例出補補副使未久思釋去君於時待試南宮矣事憲副與嚴儒人甚適其意慕白沙之學無從問之游太學知湛先生陳氏之巨子遂師事焉久若有得也一日晚請於憲副公曰兒欲卒業此學請罷去舉業以成專一憲副公誓之曰吾不見汝進士日不瞑也毋再妄語君乃待試如初君與吾弟仲通同舉相與講學甚

君在國史必請此

明文齋

原籍 趙州知州

卷一五

淡借計必同予在史館至必主予君美眉目髯鬚英秀望知爲出群人也仲通嘗謂予曰我與李君同行事巨細必經君手予忘爲旅也然終數千里路未見其此一僕終日談笑詠意閑曠而事無不集觀其才度任重之器也最後借計乃庚戌歲正月與仲通宿天壇院中予訪問之雪夜月暉酣酒高歌忽謂予曰今制二甲進士不得爲科道豈文使然歟郎署官不得論劾豈才使然歟君爲國史何不奏改其不便予戲謂之曰子今年試進士請卑之勿高論卽得入三等行取臺諫風聞言事快其意亦甚易易鳥用改制爲哉共撫掌大笑二月果中選入三甲聞嚴儒人計去免喪授工部主事主事修京師外城躬版築率軍卒以勤聞樵杭稅值島倭亂商不至君計招綏完官課以廉聞事竣省親曲事其志以孝聞于是擢本司郎中薦加從三品休奉勅理漕事駐高郵是歲海汎夷舸甚巨且夥環郵城顧掠不去旦夕城欲破君登陴誓士以死守矢石薄城上公屹立勿動夜購死士哈說夷長潛聽撤近城民舍賊不得上氣沮漸

解去是役也。淮海之間，稱忠勇矣。夫君自和鮮，哺怡割親愛而來一敵，臨則棄身而不顧，何其壯哉！傳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此君之所以爲孝也。乎當是時，吏部知李郎中之才也。科道知李郎中任也。縉紳游談知李郎中奇也。俄而大工起，以李郎中爲江浙徽三省採辦，使用其才，其任其奇耳。郎中曰：郡縣疇昔輕部官，今不新其耳目，恐未易驅策。乃劾論採木官最怠玩者。天子方倚郎中得巨木，見奏喜其能逮捕怠者，答治於是。江淮大木，湊然至矣。君抗疏之力也。然而吏部遂薄君以爲露已長矣。科道遂怒君以爲奪已權矣。縉紳游談間亦有惑於浮議以君爲已甚矣。此何謂哉？君事竣復命而南，論章至，上不直之。君亦上章辨焉。畧曰：臣採木之使也，臣所劾採木之有司也。使臣不得木罪當死，有司採木怠使臣職當劾與科道何與？而謂奪其權乎？夫使臣劾一慢令有司，天子怒而逮治之，威震山嶽，大木以集此。天子鼓舞一世之權也。科道官以爲奪已之權，其權安在？誰奪之乎？臣聞人臣先國家之急而後其私交。

集 趙州知州

卷一五

三

又收又起

若臣之苦心，勉從王事，祇圖集事，不恤人怨，宜爲體國奉公者。憐惜而培養之，彼輩顧謂可殺可惡，不逐之不已也。則其心事之涼於主上而薄於公家，亦可睹矣。臣請自劾罷歸田畝，以息諸臣之怒而避其鋒。惟陛下憐而賜許之。上慰留之。於是郎署生氣以爲李君烈丈夫哉。然吏部不喜也。故久不調，乃以外貶歸。數月以郎中爲趙州知州。云夫郎中稱任使，九重所知名也。顧八年倚署而不遷，偶爲科道所怒，則一麾出守而恐後非臣義之大外也哉。論世者恬不知怪，斯三綱九法無與任之者耳。君赴知州事，越八月聞妻朱宜人卒於家，遂自免罷歸。鑿舍後洞居，以習靜。君體肥，誤爲洞濕，傷遂病，久益痿，忽辭藥，嘆曰：本無有生，烏用惜死？吾病必不起。急呼兄春來與之訣。長春時讀書中秘。上以予與殷尚書教之，共目其西歸。洎旬而君卒。已巳年閏六月望日壽六十一歲。明年予亦謝事春尚在哀中，春以書奉甘憲副狀至曰：先子墓門石待吾師之文。吾師知先子之深狀未備者，幸收錄之。噫，狀備矣，予識其大者耳。

集 趙州知州

卷十五

四

狀稱公性度清澹器宇凝靜鱗甲中歛鋒稜外削葆
植祇檢初終罔貳孝豫中憲則五十而慕忠祇簡
書則百折不回展修公安之塚水木敦也收卹從祖
之孤蒸嘗緝也群四乳之弟而齊體之無我嫡也較
六均之宅而損益之無我饒也又能嫻睦族鄰推解
靡違交遊待以舉火者無筭其自奉則不厭藜糗居
常葛巾野服惟新皇建儲恩階朝列大夫僅一再
曳金緋隨詩之曰無炫山人裝也噫君以孝靜稱此
孝靜之稱所優爲也又稱公治趙州曰趙當畿輔孔
明文書 墓銘 趙州知州 卷十五 五
道、鬼、瑣、繁、劇、萬、之、他、郡、公、風、刮、訟、獄、水、決、簿、書、雷、厲、
豪、黠、電、掣、奸、慝、老、吏、畏、懼、失、俛、仰、民、欣、欣、有、古、良、稱、
鄰、壤、質、成、者、爭、戴、爲、青、天、矣、郡、有、大、石、橋、藥、稅、歲、計、
千、餘、緡、往、充、私、橐、弗、麗、守、藏、也、公、曰、叵、哉、今、民、苦、誅、
求、獄、國、驛、置、外、更、滋、以、里、甲、供、億、不、貲、奈、何、弗、捐、以、
藥、抵、乎、乃、檄、當、塗、著、爲、令、日、惟、需、郡、井、汲、雖、束、薪、枊、
蔬、必、俸、易、納、匱、以、進、官、庖、冲、泊、如、田、家、居、噫、君、以、才、
廉、稱、此、才、廉、之、及、所、優、爲、也、嗟、嗟、以、予、論、君、才、情、志、
意、使、充、其、量、則、賈、太、傅、范、希、文、之、流、亞、哉、惜、君、時、命、

不逢未能極其恢廓耳夫春也甚文有大志其終能
酬其先人無情之業乎春有弟属春與其妹一人嫁
甘維梁皆同生母王氏也王母乃朱宜人擇聘事贅
公以延其嗣宜人生一女耳嫁杜漸宜人極慈愛長
春長春不知爲王出贅公重之故聞宜人沒而罷其
官茲同穴云銘曰鰲山青青鰲水平中有烈士千年
墳嗚呼南堙之氣不滅名誰其引之在後昆

玩其開闢起伏巖巖然井井然是大有間架文

字

明文書

墓銘 趙州知州

卷十五

六

○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人

楊慎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碧蒼穎發駒齒千里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傲兩都齊英軌糟粕漉醇醪菁華汰批滓深湛汲古壯堅利劇往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藹鴻蜚垂其與狼跋以奄尾與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汜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濂水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芡苴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闔胡視其寢齋志竟已矣刺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鸚鵡脂孔雀脯

明文奇

集銘 李解元

卷十五

七

○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茅坤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寃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之權歸於執明文奇 墓銘 徐御史 卷十五 八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爲滄溟河湜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旣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開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卽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者然頗竊時譽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卽又前說之曰某之能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

如其面

文亦有
挽之
力

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母通甚其忌而分故
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願解唯公指畫間有
不得卽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侍而
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于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
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爲職其
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損之矣其按資
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
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
蓋蹇諤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
明文書 墓銘 會都御史 卷十五 九

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
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
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
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
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騰黃然公亦以能爲
世所嚮嚮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
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
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
田事矣蓋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

遷公不就卽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
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肅俯而臨流
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蟋蟀時鳴
也檻蟋蟀之善聞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
則攜金冶樽壘上下山池間露零星稀未歇也士大
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有溺於
酒溺於奕溺於丹砂冶化至死不解然要之彼或中
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
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
明文書 墓銘 會都御史 卷十五 十

無乃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忠而遂以聲伎躋躡自溺
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躍
否則蟄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
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騶而匹昔人猶悲其志
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欬歔流涕也乎按
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
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
某號愛山卽公父也鵬以來以貴甲郡中又能手詩
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

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
某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勲司員外郎
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
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治並以
材行聞於世予故與公之兄弟爲綰帶交而公尤深
方公之爲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
調爲司勲公雖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
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并城公者公笑曰吾
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僚

明文

墓銘 金都御史

卷十五 士

偶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
題其墓以復於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
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某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轍異徵夢日墜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
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惟公之生嵒巖非常
童髫拔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
遂傾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
獄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詮曹
明揚攸職舉濟振滯抑讒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

肘腋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舉望四馳
媚亦及身會虜人犯燧局 帝閱校士徵兵雜選魚
鱗公以納言徙爲右丞 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
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 姬口朋與公既左遷解組
拂衣翱翔埃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
高翔矯矯靡使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蠡比迹
留侯睥睨一世恥屈貴遊買山種花穿池引流名歌
選趙艷舞徵齊檻垂而闢負者携壺枕星席月鳴葭
揚絲客或勸仕羞以文張病既彌留執手引訣公歔
明文

墓銘 金都御史

卷一五

十二

子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天地
一噓

寫其詮曹時一段調停苦心筆舌互用通體亦
杰爽無礙礙容

自述其
別中風
兩鳴所
變置風

○○ 高君墓誌銘

徐 潤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鐔師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誦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買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于是自家至月不爲焉 墓銘 高君

卷十五 十三

燕齊數千里皆知高額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設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于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于義時召客把頰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然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睜睜若果核意以酬舊述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歷來取

寫得來

金耶櫛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

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事人怪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夕而歛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諸子來告曰日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扶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日君志也予亦遂涕以銘銘曰馳雪塞哭霜臣櫛狸睛眇舛緇過我之日今風伐木

明文粹 墓銘 高君

卷十五 十四

樸兮楸爾兮孰

跌宕多風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雖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挺詆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爲侍，臥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則文翁墓誌汪次公合葬墓誌

乃籍公爲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于賈而証之法，賈皆亾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奈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欽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以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卽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

入生辰

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勒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八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子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既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則文翁墓誌汪次公合葬墓誌

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黃氏俱未有子，有爲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昇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爲執輿。」吳某所覆丈夫子什與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祐矣。」又爲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昇吾孫使先一月舉之。」

公所請者昇騰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長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葦髮鑰如諸母爲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肩鑰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偏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口道某邑諸生封君卜

明人壽

墓銘

汪次公合葬

卷十五

十七

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附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即同列才力相君乃所至爲鹽筴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詣吏玩孰甚焉太守救之不恤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邪至共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爲銘

銘曰
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興之見取于子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筆致蔚蒼而嗟吁之骨更森森欲搏

明人壽

墓銘

汪次公合葬

卷十五

十八

○○明孟宜人墓誌銘

李榮龍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乃宜人力貧支德甘茶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櫟機時耶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問索殿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懷果飴啖汝何啼也且勞且飴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易不

明文齋

銘明孟宜人

卷十五

十九

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筐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間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爲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淚下出語人曰安有人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然爲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爲隣媪遺也其所曲事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爲諸生不能具衿鞞率宜人染緝疏繡成之不辨其非衣帛而曳革也殿卿守趙州有裝橐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其家金用爲壽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于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臯

余實在邢州屬郡推官李君聽其獄廩廩於宜人矣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爲若朝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寘之而逸者珠珥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爲有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筭衡量焉

明文齋

銘明孟宜人

卷一五

十一

太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教諸婢妾不絕卽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卽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輞孫女朝周末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

洗餘
未可作
更所

谷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
朝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月
日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
知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夫
自健之譽實近于悍奈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自健
也夫力貧支德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
宜人信自健困于捐篚翦結而不變于裝索千金即
不變于裝索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筭百不失一
宜人信自健憚于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
明文翁 銘 明孟宜人 卷十五 三十一
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
尊所而厄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于甥於
髡髦而脫然無疑于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
章而譽近于悍又奈里閭何殿卿自狀宜人振腕于
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絕于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
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
土千金叱裝橐惟恐其污已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
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
語曰弓彊于彌衣韜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

爲銘銘曰欲婦視圖視其夫欲妻視乎視其夫大誼
用章此焉攸藏

因于斧斤之工箭其文采之好景象繁而在目

明文翁

銘 明孟宜人

卷十五

三十二

爲銘銘曰欲婦視圖視其夫欲妻視乎視其夫大誼
用章此焉攸藏

○○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沈

公墓志銘

王世貞

當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
繇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選業
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
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
何虜闢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
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謾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
卽解圍不者歲一耗而郭時華亭公領太宗伯要諸
明文霄 墓銘 錦衣衛 卷一 五

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郡
臣計卽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
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
以爲天下御奉天門出內帑餉士驛言者旌功臣
虜固當自退而簡討毛先生起噤噤言吾姑寬虜以
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
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
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
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

身男子

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
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
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
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
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
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
事臣迫誅益入賄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
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
而歎曰詩不云乎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
明文霄 墓銘 錦衣衛 卷一 五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
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
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
計請儻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無所異同宜從坐詔
以公廿歲諱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
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
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
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
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

生則射
之見何
能不疑

咸大喜助薪榮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懸爭爲公晉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晉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還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慘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詣之前大帥志既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

印文符 皇銘 錦衣制

卷一五

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鑑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

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筴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與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予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悞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

明文符

皇銘 錦衣制

卷一五

之相嵩敗世蕃砣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贈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儷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

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
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
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
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
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
民矣陸公爲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公旣諭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飢者收百
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相與爲祠生祀公公於
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半慙憤激之

明文書

墓銘 錦衣衛

卷十五

三

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
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
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
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于徐有丈夫子四長卽襄次
衰次襄卽死于公難者也最少子表以釋免襄旣白
報公仇推太學思表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
復之吳與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
矣銘曰

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

神燦燦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
死矣

獵獵寒霜之筆每讀一過最解怒張

明文書

墓銘 錦衣衛

卷十五

三

○ 少溪袁公墓誌銘

袁宏道

叔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
母別七歲失冢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弱好弄挾
瓦注走里閉酒後耳熱出所照雀炙之遍啖諸年少
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
政而公嬉狹如故性癖馬廐中皆良駒懸高貨不肯
售不致遠但日馳湖莽間風聲霧鬣望若龍種觀其
蹴踏嚙春驕嘶鼻語以為快未幾鳴輒起櫛沐衣冠
而立庭中命藏獲牽駒出燃松而照之視其饑飽芻
明○文○籍○ 銘○ 少溪袁公 卷十五 二十九
抹而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為人魁碩
長悍壯飲食日攜挾畧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
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
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
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塋鳳山
之原分丘姑之麓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
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搦管獻而為之銘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荆之
嗜黔枝

武子馬癖所沾筆端

明文籍

銘 少溪袁公

卷十五

三十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鍾惺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續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絕爲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

明文憲

銘魏長公

卷十五

二十一

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讎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於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爲魏長公太易墓誌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應封文林郎廌生某以

進士爲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微西安公固奇之掌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傳目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义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日富以文鳴世一時承響傳寫而君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否未有聞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

明文憲

銘魏長公

卷十五

二十二

矣而君尙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大史敬承西安公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玉社工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脅以衆怒爲危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

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皆高等
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益訕
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郡試同舍
乃得與君論詩詩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
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
盡且祧稍能自出語輒詫其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
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曆前語多
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
詩君絕歎以爲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
卯文書 銘 魏長公 卷十五 三十三

卯君辟應楚鄉試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
君秀麗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
格嚴其於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
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於長慶
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釋爲老用險爲穩用
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
太易亦自厭今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
霸治之聊以矯俗玩世迥其壘塊之氣橫佚之才真
率蕭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易世自

覲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
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
忽太易得癘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
勸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
應試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
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
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愛之甚余乃手削牘奏記主
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
言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吟悲憤淒涼嬉笑痛哭共
卯文書 銘 魏長公 卷一五 三十四

面而呈同口而出嗽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
敢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
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少負絕才絕
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挑達輕
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已亥
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
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異二弟過於父師羣居獨
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
余度前口語語事或自招屢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

平生取子廉無雜交雅重識檢子見太易手定稿本
人間酬贈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
而太易有重名足以林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
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
能不借其名者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慕太易
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
午娶於譚即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
絲子結譚君即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己亥娶於田
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
明文霽 銘 魏長公 卷一五 三十五

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
其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爲天假太易年其所失職
於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
獨開即所得志於詩者不能遽有加于三十四年以
前而得壹意爲詩差獨富開即享詩福富即專詩名
是區區者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嗇哉鍾子曰天生
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泰將章邯書歷數
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
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

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
輕薄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修潔作人
之實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
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
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其年月日葬太
易某所附兩婦間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
長公太易墓誌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
字似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
題實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爲
明文霽 銘 魏長公 卷十五 三十六

今稱云銘曰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女有以自
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予手後
子存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
之志烏知夫誰手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
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清光曉晝而磊砢突兀之况呼之欲出

○ 孫少卿墓表

崔 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漢陽中間道也都御史藍
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壘、毅、
而、多、知、可、使、遂、檄、順、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
下、令、順、耻、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
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
盜、幸、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
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易、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
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几、曰、敢
言、亡、者、如、几、乃、盡、出、城、中、弓、矢、刀、令、士、賈、輿、隸、人、持
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墮、披、之、障、矢、小、甲、總
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
爾、守、南、城、曰、薄、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
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
火、爾、室、傷、爾、畜、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
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
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
為、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

明文書

墓表 孫少卿

卷十五

三十七

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

賊、眾、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

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

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縛、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

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

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

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

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

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少、卿、賜、祭

明文書

墓表 孫少卿

卷十五

三十八

蔭、子、紹、卿、為、國、子、生、於、呼、順、非、宿、憾、君、惟、耻、其、無、能

語、曰、使、心、慄、于、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

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

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割、盜、寇、中

城、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于、謀

武、臣、短、于、勇、長、吏、習、于、奔、初、棗、強、陷、民、于、城、下、得、尸

肘、繫、縣、印、知、為、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

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

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

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于素。節堅於危。而安與丈夫哉。扶風君字延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人。少舉于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瑤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卿具衣冠招魂葬于代州東門外。

勝陽之血長山之舌凜凜猶有生氣

明文書

墓表 孫少卿

卷十五

三十九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議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于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于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于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

明文書

墓表 張毅齋

卷十五

四十

千道百
折幸歸
雄神

權璫王振實倡親往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猶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大羊梅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絏御街歷奉車駕還都響鈴不爽節

明文書 墓表 張發壽 卷十五 四十一

之大幸也嗟夫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諄于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遠諫廢卜之怨且快于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勉職業守密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于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於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

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雱辛寅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于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嫌其期于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于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慎中始從公之族孫節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欷歔慨歎思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在已不得左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于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歛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鬢齒化為朔郵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鵲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浩

明文書 墓表 張發壽 卷十五 四十二

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栖舊里。附衣冠之
紫莊。而常邀遊于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于全
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葛施石而孤
兔穴。室牧豎。樵子頑。僧不靈。將有箕踞踣跳于其上
而。晚草木以爲薪。慙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卓
獨其家。孫子之憾。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于其
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冤氣。既常栖遊于茲。阡土題
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阨。石泐
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
明文齋 墓表 張敬齋 卷十五 四十三

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
之域。又當絕去。城廓在遠。墟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
四方之遊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
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
之者之罪也。至于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路。或不幸
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餌訪古之士。或得之于蒙
蒼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
而一旦震耀。誼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
終以不沒于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于是爲

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于
其墓。

筆湧江山氣。文驕風雨神。先生文無不雷轟。
電掣。而此更如長虹亘天。無遠不覩。文章大觀。
應推第一手。

明文齋

墓表 張敬齋

卷十五

四十四

○○ 劉處士墓表

李攀龍

處士名紹基其先崇陽之南谷人五世曰榮四者始
以命宜春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
文生宜黃生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
皆用貴爲縣功曹處士日趨縣諸兄裝齋之矣嘗爲
伯護家官遊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
謂紹基廉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
越境盡也卽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
處士嘗侍疾于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
明文齋 表 劉處士

卷十五 四十五

患苦盛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
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截玄猿啖之
病旋已也崇陽故無猿乃處士走索猿自禱三日不
得猿到膚進矣卽三日得猿南谷去縣可十里所處
士嘗夜爲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卽馮河水且減頂
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率用濟河矣母李且衰恃
粥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
數見愈益鮮使母嗜食不爲愛見所不恤久思見爲
也處士爲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竊籍其

筆端錯如親田家集

明文齋 表 劉處士

卷十五 四十六

名以行某欲獲其隣善田卽許爲隣人券而行錢處
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佛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
爲卽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胼胝闢草萊
且溉且糞沾沾曰旣安拓之不餘精力積勞至膏沃
旅亞痔錢鎬計候出佩載如超仕宦所翹首望納稼
期不啻欲堰苗起婦子時時行儘田畔往來見土壞
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膚俛有拾仰有取自祿
世世勿離農畝也一旦挾爲券數其齒責收之富令
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姬某亦有田十畝所屬
亦欲辟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姬也無取也
乃姬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堪
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肘後耳蓋自食伎術
行道間千里傳幣實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毋生子紹
女爲程伯驥妻紹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爲卽復與
同舍比部中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毋論與里
閭浮沉卽能趨人之急而脫于阨苦排難解紛各厭
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匹婦賂遺不忍以其身爲溝
壑恐彼以我爲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于父母

孰愉快哉

既非機林又非淡柱間中着意空中着色是爲

袖品

明文齋

表劉處士

卷十五

四十七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

王世貞

公實爲諸生卽名能歌詩領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卽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潯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譽籍籍明文齋墓表明承直郎卷十五四十八其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廢我哉竟去弗顧至潯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卽自古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旣歸乃杜門皮圖史丹青發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器器然不屈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任客鄉里執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劍珎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

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于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嘗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徒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腴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筆弗受藩庭卉竹木弗

明文篇

墓表 明承直師

卷十五 四十九

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游間過飯一肉不能再筵既復過具鮮菜不能肉以爲恒青衫杏拖其當繡處時嚙殘則縵以絲襪之而問其家世故嘗貴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飲酒事太夫人篤志夔夔齋慄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飯飯弗甘也又春飭子言行不寢然諾取予一介不苟

自吾黨之上于詩不乏而其爲人無工于公實者公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千年也子而年疇能跡子武乃又點然而嘆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爲驗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又十五年而余尚在顧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之請而爲之表其墓曰明珠珊瑚若然夜光粵之南在在藏而孰與夫公實之骨之藏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其爲南臺察以諫稱太夫

墓表 明承直師

卷十五 五十

人某氏娶于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風神雋秀點化事實處如空中鳥跡水底魚鱗絕無沾滯

汪禹父徵君墓表

屠隆

嗟乎世何可無號文修行淹雅玄寂寥朗士哉大官、
擁牙、蠶盛、駟從、以驕里、開貴介、矜羅綺、遊冶宜其、汰、
盈、烏石、豐殖、阿堵、聘、錐刀、而自附於身名俱泰、彼、
且士、直措、大童、烏、老、白、書中、老蠹、魚、假、令、腹、骨、千、秋、
不、當、一、飽、是、絳、灌、嫉、賈、傅、程、卓、之、所、為、易、長、卿、也、姑、
無、論、其、他、即、如、四、座、壺、杳、豪、塵、並、陳、文、學、好、修、士、嫺、
嫺、弄、玉、屑、而、出、之、而、莽、不、識、丁、者、口、噤、目、張、亡、所、訓、
會、握、如、椽、不、律、吐、鴻、鵠、揚、菁、華、上、光、廟、時、下、擊、方、輿、
明、天、新、
墓表 汪禹父

卷十五

懸書國門藏艸名山此將屬之寒儻乎將屬之市上、
豪乎彼以儉面推顏而淋漓膏馥此以靈心俾手而、
挹、對、清、芬、我、知、其、亡、當、也、新、都、榮、三、事、貴、素、封、而、號、
文、修、行、者、選、選、不、少、乃、稱、文、必、丘、汲、而、下、稱、詩、必、黃、
初、而、下、稱、書、必、蔡、章、而、下、則、新、都、實、翔、闕、于、兩、汪、先、
生、云、兩、汪、先、生、者、在、歛、為、伯、玉、司、馬、在、休、為、禹、父、徵、
君、禹、父、諱、淮、士、林、稱、為、羅、山、先、生、始、遷、自、婺、父、為、萬、
戶、公、文、璽、初、未、有、子、家、饒、于、貲、公、有、陰、德、兩、羽、衣、道、
士、見、夢、曰、若、樹、德、廣、矣、我、兩、人、請、依、若、家、以、報、而、公、

之側室馬少君連舉伯子浙及禹父禹父生而韶秀

年甫及舞象于書無所不窺下筆千萬言輒傾其儔、
輩補邑弟子員以廩餼通籍太學禹父雖從博士家、
而顧獨大肆其力于稊壇駢雅業其後連蹇有司而、
詩若古文辭日益道上新都自嘉隆以來司馬公執、
中原牛耳盟二三薦紳鄉老各建一麾而禹父實挺、
蓬弧先登此其比于司馬所謂將左右軍不在偏師、
行列乃司馬懸諸日月而禹父未大炳烺其名位豈、
也以今讀禹父詩為古體蒼然為近體鋤然光采奕、
奕然風骨泠泠然法無不比律無不中神無不傳情、
無不充而摠之歸于沉鬱朗暢抑頓清饒夫近代作、
者如雲大都有遐心而無全力有猛氣而無深中朝、
而吾伊暮號都市甫學掇管輅領宗工肌理粗具神、
精索如且倣倪羣輩人人大將一旦久而論定為大、
力者所驅除悉掃為飛烟冷風耳當飛烟冷風時裏、
金剛摧嵬而獨立非禹父之詩而誰禹父又修名砥、
行踔厲矜莊弱冠結客喪其先萬戶貲盡人以爲言、
禹父手一編曰此吾產也富人子貲頓而詩黔吾貲

月文書 墓表 汪禹父

卷十五

可以
矣

黔而詩頓若曹奉千金易吾胸中五七言不子也

穆廟初年有 詔徵郡國賢良縣推擇禹父禹父上
書力辭不就會其事亦終寢人方禹父秦系孟襄陽
矣禹父配程爲名臣襄毅公曾孫女賢而與禹父同
德如於陵鹿門生子懋孝側室程氏生子懋學懋功
金氏生懋德女三人孫男五人景堯景舜景文景昌
景星孫女四人懋孝字虞卿最賢而藻雅不佞嘗攷
其詩蕭條清遠禹父不亡哉于是不佞直書禹父生
平大略于墓門之石而銘則先生之家司馬爲之故
明文審 墓表 汪禹父 卷下五 五十三

不復詳也

帝長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

節折
沉痛
之變

○ 張丞墓碣

汪道昆

鄭諸生張寅貢太學受浦江丞丞廉歸而歿死蓋自
丙寅迄于庚午不能喪余故習丞浦江乃今復在行
部屬有司視地南郊外舉丞喪葬之嗟乎士而不饜
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宮貳巖邑非阨矣彼刀筆
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相載歸猶然豚梁肉卽丞
非膺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
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
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
明文審 碣 張丞墓 卷下五 五十四

字不滿三百吁嗟感慨滿紙烟嵐可當屈子天問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五十五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
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
聞之驚而疑已而釋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投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
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
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
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
絕口賊怒支解之以殉其子幹前救君中槍也然尤

明文嘉 寶江西按察司

卷一五 五十六

力戰竟墜崖死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
屍賊稠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騰華林賊剽滑、
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剿之君首、
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君奉新計、
擒飛王胡雪二馬騰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
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
以千數于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壑之而守久之賊、
窘遣謀者言賊餓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
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

又甚又
情

思喜談
星命賦
故以星
中之正

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與君登弘治
 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
 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
 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
 死矣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
 人藥其病者負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
 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
 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
 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
 明文憲 貴江西按察司 卷十五 五十七

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
 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
 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
 有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
 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
 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執娶馬
 氏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舉
 舉人次適李瞻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
 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

陸州

冷語深情無限悲悼

明文憲

貴江西按察司

卷十五

五十八

顯妣淑人李氏述

崔銑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爲元萬戶侍郎公爲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攜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年十四仲弟蓉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

明文書

述顯妣淑人

卷十五

五十九

字之季妹教女工非女事勿越閫是時侍郎公爲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爲侍郎公內高氏配高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由是籍

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蔡恭人弗繼則潸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諸嫂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君得舉已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內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爲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爲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遷官素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責侈亡所歆人或饋一肥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

明文書

述顯妣淑人

卷十五

六十

曰古云文官不受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爲京官二十年貫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夾薪以費衣大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到第同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統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絺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啓二敝筒示之亡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北地諸僚占桑養蚕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蚕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

今人
然定後

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諒老者四人守戶且
鎗之日再啓汲水不肖以下毋得出遊不肖十三時
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日此漸可通隨
爲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
看花張園回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胡
不待醒昨夜卽爾爾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臣當
如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母舅及表弟
坦輩爲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閒三十年僅有南岡瘠
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貧
明文憲 述 顧此淑人 卷一五 六十一

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能狀其勤苦性
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每請少
休日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
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于子曲徇所
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耻求無弗遂則
弗知恥將何不爲也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
卒享年七十有八歿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
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帋曰語爾夫守墓
幸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

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
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士卓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
曰語銑爲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于銘田
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閱舊狀艾艾允蕪
附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情真景真望而知無飾言

明文憲

述 顧此淑人

卷十五

六十二

明文霽卷之十六

武林劉士麟羽石父評選

○ 歐陽將軍誄

有序

汪道昆

將軍出唐進士歐陽詹後世家南安將軍幼孤藐焉獨當戶事大母若母孝遇女弟若兄子有恩立門內諸孤親母黨始受博士業進國子諸生出事有名公卿入事鄉士大夫三老豪傑餽問相屬尤急人之窮嘗發粟賑饑饉者累累自列郡至粟且盡則輸境外粟辦給之窮人來歸輒受生業於是千里趾相錯也

歐陽將軍

卷一六

呼孟嘗門少喜兵召里中丁夫習技擊爲保甲隣寇至亡敢入里中將軍不問家客奉日廣歲用不給則舍業爲資業中衰久乃力訕遇人有急猶然以身當其無於是貴游客悉去將軍面諸窮交愈益親附市豪有整將軍者客請報之將軍謝曰借交報仇此俠者事深不武終不能借客資諸客聞之無不願爲將軍死者時倭犯吳越將軍客東海觀兵遂以貲授泉州衛指揮奉檄就舍會倭薄城下軍府檄將軍勒甲士保泉州諸甲士負弩蹶張賊再敗乃卻軍府知其

材足賴也則以泉州聽將軍將軍遣漳豪何大榮募漳壯士漳人故嘗德將軍者爭應募得八百人連擊賊南安同安皆折首尋授漳州進南靖賊創甚悉遁海南月港大猾二十有四人竊將號軍府無所問屬將軍將軍則以羣小乘亂稱兵直負牛佩犢者耳不足問察賊中故多受將軍賜者遣人諭之諸戎首聞將軍名皆匍伏受命其衆悉下將軍歸而請老謝軍府毋論功其後妖賊林耿起南安多嘯聚軍府謂非將軍不可強起之將軍乃俘耿徇市曹散其黨會軍

歐陽將軍

卷一六

府方罷徵調境向虛無兵談寇者將以聞委倭倭逸至皆踰萬諸脇從駸駸利爲寇蟻附之聚徒積至四十萬人刳營連數十里孤城無內備無外援城中敝敝獨登陴以幸旦夕賊發塚嚮城求貨不予且焚其尸大家爭募死士夜縋城各舉棺以匿及游公由方伯八軍府急將軍檄分部監司過將軍於舍監司通軍府意以幣先將軍乃由間道謁游公延爲上客止將軍宿幕府盡諸便宜將軍夜帥輕師襲之破三巢軍聲振矣尋祭山川誓部士因壇而軍客以爲言奈

何懸孤軍爲注第申城守乘間出什全毋輕予敵將
軍謝曰嗟乎此自盡之術也何謂什全彼其近者環
城而傳之遠者絕我糧道卽死有蚤暮吾寧能坐斃
乎哉吾以一軍當門門以時啓閉彼無并出入庶幾
猶得繼晨炊且業已成軍背城借一則吾事也吾觀
寇虐太甚彼固當衰天道好還終不以無道蔑有道
吾郡中橫及四鄙下及九原禍亂極矣天將悔禍其
在斯乎間者自賊中來言賊衆食少野無所掠聞將
軍出率首鼠兩端將軍帥潛師規賊形以輕舟進猝

明文書

歐陽將軍

卷十六

三

遇賊賊舉兵前將軍大呼曰來我東田歐陽深也若
能來決一死戰不卽趣降賊故憚將軍皆辟易遂麾
兵分道進克七巢乘勝遞擊之遂破尾嶺英林潘徑
水田下活上塘鄭坑諸砦俘馘渠魁以徇下其餘黨
數千人人投軍府一券以歸官司無所問乃分遣故
部士習賊中者往諭禍福令趣降諸酋惟黃元爵謝
愛夫爲魁羣賊視之爲進止二酋則以將軍之言信
願自下將軍將軍許之羣賊皆解於是洪朝珍柯嘉
勗自漳州至蘇光祚康大福自興化至皆就降降者

無慮數萬人悉授券遣歸願從軍者置部下賊首江
璽李五觀首發難往往發塚陷城懼誅猶薄安平爲
亂郡人無不切齒願甘心焉將軍輒以新兵數千大
破賊俘璽五觀等凡八磔市中餘黨悉平境內安堵
如故軍府論最詔進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戍泉
漳其年倭大入圍破興化軍府檄將軍軍距賊南下
軍瀨溪從賊旣飽人人思挾重潛歸獨忌將軍無所
出會于乞浙師且至賊避興化壁崎頭而將軍進次
東霄距賊十五里而近賊憤則悉以精銳集將軍客

明文書

歐陽將軍

卷十六

四

謂將軍請避其銳將軍噉啗部士義不避綏勉之吾
黨得死所矣遂帥新兵殊死戰賊且卻且前比日入
將軍中矛猶刃二賊以死諸新兵翼將軍出入悉死
之黃元爵奉將軍尸乃得歸欽及余護戚將軍軍至
鐵賊酒林後將軍死期僅再踰月人謂將軍以烈死
無讓睢陽事聞詔賜祭葬立祠錄其子孫世襲指
揮僉事嗟乎將軍故千金子恂恂儒生及其擁虛號
倡義兵惟是軍府咫尺書耳未嘗授一旅之衆擔石
之儲也亦未嘗起世祿之家當推轂分閫之任也徒

真將軍

以拊循得士不戰而屈人之兵。卽宿將在師。宜未及此。乃若興化之事。爲厲階者。誰邪。彼或受詔赴援。且爲將軍唇齒。卒之觀望。以幸成事。並以爵祿考終。飾中有期異日。何面目見將軍地下。往閩事急。余未及誅將軍將軍子尚書郎述將軍質行甚具。余入司馬習尚書郎賢乃今修死事功司馬事也。將軍名在勲府。余請得而誄之。其辭曰。

赫赫世宗嘉靖萬邦海隅出日莫不來王島夷從逆。優軼我疆。迄于閩海。亂略用張。桓桓萬戶。時維歐

明文

歐陽將軍

卷十六

五

陽布衣。語義劇李原。肯一呼而集我武。維揚郡中底定。爰及清漳。引身歸老。脫屣戎行。天降閭殃。殲于壬戌。澤量僵尸。禍及枯骨。歸然孤城。郊壘四塞。豈無材官。蒙彼巾幘。誰爲敗謀。無庸一卒。亦越游公。首事決策。維彼禍區。匪伊弗克。紹介監司。車幣來薄。豈伊不懷。父母之國。將軍唯唯。翻然杖策。上謁轅門。坐籌失得。卷甲夜歸。勃有戰色。發號選徒。紛紛食客。登壇誓師。鼓行而出。城存與存。他不遑恤。有如一鷄。惡用累百。獨乘潛師。躬冒不測。厲聲自名。聞者褫魄。分道前

明文

歐陽將軍

卷十六

六

驅賊。吭可扼。師無留行。逸有俘。誠脇從。罔治歸。爾營窟。授券爲徵。勿復捕格。羣兇四面盡解。金革凡我無知。甘伏斧質。惟公肆赦。投諸阡陌。宜言爾來。恢恢帝德。逋逃十萬。咸與精白。彼僭怙終干我典。則我旅維新。轉戰逐北。乘勝長驅。罪人斯獲。矜棘。糧鋤。還我舊物。惟帝。今功申命。有赫昊天。不格寇集于莆。何物。狂且。嚙口而呼。天兵且至。寇何爲乎。僕無不戒。奄忽已痛。禡彼戎服。竊彼兵符。入爲內應。實繁有徒。中夜城壞。悉爲夷俘。斷斷宿飽。故窟封狐。血牙膏吻。睥睨歸塗。將軍至止。夙夜援桴。神姦不逞。亦畜凶圖。先聲號號。組練從吳。捐城避舍。遵海且遁。咫尺相望。厥左。螫孤。今則。竟尾。昔跋我胡。憤與疾視。集此睽孤。亦知不敵。避難非夫。奮衣躍馬。志在黃墟。敵如脫兔。我則韓盧。身先死士。肝腦同塗。戰不旋踵。滅此乃輔。鼓聲未死。白日云徂。力窮援絕。天奪夷吾。嗚呼哀哉。凡此有身。得正卽斃。與幸須臾。無寧徇義。借曰不貴。同歸九地。壯哉國士。社稷之衛。惟帝好生。螻蟻不廢。肉骨生死。閩南萬億。胡然不天。吉人其肆。仲氏世官。伯

也主計宜爾阜昌本支百世誰謂冥厥有司契爾躬不閱爾後之利。猥暉如生。陵則終殪。修短同條。薰。倚異器。國事在戎。封疆是寄。辨以致死。引而弗替。我思舊勲。敬告彌吏。

氣色即抗筆力驚蒼

明文齋

誄歐陽將軍

卷十六

七

○少保胡公誄

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遠詣卒于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圻。太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咻夫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含佩損珥者。充閭。援耜興謠者。載路。雖哀郢。劈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者。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疆。嶺內。扇鯨鯢。肆毒吳越。丘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髦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旂旗蔽野。雖松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殲。弩百吏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

明文齋

誄少保胡公

卷十六

八

明文齋

諫少保胡公

卷十六

九

雖非折骨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于是天
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
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瞻明目
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
賜糾以刑罰于時賊逼構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
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于毒賊果自餒不戰
而斃于是授畫苗兵藏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
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于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
競思踏軍塞旗坎壙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醫胆陸
壘思踏軍塞旗坎壙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醫胆陸

壘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龜山之捷皇陵四
抗夷魄盡視牛蹄之鱗悉委命于涸轍矣狀聞天威
始霽手降褒給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
總督公私計禍本不難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
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貲剪徐海葉明陳東
于吳境購王直于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
奏乍浦維揚之功于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
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于襄之勛使正析父之位
秩崇官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

明文齋

諫少保胡公

卷十六

十

豈不於赫乎昭灼于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朝霞啓暉太陽戰曜恩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
趙之身公乃詣闕請辜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詔
放歸隱悼播越及于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
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謔言彌興
庸人上變汚連亞夫于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
繫時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
左右寡郵良鑑鳩之進公遂卒于獄焉嗚呼哀哉蘭
蕙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
誣于王渾安西舍寃于鍾會毗睢積累功不償死蓋
自昔而已然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
繼緒舊寃俱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
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訟呂強之
書段熲之功莫發顧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
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慙郭亮之
風變服愧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于旂常而微
過未湔于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
詞曰

良臣得
明主故
能成功

天稟上才爲國綱紀岳瀆降靈虞帝攸社封陳歸姓
爰諡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
操行潔清賢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閣閔
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江實光祖德
卓卓令公英英悉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華慷慨
閣廊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背
再綰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踴躍御史
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澈懸鏡不疲覆案虛實
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鯁鼓浪短髮跳梁士學內訌
明文驚 詠少保胡公 卷十六 十一

陳葉徐王大亂之剗苛我郵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
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關門晝鍵官無完寺
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
履軍殄將知勇俱廢廢法于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
皇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恤
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衆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
內帝曰汝憲汝其住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
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統紀糾刑明罰肇末

大勢亦
如龍威
虎震劍
拔青張

轉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享士均
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群
兇就殪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繫昔王涇何戰之鑿裝
露橈船共儲酒醪穴毒瓶甌醒酒群梟三軍開志闢
虢百倍露布日揚賊爲樵悴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
屢勝威雷擊霆震于鏐令公後歸先出櫓甲揚鋒申
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夫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
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鼓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
籌處畫偏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
明文驚 詠少保胡公 卷十六 十二

裕頭屑使當屨易宜法勤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飢
吸江淥夜不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伏
殺略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
節以共凱奏帝闕奉觴止壽帝曰在廷孰居憲
右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
爵穀聞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
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和
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辭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
奴穴裏外伏直乃慰渠姦軌逞志結禍鼓鼻心不可

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心作圖。諱博晝獨運神。樞柔遠剛。通左北右。壯迭用周旋。機弗恒究。貽成間。使。壁堅文降。約辭逸志。厚文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撈鎗大。悉京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舛其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秦弓臥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鷄吠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造。東岱匪庸。助載盟府。彝鏡鼎鑄。方仲顏行。伊尚隨。明文憲。諱少保胡公。卷十六。十三。

尹鐸。怨若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墉。崇朝而壞。逐句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條。恫銜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葬。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輿哀殯喪。我心忤忤。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撥。不善過。宿家覆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明文憲。諱少保胡公。卷十六。十四。

哀哉

予浙倭寇賴胡公戡定。藉有寧宇。至今父老猶津津道之。其使酒叱咤。固英雄常態。而功成被讒。身之不保。悲夫。徐文長之哭公曰。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其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斯言也。痛吮入骨矣。

○ 陳烈婦唐氏誄 有序

屠 隆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竟女也唐公初娶王孺人爲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爲中丞胡公女孫生男光啓及烈婦光啓年纔舞象材擅雕龍將擢晶華騰驤桃苑洵西極之吉光岱淵之靈寶不佞忘年石友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莊姿潔懷永材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亡母依于長姑青春閉戶鸞鳳組其繡紋玄夜挑鐙龍虎響彼細帙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霞骨詎字凡兒同邑太史陳公石

明文齋

誄 陳烈婦

卷十六

十五

渠鴻彥揚榮藻于蘭臺公子允正王璫黃流蔚嘉聲于芝園侍御公乃許歸焉富而尚素躬德曜之齊眉貴而能勤習少君之提甕叶鳳諸鸞雍而調瑟鳴雞弋雁肅以若賓允正才情並美挺秦嘉之俊姿膚神雙清抱術珎之羸疾美好不祥清露晞于朝日玄宰善妬崇蘭敗于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風侶旣捐鵲雛旋失白日陡昏輒分此身之若寄朱顏立槁卽處人世以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鞠幽冷節邁秋香少日遺倉鏡不拭而轉臂嫁時故襖笥任疊而

明文齋

誄 陳烈婦

卷十六

十六

爲灰顧舅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淺土窀穸詎安甦留此不死之身期畢我未了之事相冢有道劉廣必親龐草羊綿野風淒緊紅樹白楊彼復嗶其如訴黃沙聖土雖烏吻其俱傷白髮衰親無兒送老綠髮少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擊絮親奉寒衣日將旦而進餐手烹甘旨人盡嗟稱舅也歎息得婦如此有子不如此內秉堅貞策策自矢外理家政井井有條啣沫保母不忘故情喪葬長姑力分兄義念亡舅而恤其季女憐小姑而逮其所生身後之事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焚喪禮而棺殯合殮舉無遺漏屬陳產而兄弟姊妹咸有推恩訣兄而戢身尸內節烈隱而叵測謝父而留書帶間神氣整而不亂夫死婦死強生之歲八年舅存身存必死之心一日不生而生冀少效于陳氏求死得死亦何戀于人寰嗟夫死事易成事難須眉之夫媿之笄穉之媼何有死生亦大矣婦能死又能善于處死余曰女聖殆非諛耶于是爲之誄曰虹流華渚慶都發祥放勳豐胙邁述平陽以國爲氏後裔曰唐西派東流支分長水穆神堯之鴻德尚遠

被于江滢代有令人蹈道秉禮門閭輝連文質相底
或纓組而翔天衢或褐玉而行蓬藟峰泖苞結是生
御史曄曄御史閎博以溫嶽嶽柱下出歷江藩覽天
道之止足蚤歸責于丘樊伯子曰啓晶瑩瑤現惠而
好我風義是敦嘉祥益勃復挺賢媛惟茲賢媛煌煌
閨秀若蘭若蓀爲琦爲玖兼婉嫕而明慧嫻女誠與
家誦妙徐洲之殷記工蘇蕙之刺綉并而歸陳爲史
也婦厥塔清韶亦庶嘉耦既執巾櫛遂躬清滌貴而
能下才兮無有共以相夫孝事其舅中閨外朝肅若
明文霽 賦 陳烈婦 卷十六 十七

賓友雞鳴視旦德義切標華綺罕御于身流黃不去
其手夫嬰羸疾奄奄下泉臥不解髭杖謝黛鉛逮其
臨革苦中莫宣願以身代跽而籲天陳宗宜祀婦軀
可捐命關遠而宵茫夫命溘而隕滅嗟水圻而散零
陡雲霾而地裂卽無心于人世亦何難死殉而同穴
鏡留篋而生塵鞋在笥而永疊厭白日之昭昭愛黃
墟之坳坳鵲畫出鬼伯夜催梧楸蕭颯陰風淒其
前無一息後有萬期夫窆未畢婦道其虧疇事姑舅
疇拊孤兒今日何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媳

中廚甘蠶旦晚上食婦實勝子舅爲太息皇天降割
復奪我孤陳氏如綫董有此難視日餘陰所爲區區
一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肱乎蠅蚋當門
青淚之痕盡血狐狸吊室紅顏之骨已枯葉槭槭而
吟秋燈熒熒而照夜不問四時之寒暑烏知百卉之
開謝賄家行兮參閣之前聞鄰杵兮霜月之下思葉
砧而無從撫哀絃而莫寫父兄慰藉姑姊相寬破涕
爲笑易悲爲驩數更伏臘舅亦益棺且哀且計身後
無患惟舅夫之與已壙親拮据而力殫旣封且樹難
明文霽 詩 陳烈婦 卷十六 十八

濕就乾合殮悉備喪葬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
歸之盟未寒死其時矣決烈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
一日而長逝給女奴以勿洩竟闔戶而自縊卒不後
而不先求無負同穴之初志距其夫之淪徂直閱歷
乎八襁欣歲月之道邁信蜉蝣之若寄假食飲今生
人無一日而不爲死計計詎但乎朝夕吾歛其處心
而積慮匪比猝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
家人世遊程從夫窀穸萬古長冥葱葱靈氣鬱鬱嘉
城天寒木落春回草榮彤管紀其令淑上帝錄其堅

貞豈終閱于幽壤將姓舉于瑤京

從容就義更難于慷慨捐軀給使奇節須此彰
毫

聖文憲

誄 陳烈婦

卷十六

十九

○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宋 濂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
一旦合賢士大夫于庭先生被古冠衣出爾賓升堂
已復揖賓咸東向坐顧外孫楊恒乾豆邊乃從容舉
觴而揚言曰老大耄矣其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
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而生者必
有死鬚髮聚者必終散嘗昧昧思之上白頭顱齒髮下
自肩髀腰脊不知何者爲可藉何者爲可恒乃欲長
生坐閱世而不死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
不可勝數或提三尺之劍擁百萬兵啗啞叱咤而江
水爲之湧起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騁于諸侯之
間亦足以懾強而下敵若而人其材略雄矣其精魄
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則已蕩爲飄氣而無致詰矣
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皆可悲也
是以榮啓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或破索鼓琴或行
哇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予竊慕之嘗
聞古有虞殞之章蓋羣歌以輓輓于途與其施諸死
後之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自棄宜賦詩

窮草經
歷可悲
可憫

聖文憲

誄 東湖先生

卷十六

二十

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道予而歌予且
擊輪爲節以應之是未必遠減于秦淮海也賢士大
夫若從予言願舉此解爲賢士大夫壽衆皆曰然先
生旣行解已又舉解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
聞古之人有遺說放逐者或閱其魂魄離散而不復
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憂
而其精神皆已斃竭筋骨皆已罷憊顧未死耳幸未
死有能辭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旣死而有靈
亦御雲龍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輓然而笑也此非

明文翳

辭 東湖先生

卷十六

三十一

屬吾景濂而誰爲願舉此解爲吾景濂壽濂又曰然
於是賢士大夫執解以酢先生且各譔歌詩一章以
進濂因製爲招魂辭云先生名宋字德載姓方氏越
之暨陽人其行大略見于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魂今旣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矇冥些華山如雲
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自間綺疏紫檀扃些
銅龍承樞吐赤瑛些繡帷高褰耀輜軒些綠地衛鼓
若流星些淳熬熊脂溢鼎錫些狼臠凝膏如玉晶些
九霞玄冠五綵綈些麟彩覺裴光熒熒些珎璜合節

鐙瓏玲些離灑巢和一齊鳴些沂郢飄飈登繁聲些
趙舞激風肖霓旌些秦歌嫋迥近懸瓊些室中百具
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魂今歸徠不
越故庭些

歌 曠然于死生之改遂使殘露哀輓等于宋膺清

明文翳

辭 東湖先生

卷十六

三十二

○吳氏二賢母哀詞

方孝儒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太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孤遺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詞以宣其哀詞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明文齋 哀詞 吳氏二賢母 卷十六 二十四

有知今無知相兒今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今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繼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茶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孤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焚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

以兒大
話其壯
士心

分節不可虧○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閨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淚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風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明文齋 哀詞 吳氏二賢母 卷十六 二十四

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憾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遊兮不還姑撫婦兮泣鳴嗚母不爾兮死無衰殘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

死兮不死。有于甚文。今善在國史。國史旌銘。今五色
有輝下燭。泉扃。今上薄星紀。彼何人。今艷婦夫。死在
林兮笑言。謂謂傾人宗。今殞人祀。地下逢之。今額汗
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今固有臣婦。死以姑。今臣死
以君。胡獨二母。今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今吳氏
是存。

真情實事不假鋪張字字神槍

明文著

哀詞 吳氏二母

卷十六

二十六

陸太史夫人哀詞 有序

屠隆

陸太史敬承喪其夫人痛悼而賦神傷太史達士賦
神傷神可傷乎余爲作哀輓而以曠語終焉

有美玄娥窈窕連娟來偶詰士相將盛年士也早貴
交戟之衷玉版金叢蕪蘭與芷夫人相之蹈道秉禮
鳬雁宵往雞鳴戒起婉不及媒敬不廢歡以肅以雍
如蕙如蘭浣濯必親拮据無難備炊未飯擊絮未寒
士也晏客畜醕治餐士也遠行秣馬裝鞍但見其給
莫知其端厥德乃並厥情乃深人憐以色我憐以心

明文著

哀詞 陸太史

卷十六

二十六

可以履

珊瑚爲珥玳瑁爲簪芙蓉羽帳葡萄錦衾百齡無恙
玉瑟雕琴一朝遷變榮華衰颯花落辭條珠亡去匣
月冷虹梁雲樓闌閣香奩盡空金鎖夜合鸞鏡在臺
珠絲盈篋雕牀綉被儼然空陳御中哀粉更有何人
衣焚爲灰釵碎爲塵慘不忍見動魄傷神素帷望影
望不可親有時入夢情恍非真嗚呼夫君亦孔之哀
仰天而哭浮雲爲摧入室而歎悲風忽來能傷人心
一夕夜臺萬物紛輪往來瞻部偶然而合名爲夫婦
偶然而散如電如露大運行盡去不能顧美則琉璃

華則彩雲、魂消香滅、空遺羅裙、生游曲房、死委荒墳、
千秋萬歲、同盡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譬而成合、
譬而凋耗、旋而號之、爲造物笑、恩亦飄風、愛亦飄風、
逐情遺累、以翔太空。

濃語如霧、冷語如霜

明文舊

哀詞 陸太史

卷十六

二十七

○ 哀襄王辭 有序

汪道昆

余守襄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年余至莊王墓、
已棄國人、余問園陵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習爲
之歌、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先后、起郢中些、睠茲近屬、茂乃庸些、明明嗣服、
睦周宗些、荃胡不居、譽命同些、繁昔憲王、胙赤土些、
敬共不二、方于魯些、維王中興、及踵武些、綿綿世祀、
保昌阜些、荃胡不居、享純嘏些、戢戢主器、宜幼清些、
胡然而金、胡然而玉、儼容聲些、維仲若季、淑且約些、

明文舊

哀襄王

卷十六

二十八

荃胡不居、翼有成些、相彼後宮、邦之媛些、絃經締綵、
躬爲儉些、周南樛木、無違怨些、荃胡不居、尚婉孌些、
宗公有事、序本支些、蕞蕭執鬯、逆皇尸些、倏然在位、
如見之些、荃胡不居、燕歲時些、漢水方城、亘千里些、
烝烝有衆、何可勝齒些、巷歌里相、輟弗起些、於戲不
忘、不啻若其考妣些、荃胡不居、爲民紀些、故宮吸噍、
鬱雲興些、高堂七仞、城且平些、方連交倚、列丹楹些、
洞房阿閣、簾重茵些、荃胡不居、四體寧些、東壁西崑、
壯以麗些、長筵曲宴、禮樂備些、四坐行觴、歌既醉些、

荃胡不居士高會些章華授簡盛文章些厥有宋玉
獨擅場些仲宣鄴下當雁行些杜陵夾葉揚芬芳些
民歌出牧臨高陽些落日倒載甘楚狂些此皆蟬脫
何有鄉些荃胡不居相翱翔些高唐之上朝雲幕些
榮榮天人艷初日些輕裾文屐紛來集些便娟綽約
麗以則些荃胡不居友琴瑟些翩翩漢滿翔二妃些
英英結珮光陸離些若遠若近揚蛾眉些荃胡不居
引令儀些三湘七澤下秋潦些沅芷澧蘭富芳草些
荃胡不居可終老些陽阿激楚歌雜陳些倡以白雪
明文雷 解 哀與王 卷十六 二十九

纏綿濃至不減楚些

一語酸

祭彭民望文

李東陽

老蔡彭君民望既卒且禪其子長沙府學生騏歸自
京師君之友某乃能以束香端布爲文寓騏使歸以
祭君曰嗚呼老蔡而止于斯生無以爲存而死無以
爲歸有祿也而家不得以爲養有家也而身不得以
爲棲君于此時雖欲爲無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
不可得而爲也然則學何爲而博詩何爲而奇舉何
憑而捷聞何藉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
靳而不施耶嗟今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義則骨
肉然而濟難名死吾不如孔易致賻賻吾不如宗
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王妻嫠居于家而吾不能贖
子游學于外而吾不能淑乃徒絮酒爲儀悲歌當哭
挂徐劒而傷心返橋車而痛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
何慰乎僕也我堂子居我陌子遊魂乎來乎其在故
丘山川悠悠道阻且脩爾孤之還宛乎若送子之輶
也數千之外九原之下其有感于予之求之也耶

真至而文

祭黎惟敏少參文

王世貞

嗚呼丙辰之春胥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
並饒鵬楹提構明卿繼之若鳥逐栖却誤伯承改轍
幾迷君甫畢試其類猶鰲竭蹶而趨式燕以嗜余戰
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按其衷中乃多
篇翰虬龍鬱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特
吐舌口不及讚改席卜夜清吹妙彈遇雲停空呼斗
栴漢君獨頽然樂靡及亂庶幾新沓不作中散曾幾
何日南北各天君椽鑾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
明文審 祭黎惟敏 卷十六 三十一

敗旂公獨寶之若狐白焉倦羽頽鱗銀鈞燦然愧無
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飛聚則絲率余部吳興君爲
不速顛倒裳衣酒炙相屬遂登峴山探討松竹顏公
窪樽磨薜以讀放舟碧浪改席浮玉明月飛鏡皎潔
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法書恣君品錄屈指
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余領岡卿君佐兩制出入
承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段繫門鑿落細傾僅火
再鑽乃西郎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
歸咩君時起告訪我園亭短展輕舸一二友生羈披

嘖阮覽額葱青賓主東南勝事頗并粵嶠之南耿焉
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鱗羽雖艱音郵互繼君健
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楨伯書及家弟豫章片石刻君
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音元美君爲我使醒而
筆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蟬蛻非君仙遊則我
鬼起君有令昆亦有哲嗣併君其三併拜天曹緝紳
之閭孰與君高雅量冲襟恬進潔操千頃宏波靜不
爲濤千仞層崖陟不令勞廣文之絕供奉之豪君實
兼之所享獨饒有官易仙變乎岩巖二子栖焉服餌
明文審 祭黎惟敏 卷十六 三十一

縷縷如訴

哀哉

○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
李先生于鱗卒于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爲位而以家艱歸至
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爲詩百二十
韻以哭之又爲文一章絮酒炙雞裹糧授其僕之濟
上而告先生曰嗚呼維子文章珠藏玉府示世模楷
爲明粉黼獨立熙臺子鼓余舞炳煥長夜追琢萬古
余所心悲鬱曲離離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

明文齋

祭文 祭李于鱗

卷十六

三

酌而告汝昔署爽塏從若風虎爲郎序遷不隔跬武
清霜晝皑白日宵炬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
嵒巖岱秦黃河其間炯一衣帶玉女騰翕海若橫毗
子之挂冠鳳矯鴻騫余嗣解組屈雙哀蟬清泌衡門
其跡則然所不接席但垂十年聖人中興縹帛交貢
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爲女先女其強起余謝不可
子曰毋爾時族女譬燭女幽得不思報節士所羞
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實維子謀旬宣于浙
從子之後汴繡子被晉斧余授太白配月俯視列宿

明文齋

祭文 祭李于鱗

卷十六

三

雲物睥睨風雲倜傥子之哲妣悠然見遺扶服脩途
弔影總帷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疾朝聞夕而拂衣
奎壁瞻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旣疑且愕曾未回睫
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歡
維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朽
維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驅
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
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因尸讒余困人言存者受憎
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
誰爲來者尼輅睨則軻周分駕邈爾漢季爲兩司馬
不聞揚花以紹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嶽惟余二人
開關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
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
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承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
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婁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
嗚呼哀哉尚饗

情言沁心酸言浸骨生死之涕盡于此矣

○ 祭君典墓文

屠 隆

嗚呼君典墓宿州矣。齒齡雖陳。靈明不滅。其上直紫宸。玉清之班。司黃籙。而典金筭。乎其下。充明晨都監。惣地下主者。乎其再來劫世。茂明鴻烈。高議雲臺。了未了之緣。竟未竟之志。炳煥煥。管照燭天壤也。是皆不可知。而徒見一棺土。垆四郊。藁莽烟霧冥濛。霜風淒緊。墜葉逐孤兔。飛沙吹野燐。生平英雄若何。而一旦至此。能不摧心。以君典之才。之年。斯時政宜入侍金華。立交戟。握如椽。銀不律。以進退。今古斧藻太平。明之將祭文 祭君典

卷十六 三十五

出坐高牙大纛。南征夷北討。虜獻俘封觀。以酬宿昔。白猿黃石磊。傀。何。懷。又。不。然。而。裏。糧。蠟。屐。登。名。山。探。洞。府。采。藥。尋。仙。與。二。三。烟。朋。霞。友。短。梳。輕。吹。出。具。區。笠。澤。湖。口。嘯。歌。搔。首。而。問。青。天。又。不。然。而。開。華。堂。入。與。房。擁。妖。麗。聽。笙。竽。一。朝。有。事。棄。妻。子。如。遺。迹。是。皆。天。之。所。以。假。英。雄。者。奈。何。曾。不。一。有。而。輒。冥。冥。漠。漠。去。與。狐。狸。山。鬼。鄰。乎。嗟。嗟。君。典。已。矣。方。君。之。訃。來。由。拳。僕。推。去。不。信。無。何。信。矣。猶。情。恍。以。疑。夫。夫。非。死。者。豈。其。夢。邪。五。年。而。遇。一。宛。陵。老。僧。小。白。華。山。下。偶。與。

同真不可

及君典之死。老僧曰。我國寧有死沈郎。彼屬甦有所。避。要。尚。在。人。間。心。知。其。非。至。言。乃。作。有。情。痴。猶。庶。幾。萬。一。老。衲。之。口。有。據。也。道。家。有。太。陰。易。形。死。百。年。而。起。君。典。無。乃。是。邪。僂。低。回。俯。仰。君。典。而。前。無。有。君。典。君。典。而。後。亦。無。有。君。典。其。氣。無。所。不。苞。而。其。才。無。所。不。辦。古。有。如。酒。催。平。樂。花。宿。杜。陵。君。能。之。朝。提。猛。士。夜。接。詞。人。君。能。之。家。散。萬。金。身。留。一。劍。君。能。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能。之。三。尺。七。首。一。腔。熱。血。君。能。之。淚。洒。水。天。魂。銷。雪。窖。君。能。之。八。柱。擎。天。四。時。成。歲。明之將祭文 祭君典

君能之朝披一品衣。夜抱九仙骨。君能之功成不受賞。徒步歸南岡。君能之若而人者。天即留之以雄快。當時跌宕異代。亦胡不可。而湔先朝露。蚤闕下泉。而世之役。優者軟狎者。尊。沓。威。施。者。蹴。齏。然。者。推。鄙。貪。婪。者。逞。逞。富。貴。而。白。首。門。祚。鼎。盛。子。孫。繁。昌。則。何。說。邪。豈。彼。凡。夫。造。物。棄。而。不。收。而。此。英。物。鉅。人。帝。所。急。也。棄。故。長。年。急。故。短。世。也。然。汾。陽。郭。侯。獨。不。其。然。又。胡。可。詰。也。嗟。乎。君。之。生。也。震。旦。爲。馳。君。之。死。也。山河冷寂。君之所闕于此。世界証細故矣。君與僕結婚。

卷十六 三十六

後約俟相共努力前期人緣差了擇一溪山深僻處
若武陵桃源者同結廬家焉而講求度世大道遠追
園綺近希馬劉盟猶暇日奈何棄之而去乎今者條
墨綬去身黃冠加首微君之靈參遇至人授金液還
丹大道業遺累剗心以從事密緯而君不在矣茫茫
宇宙時復爲余丹房伴侶者能不悲哉古人垂論於
甘井至道取喻于用薪蔭光裔神可以久視君乃以
才名累身以多事損精犯道家所大忌卒天天年殆
不無遺憾焉要之有數在爾已余昔與君同病而今

明文

祭文 祭君典

卷十六

三十七

庶其免矣生天之福君故應自有之不然者再來而
與余世外了所未了竟所未竟以踐昔盟亦余之上
願也千里遠來哭君墓下惟君之靈鑒之

生
山陽哀笛字字玉婁而墨汁淋漓處覺雲霧滄

○ 祭二陸先生文

屠隆

遵太湖而頓轡兮覽鉅野於修岡弔先賢之墟墓兮
藤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淒緊而彫傷
采蒹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爲霜感華亭之唳鶴兮
送吾目于雙鴻孤雲莽其起天末兮懷二俊于江東
標朗秀之颯沓兮決焉賞鉅髡于司空哀夫子之才
大兮遭逢時而多凶洵嘉名之鵲奮兮夫何叢蘭之
敗于秋風牙旗折而鼓音死兮掩雙龍于重泉風沙
起而晝晦兮亮精魂之所宜身佩大將之印兮口吐
鴻儒之鉅言閱四大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
肆狹狷之與鑿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
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去留而無心兮蓀獨遺此丘
也荆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艸
枯兮睎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夜寒兮河濺濺而聲
咽撫長劒而太息兮緬想夫子之遺烈尚饗

追聲琢采燁然有光

明文

祭文 祭二陸先生

卷十六

三十八

○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屠隆

嗚呼叔南竟先鬼逝。躍馬氣灰。擊劒心死。維匣有刀。維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長辭。玄堂永閉。風雲慘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間。今聽姑悲。牀頭吟蟋蟀。生時多管。嗷崎安兀。追風飛兔。摩空爽鶴。手摧勁虜。足踏溟渤。雕龍搏虎。爲世英物。壯圖不成。飲恨而歿。於戲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纖月空墮。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鍾復殘。使我仰天而涕。廢箸而歎。嗚呼爾形。頽頽爾氣。明文著 祭文 祭周叔南

卷十六

三十九

稜稜固將望爾。以千秋合還。萬里驍騰。昨日之日。騁驛歸于天步。今日之日。掩狐兔于寒局。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壁中斷。紅粉早招。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寶炬。散爲荒烟。茫茫獵場。罕爲墓田。天青射雕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通必遷。物窮乃終。何日弗西。何水弗東。秋草罷綠。春花披紅。嗟夫君之盛年。何嘗焉而就木。形未離于人羣。名已登于鬼錄。若有人兮。山之阿。羌俟于分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之來兮。肅肅

又安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世固以形存爲存。形亡爲亡。萬物投擾。亦又何常。千秋神王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黯焉摧藏。以慟哭而代管絃。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

文致悽酸。才情熾爛。

明文著

祭文 祭周叔南

卷十六

四十

祭李卓吾先生文

陶望齡

先生沒且塔矣望齡始求以使事出且哭于塔院
既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于是屬其友人王贊化修
伊蒲之供爲詞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獨游獨
行獨語目如辰曦胆如懸氣口如雷霆筆如飛雨萬
聲俄開羣萌畢怒或震而驚以忘其著於戲先生人
謂奇敗奇亦何病蚩蚩者氓自投坑穽從穽笑山謂
山蓋峻山謂穽人子言非正等不平耳隆隆孰勝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几席之間蚍蜉所屯或窪而川或
明文書 祭文 祭李卓吾 卷十六 四

凸而巔或墜或擊不能寸分匪居之陂爾見爾聞於
戲先生是亦難言氣聚必墳岡陵峙焉流盛必喧波
濤以奔誰云地夷而靡高原誰云川恬而靡浪翻於
戲先生大鵬九萬風在其下目無川陵蒼然曠野平
與非平誰非平者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玄駒而
談駟馬於戲先生荷澤妙門姚江正令法法全真入
人證聖我說無奇爾思不競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
戲先生爾賢爾才尚或新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
大士言吾不輕汝汝當作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

則憑怒打擲晉罵以爲笑侮於戲先生呼牛馬足謂
磨狼題有蹄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日麟胡爲弗疑軒
國虞田胡爲弗來於戲先生民尊厥聞若尊其身保
厥是非如守詛盟矢鵠何仇羊蟻何親賀首之爭匪
地匪城於戲先生愛夢憎空吹光斫水塗割匪殊在
亡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其旨倭以激其言憤以俟

明文書 祭文 祭李卓吾

卷一 四上

○ 祭海忠介公文

伍袁萃

明故南京右都御史忠介海公發跡瓊臺悲聲天壤
勾吳伍袁萃聞其風而慕之有年矣萬曆乙巳觀祭
海北會海南林憲長臭味交孚乃微有司構祠祀公
既成祭告其辭曰公之衷如皎日公之履若凝霜公
之心信于君子公之迹疑於小人公之胤斬于一時
公之名垂於萬世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可以見
公之概余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可以定公之品初
厄於吳相繼厄於楚相今二相之灰冷矣而公之忠
明文憲 祭文 祭海忠介公 卷十六 四

光明磊落可以享公

○ 祭李松汀文

許 綸

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所可知
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之愚而莫
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夷弗時而尤不
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有豐有嗇有畀有遺斯弗
盡施曩者先生抗疏青瑣凜然弗避流竄之辱斧鉞
之殃亦惟是爲天下大本計是隱是閔夫豈無當於
皇衷而先生無祿一斥弗庸邇來主上加意元良
遂正東宮諸所缺失漸反故常豈異人議亦惟是
明文憲 祭文 祭李松汀 卷十六 四

以直諫顯者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先生其何媿于九京先生尚饗

終雲在霄卷舒自如

明文膏

祭文 祭李松汀

卷下

四十五

祭餓死張烈婦文

陳繼儒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城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尅面引鏡或撝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畱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手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殉夫爲重等死耳溺死長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殺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姬寵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蕪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畱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覿

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歿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歿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諱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奠一觴非止爲閨閭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獲百代之綱常也嗚呼哀哉尚饗

震盪登臨如聞霹靂聲

明文蔚

文祭儀文

卷十六

四十七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鵠舉恢奇駿起南陽降嵩睢陽止水其氣在鬚其義在齒姬人雀鼠盡爲國死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掖南寒安墮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孰讀其書有泣有舞昨經其祠有額有詔長春寓宮吳昌別俎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逢叛人怒鬚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圍並施神鞭以褻國斧廟貌初孩蒸嘗惟祖始于吟蚊卒於雷鼓

英風凜凜

明文蔚

文祭儀文

卷十六

四十八

祭曹太公文

劉錫玄

嗚呼人世所斬者榮名而與罄於其身也。毋寧衍於其嗣。人世所斬者嗣賢而即享有其嗣也。亦不必適於其意。惟真能適意者。不以榮以嗣也。以自嗚呼真以自適者。幾見于不周之世。吾僂見之一曹太公而悲哉。乎其僂逝。吾識公之嗣公。以丙午之僭計而承公之巖音於蕪陽之鶴。寄公嗣為誰。白苧黃龍間。惟元甫特開。而海內詞人咸三舍以避。維錫玄之不育。揚糠粃者十年。而元甫始樹丙辰之幟。然玄以白首。明之寄。祭文。祭曹太公。卷十六。九。郎婆娑。鰥沽而元甫正。以瀟灑宗之。奉太公而上曲江之新解。一時之榮太公者。不得不以元甫而太公之適。元甫寧緊一第太公。自以雲紛泉湧之才。半豹擊雷而蝸爭蚊鼓。何足回其高睨。一拂袖而歸天門。日以雙柑斗酒。上與錦袍。乘月輩尋千秋之契。年越古稀而諸豪少年與飲者。罔不先公而醉。醉與醒與。明府與封公。與其誰測三昧之游戲。公之來兮何從。去兮何為。又誰知騎龍乘箕之所稅。即元甫所為。卓卓三不朽者。轉用不朽乃公。而乃公自不關嗣公之。

分齊嗚呼斯世斯人。斯不愧古人所稱自得自適而人羨其用物也。弘吾獨窺其視物也。細維錫玄以猶子備千廩。而公似收為賢子之雁行。不詆為木屑之俗吏。其手作蠅頭以問訊吾翁者。吾翁什襲以藏而珍重。春來見我于峯紋江碧間者。錫玄且新醪千石以伺不腆宜園數十年來始辱一元甫之淋漓。而且莫間曾不得邀太公之一騎。嗚呼兩家主伯兩章兒郎。並刻日以尋陳荀之盟。何公忽圖南面王樂而竟于十八景乎。忽棄我輩自以俗腸戚戚于生孔漫沂。明之寄。祭文。祭曹太公。卷十六。五。手。孰溪而雪涕。而公且厭薄蓬山而超登慈嶺。何爭此五濁界之八九十歲。錫玄之酌明水而哭公也。不敢諗公以俗諦。而公亦彷彿乎掀髯而飲此狂奴之一祭。

生活不可捉如虎跳獅蹴戲游中有猛客

明文舊卷之十七

武林劉士鑄羽石父評選

○ 答鬚文

吳寬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蓋其過在鬚也爲文以答之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臟是俱惟腎之餘乃爲汝鬚汝鬚之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汝居口下其垂如鬚然汝于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卽爲我有初焉妻妻勃然開口綢繆連延紛

明文舊

文 答鬚

卷十七

紅雜揉其密若林其豐若蔀其直如戟其蓬若帚既非清眉之聯目豈若鬚髮之在首不取人悅徒增我醜見者稱呼率加以叟卽告以年罔不曰否既駭生客亦惑故友陷我于詐舍汝安答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于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答答將安施言已或見有人綢衣玄裳頽然長立率衆而前自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

讀言

爾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賤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建設几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于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緊我之繇我何負于汝宜叔而伯宜弟而兄以有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于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答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爲汝役實爲汝賊嗜彼臭味眩于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煮粥療我而兄弟情真然我于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量拂我于會食之際者卽受人之真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燃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魂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旣見詠于唐士纏我以帛尤足垂于晉人闔寺薰腐之餘我卽與之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羣行汝豈弗知况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我不汝答反我答爲能削卽削奚費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靜言思之深自悔悟掀鬚一笑歡好如故

波詭雲譎似勝責辭如文

明文書

文書

卷十七

三

○○○瘞旅文

王守仁

敘此已足痛哭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離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耨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雙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戀茲誠五

歎歎歎
思何其
死痛

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
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
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
其能以無死乎。吾因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
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
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
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孤。成群陰壑之
如車輪。亦必能葬爾于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
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

文 藝 文

卷一 五

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
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
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峰際天。今飛鳥不通遊子懷鄉。今莫知西東。莫知
西東。今維天則同。異域殊方。今環海之中。達觀隨寓。
今莫必予官。魄兮魂兮。無悲以惆。又歌以慰之曰。與
爾皆鄉土之離。今蠻之人。言語不相知。今性命不可
期。吾苟死于茲。今率爾子僕來從予。今吾與爾遊。以
嬉。今驂紫彪而乘文螭。今登望故鄉。而嗟唏。今吾苟

獲生歸。今爾子爾僕尚爾隨。今道傍之塚累累。今多
中土之流離。今相與呼嘯而徘徊。今殄風飲露。無爾
飢。今朝夕麋鹿。暮猿與栖。今爾安爾居。今無爲厲于
茲墟兮。

以自弔之泣。動于旅魂。故言言極慘。

月一八

文 藝 文

卷一 七 六

○ 哭白溝文

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
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
焉百載憤痛爰託于斯文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
沙千里霜霽四典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
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乃予邁
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奉故柵而維馬暄水泮而復
峙辰物鬱而未伸日倉莽兮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
儔伶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趾欲進而躊躇哽唏嗟
明文審 文 哭白溝文 卷一七 七

乎內惻爾其龍鬬虎爭雌雄未決戰形關兵營列乃
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挾地維
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
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
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畛崇背截流聲哭振
天漂血成溝踐至臺隸貴武君侯刃刺其體戈穿于
喉踐爲土沙疊若陵丘鬼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
霜鬼啾啾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
鐵朽腐維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

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

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既接君天傾兮地搖乃有睛
被刺而不轉膚受刃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
烏鵲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嗚嗟我祖生爲士雄
死爲國殤岱華摧而執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
塵砂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燄烈而怒揚
神忤忤以縈縈憑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繼
箕裘之末踣係時命之難謹懼遐耀之墮辱憤原隰
之莫棄束無棺而葬無塋匝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
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闕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
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于茲文

明文審

文 哭白溝文

卷一七

八

英辭潤金石

○ 處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盈篋童子啓予蓋
見火予曰是予靡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
忍諸發策以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
埋焉爲文以告之口維爾初親肆予耆童爾資鋒穎
以發予蒙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咕嗶語綴
詞鋒爾職輸寫予意乃通暨予翔翔疊舍試藝澤宮
孰使予揚眉吐臆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剗摸抽工爾
於是與有庸焉予既陸沉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
明文籌 文 處筆文 卷一七 九
關葦疎慵不覲予辱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哀
進不能使爾載直圖書之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
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以勒鼎鐘退不能縱橫六
藝之場搜羅百氏之叢書窮八法學贍三冬上規莊
屈旁軋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蛇龍徒使爾顛剝形
禿挫頽銷鋒交疎几格迹謝磨礱浮湛故紙顛倒篋
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珣文破義伐異黨同
漁獵管測逸譽市容脂言簧鼓賈進希逢使爾含毫
茹羞濡首低備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涸爾爾亦能諒

設色鮮新

予之幽慘惟是紉經繹史沂流尋宗摘辭摘句組繪
雕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胸使爾
疲于應命靡適不從是爾嘗力于予而予亦自信無
負于管城公也筮告孔嘉含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卽
爾封藉无咎以无譽予亦將括囊于山中

明文籌 文 處筆文

卷十七

十

○ 足責吳子文

吳鼎

疆梧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墜絃折足晝夜仰號七旬痛乃定定後五閏月乃惟榻又五閏月乃杖梨自遭患至是期矣尚不良于行吳子拊膝嘆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人跣揭陶魚蘭胝躬耕穿屣踐雪躡蹻擔簦若是者吾足未經也今之人高門懸薄日往趨趨造請逢迎健步風趨若是者吾足未能也改歲多暇祥琴既聲避喧集野聊爾曳行欬一跌而弗振匪三爵之沉寔彼險巇而弗路此優

明文書

釋足責

卷十七 十二

逸而菑生意者多行非禮刻肌摧髓天降災罰以懲淫宄邪抑斷腕決踏全予首領塞馬非妖支離獲倖邪胡爲宜瘳而久不瘳也足忽應聲責吳子曰足不負子子則負足多矣昔也仕不擇祿詘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豎之側汚吾足一也既乃觸天網墜危機嬰金木受榜笞汚吾足二也朝祥暮歌聖門所譏臨深履薄百世之師子皆弗念以及燐夷汚吾足三也子有三大負于足詎莫甚焉尚何讓我以奔趨而怖我以險艱嘲前軌之未餘忘已迹之多愆且

吾爲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葉陟要乘堅跨肥委蛇玉階侍從輔展退弗使却影離塵高蹈遐放息脅空虛流憇閒曠徒匍匐以學步昧筋力之日喪履坦途而未邁追逸駕其奚望縱此足之無玷亦何裨于貞亮孽匪神作禍弗知創稱天引命詭情譎狂安得無咎哉安得無咎哉若夫步及奔馬而不倦爲僂者非闕足也珠玉無脛而含耀華匱者世所矚也故夏后偏枯而稱樂聖正因傷而訓垂申徒遺形于子產無趾務學于仲尼跛郭霸晉腹子師奔相中山者崩

明文書

釋足責

卷十七 十三

脚之司馬代襍侯者折骸之范雎咸以假僂光揚乎下體豈緣陋足借譽于豐軀顧慙媿美于數子何患見哂于跛夫

情瀾迭湧不素俗塵

古陵坡弔古文

黃鳳翔

正統間江西劇寇繇永春向吾郡勢轉張甚太守熊公尚初率民兵禦寇卒遇戰于古陵坡時衛將觀望不至我兵敗績熊公被執不屈死之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揚仕洪亦以身殉焉余遊安平經茲地追感往事愴然興懷爰爲文弔之嗚呼噫嘻茲地日古陵哉層岡陲片宿莽荒祠棲鳥含咽潛蛇吞聲濃烟晝晦燐火暮騰行旅躊躇而縮步征馬踟躕以悲鳴輿僕相與指顧偶語曰異哉乎曳霧朱幡浮空熊明文弔 文 古陵坡 卷一七 十三

目攀懸九原同歸白刃可踐委忠肝于藤蓼蒙貞鬼以塵沙天淒涼兮關鑿人慘悴兮痛嗟紛迸淚兮零雨招游魂兮悲筋嗚呼自古皆有死所欲甚于生死有重垓泰山生乃輕等漂洋先軫免胄季胄結纓節禦氣烈電掣雷轟疾風勁草繁霜杜蘅復有廣陵功曹漁陽橡簿慕義慷慨捐軀殉主如模在型如方在矩民到于今稱之詎不聲施千古哉江山猶故青史具存流馨垂耀標表睹聞豈曰火炎蘭艾俱焚英靈岳峙殺氣雲屯伊余散人登山臨水觸風景于新亭續歌謠于下里隨老馬而識途詢居民以故址步斜陽之倒影嘆風埃之湍前對觴咏兮失懽懷忠貞兮涕漣望城東之遺廟惟荒墟之數椽薦蘋蘩兮靡及寫余哀兮短箋

情詞慨側

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
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與爾
皆不能知而向爲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爲爾
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
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澹宕之音

明文署

文 應古誌石

卷一 十七

○ 爲太恭人乞言文

李攀龍

不肖年九歲爲通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
襁抱二弱弟稱未亾人祖母楊暉於前子憂不肖暨
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予太恭人志也太恭人
卽傾簾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餽粥自命曰彼豈謂
未亾人重捐生卽不忍此二三子貿貿食嗟來食相
與僕華轉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亾
人其尚有辭矢靡慝唯二三子焉依祖母楊持太恭
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瘳

明文署

文 爲太恭人

卷十七

十八

且漬太恭人滌暑身自浣漚傳藥底革而豫宗黨無
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然恒以憂美
失諸君子太恭人嘆曰爾何與仲多哉卽屢髡奴何
異也先是有謂不肖不能力牆服賈者兄嫂意難久
居矣遂廢箸出各饒別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夕
母子煎熬相哺也取濟西田自灤水用易岱畝元年
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秋何
賴哉因貸息沒入富農遷廬學宮傍屬不肖壹讀迺
功君書伏臘行經師修脫珥取給焉不肖奇寒罔

所檢錄又家徒四壁立太恭人困于女紅最辱泝泮
勿恤爲之指手至胝龜率日一飯卽再餐必鮮飽二
弱弟在窮閭與傭保稼作自費奉菽水益七年不肖
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脩養比既稟有擔石儲太
恭人已戒令從游士貧者覲弗用篋矣二弱弟顧猶
臆不有室里婦約結縭者竊隣窺之莫不中輟采謝
絕謂何可棄女於是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詣
對策以第次晚得補司寇諸郎時與二弱弟撫諸孫
稱觴堂上太恭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輒泣下罷酒也

明文齋

文爲太恭人

卷十七

十九

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言

本寫妻况妻共却自芳艸流動當絲情深而文

明

○ 會四明山靈文

屠隆

廣桑子與吳子茂倩董子揚明葉子虞叔入南雷訪
友人汪長文氏將從南雷入四明已而山中人言從
南雷入四明嶺路險絕且初夏大雨後溪流暴漲遂
止不入抵家之明日廣桑子蚤起坐中庭門者報一
青衣人致書開械讀之則四明山靈詒書嘲廣桑子
者其辭曰不穀守在采阻欽慕足下高風聞者聞足
下將舉玉趾辱臨敝山且有事于擊芳攀秀探奇闢
靈發藻繪於毫楮標名勝於寰區營丹竈於崑屏函

明文齋

文 會四明山

卷一七

二十

真訣於石室含輝輶寶九錫此山蓋聞羅浮以稚川
天台以子微華陽以通明委羽以季玉閭皂以輔漢
懸雷以遠遊金華以初平華山以希夷緱嶺以子晉
青山以謝朓玉笥以子雲九華以太白衡岳以昌黎
或留真蹟或垂名文永鎮山阿同敝天壤故今者不
穀於足下有厚望聞足下之來喜動顏色於桂榮鮮
猥鶴忭舞虎豹馴授麋鹿跟蹤玉童消除兪兒供命
山出石髓水流胡麻掃品阿以爲闔房藉芝蘭以爲
薦褥襄雲霞以爲帷帳羞桂辛以爲廚饌釀柏露以

爲酒漿風松篁以爲笙竿激鳴籥以爲宮羽剪荆棘
以便杖屨除蛇虺以清道塗勸嶺上白雲走逆行李
谷口不穀清齋三日敬遲履某夫何報足下不果來
雲霞無光薜蘿失色胎禽孤吸清猗獨號冷月鑑空
山悲風吟灌木不穀沈寥而惆悵者久之夫足下應
霏士鑒議齋沉風神散朗腹胷千秋目遊四部氣不
染乎滓穢心常栖於玄真洗馬之膚神兩清許椽之
情具雙勝謂宜抗手烟霞竦身崑崙追迹禽尚希蹤
仲長子不聞于道書乎海外則有三山域中則有五
明文纂 文 舍四明山 卷十七 三十一

圖出
振

名山至如周長秦短漢興楚滅魏帝晉亡范蠡逃文
種死留侯謝韓彭酈耳餘交惡田實相傾錯益結冤
潘石蒙難叢臺圯章華傾姑蘇荒金谷廢空花海泡
平山中人悉充耳而不聞掩目而不見而桃花臨岸
雞犬成邨牽犢荷犁夫畊妻饁沙明而水碧猿嘯而
鳥啼興至則葛衫桐帽沿溪而行稍倦則艸毯藤林
枕石而眠斯亦逃名遺累者之所托也我四明有石
窗錦鏡千丈徐鳧西且陽明南連台嶺道家號稱丹
山赤水洞天震旦國中列于第九而劉樊二真于此
明文纂 文 舍四明山 卷十七 三十二

得道度世四方高人韵士遑遑躡屨而至裏糧而遊
矧足下爲四明人石窗雲霧近在程几居恒挾此山
以詫海內形之篇章發之吟咏累矣乃生四十五年
未一瞻覽今者杖屨業指南甯南甯距四明只尺耳
顧乃舍曠士之遠心束拘儒之鄙見忽幽瀑之奇勝
憚磴道之險艱回車返轍沮氣灰心坐失清綠甘就
塵坐對俗人于市廛守妻孥于漏下世事填胸喧聒
滿耳夫四明在君室邑內猶不能握一覽其勝何
况五岳散在九州者乎又何况十洲三島隨流乘漲

無風而洪波百丈者乎又何況崑崙玄圃遠隔弱水萬里者乎夫垂足萬仞形如飛鳥者彼亦人耳臨絕崖墜深谷王長之舍身爲道也足下嘗自許利心遣累除恐怖斷煩惱歷苦行以了道歸真而神氣不充筋骨差屏吾未見持俗腸而獲真道者也卽又奚以稱冥寥子遊爲不穀竊爲足下耻之書到願足下厲志奮氣決策而來子如欲借齒阿以著書則石室天宮間可以藏先生之副本如欲修道栖真則劉樊之丹竈無恙惟足下圖之廣桑子得書乃作畚曰維明

明文齋

文 禽四明山

卷十七

二十三

神鍾靈認德淵穆明澄上帝錫之嘉命俾治名山作鎮東海實乃無疆維休下走微天厚幸得託名神封內生四十五年于茲始困賤貧中縛婚宦久不能一登覽名區蒐采神界頃以屏阻中道而還是用取譏靈哲歟望烟蘿以爲明神羞茲者親灑瑤篇貽之塵穢導滯發矇敬聞命矣夫託迹高遐栖志幽絕如崇霞而疋孤雲友青松而侶白石者至人之所以登真也鷄處藩籬剗蟠泥壤競身名而逐刀錐附腥羶而嗜膚血者俗物之所以淪穢也下走家大江之上頗

明文齋

文 禽四明山

卷十七

二十四

稟海氣演濇自幼廓落疎中于世味一切都淡惟淡故其于物也不生牽滯惟疎故其于道也不能堅精山水幽栖之趣少頗不減中年化吏奔走道塗鞅掌簿領京洛風沙被面塵土沒脰譏議是非日有撼頓其身雖在冀北車輪馬蹄間而其心顧時時作江南清溪碧石想後遂微惠忌者從人口吻中脫歸歸而四壁蕭然三徑荒甚宅西一園地如手掌大乃鑿一池跨小樓其上池邊芙蓉菱荷蘆蘋蓼野鳬鷗鵲之屬無所不有而餘地更襍藝艸花竹樹翳然蕭森比于仙人之蒔蘆其中大地山河皆在矣下走日奉老親挾妻子嬰娈其間客至則便相共歡歌而遺放身世以故眷此蓬累息意名山以雞豚爲麋鹿以豆藿爲松杉以野老爲伶期以溝瀆爲井井曲局如此是宜明神之見陋也雖然亦竊有說下走聞之西教心淨土淨心穢土穢乃有迹履淹洿而神遊閭闔身寄靈境而情染俗塵故桓先生得道于巖下宋齊丘遺辱于九華古今遊名山登洞府者多矣顧其遊亦大不齊玄冥之士託以栖真騷雅之士託以發藻枯

橋之士託以避患雖所由不同均之足貴若乃廣買
丘陵多植松栝布莊丁以稅時翠青鳥以卜地裏樹
累月爲子孫謀是爲利遊本無山水之僻趣託爲登
覽之高蹤釣詭北山捷徑終南望車騎而搖魂聽鳴
駒而動色是爲名遊不探靈閣不訪道真不采靈藥
惟攜聲伎陳絲竹而放情山水沉湎麴蘖是爲俗遊
手牙籌而不輟計針紳而無遺塵容垢氣淪於心髓
而妄意杖履偶涉各山據危石而思構競臨青溪而
譚水壘是爲尸遊若然即所謂三十有六七十有二
明文寄 文會四明山 卷一七 三十五

者皆障也下走品局雖卑神况頗澹身羈窮巷心在
電出迹混隘湫情寄超朗胸中竊自謂有五岳焉則
明神必開口而笑之峩峩五岳散在寰區寧有無其
足下而有其胸中者業混隘湫而謬云超朗所謂強
辭耳卽千秋萬歲又胡津津尚平禽慶哉夫靈秀發
於造化玄閭闢於道流已則不能從而復以謬言誣
世是上銷折神靈之氣而下爲俗物張幟也嗟乎是
余過也夫是余過也夫下走請遂齋沐裹糧蒲服敬
拜明神山中其幸爲下走指示劉樊葛仙翁諸真藏

丹留訣處下走且苦志修煉無負神休敢告下陳勿
深呵讓

辨若嶺山解如沃雪而淫淫與與若有百寶流
蘇千絲鐵網供其鋪設

明文寄

文會四明山

卷十七

二十六

○○告下見肆夏文

鍾惺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見肆夏蓋二十四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日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可試也惺然不省兒亡時時聞兒母哭聲於帷間裁格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幃食器在几有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兒亡也見真亡也明文膏 文告亡兒

卷十七 二十七

哉於是不得不以兄爲亡者而亡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晉哥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真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沉深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骨豺心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者萬萬矣子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而使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子茫然不解正女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姪十人豈皆如土芥如猪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

明文膏 文告亡兒

卷十七 三十八

去而未收其長且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爛目疎眉修膚映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使村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予散落曠澹人也於世無關係見女不驕不情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熱中之人且精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子得以遊戲文史逍遙玄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游暗室

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寶禁行之數年不倦此豈書
 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者不予知藉使予知之
 豈遂教常父禁女所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
 方外之遊吁嗟乎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
 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於游
 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
 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往因有倫有脊有
 原有委脩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
 人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
 明文審 文告凶兒 卷十七 二十九

人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
 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性孝
 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吾不能女拔
 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猶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
 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
 中以速化爲娛及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
 彼太老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遊戲人間數
 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唯曰可
 奈何可奈何兒不去兒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來

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
 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
 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人
 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聞顧況喪其子十
 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
 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
 戚誓再生顧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
 來女耽前因照管本性不樂婚宦必不強汝以人世
 明文審 文告凶兒 卷十七 三十

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女若
 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愛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
 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
 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跪求
 宅祖神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
 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汝能識我文字汝能認
 取見其聞之

灰其復生生與其復子慈情癡想有痛無聲

○ 三奇石後銘 有序

宋 濂

三奇石後銘爲其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聚寶山間製爲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遠甚至不容繼孟辨強余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剝紫裂星實魄石抱腴蒼水使者佩失珞山鬼環守日睢肝內藏一升白龍酥食之凌霄驪雙鳧奮迅八極遊清都山玄膚玉爲徒一玉芝朶自天墮暈翠霞裁荷雛假以九陽真傾火有聲泓噴玉之差

明文署 銘 三奇石後

卷十七 三十一

不學三秀脫而夥韓終欲捷意仍匠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朶青嬌嬌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訢訢覓旌難攀所寥廓手折祥氤厘一握尚帶蛟龍氣旁溥神每變幻資橐籥上衝斗牛香如濯斷雲角鎮書

海上三山幻峯我爲蒼壁

○ 石鐘山銘 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郦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底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背石穴微波入之聲嘈呿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竅坎輦輦之聲嘗觀察而得其實故是耶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

明文署 銘 石鐘山

卷一 三十二

鐘石潤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乎焉徐謂達向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朱左司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底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防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展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太鑪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

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
 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于天
 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代偽
 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
 焉時群敵惟友諒寔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撰四
 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
 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涉遠覽之頃
 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
 甲兵驅龍魚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
 明文書 銘 石鐘山

卷十七 三十三

一賢貴登臨以名于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
 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
 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
 其職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
 雖羣動底植猶勝于亂世之蒸黎者皆高祖戡定
 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
 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
 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
 鑄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
 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巉巖穹隆
 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
 雲投麻沸崇岡震驚訖可小憫天命聖武舟師徂征
 矛戟百萬驅馳霆錫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舳而遁
 拒之湖口乃踣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
 猱麋羣迂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
 已空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眾肉崩
 或者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羣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
 明文書 銘 石鐘山

卷十七 三十四

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極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
 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易足與偃山有巨石
 舊銘禹功苔蝕薛剝有光流虹相古勲業亦銘鼎鐘
 于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
 民無忘 烈祖
 行文得大頭顱遂足折服群衆

○ 研銘

王世貞

墨實攻汝而汝自如。墨動不足。汝靜有餘。為汝納汗。汝既恬然。為汝去垢。汝亦無言。夫是以能永年。

可補楊鐵崖玉帶生傳

明文書

銘 研

卷十七

三十五

○ 墨銘

王世貞

不用耶而惜汝之材。闇然而不章。用耶而惜汝之精。的然而日亡。汝自以為能立言。汝祖快于摩頂放踵。而老氏之徒。以為竟夭其天年。

滑稽于文

明文書

銘 墨

卷十七

三十五

起似文

平江漢頌

宋 濂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應所向悉臣悉庭初
以軍旅之師與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
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
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
虐驅蒸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
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
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

明文憲

頌平江漢

卷十七

三十六

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
親履其穴巢中宵窺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
其悔禍以自逭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
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
敢不願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
功羣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
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
備厥式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胄
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

序次核
而壯

述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東郎山戊子 上分舟
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
矢鋒雨集砲聲雷鈞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
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
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殘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
定邊素號梟雄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
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
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
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

明文憲

頌平江漢

卷十七

三十七

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
計窮自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特俱合
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西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
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
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
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
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
緡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
周瑜黃蓋敗之于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

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評詠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誤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 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
明文寄 領 平江漢 卷一 三十八

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警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蟬輕涉我疆以跳以踰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沔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聞胡不然復豕而噬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領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成以逮其發紀律精明颺火奮激旆揚揚辟

鉅鹿是
鳴有此
圖說否

屢將將矛戈光洗鎧曹明明哉怒載厲戟飛載颯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行衝擊樂騰象駁星流火戟虐焰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橫桅湊駟筍束蠅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覓旣斃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旣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殲此首首貫睛及顧仆若枯柳大

明文寄 領 平江漢 卷十七 三十九

愆既除餘不能醜通相告言我誠不辰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徹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歌節以錫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謠有聲噴噴于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卽決洞

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
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肥專以幸集尚傳策書况
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議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
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語語揚頌 聖明便得善則歸君大體而序次

不冗不漏典雅道美是良史才

明文書

頌 平江漢

卷十七

四十

河清頌 并序

解 縉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
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啓聖之徵帝業繇是遂
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
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乃卽帝位紀年洪武
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繇是而盛高麗來朝爲
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十年 皇帝陛下
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

明文書

頌 河漢

卷一

四十一

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接天
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采間日迭耀
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混如金如鎔如鉛如汞
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玄
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照
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
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
于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
雲上波初陽遙遞花卉紛披條如胭脂浮流薄膩一

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列于璿瑜錦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采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錦綉班映堂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爲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乃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凝若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于是夾河觀者耄倪僮呼嘖占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人之行旅過之莫不爲之者驚喜嘆息閑玩坐起衰絀而不能去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群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乃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群言既審同異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陛下卽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瓜哇西洋琉球真蠟拂菻覽邦緬甸波勒迤北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

巴天竺不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繇是而極盛臣緝職司紀載惟祈無已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天啓聖明休命赫奕黃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黃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諸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迤河清獻瑞既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卽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陸接踵如河奔趨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

明文書

領清河

卷十七

四十三

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駿奔俄日沃鐵關石迴瀧盤東地底龍門天開弦激蜩起衝奔九地威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泊沸鼎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于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于此考祥粵古是常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霽霧密霞流絳陽忽陰乍闕乍收其騰氣氤其下續續其傍囹圄其

隙。紅。海。市。青。紅。仙。神。聖。叔。尉。鳳。麟。朝。啟。若。木。轉。
盼。一。空。伏。波。凝。席。沉。沙。躍。金。聖。境。薦。壁。驚。鷗。鷺。群。下。
顧。毛。羽。隔。屏。見。魚。空。行。曳。尾。星。芒。寒。耀。月。影。夾。鏡。倒。
浸。迴。光。動。植。交。映。既。白。既。玄。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
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事。
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
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垂。干。
羽。苗。格。蕭。韶。風。儀。于。時。河。清。榮。光。既。塞。不。游。不。驚。貢。
賦。絡。繹。箕。通。島。夷。夾。石。交。道。九。河。轉。輪。濟。漂。浮。于。磧。

明文書

頌河清

卷十七

四十四

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滄。易。勝。舟。載。盈。變。謙。流。時。
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于。昭。大。明。聖。聖。相。承。
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敬。寤。寐。升。
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
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
清。龍。門。如。礪。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駢麗鋪張而堂局仍自森偉洵大手筆

聖主勤政典學頌 有序

黃道周

天啓之二年既受梟政綱持案玉署之下肯 聖天
子方宵肝勵精於治日朝御就講帷輔弼凝承拜歌
毀言恒恐不及謫多之羣自以藝紅纂組簡聞小誦
不敢與於矢音道值師正仰感 聖德俯畀日永命
諸館合各為勤政典學之頌因念班固昔作典引規
斧衆製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
自為竭情軼聲前代然而志諛流占誼乖奮襲高絃
急張取響而已嗣後作者益就繁音長卿道麗子淵
洞越於斯絕矣然而姬妃莊妍綢繆昵好王融之序
曲水陸倕之銘刻漏往匠之削猶有存焉要以代各
異尚體不相兼簇節競脩其未必細斲斧而惡甚固
無當於察聲貴刺而賤機亦未窮於杼變也至於至
理所存經宜緯合抽織布弘以紛繪十二之章使覽
者互通其裁察之各適於治將紉游夏以排卿淵之
堂降泰憲而居雲堅之室非覃精希夷優游歲月未
之能焉旅偃餘閑輒成斯製後之作將有議其緝
合滲溢諸代亦方貢爾膺思不暇齊其繹響也其辭

明文書

頌聖主勤政

卷一

四十五

曰

觀夫稽微諸運陳階援契春秋演二軌之元風雅雜
五際之位於以上肝黃姚下睨李趙恒代耦六支款
恭一究則庚麟之期必屈于羊之煥或始斯紀會之
都區統囿於國蓋也若夫化資帝蕩天景人烈營度
謝其九成鍛濯耀其二樸於以報章靡涯酬德罔極
雖繁億以方中不洽代爲齒貫則若我 明造以來
廟十有二宗歷視二百五十有四而我 皇嗣與合
元覽嬉得一秉精扶靈瀲樹葉藹卻瑜載審蒼暢左
明文著 頌聖主勳政 卷十七 四十六

黃髮前青史遠色賤貨尊老額彥聽塞於風穴脂腸
於日爛遂使垂漢吐膏胥井漂福樹無驚飄草悵涼
筵溥海內外決履直履之儒斷裳雄冠之尉莫不甌
澈醴泉釜烘朱英夢鼓機之沂天躬負鉏而占月於
是魚畦燈閣螽蟴鳩叟咸辨難而通晨盟度鈴以識
鸞步冰羔動而欣獻鞠鮪上而悟餐想德旁皇之衣
會儀勿穆之收諸維縉灌所未將昂精所藏說閑而
曠觀者靖曆兩季葢浸七十年矣霧霍曦耀垣擁極
出精扶於升蕭恂準於漏表是以祖考資綏鍾簾答

慶鏡或風奏莽皆幽結洞伏喉於魯春繫魔首於周
猷反踵疊化者噬指而就楓械嘯類滔天者宛頸以
坐石栲二載暢月之內東西獻俘者不期而集彷彿
之外嚮值佚主驕臣飽觴澆石亦足以泥封云生手
接雕告矣我 皇謂是前輝之藉未竟德烈用迺鑽
仰穹中誕周垠始思無拂之臺源圖靡爭之格要覽
古缺然若未之聞也曰予茲何知予維是典學勤政
欽茲有位焉爾夫虞庭動色以戒傲遊臯傳鐸音而
陳屢省彼亦皆迨主矣而甯直若屬將稽古之或荒
明文著 頌聖主勳政 卷十七 四十七

在威烈而猶儼耶我 皇既鏡厥明謨式茲古訓間
猶軫念一夫咨嗟二方研易而憂殷高之德敷謨而
疑文命之競於以比簫知德畫羽象武來澤馬之馴
蹄揉鹽虎之不噬度心貊音懿矣淵矣諒彤管之難
名而璿衡所未測至若顯秩幽宗芹旂云章青剡紫
晴壽朋醕尊嚴表慈驅鎬步陵登臺壇埽地之文靈
臺辟雍之儀簫鳴悠旒之致翩離滑露之詩周后之
所告來漢帝之所經求莫不綱緼注心續縝縈神冀
卿士之敏趨埃夙夜而展之羣工猶以爲是道太大

取新徽多歲月之內電霍雨沓祇承而不給則且休
於蘿園湛於蘭澤巧紆徐而後營夫帝開受珪而徵
符於萬首王誦勝旒而負斧於奄洛魯公解袞而博
四門殷丁苦枕而聽杵築或決異於三年或通觀於
暮月非所以遂視棘欲亦以聞駿惠之弘模發明日
之曠昧也維冲人之未教則遵晦于顯德既有蔚於
厥生亦何需而未逮乎邇夫乾質生雕靈樞化緯眇
夷思所不贊望天庠之獨啓自恭默以來風申雷垂
卓犖往哲者蓋有五至矣方貞考之初賓祇弘遺訓
明文著 頌聖主勳政

卷十七

四十八

悼先德之未艾按顯示於泮泮政不敢改而加光大
悼允厥人在以垂憫至孝也發窖傾藏解廟屬羣寧
盜無欲以紆黔首滋其膏血者二千有餘萬至慈也
消除辟平采擇無訛抵壁荒丘投珠洞淵至誼也膺
約上衡藥言下嘗雖有歸鱗蛇領逾時至察也奔車
之駭輟轡時執懸鉞於廷以摩逋臣鎖雖不缺網亦
不脫至斷也迺若肘掖進其蜂蠆筐杼謚其綸綍杼
亦不敢掣蠶亦不敢發蠶蘊之蛭消滑防之隙塞聽
無偏至明有內照五至之奧復有二起焉天子既果

是七德者而又濟以勤與進求熙亮之工退維講誦
之彥出有垂堂之戒入有伏帷之微以蹈川而號機
臨釀而投藥猶且逡巡未敢恣兩柄謙讓不遂舉六
則將德柄太崇抑羣公之過歟亦云蟲鳥煩其寶龜
束脯愆於腊毒將刈筦以逃蚤故錫戟而後啓則四
沴亢衡帝鴻咨大魏之區九潦沈稽倍亮佚朱宣之
序頌頌作典以紀九黎虞幕協風而蘇百族寧倫脊
之盡迂而墳籍之証諸以爲治鎮靜而有餘道黽勉
而不足聖人不與天下爭時而爲身審幾將需時於
明文著 頌聖主勳政

卷十七

四十九

天下而懋本於端已迺索刑政罔禮樂慎名器審誅
伐以一意於來敏環宅於脩覺譬日方次於曲阿俟
會泉而赫之故自平汴垂網玉理戴于躋踰穆皇文
章之外言性天道無能聞者夫器習寃則必雕舞釋
干而取簫仲尼蹙頞于首莖魏文含睇於古樂自古
帝王未有輟總立之揮皇閉坎蹕之汁洽結翮羽之
鳴音喻龍光之笑譽而能程書橫經危坐朝夕者也
恐予志之未寧將何心而不寫於時則有靈羽下翔
濁河澄流天降覽輝之使地承嘉應之文羣公方操

頽足銍膺旅與神魚游偕積爵期以爲天下致其歎
媚而我皇實憫然哀痛元元念瘡痍之尚有災震
之屢告因以戒侯反行伺占羽孽拊指而問京生動
色以思祖已若曰此天垂鑒懲異云耳繇斯而談卽
使宓妃玉女遞飾以眺清臚放齊膺都更舌以陳笙
鼓會不動于纖絃無撓于清奏雖鈴鐸夜警報鼓時
裂亦焉聞此霽清何傷于景燦乎夫泉百里則未浩
樹十尋而葉紉殷德闡於祖辛夏龍遜於孔甲姬平
改步漢顯再續自遼瀕以還未有奮十四世而攀軼
明文霜 頌聖主勳收 卷十七 五十

三五綿蟬九八粹清淵懿有如今日者也時哉日豐
殷憂軒轅之所垂楚姬且以之鼓缶趙孟之所視陰
斯高以之奏樂簋豆殺核棧於此矣以貞考之不遑
達勾漕涓率發於我皇假溢受之以紹我太祖
盤闢范蒙之大統寶訓彝則懸于上條麗繩赤準於
下奉之者無缺遵之者不失誠使由育博丘以爲四
佐封胡夷契以爲宰伯朱虎熊罷以爲司馬紀通以
爲大農皋孔以爲大理陟虺以爲司諫軻卿爲輸長
蒼舒隲敦伯奮仲堪爲庶吉士將撫鳳麟以乳上林

開淵英而邀石戶遠樞扶來近綴章部徐正九變之
儀驟舞八風之龍軌哉蕩蕩乎義隄以前莫爲尙矣
又何獨若詩所云戡穀聲宜增川門而承松栢者乎
不揣固陋致私頌曰

陶虞邇止維明之廷帝垂曜華爾猷爾經禹皋路賡
錫範來告寅維兩咨曰政與學維茲政學非武不勝
帝法有乾昭回輝巡皇皇列祖震潛百度則亦維
兩離照宵夜高皇之勲輟轡而文成龍幸典載
書從軍肆於仁宣日親俊哲日來多聞乃齊乃轍
明文霜 頌聖主勳收 卷十七 五十一

臺臺孝宗馮翼與謀曰三視朝集思爰周退而講
經祇受肅穆磬管和音靡善不服誰謂天高典雲自
山降時朝隋九成磬磬誰謂炎羲江河挹光角龍騰
輝沐斯似芳有儼肅皇天昇巍煥則亦下逮濯足
道岸神祖受之豈有不恪念茲終始以訪以落我
我極門厥基奉天厥綽丙章萬政出焉文華之堂騰
腥睿衆列聖所游巢靈辟邪昔維雞鳴今日昧旦時
至則與道長斯賈相彼華堂曾孫紀之有皇極門會
孫揆之天躋淑清何穀不登皇殷懷胥果若履冰於

穆曾孫永世克孝何不靖方不事長道般般之獸郊
壇則嬉羊香之魚泮藻依來帝誠有苗疇非人斯母
日齊夷視聽則遠飛鵝食枯翮其脫腕皇念我祖伊
疾敬德百禮孔膠萬舞飭夾百爾蓋臣各宜厥職旋
巖高山喻喻大海天子敬明曷遺方外休哉萬年皇
皇以屆之

納吳飛雲鼓新製古訓之高文典冊可謂之玄
文秘笈亦可

卷一 五十二

○龍馬贊 有序

宋 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于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
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
麓深開闢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
酣鬯夷人立柳阮伴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
晦暝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
連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
其芻飲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
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
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
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
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
鳴萬馬爲之辟易驕勒不可近近轍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
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砂
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
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
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

略贊德
馬歸本
聖德不
失主精
輕重

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猶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蔡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于三佛。齊之境其他倂形。倘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品穴

明文審

贊龍馬

卷十七

五十四

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榮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風瑞霽晝昏冥天一弁聚通精靈龍胡盈鳧應輕竹披耳鏡縣晴花雪

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類振鬣鳴萬馬驚閃旋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轡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與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昔稱子美今見潞溪耳中如聞飛越蹀躞之聲

明文審

贊龍馬

卷十七

五十五

任安贊

王世貞

漢史驃騎將軍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專驃
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王子日賢哉乎安也其猶
有古俠士馮驩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
潔飾求眩其過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
炎之炙手而安與山任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醫焉
非必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
猶不肯此于安何有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
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

明文

贊任安

卷十七

五十六

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雖然丈夫生世當委質事
天子弗過已耳乃事天子左右爲大將軍私人安豈
亦習戰國游客之遺不蚤自樹耶使驃騎不得而
來之執若使大將軍不得而有之也吾既重安而又
惜安爲贊曰

矯矯任生彊有氣力所顧者名不屈者勢大將軍門
流馬脂車衆趨以前我恬自如脂車流馬轉之驃騎
衆舍而趨我無易意灌好魏其武安尊之驃騎賢哉
澹若不知長寄塵埃驚風容與既遠網羅孰錄其羽

嗟哉任生亦昧幾只受太子節卒以誅死

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明文

贊任安

卷十七

五十七

○ 華品贊

文翔鳳

有雒氏之晉爲東皇吏實椒錦帆于蒹葭之零團亦
越佳之樹娉婆於綺疏琅閣者若待我垂漾晴呈秋
容之茂妍又何茉莉之宜月宜露如邢夫人之便媚
而愧尹清冷而不可以狎干也維梅標兮華如桃李
冠雪堂而寵霞軒既競金枝之鶴皓又方綺葉之渥
丹噫玉桃之二妹又何其束素者如淡掃之號國敷
朱者如濃艷之玉環也山茶曳緋于桃後瑞香含貝
於杏前辛夷月玉蘭之別種羌獨優素女於絳仙詩
曰溫其如玉易曰其臭如蘭予將比德而同氣傾松
膠而馮丰襟之密憐至若幽蘭之發砌其如侑予之
盤餐與過此則玫瑰之初度繡毬之并年花王將用
事勾芒之後騎按隊視融之前從搖旂主人曰此其
爲三時南游之繁沍可以歸訪幽之八樹園

即以生華之筆能使華態如生

明文舊

華品贊

卷十七

五十八

○ 劉鶴亭公像贊

黃汝亨

骨稜而蒼髯戟而張懷慨見于顏面整肅儼乎冠裳
此則公之外貌丹青家可得而寫其諱乃若扶策而
爲良賈展籌而勵官常俠聞于燕趙而政聲于閩楚
之疆至亢爽達俗掛冠以歸而比踪于柴桑此則畫
家所不能繪而公之耿耿于行藏公殆兩收乎賈與
儒之効而稱才之通方者耶

雄姿俠概如觀仲連季布當年

明文舊

贊劉鶴亭

卷十七

五十九

明文舊卷之十八

武林劉士鐸羽石父評選

○治要論

方孝孺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華奸剽暴之意于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于其間。莫不兢兢有自重知耻之心。未見鉄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于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當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而思帝者。以未嘗被其誅。誅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梓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于法。蓋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耻。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

明文舊

論治要

卷十八

一

王道下
非人情

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于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纘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情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愧恨與被木

明文舊

論治要

卷十八

二

刑辱致
治之原

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其辱。固甚于刑矣。孝友陸嫺。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爲用。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爲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繇。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于孝弟禮

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民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解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以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

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受也于其偶發乎面其畏日恐于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于不得同于恒人鵬舉坐以酒而飲一

明文

治要

卷十八

三

人水其媿甚于刑及其身耻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則刑罰加焉人知刑罰果出于不得已而行于

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耻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矣夫

張江陵有說云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

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其治主于威強

自建文仁柔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習遂

以取敗至埒以扶蘇謂不虎亦必亡秦不知我

明文

治要

卷十人

四

高皇帝之嚴威特以懲警貪暴至于嘉惠元元雖

三代之君未有過也今之永食雍熙固休養之

報而豈威強不效乎正學先生端本立言較之

尚德緩刑書更爲切至

○將難論

高岱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屬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縻繫之也。今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將者莫若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叅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今之總制

不列之論

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傍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體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士。是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驗。一士之禮餉必有稽實。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美餘錙銖不漏。矜爲紀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剪鷹揚之爪羽也。何望其惴戰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亭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勇士之難耳。兩軍既

隋將上
之心棄
其于此

增人治
歡

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
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
之然將不可專也使襄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
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
走于道路之間伺候于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
取決于吏胥之口彼皆稀縱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
僕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量而殺敵也
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
步勢必有關白百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
月之符論將難
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
士趨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開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
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剋敵之
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沐血于戎馬文吏
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關于疆場逢掖潤談于庭署雖
有折衝之畧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
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刎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
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
首而就羈絡隼鷹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

卷十八 七

帝不能必其將稷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
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皂隄而已將安用乎此皆
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
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畧豈豪傑多
生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
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潯陽鼓聲方震而二十四郡
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
時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一平束于法而
耻當其任牽于文而不究其施暨其顛沛流離委之
明文審論將難
兵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
已之變邊徼蕩然旣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推陷之
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
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
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
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將嚴擇任于委用之初
而不當多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
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
之兵稀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堅制之少而文

卷十八 八

薄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誠欲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凌厲深至。足使暗鈴不妄動也。

明又書

論將難

卷十八

九

功實篇

何景明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怪恢偉之事。效於前。于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楸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眩目之刑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

明又書

論功實

卷十八

十

詳于功實之辨。而覈于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爲功。五伯以善備爲功。七國以善戰爲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邀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爲而五伯所以不願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唯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

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雎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于當世。而不爲省。流禍于後世。而不

明文書

論功實

卷十八

十二

能見。此功實不積之患也。是故親顯禍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于臣。而實弗被于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凱切詳明。雖于瞻之。代方平書。不是也。

明文書

論功實

卷十八

十二

○ 懲奢論

劉玉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如隸肉食倡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毅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備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陷于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袤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定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典刑罰措禮樂與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肅肅如郊廟詩

明文著

論 懲奢

卷十八

十三

○ 來馬論

陳束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馬集于邸舍迫就不驚容止間暇時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馬召陰抱陽候時眠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集人寰之清激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耶非耶先生適爾笑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厥本夫覲物測微揆類表應此瓊士之思也非所以議於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膚不乃甚吃乎客曰何為其然也羽毛先氣迺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婉儀欽翻引翕駢蹀邕邕肅肅似擾而馴殆鴻氏之所為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耶先生曰烏謂此乎允若而言則是具物咸瑞而靈不渺見也烏謂此乎且夫婉臂鸞雉詭毳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器荷機入林即鹿則駢躍蜚跃者衆矣虞人靡得以為瑞也類鱗綺甲世之希也漁子掄九戩以游江河則舛類詭族噉嚼浮沒揚波迂纒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為瑞也夫物固有靈而未必遇不必○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然而

明文著

論 來馬

卷一人

十四

休游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難以微喻已然而茲事雖細皇風之所榮也。通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故惡可嘿焉惡可嘿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擗盛者近適雍休履社者附會論世釋化不越三者而立教矣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優游委蛇適矜矜於休姘藉令選替運而歷諱朝雖疊珍案異方且踟躕匿沒豈能以揚芬而擢茂哉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

揚其聲。驚降庭木。蕭瑟表其政。此皆遇好誇之主。居偏駁之朝。處疎迹之位。猶能援物著化。垂跡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闕。刷彩瑤闥。目眇天藻。手操雲英。夫既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管被其文章矣。歟。彼蜚屬。烝然辰並。若若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攷信符籙。然而引典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宜者鄙也。蓋情有積而思宜。美有積而斯思。性有觸而斯起。

然哉
染羽畫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本治中

黃道周

爲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爲常言不言則購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於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官府官府不治責輔座輔座治而後官府治官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日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官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

明文需

本治中

卷十八

十七

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膏察於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遠之衆車卒屬甲不及候甸天子穆然執和皂之柄公卿百執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子不震小人不驕是非奸慝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管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爲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於道矣夫火發於山數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爲宜獵薪者以爲宜炭田者以爲宜灌盜發

本治中

明文需

本治中

卷十八

十八

於廢室之下則門者不及扃。箭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耕而射狸首非虎也。磔狗而諸儼鼓非鬼也。使禍備之動而皆集於羣言之數則千夫闕市無有覆國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於內而後夷狄寇攘來於外。官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携志。州郡携志而後岩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於所甚較而於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於內內先不上聞久宿而潰於外潰於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盛於外外攘不上聞驟至而噬於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肘足之地有萬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共君君之事於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已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干以爲之干呼戚以爲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爲之管呼箴以爲之箴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慙几枕簞箕帚香櫛

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各有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鬻髦咬骨之彙出譏刺夷狄寇攘之彙。皆出於宵小權寺。聖人以爲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內。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末不害也。兵之本出於刑刑之本出於政。政之本出於禮。紳見而救闕。此世所謂潤儒也。而裴介之士。能使人益闕不能使人不闕。道出於衆。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

明文寄

本治中

卷十八

十九

而舍堂陞守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卽累世無百年之治。禹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惑於標害而救於急搏。以爲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肯共於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絕。羣國人而哭之。無濟者。聖人坐明堂發言而善則青去。疹卽卽不爲。卻亦不爲害聖人之坐此五步之內耳。夫五步之內。豈獨於蒼青之末哉。以爲氏本所在。精驥與宅。故其行不馳疾不速。今日邊陲事遠。則宜言之堂陞

事近則不宜言之邊陲事急則宜言之堂陞事緩則不宜言之信然。則以爲堂陞之患。細於邊陲邊陲之禍。急於堂陞也是未爲本序也。古之聖人。日具訪問以救已過。替史紹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於果。愚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數。皆存於國邑。故聖人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釁。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而馭遠。外若甚細。內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急闕。人有道之政。不急闕。政有道之人。衆士

明文寄

本治中

卷十八

二十

以明禮之醕秣馬以芻靈之藁繫敵以綈聖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宿飽。折一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說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及於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死問生。哭大夫之廟。立百姓之社。弛酒卻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夫。差主父者。天下之疆奧也。威立於絕漠。厲馳於上國。乃教羣臣曰。內治之道。吾既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胡兼齊晉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嚭李兌。因以授臂探其內。白起伍胥。因以盪足取其外。

故夫燬火之燭外。取室之賊外。多禁者奇。聽者多。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嘗察於本計也哉。聖人之量天下。懸衡於斗。以爲物。藪宮府取萬。畿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畝之稻。而皆有數。灰螟蟻蝨賊。之翕陽。涸陰。灰之斥鹵。沮枯。灰之稂莠。宿莽。灰之雞豚。擾聚。灰之縱此。數。灰而獨輟食。以論刈獲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梓。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木美陰。已蒙然穢矣。故錮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批衆說者。必有甚諱。隱隱生焉。不可不察也。

不憂外而憂內人。亦有言之者。至其豎義。焉。

標華深艷。則長沙讓頌江都。遜博矣。

明工書

本治中

卷十八

三十一

○本治下

黃道周

然則爲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在內。則賊在於內。諱言外。則賊在於外。奸宄竊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而多舉諱者。伴爲步。慎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世之寡識者。既樂於自閉。又以爲國。惡所在。重言爲好。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壺巷寢室。達於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者。亦亶矣。猶自以爲幽。驛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號衆。若行窳。辟之索。其膏火也。今

明文書

本治下

卷十八

三十二

循陞之內。盤泉桓。淵動千百。數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蹠足。而是若是。即有不測。龍蛇。雅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肩。鎬使千百人。權之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爲安處。故今之爲宅中者。宜賢於古之爲宅中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以爲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人治千百人。以爲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圖。故古今之賢聖。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

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
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則
是無術也。古之爲術者規弦天地而始於日月。日月
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
書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灼太青脩水
而鑒太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
謂與之爲明不與之爲冥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
之不與其冥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
照焉。積羽之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
明文章 本治下 卷十八 三十三

而萬物不往者以爲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震霽與之
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
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
曰天子怒也無曰誰怒者天子之喜怒賞罰見於天
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於天下喜怒賞
罰不見於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
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人之喜怒
而天下以爲有代喜怒者則雖耀佩鑑鑄刀鋸戶據
人之項徒足以走柄無顯說於天下故君子之爲法

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
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
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崇不受其禍故聖人
之爲鼎所以使物之崇出相示也。魍魎魍魎雖甚魍
魎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情亦
自以爲怪怵聖人以爲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
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
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
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爲知此而天下之數
明文章 本治下 卷十八 三十四

可義起矣。今日見鬼物者必歛量聲而度其形者不
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
則彊者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竊之而目相
視明或竊之而目相視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於有
所諱而終於不可諱。豎牛之禍孟氏皆知也以爲告
之則憂二子又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怒李兌氏知
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爲
賊故賊有發於慮禍討不討而皆爲賊者季氏李兌
氏也太宰嚭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爲不智也李

斯請罷阿房賦轉作戍邊不爲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於外其過愈於賊故賊有發於據寵告不告而皆爲賊者宰詔李斯是也韋匡翟蔡夏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樓選五候之間大臣竟而不能自權幸侈而不能諫卒以覆國身名俱喪故賊有發於保身過無過而皆爲賊者韋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神正告於天下也聖人爲鼎而因以爲斧鑕爲斧鑕而因以爲較格爲較格而因以爲金矢爲鐘鼓而因以爲韜鐸爲韜鐸而因以爲橋梁之木爲橋梁之木而因以爲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已自見於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日主希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惟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矢集此大昧慧不可爲天子道也爲天子者已錮於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之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矣故古者之爲明堂皆在南郊之外

明文書

本治下

卷十人

二十五

日月之壇夾城之東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爲澤春秋雨露陵寢自步太狩之月不廢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宕夷悶鬱瀉幽清之滯與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於通達古今博奧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刊鬼寐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暈生於外賊成於內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號虎兕龍蛇之澤以爲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觀物而見情愚人明文書

本治下

卷一人

二十六

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爲隣

體質堅古故縱筆處愈見高疑如有內景之助

○天說下

劉基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虹不平之氣見也抑鬱結而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一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

明文醫

卷十八

二十七

霧濁星妖暈背稜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無病乎是故癰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厥披損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富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善

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于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恒靈以鈞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於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天能病人人可療天東南缺陷須持此文補之

明文醫

卷十八

二十八

鼎說

許應亨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于社東垣之下得鐘焉
似鼎而小總八十一乳上著山岳魑魅饕餮之狀野
人相與試察其色則渾樸而不悅于衆目試擊其聲
則洪遠而不入于里耳因撞而碎之鬻諸鐵冶之肆
客有語叔夏而恨之者叔夏曰子以是物爲有知乎
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爲九鼎以
察神姦是豈是物乎吾聞劍有干將寶能變化飛徒
今是鼎能夜燭以光笑其無知叔夏曰甚矣子之好
用文書
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易不求售于子而卒炫耀踣蹙
于野人之手古之山嶧犧象玉磬大璜是皆精微貴
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
華簫有虞氏之剛泰夏后氏之璣殷之竿周之爵秦
璽趙璧隋珠漢鼎茲其或毀于無知或遷爲異物或
混于水土或化爲泥沙子能一一而保其無恙乎重
華禪夏兩墩無聞鳴條既伐四璫亦戢商受殄滅大
瑚繼毀幽厲播遷八簋不守惟其陵谷變遷盛衰迭
運大者天地且不能以長久而況于是么渺之物哉

用文書

卷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用文書

卷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一

必若子之言則是寶玉大弓不出魯府。珍琳琅玕終
貢一姓殷之祭器。不抱以適周。而齊之大呂不藏于
燕室也。物咸久視而不變。則是賜銅山壘金谷者。不
必餓圍屏。慕東市。印累累。綬若若。裂土而侯者。不
必羅雀門。乘牛車。阿房之宮。魯靈之殿。章華姑蘇之臺。
不必飛燁燼。成草萊。遊麋鹿。而號狐狸也。非其伸者
不得不屈。往者不能不還乎。且是鼎也。出之于土。而
入之于治也。其利農事。而爲鋤爲鋤乎。將捍患難。而
爲鍛乎。抑爲鑄以承烹飪乎。將爲鑑以別奸隱乎。如
其無知。則方其爲鼎也。不知其爲鼎也。及其爲鋤爲
鑄爲鑑。爲鍛爲鑄爲鑑。爲鑑亦不知其爲鋤。鑄爲鑑。鑑
也。如其有知。彼方見世禮崩樂廢。古器無用。乃發其
神光。自貶以求有益于世。還古而變。今出無用以求
有用。子又何必噴噴然惜之哉。方且有人于此。淳厚
朴野。息機絕智。其處世齟齬。而莫能入其于人。踴涼
而無所親。貌類無知。言若無用。其不悅于衆目。不入
于里耳。有甚于是鼎久爲天下所損棄。子不此之惜
而乃不釋于彼。何無所厚薄輕重于其間哉。客于是

目瞠而不瞬舌舉而不下自咎失言唯唯而退

不惜捲簾過一顧恐君若眼未分明請此應知
自悔

明文

說

卷十八

三十一

○ 虎銜魚說

張 合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
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
蒙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
昧著近鮮以不昧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
綬名實皆墨都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
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昧殆六珈而效者也方
岳而昧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昧殆十金中饋
而奔也蒙復于公曰昔者之昧鑽穴輸幣今也之
昧連闔閭
明文 說 虎銜魚 卷十八 三十二
房昔也之效叔孫僑如今也之效衛渾良夫昔人有
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
茲之昧惟恐人知今茲之昧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
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求哉由此觀之虎
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

破顏極矣然顏甲者亦自不相聞

○ 海天小隱說

李維楨

齊使君訓女宦涓而家維維蓋在北海上月月之出
沒風濤之震定雲霧之變幻雨雪之晦明其勝無所
不有而事不可窮之於筆杖而步履而登觴而吟繪
而漁樵而泳躍而濯汲而飲其致無所不佳而妙不
可盡之於言總而圖之曰海天小隱客或得之以視
不佞不佞楚人觀于洞庭江漢自以爲大矣庸知
大儲與皂治浩浩瀚瀚若斯者乎若之何使君之小
之也客則述使君之言曰恒情少所見多所怪故蜀
明文齋 記 海天小隱 卷十八 三十三

犬吠日粵犬吠雪井蛙難以語海其所見者小也圖
海者莫詳於木華潘岳庚闡孫綽之賦矣怒而爲濤
其狀也莫險於枚叔之發矣讀之直使人怵焉有怖
目之志而海畔之夫載矇矓掛帆席候勁風疾若鳥
舉而安若坦途没人洞客持尺挺與濤上下若尋丈
之溝何也生於陵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也余
家並海所視聞熟矣安見其大叔季以來士大夫以
官爲家不樂歸歸而營菟裘其宮室臺榭園囿池沼
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其飲食車服嬪御翫好以

殊方偏國非土之所產無不畢致爲奇以金石匏竹
昌大露廣爲樂而余所治三畝之宮足以辟燥濕寒
暑及肩之墻足以蔽惡高不過望氛祥大不過容宴
豆所以娛心意悅耳目者僅一海耳是余與海上之
人共得而非殊尤絕迹獨擅自封也是先人世相授
受非宦遊所獲富貴而歸故鄉以誇詡其宗黨者也
其何大之有蓋自伯夷待清仲尼乘桴遭時不偶意
有所託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之士少師擊磬襄魯
仲連徐衍美肱之徒相率效之以海爲名高焉而大
明文齋 記 海天小隱 卷十八 三十四

余幸生于極治之朝出而圭組退而草莽莫非王土
王臣也其通會殊矣海王之國謹正鹽策管夷吾因
是以伯齊九合諸侯而闔閭春申王渚繼之壅其財
奔走天下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封之而戈船
下瀨樓船橫海之師繇斯焉與伏屍千里收爲京觀
功名之士以海爲富強焉而大今 聖人在上海不
揚波余以經術起家爲二千石承流宣化子思元元
其致用殊矣迂怪之方士雜媚子弄臣以干進則有
徐市韓衆之倫稱引三神山金銀宮闕丹竈藥物屈

萬乘之主。殫萬姓之財。以冀幸于仙人之一遇。遊談無稽之士。則有鯢魚鵬鳥。扶桑若木。禺強之峙。五山龍伯之連。六龍任公子之餌。五十牯以海爲市。詭焉而大。天子統一聖。真諸家之說。絕不得進其操術。殊矣。夫海也。吾與之邀樂於天。微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取之無禁。用之無竭。不求其得不患其失。不出几案。藩落而長爲吾有。故小也。且余齊人也。齊地方千里。雞鳴狗吠相聞。顧不大哉。長而北行至燕。猶是也。仕而西行至晉。猶是也。

明文奇 卷十八 三十六

更仕而南行至楚。猶是也。問燕之北。首之西。楚之南。亦猶是也。上下八方。大小相含。無窮無極。余是以知四海之不異是也。夫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然則北海之在天地。牛蹄之澤耳。吾廬之寄于海。馬體之毫末耳。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至人者。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上遊於霄窈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而何有於海。歷陽之都。一夕返而爲湖。聖智勇力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卽余家海上。不能與海朝夕。而強名之。

隱他日得謝而隱矣。又安能以共有涯之生而與夫。滄桑遽變。較歲時短長。耶。遽廬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余之隱於海也。亦若是則已矣。則其謂之小隱也。亦宜不佞三復其言而善之作。海天小隱記。

佩奇環瑋之瑜。辭貫絡繹。不可遏截。上則木難。火齊下亦南金大貝。

明文奇 記 海天小隱 卷十八 三十六

○ 古硯說

許 翬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爲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于今而爲古耶蓋至于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視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于紛華綺麗之樂奔走于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僂辱而不知羞于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誘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

明文齋

說古硯

卷十八

三十七

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于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于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明文齋

說古硯

卷十八

三十八

披剝盡情令藏古家汗下

○ 畫龍說

鍾 惺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至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堦垣草衣芒屨人見其真者如明文審 說 畫龍 卷十八 三十九

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染好事者卽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卽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詎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真也。

宜假不宜真此之謂夫

○ 李淑人大節解

李攀龍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于 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 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幽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倘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于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跋余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効以大畢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卽安者旬旬拮据不與焉勤矣惟茲子遺乳其明文審 解 李淑人 卷十八 四十

在疚疾用勛切但爲勞卽底幾將來瘡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自絕始爲慘哉瘁矣墮關閭恤風憂不陽如在瞻明視聽玄默雖猶託於世未亾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爲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足重蓄也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惠逝者拂亂煩冤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於鞠養善後

中丞所
伏之妻
道即中
丞自存
之臣道

優於捐軀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
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蓋亦其質
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爲
絮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光昭有家
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
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
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
不可移殉葬自奇立孤自正滿瀆之諒匹夫一朝舉
之矣又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
以撓之乎貞矣激於始絕而衰於已事與操具而身
以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
愜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
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
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脉以之神明
之胄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
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編
歷三臺大績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
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明文膏

解李淑人

卷十八

四十一

版由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

明文膏

解李淑人

卷十八

四十二

○ 三先生祠義解

李維楨

新安汪惟一少師事徐子與先生爲詩詩既工先生介紹遊李于鱗王元美兩先生所兩先生雅重其人贈之以言惟一遂有聲三吳間而子與先生卒惟一哀遺文行之又乞王先生志之諸才人喜徐先生者傳且誄之時展墓存問其婦孺已卽家竹丘爲祠事先生而李先生已前卒王先生後十年復卒因王並祀之人諱無門其友汪永叔私問于余曰惟一之祠也禮與余曰禮古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古者立學

明文憲 解 三先生祠

卷十八

四十三

樂器用幣釋菜以尊先聖先師四時官釋奠亦如之有道德者生爲師死爲樂祖祀于瞽宗民生于三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事之如一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致死心喪三年其重若此古以官爲師師無異徒人無異學生事沒祠官爲主辦今學者不肯受官師之教生別爲事死別爲祠是可義起者也禮言之祀有五蜡有八與之饗有二豆間之祭何食蔑有七夕有祭杆每月有祭櫻桐書拂禮反其所自始苟有功德不擇微賤而况師乎祭於太蒸從饗先王晉之封綿

明文憲

解 三先生祠

卷十八

四十四

上田也魯之納襄氏潘氏也越之表會稽山也君不忘其臣俾世有血食而况弟子之于師乎燕之築廟衍宮也吳之架介瑛廟也屈千乘之尊以師匹夫而况匹夫之師乎叔季以來人之好諛甚矣匪直祀死者及其生而以鬼饗之要皆怵權勢行媚取寵不足多尚然其始作也未有不孚民譽者鄉而祠其父老若畏壘之屬邑而祠其令長郡而祠其守相若汲冢樂社文翁召父之屬多矣其下若干公獄吏許陽都水椽朱邑齊夫鄭衆從事耳吏民士大夫戴之爲君愛之爲父母奉之若神明祝史無媿詞君子無疵議焉何以故以爲君猶父也師何獨不然張良之黃石王積之杜康李燮之王成韋泓之應詹伍員之漁父針藥之工之扁鵲陶家之陸鴻漸一日之雅一事之契一藝之功也而儼然受祠夫終身所師大有造我者宜何如也李洞之于賈島也以佛事之孫晟象事之承暉之於司馬光蘇軾也以象師友之此異代人也夫身受業者安何如也梵言室灑舊翻弟子新云所教南山天台之議曰學在我後名弟解從師生名

子師有匠成之能學者具資稟之德資則舍父從師
教師如父師之謙讓處資如弟曹務光見趙州以斗
盆燒乳頭香作供此外道也夫士流宜何如也楊宜
之千宋纖也黃庭堅之于蘇軾也爲閭爲室象而事
之應詹祀韋泓也柳宗元得韓詩薰玉焚香然後發
讀也王維繪孟浩然象也張籍得杜詩焚之而以膏
蜜頻飲也戴弘正金蘭簿以告祖考也此朋友也夫
師宜何如也禮記戴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女
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

明子雲

解三先生祠

卷一八

四十五

人疑汝于夫子汝罪三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
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
篇載群弟子之語子夏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
之言五而三稱口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爲曾子所罪
固其宜矣劉焉造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上
焉有似子夏西河疑聖人之論其傳說甚遠惟一言
必稱師禮也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
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
吾哭諸野寢我所安師成我者也故哭諸寢孔子沒

門人相嚮哭皆失聲欲以有若事孔子或曰是做古
設尸之禮也可以尸何不可以祠後世有慕而爲之
者臧榮緒以孔子生日庚辰拜五經孔子如日月代
明四時錯行天地同流奚取於庚辰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爲萬世師奚取於臧氏之子無亦劉繼之夢孔
子誇詡以蚩蚩人乎故天地山川之祭惟有天下有
國者則然尸與龜之祭達乎庶人豈尸龜優于天地
山川乎哉功大者其報大功小者其報小以臧氏祠
孔子是庶人而行郊社之禮俗也適以小孔子惟一

明文書

解三先生祠

卷十八

四十六

祠三先生於家是尸龜之祭庶人之分也孔子哭寢
之意也禮也古者思賢而祠之則于社故曰鄉先生
坐于里門以教子弟沒則以配于社庚桑楚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謂以其主配社稷以食也漢甄子然臨
孝存皆配食縣社晉宋登爲汝陰令及卒人配社祀
之陸雲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形畫像配食縣
社古之仕而有功德於民民追思之及鄉之致其仕
而可宗者皆祀之于社不必專祠亦非如今皆配食
學官也惟一竹丘與其友人于此爲詩社因以祭三

先生亦社之義也。禮也。禮又有之。爲群姓祠。秦厲公厲族厲以妥古帝王。諸侯大夫無後者。李徐二先生。岳牧臣在諸侯大夫間。不幸而無後。無論弟子不忍于師。是不當比于鄭伯。有晉若敖乎。鄭康成注祭法云。今時民家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厲山氏有子曰。在世視厲山之神。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惟一祠徐及李而王與焉。其亦厲之稱。山乎。四方百物之福辜也。八神之索饗也。星辰風雨。明文需 解 三先生祠 卷十八 四十七

露雷山林川澤墳衍之同壇也。從其類也。三先生生爲死友。死而配食。豈曰非類不歆。故惟一之祠也。謂以義起禮可也。永叔曰。惟一嘗爲徐先生服。服以總時。以期禮語曰。儀禮朋友齊衰三月而禮言師無當于五服。張逸曰。古不制師服。無定禮也。有得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愛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豈可槩服之。故不制服。心喪可矣。門人爲孔子築室。治任三年。子貢倍之。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龔勝門人衰經治喪者。

百人鄭玄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衰經赴者千餘人。馮曹郭瑀服皆三年。王肅門生衰經者百數。宋黃幹喪朱子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伯喪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胡澹菴爲師制服。李諒爲師總麻金履祥師喪服。加經白巾帶用細苧。惟一于徐先生河汾氏所謂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者也。其服也。酌于禮之中者也。漢去古未遠。諸儒最重師師。以經術專門名家學者。守師說不變。問所從來。必曰某師封侯拜將。相恒推讓之。于定國身爲九。明文需 解 三先生祠 卷一人 四十八

卿迎師執弟子禮。景毅以子師李膺自免。人有辱夏侯惇師者。惇殺之。而考其時能于師身後有恩紀者。唐林王吉表上許商冢。侯芭于楊雄桓榮于朱普桓典于王吉。負土成墳。禮震爲歐陽欽。楊震爲范升。鄭弘爲焦贛。不惜死相救。李膺延篤。劉焉王朗棄官奔赴云。尚堊吳章南嶺任未致尸于門。郭亮收李固牽招護樂隱喪。廉范飲薛洪朱穆喪。趙康如師胡騰殯。竇武行服其服亦無明文。今孤微君隱東城中。終卽爲冢焉。諸生遵師法陪塋者三百餘家。又不聞其。

祠如惟一也。禮無定制而情不可一律。齊張逸之論是也。其後曹會弟子稱曹師爲立祠李遵易宗楊億爲文塑其像晨夕伸函丈之禮。磨石記之。惟一事可與二人並論矣。于禮固無過不及也。永叔曰是則然矣。祠之爲余曰否。神之爲德也。體物不遺。物莫神于人。莫神于心。心莫神于言。言莫神于文。試舉其凡董江都三策得之神。助謝惠連池塘春草得之。夢弟孫綽筆端吐光若火。賦擲地有金石聲。徐陵醉作白雲月。零 解 三先生祠 卷一八 四十九

出海嶠詩醒驚爲神杜少陵受石文于鶯冠童子下筆如有神宗武暗誦抵有金字光明射日袁淑詩有生氣須大材。走之不則飛去李觀爪甲有清塵此文人而擬諸鬼神者也。孟召文差顛狂滕王閣賦江神走送郭元振題頰入面遂滅馬公亮鬼手范仲淹鼓妖亦然杜詩可驅瘴射洪陸使君廟以爲鼓。殊驗白居易劉禹錫詩在處神物護持此文人而感動鬼神者也。張迥之雲湯悅之星皇侃之唾楊雄張鷟之鳳董仲舒之蛟龍傅咸之龍文韋羅含之鳥劉賁之

龜馬融之花謝謬之珠江淹蕭穎士之錦王朗王勃陳繼達之墨紀少瑜王珣李嶠李白之筆周仁裕之西江水弘成子五鹿充宗之石韓昌黎之丹篆司馬長卿之黃衣翁又不有言祀明瑄星者多知慧乎此文人而鬼神牖其衷者也。王肅方註易有魃王女從地出與語才思開悟王弼鄭玄王衍陸機互相論難鄒湛見甄舒仲沈約叩陸喬門召青箱誦其感舊詩成劉楨猶能庇生顧總伏遵度夢子美自誦逸詩數十章又有聞人稱子美解其遺恨吞吳句之僕蘇端明言元祐中嶺南人遇李供奉酒肆爲詩二篇自言東華上清監清逸其人或謂是黃魯直經蜀中事李生見筌篲有雲中江樹天際歸舟之句他若芙蓉之城長白之山白玉之樓五雲之閣紫陽之宮衍波之笈太乙之藜仙府之酒瑤臺之夢華亭廣陵之散此上所臨往往文可觀采此文人而鬼神式靈之一陰一陽酬酢者也。慧業文人其生也有自其沒也有歸往往仙化則有大玄博士太極仙卿西明都禁華陽洞主遮須國王都錄司命文星典史紫府押衙侍帝

晨稱散仙不可勝數柳宗元主羅池謝靈運送杜治
事亦有徵若前後身蔡邕張衡尤衆三先生魁然文
苑取精多而用物宏沒爲明神又何怪焉且就人倫
御之爲藝傑卑矣尹儒秋駕精神發于寤寐誰則牖
之心之精神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天且不違而況于
鬼神乎談詩家有神品有神來職是之由腐毫墜坑
闕壁繞室閉門入甕坐樹腐屑墮齒落肩引被臥手
穿袖斷鬚華滿頭絲兩京十年三都一紀口吻生花
不郵妻孥猶未閑至極鄭玄尹知章鑿心王充竭氣
明文膏 解 三先生祠 卷十八 五十一

楊雄吐腸曹植反胃李賀噓肝孟郊擢腎桓譚疾裴
廼瘦心神辭李廣五臟神遇江淹此物此志也張說
享文以媚香賈島以歲除祭詩神劉蛻以文爲冢而
銘之唐球投詩瓢江中王曾父見字紙以香湯洗燒
之而獲陰報非神而何惟一受詩三先生沒世不忘
神所憑依將在是矣郡有文士則必如花生雞解人
語風解念阿房宮賦鳳畏田字龜有脣鴛有印蟾有
丹書鴈行成無爲豚望食神仙則化夫物猶然而人
何以不如小說家稱筆神曰佩阿又曰昌化晉高士

爲筆神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司書
神曰長思解辟蠹除夕祭之故鄉說拜筆祖塋拜墨
薛稷廣爲九錫之五物者以人用之乃疑于神而人
之用物者可知已惟一祠三先生神道也簡子有言
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春樹蒺藜者夏不
得休息秋得刺焉樹人譬之樹木區以別矣惟一不
升枝而捐其本則亦三先生善樹人以食其報也今
天下多噉名利齒兒無如新安其富者能餌人類陰
子方黃羊祀竈其不慧者易欺類王凝之奉天師道
明文膏 解 王先生祠 卷十八 五十二

借鬼兵其巧者善厭類楚澤鳴狐卽墨飛鳥其象恭
者腹有鱗甲類西門豹簪筆磬折而須大巫嫗其誕
者類劉伶斷酒供酒肉神前自誓便引酒進肉隗然
已醉其廣交者猥雜無倫類漢一歲三萬七千祠其
無恒者不終類土龍芻狗之始成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繼以朱絲戶祝約袪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
用之後則壤土草剝而已惟一產財中人負笈而遊
三先生之門東脯成禮性復木訥不善爲容方三先
生憎多口奉盤匱於玷墮惟謹比三先生寒畯舍宅

以共烝嘗。今老矣。澗溪沼沚之毛。朝莫薦之。必齋如也。毀譽不務。意升沉不改。度死生不變。節是舉也不必于禮。若何業已。度越流俗遠矣。如非然者。三先生之神聰明正直而一能無吐之乎。小叔撫然曰。有是哉。吾今乃知文章大業也。死且不朽。師弟子之義之重也。鬼神之情狀。祭祀之禮。所由設也。歸語惟一具告三先生之靈。而小子任丹書焉。勒諸刑牲之石。

萬族之態五倫之理二氣之倚狀俱羅列而爲

文章非惠施五車茂先三十成熱胸中何能貫

明文需 解 三先生廟

卷十八 五十三

中縱橫若是

明文需卷之十九

武林劉士鐸羽石父評

重與獻吉書

徐獻卿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萬里於時雉雉于野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府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傍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逾錢塘薄曉會稽控湖山以爲郭環江海以爲池昔日神宮曉閣椒房綺榭之餘或巋然于魯

明文需

書重與獻吉

卷十九

句徒勞歸于丘夷願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溪遡洞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溪澗止之濱玉水澄徹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鯈翔泳白鳥棲止可以登神而悅心也橫陟彭蠡仰瞻廬嶽其波濤則騰湧奔伏噴薄日月其峯嶸則盤迴峭絕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爲卓絕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遡

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

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

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峯森拔三門凌啓雲

霞綯綸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往與

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戶琉璃爲鋪檀桂

爲柱制倅天居勢轆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

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

混原同塗縱貫脉理襟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

陽春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兼葭落猿子嗷鴻雁

明文需

書重與獻吉

卷十九

成羣魚龍倏忽鳴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奔榮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收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此者也然其民俗若瘠尚利薄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棲其速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

淡而志無涯。時可達而身不遠。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賢豪發憤。映帶彌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爲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才。寡彌綊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博奇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摘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千役之行。豫茲游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用。文當齊重典百卷十九三

跡之境。雖檉榆之爲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述其略。以當抵掌。方有傳。勝不盡所言。

觸境流連。裴徊憑弔。有望古遙集之意。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於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它日有所法程。可寡過耳。未先授以職事也。昨謝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卽辭客。當雨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按不答。禮聲色。兩屬進士。以用文翁書上大司徒百卷十九四

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敷之責。略爲辯論。以爲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美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爲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爲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瞑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刀不知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據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衆必慮以爲軍國大議。

邊圍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蔡一未到進士耳。繪懼此瑣細事。乃墮。聖主當出何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輒催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群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綸於門下。謂繪多言。戲謀俯仰。亢倨出入。不循舉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之以繪之志。行欲免於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眚之。必駭顧而此焉者也。昔黃次公。卻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譖。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曠列侯士元。不理來陽之

明文書

書 上大司徒

卷十九

五

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闊。始備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注爲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爲奇。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國家濟一時。逐隊南宮。廟於釋褐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耄。而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策。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楊雄。所謂儀秦無所聘。辨黃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黜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振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遂奮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滄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未行也。繪且籌之。繪居死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綴繪往獵家。見名鷹子。未

明文書

書 上大司徒

卷十九

六

亂時凝金眸。垂雲翮。羣毛剝落。儻然如鶩。徘徊條嶽之繁。若病且死。啖以翠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鞴而颺。乘迅風而起也。鍊翼而翔于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舉。野無狐兔之蹟。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綸之。不肖儻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綸聞智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鳳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驚虛筆。而滅影。

書 上大司徒

卷一九

七

昆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爲曠士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汚甲報哉。狂愚敬勒通紀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一種奇軼不可羈維之氣。如沙叱駒兒。騎嘶自賞。

○ 寄重內方書

王廷陳

僕于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強赤壁一別。憂患相仍。兼之匪修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暫違。供奉展謁。系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有憤懣之懷。冀伸于知己。幸毋惡其強聒也。去夏顧公以典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彦。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瑣除籍。放誕廢業。衰憊俟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爲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明文書 寄重內方 卷一九 八

屢至且牒責郡邑。于是鄉里親知諸父兄弟輩皆謂東橋鉅公。自重雅知汝違衆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邦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仲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况僕私心祇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日書上必無署我名。

我本無勞曷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
夫書之可議不但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寔差誤
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賚誠草萊之滋潤灰燼
之驚焰也近聞東橋復有薦疏而當道恭駁謂僕著
名貪惡云云吁冤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于
狂吠者久矣而今一旦也此聲也何爲而至僕哉僕
自作吏及被廢以來積累累垢殊詭萬狀即有智給
未能縷數獨缺一食耳而好事黃門爲僕補足不意
晚路幸有此遭且即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淵
明文齋

橫山隱
誌筆

嫁已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既衰心知日蹙
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字見屬則羣蹙竟日百不
一應又親近者舳舳之流家冀人壁欲應時改轍則
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爲也
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于貴人猶憚輕啓此非
索價爲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
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是
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
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
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于進者然
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譏
口之資庶幾得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簡
敝笥冠冕潰蓐家人粗爲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
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手足疾苦不勝拘
攀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辦委
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本強極力効之不能肖每不稱
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貲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
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而今乃用此事

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鵝鼻在耳又如魑魅
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鍛羽之鳥
病鵠之所窺也折趾之兔寒廬之所利也僕固下流
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
之威哉雖然業已廁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知
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祇以發笑而資
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以見初
志

自古並畏者文人之舌與武士之鋒似此鏡刻

銘利鎮鄒爲下

卷一九 十一

○ 答郭桐岡先生書

王廷陳

廷陳謹啓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
之客有居門下者施生雨泗上人也。能琴。琴能自合
材質由膠漆綴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爲曲
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輒譜而被之五音。不爽能書。書
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襍。盡數者雖未
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爲疾。誓爲慢聲。
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
爲慢聲。則闌緩婉媚。媚如孽。勝病姬。隱伸。遊訴。欲盡而
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徵
戚之驟逮也。其最奇者。則于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
點。畫不消體裁。各具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
詩一絕。卽有爛脾。非極視專。脰數拭。屢翁耆而後張。
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技。生平之未覩也。僕見
古昔尤非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于聞人。
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况生所能。乃儒術之
支裔。學士之旁暢乎。卽其人跌宕負氣。滄泊寡營。羈
控莫施。疎逸近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資之合。雖

在韋素之賤而蘊紳珎之器雖被泥滓之迹而勵振
刷之操雖穿儋石之儲而絕溫然之色至於貞俗之
謗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亦自謂下病也然則僕
之禮之獨以其能哉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今爲之
知其非妄茲不敢蔽乃以所爲致敬記室一則明慧
匠之未乏一以誣吾言之不虛我侯多才藝而好奇
其於此必有鑒賞矣

形容入妙

明文書

齊魯郡制

卷一九

十三

○ 與殷子書

王廷陳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仇儻家
政之基豈可使厥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
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榮郤族均王
謝閭等潛楊世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
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褵
言歸百兩是將箕帚後所於是甥舅勝水玉之譽龜
茲告勝占之吉風人詠其好逮宗黨贊爲具美斯天
作之純休人倫之畢也矣其或今迹雖微先軌則大
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駕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
道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倫之高舉也又或席
門之卷囊牖之賓前微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
驍角旋生無待能興滂奎拔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
諸譬之食果畧株乘牢守禾微新福於將來違衆情
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親也至若推埋穴
類閭閻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
子給喪備保之見亾命負辜之徒導嚮先驅之駭遽
條成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渺之稱孝慈莫收擬

明文書

齊魯郡制

卷一九

十四

世人者

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
 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隨卑流仰攀華
 胃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醲肥啖其門
 客貨賄誘其私親游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
 至寡廉鮮耻明目視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
 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備之居貨行媒同於買絲忍
 使化源釀為賈道於是犀璧金珠爛充簪珥冰統霧
 穀高貯筐篚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觸視之人
 喜譏善誦之人莫不一見解願弱息請往遂使櫻昆
 之產入於駟儉之門河鯉齊妻比於鳴盜之裔生為
 合色之人若牛驥共皂而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蕕
 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贅
 行執此為大哉僕尚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
 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群
 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頻開利寶也
 有激之言不嫌醜詆

卷十九 十五

○ 寄余子書 王廷陳

懋昭足下昔借館院頗辱睚與曾不幾時子以憂去
 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能
 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
 可為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失夢
 幻無足芥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展呼浪信次
 布歡臨江遲侶獨往微吟數而不數今晨書來乃知
 仙舟徑泊鄂渚矣令我欷歔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偃
 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覩僕以繫匏子
 復塌翼過此不悟世路風塵恐未覩無由耳僕林居
 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
 其思惟紆其綜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
 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
 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鳴夷之逝
 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
 盡詞倦則偃臥臥不為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
 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蒼
 滑磴危鮮不縶却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太

卷十九 十六

略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灑把玩未釋
豁我心神二詩稱答更希報章

頽然自放

明文齋

書 許余子

卷一乙

十七

○ 上霍兀厓宗伯書

孫存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
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
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
鎔變化于大聖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
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于
賢智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
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嫠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
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

明文齋

書 上霍兀

卷一九

十八

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嫠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
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
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于
天子之廷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
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
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
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
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
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損不使前乎使當其

數折如
徑九夷
之曲

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酸醢。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賜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於是。大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醲。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清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蘖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其觀於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某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爲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就麴蘖以自況。清醪之味可敵兇頭。

○ 禽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馳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于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明文寄

書 禽毛憲副

卷十九

二十

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豈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墜。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有骨力人語亦是有學力人語

明文著 書 金毛龜

卷十九

五

○ 倉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楊慎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貴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牽拳未茂。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櫓豐踰。于言始則善誘之。秦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老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慙。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懔瞻高。踴躍有明文著。 倉重慶太守 卷十九 二十二

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壁立不依。禾絹不調。黃礪不近。水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于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叵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文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囂然。

詩之衰蠹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需其賸馥。殘膏舊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戾。瑟居得以思默。

明文齋 卷十九 三十四

補則固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狂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難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隄。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轡。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論托妄。譏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

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爲勗此叔達。沒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淪爲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莫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惡染于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撻壇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并及之。

刻意增華。後復露骨。錄其才博而質堅也。

明文齋

卷十九

三十四

○ 舍余文獻書

王維楨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有賅古絕塵之致方今脩辭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個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闕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兼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捫管搗詞則宏深而與行與之應世效用則措注中藏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

明文齋

書 舍余文獻

卷十九

二十五

力以抒外患與之較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輿山川險阨風俗移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羣材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

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辭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勝法守如畫機圓如九才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捫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不獲問一揆記山夫揭竿野闢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廐鼠伍僕其赧焉夫效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躍非驥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

明文齋

書 舍余文獻

卷十九

二十六

改惟是心獨赤苟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算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驚下然亦濯胆斷筋往矣如是則慙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默默擬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解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憐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岩廊心冷如水殆謂僕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既幸

通籍金門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
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
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眚之數勢驅威喝殃咎
之門也僅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
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檀筆札而不敘僅以筆札見公才詞無所不兼

明文書 書 俞公又獻

卷十九

二十七

○ 答美會事書

王維楨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
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
意然惟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
運帷帳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戮力奮驅乘城
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
不能一中高牆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
城若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懦軟不與爭
角獨海鹽仇以故數至圍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

明文書

書 答美會事

卷十九

二十八

城邑之
破大都
縣虎

爲鄙人通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
今驗非謬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公徒扃
縣門閤無人邑中人見令公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
賊人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
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出寇過縣門仍局無人乃
始排門入吹火燒扉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凶者甫
還寇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
者溪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囊
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

可笑
恨

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
後太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
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
守臣怖于卒至則股票不能持乃拔而乘城守臣從
堞間望見賊鋒憤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
有以事白者第登日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
又朴擊施威用益其阻若是則太倉奈何不殘今太
倉三關皆化爲灰劫太倉村落皆爲羅鄆鬼區本遺
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
明又言

卷十九

二十九

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
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剗然未有與寇一創
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
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
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
則緩急不相救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
謀然好鼓噪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於邪說悚于後
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又留橫行

堪與
籌

而莫之遏也以予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
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爲異日計則鄙
人有三策焉而練兵卒籌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
視爲巡撫開府於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
建附屬之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
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于計便此一
今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
愚以爲當置之閩越接壤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參將
立砦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
所向分戍參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
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
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
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况馭民乎誠取軍法戡不軌
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
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於夷也此三至若
練兵卒籌軍食之兩者因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
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既其恨而枝葉
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閩閩好騁子弟也

卷十九

二十九

彼其醉呼於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勅敵即奉首獻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兩人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烏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曰有警至即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謂誣人以博哲人之誦云王思質者鄢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捷不使寧是亦一

明文齋

書 答重會事

卷十九

三十一

奇也他口雖啾啾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憚者啾啾效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詰禍因祇以構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即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鄢人廉公家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復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絀於胡南困於倭乃不能効請

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塊處空談術之孤子言孝雙人論步辨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即恐不能去將齒髮亦頽暮其時可望建立不與初鄢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鄢人筑笑守孤邸耳少選且亦上謁去矣此屬私況以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抵掌而談有聚不可開之意

明文齋

書 答重會事

卷十九

三十二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痛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歎于室而堅城爲之墜。荆軻議于朝
而壯士爲之微。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
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
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
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
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
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居酷
明文徵明 書與文徵明 卷二十九 三十二

鼓刀滌血。復奉吾卿周旋。頤頤婆娑。皆欲以功名命
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
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官。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
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諸周
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
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資門下一
卒。而悼世之。不啻此士也。蕉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
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
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

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
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
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
無繁桑。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平。天子
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
橫集。而後崑山如焚。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
續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楚切白玉。三言變慈母。
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胆。若赴仇敵。知與
不知。卑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
明文徵明 書與文徵明 卷二十九 三十四

聾耳。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亦點檢舊章。責爲部
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
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于執事者。
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迫于今日。瀝胆濯肝。明何
嘗負朋友。幽何嘗負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
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屢決不可納。僮奴據案。
夫妻反目。舊有狎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甌破缺。
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
計無所出。將春投桑。樞秋采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

浮屠日願一食。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擣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譴。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子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囊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翔

明文

書 史文徵明

卷十九

三十五

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扎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致。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

富貴。猶飛毛令。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驛驕奮矣。吾卿豈憂急棧豆。嚇腐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至流羣。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貲。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吾卿察之。

悲憤惓惓。中略無蟻行。即結之態。天生奇帙。

明文

書 史文徵明

卷一

三十六

○答李中谿書

唐順之

兄之使闕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慙。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展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慙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明文竊

書 卷十九

卷十九

三十七

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滿。某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是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

下可以臥而帖席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矣。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

書 卷十九

卷十九

三十八

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繇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

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
 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
 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提素
 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
 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
 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
 兄之不舉大官不効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
 所効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
 果多矣。或遺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
 明文齋 卷十九 三十九
 矣。或沽澄清之舉而欲矯之以多効者亦私也。雖然
 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則効者固少而舉者固不
 得多矣。或曰舉効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
 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
 不賢者少矣。舉効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
 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
 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
 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備供撫按舉効情而廷方者不可不爲一通以

龍座右

明文齋

書卷李中銘

卷十九

四十一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書

歸有光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今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旋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于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眞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明文書

書上御史大夫

卷一九

四十一

知人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辦于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于素之爲俗也今閣下爲天子執法操天下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附于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國家作養蚤歲輪選太學尋薦京府初辱

無風自敘

閣下爲縣當此時相知最深蓋不以光爲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于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及敗歷外官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于有光以爲爲國家急于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少司徒有光時與進士旅見閣下得加禮遇異于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逆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受知于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

明文書

書上御史大夫

卷十九

四十二

嘗變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又荷閣下之知使免于過謫然而鑲金銷骨之毀其積已至于閣下之前矣悲夫以三十餘年潔身脩行一旦遭讒羅垢乃不能自辯于三十年之素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夫豈閣下前日之知爲非歟將亦有如古人所謂昭晰自斷于內能了了于冥冥之中而楚不能勝衆多之口而姑謂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于知己者危矣閣下何不考有光之爲吏者夫豈若人之言

否乎昨在京師今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
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
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
有光謝曰得君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
欺也則有光之爲縣果盡如謔者之言乎今銓部所
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肖果盡出于公與明乎漢
人有言陛下以使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
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矣且今監
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
明文壽

書上御史大夫

卷十九 四十三

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竝布衣諸
生少年遠者僅逾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
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所
舉則刺可知其不爲謔欺者鮮矣夫與愚人論智則
智反爲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爲不肖故智者決策
于愚人賢士呈行于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所
以多闕也今于監郡之外復其采取流言飛語唐虞
之世所爲疾謔說殄行者寺人傷于讒而有巷伯之
刺今不能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

長流

見容于世耶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宜
監郡者不敢爲欺謔其刺舉必明其謔說亦無自至
于省臺然唐虞之世聖賢在朝猶有謔說以周之盛
而寺人畏謔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翼聖
朝之盛而寧獨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計今世人材之
衆多何啻以千百計皆進退于閣下閣下寧以失一
人爲輕重則有光一命之賤其何足以復濟閣下之
聽也夫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
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于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

書上御史大夫

卷十九 四十四

況平生恃閣下之知自謂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
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爲謝之云
爾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知已而不獲自伸如
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閣
下之素以求自放田里不使墮落于讒人之口閣下
姑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有光再拜
起伏蜿蜒備紆迴滌滌之態

○ 寄屠漸山書

陳 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交沒伯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愆是以捐管操觚隨又捐棄亦真遙付愚心知其非媿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續情致韻篤陳昔時燕樂之慘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所祈矜帶之士揚髻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青漢英明文書

寄屠漸山書
卷十九
四十五

聲茂實爲上品規夫順風而彈雲和之絲乘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廷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執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歎歔懷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于湘水弔賈誼于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福生彼數子竝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歡東上更入辰沅諸溪

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吭造天黑霧千尋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鼓獸窺形警鳥射影斯實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乃若竭海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裏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遺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倏倏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恨於京城汲汲長孺存情乎禁閨張謇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疾所

明文書
寄屠漸山書
卷十九
四十六

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圓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恆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于溝中同畝之稷上而焚神而其餘委于雁鷺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于合劔論奇于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

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耀丹青况僕爲車
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別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
茲足下視僕豈後于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
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
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
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客適志乎謹題尺
疏使人北于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疾未平力
論不悉

倪麗清妍如管仲之遺奏

明文書

書 寄居新山

卷十九

四七

○ 辰州與田叔永書

陳東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楠溪忻然甚期一會迫兩潦
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輟車已先日背發慚灼如
何昔日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緩相從僕今不能
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唯無恙此邦故夷蠻之
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晝日不開
硿硿深瀆懸崖峭石馬瘖不敢前爲飛跼跼不能渡
心茲時睇夜郎之修坂感昔賢之遺歎豫陽何心能
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蟹倒瓶浮白

明文書

書 辰州

卷十九

四十八

張目大噉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固信
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什荷
殷勤意甚厚捧論知貴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爲情計
轍跡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爲懽
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婦共爲酸淚耳僕入楚來卽有
辰沅之役數數偶旅所不可爲具陳居北地日久竭
至南中暑濕之鄉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癯
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固農家也世乏
烟迹門櫺中薄困鮮儋石之積吠無一牛之蹊晨不

殖作。莫廢炊。漸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累。懷毛盧江喜。機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歲。金門銅柱。且所繇歷。稍識官情。便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異運。同管。於廢歇。惟彼蚤詰。爲能無咎。幾圖割勢。此緣而親故。中關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鄧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遊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爲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毘陵。唐子武言。其抱疴食不能甞甘。使欲掛冠。躡屣相依。明文需 書 長州 卷十九 四十九

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僅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雞豕。庶幾足母。與饋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然肩輿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餒。當荷鍾把甕。茹澗溪之毛。欲無。營之水。尚一澆。恠。愆。積懷。貧非爲病。黠婁原。愆。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網三驅。何禽不遂。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它衆引。姍。

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闊情愔。言不。能悉。夏仲下旬。日寓下雋。束頌首啓。然 胸無匪理。筆有賡華。伸紙疾書。而苗拆之勢。勃。明文需 書 長州 卷十九 五十

○○與胡寵之書

童承敘

違隔逾秋。怔悵增勞。想離羣以來。縈縈一也。僕之於君。異體同心。合道齊軌。併以弱冠。結駟京國。佔畢鈴。槩戮力相規。出則連袂。九衢入則并棲。一室芝蘭。同。臭何殊於茲。丁年分攜。驅馳塵軌。君則遊覽梁晉。僕則經涉魯粵。東西南北。奄忽歲時。睽絕之思。如何可言。往者角藝鄂都。叢桂秋山。復叨附驥。生平意氣。乃茲一伸。縱黃鶴之大觀。弔鸚鵡之廢蹟。蹴大別令東。倒障漢波。使西逝。何其驪也。獻賦上都。翔雲路。僕明文霽

書與胡寵之

卷十九

五十一

復不幸。剝膚浸淫。皮膚痛苦。方隊長卿之病。兼動馮驩之歌。而君時枉軒車。垂意眄睞。古云知己。昔謂無之。乃今見矣。感歎發憤。冀得同升。以永笑樂。而劉蕡見忌。李邵謬登命也。如何。凡在雋流。同斯歎惋。嗟乎。漢竊無命。楚和失時。雖揚蛾入宮。懷瑜赴闕。祇益其悲。泣爾。君擢秀鄧林。駛流清派。隱神物于豐城。縈夜光于川澤。良時多暇。高朋萃止。躡屣覲首。接離倒着。銜杯習池。銅鞮齊唱。重以鯉對趨跼。萊衣熠燿。俛仰之樂。孰踰于茲。且夫駉驥垂耳於槽。樞游鳳委翅于

係之

鍾繇
至成說

明文霽

書與胡寵之

卷十九

五十一

枳棘固未殊絕也。及其霜蹄驟發。勁翻聯翩。高翔青雲。顧盼千里。豈必借輪于扶搖。假力于筆策哉。僕浮名冒繁風。病糾纏。欲委置長往。則親心未慰。低首踟躇。則羈情潦倒。又恐毀棄路達。傷其明節。是以輾轉徘徊。重增切怛。且則廢食。夕則倦寢。每不自持。輒從二三君子。或周章在途。或歌嘯永夕。或濡吳毫。宣陽紆結。或張蜀絲。雜引商徵。加之秋氣。蕭瑟木葉。辭幹明月。入帷涼。曉夜起悲笳。微吟哀角。徐動於斯之時。百感聯集。五情並亂。仰鐘陵之日。望太行之雲。楚曉蘭芳。湘皋草綠。言念初服。何時可忘。此阮籍所以當途而哭。王粲所以登樓而悲者也。安得從君尋故山之樂。伸久要之雅哉。夫達士論交。匪寄形神。千里之談。有如傾蓋。何也。以其相信也。故特與君陳其大較。逸情隱志。庶其亮之。嗟乎。飄寄沙磧。悵離隔矣。關河伊阻。杳難涉矣。悠悠我心。何時歇矣。努力明德。各愛厥身。志慙縮地。義存斷金。飄飄北風。有懷德音。

書情賦韻六朝之遺音

○ 與宗子相書 其二

李攀龍

元美來亟謂子相遇於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固園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齊聞海內旁若無人郡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颿顏乎就醉遂極十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衆生之不祿是時也曾督牧皮爲未在他豈暇論歲月晦與盡驪駒在道

明文醫

書與宗子相

卷十九

五十三

握手洛水之上點淡不語某雖辭情旋亦自失也

似歌行又似題跋

明文舊卷之二十

武林劉士鑄羽石父評選

追與故憲副宗子相書

王世貞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官托宿風雨如晦鳴雞絕袂不謂今者遂垂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礫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郵信將子相一扎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笑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淫淫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

明文舊

書追與

卷二一

一

然而遺藻燦發英聲踴躍僕邁禍屬毛街冤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黯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爽鳩子相後至稱僚案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達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喪羸馬甘其俛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鰈居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諛側之士謬意傳

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聲而來聆聲而

去既戾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為奇貨賣之嗜

者黃陂牙石指指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

餘涇徑沿尊人沐血迴腸方寸蕭瑟欲逝不可在生

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

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擊鮮釀醇

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

談究古曩比典所由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

爾勝自賢往往移丙連午無復知且坐是奇聲不得

明文舊

書追與

卷二十

二

盡閱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論子相慎密雅重僕即任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荆棘為于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如愚者厭弱者厭讒力者出松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疎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教益情遺慈富勢脫疎寒暄親暱勉葉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蟻蟻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歛辱頗非刺長短不亦謬悖大冤哉至又謂僕與子

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心我記
其人自陷於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
遊好腊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
朝卽尾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
翰墨以干大侈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今
者謂文出僕又引子相謂出僕也者陽謂子相也
者謂出子相也者陽謂僕也者其陽謂二人解也是
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
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

明文審

書追與

卷二十 三

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膈每多藉康嗜醉之癖
而負觸斗抗名之放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
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游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
懲刈跬武山岳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啖蠟第令
太宰御史考史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
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螭遺株僕不憚
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
哀延且莫之息者冀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
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

悲憤

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
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闕之歲西邸中語耶子相
謂僕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
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爲能死余
耶卽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旣以
稍稍譬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
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
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
乃解子相寧能忽然逝也若婦奇如未有子痛哉吾
用文審 書追與 卷二十一 四

爲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
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
菽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邦溝之陰按所著書籍汰
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與子相治一容
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
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覲顏而技辭也耶

不敢白之地上而白之地下盈紙憤懣一字一
痕

○ 上郝南峰吏部書

盧 柟

柟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郭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接譽而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瓦灰然齟齬延長頸極號咷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頓足拯死亡者哉柟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騶騄之乘此四者

明文需

書 上郝南峰

卷二十

五

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跼購千金而視矣發跡于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貴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柟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縠不曳體梁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間巷不聞金玉之聲勲業之貴推須臾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于百世之下以

明文需

書 上郝南峰

卷二十

六

竊慕于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垂竹權貴雖虛綺篆于辭賦之間銜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于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筮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爲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創義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牢網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于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懸竿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冕衰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柟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疊挾崑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柟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于鬼神鄭聲淫于師曠社稷棄于匠石燕磔笑于周觀誇清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見笑于大方也夫柟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賞一年乃復皇網掩其關周網縶其膚申索繫其足垣鼠不

訴因
之若滿
生竹

避其髮髭枿聞市廛之音商販歌嘆愈于鈞天之
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踟躕僂僂愈于帝庭之美出
楹域寢苦塊愈于匡坐安藜藿之飯晨至而哺進
試以挺仗後食愈于紫駝之羹精衣短襖不掩脛胫
畧俳燥濕愈于魯縞之縉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
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于法伍李固斃身箠
數荼毒金鐵俛首垂涎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
踰此枿聞蛟龍失雲雨則變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
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殉死今枿形辱志降長謝沐
明文齋 書 上郡南峯 卷二十一 七

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焉之居子推汗世主之量
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
涉過計于前駟馬不能捷之于其後矧死生之際得
失之大機枿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
焉曩者枿寘身園土出歸謁先生于淇門敝廬未幾
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挾垣破屋戕先人而火
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
人不守贖之故哉夫枿孤立無兄弟大稚甫九歲卽
亡次子三歲亦歿死寡妻孤女笑然在室族人攘利
明文齋 書 上郡南峯 卷二十一 八

左右哉由是觀之舉子推之置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孝不寬昔曹沫將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師之耻今枿欲包曹沫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歟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地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于世俗之惡極袂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枿即白骨復生戴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明文齋

書上

卷二十九

接引錯結憤激橫集雖極悲愴而豪宕之氣自在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幸甚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王者又不即出見立庭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瘁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公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所向立庭中幸王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王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王者故不受則故請王者故固不受則又

明文齋

書報劉一丈

卷二十九

十

怒妙又

字字珠

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

明文齋

書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小說聊傳奇耶爲之絕倒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在。再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黧。且稿矣。嚮之所欲附兄輦。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畧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與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始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論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所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

退之何

極力爲
子厚進

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敘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軟軟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鳬鵝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明文齋 書與近出 卷二十 十三

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鉅鑄之澤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樵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

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與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遠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薶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讓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明文齋 書與近出 卷二十 十四

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借子厚以自鳴幾許感慨而高言雄辨則宜陽犀首遜其鋒矣

○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
當是時僕忘其爲劣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聲而
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
聲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
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疊欬
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
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
得解去縣印綬則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
明工審 書 與蔡白石 卷二十一 十五

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隨被指
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實
起忌於同輩絀怨於顯遊彼其創謀不過欲益人之
吮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
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
風人之旨喑鳴涕洟故以實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
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
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
之吟自勸一家以遺於世卽欲以去匿身五湖烟霧

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
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
寢而夢已逝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
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卽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于
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
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僇工於爲
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
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
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標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
明工審 書 與蔡白石 卷二十一 十六

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
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
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
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
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
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
量力揚塵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
韓愈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
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

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遊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扇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探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明之書 書與蔡曰石 卷二十一 七

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畧琴瑟祝敵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喻虎咆鸞攫之林揚其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繫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

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適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吟而殫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明文書 書與蔡曰石 卷二十一 十八

廣傳即欲立闢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蕃蔚嵒巖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釋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弔古

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志而非借耳
備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
之於大道而逆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
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之說法種種色色逾玄逾
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
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
暢其至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
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

明文霽

書與蔡白石

卷二十

九

幸兄憫而裁敘之荷甚荷甚

胸有萬斛湧筆而出咳吐皆珠

○與張肖甫大司馬書

屠隆

連朝東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斐然懷冰
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楫樵煨蹲鴟而啖之有少蕡米
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泥手敲庸折馬
毛蜩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權濁酒無力此時念
明公正在邊徼人烟蕭疎積雪丈許寒氣當十倍于
都城胡馬一鳴鐵衣不解繡旗夜捲笳吹亂發按壘
行營想見淒絕帳中取琥珀大碗侍兒進羊羔酒而
聽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猛士夜接詞人雖淒
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鼓
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奉么
麼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力之旁國家倚明公如
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出故此莊生所
以有襟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中終當借明公盈尺
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遙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
生

明文霽

書與張肖甫

卷二十

二十

墨兵凌厲

與汪伯玉司馬書

屠隆

今海內駕千秋之業有瑯琊與先生爾草昧羣雄崛起田間霸一方建旗鼓以中原爲事人譚王氣家握靈符一旦事定功成真人受命而羣雄烟滅祗爲驅除又有明于天人之際知大命之有歸審才力之不能而甘心佐命依人以立小功者此雖與犄角之徒成敗異勢而其消折英雄之氣一也學士大夫以文章命世垂千秋名代不過一兩公而止彼當其時獨管脩辭與一兩公分曹對壘盛氣而不下者計豈應

明文齋

書與汪伯玉

卷二十

三十一

少哉乃卒歸烟滅而千秋名遂屬之一兩公而止故有生存千萬言死不畱一字志士念此有足悲心者夫眞人身膺大寶宰割神州固也受命于帝河嶽英靈含芬揚藻光映千秋若劉向動乎太乙徐陵識于誌公卽文人不可謂非受天之命也世有推英雄雅不嫻文辭曲護所短乃曰大丈夫采秋實爾安事春華夫麒麟凌烟之上豈必蘇有文哉嗟嗟結繩以還乃有文字明聖所爲天之制也仲尼不刪六籍乎今麒麟凌烟不託文字後世誰知者大禹功在河洛萬

文胆如

世稱神而其如乞靈于南岳玄夷使者之文畱侯以

三尺劍佐漢祖定天下而素書三篇實授之殺城黃石金簡玉函亦上帝所寶也世有推英雄寧有推帝哉今天下文章屬之瑯琊與先生若麟鳳之爲百獸長滄海之爲百谷王千秋之名終歸焉而他獨管脩辭者卽目營四海氣凌萬夫恐未免卒爲兩先生驅除而止某東海鯢生束髮好雕龍之業此其匹夫之意念亦不淺矣而不幸與兩先生同時今年四十精已銷亡長恐以一生心力而并爲大軍前草所驅將

明文齋

書與汪伯玉

卷二十

三十二

悉索敝賦東濟師婁水之陽南頓甲大障之陰以一次雖雄則重懼衆寡不敵立而蓋粉爲天下笑將投戈解甲俛而受軍政戲下則又奈此雄心何何具須眉名丈夫也信居管妄自衡度以爲丈夫生不能受命于帝雄長斯文寧爲彭城天水母爲留侯李藥師寧爲尉佗夜郎母爲寶河西雖近倔彊不見事機亦磊磊有片氣哉以故僕生東海四十年而未通尺一門下比年以職事入吳會嘗與元美兄弟周旋雖義託同心亦頗氣存彊項王先生賞其鶴俊惡其跳梁然

未嘗不相敬也。既而瑯琊黃冠入道，返于清虛金帛。既空圖書，亦散盡捐有身之累，并業千秋之辭，而先生亦且漸厭五車歸心。三寶是文人之掉頭英雄之結局。孰有善于此者哉？僕最不肖，藝事多疎，而于大道尤茫，無入處。然此兩者皆其心所好也。初見藻士之競爽，則欲驅車而涉詞林，繼羨化人之逍遙，則又欲乘筏而登覺海。此兩者皆非其才，所任在恐俱無成。而身亦將老矣。夫兩俱無成，則步益窘，步窘則心日灰，心灰則愁漸寡，是人道之梯也。故僕今者于天明文書。
書與汪伯玉
朱二十 二十三

下事一切可已。願獨念業與先生同時而絕不一通終屬欠事。夜郎王黃屋海島稱得意，終身不通中國衣冠而稟其正朔，彼烏知漢大哉。雖以自尊亦自小也。故敢將不腆之辭，謹布腹心。左右昔僕不能為先生下今能矣。願先生毋以汪罔氏也者而戮以繁鼓。其不勝幸甚。貴郡理龍君荆南佳士，先生忘年而與之交，僕有以仰見先生之度，令得從雲夢生之後而抵掌大業可乎。涸漬清嚴悚息以聽。
尊不律之位于帝王大為文人吐飯

○ 會劉子威侍御書

屠 隆

陸表姪至自金昌，奉先生尺牘，來景景千言，瑰麗閎肆，龍罩百氏，提挈陰陽，抽關啓鎗，摧破神理。夫世不可與莊語，不佞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又歸美不佞，齊物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竊嘗剗心觀化小覷一切虛幻，夫溟滓一理，混乎真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大地山河，依妄而立，胎卵濕化，依妄而生。於是有生滅起伏，得失榮枯，是非人我，怨親仇恩，妄結中之最小者。桃虫食桃，螻蛄食螻，蚌食蚌，蛙穿蠶，蝨食蝨，爭蟻勇蛙，怒蜥，螭蛛網朝生暮死，營營何為不依登平丘墓，曠覽平野，烟黃日澹，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不佞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隱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今古人而有一人在，即吾庶幾有望焉。今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憍之氣，騁閃之姿，殫智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揚意得，方且建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驪，一朝徂賁，摘葉斷蓬，雖復取人魚為膏，金銀為殉，設樂置伎，銅臺上食。

彼白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玉階金埒。茅茨席門。金張豪華。楊雄寂寞。王謝鼎盛。任昉凋零。淮陰王亞父死。陸生貴。鄒其烹。錯也東市。袁絲紆朱。田蚡開第。灌夫伏誅。路粹傾融。絳灌譏賈。孟玖陷陸。孫秀仇潘。當其時。舉皆鋒刃。其口。輾轉其腸。先發者雄。後時者囚。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淒涼。轉盼之間。悉爲陳迹。東土記。意于浮雲。西方示教于露電。旨哉。嗟乎。糞蛆之甘。糞人則穢之。窗蠅之觸紙。人則愚之。蛆乎。蠅乎。固不

明文寄 書 俞刻子賦 卷二十 三十五

自知知之。則勿復爲爾。而人助勸。勤于百年之內。力。恒。恐。其。不。竭。而。機。恒。恐。其。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苦。警焉。而悟。則向日種種之憂。勞。焦。迫者。皆可笑也。夢者之得寶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懼。覺。而。咄。之。夢。也。當。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境。人。生。百。年。亦。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嗷。嗷。分。人。我。修。思。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妻。孥。彼。方。熟。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嗟余。覺。矣。又。安。能。與。彼。夫。同。夢。也。不。佞。少。有。大。志。慨。然

已咄知

次以文章功業自表見於世。文章視其材力。不佞材力淺薄。既無當作者。方出爲吏。輒捐身忘家。冀勉堅尺寸。命不其然。乃有物敗之。夫殷中軍。謝太傅。其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逮其既起。一則勸垂竹帛。一則名沒蒿萊。相距萬里。夫較長絮短。此兩人之才。伯仲耳。謝乘驕。敵卒立功名。殷當勁雄。遂取摧廢。世人皮相。右謝左殷。實命不同。僕則知之。故太公典。周伯夷。采薇子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綰印。狂奴垂竿。孔明龍驤。龐公豹隱。法和助梁。通明避世。垂崖救火。圖

明文寄 書 俞刻子賦 卷二十 三十六

南栖真。丈夫失時。則藏得時。則駕爲龍。爲蛇。各有其時。人見列星起。版築。昂宿奮功。曹應侯。本亡命。平津登牧豕。晉公自餓儒。狄青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今躬絕代之姿。負蓋世之略。而時無根抵。白首窮巷者。豈少哉。夫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檢可尋。故五湖不必霸。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必東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貴富。二物時來。則爲之。必待二物。而後回首。回首無時矣。不佞勸業爲彼夫。所敗。便當立灰。世念撒手。烟霞遇境。

乘流又何顧焉孔明臥龍人亭亭物表彼豈不講于尊生之道者哉乃爲先主墓出竭精盡瘁卒天天年是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臥隆中含神葆光以了性命度世何難而以彼易此達者惜之卽今日以僕爲不幸者衆庶之見耳先生玄朗倬絕故宜以質不以啗僕天性疎澹寡嗜少營然聞之剗物淨根一絲不斷猶屬牽滯僕百慮盡灰能保無一絲不斷乎有不斷則非所以了道而歸真也是僕之所以日夜疚心也若身外空花泡沫何暇計哉先明文齋 書 金對子成 卷二十 二十七

生愛我教我至矣故敢披露裏言請正有道何以規之敬俟後命尊札至急讀一過客至置之几而起歸急大索之三日不得恍然若失重寶豈神物靈氣一朝乘風雷化去耶幸再寄一通以慰調飢不悉

中多歷落就辭之言當是龍性未馴

○答趙夢白書

湯顯祖

天下皆知明公爲龍可與雲雨終不敢援而用之疑非人間物終不可近耳顧彼亦無雲雨天下之心誠有之卽似龍如弟輩必且祈卜而致之封固而迎之拜跪而候之庶幾以類得雨而後送歸其處况如門下真龍者哉聞公隱于酒酣暢高歌甚善承問索弟時義于仲文兄處不知弟衰時時病苦不復畱意此道近日三尺童子能之第其挾掠絞擾其細已甚亦如數年中奏疏評議之流耳公子高才俊氣能爲文明文齋 書 金對子成 卷二十 二十八

章須爲其大者弟近覽翁乾而不出無由更睹清光悠悠天水徒塵思存

通靈之筆只恐點睛飛去

與舒司寇書

湯顯祖

吾鄉在昔明惠未乏。邇向開軟明公。晶品雄雄。殆欲為後生所仰。接手書。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關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為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關而衰在得。蓋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益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立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絕。故其氣英既不習于事。明文書 書與舒司寇

卷二十

二十九

又不通于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喜。議隨意生。風以羽成。闕誠有之。未足為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舂碗。如月汲且收。不復念瓶甌也。故領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為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

正恐兩
集人部
不肯仇
昔耳

遊於諸老。領所官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為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蓋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宜。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於年少。關在不得得在不關。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為一。蓋朝家以關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圖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唯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明文書 書與舒司寇

卷二十

三十

所近夫亦知好關之禍。烈于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議。深于好關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于寤望。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為謠言。撫手一笑。似屬調劑。而老少相資。確然。惱闔場中。順氣散也。

與友人論時文書

袁宏道

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
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現今猶古也以
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
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公所謂古文者至今
日而微極矣何也優于漢謂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謂
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
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廣天
地間真文漸減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
明文寄 書與友人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詞年變而月不同手眼
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
仰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爲文不類
古至摺斥之不見齒于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安
知有文夫沈之書祝之字今也然有僞爲吳興之筆
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宜之胸方之金今
也然有僞爲古鍾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
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
董曆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

詞雖近卑而謂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
也哉

以時文爲必傳惟其時也今之填古于時反失
時文面目矣烏乎傳

書與友人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答戶兵二部會議書

黃道周

頃以兵餉屢誦煩經國大慮用集思兼聽甚善也愚不佞謂天下之患決不在於兵餉卽一意兵餉亦宜伏樽俎探其要領決不宜揭國以兵餉爲事愚觀集議以來既二年矣帑發則人共議兵帑盡則人共議餉又不得已則僉兵以就餉僉餉以就兵衰損相濟如此而已愚觀今日之議道謀匪邁自屯田鼓鑄兩者而外有無所從議者一有不容議者二有議之不必重議者五有議之未可驟議者四 國家之費出

明文寄

書 答戶兵

卷二一

三十三

忍眉睫以需事後則將發蔡蔡之末募開中之商丈隱沒之田實戶口之數慎核攷課以一之於守令則其利已紆未可驟議者四也故愚以爲今日之議則皆道謀也自往歲以來加派繁興至於與阜奪養士紳編賦則亦已極矣而猶且不已無問區測卽慧黠中臣持片楮責諸當事謀餉無狀將開莊山取神宗舊物諸當事者亦將何議以應之乎 國家之制以戶而計兵不以兵而計戶邊疆之制設兵以衛食之窮不設兵以絕食之費也古之治兵者畜百年之兵以食一日之餉其治賦者畜百年之餉以供一日之兵事已濶不足多談然如槍樓之際賦不加足兵無寧載輿師百萬動數千里不至乏絕者何也凡用兵之道必定爲攻守之勢度其主客之宜程其歲月之數慮定而後用之則其事不囂而其功易集中人之家治十金之屋成畫在中過風雨苦蓋之不蕩矣千金之家治百金之屋無成畫於中指困而役困盡而役不繼乃使匠者削其椽桷陶者小其瓦甍細大相雜以自爲便治者雖更霜露無復寢處之日愚觀

明文寄

書 答戶兵

卷二一

三十四

今日邊計不汰將卒無當於治。汰將卒亦無當於治。不汰將卒則餉不給威不立。汰將卒則餉亦不給威亦不立。不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不立者持願而裏足急則有挺鹿走險之虞。緩則有喪馬求林之事。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亦不立者勢結而不可已。成則有操豚祝車之誚。敗則有掣肘工書之慮。故由今之兵徵今之餉雖左持卒右量金中衡而均之猶掬塵土以填廬山之壑也。故兵者審勢度宜立數稽功而後用者也。無一定之勢雖昇矢所發失於犂牛無一適之

弓工書 書 卷戶兵

卷二十 三十五

宜雖百丈之材盡於蟻蛭無歲月之數雖累世所畜可一朝而罄也。故兵有三等餉亦有三等敵有緩急因利而制之卒以一卒而當三人之用則以一石而當十二斛故有屯守之兵有攻戰之兵有游徼之兵則有聚糧之食有因糧之食有輸糧之食屯守之兵食於聚糧屯與糧半其勢距年其宜百里而趣三四百里之內其數三軍或六軍七八萬人月食二十萬斛踰年而功可立任咬羊祐郭元振之徒皆用之矣。攻戰之兵食於因糧已與敵半其勢距月其宜千里

而趣於四五十里之內其數或一軍或二軍一二萬人月食五萬斛踰月而功可立虞翊度尚馬隆之徒皆用之矣。游徼之兵食於輸糧實與餽半其勢距日其宜百里而趣於數十里之內其數或一師一旅二三千人月食萬七八千斛踰日而功可立皇甫過張齊賢之徒皆用之矣。用此三者其數不失故人無春糧之憂婦無想覓之嗟急召之可赴緩弛之可散今聚四方之人實一面之地守者無土著之籍戰者無遠鬪之氣行則無朝暮之程居則無井伍之繫棲遲

明文書 書 卷戶兵

卷二十一 三十六

歲月猶且鼓之如木亡子雖仲尼為帥七十子從之一年而外猶將散而吳楚離而齊鄭乃使椎埋屠狗者守俎豆而讓舉七則不亦難乎故番處者聖人所大戒也番處之寇食於外食窮則退退而剝在膚髮鬲處之師食於內食窮則進進而剝在於腸胃古之治兵者不憂有三年不克之敵而憂有三年不繼之餉不憂有三年不繼之餉而憂有三年不制之兵克國既出金城上田簿議定矣帝猶問曰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休誅兵當何時得決又日期月而望期月者

極齊勝
層折之
故如長
橋折之
鐵騎之
波雄威
震厲行
心擊

謂今令耶謂何時耶承初之中西羌屢叛十有四年
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
段穎自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給
五十四億而諸羌悉滅故古之君相其於攻守主客
歲月之數則未有不蚤策而詳講之也攻守主客歲
月之數皆講之故不復持簿而號烏有之士不復畫
圖而摸蚌贏之食今以執事之意度邊上之事即
使奴酋不叛賊未誅一矢不加關上之師能縮十
萬倚盾而臥乎即使奴酋亦叛賊亦誅遺孽狂猥

明文書

齊 卷戶兵

卷二十一

三十七

不備謀發關上十萬之師亦寧復可減乎即使元昊
幼後亦無諒祚衛率戎後亦無中行說西虜乘暇而
請廣寧海上乘急而請四州邊外之邊塞內之塞亦
寧可暫已乎又使西府不請廣寧海上不復四州島
外開門曠七百里厲聲號跳得復相及乎且使海上
欲取四州關上不出廣寧關上十萬不得之廣寧海
上數萬獨得之四州僑棟一日得復安枕乎故風雨
者崇朝之勢也陂池者歲暮之利也堙陂池而仰風
雨長風雨以決陂池晦昧之事也然且蘊崇一方矣

發則四顧坐廢。故此五者天下之大疑也。疑而持之
終歲不決。乃以棄而為取。以幸而為制。僥倖數年。敵
斃則天下無事。此又古今之所無有也。自軒轅以來
則有土宇有九地。與人尺璧不與人喫吮之勢。無故
而棄六七百里。以與敵人。與則不計。而曰我將欲取
之者。此自古所無。而宋人則用之。自三代以來。則有
薄伐有築城。大則有犁庭掃穴。小則有防禦和市。無
故而越六七百里。以戲軍士。制則不敢。而曰我且姑
牽之者。此自古所無。而今人則用之。故此二者天下

明文書

齊 卷戶兵

卷二十一

三十八

之大祥也。祥疑者古人之所惡也。禁二祥去五疑。今
日之決務也。以天下之大疑行古今之大祥。樓遲歲
月而莫之敢議。則所謂議者。又將安始乎。故欲治兵
則無為不可結之兵。欲足餉則無為不可繼之餉。欲
汰兵則思有不終汰之兵。欲省餉則思有不終省之
餉。啄鳥不澤。吠犬無威。以愚所見。欲斷諸論。說畫一
定之計。圖三年之事。方今新餉即絀。本色至者。猶二
百萬。足供十五萬之師。新兵即冗。兼兩協者。不過十
三萬。只當百六十萬之食。因而裁之以為三等屯守。

試不為
向靜之
言

之兵取於畿近。仰水土者授之耕地。半其廩食。倍攻
戰之數。使各分里以里為制。急則徵其全力。緩則使
自為食。是不過七萬五千人而止。程課於一年之外。
攻戰之兵取於四方。仰湯火者乘之。隘塞倍其廩食。
半屯守之數。使各從黨以黨為制。急則易鼓而進。緩
則易解而退。是不過三萬七千人而止。程課於彌月
之外。游徼之兵取於主客。挽犀追馬者。逐草慮無。參
其廩食。伍屯戰之一。使通更為制。屯急則以衛屯戰。
急則以衛戰。是不過萬八千人而止。程課旬日之內。
明文書 卷二十 三十九

是則不出十三萬人。歲食米百萬石。折色半之。覆百
萬金一歲之內。而芻蕘糧糗。賞資器用。俱給也。馬服
君曰。齊韓相方無二十萬之眾。不操刃而刺其下王。
剪滅荆曰。非六十萬不可。夫以二十萬六十萬之眾。
九月而碎韓。三月而芻荆。士各負糧。月四五斗者。於
今月食十餘萬金耳。烏在其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
乎。且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破敵而達霜露五六
萬之師費。豈止今三年之食哉。以為時誦而不可則。
不如裁形而舉。靡我怒不先。則夷債不始。我驚以靜。

則夷梟不動。取我之故物。敵莫之敢爭。制敵所不及。
敵莫之敢奪。以實而取。虛因聲而見。實則虛因。而實
存。實積而聲不絕。故禁祥而去疑。度勢而審數。此兵
餽之至要。不可不察也。及今之時。一掃諸餽。議定為
兵制。俟今冬後。稍移屯以就草生之地。不出三年。
海上之通。皆反於河內。不動十萬之眾。收百萬之粟。
而當五六十萬之師。因以北海諸部。南聯四州。因河
為壘。因田為渠。因遠人以塞邊塞。雖使中將御之。可
衛全水以遼遼前之市。失今不制。耗費半年。音盡食
明文書 卷二十 四十

窮率復必絕。率復必絕。則十載不決。以十載之期。與
二十萬之師。雖鑄秦山。以為金錢。猶水釋而火鑠也。
牛馬之馴。牧夫之力。疎怒偶觸。則騷臭突發。誰謂梟
奴不及牛馬之力哉。弋獲飛蟲。雜執事。率垂察焉。
滿目時弊。溫溫千言。如儉復果。續足裨實用文。
之堅悍。與傳更不必言。

擬唐宰相會韓退之三上書

楊循吉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會書於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關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畱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汪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明文書書擬唐宰相

卷二一 四十二

韓君哉韓君自謂強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于是蓋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爲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爲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耳又韓君自負其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爲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書推行率有典式丞

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而以一舉子踴躍居京師其地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爲判官佐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塲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

明文書書擬唐宰相

卷二一 四十二

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爲比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爲十數人焉又積而爲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則謂賢者由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于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無設爵賞得而幸冒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而不能爲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

覽韓君之書。若文嗟嘆。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則又至焉。閣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于水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又日與章縫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于身也。其

月文書 青 擬唐宰相 卷二十一 四十三

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為哀窮憫飢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責母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為書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益稱自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

引吐。嚼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于韓君。此則韓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便。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而用之。無左右之譏。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評。無百執事衆喙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參。參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明文書 青 擬唐宰相 卷二十一 四十四

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校。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于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奸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于

詩書序云三監及譚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
公誅之是好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餘好賓服而有
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鷁鷁之作金
縢之發大風偃禾之異因班班方冊焉可考已韓君
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爲周公且責之以太
平之業其善甚善曾不思秦華古制以來丞相具官
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
明文書 書 擬唐宰相 卷二十一 四十五

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
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信然
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
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飢餓告而
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矜之而後謝
之吐握之爭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
八年文詞雄渾蓋與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
况場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邸
舍益自砥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爲自苦屢述

於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
非舉子之所迹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
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
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玄載拜

文情宕折而爲丞相出脫處畫出件食景象筆
端妙有權衡

明文書 書 擬唐宰相 卷二十一 四十六

○○○疑秦昭王遣齊湣王書謀伐宋 李學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是得之蓋寡人使使者聞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雀生鸛於城之隙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北淮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獻臺于宮中賜夷血縣之自者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明文書 卷二十 四十七

其佞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牧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痊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痊於面既成謂之曰旣微且施耳居徒幾何吾爲其家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寇側注者負海過顧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觀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于

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舉笑乎乃殺使去韓王咫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問相相然矣何得更舉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爲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攬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攬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攬之乎所爲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頤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翺翹黃金師比綬不者綬綴以絲綖命曰仇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明文書 卷二十 四十八

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而谷關然無奈其以淮地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令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爲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鼙鼓一日促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卽折鈎之豚足以爲之何可不使爾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促侯曰亦

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還
條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既行求救于魏今
其勿令加焉至中山君曰此其淮額權衡犀角偃月
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
不足宋人夜拍東冢出文公之鬲彘椎而輸偃偃不
知也何惠益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
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類之冠以
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鴟夷血
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博
明文霸 概書 秦昭王 卷二十一 四十九
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
王象偃於臺下偃曰梓之曰尚伴偃邪昔蘇代言齊
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
漸王父偃以饑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始血食
哉此孰與雀殺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
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
倪侯命羣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羣
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
寡人象什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

吾當復絕爾臙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
卽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
齊構我皆其臣奪里疾之諫臣已命工爲奪里疾血
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髮款請以一矢路之無敢辱
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雷大宰
戴驪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
身屬彘鞅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至盟之
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備人鬪而曰我必勝之乎偃
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睨其目嗜其腹者如爾於
明文霸 概書 秦昭王 卷二十一 五十
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
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
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
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鋏其脛矣而偃者至
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脛肩肩何爲者哉置之轍臺之
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
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
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
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

分其地矣

外在建用成語而投機料敵盡成奇觀洵絕世
精造矣

明文齋

擬 許素昭王

卷二十

五十一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鍾惺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惋○歎○彌○日○何○足○下○高○於○視○
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足○下○或○曰○此○道○
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
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
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為○衡○必○
有○才○用○智○數○如○荀○或○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
人○狂○而○駭○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始○使○為○鼓○吏○
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使○笑○而○哀○憐○之○
明○文○齋○書○讓○黃○祖○
卷二十 五十一
才○士○薄○祿○一○至○於○是○然○其○山○雞○之○羽○文○彩○可○觀○澤○雉○
之○性○氣○介○堪○重○豈○有○為○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
一○衡○者○孤○又○恥○之○值○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
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
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為○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雄○
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下○急○使○其○就○絳○縱○之○上○圈○檻○
之○中○以○調○伏○其○狂○駭○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
輩○孤○當○有○以○處○之○即○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
其○狂○疾○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奸雄伎
術如是
如是

白供俸
狀

此一篇
書從此
句想來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畧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下急之性，為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於衡之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即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啻有千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為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不聞以為非以為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明文書 書 讓黃祖 卷二十 五十三

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迫其歸命之後，吳騷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

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已，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乘其敝。丈夫舉事從古如此。况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耶？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文中寫出一段橫回之氣，其可恨更甚于殺衡不知者誤以為奸雄出脫耳。

明文書

書 讓黃祖

卷二十

五十四

擬謝交遊書

劉鳳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乃今觀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徇身何易知人何難籍令髮不指於冠上眦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強於燕魏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彙成丘山是使輕生者啣悔而論交者訛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藝劍肉而泣是以華光不貳於御者司城舍怨於從臣知不可以隘已遂怒也

明文膏

書擬謝交遊

卷二十

五十五

故願君之母忘後門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章復有覲於千載吾聞樽里賢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爲痛之願君之深計無自殺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荆君拊循而三軍挾纊夫蟲象非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服強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噬嗑也是以焦忻水斷蛟蜺而意折於要離田開力格虎兕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甘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二國迎之以

聖光涉
屬

上卿公叔爲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明於計審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美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召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傅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聞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已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泚水之上孫臏各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妬之跡重相夷之禍雖携手而遊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

明文膏

書擬謝交遊

卷二十一

五十六

西門忘其榮辱于木偃蹇而終侯綈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爲軒輊富厚爲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闕廊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孚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讒惡之人哉故賢者繁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鄆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其強同危者不得其苟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陽使向壽而返之使重要其王此挾傾役之變慮因間以執讒

口由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思銷故智軋者相示以色季子之使張儀所以儀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甘茂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申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濡足夾蹕之恥禍理屬然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聽而不悅翟氏之賓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貽玷於充誦何則爲益無厭也夫寧戚嘆惜爲仲甫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遠謀同

月文寄

書 擬謝六逸

卷二一

五十七

底於濟不可以諛行合也至夫佞巧凌詐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誣誑怯疑並驚以逞其捷術傾而氣制自以爲辨智微才滑稽無矣是以陽虎樹人於魯公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庭槐今之爲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腹腐苦口進逆耳效懇款扞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餒死而不辭荀伯可使觸刃而不悔何况作色於簞食之微睚眦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爲道哉且

吾聞士不虛附名不虛立說然其口積鼠璞以十糞混魚目以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較人恥而周客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爲萬世寶者以陶冶磨錯而出其精光也故仕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妄意希冀則燕石瓊玖祇開罪於子春俯就銘誌則朽枿腐樗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翱翔耳今夫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扶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景雲叔佗羽公子賓客從橫遊揚爲譽人慕其聲轉相傾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

月文寄

書 擬謝六逸

卷二一

五十八

必將效拉脅折齒于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迴視改聽華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盛飾繁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擢乎河淖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社號呼於叔展患害而重除怨楚子劔及於望皇許人而不訖於威解擢死言於無實居平顧以庇私范宣朝夕於晉祐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好位而受名相先以舍后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離閔而不疾則指楹以平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遊於霄霓之

得列後
不廷常
詞

野而并包於區域之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塞優愛
孺子之見，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閑而猶倨視長者，
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
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
也。吾聞疾言利者毀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
謀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于丘隴而言以請
效。子木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騶帶無質於要誓
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捨其馨烈之性，甘
於腥腐之逐，嘆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厥望拜以
明之寄。
書 擬謝文達
卷二十
五十九

與銜宏依雖噴研松權而勁骨不刺文中烏獲

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八卷

〔清〕呂留良輯 呂葆中批點

清康熙呂氏家塾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先君子晚歲選定古文其於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蘇諸家則天撮其精華者千篇以付其子而命葆中曰汝試爲點勘以授學者毋繁先毋穿鑿但正句讀分段落於一篇要害處稍爲提出祖示學者以行文之法至精妙處則在學者熟復深思自得之非葆中既受命隨點數卷以進一先君子覽之亦不以爲非常語字人曰爲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精熟文字於胸中以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文中則曷若求之於古文乎夫讀書無他奇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僅口耳成誦之謂必且沈潛體味反覆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己出雖至於夢嚶顛倒中朗朗在念不復可忘方謂之熟如此之文誠不在多而數十百篇可以應用不窮又常曰讀書固必熟而後用亦有用而後熟此又不可不知也若必待熟而後用則遂有雖熟而不用者矣此其

法當先勉強用之用之既久亦能成其善之人家有百十僮僕爲主人者終日不曾呼喚使令此等亦遂成僮僕今但遇有事輒呼而用之以久習常其初猶必俟主人之命而後至其後主人雖未命之亦自能窺承意指趨踰而前矣今者諸弟共請以選本付雕開以余所批點大半曾經先人過目因遂仍之而余并述緒語於簡端以爲學者讀是書之法

序

二

康熙甲申長至後三日樂兒呂恭謹識



先生八家古文精選目錄

序文

原道

雜說一

獲麟解

巧者王承福傳

釋言

藍田縣丞廳壁記

答崔立之書

上張僕射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孟尚書書

送浮屠文暢序

送廖道士序

送高閑上人序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鐘魚文

柳州羅池廟碑

論佛骨表

柳文

原毀

雜說四

進學解

諱辨

張中丞傳後敘

爭臣論

答李翊書

與于襄陽書

答劉正夫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孟東野序

送王秀才序

送楊少尹序

祭十二郎文

平淮西碑

柳子厚墓誌銘

柳文

柳文

封建論

駁復讐議

愚溪對

梓人傳

始得西山宴游記

小石城山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翰林論史官書

復杜溫夫書

歐陽文

古文精華

本論中

朋黨論

論江淮官吏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宰復劄子

上范司諫書

上杜中丞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尹師魯書

釋秘演詩集序

蘇氏文集序

桐葉封弟辨

段太尉逸事狀

種樹郭橐駝傳

零陵郡復乳穴記

鉛鉗潭西小丘記

與樊翰林建書

與蕭翰林範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歐陽文

古文精華

原弊論

縱囚論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與高司諫書

答吳充秀才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釋惟儼文集序

集古錄自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蘇氏文集序

豐樂亭記

有美堂記

樊侯廟災記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張子野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論尹師魯墓誌

王彥章畫像記

書梅聖俞墓後

跋唐華陽頌

祭尹師魯文

祭丁學士文

五代史梁太祖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五代史伶官傳論

言二荷選

目錄

三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蜀王建世家論

唐書禮樂志論

曾文

救災議

戰國策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子直文集序

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生序

王无咎字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與孫司封書

萊園虎佛殿記

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南軒記

閬州張侯廟記

唐論

書魏鄭公傳

老蘇文

上韓樞密書

易論

樂論

詩論

春秋論

明論

管仲論

雷敵

項籍

仲兄文甫字說

言文精選

目錄

四

族譜引

大蘇文

上神宗皇帝書

始皇論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始皇扶蘇

商君

戰國任俠

范增

厲法禁

無沮善

無責難

省費用

定軍制

練兵實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醉白堂記

王君寶繪堂記

李君藏書房記

石鐘山記

黃州上文路公書

答謝舉廉書

答李端叔書

答劉沔書

答秦太虛書

司馬溫公神道碑

方山子傳

蔡歐陽文忠文

日新

小蘊文

六人齊進

目錄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簡論

周論

始皇論

三國論

唐論

重臣

委兵權

破例

近任

王文

論館職劄子

答韶州張殿丞書

送胡叔才集

慈溪縣學記

遊褒禪山記

周公論

禮論

原過

後警解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泰州海陵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蔡歐陽文忠公

凡例

是編本為初學學文者而設故發明行文之法不得從夢溪論惟于作文之緣由及其人之本末行事畧為附載寓古人讀書論世之意茲取諸王間修讀編者為多

古文選本從花山馬寒中借閱數十種其用批點者在宋惟呂東萊之閒健樓迂齋之崇古文訣謝疊山之執輓而已近世如茅鹿門文鈔鈞勒點綴之法畧備相傳文鈔本于出自荆川故有淵源但其中有甚訛繆為世所指摘者或第後人所為也董穀臣語余云嘗見荆川手批文章正宗其中數篇與文鈔看法略同可證其說然荆川文編其評點反甚率畧不可曉但其偶著一二語處必

凡例

中肯綮為不可及其他若孫月峰鍾伯敬之屬則竟是批時文腔于古法盡亡矣

是選句讀用・從來差誤者即如是正有原不可解者明註闕疑今人遇古文難句處多用圈點以掩其迹此亦自欺之一端不敢效也

大段落用—小段落用∟古文惟段落最要批古文惟段落最難蓋段落有極分明者有最不易識者其間多有過接鈎帶頭斷銜續反覆錯綜之法幸由古人文心變化故為此以混其段落之痕多方以誤人即如原道一篇傳誦千年至今鮮人勘破故段落分則讀文之功過半矣

一篇中綢領及案據處或用○或用——或要字暇

或字外用○或旁用—

文章精妙議論警策處或連用○○○○或連用、、、、

前人評語合者存之篇內細批亦採用但必別之曰某云不敢混亂也

八家文另有全選又有選公羊傳穀梁傳戰國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唐陸敬輿李習之杜牧之文將嗣刻問世

又識



凡例

二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
之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
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
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意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
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其矣人之好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惟之欲聞。古之為民者。曰。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
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
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韓文精選

原道一

韓文精選

原道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瞻其器用。為之賈。以通
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疾死。為之塗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
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
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失其所以為君。今其法曰。必齊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
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
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
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
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
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

國家滅其天常于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待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行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心其言其行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經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聞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令極其文源遠流洪能難定其筆下變化範圍足以眩人若

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胃一承六腹一尾茅鹿門欲原道必先闢佛老此是韓子之學根本孟子其闢之也以怪字為眼怪字亦從孟子反經意生出前段推究本原仁義道德之說以求其端後六段指斥其誕妄教棄為生民之害以訊其末却暗藏樞軸于中間此等處極不易識原道之文極正亦極變極濶大亦極細密讀者不可一字錯過

韓文精選

原道四

原毀

孟子卷之七

古之君子其責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上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人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上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忘與忘之謂也忘者

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其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筆寫人情曲啗骨髓文之至者茅鹿門原毀局勢前重後輕前方後圓方重以立論輕圓以曲盡其情

雜說一

龍靈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龍之靈上靈也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可燮與哉其所憑依乃其所以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曉範謂龍喻聖君雲喻賢臣固是然此篇是比體凡世間體用感應之理無不可通

鹿門謂六節轉換然大段止兩截上截從龍側重到雲下截即從重雲之意仍歸重到龍而以自為意為結穴通篇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婉婉百折至此方住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當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一起一收中分三段逐段轉換處筆法變化入妙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用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為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其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韓文公遺書

呂氏家塾讀本

東萊云：抑揚開合。只在祥字。反覆作五段說。然細按之。只四段耳。四段中又須分作兩層看。上層一反一覆。止說麟。下層一反一覆。乃說獲麟。兩亦宜住句。法雖同而意不同。犯重。古人法度之精嚴如是。以此見關鍵五段之說未確。缺範又分為七轉。段落益晦矣。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於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用。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進。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嗚呼！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絕。范獨旁搜而遠紹。辟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於學可謂有勤矣。文章其書滿室。上窺姚姒。如渾。無非周詰殷鑒。信屈。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室。上窺姚姒。如渾。無非周詰殷鑒。信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晉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闔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收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進公雖進巧
拙行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
孟河好辨孔道以明微環天下學者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述
說於其廢死蘭陵是二儒者此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後人
聖焉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臻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顧於衆猶且月費俸錢
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理當途之促
促窮陳端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
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止計班
賞之崇庶幾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心所謂詰匠氏之不以
木為杙而營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梯苓也。
韓文公進
進學解二

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欲活
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大指出於揚雄解嘲東
方朔客難班固賓戲而公過之孫可之

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益大才
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怒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
辭托之己最得體。
李鹿門

史稱昌黎再敗後復為博士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
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始得改遷清要余謂此文
非獨才華雄勝以其有安分守己之意故不遭時忌耳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
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
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毀衣食餘三十年舍
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
之庸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
也若布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
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所能若器與馬食焉而急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

韓文公進

呂氏家塾讀本

鋸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
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
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嗚呼標鋸以入富貴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
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
不能存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急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用之者
邪非多行可憐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
繁之者邪抑豈倖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則焉是
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其於人哉人曰

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
不可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人從而思之。益
賢者也。蓋所謂勞善其身者也。然吾有鐵馬。謂其自為也。過其
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近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
心以家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
土之欲。而止道以喪其外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
者。故全為之傳而自鑒焉。

專以警世之富貴而含庭者。然不有妻子終非中庸之道。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講本
巧者王承二

昌黎許可處。最謹嚴有法。

韓非

金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
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
之。則一能。望而從曰。若不明白于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
名不偏諱。諱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
諱無名。諱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莒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
非則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幾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周之時
有諱。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諱其姓乎。
為不諱其嫌。考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
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帝及詔不聞諱。諱勢東機也。惟宜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
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賢之於律。藉
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和為不可。和。凡事父母。得如曾參。
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
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此於官
官妾。則是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乎。和。

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顧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使足迷人。門字處只探經律國典立辨足矣。但爭名者之說。依乎孝敦。人或終疑為賢者之過。故昌黎于篇末。特為誅心之論。以駁其妄。此正是全篇要害處。鹿門但以為後尾抱前而已。尚未識痛癢在。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韓文精選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于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望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議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何以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才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振聵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當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說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說于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

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臂出則與天子為
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
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說者之說也雖有說
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
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說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說人授界豺虎
豺虎不食授界有北有北不受授界有吳傷於說疾而甚之之辭
也又曰亂之初生僇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
直而不戒禍其至哉你又有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
以愛或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

韓文精華

韓文精華

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
視不惑公正則不通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說人者孰敢進
而為說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
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
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
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護言果不行

按此篇視權勢甚尊視禍福甚重視人言甚可畏其付之
不辨非真不辨乃其深於辨耳

文凡四段四疑四釋前兩段詳畧各有法通篇精神處全

在第三段自疑自釋其一種愛護畏讒之情千言萬言可想
見至於末段兩公聚會萬難解免乃忽另出一意以釋之
都非人意想所及凡作文字必有奇妙意思藏在後幅以
為出場否則讀至終篇索然盡矣

韓文精華

韓文精華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難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以上，校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賊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虜虜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

韓文粹選

張中丞一

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饒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記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其見重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賊將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記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遁，其將其劍殘破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許之精，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燕賊，天下

韓文粹選

張中丞二

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巡也，設使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共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以雲來時，非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香寺，因矢著其上，斃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事，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以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厝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聞巡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皆青，常見嵩讀漢書，嵩謂籍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嵩為偶，然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極

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延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延怒發斬賊及城陷賊悉退等數十人其止將殺延起旋其衆見延起或起或泣延曰汝勿怖死今也衆泣不能仰視延就殺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容貌如其心與延同年生月日後於延呼延為兄死時年四十九萬貞元初死於毫末間或傳萬有田在毫末間武人奪而有之萬將詣州訟理為所殺萬無子張籍云

延既死議者罪延以食人惡延以死守睢陽人媚其功以為降賊節少與延善為立傳表上之肅宗感愜而延大節

白于世歐陽公張中丞傳後云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

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畧今翰所撰世亦

少矣王開修

鹿門以此篇為放太史公然議論排衆處仍是昌黎本色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鋪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屬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漢御史問不可史曰得則退不敢署者沒不知何事官雖卑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訪數役必曰丞至以相告督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涵演迺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職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元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謂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寒餓既禁不得施用又謂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補去和角一蹄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補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叻其間有閑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

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唐

荆川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吳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

韓文公選

呂氏家塾讀本

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祿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實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

韓文公選

呂氏家塾讀本

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若其君之過。而以名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放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仁。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而危之。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適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惡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覺時。時役於君。以去其上矣。若果賢。則聞畏天命。而聞人窮也。應得以自以適。

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習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第鹿門

城傳云：城為諫議大夫，他諫官論事，奇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間得失，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諷切之，城不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爭臣論三

屑。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客飲，客竟不得言。及裴廷齡誣逐陸贄，帝怒無敢言。城約王仲舒守廷英間，上疏論廷齡罪，帝大怒，欲抵城罪。太子救得免。帝欲相廷齡，城頗言曰：廷齡為相，吾當取白麻焚之。帝不相廷齡，城之力也。

城本賢者，故昌黎皆以聖賢出處語然之道責之。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賤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反讀古書，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君子，不敢望于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言，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城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松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辭，顏顏相愧，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親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

必知其懷。然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
崇祿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
不顯于天下。其自負何如哉。昔與夫斗筭者。決得失于一夫之日。
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其素為春
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耳。其他可不自計已。然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笑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則誠足下相勉
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
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
為我戚也。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于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
戟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
之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于寬閑之野。釣于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于無窮。殊甚缺于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
則也。人所謂勸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于知己。微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卷五十二

每讀唐人下第詩。如所云。衆棄自嫌身。又云。情若刀刀傷
者。何其卑。蕭之甚也。韓公差強人意耳。

答李用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
也。能如我輩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兄其外之入
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
實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於人。抑將漸至於
古之立言者。抑新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
將新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
其實。如其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
之人。其言為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木也。雖
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
不敢存。處若怠。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故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
心而注於手也。泊泊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妄。笑之則
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泯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然也。然後肆焉。
雖然。不可以不恭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
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卷五十二

集 94-326

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光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隨。乃其長宜難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寡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無方。用則死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乎。忠亦足澤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垂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則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論文之法已盡於是今人執其務去陳言一言遂至有修

辭寧失理之論。試觀呂蔡去陳言。乃是初入手工夫。第二
步。便要辨理之真偽。而務去其偽者。步之進去。方為究竟。
王季之徒。認入手為究竟。豈不可笑。況其所修之辭。正昌
黎之所諱。陳言而務去者。則并其入手而亦非也。後收聲
篇內分兩大段。前段康莊大道。苟欲往焉。循軌可至。後段
則如鍊丹之有口訣火候。其得心應手之妙。有難言者。前
段端本在立志。後段究竟在養氣。從來論文。唯此和盤托
出。

上張僕射書

日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言。於
人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
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
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
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最
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寢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力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上張僕一

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如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晝辰而退。中而入。終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歸屈於高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遂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前段自陳其所不能以求仲于僕射後段翻出感恩知己之說。見得如此相待亦未始不感恩。但不是知己耳。立言更婉而有序。

韓文精義

呂氏家塾讀本
上張信二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肯後於恒人。閣下將來之而未得。揆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說者。隨不足。以爲之。竊恐亦倖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前半塊琤琮後半婉憇安切 茅虎門

珠圓玉潤之文謝疊山取此為放膽文第一

蘇文粹選

蘇氏家塾讀本
與子姪二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濶途絕險為之闢隔也然其窮洞不能自致乎水為貨懶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倪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無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死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逐節轉換逐句相承不可增減一筆文之最奇者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之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當時必有以韓公為好異者故云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答劉正二

與孟尚書書

孟子手書其人本附書

愈自行官自南煙過古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致委所來教至
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近少信奉釋
氏此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顯頗聰明識道遠地
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蒂礙以為難得因
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索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
貨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待久矣凡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德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遺舍

韓愈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孟尚書一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懾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
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
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几惑矣且愈不
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敗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

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焚書之律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雖乖隔不
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類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已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救所
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
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

韓愈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孟尚書二

延延竊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
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
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
粗傳雖滅死萬世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
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詩提革雖屢指教不知米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元罪死罪愈再拜

分三段看第一段敘事之本末以破傳者之疑第二段自
言必不信奉佛以斥傳者之妄第三段又推明所以不

信泰佛之故其議論關係甚大蓋不止斤馬自明其不信奉而已此是文章開拓之法

韓文公集

昌黎先生集卷之三

送李愿歸盤谷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享有賞怒有刑才峻端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時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操於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雜刀鋸不加理亂不知然勝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辭需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米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于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緣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近藏鬼神守護兮禁不祥飲則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矣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公年三十四脫汴京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鬱于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樓建齋

渾然天成不見斤斧之迹昔人謂唐無文章唯此序而已殆為嘆絕

說來有三種人然第一人即第三人後來之變相其實只兩種耳何以知之以其鋪張大丈夫處必非臯夔伊呂也盤谷序不加褒貶而軒輊甚分明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送李愿歸二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是授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授其行而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錚錚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善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播紳先生以求衆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來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待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終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人為浮屠之說而責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之而尊之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隄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溪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恍乎故不能
印乎新者病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余既重柳請人嘉浮屠能善文辭於是乎言。

開闢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
說下而前後照應在其中。唐荆川

批卻落窠。當深觀其游刃之妙。蓋即納約自牖之意。非一
槩硬執已法而強欲籠中之也。

蘇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送孟東野序

送孟東野序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搖之鳴。水之無聲。風激之
鳴。其雖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
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詩也有思。其文
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非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
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鼓。其必有不
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皋陶為其善鳴者也。而
假以鳴。舜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謠。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
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
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戰
國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
韓非李斯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
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
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

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五郊來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解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朝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徹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其以喜其在下也其以悲求野之後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急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

喜謝亭山

韓愈集

送孟東野序

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叙蕭何追聲信用數十匹字

一篇主意在善鳴二字鹿門單舉鳴字便錯綜不得其緒錢牧齋

收齊之評是也但先說鳴次推出善鳴立言固有序至既出善鳴後即單舉一鳴字而已包善字在其內矣此序說請變化易致迷眩特為畫出要使讀者瞭然則愈歎其說請變化為無窮也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衡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邛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為窮氣之所窮而不通必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邛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柚之包竹箭之葉千尋之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邛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與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文精選

韓愈集

送孟東野序

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承叔門戶

本無題目但借山川地靈生發須說得靈活乃是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雖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益於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復善稱子方之為人苟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五經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殁群弟子莫不有書稱蓋何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頊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雖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頊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此是立主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唐荆川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挂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死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樂扁鵲治病僕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徒勞皆不造其堂不齊其轍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關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服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顧安能盡其技哉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叙實處亦大類莊子

只是用意不分乃疑於神之意為旭有道以下又從其中抽出一意從浮屠人生發以為奇解從來斷畫皆欠分曉

送楊少尹序

昔漢受二帝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饌祖道都門送者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際漢史記得其事而文世不盡言又聞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東園子司官皆言臣愿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其與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亦在公卿後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馬而馬幾定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吾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詩雖二疏蹤跡亦不落莫否凡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為其都少尹

韓文精述

呂氏家塾讀本

不絕其休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足事區區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然則無所歸楊侯始冠舉千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贈指其樹曰其樹吾先人之所種也其水其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諸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前後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但無此輕妙生動耳如南豐選用也四亦有斯意然板重矣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彭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廢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以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一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許君德澤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垂猶泥滓余釐而拜年未三紀秉氣加人無扶自恃彼婉孌者守卿吾曹側府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君遊孫君繼臨武山林之牢歲寒危雪處風餐顛於馬下我知君晝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謀防夫嚴頂交近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海相雁中作霹靂追程首進駛龍肅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楚淚蹤跡林山哀浦思為歌呼音余唱君和百篇在案君止于縣我又

韓文精述

呂氏家塾讀本

南蘭杞職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遂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作來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廐猛獸果信惡禱而退余出嶺中君按川下得綠江陵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水清寫泥沙倚石有遂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踞不存令章前等甥毛妻身相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林攸罷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金大點怒頻聚狗驚驚是酒醉奴餘家走官階下音下尻而下馬伏食從事是遭子微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領之始分教東生君據羅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而遠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適然生聞死休不復意刑官屬部引章許奪

權臣不愛南昌是韓明修謹獄祇豫戶歌用遠達浦為人受廢運
家東都起令河南_{從來}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仲事案竟死
不昇就勸為_{從來}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發不恩
棺莫不親榮不撫其子座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願如馮銘君之墳
幼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哀感不
余鑒哀嗚呼哀哉尚饗

局中歷叙始終離合之故中間險韻奇語珠玉錯落乃不能掩
其情故為難也

韓文公集卷之四
祭文
祭張文忠公文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述其時蓋
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恃惟兄嫂是依
中年兄喪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壺河陽既久與汝就食江南
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影相弔無汝指吾而言
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一歲充小童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
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茲復四年而歸視汝又四
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過汝從嫂喪來壺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祭明年春相繼而去汴州汝不果
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
汝從于東土亦哀也不可以與國久違者莫如兩歸將成家而致
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東食京師以求升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
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緩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嘗與汝
曰吾年未四十而視已老而髮蒼白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
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兄棄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殲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
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
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天殲長

考表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畫
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寫乎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

年未蒼二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逝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乎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乾蘄提者。及百數。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他日再劇。吾命是瘵也。江南之人。常之有之。未始以為憂。患焉。其竟此。而顯其無業。卸別有疾而至斯。

學文精義

新大藥房

乎汝之書本月廿五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葬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遽取以葬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窆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焉

以汝教吾子且東野言汝之葬吾所可也

乎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恤汝以盡哀歟不愚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

祭鯪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薛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鯪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國竭獨必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鯪魚之涵淹邪育於此亦同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利火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鯪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鯪魚悍然不安潯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鯪魚低首下心也嗚呼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鯪魚辨鯪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鯪鰲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鯪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鯪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鯪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鯪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詞嚴義密得告諭體

韓文粹選

祭鯪魚文

平淮西碑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八月大破吳元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總承於千萬年敬或不怠全付

所獲四海九州有內外悉主惡臣萬祖太宗既除治萬宗中

虛休泰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盛而豐物衆地大莫手其間

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勝相臣將臣文

德天祐聖恩以開以為當然肅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

致貢曰嗚呼天既今付予有案今傳次在予不能事其何以

也於平淮群臣震奮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

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或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功武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

遂使陽犯蔡軍以勅東都拔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

曰臣等之不廷校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

卒嗣不與他等同機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戰卒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

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顧汝為陳許帥雖是河

東也博領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覆汝故有河陽懷今

蓋以汝雖是朔方義成汝益成州廷度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汝以卒萬二千屬而予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州雖是宣

武淮南宣欽浙而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

汝其曰汝帥唐師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

曰度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為部

統諸軍曰守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

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餓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帶率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與中予其臨

問汝汝曰御史中丞上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汝汝曰汝今汝其此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餘降降萬二千悉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

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起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

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

卒卒已悉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大舉奏功師還之

且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恩為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領從皆加司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

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

遂臣萬邦親居近土衆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地河北平河

南附起四聖不有慶典師征有不能克蓋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

韓文精選

平淮西碑二

不棄輸之以車為卒賜種外多失朝職不殺待百謀急官事以其
德帝時繼位顧路咨嗟惟汝文武執恤予家既新吳蜀旋取山東
總持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斗謀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連連發隣除遣利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
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額
亂想武古通成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
厥教信之常兵時曲軍士盡上既剪陵雲蔡卒大震勝之邵陵即
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頗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
往楚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顧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
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乎歸蔡
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綿布始時
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肝而
起左蔡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還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
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
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奔其先凡叛有款聲勢
相倚吾強不支汝弱莫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皆來向我太
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後天子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敵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
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文書選

呂氏家塾講本

憲宗平淮西唯能獨斷與任相公文亦極意於此處教揚
贊美可以垂法萬世不規典謀訓誥樂於敘功稍失其平
所閱亦細矣

史稱李愬以抑其功因唐安主入訴乃仆碑而命段文昌
改撰然讀大官憶次昌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
滿朝公卿削色矣仆碑之事獨使愬據其名耳看來只是

武臣乞辭

韓文書選

呂氏家塾講本

柳州羅池廟碑

北漢書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勤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以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反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先後，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鄰，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緒牛鳴鶴肥。大著恩，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役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脩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基道皆治，使端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樂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今蕉黃，誰肯蔬，今進侯堂，侯之船，今兩旗度中流，今風泊之，待侯不來，今不知我悲，侯

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煩。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木，桂樹園兮，白石齒兮。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秋兮，鵝與鵝兮。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連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黑兮，高無乾，杭徐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當與墓誌合看，即知廟碑之體當爾。

韓愈

呂氏家塾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齊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待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其父睦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雖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韓風發華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舉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

韓文精選

品氏家塾讀本

舉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文章沈默寡言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等例召京師又僧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未相作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籍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此一歲竟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常詣楊州子厚泣曰楊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重無辭以白其大人止焉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

待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謂以相取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入下石焉者豈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則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

韓文精選

品氏家塾讀本

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九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待歸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有節裴君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悉之盡竟賴其力墜子厚於萬年之墓者弟盧遵逐逐人謹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建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

韓愈門

子厚平生最出色處曰交友曰文章昌黎誌中亦最稱焉
二事出色淋漓感悅之至其一生瑕累乃是入黨而被貶
斥乃黎即附麗于二事內寫之語及微婉而亦不沒其實
蓋古人之義也即令子厚後生亦應感且服耳近有人為
死友作誌傳但視其後人顯赫即貢缺于姓凋零則責其
尚自詡曰古義則然此正昌黎所云禽獸不為者也

韓文精選

昌氏家塾讀本
柳子厚集卷三

論佛骨表

韓愈上憲之法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一百歲
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百五歲帝
堯在位九十八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
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
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謀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
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崇佛之當時
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
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唐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
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繼未能即行
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人之心為京都上虞設說異之說戲玩之。且年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
實易惑。雖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獨一
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新構繕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謂下民信之於佛法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
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續，假如其
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未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為害也。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
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視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
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視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況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
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
尋常萬事也。豈不威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迎佛骨本為禍福，只當在禍福上開明，但此表後甚婉轉。
前却唐突，則公意在批鱗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愚而力而強者所歸必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郡之長，而為之，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郡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元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北伐之威，卒不

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閭閻之輕重者有之，賊王中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室名於公侯之上，斥爵非諸侯之威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咸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郡而為之，郡邑發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令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教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賈鋤掘謫成之徒，因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皆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固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禁猾將時起，虐害方域者，夫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竊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

事然也。秦之事務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
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
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
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報姦利浚賊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知之何及
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
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疏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
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然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治朝斥之矣發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

柳文粹卷下

呂氏家塾讀本
封地論三

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
行制讓而恩之祥愛而惠之已遠矣下令而制之給矣今欲之其
於同列則相傾制賊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卒矣焉若取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也
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
漢興後封建而後秦郡邑而後人非所謂知理者也。且之漢也
封侯封王皆之永繼也。則循不革而二姓陵暴不聞其所以
變之也。二百祀大業固何益於諸侯哉。或者人以為漢開堂王
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漢之有郡縣皆是不
得已也。秦以諸侯而焚者三千萬資以繼變湯不得而廢封周者

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術
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
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日秦始夫天
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天封建者經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而下果不肖則
上人之理能本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
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計畧聖賢生乎其時亦無以出于天下
封地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足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柳文粹卷下

呂氏家塾讀本
封地論四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
周之失秦之得証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
所謂強辭奪正理 樓近名
從來論封建皆謂封建雖善但後世不可行耳予之論
當三代咸時封建已非善制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論
垂角甚矣獨其行文特指出八打成一序無所可議其大
章之豪雄

經皆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譽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讐之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之相讐也春秋公
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父之道復讐
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而下相殺則令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
不愛死義也元度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其所以誅之者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讐戮刑
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新斯獄者不宜以
前議從事謹議

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懈散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
亞也唐荆川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大

專在駁子弟舊議只是誅誅英得而並一句一荷洗刷一
番精彩舊議真成粉碎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
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賂
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劫取於市不兼賑奮擊折人
手足椎釜兩甕蓋道上把臂徐去至擅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威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止大亂若何孝德曰願
奉教太尉曰其為涇州甚遠少事令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
遂責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及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酒餽陳醉留醉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
門外晞一營大噪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持奈何太尉曰無傷
也請辭于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及
者一人持刃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緩一老卒何甲也
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圖負若屬耶副元帥圖負若
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邠氏為白尚書出總我官輪出見太尉太尉
曰副元帥黜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且亂天
子遂欲誅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勇以貨寵名軍藉中
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
元帥不敢言然則邠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教師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也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
中及至者死太尉曰吾未嘗命諸役置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
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還卧軍中晡不解衣戒候卒擊碎衛
大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
邠州為營田官經大將焦令勳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
勿言也至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勳曰我知入數而不知
入之數也勳怒召農者曰吾與汝共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
大杖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
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責節級
代償使勿知雅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譏大罵曰汝誠
人耶淫用野如婦人且儼死而必得殺入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
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令段公唯一馬賤賣市救入汝之入取
不聽凡為人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入取仁者殺使主人出無
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
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
司農徵戒其族賤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涇州致大陵三
言大尉捐軀壯壯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暗謝
曰汝後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
之梁木上說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去存今之傳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段太尉逸事狀二

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
計之所止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卻縠間過真定北土馬賈在
郭堡虎竊奸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幼時常依首拊手
行步言氣平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過不可必述其志
其則儒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真備得太尉遺事覆按無
誤或恐尚隱隱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于執事
意中自有勞擊朱泚之大節逸事數件從旁點染更覺如
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段太尉逸事狀三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為愚耶
有其一考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子聞問有水生毒露屬氣中
 之者溫也恒泄或石走瀨連轉靡解有魚焉錯齒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離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愚溪用宋陸游詩西海有水微渙而無
 力不能負薪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泰有
 水荷細尾薄捷泥沙縹緲之分甘怡若睨壁淺深險易昧之不覩
 乃今清潭以自彰機跡故其名曰濁潭西有水幽險若漆不
 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愚有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
 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功可以及國雖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
 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幸不見德而肆其誣妄然不可革耶柳子
 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之惡得延是名耶且汝不
 見今來者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愚以兩手左
 右攬而懷之豐泉之寶耶過而往介焉猶以為多今汝獨好之者
 居焉又惡而不亡延欲革其邑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乎愚
 者俱用者宜道伏者宜遠今汝之記也述王都三千餘里凡得迴
 轉之與豐壤之與居唯爾獨擯辱愚也愚伏於中食之以
 遊汝湖之以守汝之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愚則彼居於天子有
 司之柄以生有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

而見獲於我夫則汝之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訖耶曰
 是則然矣然則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反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
 說則難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潤汝之所流不足以滿吾輪
 若示子其累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棄我歸游者之樂眾
 之惡而後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大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
 放而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踣坎井頭抵木石
 無以棟棟僵仆虺蜥而不知林樞何喪何得進不為羈退不為柳
 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
 深思而嘆曰噫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衆
 子而辭四字未解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以名實二字為眼而實有兩層因其招愚者居焉而名以
 愚是其實也然愚之實則仍在柳子不在溪文故分兩截
 過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為橐駝之口甚善名我固常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
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視溝反資米者皆爭迎
又奉見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道他植者雖有
他故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
天者橐駝而已勿助勿慮去不復顧其始也若予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勢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厚
又太勤且視而察撫已去而復顧者不其害以斂其木哉其
木之計其生也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豈
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吾人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過行之
官理可乎橐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凡長人者
皆謂其令若甚偉焉而卒以禍且累吏米而呼曰官公伐爾耕而
爾植皆獲黍稷而續黍稷而續字而幼孩遂而離孫焉故而聚
之乎木而為之乎小人殺殄黎以勞吏者止不待暇人何以當吾
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待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養樹養人分兩段而養人一段亦向橐駝口中得之何也
若若從旁推論必將養人之術貼定養樹洗發殆盡議論
雖暇而亦少含蓄矣此只就橐駝居鄉所見冷言數語
未畢而意已透使讀之者尚有餘味此等處皆文章妙訣
也

此本為有愛民之心而煩擾者言之然世之官吏往往本
無愛民之心而故為煩擾以粉飾故事此種又須分別故
後段若甚堪為放作活句以該之雖識良工心苦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梓人傳

裴封以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陳宇而處焉所職專引現經繩墨不居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固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斧工役焉給我衆莫能就一字故余于官所事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人其室其或謂足而不理則曰梓求也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稱者梓人其亦其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斤斧或執斧斤或執斤斧而中處焉量棟宇之能舉其材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其不勝任者而使之亦莫敢爲其宮于堵盈尺而曲其制出而爲之得大度無適焉既成告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而某字也凡能而用之不在列余固視大駭然彼其行之工大矣雖曰彼特捨其子藝專其心習而能知要者然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而吾聞勞者謀彼其智者然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能比也彼爲天下者本于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卿師里胥其上爲士人其上爲中士爲士人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卿而爲六卿而爲百侯外傳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然則工之爲用也亦不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糾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此者選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不銜者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可執事之功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夫哉相乎通

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得其名。

文以理勝。又間架。墀。整。文。勢。跌宕。造語精警。可謂盡善。荆川乃云。文體方不如巧者圓轉。此等講究。適見荆川之陋。通篇皆相體。未一段。用今行藏之道。所論益大。前段猶蕭曹考杜所能。後非伊呂莫能與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餅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紹者獨名于世。連之今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誤曰毗之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徵。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土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吾以刺史之貪。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為今吾刺史。今明而志潔。先損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窟。由而入者。觸毒霧。行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勤。若是出入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讀此可識作文爭上流法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而為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睥睨無遺莫得隱隱蒼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颺氣俱而其得其深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酌醺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知是山之特出也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茅馬始得之趣

鉅鉅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鉅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之上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鉅鉅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水其然相累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謂之小丘也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金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削殘棄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所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舉熙熙然巧獻後以效後立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遇心之聲與耳遇然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之地者二三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遂以茲丘之勝致之於世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金不可得今棄是州也棄大魚失腹而隨之買四百而連歲不能售而我與徐深源克已得之是且其有遺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後一限借小丘以寓晚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逾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獲。其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峭壁，壁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香花，美於眾草，而鑿其址，數仞，仰觀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及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西秦之野。千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此記以類智者所施設一句為主，只緣石城其肯處有在，則造物之意及用他處便不切。

與李翰林書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人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嘗勸應莊周言，逍遙莊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此得足下二書，人政藥，研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平瘡疾，皆已往時。聞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橫柳，餘甘，破決，並南太過。餘雖心已得正氣，行則膝顛坐則解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僕聞心以有與此，且者更改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連為最，南與起相類，僕聞即出，造遊役多惡，涉野則有蜩螗大蜂，仰而視之，十步勞倦，近水即畏，財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即搖尾摩伸，展大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通然。顧地窺天，不過十丈，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我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亦當如之，適遇獨幽，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以恩惠，婦人不可言，自憐也。僕業時所行，足下適在禁中，簡觀，未不後一言之，今僕殘廢頑鄙，不死幸甚，苟為死人，不為天下程。僕之病，多憂，憂甚，則便難回，難回，則難愈。如僕之病，有以供力役時，作穴以臥，臥之，餘氣力，可也。僕今病甚，已月復壯，然人地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韓忠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臂，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寄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願此聖人用心。

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達意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令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向常州與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與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未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教詩在近地簡人事令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底不悉其白

子厚既謫役數書機軸累同而造語各極奇甚態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寄許京兆並容書

宗元再拜五大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辱吹誦悅懷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遇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痛結伏積不食自餓或時寒熱水_二反_一內_二當_一此骨非獨瘳痛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痾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勉願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墮隔狼忤貴近狂疎怨戾蹈不測之藥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累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且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盡為敵愾慘心司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夫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僕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休養明德至經也尚何敢更佞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人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遂不知耻自復一旦然亦有人哉自以符姪來二十五年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代為家嗣今拘非常之罪居夷瘴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
登壇應先請以是但然痛恨心骨猶熱一孤立未有子息荒涼
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
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賢子立捧奠祈禱無後繼者厚然欲飲
為慘悲此亦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夫人所共憫惜也先
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
鄉里守者固以蓋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槨勿收不禁以成
大忌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邑隸庸馬皆得上父母丘墓焉
英雌之思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講本

數頃以付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蕪恐便斬伐無復愛
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等和里舊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
可知守什受所重常繫心肝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元嬰身
受家世為世大累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斂尚置人數中耶
是以當不知辛而迎洗沐而動逾歲時一捨皮肉磨垢滿
心以憂悲傷無所不至也自古賢人才士棄志遁分被
謫後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嬰孤女云越婦翁者
然其世榮能分明辨別乎先史籍傳述益升為功臣匡章被
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諸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卿人此誠知

是以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蘇詹宋時於晉終以無冠紅
南齊卒獲還國叔向國虐自刎必免危座騎危以生易死則通
焉耳為齊上客張分韓信伏斧鉞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冤冠擢冠後至御史大夫重伸舒劉向下使
當此為齊宗此當東傳傳辭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懷洪
漢下書宋人其悲憤痛病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疎闊矣
整者不待志於必取責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
此感才劣無能解離欲求筆親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
不能成意往往時書自以不至厭帶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去假令萬一除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講本

刑部問得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
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
望歸掃墓後退託先人之靈以盡餘齒姑遂少北並輕瘳癘就婦
娶求乳嗣有可付託即宗然長歸如得甘寢無復恨矣苦辭繁委
無以自適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腑焉無任感德之至
不宣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
氣倍為明前張矣 華應月
然余謂太史公所紀是公罪子厚所紀乃私罪法法太嚴
史公憤激言也子厚真是憤激不得只好作妻苦語慨

悔語以與當塗之或見憤懣得不鳴咽蕭娘乎然于居之
為明蕭娘乃正其憤懣之鬱而成者也

柳文新選

昌氏家塾書本
許京兆四

與蕭翰林倪書

思謙兄足下昨和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
寒然有當官之心乃欲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王生之說
僕豈不素知服所喜者年與心叶米於不誤焉爾僕不若者進
當跪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違者乃炭炭
而鼎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交延蓋非的
然治所自斷於內則能了僕於冥之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
五志少自御史裏行符禮部員外郎起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
怨婦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怨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
附會聖朝弘大昭然甚薄不能寒眾人之怨謗語轉轉置之散
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視學人之心目為新奇務相
引自以進援引之路而僕華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僕自
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
矣長來覺小且益促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之矣
是非繁盛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秋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
居安長中久慣習炎毒亦能重腹意以為常忽遇此風宸起薄寒
中體則此率條燥毛髮蕭條然注視休惕以為異候意謂非
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為台草諒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
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之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啼走匿雖病

柳文新選

昌氏家塾書本

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扶而後與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
周易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畝以自耕道誼益甚耳則是更樂於然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
意於天子與教化定即正海內皆欣上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處焉如斯其非命然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
慮之徒是時言道之之行物待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
數耶事敗之日想之足矣何必操筆用力而矜自哉出耶果於之
人非此也事敗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僕因賤平廣實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行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敗腐不能生梅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劍移數縣之地
則世必曰黑稍解矣然後收召兒兒買土一郡為耕必朝夕誦
使成文章庶本歸者永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傳
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此書與它篇異者前其後讀之久雅其久故聖後益切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領首十八大送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其與
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榮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
要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採宰相意以為苟以史
禁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察地合左養役使學故利祿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
史者不在此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利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
者為國史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棄
職以敗人愈益則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之入臺府美食安
樂行呼囂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入升黜天下士其職益重則入將揚之入政事堂美食安樂行
賜子而處外衙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大而榮其親利其祿也人
言不有人焉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其然居
其任忠直其道苟真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無其法孔
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
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為春秋孔子猶不忍死也若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重猶也且顯也人不得以春秋為孔子是范
曄等輩雖不為史其族亦亦司馬遷弔天子事然則不於下在
浩其其直以關暴虐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意子夏不
為史亦言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忌

其真無以他事自恐退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

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欲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皆曰我

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

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々軒天地

者其必已遠且亂雖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忘也。果有志豈當待

人責退意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茫惑無可準明者

所不道退之以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

退之惟慨自為正直行。馬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

卒無可訾矣。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米也。可痛哉。退

之宜更思可為建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

云行且止。今當為而不為又訪館中他人反後生者此大惑已

不之也。而於他人難矣哉。

按擊難之體此者病矣。可以想見其人。

其原書中處有頗有辯論處。大

史官不任大事。亦古今通例。但非所望于志古人之道者。

是責難退之非責史官也。乃退之仍以史官自例。逆適其

辭于厚。亦逆節辯駁。而以不為則當去一句為託其要意。

不復可動。譬之用兵有直搗其巢有隨地轉戰有假塞其

奔退之路。攻擊之法。可云備矣。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韓愈論三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嗜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鑒夷聞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是觀之則吾子之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執謙笑之以為狂也吾子不顧此俗徒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固抗顏而為師也然則吾子之指曰吾子而皆真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不暇然又早之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李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聲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獨之目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手非獨見前亦以為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群目以召剛取怒乎僕自讀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勝氣漸漸不喜聞意可使奴者早暮常吾耳發吾心則固備休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遺語不少得公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說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為言於紳士曰某子冠畢冠之者以也然京

此尹郭叔則惻然受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序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應陳中所待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善去其惡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言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教也矣吾子前所著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耶故以觀子之能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矣詎諛之徒直見愛其故然耳始吾初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聲容音而以為能也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惟其謂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侵凌而勝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嚴而徐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與異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煥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勸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屬其義參之孟荀以暢其義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攷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雲推矣而以為之

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接焉有餘，以告焉。苟至來以廣，是道乎？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火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獲白。

前半篇去其名，後半篇取其實，中間一段更過接得好處，無痕迹。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後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答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意亦多矣。文多而對答，吾不對答，而引答，宜可自反，而未微不肯相見，吾拜至問其得終無辭乎？元之十卷之文，吾已畧觀之矣。吾性騷滯，多所去，甚於安敢應，斷是且非耶？書故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會，生以直躬見，無所誤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乎？生疑其言，無所取，而又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笑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連而謂于湖之二，邦又待二周孔去之。師宗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豈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柳中授以馬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離斯引筆行墨，快意崇之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與人亦不能明，雖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斯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周人所便，用與吾言類，且與吾思之則一也。蓋也，唐桑子言，舊場場，非吾取焉。道連而謂于湖其幸可也。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終往京師，意日月，從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矣，而自別來，極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湖，遂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其矣，又狀貌與類，大夫視端形直，心無改移，其言氣誠可也。獨要謹究之前，謹究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望之，二所以求志。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吳亦欲詩而
已矣宗元白

以古道自託文亦渾朴堅峭于厚諸書中此為最醇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而
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供以為兄由服氣以來
貌加老而心少歡悅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嘗阻氣時味思有
以兄兄州所術而示向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千人到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辭伏
跪兄兄笑曰服氣而和不得來及食時竊脫和糅燥羅與啖飲多寡
皆自若兄已陽德其言而陰然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
恃力競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振金鳴鍾鼓以進決於城
下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之乖陳矣悉陳而不變
者無他所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
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助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不
戒者不可數書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言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勿言者
意見者以服氣書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請讀其聲以年其爪植
委相以服氣說以選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滅而鼓諸席如
是十年以為樞焉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待大笑曰時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嘗見兄見
有服氣者皆不復得服氣得則故書失而攻之其勢若向之為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

形儀而理遂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

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大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

夜終歲終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

獨見兄傳得氣書人應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

李計所又參取而大行焉是書是訣適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

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句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

一技者其數其焉曰吾富可得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

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而與然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底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悵也

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學者夫望而慄視者得欲而作則思

願惟肥牛擊大豕封群羊以為兄饒窮臘西之麥彈江南之稻以

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舍之粟以為酸醢五味之適致

五歲之安心恬而不進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懽訴歡流聲譽

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貴哉孰與去來以即淡去樂以即愁

卒之馬屑日然肥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

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

任疑懼之甚

曉擊溪切詞氣勁振開闢曲盡其

恨太厲景色

樓迂

無一句正言服氣之害都用旁敲

蓋因有吳武陵之

書在也茅鹿門遂以末推牛一段為後評近未識立說之

用意耳

柳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
寄去矣而後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
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
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
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
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同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
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
歐陽修精義
開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
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然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人懼其勞且急而
入于邪僻也於是為制性中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
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
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
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

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至鄉黨莫不有崇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
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
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破於物
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
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手序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
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
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
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
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覓
行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氓然不見禮義之反已夫姦民有餘力
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
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
倡而政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
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
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
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益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擊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高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呂東萊

學原義

本論中三

孟子云楊墨之害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即如公說所謂脩本以勝之者也只是未病時調護之法若邪氣已入勝理不施攻癰而但培補之可乎歐公此論也只如羣賢束手另換出一法來然其文甚高古渾然天成不露圭角後來南豐學之便有迹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管子今本云養生送死王道之本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蘇軾而食稅糧或採橡實富菜根以延冬春夫橡實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余固盡有鄉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管子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聚斂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

以為節入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聚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井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荷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縣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猶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死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請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命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喪之具人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以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衆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獎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粗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
 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
 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
 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
 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
 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
 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
 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
 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
 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
 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
 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
 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期
 天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
 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
 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
 力而無耗斂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
 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
 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此與本論皆昌黎原道之羽翼而原弊立論尤有依據縹

構處亦整而不板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朋黨論

謝安可是一篇正意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

二句是年放

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此等語是通篇此意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也

此等語是通篇此意

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

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此等語是通篇此意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

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選四凶小人之朋

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舉廢授契

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

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

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

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惜盡解黨

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

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

世之主能使人心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殺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

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

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

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議論出人意料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

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

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

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

蓋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

忠愛國人士此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時公在院也

議論耐老

前後兩段結末前段立論大旨已極分曉後段人以興亡

治亂之迹反覆推說庶以覺悟世主其言真龜鑑也立體

既方正用筆却能參伍入妙

縱囚論

唐柳宗元

再述一後錄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
 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
 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
 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
 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
 子慈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
 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
 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
 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
 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
 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
 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
 知為恩德之效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
 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
 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從不近人情意說入而以求此名一語為破的篇中窮人

情究事理幾於隻字不可移易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縱囚論二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造乃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欲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欲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誠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廢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聞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怒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遷舉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廷威不振綱紀遂廢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辛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問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如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廷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承古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茲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禁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人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論江淮官二

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宋朝用法太寬故弱然自有一番曲說托于惇大其所由來漸矣是篇力破之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謏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官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執政大臣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官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除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放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與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

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繫。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猶之捕鼠須咬頭。公之彈劾昌朝。却本所薦引之路。攻之。仁廟焉得不動心。茅鹿門

此劉嘉祐元年前上。東坡雜記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賈昌朝除結之謂之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奏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事豈有是哉。上然其言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然則公此疏。雖曰風聞其實可據也。王開修

賈昌朝交結左右進用情露而跡隱故公文皆用華密鈞
判之法荆川亦云此篇多用虛語

歐陽文精述

呂氏家塾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役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
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
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放汰蔑爾無聞
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
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
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
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
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
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
之主勸導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
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
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
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
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
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

歐陽文精述

呂氏家塾

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
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
連章列著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
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
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
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連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扶私
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
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
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
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
呂氏家塾讀本
歐陽文忠公遺
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敗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敗
秦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
其後趙鼎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敗
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敗饒州後至今
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
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
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未述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
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鼎並因
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後復令三人者又以言樞

臣罷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作不以中滯進
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
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
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待罪夫幸顧私恩人之常情
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未之述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難
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
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
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因謂未可以此疑
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
呂氏家塾讀本
歐陽文忠公遺
至其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
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
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就已然之實事開陳放後以聽人主之自悟最得奏對之
體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于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與宰相等天子

歐陽文粹卷之

呂氏家塾讀本

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導行其道諫官平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于一時君子之譏若之簡策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末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

先作一

我識

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人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

歐陽文粹卷之

呂氏家塾讀本

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章帶之士窮居草萊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凡解洛士大夫之感則幸甚幸甚

此書作於明道二年考是年范文正公自陳州召還拜右
司諫文正先以言事忤太后出及為司諫即論罷楊太后
冊會又言不宜深治太后時事然歐公猶汲汲勸其有言
何不能少待也是年冬即以諫廢后出知睦州豈感公此
書耶王闢修

歐陽文精遠

上范氏家塾讀本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
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
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
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
足下之面但持之於予友尹師魯間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
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
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之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
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
一謬誤意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予自問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責迹
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敘事本末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
見於安道家足下誠謂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
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失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
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人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
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然
是可怪也復得為之證信實是足下之決然從希文後言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
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令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

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謀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閣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
反昂然自得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然廢乎飾已不言之過
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
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
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
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點點無一語待其自敗然
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
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
大抵罪在然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
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
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
之果當誅邪是亦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
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死今之人未可欺也僕以今皇
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石雖被獲稱
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
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
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人遂不言是天下無待言者

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
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
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
責賢者備令其臣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
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
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
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報布區區伏惟幸察
不宣

歐陽文粹卷之六

與歐陽文粹卷之六

凡作攻擊文字須明于緩急擒縱之法方能曲盡其意至
其刺擊處尤以尖冷為妙
高若訥字敏之官至尚書左丞史傳頗稱之王開修清編
謂其餘無他過止以此書奏貶歐公不合人意耳然歐公
此事原非中道故晚年編集亦去此篇余謂見此書而尚
不肯屈服則其人樂可知矣

上杜中丞書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敵
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
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
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
之明今聞其罷皆謂敵乃天子已行之令非陳賤當有說以此罪
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
介之所論謂宋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
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
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光明不
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閭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
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
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輔太
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
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懶殿
階上中令色不動拂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
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
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
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
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違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辨若其言非

歐陽文忠公集

呂氏家塾讀本

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
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
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
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
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
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
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它
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辨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
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然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
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業
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人辨論必先理其緒否則雖亂無章而不達篇中特為
分畫讀者詳之

歐陽文忠公集

呂氏家塾讀本

答吳克秀才書

脩頓首。自先華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又少定而視焉。絕數百言爾。非夫辭盡意雄。蕭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低低。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學精文。雄其施於時。久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患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益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溺之一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然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曰。不戰而屈者。謂之自勝。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從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蕭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

不甘于所悅而溺於所止。困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

中兩段反覆言之。然言外有不必為文之意。

充字仲知。建州浦城人。公長子。婦充女也。神宗時至宰相。此書在康定元年。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石隱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
動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
接尤寡而舉者無日不開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
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
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
之欣然亦不戒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欲樂不以疾病為憂
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
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聞

歐陽文精述

呂氏家塾讀本

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
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
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
君就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
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乎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
曰是不能乎書者非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非曰非也古有之
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持欲與世異而
已脩問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
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
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

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
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
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獨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
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
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
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
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
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
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歐陽文精述

呂氏家塾讀本

書法本不足貴然有求異之意則病在心術矣公所以劾
忠告也篇中無一直致語其探刺隱微指說流弊皆用委
蛇曲折之筆以取之可為朋友責善之法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佳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旬旬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商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發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簿之僕固亦簿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間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梳草為籀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行行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

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寶酒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入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人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賢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史而不受貨財益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守道矜奇負異不肯即服故折之一以平正之道立言極有法則

與尹師魯書

前一段叙別後英豪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知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絲。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

東陽文粹卷

呂氏家塾讀本

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印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來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麴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芡茶蔴。皆可飲食。蓋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也。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忌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忌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

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詭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反到敗所。則感憾怨嗟。有不堪之窮態。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真摯語無毫髮欺。率爾疾書。差比成章。自有條理。乃天下

之至文也

士大夫被罪後或憤激怨望或窮愁乞憐或翻作放達白
道之意大抵非不可磯即愈疏耳讀公此書其所以處之
者有道矣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尹師魯三

律惟嚴文集序

惟嚴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
為辭章與吾友受卿交最善受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
惟嚴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受
卿之氣愛惟嚴之介所起雖異而交合無所間受卿嘗曰君子泛
愛而親仁惟嚴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
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
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
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固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
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
高而不屈尚能安耐泰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
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
幸不獲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嚴
雖微乎退隱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
其將老也已受卿死惟嚴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
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
反我之見也嗟夫惟嚴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于時若考其筆墨
也則文章賡遞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作兩釋集序皆有奇氣而此篇忽起忽落如隼鷂之疾擊

歐陽文粹

呂氏家塾讀本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華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惴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謔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頗不自惜已老壯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多慷慨鳴咽之肯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與曼卿遊而

歐陽公於受卿識祕演雖受祕演人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顯而通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茅鹿門
歐公叙與兩人交却僅自占地步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集古錄目序

物常^{以下得于有力之強}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以下得于有力之強}之獸然其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經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候糧而後進其產窮窟塞則遂禁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以下得于有力之強}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籍篆分隸諸家之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廢藏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入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以下得于有力之強}也夫力莫如好莫如一子性頹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多而終必^{以下得于有力之強}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

開卷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之必
而無不散何必區之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
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此篇以聚散兩字為眼鹿門文鈔但標出聚字便不周匝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集古錄目二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
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一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
于公曰斯太金玉也棄擲埋沒莫肯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
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
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權權離窮厄之時文章已
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反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
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
猶若此其仲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
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幸五代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
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
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蓬艾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
又幸而及出於治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
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
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
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
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雖大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

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誡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于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志終自守，不幸世俗趨今，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公為子美集序，其情深至茅鹿門云：讀此文往，欲流涕不安也。悲痛之深，語意反覆，荒雜今畫作三段看要之。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公作文時固非先設此三段局也。文成而視之如此耳。但為學者誦讀，不得不立箇楷範。

本傳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孫者子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祀神，舜卿等輒用蠲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於是舜欽等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而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遯有達，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上，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解者亦因以自警焉

此篇文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呂東萊

轉折過換妙接迂互

法度變化融渾故通篇曲折最多而讀之端如珠貫亦六一翁平生最得意之文豈將引醇醪而止酒者耶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一百一十五

豐樂亭記

起後復游有豐樂亭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

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流潄然

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

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耆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

闕欲求昨晨就樹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

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漢

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

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

未也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

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優游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

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

子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焉

不歸功于已而歸功于上最為得體敘干戈用武以至平

定休息施于餘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樓

若無中間感慨一段。但鋪張豐樂之意。歌功頌德。成俗文矣。醉翁亦不過避熟就生耳。

歐陽文精選

品氏家塾讀本
豐樂亭記二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于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僑寓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潸然。而懷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南海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百竇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待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

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如累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唐荆川胸次清曠洗絕古今茅鹿門

合二評方盡是文之工唯其筆妙古今故能多作曲折而無層累之迹

梅摯字公儀知杭州出于自請賜詩寵行首句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

歐陽文忠公集

呂氏家塾讀本

樊侯廟災記

卿之盜有入樊侯廟刺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鄉之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族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歟舞陽去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族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族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故而反貽怒于無罪之民以聘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于禦盜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音焉也叱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唐

荆川

前後分兩段亦一揚一抑之法其整振處全在一結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倅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泥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顛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其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太師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

歐陽修撰

呂氏家塾讀本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齊州全卿縣數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蘇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選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寄言太后事者速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力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卿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緡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曼卿將有欲以卿兵捍賊者笑曰此得

吾人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平而後矣今或不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之募者不足為反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志氣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遇而質其生平趣令大帥無一不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惟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滄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萬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曼卿負斯地之才而不盡其用其所以不盡其用者則以其自重而難合也篇末特從中抽出此意以表之蓋曼卿為人混俗縱酒疑于自輕而歐公謂之自重亦微顯剛幽之法耳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克夫關封襄邑人也明
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年之七日塋洛陽
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
其塋之速也其事而不可不誌乃得金谷古觀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
納于塋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塋君于伊闕之
教忠卿積慶里君之始塋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
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爰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
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塋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以後歲久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
王宗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道皆
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
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苑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
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
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
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聞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廢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修身
臨事余嘗愧克夫克夫不余愧也始君之塋皆以其地不善又塋
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立卒能改塋君如吉士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待罪
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
年矣其遺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益八九死矣其幸
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
是矣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塋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
理寺丞知縣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此做韓公馬少監誌而無痕迹可尋乃做之至此也錢牧齋
此篇以感慨為主即其敘述交遊生平處亦皆帶着感慨
之意此是文章線索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龍岡序表

為。時。雖。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
所。非。敢。後。也。茲。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貧。自。力。於。求。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獲。一。塊。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
和。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嫌。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志。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不。及。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患。既。耳。
既。而。其。後。常。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聞。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則。顧。乳。者。劍。汝。而。
立。于。旁。因。指。而。笑。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
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
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汝。其。危。之。夫。養。不。必。盡。要。於。孝。利。雖。不。得。傳。於。物。要。

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四。歸。二。州。推。官。

人。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望。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

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

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

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到。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人。八。
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人。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
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
累。封。趙。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獲。大。寶。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

孫矣乃列其世譜其刻於碑既人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己亥男推誠保德崇仁剛毅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瀧岡阡表本為三朝錫命紀述恩榮而推本其所自與他墓表不同處要闡着自身至其稱美先德只舉一二事以榮其餘更不多及立言之體固各有所當也否則或近乎客矣荆川文編評之曰變正謂其與他墓表不同耳歐陽公四歲而孤六十而表其先墓又一年公致仕又一年公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先登敘官職升序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儼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書書符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隣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益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伏後曉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眾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

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別以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賊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君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餒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容子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賊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錄宋受命之明見建言請後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青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所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按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閑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

○系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隋朝奉郎熱上輕車都尉曾祖諱其祖諱其皆不仕父諱其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僊游縣太君三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闕曰除曰

○齊曾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惻然推恩錄其子賜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厄處之安焉未嘗見戚之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後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以慰其思焉

丁君有文學之才而失端州一節自不可掩是文先提文學在前至其後段專寫失守事即用文學照應以為幹旋篇法倡亂而整議者謂君以下十數行低昂宛轉作一氣灌注用筆甚奇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鳴乎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子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

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翹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惟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德賢景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北江漢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礪水屋窮居獨遊思從業人邈不可得然雖其人亦皆以謂無如獨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人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口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曾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

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開州開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堯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墓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也其事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歐公文凡敘述故舊交遊之情纏綿悽惻最可誦誦是篇分明提出三件前面但將兩件極力掩寫却剩一件在後以為感慨收結法便活動是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湖州人能詩仕至都官郎中過庭錄載歐公呼為桃杏嫁東風郎中者乃湖州張先也見清編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

由乃文著述

呂氏家塾讀本

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敗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鄆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秦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經畧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欽燕息。成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戒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焉。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論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聚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

歐陽文著述

呂氏家塾讀本

生故人無遠。通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窆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七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耳

讀公自論墓誌。其間衆不難識也。但須說其變化參錯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宋師曾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曾好辨米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其有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諱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余著立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集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已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致敗也宜駐兵尾擊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尋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曾與時賢士多被詆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

死可樂也往往放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鳴呼師曾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報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主客相形分合有法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
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畧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
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
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于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
祇若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
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議論云是是非非務盡
其道理不苟止而妥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旋

歐陽文荷卷

呂氏家塾讀本

為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
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為於仁義窮達禍福不
媿古人其事不可備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謂同貶貶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
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議論其材能其
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
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
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
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
緩君子倘老是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

大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
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
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
以非罪益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讐人
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
害故死狗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葉及
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儻之文苟合于理未必
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
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
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

歐陽文荷卷

呂氏家塾讀本

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
是得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條見韓退
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恭其如此
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益為師魯大簡而意深又思平生
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
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錄此以見歐公為文其用意如此 茅鹿門

近人有為窮文作誌而巧詆者人恆之則引斯文為解
先君子深以為不然嘗作書力辨之始知士君子欲抗古
義必如永叔之于師魯而後可也

王彥章畫像記

大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
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
勇聞梁晉之爭數有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
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急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
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
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
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

名義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
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卷不能備公之善康
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
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
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護自歸于京師而史云
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嚴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鑒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特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
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
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

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能

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

失予嘗獨恃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遼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

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于

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出奇奇存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案之

七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

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

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

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

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

義之節使然歟蓋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朽者不

繫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其書而想其其人說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

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

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言其畫像之事

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唐荊川

書梅聖俞集後

卷之四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于心
僅快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畢出於金石不能自和而工者和
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
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翼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
鼗鼓鐘磬絲管千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
柔而受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
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
然至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
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
以然焉然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應
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
言也堯舜之時受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
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流亡散
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
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逐獨鐘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
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
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
茲詩者樂之尚商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
其浮藻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

歐陽文粹

呂氏家塾

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結

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

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多分其似秦漢今其似秋使

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耐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

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

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

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

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業而寫之然夫

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

余今得聖俞之業猶伯牙之琴絃乎

歐陽文粹

呂氏家塾

蘇韓送孟東野序而春容雅澹一倡三歎處亦歐之所獨

標

詩樂截然分作兩段上下照應鉤連其法殊整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益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像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二氏終不能脫離生死玄宗并不能為二氏說得極透起

從玄宗說到二氏中段辨二氏之惑後即從二氏繳到玄

宗小文却極峻整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辭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其間今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予之多未必若愛予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今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樞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受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予云遊善人宜哀予能自達予人何悲惟其師友之為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月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祠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脩此一傳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蔡丁學士文

前錄善惡不並故致之由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
 謂之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
 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淫淪聞孰惡子可知其人後錄善之言警
 若地矣彼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變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衆冕不祀桓桓孟軻之道愈久彌
 光名尊四子不數咸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援孟軻經營一世
 迨榮華之銷歇差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鼠唯一賢
 之不重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
 彼能人之致力乃借譽而輸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
 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連元珍
 元珍以一青掩德公故有青蠅之憾讀後一段復快然矣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五代史梁太祖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代
 獨不偽梁議者或議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
 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晉
 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
 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
 聖人絕四君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
 故能功成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
 其實其實實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
 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
 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
 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獲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
 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
 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歐陽文忠公

呂氏家塾讀本

文殊圓轉澹宕 茅鹿門

議論平正顛撲不破朱子論從來諸儒說春秋之失亦有
 此意

五代史周臣傳論

烏乎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其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凶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通篇似只宜美周臣之遇世宗而結句乃云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則儻然遠矣此文家用意之法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通鑑卷之六十六唐六臣傳論一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舊出西北極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昭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東還以金吾使衛太常因護朝梁於金祥殿梁王哀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張策奉傳國寶臣昭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

庭如此。作唐六臣傳

本是誅責六臣而追及白馬之禍此即歐公作朋黨論意也篇中前叙事後議論兩大段中又各作兩小段分承虛陵法度之嚴整如此

歐陽文粹卷

呂氏家塾讀本
五代史原二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一）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天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然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文粹卷

呂氏家塾讀本

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首何為而盛今何為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愛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
樓迂齋
從太史公項羽本紀來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以下詳言其害非一端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以上稱之也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生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上之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而不可為上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以國其次以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有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感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情電 茅鹿門

凡文有十數轉者其間必分小段落攔束否則如游覽山

水而無停頓歇脚處矣

借女色以甚言宦者之禍非寬女色也然國家無女禍者惟宗為然耳

歐陽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戒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奴見其自述以為禁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歐陽公作馮道傳論有不屑置齒頰之意學者讀此等大其下筆處必能高出一格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此者此乃其後世也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

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屬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

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

也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僭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夫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

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一聲和

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

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總政之時

歐陽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歟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

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

西狩獲麟者幾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

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

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歟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

於不識之歟皆搜索而獲之故曰幾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

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

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

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

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互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

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路為王者難致之瑞

戴禮雖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賜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

嗟乎賜虞賈誼以為賜者文王之圖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厥人之惑者難與爭

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人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

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經學本於漢緯書亦出於漢公此文據經以斥緯而就近

世之易曉者言之

歐陽文精選

五代史前二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足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通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禮樂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

歐陽文新選

呂氏家塾讀本

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聞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其各物而歲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跪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攝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

禮記婚喪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

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

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

祭者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

太社等為古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

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

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國師太子賓客

許敬宗太常卿韋瓘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雖

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奇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

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

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

繼以亂收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

司業韋嗣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昂上疏請刪

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

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

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

銳及太常博士苑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

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

而圖其壇屋階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初禮之屬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
韋公肅入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卷十三年太
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
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十卷考其大記可謂備矣十卷以之
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
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篇法齊整書家之楷

歐陽文忠公

唐歌謠集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縣城郭壞，虛金百姓，慕之食。之令，遣拊循之使，思其厚也。然百姓患于慕，非錢不可以立屋，慮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持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賈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雖可以以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以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

帝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帝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人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連有均否？有真偽？有今集之援，有辯察之煩，層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羣而處之，氣以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行，且蘇之食耳，其於屋虛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虛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墮壞屋之尚，可完者，改林舊瓦之尚，可固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寒流已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何則？失戰聞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羅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竄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責，則必鳥獸鼠竄，竊弄鋤掘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當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却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費，平日未有及

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賈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康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達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管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時之實所寶貴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積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益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救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今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天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于上，然後玉帛徐動，就陽而郊禘，萬殊服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驚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千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做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

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殍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災補救，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憂慮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芽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

此一篇校而應得奸說利害體 呂東萊

指陳利弊纖細曲盡文如層波疊嶂却自然一氣之所融結非南豐無此力量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敝曰向敎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已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予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進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得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蕞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

曾天將送

呂氏家塾讀本

古其書之害於世者莫如之宜存之也

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聖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正有條理又戒鋒不露初讀若太美元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練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深意存

此序與新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軼宕

此等文字唯朱文公學之最近然易流于板實苟非理勝不可

不可

當觀其議論反覆處及其轉換過接之妙理致甚深却不可

露一毫圭角宋文中之最高古者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缺雖然彼惡觀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好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合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

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

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

覆覆于萬物鼓舞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

也者至妙而不可思也此聖人^{功在}之內也^{以下開篇}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

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于內者

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

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

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

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我失}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

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唐荆川}

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唐荆川}

不惟不屑以攻佛并不屑以斥梁之佞佛此爭上流也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

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

道德同風俗恭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

成之後所守者一^{非守其教者不守其法}道所傳者一^{非傳其道者不傳其法}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

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

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

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

者各得其偏故^{百家各得其偏}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遂起于中國皆明

其所長而昧其短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

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

在皆蝕而不譏况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

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凡傳記百家

之言皆悅而得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聞而不明傳而不

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既没于中國一切不

異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宋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

于聖人而能純乎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寧不免

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

一之者哉亦其出于足時者秦桀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
中絕學之後也恭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
至齊而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
在而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按其可見者特詳焉亦
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罪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新序只是駁難故痛抑而後存之前段歷敘古今說得原
原本上文亦圓暢

古文新選

呂氏家塾讀本
新序目錄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
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雖其
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
六事非向書本然也恭向舊書之已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
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而
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恭向之自敘
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
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
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
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
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
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
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風也以臣所聞蓋
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珥璫珥珥之節威儀動作之
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
義歸於反身東漢詩經而之崇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
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則后妃有闕罪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
此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
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上段歸本全主即從夫說後世自學問之士多拘于外物
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利成之道
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
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
南之風亦已遠矣如齊魯宋杞此于南鄉天下之主哉何傳大經說宋其主說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
謂為矣然向號博雅群書而此傳稱詩菜官柏舟大車之類與今
序詩者之說九乖異蓋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

白文者選

呂氏家塾讀本
列女傳目二

宋人欲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
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
以成其篇也如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卷小集
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王遵岩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
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膠疑者闕之
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
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
之于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
仁其頃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于其殆庶幾
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
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
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至其枉
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
不欲有為也然而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問
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
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
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
見之敘論全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用于諫而不改其
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向之志有可取而其學未精所以然者則以其拘物而不為已此篇議論都在空中結構粹讀似不得其要領絢緯反覆方見其不可易

禮閣新儀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泰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其然陸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新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新學者焉

其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于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繫于為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

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
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
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
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藟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
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
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
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
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乎養民之
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
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饒一以為貴本一
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祖豆而今之器
用不廢也先升是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後其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
矣是以義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
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于其勢之
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
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
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于耳目况于服習而安之者
乎至其陷于罪戾則繁于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
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

禮記集說卷二

禮記集說卷二

禮記集說卷二

禮記集說卷二

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况于一代之典藉哉故其書不得不
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唐荆川

以後段洗發前段然其間又有淺深詳畧之法相為錯綜
故讀之渾然而不覺否則重沓無味矣困學紀聞云禮記
新序指新法然篇中不見訖切意恐未必然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于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敘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

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除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

發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通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援

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

行至於奇策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

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皆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

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得於無窮也公為人溫

良德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

卷之五

呂氏家塾讀本

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忞為公之墓銘云

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

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王遵題目當以范公為主文章却以仁宗為主故前段敘事從

范公說到仁宗後段議論乃專歸美仁宗而反用范公微出此是漢王抵壁奪兵符手段

卷之五

呂氏家塾讀本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晉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寄更衆矣然學者而欲徐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或裁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各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大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大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早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同字深甫所以深恨于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萬言者屬予為敘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有子直所到之處有子直所未到之處而以序其志為說則操縱伸縮在我矣文特選繫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王子直文二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卿射之禮自此子弟袒裼綢繆以薦其物器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邪以下闕其不釋然之意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絕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室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嘗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洋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使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此必周君不知止足故云爾

唐荆川

以古義望世亦以古義自處讀之覺溫厚和平之意盈溢

楮上此等文字今東坡為之必有多少尖利雋妙語而意亦衰薄矣那得如許醇茂篇中字句烹鍊俱極雅馴

唐宋集

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廼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濶今求子之言，益將解或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愚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愚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怠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蘇軾 唐荆川

因人笑黎生之迂濶，而引以為同病，立言既妙，却入轉進一層，言生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及其告以無怠，解里人之惑，言外又隱然見得黎生尚未迂濶在，一步緊一步。

此荆川所謂詳密者也。一篇之中，有誘掖有鍛鍊，可為前修接引後進之法。

書是前進

贈黎安二生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于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返而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愛也已南坡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從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无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補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才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于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蓋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辭義甚古物振處似拙而奇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住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愛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由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然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不能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醕當絕於天下人少聞於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矣不可邪古之人爲一卿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理今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雖其治俗而政其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適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適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以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爲者爲縣入秘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

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真率

魯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懷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邕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固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己拱怒詆之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賧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待去吾親母為與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以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相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王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内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

魯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樂耳有一人先能言者
人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聞宗旦
非獨以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
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告我也為天下者使
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
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
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
廣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
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
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華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
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
世所指目此固一責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華初聞其死之事未敢
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
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
下皆獲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述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
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
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煩
史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
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宋史忠義傳云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

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瞳人多惡之即此書所謂為世指
目者也又云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亦與
此書合王聞脩
從韓柳張中丞傳後段太尉事狀脫化出來錢牧齋
言與死兩件並舉而每以能言為重得頗亮傳神之法

宋史忠義傳

宋史忠義傳

萊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無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範保額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養之求屋安居人馬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資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虛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家之舍而舍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從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

求速效故善以小置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猶披鐵懸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作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而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寡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婉吾道之行也已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非贊彼乃傷此也立說最妙做他家文字却不放倒自家架子

古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遠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
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
之術則狙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
私見妄應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
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
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
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于強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
其操愈厲者相望于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
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

常光祥選

呂氏家塾讀本

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
能皆知其意而往之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
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於傳疏其
所知者若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
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說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
慕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
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錄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於漸磨之久
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
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

各言其所長

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然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

序養成之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

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

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于人所難至者既幾

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

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

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

官即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

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于

庖福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

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于政

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道文以致

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

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若

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作學記持標一宗旨便有弊此篇將漢時學者與今對勘
各有短長兩邊說來道理四平八穩是南豐學問純粹處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人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校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其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之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修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

會文精選

呂氏家範讀本

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人入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哉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

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人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然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于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匪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

會文精選

呂氏家範讀本

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聞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人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焉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

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
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
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然
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哉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此篇前段講古人立學之意甚備其議論體勢太重一宜
黃學收拾不佳故末段就敘事中抽出意思曲致其歎美
期望之意就小形大以為結束正如高山喬嶽必有千里
坡陀以盡其勢其體前方後圓前整後曲不照應而照應
最是文家妙處遵岩乃云後段文字絕去刻畫刀尺頗覺
渾轉勝前段是未完全篇局勢而識作者之用意也

卷之三

呂氏家塾讀本

南軒記

得鄰之第地燔之樹竹木灌蔬于其間結茅以自休焉然而樂世
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于是知
伏閑隱與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
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
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歎
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
固有祈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
樂獨何公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
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微微記遠山鏡家刻浮

集光緒

呂氏家塾讀本

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屠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
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
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于天地萬
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
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
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
而無行之其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
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
足于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

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晝夜覓觀焉。以自進也。

此篇分四段看。第一段境。第二段心。第三段學。第四段守。而逐段意思遞相承接讀之。泯然不覺。

古文精義

呂氏家塾讀本

閬州張侯廟記

起於前朝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于事而辨至

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

事也。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騷猶虎之害其

為則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

兵師之害。此蓋足示之害。凡一應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

也。余讀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

極。此中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

法。何也。彼有接于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

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

古文精義

呂氏家塾讀本

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

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

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

湯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由是觀之

則荀卿之言以謂考筮故曰。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

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

者。信然則過矣。蔽生于其智之不周而過生于其所惑也。閬州於

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宇孟德。常

守是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十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

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

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役，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于閭人，不待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于古者告之。

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茅鹿門

南豐正言神理不可沒，而鹿門以為薄張侯，將無錯會主意錢收齋

南豐文嚴于照應之法，然亦佳。有看迹處，此篇最活變而法尤精。

曾文精造

呂氏家塾讀本
開州張侯二

唐論

成康段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間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為君也。以下錄其所得然意是問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雖於未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餘而操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

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威而非先王之

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

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

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

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

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

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

於湯太公也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

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

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於上者

可以鑒矣

此等文字從前未有公之所創為也如善奕者之布勢家

家不過數子而勝局已定只是所占分數多不屑爭尺

寸之利然非識高而氣健未易措手鹿門乃云文格似弱

何也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居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善適其時感知

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

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

出于此也則知其有以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美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

不遇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

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城人言以粉已過取小亮以私

其君此其不可者也人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拾是以諫諍

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

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入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

事是故其急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

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前

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

言至深而其事至切存之于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

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制而棄之成區

區之小議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然紂幽

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

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

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度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

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入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千君矣。常在于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感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意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于萬世者，鄭公也。蓋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韓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專是論後世制藁之失，反復攻擊，宛轉發明，後面三轉論難分轉愈佳。此等議論有益于世，足以破千載之惑。接迂韓魏公嘗為諫官，所存諫藁三卷，自序云：欲飲而存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景仁為諫官，公以藁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為彰君之過，如溫公言則魏公為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藁，故委曲分疏，不自覺反墮一偏，不如曾公此論為明白正大而無弊也。王開修

按二公之言正與南豐意合而開修異之，何也？至云委曲分疏，反墮一偏，尤不中二公心事。此篇議論反覆八面都到，識見既正大，而其氣復雍容而不迫，渾厚而不露，咀嚮愈有味，宜乎歸震川誦之累百十遍而不能釋也。

上韓樞密書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壑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潏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牧之以殺人之事大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道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于是天下之患雖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螭蝮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開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于呂氏之

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子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放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遂于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粹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更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陂畚築列于兩河之墟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瞞瞞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于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

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棘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諫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議論精切，筆勢縱橫，開闔曲盡其妙，辭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

武等書來。
樓迂在

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
唐荆川

避暑錄話云：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為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生變，方陰圖以計為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述為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答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按此與辨奸一段，皆出葉少蘊其言，雖未可盡憑，然明允心事，似非靜正動和之人，讀其書，可想見其微也。
王聞修

蘇文恭公集卷之三
上韓魏公書
樓迂在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待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

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

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

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而後

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

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

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

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

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

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

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

達易達則難上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

辭探之茫索之冥上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

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

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

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

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下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

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浸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

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為陽者為陰者

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繼之以四吾知其

為四而繼之也歸奇於物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

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

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

窮也

老泉此等文藤枝大葉不甚精細然却于藤枝大葉處饒

有先秦氣味亦韓歐以下所無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持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

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之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蘓氏父子兄弟于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涉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來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蘓氏精遠老泉
機局與易論同而此較圓轉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禮之權入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如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豈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矣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能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愛馬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

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話辭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讓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文壽達老泉
說詩處愈支而文自澎湃可觀
茅鹿門

此篇多用頌后觀托之法初學熟之則下筆自活

春秋論

起平僖公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

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

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

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放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敗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宗。不惟其法

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

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帶天子

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通私也。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

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

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

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

而告之曰其為善。其為惡。可也。終之曰其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

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

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

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

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

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

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

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

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

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

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

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

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

以天子之權與之。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

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

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

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

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

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

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

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

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

也。明矣。夫子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

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

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

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焉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非僭耶。散非。

此文有法度有精神。有先欲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然。方有此文章。謝疊山

只是一事。問答變聯到底。唐利川

老泉六經論。唯春秋差純正。博大。全山極稱之。然視他篇較少。嶮峭陰峭之致。蘇文精澤老泉

始言賞罰之權。不自與而與魯。亦非與魯而與周公。未言思周公。故與魯與魯。則春秋非孔氏之書。其文勢往復如此。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殺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馬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殺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襲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于其所及。而不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

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指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則也。而光乎不至于九也。

此等意脉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

前用三項人引起後用兩項人歸結蓋聖人之明一句在老泉原不過扯來作門面語非其意之所屬彼但將下等人來比並以此謂老泉見識最低但于最低處人情事勢說得透徹亦文中之雄耳

蘇文著述

呂氏家塾讀本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堅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處大功之成非成於威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堅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堅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堅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宋)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可也五霸莫威於威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彘文公之餘威

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肯而尚有老成人

焉威公之是也一乳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

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

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

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設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遂伯玉而退

蒯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

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

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聲氣處多

大旨只是管仲之不薦賢自代然却遠說起遂節博換

遂唐視貼遂段翻駁千呼萬喚而後出之遂使意無不盡

此篇最可為學文楷範

審敵論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

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盡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

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

未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逆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

之蠻夷始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

恣為日以兵歲邀金縉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

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于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

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

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

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

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

冒頓當暴秦剗剗項戰奪之後中國湛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

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

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于匈奴雖積棄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

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

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

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

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損則敗則懲則勝匈奴狙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天戎授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地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一馬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彼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使至報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

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閭閻之入楚也因唐蔡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呼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于城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子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制客公行也首交于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久猶以而摩之煦以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謀臣曰罷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

反也。天下皆曰：「趙錯。」趙錯者，趙之禍也。七國之禍，則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固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助勿略，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焚船之中，疑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需足為辭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于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令庸人之意。此趙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錯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嘗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未聞其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于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出於聲與形，而後出于實者，出於聲與形，則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斗乎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闘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斗乎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焚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又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許竊還，延以逆，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為，乎是七國之勢也。」

蘇文軒選老泉

審氏家塾讀本

蘇氏父子之論奪情大畧本此

只是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篇中亦以此分段落而曲盡其情勢

蘇文精選 老泉

蘇氏家塾讀本

項籍

蘇氏家塾讀本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

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

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

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

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

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救也吾於其

敗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

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

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

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襲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

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待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

在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

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

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

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以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

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人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

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以秦之守籍不能入故或曰秦可入

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鹿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

近則碎於羅網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求也。使藉入關。王雖涉旬必
釋趙。自故籍據關。遂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其後援之
必矣。是藉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說伐趙。齊救之
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此
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敗。吾恐秦未敗。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
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荊門者。可以不
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而自完。猶且
不險。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人馬事夫。不可以惜。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今
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
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
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子瞻范增論。做此立意。但此文疎橫。范增論較緊密耳。老
蘇文不甚用起伏照應之法。如此篇就客從收絕不迴顧。
文章照應之法。史漢後至韓歐。而始備。老蘇文學先秦。故
往。脫略自在。

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
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
解散渙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
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
然而行。淵然而留。停泊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起之。蓬
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
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
遇乎大澤之陂也。行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
如雲。感而如蟻。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
如綴。其亂如霧。紛紛繚擾。百里若一。洵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磅
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故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
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繫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蹶。跳者如
驚。躍者如舞。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
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
期而相遇。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
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紃。
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生之者。唯
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

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樓迂齊

風水相連一段已盡肖物之妙又進一層推出無意求文而文生焉其妙乃至不可思議則前段猶止得其形而後段乃得其神也學者讀此當悟作文用意之法矣

蘇文粹卷之六

蘇文粹卷之六

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莫延於天下唐神武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于蜀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易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其以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得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見于服服始于哀而至于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忽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然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看過樓迂齊

序族譜勸親睦皆人意所到此反推原必至于塗人之勢

而今為坐人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乃是立言之妙

家之將退老泉

呂氏家塾讀本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清議不容，然猶冀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伐戎虜矣，有君如此，其愚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

按此從小處引入

蘇文粹卷之八

呂氏家塾讀本

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

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違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賈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顧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夫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身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開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制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賦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

蘇文粹卷之八

呂氏家塾讀本

集 94—452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
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
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
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
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
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豪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必不信謗
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
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

蘇文精達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上神宗聖三

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
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
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
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
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
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
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
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益事已立而
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
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遽之布于天下已若泥

蘇文精達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上神宗聖四

中之間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曹運使
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
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
有卒自可徐三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
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遂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
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
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
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
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
今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
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
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禁不
草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
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
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珣皇甫環楊相如皆以為
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
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
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誇魯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造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情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泥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梗稿耶今欲敗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

蘇文精述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上神宗皇帝五

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會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以平民物源息四方遭利益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學盡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中奏替換實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終不言諸色人要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割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

蘇文精述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上神宗皇帝六

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役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舉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豈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求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在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粟岷蜀之鹽鹽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真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棄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調幹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上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于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千賦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

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見成造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子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產其直三日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雖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

蘇文將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上神宗聖七

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已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賈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人每舉行然而賈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換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

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守貧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難捷已意則之以逃以逃之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貨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

蘇文將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上神宗聖八

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布令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錢索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難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賁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
賈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
是以官賈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賈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
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
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
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頗商稅而取均輸之
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
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
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
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
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寄累高祖之知
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
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
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
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送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
常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
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

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于短而
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
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
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
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
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新郅支。劉呼韓功多。于武宣矣。佗安而王
氏之衆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隴。力強于憲武矣。綽兵而亂。助之亂
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
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
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
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延羸而壽考者。亦有盛壯而暴亡者。元氣猶
存。則延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居。節飲食。導引關節。此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
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
節慎之功。進吐納之訣。服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
已危。僥倖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
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
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
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要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進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虛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事務極優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流風已成且天時不齊及誰無過國若舍斯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微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園書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大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閑暇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閑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况其他乎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

蘇文肅集

上神宗皇帝

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出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至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中書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待久而難得則入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為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極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僥倖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蘇文肅集

上神宗皇帝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
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
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
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
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
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
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禁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
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
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
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
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
之世議者幾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權
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
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
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
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
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蘇文忠公奏

上神宗皇帝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
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繫臺諫亦繫之及至英廟之初
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
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
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
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
不過僭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殺秦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
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
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
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
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賓有言周公大
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而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
導亦欲往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
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
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列定任

蘇文忠公奏

上神宗皇帝

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
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
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
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
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
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
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廢故大則身首異
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
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達大臣本意已期
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
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
大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
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矣矣豈有容之于始
而不赦之于終待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幾刺既衆怨仇
實多必將試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行豈
不殆哉死且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後言者是以思之經月
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
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策之青送束放

上神宗皇帝讀本

一篇之大幾萬餘言精采處都在閑話上有憂深思遠之
意有柔行異入之態當深切著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
蓄則委曲含蓄真得告君之體廷對當做此樓過齋
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買陞二事以故敢為危
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所以深教政之嫉
怨者亦在此大畧摹倣陸宣公奏議來茅鹿門
構大文字必用閒絮是篇以三言分柱是也但三言仍是
一串為行新法失人心因舉用小人而風俗壞又畏人言
拒臺諫而綱紀壞故公文以結人心一段為主其說最詳
而下二段從之其說稍畧譬之兵法雖分營角而其機
柄呼吸仍歸于一此唯才力氣魄大者方能統攝得來否
則但累作數篇開奏萬言書人上可為矣

策之青送束放

上神宗皇帝讀本

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孽孽僥倖。與禽獸爭一旦之命。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未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後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染滑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其難。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絲。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豆蓬。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無禮。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而不知所以求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

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故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篆畫之迹。秦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借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此等文皆從經術來。人但知子獨之深于經術。而不知子瞻之經術尤渾化而無迹也。錢牧齋

篇中指出禮字而以禮為聖人之權。禮字顯權字隱。此是蘇氏父子見識。其文實雄健而暢。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侯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之矣。蘇文粹選東坡

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帶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亦嘗有其志矣，得夫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之至于老死而不厭，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

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是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苟常而習故，揣之為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圖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荆川批斷續兩字是文家血脉三昧處非荆川不能道

鹿門

斷續二字文家妙訣荆川但就此指點耳是論體最正勢

蘇文粹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最變初學熟復于此行文自能曲折盡意

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受孟子所重在道義兩字

東坡但云狹天下伊尹之弗受也只是道義當如此東坡

却云將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皆其學術駁雜所在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軌放言高論
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
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
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
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顧淵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
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放為非常可喜之論
要在乎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
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龍驤反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
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
而不讓故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
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
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
惡桀紂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
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
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

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
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盡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
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
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時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
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叔荀卿明
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
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
安以求異為哉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然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
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于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
荀卿論
東坡
荀卿論

以李斯定荀卿之罪一篇議論俱要在兩人相着處只緣
兩人本不相類却從不相類中指出其弊病之相因此處
鉤結之奇過却之妙殊足詠味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南郭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況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

義之精遠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珍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夫史遷曰中子畢子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條數少思言原於道德之意當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誣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詞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與固已多矣而未如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與荀卿論同一蹊徑此更名理

義之精遠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鬪鎗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非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從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忿念之以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之計以饒幸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足故倨傲解脫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小忿而就大諒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

燕之青廷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王遵岩此篇善于用虛都是將無作有空中結撰文情縹緲千文遊絲至其引合着定處亦如雄搏驚擊

燕之青廷東坡

留侯論二呂氏家塾讀本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

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

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法不可擊也之而不勝身

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凶是以春秋之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

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

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法不可擊也今小人

君不謀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

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

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

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

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

君子進不容于朝廷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

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實武何進之

徒然之不勝止于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

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

大夫之論亦唯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

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然者

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

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于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實為訓注然則

忠臣義士亦奚取于此哉夫實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

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人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

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作文之要曰引喻曰證事是篇于斯二者極盡其勝但通

體都是反說如覆敗基未講下子處必有下篇也

原天將是東坡

呂氏家塾讀

大臣論上

集 94-465

大臣論下

第一節是

天下之權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以其身則以其君。然則
 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于人者其智深。
 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追，窮寇勿追，誠
 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
 吾敵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之。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令君子又從
 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
 致毒也愈廣，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未幾而客先
 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
 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于敗，則其
 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逼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狙
 之使不吾虞，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
 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
 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之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已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
 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
 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

蘇文粹卷一 東坡

呂氏家範卷二

難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
 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
 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
 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
 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為嗚呼，知此其足以
 為大臣矣夫。

內以固君子之交，外以散小人之黨，一意相需，然使小人
 猜懼，則固交通足以速變，城公說二者于詳略先後之間，
 甚有次第。

蘇文粹卷一 東坡

呂氏家範卷二

始皇扶蘇 志林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殺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李斯趙高為詔立引天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瑣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為詔立引天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唯恐為謀臣雖有大姦敢肆其間故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蒙毅殺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教殺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難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所不及聖人為

蘇子曰始皇

呂氏家塾讀

天不特以扶蘇以防亂情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于千萬以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重府之徒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後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秦為常

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亦無不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為為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也而無所合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熱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怒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責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行禁止益有不及商鞅者矣而

蘇子曰始皇

呂氏家塾讀

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使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介死與反而已李斯之置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呂東萊

仰乎哉然兩篇以智為閔紐若斷若連章法奇絕

燕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始皇扶蘇三

商君 志林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
侯畢賀燕文精選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
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
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秦弘羊之功也自漢以
來學者耻言商鞅秦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
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廢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
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
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樹本力
穡之效非執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狼毒
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執實使之至於秦弘羊斗筭之才
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先
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
則在官譬如雨澤既降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除奪
其民其害甚於加賦也此言天下百人居之者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蟻穢也言之
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
驅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
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
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

故為商鞅秦弘羊之術者必先斷其笑奔而陋也曰所謂賢王
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甘而不也
食鍾乳烏藥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少而富貴故
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
繼也待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哉之世之服寒食散
直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秦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
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因論商君而并及秦弘羊並舉到底不分出賓主又是一
法蓋此本為王介甫而發介甫以申商之學而講秦孔之
術合兩人成一介甫故不可分也

義之精遠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戰國任俠 志林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說天雅龍
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靡衣玉食以
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趙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
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數人六萬家於
薛齊樓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
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說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
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於天也
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魏子曰此世上之所
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

義之精遠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其道也吾考之世
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
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
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
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
代以上出于學說同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
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
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戒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
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容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
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

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楊項黃誠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餓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察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只是言秦時不能安頓此一項人却說雖先王有所不能范此是文家爭上流法

范增 志林

漢用陳平計間陳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于是去羽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以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遭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若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殺

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去。就之分。而欲依用。以成功。則矣。雖然。增高而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焉。增亦人傑也哉。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有法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一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此肩事義帝一段當與趙錯論並觀謝疊山

大肯責增之不早去而意分三層第一層疑增第二層弑

義帝第三層殺卿子冠軍起手直據第三層却用逆推倒腿之法此出第二層第一層來既將三層作一串說又於

表之者送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逐層接縫之處細洗發點實未仍收應早去作結此篇文勢極變說法度却極整齊關鍵文訣軌範皆極欽賞然於鈞畫段落處猶欠分明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為刑責知天下之樂乎責而畏乎利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當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于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

表之者送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擬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嚮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遇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商鞅於公卿之間而織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

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持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若移其意而用之，則其心雖服而身猶有所不避。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盜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責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敢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准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人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與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天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爵減首免勿推與前罰金分明四件事欲得甚變化唐判

厲法禁意正從刑不上大夫一句內洗發出未方見忠厚之至。若云待之太過須裁制之則非矣。通篇處處帶定重待之意，纔不失本旨。

卷之十 東坡

品氏家塾讀本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怠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矣而不可得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問閭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

呂氏家塾讀本

呂氏家塾讀本

以其其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故不遂定于其始道之時而徐觀其所為之故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過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

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之士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巳太遽乎天下有用之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遂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用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太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呂氏家塾讀本

呂氏家塾讀本

以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過二句為大綱目乃正塗與雜流之分而雜流之中又須分別則以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二句為小綱目兩者相乘最是錯綜之妙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于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是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天下之吏不可以人而不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

蘇之將進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

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舉官以舉官之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爲難之

蘇之將進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近情之論於繁紆處更見繁峭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饒者豈能寒而不衣，饒而不食乎？今天下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端焉。馬遷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

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饒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通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年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所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

不少矣。得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頗為都水監失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眾，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弱，故也。人使一人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瘦，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小息也。

篇分三截，前截先破患貧之惑，中截論制國用之法，末乃

蘇文粹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指其事言之，局勢甚平正。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後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幾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閑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安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

蘇文粹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奮力而取之既降其君而得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思其後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成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來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矣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成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々朱者蒙雖不過數百萬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人皆一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逞其意則欲羣起而榮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人皆一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有異於畿甸亦不必舉於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殊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於是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

蘇文將選束坡

呂氏家塾讀本
定軍制三

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土之恩而顧效其力人何處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應從擇域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入已過半矣

此篇從上一流說下不搭架子行乎其行止乎其止乃文之至者

蘇文將選

呂氏家塾讀本
定軍制三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弱者得以為閭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饋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審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足以自擇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庶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十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為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于敵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解委之嘆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兵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民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求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于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為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故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呻吟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騷擾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或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或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

蘇文著述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蘇文著述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
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雖居而教
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極是組織然不見一線索唐荆川

前陳二害後舉六善二害顯出六善暗點荆川所謂組織
而不見線索者也文鈔因後六節乃於前幅亦分五節以
配之則牽強矣

蘇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練軍實三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
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智者臣愚
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
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
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
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
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
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
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
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
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
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
之其窮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
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
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
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
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
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

蘇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敵國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必至於戰敵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于舍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備者必重車旅之後而繼之以重構則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民怨取蒙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

蘇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策斷上二

畏於天下者權在馬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耳耳而下之曾不知狙猿之喬標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闢出任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人未嘗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欲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

河西之後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遂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饒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嘗欲戰而我嘗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益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觀擊馬鹿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焉焉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有一敗則就焉焉縮骨而去之是故安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蘇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策斷上三

此篇一順說下塞止之門在得其權欲權在我在先發而後罷前引秦事證權在我後以太宗事證先發憲宗事證後罷井然不紊虎門乃云引事重為作文游衍法何其憤也

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同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弱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諜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

蘇文者送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戎先論所以制禦西戎之大計（此言西戎之患為大）今天下雖與西戎無事然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

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戢然其行一家也而愛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固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

蘇文者送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周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出十二而出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

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狙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從前失策將來制勝處指畫分明

蘇文將送陳坡

呂氏家塾讀本

策斷下

其次諸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經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游獵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自闘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綬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綬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

公王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閭廛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莽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紛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皝之傳皆以絕其之資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遂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未傳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離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未嘗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此人之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求有不以

蘇文精選 東坡 蘇氏家塾本

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東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規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廟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幸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望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

蘇氏家塾本

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苟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死因徒之私宜其有悅憤鬱結而思變者將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國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莊師間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賊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

蘇文精選 東坡 蘇氏家塾本

飲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都窰殺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戰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用之於力則中國故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

蘇氏家塾本

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窮制原荆川

言勢丹有可乘之勢而中國所以制勝之術未嘗詳言也

中亦多套頭話然法勝無法勝之論獨為創闢

蘇文粹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策論下四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此之
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
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于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試聞
而笑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待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
食凡不獲者求待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
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
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美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

蘇文粹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
亂累蹙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綴
役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
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
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量原有餘樂
而宋有聲夜之奏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動于
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
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此貴
賤等閒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化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賊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諫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晉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大於賊以為記而未果既墜忠彥以告執以為我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順題不得反題不得此處當玩其立言之妙然唯魏公庶足當之無愧焉

義之精送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王君實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以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耆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紫履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此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遂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唐利川

雙起雙結 錢牧齋

要處全在始吾少時一段曉悟甚切亦頗自占地步

王說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此記用桓玄王涯

二事晉卿以其不祥求易之牧公云不使即已使即不可

易也

蘇文新選東坡

呂氏家塾清本
王君寶詩二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适於用金石草木

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

適於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

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

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李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

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

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深于道德非後

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盡日趨于簡便而書

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蓋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

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

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

士皆求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

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持其所

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

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

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

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

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茲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只是有書要讀之意。然若老實說，便是腐頭巾氣。妙在何哉。何也。兩段作疑。惟醒問之辭，令人自警。悟艱。策後還言。此書公擇賴之學者賴之。即予亦且將賴之。收拾包裹甚密。

蘇文新送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山即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適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鏘，馬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然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动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无，可乎。郢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

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寔余是以記之蓋歎鄒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中段欲言水石之聲先將三項描寫起此文情也苛苛與鄧左之論之今知之者鮮矣錢牧齋

此翻案也李翻鄒樵又翻李而以己之所獨得詳前之所未備則道元亦遭簡點矣文最奇致古今絕調

蘇文精進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黃州上文路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
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
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甕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服及他但顧平生所存
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
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
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時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連辱還答恩
禮有加豈非容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
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
入于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
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管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
奸著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重復尋理十
凶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
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
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哀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思
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

蘇文精進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力叢馬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怠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使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戾不止于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已軾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遂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老于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東之新造東之

品氏家塾讀本
黃州上文二

答謝舉廉書

生親待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唐荆川語所示書教及詩賦雖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大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繁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謂之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已知之矣此正

蘇文精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
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
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
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
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
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
紛々多言豈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
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賦方過
臨江當往將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
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大愈遠惟萬々以時自愛不宣

論文到精妙處亦唯東坡能達

謝舉廉字民師臨江人父愆叔岐弟世充同登進士時人謂之臨江四謝公與書凡三皆北歸時作

蘇文精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
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開答及足下所然
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
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通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
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
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舉如人
時呂歐羊輩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
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
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
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
固以為實能之故說之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廣以口舌得
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哉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
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劍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疵犀
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四視三十年
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當收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

蘇文精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率爾作書章法如此整齊然極不易識

燕之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卷李端叔二

卷劉河書

賦頌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大二十卷賦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于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瘠然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綴累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益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賦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歌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辭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像漢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阜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于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奇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人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異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其窮困本坐文字益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客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

故勉作報書想：不宣。

真偽未識何論好？彼公之笑做一世者甚矣。未及舉兒亦有跌蕩不羈之意。

蘇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答劉禹書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屢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蠶遺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卿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哀病弱目懷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間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盡：馬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道等數篇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從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即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前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辛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索：多言矣初到黃廬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愛

蘇文精選 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為李公擇復知

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百錢
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人批取一塊即藏去人仍以此
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松老法也度費中尚可支一
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求到渠成不煩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來為風濤所隔
能即歸則王生為設雞炊黍至數日不厭人有諸生煮作酒店
樊口棹小舟隱居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柑橘枰極多大半長尺
餘不咸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同如此方指牛應鹿
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客借人看黃
州曹官數人皆家善應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
亦事作會

蘇軾入新進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子敬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小府張舜
臣者其兄亮臣嘗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望老乳母
今勾當作項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為
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頌聲而情政篇然錢牧齋

語一毫裝點就是真率他文如說官話此等文如打鄉談
官話可學鄉談不可強也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文新進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其時
夫鄙人嘗先心易德務為忠厚人自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
夷稽首請命惟西羌憂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
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龜章青宜結關下
人十數萬寇淫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
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壘平復決小吳橫
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
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威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
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
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孔子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
以致天下士應光三德美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
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生朝廷知之可
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
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
在陋巷藁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世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
如雷震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

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容望太息。或至于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轡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遠人戾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遠人勅其吏。更以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弔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鼎。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

蘇文粹送東坡

司馬溫公

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桂籍于子。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嘗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下。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濤。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

蘇文粹送東坡

司馬溫公

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先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墓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煥。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保。考諱池。實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薛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利義。身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姦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誅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則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度都將。范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後農。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後青苗。方議取士擇

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樂工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勸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親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嘗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薨於昧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常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追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

蘇文忠公集

司馬溫公集

射乃出勅為臺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勅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審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于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先。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受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俊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興。議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文章無意思。不能曲。無才氣。不能直。此文千里一曲。非坡公不能。碑文前段從天下治平而推原到用公。以公之天相人歸而推原其德之誠。一皆是。推法中段敘公歷事四朝本末。是順叙法。末段乃從中提出二聖之倚眷而推本于神宗。此方是蘇公巨手持筆驚天動地處。故詩亦專于此處敷揚。

蘇文忠公集

司馬溫公集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岡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聘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遇於光黃岡。曰岐亭。廢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岡。岐亭適見馬。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李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騾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望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頗聞。而其家在洛陽。固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岡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此篇三篇。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煙波生色處。徒能令人涕洟。故錄入之。茅鹿門

陳季常非真隱者。其隱亦俠之變相耳。坡公於此。意能傳之。而不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德。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春發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益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此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于用夷。君子以為無為。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濤既息。而龍蛇則變。金離出舞。鱗鱗而號。狐狸皆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晚用也。則入以為選。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惻然失望。而猶庶幾于萬一者。幸公之未棄。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蓋厭世澗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遊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于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誠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勸。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模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無怒乎。然歐陽之存亡。其關於否泰消長之運如此。非坡公筆力不能及也。楊廷齋

只言世之不可無公。而天不慈。適以啟其哀悼之意。依倣尼父諫其尊。歐陽也至矣。今人為之必將稱述道德功勳。

蘇文粹選東坡

呂氏家塾讀本
奈歐陽文忠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簫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簫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也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學善導亦無以過于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簫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雜學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經術取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于學者也方求舉于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前段言道之不可求後段言求之當以學而皆喻言之然前段從喻入正後段從正出喻便兩喻相承而不排

陳州為嚴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竊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而承德意以為大臣之義當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同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閑舍陛下之慈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之非而與世爭榮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之官吏下為陛下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

蘇文行選類稿

呂氏家塾讀本

于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不盡也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遙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嘗陛下之所嘗茲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惟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擬布號令勸率宗族悖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徐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安福而安分無之議不至于朝廷謗議之聲不聞于閭閻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

蘇文行選類稿

呂氏家塾讀本

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也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大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茲臣緣際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言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上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安英果有漢武宏遠之量雖獲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後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諱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感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于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為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

不以為患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惟懼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挽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固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部而陛下既三發矣夫此三省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也然其終卒至于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

蘇文新選 類稿

陳氏家塾讀本

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速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无解之憂也變速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无解之憂陛下已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煙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

儼僅積悍之民奮為群盜侵淫蔓延滅而後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援上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于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于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估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計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于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忠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蘇文新選 類稿

陳氏家塾讀本

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誠開悟得易納約自贖之意而始末

處有針線法度茅鹿門

篇中以悔字為眼。然言神宗悔而安石不悔。故前段諷神宗處頗緩。與後段攻安石處最迫切。

宋之新選 顧清

呂氏家塾讀本
陳州為張五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公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以作視托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提剛強之民。故其道不於尊。而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大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駉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上。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弱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而常固。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巳。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而尊。太公曰。後世復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而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

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茲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此文是空中樓閣蓋商人之風俗特驗之詩書而謂其用詞本無實據文皆倚周以論商復用齊魯以影商周都是憑虛結構讀此當悟文章假借之法

蘇文精選

類漢

呂氏家塾讀本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過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於周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塼啜土飴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然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遵豆列其鼎俎備其醑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于是灌用爵鬯藉用白茅既沃而奠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緣祭于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

蘇文精選類

呂氏家塾讀本

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益以為王道之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盛，其文理當及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此段極好，見得文之未收先王之

藝文精選 類讀

呂氏家塾讀本

一起提出主意以後重一結束，文極堅緻，至謂文者萬物各得其理云爾，見解尤高，類讀經術過其父兄。

始皇論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唐虞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威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于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諸升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文之事乎？

藝文精選 類讀

呂氏家塾讀本

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
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勢也
蓋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
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雖然秦得其勢而不免于滅亡蓋治
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
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然秦俗崇儉約選
任忠良故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與柳州封建論相表裏同主一勢字然頴濱謂後世欲存
封建而不得柳州謂先王欲廢封建而不能則純駁大相
逕庭矣

蘇文粹選頴濱

呂氏家塾讀本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
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
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難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
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于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
下而行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過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
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殺
而不足以相楚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藉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
向以逞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
矣然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
權勢足以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
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
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絕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身已憊矣今夫
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
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
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衛青高祖之所以自

蘇文粹選頴濱

呂氏家塾讀本

集 94—504

又添出兩件來陸續文字更得照

應明帝

暗証伐吳一事

○此段文字，何陽成書，最可玩味。

呂氏家塾讀本
三國論二

茅鹿門

——
内重

外重

呂氏家塾讀本

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常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創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義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唐太宗

蘇文粹選類讀
唐氏家塾讀本

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分諸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常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間舉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

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敵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以下專指外重之勢言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流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越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棄其禁在於外重而外重之禁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蘇文粹選類讀
唐氏家塾讀本

深究利害是大文宗唐荆川

雖是內外平說而意常主張外一邊立論正固宋懲唐弊削藩鎮而致弱也見識高論事有原委極有關係文字其體勢却從柳州封建論脫化出來

臣事策一 重臣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上段明所為之不類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

委曲諛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然陟天下以見已權臣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惟愛悅憚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度吏無所歸命而爭為之腹心

蘇文精選 類讀

呂氏家塾讀本

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若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默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惡刀鋸斧鑕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天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

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

諱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

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所以無重臣者由人主之不能制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

權臣出入唯以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

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

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

此等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

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

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

蘇文精選 類讀

臣事策一二

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臣事策一二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知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中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伴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于死而不救

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中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始言國不可一日無重臣後言無重臣則無以備非常之變始言人主當別重臣後言宜有以養重臣之威皆是過進一步由淺入深之法凡文章起初迫切後反寬懈或始終只一意無進步語皆所為沒結煞也

蘇文精選 顧清

臣事策四 委兵權

臣事策四 委兵權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以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于東。以忘其西。見其起于外也。而銳意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于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定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于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故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李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無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患。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害。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于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贊之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

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不立素將之兵者無腹心
 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致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
 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為
 禍非有脅從驕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
 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
 唐李元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
 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
 在不究其利之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
 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李元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
 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
 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
 不知將此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
 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
 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
 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
 有所權機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
 將擇將而待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
 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
 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

蘇文精選 類漢

呂氏家塾讀本
臣事策四二

擇之上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此篇用意極虛極活翻騰旋轉不離箇中文之圓而神者

蘇文精選 類漢

呂氏家塾讀本
臣事策四三

臣事策八 破例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制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歟。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于閭閻匹夫之賤。府吏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于人者固役于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自貸。隣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威。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平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于草莽之間。以

蘇文粹選 頤濟

呂氏家塾讀本

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之發于畿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起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于天子。而特寵貴之。期期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于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滋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止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茲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

蘇文粹選 頤濟

呂氏家塾讀本

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則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固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違其上而上有以投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求此不可不深察也。

與東坡柳僥倖篇同此必蘇氏兄弟所共論者唐荆川

老泉之文善為近類讀之文善為遠老泉之文一起手便

蘇文精選類讀

臣事策九

擒住題目類讀之文紆徐而起讀數十行尚未測其意之所向數轉之後適與題會趣味無窮二法皆學文者所當知文章急切要驚動人當學老泉若要引人入勝使人不能舍我而去當學類讀也。

臣事策九 近任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遂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壯壯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任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大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以為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

蘇文精選類讀

臣事策九

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眾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于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

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適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
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
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
食之所便皆不得其常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
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
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服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
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
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
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
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
故也且夫人生于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
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
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
各獲其所欲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
為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
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
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
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
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
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侵奪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

蘇文將選類

臣氏家塾讀本

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此篇行間茂密無懈可乘議論亦正當鹿門云可與曾子
固送江任序同看吾謂文氣亦相近

蘇文將選類

臣氏家塾讀本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于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將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于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當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于教四則材否畧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于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當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為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為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人因

王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數納以言明試以功用用人惟已開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

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

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

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

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

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

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

得志乃所以自蔽愚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羣臣

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

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

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仿

佛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

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于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

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

功必見于天下至于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系日力勞聖慮也

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

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于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願如臣

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以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

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于大體粗有所及

則迫于日暮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今所改更施設
本末先後小大詳畧之方已熟于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
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
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今陛下仁聖之
心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于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
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于逸樂無為而治也則
于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議論者
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
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于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
諭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
以為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前段親考試之法說之太阿獨操中段又言知人知言之
難以震動之人謂不可自用末段歸結到自己則唯欲從
容獨對而已說來自成片段故足以要結人主中間雖多
經術之言而中商刺覈之意已隱隱發露

王夫之

呂氏家塾讀本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
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
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
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
之餘恭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
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
罪大憂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耶閣下勤以不懈以不傳
為念非大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
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責蓋其所傳
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傑烈道
德滿街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誰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
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榮其念好之心而
止耳而此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貨寒似可以附毀
往者不能記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人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人不可盡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
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

王夫之

呂氏家塾讀本

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
收士大夫
問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
史官
史官豈有恨哉

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
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樓迂
論史一段痛快然人公父政事他無可考公集有先大夫
述敘韶州事謂自公守韶而男女在市不一塗翁源多虎
公教捕之而虎自斃者五豈即張所稱耶其然豈其然乎
彼張殿丞者安知非媚相公之人哉王聞修

王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卷二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事謹者務多
闕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
就邑豪以為誘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
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一為其為主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貲送良先生
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新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
歸邑人之望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後資而遣之叔才
純孝人也以孝為政雖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
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褒然為材進士後朋試於有司不
幸復試於不已知不予恩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悲其
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
道謝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庸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焉
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嘗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庸殆不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
而釋然者亦多矣昔之望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然哉姑
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同轉然齊治裝而
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

從昌黎歐陽生袁辭脫胎而鍊意鍊辭句法字法無不精
湛

叔才之慙其邑人只從他孝之思欲榮其親意中翻出分

開作兩件不符

三才精義

呂氏家塾讀本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止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堂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政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穀。賦國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人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聞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廩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崇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恭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頒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久壞不治今劉君

王元善述

呂氏家塾讀本

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其年也
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
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
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
杜君等為之師而與于學意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史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
君固賢公而意深小邑無珍產湊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
夫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
自足故人真利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
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公
人待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
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行
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
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文清

呂氏家塾讀本

取後古意不取因俗意唯慈溪之學尚不能不循乎世俗乃
曲引其義以赴之期于復古而後已此是臨川學問本領
不肯放低放鬆處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
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
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
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誤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
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
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急
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
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
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于是予有嘆焉古
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王文清

呂氏家塾讀本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陰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
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
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
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為可憐而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
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不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
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

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以遊喻學記之兼說體者。

王文有送

呂氏家塾讀本

周公論

其說荀卿之好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選賢而相見者三十人，親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乎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于黨，立序于遂，立學于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秦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遂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贏之徒也。荀卿生于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勝正身之士，不可勝也。夫君子之不驕雖聞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作樣而

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于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此篇以周公之小辨荀卿之妄小，即孟子乘輿齊人之意，妄則以亂世之事而測量聖人也。此是兩重公案。

中間辨周公語有顯有隱，讀者當并看荀子。

三 又將造

呂氏家塾讀本
周公論二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誠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適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毬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惠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極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王充著述
呂氏家塾讀本

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圖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制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益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

有趨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益未之見也。

介甫論禮高出三蘇之上，文亦過甚。

王文若送

禮論二
品氏家塾讀本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開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絕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予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橋五行于萬重，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涕然思而行之，是夫而復得廢而後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簞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簞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程伯皇甫持正孫可之一派文字，固昌黎之支流餘裔也。介甫能作此語，而以執拗開故文辭虛車爾。

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
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幸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
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
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典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
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怒其情
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
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于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

王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于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
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者
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
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
者讐之然則何取于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
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
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常
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
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
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讐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

也以讐未復之耻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
讐者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忌其親不亦可矣

當與翰柳議參看 茅鹿門

韓柳論聽獄之法此為子弟之復讐者言之皆有開世教
文字通篇分三段看前段讐之緣起中段折衷古說後段
處讐之道法度甚謹嚴

王文粹選

呂氏家塾讀本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食哀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英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其經學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有結構有段落有轉折有照應法度謹嚴

王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將改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先斷定再翻說不然檀公之強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樓迂齋

陡絕處全在一結然欲取陡勢須向前遙遞處先安頓得地步好

王文精選

呂氏家塾讀本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爱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譽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為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竊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于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于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薨其州之揚子縣甘露鄉其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璵不仕璵其州司戶參軍璵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闕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撫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或使之

篇中舍一命字却不說出更覺語少意多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足以遂其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之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其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

三之者選

呂氏家塾讀本

人者一侯苞而已也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也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未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乎今人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官祖諱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荳穎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

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曹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其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其年某月某日。薨。深父其縣其鄉其里。以曹氏附。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行。肩以祖武。厥艱荒遐。力必殘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初。回與孫侔。常秩齊名。回既早世。秩一出。取美官為笑。于時。惟侔以隱操終。回之為人。雖不可知。然擬之以孟子。無乃太過。眉山辨奸論。所謂收召好名之士。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豈指此輩耶。王闢修

三才新選

呂氏家塾遺書

曾王之文深禁如此。篇言世無真知。說來真有千載之痛。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改孝于其母。憂。悲。愉。樂。不主于己。以其母而已。學于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芬香。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隣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閻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于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于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于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視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其女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附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堂考諫議公之兆為銘。曰。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曾王墓誌數以議論行飲事之文。而王為甚多。錄思刻畫。

處然非史法矣。李應則

寫王君是一箇孝友真朴人面目如見無通套語此正史漢法也

三才集事

臨川王君墓誌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深人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入何非如公器質之深居智識之高逸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外者則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聲辭則如車駟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得其人可也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乞還固道寔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戲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歐公知介甫特深又有薦引之力祭文止舉公義不及私恩有古人之風益亦所以尊公而不敢褻也

本事詩十二卷

〔清〕徐鉉輯

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書

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乾隆貳拾貳年重鐫

徐虹亭太史編輯

本事詩

半松書屋藏板

序

長洲尤 伺悔菴撰

瑯琊公子有情死之言。鄴下才人多憂生之嘆。百歲每傷于哀樂。三生交感于精魂。春思秋悲。琴歌酒賦。江山花草。嘗觸物而流連。黛澤衣裳。願隨身而宛轉。無題漫興。即事因書。然而前人樂府大都寄託之詞。吾輩閒情半作虛空之語。若乃館娃宮畔。偶遇西施。桃葉渡頭。謁來子夜。西陵松栢。即躍青驄。南浦芙蓉。安乘素舸。華鑑綺席。爭看紅粉之迴風。雲旗亭。竊聽雙鬟之唱。貯阿嬌于金屋。頭宛鴛鴦。迎小玉于妝樓。舌偷鸚鵡。非花非霧。恍若游仙。為雨為雲。邈如夢寐。斯傷春杜牧。羸薄倖之

八言詩 尤序

名而恨別江淹著銷魂之句也。又况彩雲易散。白日長辭。蘭香去後。消息全無。紫玉歸時。形容宛在。殘香剩粉。玉鈎斜陳。跡跡空存。墮珥遺簪。金屈戌舊游不再。人非木石。寧不悽愴。子有鼓鐘。且以喜樂。用借陰陽之律。爰成長短之歌。昔唐人孟棻集本事詩。采艷搜奇。亦云備矣。徐子電發續譜。茲編孝穆前身。冬郎今日。昉自鐵崖而降。斷從蒙叟以還。竝富篇章。堪資諷詠。驚奇字之盈篋。疑美人之滿堂。髣髴畫圖。參差絃管。臣真好色。對此目招僕。詎知音。觀之。脣舞南部。煙花之記。定擅無雙。西堂錦瑟之題。宜標第一。

本事詩。楓江漁父手編。漁洋山人阮亭王先生所論定也。中立佐郡山左。于役濟南。以通家子謁先生於新城里第。從池北書庫抽架上詩一編。誦之。校諸唐人孟棻所撰。倍十之八九。先生謂中立。此余老門人徐檢討電發鈔撮三十年前。余曾與之決擇詮次。自元迄明。迨本朝分前後兩集。合為十二卷。向留蠶尾山房。惜未錄梓。幾飽蠹魚之腹矣。中立僻在海隅。政事清簡。承先生命。請為校讐。授之。劍剛氏若檢討名。鈞吳江人。又號虹亭。浮沉金馬。雖知之有素。然固未嘗相識也。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中元日。長白山樵吳中立謹書。

八言詩 尤序

尊選本事詩極佳第前集中所收有類小說者恐妨大雅稍刪削輒借指出不知有當否惟大方裁之餘不既士禎頓首

又

虹亭太史足下兩荷垂詢以乏便非皆失裁復心常拳拳承惠寄詞苑叢譚枕藉讀之如聆言笑近從侯官林兄吉人得讀甘泉宮瓦詩記又曠若復面也此來動止當清佳吟詩作畫尚如疇昔否里有稼堂吳有悔菴禾有竹垞倡酬定不寂寞耳本事詩久應錄梓佇望見示能乘興寫垂虹秋色一幅寄我尤妙未敢必也俞羨長刻集及徐介白俞無殊二君詩各見惠一本人便附

本事詩

侯勿吝嗣音不一庚辰九月望前士禎頓首

又

虹亭孤情絕照如雲中白鶴今之徐孺子也每得手書回環三復不能目已本事詩得吳世兄表章鐫梓欣慰無量但此書本出虹亭數十年苦心撰著不佞安敢掠美得附名參訂足矣小序俟書成寄到時屬筆幸早郵示不佞刻精華錄向來牧老託顧俠君料理此板不知存貯何所恐遂散失祈一詢之取度郡署均感荷矣竹垞久無音訊聞明詩已選成能索寄一部否附及士禎

載頓首

右阮亭先生三劄

畧例

一集名本事詩者已酉庚戌間余客燕齊塵土滿面跼踖縱酒頽然自放辛亥歸憩菊莊夏六月暑甚坐臥竹初迴思曩日與伯紫方虎諸君旗亭倡和恍惚如夢偶有編輯昉自明初暨國朝諸家詩歌其事有足徵述者萃為一編名之曰本事詩稍資一時談柄以為是可誦之尊前酒邊云爾

一宮掖之作如長恨歌連昌宮詞之類雖或寄慨興亡然皆述內庭之事余故間為採入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吾輩不可無此情性也

本事詩畧例

一香閨標格代有其人何況紅樓起社青雀連盟居然脂粉山人宛是裙釵名士其艷情逸韻不更堪道乎余亦備錄第寧簡勿繁道韞柳絮單詞鮑娘香茗一賦雖或傳或不傳總令談之者齒頰俱芬耳

一寵姬愛妾固不獨石家金谷園中張家燕子樓上也瘞玉埋香千古同恨則陳王金釵之辭潘子澤蘭之詠均宜入選豈云傷哀之作遂不關霓裳錦瑟歟

一游仙諸女髣髴飛瓊蘭香者皆可作秦女吹簫之伴誰謂麻姑鳥爪僅降之蔡經家耶

一幽期冥感之事往往見之傳奇小說豈詠歌所及反不足資誦說耶余亦間採一二傳之好事云

一青樓狹邪之倡色藝雙絕名馳北里南院間者花間

酒邊津津道之猶令人色飛眉舞但詞非幼婦而譌云足當纏頭者渠不入選

一歌童人寵自霍氏家奴以下櫛比而生詎謂世無秦青鄂君綉被竟令香消耶余故錄之彷彿見鄭櫻桃於歌板青尊之下

一教師樂工一曲動人燈殘月落猶令人按拍尋味不已何況紅牙檀板不知斷送多少情人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千古腸裂原不止孟才人也故如龜年賀老之流余亦採入要當歌之于江南風景落花時節云爾云

一詩人逸事閒採諸家詩話及列朝詩集小傳中為之

江表詩集

二

為畧共一二大抵縱情任誕者居多錄之借以消磨硯石若云名教中自有樂地余固應作罪人也

一是編乘輿偶輯非開官謫兩月之內便擬殺青且家鮮藏書肆無善本所閱別集野史數十種而外不能傍搜遍覽故多遺漏如有博雅君子舉以相告尚俟增入

一小說家所記事多失實且詩襍鄙俚僅可充委巷流談者總無明證竝不混載

一近時名賢如牧齋梅村諸先生而外豈遂無紅粉青衫之感余既未事徵求遂不能遍讀藏棄遺珠之嘆淡用歉然倘有彙纂更須續集

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臘月梅花開日吳江徐鉉書於菊莊之香雪窩

不計許畧例

三

恭聞文通墨恨班管催題孝穆牽情玉臺畱詠是以豪
家破鏡傳來公主短詩別殿分釵歌就樂天長句樓頭
燕子紅粉都非江上琵琶青衫欲濕斯皆譜新詞於樂
府譚理事於尊前者也夫洛妃乘霧佩凌波交甫之遺宋
玉窺墻目送東鄰之子是耶非也如聽哀蟬珊乎遲來
恍聞落葉避風欲築難畱趙后之裾淚雨空垂誰撫樊
家之髻若乃煙迷龍塞遠嫁明如露冷雀臺長懷魏武
綺閣之金蓮已邈後庭之玉樹依然他如蟋蟀機邊願
寄流黃之錦蘿無山上難成翡翠之巢顏隨芳草俱埋
人傳碧玉魂與落花同隕代有綠珠欲識鳳凰天下空
聞蕭史漫求鸞鶴人間詎降蘭香此奉倩所以傷神而
潘岳因之作賦下此則笙歌北里攀迴油壁之車鼓吹
西樓看罷柘枝之舞恨不畱詩於崔護如設桃花誰能
繫馬於章臺生憎楊柳而況西陵松柏慣結同心禾水
鴛鴦真成比翼醉憶揚州之夢敢記煙花醒漸巫峽之
魂終迷雲雨春風一曲最憐刺史情多香霧兩行誰說
司空見慣爾乃桃根桃葉空餘怨粉啼香蘭葉蘭橈只
勝曉風殘月未免有清誰能遣此於是歌翻白苧檀槽
與象管同儔酒法紅裙錦瑟並寬裳迭奏何哉猶在憶
舊曲於花前賦詩云莫新聲於月下絳紗縹緲不嫌
長筵之賦詩云莫新聲於月下絳紗縹緲不嫌
憐河滿時時詩云情比鄂君夜夜偷熏繡被臥秦

宮於花底錯賜纏頭美霍氏之家奴無勞半臂既云鍾
情自在吾輩何妨識曲便記當年用綴烏絲爰披白雪
硃研花露點薛濤濯錦之機墨傳松煤寫張必狀樓之
記惟廣搜夫佳什更遙集乎名篇遠傳玉山堂上之人
閒吹鐵笛近接紅豆莊前之叟坐愛銀箏謂張氏休彈出
塞從軍身非蕩子謾說開元天寶情類宮人譜以新題
且向鬢絲禪榻畔編成佳話聊資歌扇酒旗傍如云逸
致堪標會借小窓班史倘曰風情可畫敢勞浚院王維
因傳本事詩願續斷腸句吳江徐鉉拜啓

續本事詩乃先王父辛亥歲所編也王阮亭先生見而賞之相與採擇詮次畱玩案頭適其門生長白吳公中立來守吾蘇先生舉以畀之囑爲刪削公下車卽捐俸開梓未幾而吳公去任攜此板北歸又以事羈寓維揚板漸散失求者甚衆而書不可復得矣乙亥春注君念貽好古耽書與余共襄重鐫閱歲而工畢考是書之作先王父年三十六北遊旋里不得展其志故爲此寄情託興之筆自己未舉鴻博掾史筆以後一切非經世詩文不作矣然是書之所錄雖文士之艷詞逸事爲多間亦有關三朝典故者考古家不無所取徵故詩採國風亦聖人之所不廢也乾隆二十二年花朝後二日孫大

椿敬識

本事詩書後

一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鉉編輯

卷一

楊維禎

附顧仲瑛 薛蘭英

王冕

王逢

卞思義

附陸仁 袁高

郭翼

周砥 袁約

郊韶

趙珍 李贊

王蒙

于立

張翥

潘純

宋訥

陳基

宋濂

鍾炳

本事詩卷一

本事詩卷一

前集

楓江漁父徐鉉編輯

桐鄉汪肯堂重校刊

楊維禎

廉夫鐵崖

七修類事曰廉夫母夢金鉤入懷而生別號鐵崖道人晚年避亂松江之冲
湖濱泊理家舊四安名草枝柳枝桃枝本皆香奇異每歲歲必添意所
故以香荷黃菊鐵崖清有長詩參差吹海風小瑯瑤舞舞天曉臨川載大年題
楊廉夫集云文章五色鳳之難酒借詩家曉氣和自髮早立揚子宅紅妝檀
板謝家湖金鈞遠夢天星墜鐵崖舊辭寒海月孤知爾有靈應不知滄桑更幾
問麻姑吳郡吳寬題楊鐵崖集詩云東定年開名達士金荷山下老微君金
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嘯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崖從人笑
我醉紅雲風流盡付吳淞水還歸劉伶四尺墳皆道其實也

城西美人歌

丙戌花朝後一日與客游長城之靈山宴於

公詩詩卷一

城東老人所時偕游者城中美人靈山秀也

酒酣作城西美人歌

長城嬉春春半強杏花滿城散餘香城西美人戀春陽
引客五馬青絲韁美人有似真珠漿和氣解消冰炭腸
前朝丞相靈山堂雙雙石郎立道旁當時門前走大馬
今日丘隴登牛羊美人兮美人舞燕燕歌鶯鶯蜻蜒蝶
蝶爭飛揚城東老人為我開錦幃金盤薦我生櫝榔美
人兮美人吹玉笛彈紅桑為我再進黃金觴舊時美人
已黃土莫惜秉燭添紅妝

謝呂敬夫紅牙管歌

呂云度廟老官人所傳物也滄江泰孃益敬

夫席上善倚歌以和余大忽雷者故詩中及之

鐵心道人吹鐵笛大雷怒裂龍門石滄江一夜風雨湍
水族千頭肅悲激樓頭泰孃聚雙蛾手持紫檀不敢歌
呂家律呂慘不和換以紅牙八尺之水柯五絲同心結
龍首曾把昭陽玉人手只今流落已百年不省愁中折
楊柳道人吹春哀北征宮人斜上草青青吳兒木石悍
不驚泰孃苦獨多春情爲君清淚滴紅冰

按大忽雷琵琶名唐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胡琴送崇仁坊趙家修理時惟相舊史不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西南臨渭河垂釣之際忽一物流過長六尺許上以錦纏之公家重寶得岸乃必器也發開視之乃一女胡女名嬌然以羅巾繫其頸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即移坐室中呼養靈方龍宮語云我乃鄭中丞也非因得此金內人編死被於河東因涕泣感誠厚本無妻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

本事詩卷一

三

賭春曲

妝樓記洛陽有樂姓者撒真珠爲戲厚盈數
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以得雙者
爲勝得雙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

花游曲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偕茅山貞居老仙玉山
才子煙雨中游石湖諸山老仙爲妓者瑀英
賦點絳脣詞已而午霽登湖上山歌寶積寺

行禪師西軒老仙題名軒之壁瑀英折碧桃
花下山余爲瑀英賦花游曲而玉山和之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煙雨裏
唱徹湖煙與湖水水天虹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裾
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華陽老仙海上來
五湖吐納掌中杯寶山枯禪開茗碗木鯨吼罷催花板
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花飛落粉題蓬萊宮中花報使
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愁子夜篇

附 玉山和詩 按玉山才子額 德輝仲瑛也

貞孃墓下花濛濛碧樹小鳥啼春風蘭舟搖搖落花
裏唱徹吳歌弄吳水十三女子楊柳門青絲盤髻鬱

本事詩卷一

三

金裙折花賣眼一迴步蛺蝶雙飛上春墓老仙醉弄
鐵篴來瓊花起作回風杯興酣鯨吸瑪瑙碗立按嗚
箏促象板午光小落行春西碧桃花下題新題西家
忽遣青鳥使致書殷勤招再四當筵奪得鳳頭箋大
寫仙人踟躕篇

西湖竹枝歌一作小 臨海曲

鐵崖既作西湖竹枝歌一時和者甚衆遂有蘇氏女蘇臺竹枝之唱傳以爲佳話云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此
江南西湖天下無
鹿頭湖船唱報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死
不惜真珠成斗量

家住城西新婦磯。勸君不唱縷金衣。琵琶原是韓朋木。彈得鴛鴦一處飛。

勸郎莫上南高峰。勸我莫上北高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窓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柁州街口問來婆。

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筵篴調。不遣狂夫橫渡河。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飛來峰前山萬重。要死甘爲石新婦。不事詩來一

望郎忽似飛來峰。石新婦秦王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牀脚擗龜有時爛。臂上守宮何日銷。

附薛氏蘇臺竹枝詞。吳郡薛氏二女蘭英黃英。能詩。見鐵崖

平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十首。揚見其手題三詩於後。云錦江只見薛濤。吳郡今傳蘭英。黃英。采風流知有日。連珠合璧照華筵。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不讓環玦。將筆成春風。詩作。楚等。故上聲。自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文姬也。

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游。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貞孃葬虎丘。

虎丘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

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金柑三十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上方。

荻芽抽筍棟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黃變色過年光。要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本詩詩卷一

一鵲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樓臺倚碧天。欄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采蓮。

按鐵崖竹枝原倡自薛氏女外。有士女曹妙清。號雪齋。居吳淞。善鼓琴。工書。法書和鐵崖。西湖竹枝。云。美人絕似董嬌娘。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因寫詩寄楊揚。答之云。紅牙梳篦紫雲鬟。雪水初融玉帶寒。得得薛濤遺草。怕西湖無紙價。可能高玉帶。袍其家。現名也。又。有士女張妙清。字惠連。亦吳淞人。善詩。章音律。居春夢樓。亦與鐵崖。和其竹枝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猶在。怕見花間雙蝶飛。

玉蓮曲爲金陵張氏妓賦

芙蓉出五沃。蕩漾水中央。託根遍七澤。濯影照滄浪。亭

亭立淤泥靜。試岳井妝。使君青雀舫。夜夜宿花傍。爲結明璫。蓋覆此竝頭。芳洛妃解瑤珮。王母薦瓊觴。饑餐玲

瓊玉渴飲醍醐漿白日忽成晚粉面落秋霜窟窀不結
子采絲斷藕腸波寒沉懶傘愁殺野鷺鶯

丁鶴年

以字行更字友鶴
西蜀人仕唐武昌

唐山陰外史曰弘治中四川周洪謨赴公車泊丹江夜夢一異人曰吾子
前身為某家子鶴年仕下家後後周官南京翰林以詩寄維揚太守王恕
曰生花輪迴事香奩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覽鴻詞藝華表鶴年又姓丁
王恕詩集都中書其明之方知丁鶴年即號友鶴山人元不隱居建文時沒
於成龍王即以此復周世以
為異如羊枯腐館之事云

贈故宮人

粉愁香怨不勝情強整殘妝對老兵別殿金蓮餘故步
後庭玉樹變新聲眼穿鴈字雲連塞夢斷羊車月滿城
天上桃開王母去世人誰識許飛瓊

戲贈劉雲翁

云許永一

六

千金不惜買新聲贏得風流老更成銀甕葡萄流臘蟻
金屏窈窕囀春鶯香凝燕寢頻開席花暗閑房合度笙
夜燕未終賓客醉莫將明燭照華纓

王

逢原古江陰人洪武初以文學錄用堅執不
起號為懶山人年七十卒有梅溪詩集

陪神保大王宴朱將軍第聞彈白翎雀引

有序

白翎雀燕漠間鳥也初世皇命伶官石德閭
製白翎雀曲及進曰何其末有孤嫠怨悲之
音石德閭未之改而已傳焉戊戌冬淮藩朱
將軍宴大王於私第逢忝座末時夜霞霞交
下衆賓相次執蓋起為王壽逢亦起王命左
右鼓是曲且語製曲之始俾歌詠之逢謂續

事本實左氏所先故鋪陳興龍大畧而不暇
他及也

玄陰亘天雪欲作將軍西第夜張幕銅盤蠟光紅照灼
四座傾聽白翎雀雀生鳥桓朔部落大朴之氣元磅礴
地椒野稼極廣莫穹廬離離散駝駱黃羊蘆酒穠醲
鷹狗田獵代耕獲太王肇基不城郭青春建橐宵罷析
聖澤滂沛蔓綿絡風淳俗麗法度約乾端坤倪露冲漠
羽毛鱗介竝飛躍庭祠歲饗咽管籥雄雌和鳴莫我樂
帝皇赫然太陽若人表晃蕩氛盡却前驅屈盧從繁弱
睚眦嗔呿萬狀錯錯遂朝玉帛解組縛大明宮開夾花萼
文監武衛盛材略蕊苻穀壁映霜鏐五雲夔龍奏韶漢

本書詩卷一

七

九苞鳳皇降寥廓德音威儀匪予度萬姓拭目瞻阿閣
軒轅伶倫兩冥冥八十年來事非昨優塵襟亂人道削
咬哇哀淫頌聲鑠皇孫讓賢執鼓鐸巾羃鵲尾黃金杓
般丞體薦爵復爵巴渝舞隊驩回薄供奉革鞜衣狐貉
銀箏載前酒載酌延秋門滾魚守鑰縱山遠度吹笙鶴
淮南昔者雞舄藥千乘之國棄弊蹻方今羣雄自開拓
拔刀把稍爭刺所為臣義同葵與藿將軍固合鞭先着
蓮壺漏沉薇露涸枯梢號寒風隕穉百禽啁噍電霰霍
冰花亂點真珠箔箔中呱呱情陡惡供奉喜爾停絃索
吁嗟白翎將焉託有客淚下甘丘壑

王

冕元稹號黃石
山農詩證人

袁山蒙叟曰：袁山蒙叟，字義，號其德，通於春秋，讀古兵法，著為管輅拔劍書。袁山蒙叟，字義，號其德，通於春秋，讀古兵法，著為管輅拔劍書。袁山蒙叟，字義，號其德，通於春秋，讀古兵法，著為管輅拔劍書。

過昭瑞宮

金屋無人玉殿開，青蒲埋沒遍蒼苔。
新恨綿綿入草萊，紅葉已隨流水去。
黃門空憶看花來，東南富貴消磨盡。
畱得荒村古將臺。

顧德輝

仲山先生，字子山，號其德，通於春秋，讀古兵法，著為管輅拔劍書。袁山蒙叟，字義，號其德，通於春秋，讀古兵法，著為管輅拔劍書。

玉山紀事

秦淮海泛舟過淖湖向夕未歸予與桂天香

坐芝雲堂以竹之堂陰，枇杷始華，爛熳如雪。
乃攜席樹底，據盤石，相與交橫，遂勝其紫絲。
囊而罷於是，小蟠桃，執文犀，飛起賀金縷衣。
軋鳳頭，琴予亦擎古阮，唯酒甚歡，而天香鬱鬱有潛然之態，俄而淮海歸，且示以舟中所詠，予用韻以紀乃事云。

玉子岡頭秋杳冥，石牀摘阮素琴停。
楊柳葉落帶煙青，每聞投壺笑玉女，不堪鼓瑟怨西靈。
酒間乘燭坐浣夜，細雨小寒生翠屏。

漁莊歎歌

河南陸仁序曰：至正辛卯秋九月十四日，玉

山燕客於漁莊之上，芙蓉如城，水禽交飛，臨流展席，俯見游鯉，日既夕，天宇微肅，月色與水光滄蕩，檣檻間，遐情逸思，使人浩然有凌雲之想。玉山俾侍姬小瓊英調鳴箏，飛觴傳令，歡飲盡酣，玉山口占二絕，命坐客屬賦之。賦成，令漁童樵青乘小榜，倚歌於蒼茫煙浦中，韻度清暢，音節婉麗，則知三湘五湖，蕭條寂寥，那得有此樂也。詩成名之曰：漁莊歎歌云。

金杯素手玉嬋娟

照見青天月，子圓錦箏彈盡鴛鴦曲。

都在秋風十四絃

返照移晴入綺窓，芙蓉楊柳滿秋江。
漁童歎乃蕩舟去，驚起錦鳬飛一雙。

和詩

灣灣流水曲欄干，鷓鴣芙蓉不耐寒。
玉手為開銀屈膝，舉頭却見月團圓。

日暮休憑闌，鴨闌落霞飛去水漫漫。
秋光都在重扉裏，東面青山是馬鞍。

秋水芙蓉面面開，錦雲低護小蓬萊。
夜深莫把珠簾下，恐有青鸞月底來。

玉人花下按涼州，白雁低飛个个秋。
彈徹驪珠三萬

解當筵博得錦纏頭袁高

傍水芙蓉未著霜看花酌酒坐漁莊花間折得芭蕉

葉醉寫新詞一兩行思軒

一公子漁莊秋氣高夢野水曲塘坊隔林月出車輪

大照見花間翡翠巢素約

一紅白芙蓉映畫屏秋波如鏡照娉婷並頭花似雙蛾

臉一朶濃酣一朶醒袁華

芙蓉千樹齊臨水橘柚滿林都是霜歌罷玉人歸別

院只留明月照漁莊

對酒清歌寄寃娘持杯勸客手生香袖中藏得雙頭

橘一半青青一半黃于立

六言詩卷一

綉戶疎窻八面開漁莊酒色淨如苔鯉魚三尺丹砂

尾聽得清歌出水來

雨後芙蓉霜後褪漁莊只在畫橋東不知前面花多

少映水殘霞爛熳紅趙珍

纖纖新月上簾鉤楓葉蘋花隔水秋一曲清歌來送

酒雙鬟小妓木蘭舟李續

黃花丹樹遠漁莊錦瑟秋風子夜長驚起水禽棲不

定背人飛去不成行岳榆

按仲說五山草堂在吳溪之上園池亭榭館聲妓之盛甲于天下日夜
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豪其所自得詩歌曰草堂雅集漁莊秋歌今載集中

玉鸞謠

楊廉夫昔有二鐵笛字之曰鐵龍今亡其一

偶得蒼玉簫一枚呼爲玉鸞以配鐵龍廉夫

喜甚爲索賦玉鸞謠至正甲午三月既望界

溪顧瑛書於柳塘春

七寶城中吹玉笛舞按白鸞三十隻箇中小玉號細腰

尾拂廣陵秋月白伐毛脫骨秋風裏素頭圓長尺有咫

中虛一竅混沌通上有連珠七星子弄妻久悶結璚臺

弄玉求之遺蕭史調得仙家別鵲聲吹落虎頭金粟耳

桂園仙伯楊鐵翁昔秦洞庭雙鐵龍雌龍入海去不返

雄龍歸處瑤林宮宮中夜夜泣寒雨幽咽悲啼作人語

燃犀莫照玉鏡臺買絲難繫藍橋杵虎頭憐之爲媾婚

并刀剪紙招鸞魂鸞之來兮洞房曉恍然枕席生春溫

六言詩卷一

鐵仙翁笑拍手左瓊瓊右柳柳瓊瓊細舞柳柳歌起勸

虎頭三進酒畫堂龜甲開屏風翠煙凝暖春雲濃大瓶

酒瀉鸚鵡綠滿頭花插鴛鴦紅鸞兮運居吳龍兮弄橫

竹君山月落大江秋黃姑星隕崑崙玉不須再奏合歡

詞且聽和鳴太平曲太平曲斷還續一轉一拍相節促

諧宮協徵宣八風寒谷能令生五穀龍鸞臺上鳳凰來

萬歲八音調玉燭

卞思義宜之楚州人
詳都水蜀樣

鐵笛詩寄楊廉夫

一段清冰百鍊鋼曾翻宮徵侍虛皇裂開黃鶴磯頭石

驚落青鸞鏡裏霜仙子珮環新樂府翰林風月舊文章

道人清節磨礱久卻笑桓伊獨據牀

次楊廉夫韻贈歌者翡翠屏

揚州曾賞瓊花宴吳下新傳翡翠屏
湘水月明環珮冷巫山雲濕翠鬟青
感金孔雀非爲貴隔屋琵琶正好聽
青鳥無情易飛去誰龍滾鎖重丁寧

郭 翼

客寓之式其夜試堂開夜瑤英赴兒雲水之約
府口從事近書云道清事無雪庭下衣要陸倩
雲林直去看飽近醉時自無意如意裏休歌玉唾壺
揚子草堂須有約速來滿眼爲君留

郊 紹

八言詩卷一

題美人琴阮圖

金谷華飛春半時花間鶯語太遲遲
美人心事渾無賴忍把柔情摘阮絲

聞玉山人夜過春夢樓戲東小芙蓉

金鴨香銷月上遲玉人扶醉寫新詞
勝遊不記歸來夜春夢樓前倚馬時

王 蒙

宮詞

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
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

朱竹垞詩話曰考宋史王叔明字伯明
字叔明字伯明字叔明字伯明字叔明

于 立

臨父重活則叔明娶于張半命也然世
所傳曾以爲叔明因此詩得妻未知孰是
玉山雅集曰立勿明敏學道會稽山中得石室藏書遂以詩酒放浪江湖間
多遊吳中法書名畫題品居多楊鐵崖以爲如行雲流水無所凝滯遊方之
外者

胡琴謠贈張猩猩

絳綃翼帳春雲熱銀蠟搖光眼生顚
猩猩對客軋胡琴紫龍啣絲度幽咽
新鶯出谷調高聲間關瀉瀉出春風情
珊瑚擊碎琅玕折鳳凰夜叫離鸞驚
舞停回雪歌停扇一曲梁州猶未徧
細數驪珠下玉盤百尺冰絲貫成串
錦瑟無聲帝子愁湘波搖江江倒流
西風忽起茯苓浦吹下滿天鴻鴈秋
猩猩東坐調一曲玉軸銀絃再三促

本事詩卷一

爲君寫作胡琴謠西夏郎官面如玉

張 翥

紫蘂筆栗曲贈善吹者任子中

君不見龜茲樂工能新聲截竹爲筒吹月明
黃沙磧裏索駝斷花門山上浮雲生夜淡促
節轉悲壯只愁崩倒赫連城石崖劃裂水
泉湧海鵲怒憂風力疎賈胡驚起怨思長
都護罷飲精魂動傳之中國久更新任郎
妙解尤絕倫鏤檀作管如紫玉連蟬錦囊
金作束等閒未肯出向人爲我酒邊吹一
曲落花撩亂游絲起流鶯無言蚊蜩死當
頭獨發調最高響來直在青雲裏頓令陽春
變秋色佶栗吳霜飛繞指教坊絃索慙不
驕歌舞堂中

靜如水古誰得名今莫比詎數陽陶與關李南音北譜
此正繁會爵紛紜徒聒耳我心感慨未易降已覺滿坐
寒從擬安得酒船百斛乘月去數聲吹黑魚龍江

潘 純子素清
西人

草堂雅集曰純善談笑作詩爲文迥
出流輩晚居淮湖間名重一時云

贈歌者杜氏入道

夜涼搖珮玉丁東月下焚香禮碧空願逐吹笙王子晉
竝騎丹鳳彩雲中

簾壓濃寒畫掩門沉香火暖淡氤氲舊時衫子渾無用
剪作仙家百納裙

雲髻高梳鬢不分掃除虛室事元君新糊白紙屏風上

盡畫蓬萊五色雲
文言詩卷一

宋 訥仲敏滑縣人
有西隱集

壬子秋過故宮

萬國朝宗拜紫宸於今誰望屬車塵名聞少室徵奇士
驛斷高麗進美人朝會寶燈沉轉漏授時玉曆罷頒春

街頭野服儒冠老曾是花塲視草臣

黃葉西風海子橋橋頭行客弔前朝鳳凰城改佳游歇

龍虎臺荒王氣消十六天魔金屋貯八千霜塞玉鞭搖

不知亾國盧溝水依舊東風接海潮

鬱蔥佳氣散無蹤宮外行人認九重一曲歌殘羽衣舞

五更妝罷景陽鐘雲間有闕摧雙鳳天外無車駕六龍

欲訪當時泛舟處滿池風雨脫芙蓉

雲霄宮闕錦山川不在穹廬毳幕前螢燭夜游隋苑園
羊車春醉晉嬋娟翠華去國三千里玉璽傳家四十年
今日消沉何處問居庸關外草連天

陳 基敬初臨海人

草堂雅集曰敬初明敏好學受知于晉卿黃先生古文詩
意爲同輩推重一時公卿爭與之交翌而知其爲君子也

羣珠碎

傷吳師潘元紹棄作按元季兵起元紹爲僞吳行省左丞
敬既迫有姬七人相率先潘死潘葬之吳城張羽爲僞宋克
書碑藏塚中明嘉靖間碑始出今呼爲七姬墩
云七姬者皆潘妾也

繡紋刺綺春纖長蘭膏鬢鬢瓊肌香芳年艷質媚花月

三三兩兩紅鴛鴦翠靴踏雲雲帖妥海棠露濕胭脂采

冶情紛作蝶戀花新曲從翻玉蓮鎖畫堂銀燭天沉沉

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綠珠心欲揮魚腸掃妖孽

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羣珠碎門前鐵騎嘶寒風

奇勲解使歸元戎

宋 濂字善濂
浦江人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花門將軍七尺長廣額穹鼻拳髮蒼身騎叱撥紫電光

射獵娑陵古塞傍一箭正中雙白狼勇氣百倍世莫當

胡天七月夜雨霜寒沙莽莽障日黃先零老奴古黠羗

控弦鳴鏑時跳踉將軍怒甚烈火揚寶刀雙環新出房

麾却何翅驅牛羊平居不怯北風涼白羶爲幄界翠行

銅龍壓脊雙角張綵繩亘空若虹翔將軍中坐據胡牀

藏炭炙肉泣流漿囊橐酒蒲萄香駝蹄斜割勸客嘗
趙女如花二八強皮帽新裁繫錦纓低抱琵琶彈鳳凰
半酣出視駝馬場五花作隊滿澗岡但道驩樂殊未央

題李易安書琵琶行後

有序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技淚悲嘆可謂
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詞之傳讀者猶愴然況
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
寓而永嘉陳傳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
戲作一詩止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
佳入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
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嘗相隨

本事詩卷一

二六

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欲訴心中悲永嘉陳侯好奇士
夢裏猶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汗唇齒
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
安得潯陽半江水

鐫

炳 考易安詩人洪武
初任中書典史

瓊姬墓同宋仲珩賦

野花凝粉鈿瓊姬醉時面夕露柳絲長瓊姬晚黛妝行
人墳上莫回首一顧春風一斷腸

本事詩卷一終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二

高 啓

楊 基

張 羽

徐 賁

張以寧

袁 凱

貝 瓊

揭 軌

王 佐

鄭 元

周 玄

陳伯康

孫 贊

周 忱

附 朝雲

袁 宗

本事詩卷二

馬 貫

郭 登

本事詩卷二

前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桐鄉 汪肯堂 重校刊

高 啓

洪武初季迪退居青丘自號青丘子召修元史權戶部侍郎坐繩觀事伏法年三十九李東陽曰國初稱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至正已亥歲作

文皇在御昇平日。上苑晨遊駕頻出。仗中樂部五千人。能唱新聲誰第一。燕國佳人號順時。姿容歌舞總能奇。中官奉旨時宣喚。立馬門前催畫眉。建章宮裏長生殿。乃藥初開勅張燕。龍笙罷奏鳳絃停。共聽嬌喉一鶯轉。

本事詩卷二

過雲妙響發朱唇。不讓開元許永新。綉花驚艷雪。文梁風動委芳塵。翰林才子山東李。每進新詞蒙上喜。當筵按罷謝天恩。捧賜纏頭蜀都綺。晚出銀臺酒未銷。侯家主第強相邀。寶釵珠袖尊前賞。占斷春風夜復朝。回頭樂事淨雲收。瘞玉埋香今幾載。世間遺蹟竟誰傳。弟子猶憐一人在。曾記霓裳學得成。朝元隊裏藝初呈。九天聲落千人聽。丹鳳樓前月正明。狹邪貴客迴車馬。不信芳名在師下。風塵一旦禁城荒。誰是花前聽歌者。從此飄零出教坊。遠辭京國客殊方。閉門春盡無人問。白髮青裙自理裝。相逢爲把雙蛾蹙。水調梁州歌續續。江南年少未曾聞。元是當時供奉曲。朝使今年海上歸。

繁華休說亂來非。梨園散盡宮槐落。天子愁多內宴稀。
始知歡樂生憂患。恨殺韓休老無諫。傷心不見昔人歌。
汾水秋風有飛鴈。此日西園把一卮。感時懷舊盡成悲。
含情欲爲秋娘賦。愧我才非杜牧之。

弔七姬冢

疊玉連珠棄草根。仙遊應逐馬嵬魂。孤墳掩夜香初冷。
幾帳留春被尚溫。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恩。
爭妍無復呈歌舞。寂寂蒼苔鎖院門。

夜飲丁二侃宅聽琵琶

江月未出明星懸。主人飲客夜不眠。坐呼伶兒撥四絃。
龍頭高撚玉軫圓。轉關未奏蘆索先。勞嘈咽切斷復連。

云詩卷二

二

澁如清澗溜凍泉。細若碧樹吟秋蟬。忽然繁急何轟聞。
風沙滿把撒四筵。鴈行驚起飛不聯。浮雲落葉俱綿綿。
一聲林斷萬里煙。夢入紫塞愁霜天。問渠怨恨有幾千。
口不能說指爲傳。令人悵望思連年。梁園楚榭長周旋。
帷中曲宴羅綺鮮。夜遣飛騎迎嬋娟。低鬟出拜絳燭前。
文綵香綰搭左肩。曲項紫鳳抱半偏。楓香一調妙入玄。
好手正可羞紅蓮。座間豪客皆訶仙。舉杯邀我賦短篇。
贈之醉寫蜀錦牋。可當十萬纏頭錢。如今遠客江海邊。
欲聞絲音久無緣。故人已散陵谷遷。生死流落俱堪憐。
今宵聽此真偶然。顧影憔悴非昔妍。長河欲曙落遠川。
暫當歡娛反憂煎。向隅無言涕漣漣。此身如在潯陽船。

宮女圖

樂史曰吳中野史載李德裕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圖初昭。
示諸錄所載李德裕公子姬諸小侯。及高帝手詔。漢章侯侯。狀初。
無隱避之詞。則知李德裕此詩。益有爲而作。輒輸之。雖妙絕今古。而。
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按堯山堂外。
紀載洪武間。金華張尚禮爲監察御史。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沉沉。
畫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高帝。
以其能摹寫宮閨心事。下獄。
室死。此事正與李德裕相類。

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
夜深宮禁有誰來。

附錄詩話云。世傳侍郎因宮女圖詩。賈禍。李陵情或有之。然集中又有。
題畫大詩云。獨兒初長尾。年華行客。金絲細草中。莫向瑤階吹人影。羊車半。
夜出漢宮。此則不類明初。校庭事。或足。
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傳會也。

朝鮮兒歌

朝鮮兒髮綠。初剪齊雙眉。芳筵夜出對歌舞。木棉裘軟。

本詩詩卷二

三

銅環垂輕身。回旋細喉轉。蕩月搖花醉中見。奇語何須。
問譯人。浚情知訴離鄉怨。曲終拳足拜客前。烏啼井樹。
蠟燈然。共訝玄菟隔雲海。兒今到此是何緣。主人爲言。
曾遠使。萬里好風三日至。鹿走荒宮亂寇過。鷄鳴廢館。
行人次。四月王城麥熟稀。兒行道路兩啼饑。黃金擲買。
傾裝得。白飯分食赴船歸。我憶東藩內臣日。紉女椒房。
被褱。翟教坊此曲亦應傳。侍奉宸遊樂朝夕。中國年來。
亂未鋤。頓令貢使入朝無儲皇。尚說居靈武。丞相方謀。
卜許都。金水河邊幾株柳。依舊春風無恙否。小臣撫事。
憶昇平。尊前淚瀉多於酒。

江上逢舊妓李氏見過

王等紅燭豔春羅。慣向高堂聽汝歌。今夕相逢爲重唱。

孤舟江冷月明多。多謝停舟共一卮。石州謠罷各低聲。南園舊日同聽客。

零落如今剩有誰。誰識能歌舊散聲。愁中聽處尚分明。玲瓏酒罷休催去。

月落江湖尚未平。平常歌舞不能閒。多在青春甲第間。借問年來還到否。

朱門風雨幾家關。

楊基 孟戴吳郡人

聽老京妓宜時秀歌慢曲

春雲陰陰圍繡幄。梨花風緊羅衣薄。白頭官妓近前歌。

一曲纔終淚先落。收淚從容說姓名。十二歌學郭芳卿。

先皇最愛芳卿唱。五鳳樓前樂太平。鼎湖龍去紅妝委。

此曲宜歌到人耳。潛向東風作慢腔。梨園不信芳卿死。

從此京華獨擅場。時人爭識杜韋娘。芙蓉秋水黃金殿。

芳華春屏白玉堂。風塵迴首江南老。衰鬢如絲顏色槁。

我非徒聽更能知。樽前多少新翻調。一度相思一皺眉。

張

聽老者理琵琶

老來弦索久相違。心事雖存指力微。莫更重彈白翎雀。

如今座上北人稀。

贈彈箏人

先輩曾將舊曲傳。纖纖銀甲更堪憐。清和未數湘靈瑟。

徐貴 勿文吳郡人

哀怨渾同蜀國絃。鶯弄晚風啼復歇。鴈飛秋水斷還連。

坐中北客聽來少。暗想當時一惘然。

腸斷琵琶曲裏聲。綠雲天遠不勝情。歸家玉板休輕觸。

鸚鵡能呼舊日名。

詠妓

出閣初含笑。臨筵復理妝。蘭膏分鬢綠。蕊粉間眉黃。掩扇羞嗔小。寒裳舞恨長。不知座中客。若箇是盧郎。

張以寧 志道古田人。素定年間進士。

倦繡篇 爲雲中呂道義作

蘼蕪葉暗江雲暖。翡翠單飛怨春晚。陳女多情玉鏡分。

陸郎薄倖斑駁遠。寶鴨圍爐百和香。錦鴛方褥五文章。

陰陰垂柳籠書幌。點點飛花落繡牀。雙鸞欲寄金龜倩。

燕月吳雲不相見。柔腸萬轉逐迴文。亂緒千條紫弱線。

但覺春山雨葉低曉嘶繡勒門前路夜炙銀燈帳中語
指點香篝舊唾痕見妾朝朝斷腸處

吳江謝常孝銘亦有餘緒詩云金鴨香消午夢清碧桃花底有鶯
聲無端惹起傷春恨一幅羅橋斷不成句亦可謂未知爲確作也

洗衣曲同唐括子寬賦

洗衣女郎足如雪寒波曉浸鴉頭襪笑移纖笋整綳裙
素腕微鳴玉條脫羅衣淚粉痕斑斑欲洗未洗沉吟間
波寒恐洗郎思去不洗復恐傍人看紅顏娟娟照清池
祇惜芳年駛如水西風夢冷鴛鴦起露滴紅香藕花死
洗衣洗衣復洗衣小姑嗔妾歸去遲小姑十二方嬌癡
此恨他年汝自知

袁

凱海史華詩人以白燕荷
得佳人呼爲素白燕荷

本事詩卷三

六

贈歌舞女童

漳河女子薦良童名在先朝樂部中記得教坊新隊子
江南江北舞春風

題妓展僧僧像

不見秋孃今幾年水光山色自悠然月明樓上天如水
猶憶梁州第四絃

貝

瓊廷臣崇
德人

真真曲有序

姚文公爲承旨時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
有真真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
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寧坐盜

用縣官財賣妾以償逋流落倡家公憫之遣

使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

杕按高季迪集王杕作黃連且云遠
後至縣官同館之士多賦詩者曰汝無妻此姬配汝

吾即其父也貲裝皆出於公意以西山之賢

子孫陵遲疑不至此然辱於始而正於終是

亦天也貧谷筆談紀其事余乃賦四十二韻

沉鬱悽惋亦足以盡其大畧矣

斷絲棄道邊何日綠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請
君且勿飲聽我歌懊懷在昔全盛時冠蓋紛相從盤游
易水上意氣天山雄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
板春秀色不可雙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髻金雀

不置詩卷二

七

叙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
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
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
窺簾櫳迢迢官朔方南歸山水重侵貧國有刑桎桎加
父躬弔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孃教歌舞聲價傾新
豐永爲倡家婦遂屬梨園工覽鏡拂新翠吹簫和小紅
身居十二樓屢入明光宮京華美少年門外嘶青驄自
傷妾薄命失路隨秋蓬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客聞
爲三嘆祖德寧未崇回黃忽變綠人事何匆匆有客傷
緹紫無人憐蔡邕遣使白丞相削籍歸舊宗小史三十
餘勿恨相如窮配汝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駕鸞竝玉樹

鸚鵡開金籠銀甲不復整紅牙不復從提甕自汲水繡
綵亦御冬應非事羊侃頗類歸建封琵琶感商婦老大
猶西東崔徽怨憔悴浪寫丹青容依依章臺柳落絮春
無蹤小妾恨題驛竟與瓊奴同時多困坎珂事或欣遭
逢焉知百尺井歛登羣玉峰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揭 軌孟同臨
川人

宴南市樓

洛塘詩話曰國初於金陵聚寶門外建輕烟淡粉樓詩草十四樓
以聚四方賓客觀焉同詩可如國初諸神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
不異後始有禁耳永樂中吳錫金陵元夕詩花月春風十四樓今諸
樓皆廢南市樓尚存○按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一條然宣德間三
楊猶及用之野史載楊文定運嘗與一兵官會飲倡爲酒令各誦詩
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果一妓連成小詞捧琵琶歌曰到春
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到夏來綠柳依依到秋來金鈴大吹梧
桐月到來清霜暗度梅梢月呀好也麼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愁
也

前月諸公劇飲清辭而去竹垞詩話永樂中蜀人晏振之金陵春
夕詩云花月春風十四樓春來不覺重清江石城鷓鴣鳴柳
樂民集載振之腹輕煙淡粉樓柳翠也姜明叔容城詩話謂
在聚寶門外然中既以清江石城爲名必不皆在聚寶門外周吉文
撰金陵瑣事謂有十六樓在城內者曰南市北市在聚寶門外之西
者曰東市在聚寶門外之東者曰重慶在反屑嶺者曰集賢曰樂民
在西關中街北者曰鳴鶴在西關中街南者曰醉仙在西關南街者
曰輕煙曰淡粉曰柳翠曰梅妍在石城門外者曰石
城曰羅歌在清涼門外者曰清江曰鼓腹所載特詳用修藝林
山遺南市北市陳南金陵世如清江石城固曲就十四樓之目
而誤也

帝城歌舞樂繁華四海清平正一家龍虎關河環錦繡
鳳凰樓閣麗煙花金錢賜宴恩榮異玉殿傳宣禮數加
冠蓋登臨皆善賦歌詞只許仲宣誇
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
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

綉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

王佐

多舉南海人與孫賓李德黃皆趙介結
詩社於南園世稱南園五先生之一

書所見感舊

小小銀箏壓坐偏曾將古調寄新絃芙蓉綠水秋將老
鸚鵡金籠語可憐兩鬢秋霜明鏡裏十年春夢夜燈前
湖山隱約人如畫空負當年畧畫船

鄭元

長鄉吳
郡人

管夫人畫竹石

夫人名道昇趙子昂室善詩畫至今
吳興有管夫人畫竹在白雀寺壁

誰裁弄玉碧雲簫吹過瑤臺月影遙白鳳一雙何處下
水晶宮裏赤闌橋

○子昂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
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優多妻幾箇吳姬趙女無過分你年紀已
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你優我優感多情多處熱似火把
一塊泥捏一個你捏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
捏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
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子昂得詞大笑而止

云詩詩卷二

九

周玄

秦家小慧

小小持金鏡墮粧日幾迴春光能自媚飛燕莫相猜香
逕綠花掃寒窓候月開長陪雲雨態學夢楚王臺

陳伯康

仲進長
樂人

桃膠香鬢歌

濃閨美人春睡起側倚銀臺注秋水鬢鬆兩鬢霧半垂
欲下犀梳不能理春雲暖雨桃膠香調蘭林麝試新妝
豈無膏沐汚顏色思此佳人日斷腸君不見望仙結綺

螺千斛隋家但寫雙蛾綠白髮宮人奈老何轉頭依舊庭花曲

孫黃

仲衍爲嶺南園五先生之一而才調傑出四人之上即吳中四傑亦應讓步也所著有西華集

驪山老妓行

補唐天寶遺事戲效白樂天作

仲衍曰余既作此詩本戲筆吟弄以爲懽笑耳而客有問余者曰子詩淺易明白恍惚樂天然用事不免多誤上林苑是漢家事白翎雀是世曲子百子花萼樓恐不在驪山上如何余笑曰那知許事且啖蛤蜊西山朝來頗有爽氣

不置詩卷二

一

秋風楊柳凋金縷露冷芙蓉落芳渚寒香晚色何所如驪山唐姬教坊女蛾眉淡掃山遠碧蟬髻半拋雲亂吐時妝無復新妖嬈曩態猶存舊嬌嫵我昨咸陽縱冶遊冶遊爛熳遍西州青山直抵雙龍關綠水橫過五鳳樓南國佳人金錯落長安公子玉驕驢銀壺送酒青絲絡皓齒當筵白雪謳琵琶橫笛徒聒耳唐姬搗箏妙無比清彈一曲久含羞呼喚百迴纔強起移柱相參鴈成列調絃未就人先喜俛首斜拖珠步搖向人高露春纖指樓高韻發響泠泠急管悲歌一霎停初聽乍如風雨至再彈還作鳳凰鳴清如玉女鈞天奏壯似雕戈出塞聲澗水帶冰時哽咽春雷震石忽憑陵憑陵未已旋清悄

本集詩卷二

士

清悄漸凝聲漸小四座無言俱寂寥餘音已斷猶縈繞溶溶宛宛復悠悠切切淒淒還窈窕波闊斷胡怨寒宵淺谷嬌鶯破春曉纏綿萬恨與千愁婉意柔情不肯休蔡琰明笳悲紫塞班姬團扇掩清秋樓前皓月明如練天外行雲凝不流促拍未終南內曲新腔忽過小梁州梁州一摺月向午唐姬此時心獨苦銀甲悲淡不忍彈衷腸斷盡無由語低籠翠袖搵香淚反使歡娛變淒楚訴盡平生富與貧可憐人世今成古憶昔開元正太平兒家生長在天京十三學舞曾驚座十四搗箏能擅名玉貌羞花長窈窕宮腰怯柳更輕盈春寒不離鶯鶯枕日晏方開孔雀屏五陵年少秦川客爭愛兒家好顏色

殢雨尤雲最惱人追歡買笑寧論直聲名每出流輩上風致獨覺旁人惜承恩况得登掖庭宛轉隨龍侍君側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賓貢盡充庭炎方已見來丹荔交趾還聞進雪鸚耀日香車連紫陌飛雲畫棟列朱甍空蒙一片笙歌海浩蕩三春錦繡城驪山山上多樓閣萬戶千門通碧落大駕深居在九重四時多暇惟行樂已營連昌勝結綺復起芳鳳齊花萼壺飛玉女遞更籌舟戲金龍動鱗角侍臣傳勅選嬌容特許兒家步輦從宮扇影移花雨外山呼聲沸錦雲中千株火樹爭明月萬炬金蓮闌彩虹子夜歌詞翻白雪霓裳舞隊散旋風歌停舞歇徘徊久銀箏獨進纖纖手明眸麗質一當前

含顰美人俱在後數聲清響動絃索八面涼風生戶牖
豔曲新裁葦綠華中官催賜葡萄酒年年秋月復春花
多在官中少在家嬌笑不愁宮監怒豔妝長得阿嬌誇
朝遊複道瞻天表夜步西廂拜月牙鬪草經春陪曉國
藏闔竟夕伴昭華韶光忽逐流年轉野鹿啣花上林苑
鐵騎東來鳳闕空金根西狩蛾眉遠上方無復聽宣召
新絳寧辭避差遣約臂金環雨雪寬凌波錦襪風埃蹇
星移物換得無情復向驪山悄地行紫禁無人芳草合
瑤階雨過綠苔生歌臺索寞花千樹舞榭蒼涼月半櫺
繡閣秋陰連鎖闥銅僊清淚落金莖高梧隕翠蓮飄玉
太乙勾陳看不足百子樓寒霧影昏長生殿古煙光綠

本事詩卷二

二

官牆瓦落見蒿萊輦路塵生走麋鹿舞馬雕牀惱夢思
花奴羯鼓驚心目故宅新人作宴遊內家紅錦列纏頭
玳簾繡柱俄成夢鳳管龍笙總是愁舊曲聞來睂自斂
盛年說著口應羞飛蓬短鬢難禁白老屋疎茅不奈秋
舞衫長借鄰人著同伴相呼只推却臉玉香隨翠靨銷
淚珠暗逐燈花落憂來倒插黃金鳳夢裏時彈白翎雀
百感中來不自由芳心一片從誰託唐姬言語一何長
句句淒其字字傷滿座聞之聲唧唧沾巾我亦爲波浪
滄桑轉瞬誰能識富貴浮雲安可常覽鏡每聞悲素髮
舉杯長欲勸流光唐姬亦莫懷抱惡自古佳人多命薄
傾城西子逐鴟夷絕代明妃嫁沙漠尊前有酒且歡笑

身外閑愁付冥漠皎月秋來幾度圓穠花春盡從渠落
唐姬攬涕復陳情請作驪山老妓行桃李風前霜月下
長吟亦足慰平生不因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名
爲爾臨風歌一曲百年哀怨起秦箏

西菴紀事

一

洪武庚戌十月五羊孫仲衍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亭
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堤下夜宿樓下寺南有朝雲墓仲衍徘徊
憑弔凄然感忽見一倩妝女子有侍婢挑燈先導仲衍隨之俄
然不見惟見月映長廊字跡淋漓滿壁諸觀之傳集古律詩數首又
夢一女子自稱蘇長公妾朝雲與仲衍歌集古詩鄭重囑付而去仲
衍因作紀事誌其自序云博粉香之零亂寫溪漢之幽安竊高唐洛
神之靈爲詩紀事非獨
慰雲亦以自悼云爾

思斷蘭臺路愁填濯錦川錢塘清楚會金谷狹斜聯少
負傾城譽名居弄玉先十三工寫月二八擅韶年束素

本事詩卷二

十三

宮腰怯凝脂國色鮮倚風楊柳弱炙日海棠嬌跳脫鬆
籠腕琵琶重妥肩塗黃勻漢顰安烏破秦鉛綠水酣潘
岳紅顏惱董賢流霞紛錯落嬌燕掠鞦韆舞壓梨園社
歌翻樂府編彩雲生袖底璧月墮樓前鏡掩三星曙春
隨五馬韉青樓亂女伴瓊佩挹詩仙蠟炬催傳賜烏絲
待草玄婢娉驚世外風度益吟邊霜撲果恩盡陰橫粉
署碑逆鱗天咫尺垂翅路三千黛減蛾眉翠筆斜蜀國
絃武林牽北望庾嶺入南遷白鶴峰千尺黃茅屋數椽
練裙參般若彤管捐張顛蜜餌調蘇合邊釭淪海脰斷
霞丹荔嶼晴雪素馨田妾命真成薄郎行底未旋塵蒙
纓落串珠彈步搖鈿往事腸堪折殊方瘴莫痊娃童占

吉卜鄰娼訪沉綿楚峽淡秋氣羅浮濤曉妍巫陽招古
些卞女泣新阡海氣籠翹鳳嵐光濕髻蟬封囊畱粉恨
長帽斷塵緣隴樹含悽綠經文帶淚鏤雪兒低鶴駢雲
母凍龍涎桃葉僧前渡梅花夢裏天蛾旋三昧火鷄弔
六如禪入道應偷藥凌虛想步蓮浴蘭衣淨土遺玦贈
靈荃天路雲和峭瑤池脉望圓迴驚珠斗沒驚鵲玉繩
偏木落山精笑苔平石獸眠香雲啼子夜慧魄閱重泉
絡緯停寒索飛簾捲夕旃譜餘蘇小曲書暗薛濤箋亂
緒紛紛結新知冰棄捐屏幃空孔雀衿繡冷文鴛清吹
羣真下叢林積水連幽局雲擾擾舊業草芊芊巴舞陳
椒醕吳歛裂楮錢霓裳飄蜀雨斑竹點湘煙暮雨從渠

八事詩末二

一四

濕春水敢自堅縞衣迷故國華表樹層巔白紵行人唱
銀缸傍舍懸芙蓉羞爛熳蛺蝶舞聯翩繡壤遮蘇小鈎
欄鎮阿甄紅顏多蹇劣清涕莫潺湲在世誰非幻鍾情
我獨憐微生同坎壈幽思久嬋媛禁闥初通籍儒林早
備員詞華羣五鳳帟幄飫三鱸眉月端如畫丰姿美且
鬢鑾坡披奏牘馳道鞅飛駘雅譽傾詩輩清流冠吏銓
賓筵陪有客羽獵賦於畋綺席延枚叟蒲車屈鄭虔天
顏却下顧雲路快高騫昔似冲霄鶴今如跼水鷺九關
嚴虎豹平楚落鷹鸇拜命沾三宥歸耕困一廛壯心徒
激烈長袖幾翩翻倦泛張騫樓虛響李廣弦古苔封片
石荒壚臥雙趺草萊臨丹壑柴扉枕碧蓮奚童開雀網

穉子縛魚筌白石潘郎髻青燈子敬簪東華開綠蠟雄
劍搏烏捷雨露從枯槁山林且靜便朝真探玉訣觀妙
解名詮丹鼎團龍虎玄龜下澗瀝屋頭山隱隱庭下竹
涓涓薜荔裁秋服楓香當晚饌關元存太乙文火養純
乾七夕邀金母三山候僊姪醴泉清似玉瓜棗大如拳
老去渾無賴憂來獨惘然有懷通尺素何計索筵簞孤
况憑誰問冲襟待子宣蓮飄知惹苦藕斷識絲纏慘澹
黃姑渚玲瓏織女躔交疎期屢爽謀拙去何遄畫餅文
章貴嬰兒造化權寧勞褰短褐端合掩真詮病骨相如
在勞心宋玉傳韓憑春寂寂杜宇月娟娟邂逅時將晚
淹留景莫延流星光暗燭雄電動連蜷艷態千秋隔霸

本書詩卷三

一五

腸百慮煎錦綉空薄幙縫節映重淵洛浦凌波襪西湖
畫船佳人不可見長誦法華篇

附 朝雲集句

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
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豔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
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
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
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
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祇是當時已惘然
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
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木鄰金雀竹裏香雲冷

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東望望春春可憐江蘿漠漠待田田遶籬野菜飛黃

蝶慘徑楊花鋪白瓊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

千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

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髻脚垂秋水為神玉為

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曳殘聲過

別枝青塚路邊南鴈盡問君何事到天涯

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

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遠三株樹花氣渾如百

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郎憔悴却羞郎

孤月無情掛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

本事詩卷二

十六

髮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

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殷勤為探看

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髻欲星愁有

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

夜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紱玉倩誰溫

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

月香濕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

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

零落殘雲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

蝶落日空山怨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

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去年

按朝雲謫名妓蘇子瞻為侍姬一日與雲閒坐見青女初臨涼風乍起
命雲歌雲歌曰紅淚雙垂子瞻問之云妾所不能歌者被上柳綿吹又
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絕憐愛之及娶惠州家妓散去獨雲相依子瞻
因作詩曰不學楊花別無死且隨流水去何如姑蘇秀方同老天女維摩
總解嘲雲雲謫新活計難教散作烟絲并成我三山扣不作巫山雲
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九月朝雲奄然抱病臨終誦金剛偈四句
而終葬於棲禪寺松林下後人因建詩屋
數椽環植梅木可株遊人於此憑吊焉

周

漁陽老婦歌

漁陽老婦歌

漁陽老婦白髮多去年歸自幹難河自言本是田家女

少小姿容眾推許父母求婚來大都朱門許嫁不須更

良人系出蒙古部阿翁仕元作樞副當時誤信媒妁言

論財竟作偏房婦含羞俛首半載餘天上兵來北擊胡

百口倉皇夜出塞散入匈奴部落居偷生強欲隨風土

本事詩卷二

二

旋綰盤頭學胡語區脫沙中逐井泉琵琶馬上調歌舞

豈無肉食充黃粱亦有酥酪為酒漿族類不同天性異

觸物時時懷故鄉况當夫死子尚幼風沙易得紅顏醜

歸心一片竟誰知絕漠窮荒零落久前年天子親北征

單于納款煙塵清往來信使無虛月老身遂得離邊庭

提攜二子到鄉邑村墟改變無親戚吞悲暗憶別家時

別時十七今七十角尖高帽窄衣裳半臂珠珞紅纓長

兒童乍見皆掩笑元季都人同此妝今日官家有恩例

給與牛羊賜田地太平衣食足畊桑且保白骨埋漁陽

獨惜生來命何薄虛擲春光向沙漠寄語鄰家窈窕娘

早嫁無如故鄉樂

表

宗

宗若松

鐵箭歌

滇江夜半風雨黑電火燒空轟霹靂須臾雨霽波浪恬
江塢荒却蒼龍脊道人騎鯨江上來見之錯愕驚而哈
拾得歸來世罕希土花繡泣生莓苔上有空星泛宮徵
解谷蒼葭豈堪比六丁鼓鞀神功成百煉金精雪花起
一吹潛蛟舞再吹嫠婦泣孤鸞長吟音嫋嫋碎玉玲瓏
真可拾酒酣爲我三復吹青天行雲不敢飛初如七十
二鳳聲雌雄又若獨蘭抽出冰蠶絲東望蓬萊山把酒
招安期飄飄清興不可遏聽君一曲歌我詩曲終酒盡
客且散西軒月在梨花枝

本事詩卷二

六

馬

貫

本道山
陰人

准東女兒歌

准東女兒飲淮水錦紅纏頭金約指正年十四十五多
彎彎春山鬪青蛾阿爺自擬傾城色黃金不多終不得
西江沽客浮大船年年賣珠淮水邊女兒門前有高樹
野鴛沙鷄得長住當筵舞罷結重懽百斛珍珠瀉秋露
船空珠盡河水秋門前馬嘶金絡頭舊客未盡新客留
准東女兒起高樓

郭

登

元登武定侯
孫有聯珠集

西屯女

西屯女兒年十八六幅紅裙脚不韞面上脂鉛隨手抹

白合山丹滿頭插見客含羞嬌不語走入柴門掩關處
隔牆却問官何來阿爺便歸官且住解鞍繫馬堂前樹
我向厨中泡茶去

本事詩卷二終

張寧

沈愚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鈞 編輯

卷三

李 禎

王 佐

瞿 佑

沈 韶

林 鴻

附鄭婉娥

附張紅橋

田 洙

馬 洪

木 涇

陳 繼

附田娟娟

王 紱

湯肅勤

張 寧

沈 愚

本事詩卷三

王 恭

王 澤

張 和

蔡 庸

陸 鈇

史 忠

沈 周

祝允明

李 夢陽

王九思

王廷陳

程 誥

丘 濬

王 弼

王維禎

歐大任

趙 鈇

姚 谷

本事詩卷三

前集

楓江漁父 徐 鈞 編輯

桐鄉 汪肯堂 重校刊

李 禎

附昌棋盧 陵人

至正妓人行

永樂十七年予自桂林役房山是冬邂逅一

遺姬於逆旅中雖汨沒塵土有衰老態然尚

餘笑談風韻猶以紫簫自隨訪其詳蓋大都

妓人以才貌隸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落髮

為比丘不果轉嫁編氓益淪落今垂老無所

本事詩卷三

依就食匠營間因呼酒飲之使吹數調相與

論疇昔繁華富貴事如目覩然每一追思輒

復掩涕豈古遑今來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

為低徊太息作長歌贈之題曰至正妓人行

予既贈以是詩姬起謝曰此元白遺音也何

相見之晚耶老身旦夕且死當與皆焚庶幾

讀之於地下明年春予還京師重訪之則已

歿矣因誦斯藁猶若見其俯仰笑語之態悲

夫

桃花含露傷春老蓮葉欺霜悴秋早紅飄翠隕誰可方

大都妓人白頭姥言辭婉媚雖足愛顏色萎穠寧再好

姿同蒲柳先凋零景近桑榆漸枯槁我役房山滯客邊
客邊意氣迥非前螺杯設想紅樓飲雁柱徒懷錦瑟絃
晏歲荒村因邂逅芳尊小酌且流連陽臺楚雨情磨滅
舞袖弓鞋事棄捐於今淪落依草木天寒幽居在空谷
爺孃底處認墳墓姊妹何鄉尋骨肉初謂終身永歡笑
那知末路翻撈捩莫惜纓囊紫玉簫暫吹絳闕瑤臺曲
停觴起立態如癡歛衽躊躇半餉時凝情徘徊傾聽久
微茫杳渺度腔遲嬌疑現睨鶯求友嫩訝呢喃燕喃兒
巨壑潛蛟驚起蟄危巢別鵠苦分離或變成淒切
淒切愈加音愈咽蕩子江湖信息稀疲兵關塞肌膚裂
似時似訴復似泣若慕若怨兼若訣孤舟發婦旅魂消

八首詩卷三

二

異域羣臣贊毛折參差角羽雜宮商微韻紆徐巧抑揚
墜絮游絲爭繞亂哀蛩怨蚓互低昂呦呦瑞鹿鳴靈囿
咸和鸞集建章楚弄數聲諧洗簇氏州一曲換伊涼
伊涼溜亮益開暇塤箎笙笛皆在下琚瑤鏗鏘韻碧霄
機梭漸歷鳴玄夜須臾衆調多周遍返席重論盛年話
一自干戈遠擾攘幾多行輩過淪謝記得先朝至正初
奴家才學上頭顱銀鐲約臂聯條脫綵線按絃綴累苦
一作國博局倦餘邀伴賭鞦韆罷倩人扶纖腰數被鄰
姬妬聲聲常煩阿姊梳羽林英俊馳輕轂慣向奴家通
夕宿鳳枕鸞衾肯暫辜蜂媒蝶使交相屬水容反懼脂
粉凝香肌非藉沉檀浴退居始替興聖班內使傳宣又

催促宇宙雍熙百姓安仁覃四裔覆三韓畏吾名選作
必闡赤欽察思浚答刺罕已見拂郎呈駮裏還聞緬甸
貢琅玕丹楹陡峻棲鳩鵲華表玲瓏鏤角端神州形勝
真佳麗鬱鬱蔥蔥蟠王氣五穀豐登免稅糧九重娛樂
耽聲妓廣寒宵得侍乞巧太液晨許陪修禊避暑巡遊
欲局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鑿供奉揀娉婷特赦奴家
扈蹕行鹵簿曉排仙仗發抹倫晴鞠繡鞍乘營間鼓鐃
轟雷動磧外氛埃掃電清統扇試時違大內花園過去
是開平宗王貴戚咸來會嵩呼萬歲齊齊跪緋纓帽安
鉢焦圓黑髻髻紉卜郎銳後先雉尾怯薛執左右麟符
火赤佩箇剌縫袍竺國師霞綃感帳天魔隊齊姜宋女

八首詩卷三

三

總尋常惟詫奴家歷教坊樂府競歌新北令拘攔備倣
舊西廂煞寅院本偏蒙賞喝采笙篴每擅場渾脫囊盛
阿刺酒連擎珠絡只徐裳元朝運祚俄然歇遠遁龍荒
棄城關官裏遙衝朔漠塵哈敦暗哭穹廬月壞宮畫靜
著封鎖虛室苔生罷朝謁絕微陰森部落衰中原頽洞
烽煙熱填溝塞整總嬋娟蟻風微軀幸瓦全窮窵蛾眉
渾嶺畫蹕蹕爾足亦羞纏祇園披剝心依佛梵榻跏趺
擬學禪練衲正宜參般若赤繩無奈墮癡緣蘭心慈性
非堅固宛轉綢繆媒灼誤嫁與凡庸里巷兒流爲鄙賤
糟糠婦文禽失類偶鷄鶩孔雀迷羣隨鶻鷂驚手具盤飧
奉舅姑親操井硯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強尊嫜殂沒

葉砧山屢遭疾疫男捐館苦迫饑寒媳去房瓦舍泥墻
長是伴瑤簪翠鈿已相忘忍談富貴徒增感怕說酸辛
只斷腸筋骸疲憊龍鍾久里舍么孃嗤老醜塗抹伊誰
識阿婆搗彈競自矜纖手偷生又幸逢明代垂死寧當
正丘首軼軻顏齡諒勿多槎牙瘦骨行將朽歎歎嘆古
更嗟今少日榮華晚陸沉臺臺願母嫌聒耳寥寥罕遇
是知音織烏荏苒忙過隙司馬沈瀾已濕衿往運推移
端莫挽窮途汨沒最難禁妓人聽我相寬慰美貌多爲
姿質累倉皇明鏡樂昌分縹緲層樓綠珠墜雖云哭獨
困貧乏贏得妖嬈到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杯中醉耐
休辭醉屏營枝淚起透迤載拜殷勤乞賦詩土炕蓬窗

本書詩卷三

四

愁寂夜挑燈快讀解愁頤那知皓首逢元稹弗用黃金
鑄牧之灑翰酬渠增慷慨風流千載繫遐思

王

佐
廷用天順乙卯
舉人有三書來

宮怨

芙蓉帳冷減容光愁倚熏籠嫩著牀寒氣逼人眠不得
鐘聲催月下迎廊

瞿

佑
宗吉存齋
錄增人

存齋著剪燈新話及樂府歌詞多便紅倚翠之語嘗和楊東夫美人夢唐云
恨從張敞處邊起春向深處上生中唐云凝雲橫湘竹非因雨熱熱楊花不

是香廬夫嘆曰此聖家千里
駒也永樂中謫戍保安卒

安樂坊歌

安樂坊倪氏女少日曾識之一別十年矣歲
晚與其母子邂逅吳山下則已委身爲小吏
妻因邀至所居置酒敘話悽然感舊爲作此

歌

吳山山下安樂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
信是天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臉如蓮
學畫蛾眉揮綵筆偷傳雁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
鬢髮如雲眼波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盃流翠袖
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情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

本書詩卷三

五

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鷄競相妬
當時自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日聞此語重悲傷
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淪水琵琶泣數行
相送出門畱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篇
重與佳人嗟命薄

烏鎮酒舍歌

東風吹雨如吹塵野煙漠漠遮遊人須臾雲破日光吐
紅波感作黃金絲落花流水人家近漁舟鳬鷺飛陣陣
一鏡石塔立東西舟子傳言是烏鎮小橋側畔有青旗
雙泊蘭橈趁午炊入饌白魚初上網供庖紫笋乍穿籬
茜裙綺袂牽簾出巧語殷勤畱過客玉釵墮鬢不成妝

綠楊影裏倚紅橋

附紅橋和

橋外千花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鴻

遊金陵寄紅橋

女螺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不知江路遠夜深和月到紅橋

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燈三五夜

七香車子度紅橋

綺窗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日午捲簾風力軟

落花飛絮滿紅橋

八百詩卷三

人

予別之金陵作大江東一闕別紅橋云鍾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月露澄雲多是情兒與玉人離別無語叮嚀多情處盡肝腸幾寸把酒水流花謝時應念翠袖籠香玉帶濕夜深和月到紅橋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燈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綺窗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

薛濤聯句

洪武十七年五華田洪從父赴成都教書館於郊外日暮還學宮山下桃花盛開徘徊久之見一美人延佇花下目成笑語歸其家自稱文華坊薛氏女相與賦詩聯句往來數月主人覺而伺之美人泣曰數盡矣實明鄭重而別主人以此地相傳爲薛濤所慕故鄭公成都詩有小桃花曉發薛濤墳之句文

韶艷應難掩芳華信易凋綴階紅尚嬌委地白仍嬌

墮遠如驛樹飛遲似戀條薛鏞新感蘇草

墨巧裁綃麗質愁先殞香魂痛莫招燕銜歸故

墨蝶逐故危橋粘帙將啼露衝簾乍起鷗過

晴猶有態經雨倍無聊蜂趁低兼絮魚吞細雜

藻輕盈朱履踐零亂翠鈿飄鳥過生愁觸兒

嬉最怕搖褪英浮雨潤殘蕊漾風潮積徑教童

掃沿流倩水漂婦人沾錦瑟淪茗入詩瓢玉

貌樓前墜冰容夢裏消芳園曾藉坐長路或追

鱗羅扇姬盛艷筠籬僕護苗折來隨手盡葉濃陰自

處近繁焦泥泥猶悽悽鈺空更寂寥葉濃陰自

厚蒂密子偏饒豈必分茵溷寧思上研砢香

餘何吝竊珮解不須邀治態宜宮額癡情妬舞

腰妝臺休浪拂畱伴可憐宵

古來曲期冥感之裏不一而足聞人徐與公徐陰新檢載秋英與薛濤相與今附錄嘉靖甲子福清鍾生蔡雲長題於邑之藍田過石湖山見道傍哀而悔之是夕宿藍田書舍一童子欲離校刺曰娘子奉命俄有婦人立堂下欲辭職拜將歸之裏其家也曰楚人也姓王氏名英字清雲元至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正間父之任過藍田湖山校產而英今得與君遇亦風緣也遂薦使英生

洪

洪洪
洪洪

游西湖與蘇小小倡和詩

湯儀驪珠錄云：弘治初，京兆千乘時謝事歸杭，與詩人馬浩瀾同遊西湖。馬首倡此詩，明日再遊湖中，客有扶杖北者，浩瀾請和。馬筆如飛，曰：此地曾經歌舞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金粟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問蘭香，今行雨，在陽臺。表情新，與遠東，鶴松相西陵，正可哀。和畢，應以錢唐蘇小小歌。和馬先生西湖原假蘇小小墓在西陵也。

畫舸秋風湖上來，水通天碧靜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僊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

木涇

土橋過田娟娟題二絕句

公詩詩卷三

木生元經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嘗登泰觀，逢老嫗携女子甚麗，以扇遺生，明年入都，道出武清，散北郊，陰遇土橋，有遺扇在芳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芳緒，隱隱隨風，散。底梨花落淡妝，小阮黃昏人定後，隔牆遙送，幾聲鶯。嫗見之，須臾見一女郎，道：樹下隱隱芳林，而去。元經遂題二詩於樹，前至書坊，問村氏，或曰：此是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答曰：通年爲工部，部休以之，猶在，同出上橋，偶遇田家老嫗，携其扇曰：此吾女子所遺，偶過溪橋，失之，何爲入君手？吾女年十五，至溪橋，見樹上二詩，朝夕深讀，得非君作乎？命其女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也。去即嫗，其送之，名娟娟，即田將軍女也。生後以郎官出，使娟娟，娟娟清婉，亦定，遂題此詩云：人生底事美張郎，一恨花殘月減光。曉一遊仙何處迷，同口爲免太匆匆。春懷似此當時瘦，李衛情多舊日紅。梅影橫斜斜，斜倚。是。多傳誦焉。

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

附娟娟病中寄木元經詩

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裏贈玉搔頭。

楚天風雨繞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

陳繼

題女郎月下裁衣

香幃風捲月團圓，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

初以此詩遺諸公，輒爲文員所擬，安福寺時，鍾古廉有諷剪刀之作，爲楊用修所賞，故用此詩。話曰：元式伯英，諷剪刀，變玉蘭心，如跳春紅，無尾。剪刀一時名。國朝李古廉諷剪刀，云：是後剪刀名，名漢剪刀，錦裁時，無絲。設法，陰實，春畫，小樓工，龍夕，剪刀，李之真節，清聲，而詩嫗嬌如此，信乎。

公詩詩卷三

賦神花者，不獨宋廣平也。虞山蒙叟曰：李詩不藏集中，大率前章別集，經人擬定，恐破壞道學體面，每削去開情體之佳，而存其應酬冗長者，殊可也。嘆。

王紱

五端襟度，兼顧歷工於繪事，寓長安與一前鄰，居月下，開簾聲，月日爲竹以贈曰：我以簾才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繡爲繡，乞再書一技，以爲配。五端大笑，却其繡，取前畫梨之其風操如此。

吳姬畱客行

吳姬年少纔十六，能抱琵琶唱新曲。愁連山黛鎖青蛾，汗透霞綃濕香玉。問郎今去宿誰家，郎須聽妾彈琵琶。吳城有酒不肯佳，巴姬未必顏如花。遲畱那得情相與，芳心一一絃中語。空江霜落叫征鴻，孤棹風高響秋雨。須臾彷彿臨三湘，切切哀猿堪斷腸。巫陽雲暗楚臺晚。

故山不見關山長彈到胡笳少三拍郎心欲去何匆迫
挽郎不住郎過船滿江月色秋潮白

湯肩勳 公諱東臨
東武王孫

公諱東臨東武王孫
嘗嘗以爲不減李商隱也
時試香羅袖笑語東風行細
香劉飲誤以爲不減李商隱也

竹泉翁席上贈歌者楊氏

秋風茉莉吹香雨簾外鶯嬌肆輕嫵醉眼朦朧酒盞空
睡著司空相公府席前一點櫻桃破雲揭楚天飛鳥墮
鴛鴦小袖捋紅綃二十五絃重林過三寸麻霞黃鵲嘴
錦地檀綸蹴春水回身偷眼顧周郎舞困落花扶不起
雙顰頰淚爐薰炮對景無言恨如織翠靨光浮琥珀痕

本事詩卷三

十一

鮫綃冷沁珍珠迹兩剪晴波拂曉山白衣孤客感鄉關
何幸梨園舊宮使偷傳樂譜向人間

張寧 靜之海
鹽人

士女圖

家史曰張汀州卒無子有二妾曰香晚翠剪髮自誓不下
樓者四十年人以此方之開時吟其題士女圖落似傳爲詩藏云

吳城士女越樣妝籠冠盤髻銷金裳東風澹蕩桃李月
看花不語情何長女伴相將牽稚子庭院無人花正芳
陽春宛宛白日暮空抱花枝歸洞房

竹地詩話曰香晚翠剪髮自誓有司以聞詔詔爲髮飾明秀詩云大剪
雲髮報主恩綺羅花落洗頭盆同心誓死方洲上霜月家家照門一時和
者甚衆寧遠通杭州府置爲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則縱橫其待婢之禮
詩云開尊收筆作圖畫小鬟立侍笑橫斜山頭顏是土灰堆樹根亂若蓬蒿
草所云小鬟始
即寒香晚翠乎

沈愚 通理
山人

通理風流藉藉喜作香飲體其題開州竹枝詞云小兒唱白家詞
笑天腰闊柳條愁怨前春未老風流太守長子成和者甚衆

過桃葉渡

秦淮諸
姬處也

江花令 六欲爭春江水籠煙柳色新商女停舟唱桃葉

東風 渡江人

王恭 安中閬縣人有白雲然
唱鳳臺詩調草澤狂歌

愁心不見薛瑣璫何處銀箏半夜聲腸斷十三絃上月
一絃一柱總關情

王暉 內悅山
陰人

段七娘

度曲千金賤凝妝一面紅聲迷銅雀妓豔奪館娃儻白

雪飄朱閣香塵散綺窗淚前司馬袖陽斷使君聽秋水

涵瞳潤春山入黛濃弄簫驚紫鳳拂軫怨離鴻鏡展金
鸞月釵橫玉燕風謝娘收鈿匣羸女掩香箴石竹簾芳

髻芙蓉隱繡幃燈燃珠樹側人醉錦蓮中粲粲星輝戶
微微露洗空幾年憐宋玉今夕遇韓馮密意蜂攢蕊芳

心蝶戀叢春箋封荳蔻羅帶綰芳艸步障重地錦門鐘
空綴銅曲闌裝翡翠高榭瑤花盡鶯啼煙淡柳樓月

浸桐銀鮒休鑒落瑤剪起丁東客散歌屏冷香昏睡閣
融日高春夢覺嬌顏散花纓

張和 節之
山人

悼歌姬

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
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
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蔡庸

徐氏席上聞歌有感

休遣雙鬟唱竹枝聽來渾不是當時自從夢隔巫山雨
贏得秋風宋玉悲

暗將羅扇遞新聲巧是東風柳樹鶯唱徹梨園譜中曲
內中一曲最關情

陸

戲簡文量示教坊弟子王秀

本詩許卷三

十月二十八日于與文量晚酌朱憇處憇

遲以教坊弟子王秀侑簾夜浚風列琵琶絃
屢斷而憇遲以洞簫繼之已而秀舍絃按拍

清歌數曲中有所謂學士波者予不解文量
哂之曰此方言也文量醉甚戲問秀杜韋孌

安在秀茫無以對因相與撫掌而罷云

樽前誰遣雪兒歌司馬風情晚更多銀燭影偏人已醉
紫檀聲斷欲如何歸來向想桓伊笛醒後空慙學士波

戲問韋孌今健否青樓元自不曾過

史忠

庭真金庚人
自號癡翁
癡翁築樓治城署曰臥室引客談笑呼盧其中百酬為樂序新聲有愛者何
云云王仙說白雲道人能畫解音律求兩京絕手琵琶張祜授以南北曲自

度新樂破之管絃時時出邊境賸貧不能具禮筵詞調女觀座送之臂大
處而去曾訪沈石田於吳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發墨成山水巨幅不通名
姓而出石田曰
必金陵史癡

證之

忽雷曾說鄭中丞不似女郎樓上聽此日白雲推却處
癡翁清賞倚銀屏

沈周

白石翁風神散朗對客吟咏後時不傳其題白頭公圖云十日紅簾不上鉤
兩聲清磬管絃聲梨花將老春將老愁白雙禽一夜頭頭清麗可憐又聞有
越僧嘗寄詩於石田寄一絕云寄詩一幅刻溪山江面青山寫幾層筆到斷
崖泉落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書其意答之可想見前輩風流也

吳姬曲

前年別郎三月暮東蕩西飄不知處願彈紅淚濕楊花

本詩許卷三

總饒輕薄飛難去

與王優

高歌宛轉送新聲腔愛頻移酒漫傾著水游絲風綽起
過牆花影月扶行正須陶寫當吾老更為殷勤奈爾情
可惜相逢牡丹後柳邊聊倩答啼鶯

祝允明

希哲手校指自號枝山使酒六博善度曲間傳汾陰瓊耳園子弟相顧勿
如也海內索其詩及書者聲譽驟聞輒辭勿見同其仲遊使女妓掩之都相
戲以去其別集有金縷醉紅纈
摩挲未許盡其好事者皆為之

秋香便面
按秋香成化間南京舊妓也後從良有舊識欲相見
枝條如今為入丹青裏不許東風
再動搖梅高金青泥蓮花記

昆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過秋香字

曲嬌鶯如紅顏細馬駛更憐明月上流影入金波

王廷陳

雅飲黃

雅飲黃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熟知谷須削秩免歸再居二十餘年嗜酒縱倡樂益自放廢遠官貴人相慕好請詞者延見之多蓬髮此足不具實主禮時衣紅紵穿以騎牛跨馬嘯歌田野

聞箏

花月可憐春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舉授色歌頻變雷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

程

自邑飲

楊都統家小書求

自按梨園譜誰傳樂府記見人羞不語含笑轉身時

丘

仲安垣

本言詩卷三

大

座中有搗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

此詩

朔漠消沉漢道興瓊車宵遁土城平興隆無復殘笙譜
劈正誰知舊斧名起輦谷前駝馬迹居庸關外子規聲
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數繁絃叫白翎

王

存敬黃

贈龐生吹簫

寒星點點秋雲薄白日離離映寥廓哀商怨徵動高堂
想見梧桐滿城落青年白晷吹者誰龐子風流妙音樂
自從五月來長安久別吳湘舊江閣吳湘江上曾一吹
江水江煙青漠漠孤舟發婦不得眠四顧長風起蕭索

紅塵向來聽者稀鳳喉龍吟如扁輪秋來見月苦思歸
不覺悲涼指間作此曲本自仙家傳掠舟曾送西飛鶴
燈昏夜靜初聽時小雨先來洗城郭明朝却上東坡船
此地憶君成寂寞縱有新聲何處聽蘆花月暗楓橋泊

王維楨

允寧華州人

孝烈皇后挽歌

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游知跨鳳聖念為當熊玉
珮虛無襲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竹松詩話言御賜金葉詩世宗於熱疫以縵束帝喉未幾有張金蓮走告皇后往救遂得此嘉靖壬寅年也詔待同謀者楊玉香等一十三人悉磔之於市王亦不勝哀泣李則力言其無辜

歐大任

德人

本言詩卷三

上

伏日同文壽丞徐子與顧汝和飲袁魯望齋中

聽謳者楊清歌

蒲萄綠酒黃金卮吳歎越歌多妙詞歌喉復見薛車子
曲譜似傳楊叛兒絕代佳人不易得楚妃堂上無顏色
慣邀文顧兩才人頗驕天目山中客客去南皮滄海陰
浮瓜沉李共誰吟他時莫憶袁郎詠妒殺尊前白雪音

趙

金

聞箏

誰把銀箏撥曉寒隨風飛入畫欄干一窓新月人何處
獨院疎燈夜欲殘遠客不堪愁裏聽輕聲偏向醉中看
無端喚起雲山夢直渡滄江鴈落灘

姚

谷

舜咨無錫人
有潛坤集

西樓席上聽梨園琵琶戲贈

少年文彩復風流
適意湖山竟日留
老去不忘歌舞興
琵琶猶載木蘭舟

本事詩卷三終

本事詩卷三

千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四

楊 慎

韓邦靖

常 倫

李開先

皇甫汸

侯一元

謝 榛

許邦才

王世貞

李攀龍

附註

朱曰藩

何良俊

屠 隆

附註

顧 璘

二百詩卷四

栗應宏

黃姬水

張獻翼

王 問

附註

彭 年

王嗣京

盛時泰

岳 岱

王穉登

梅蕃祚

王 醇

姚 旅

陳玄肩

鈕仲玉

本事詩卷四

前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桐鄉 汪肯堂 重校刊

楊 慎

用修升菴

贈筆人

綺筵離組換新聲博取瓊花出玉英肯信博陵崔十四

平生願作樂中箏

玄的檀痕畫未成翔鸞屏裏鬬輕盈羅虬若向今宵見

不比紅兒比玉英

二百詩卷四

青蛉行寄內

青蛉絕塞怨離居金雁橋頭幾歲除易求海上瓊枝樹

難得閨中錦字書

用修夫人黃氏有才情用修久戍滇中夫人寄詩云雁雁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郎三春花柳妾薄命六朝風煙君斷腸日歸月歸秋葉落其雨其雨然朝陽相聞空有力環約何日金鴛下夜郎又黃鸝兒一曲云積雨飄零寒見繁花落樹殘花空滿眼雲山幾處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即用修所語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書也讀者傷之

聽歌

彩雲天外駐行盃明月樓前引上才紅顏綻時銀燭爛翠眉低處玉山頽飄飄俠客遊燕市窈窕仙娥下楚臺千載玉郎風韻在倩君重唱夕陽開

竹枝詞

紅妝女伴碧江濱，蓮草花簪茜草裙。西舍東鄰同夜燭，吹笙打鼓賽朝雲。

漢海曲

沙金海貝出西荒，松竹檀華貢上方。香氣渡河來佛子，白狼槃木拜夷王。

蘋香波暖泛雲津，漁樵樵歌曲水濱。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

海濱龍沛趁春畲，江曲魚村弄晚霞。孔雀行穿鸚鵡樹，錦鸞飛豕杜鵑花。

貴州諷咏

綺繒繚纈作難題，鉞距穿鞋學馬蹄。清曉樵斤探虎穴，

不言詩卷四

二

黃昏汲水下猿梯

韓邦靖

長安宮女行

長安城頭夜二鼓，力士敲門稱太府。為道君王巡幸勞，選取嬌娥看歌舞。應酬未得話從容，塔除早已人三五。倉皇便欲將我行，那肯相畱到天曙。昔嬌癡在母傍，黃昏不敢出前房。如今却向何處去，似墮淵海身茫茫。四更未絕五更連，父母相隨太府前。俄頃回頭同伴至，亦有爺娘各慘然。雖同閭里不曾親，那得相逢及此辰。清淚俱含未妝面，愁魂不附欲傾身。天明却轉雙輪疾，送我城東坐官室。生來雖在咸陽城，目中誰識京兆驛。

已看閨閣隔重天，乍度朝昏似千日。中有數人不甚愁，問之乃是勾欄流。平生詭浪輕去住，却說能觀五鳳樓。望承恩寵心雖別，思到家鄉淚亦流。纔言欲去去何忙，翠幃油車已道傍。少小生離還死別，傍人見我空徬徨。嬌憐姊妹不得訣，父母送我泣水陽。相看痛哭各舍去，此時欲斷那有腸。城裏家家錦繡深，我輩姿容豈獨妍。東家有女如花萼，旦入黃金名已落。西家有女如玉瑩，夜剪烏雲晨不行。我輩無錢兄弟劣，坐使芳年成訣別。渡河渡渭還渡汾，千山歷盡雪紛紛。江流山館猿常哭，葉落郵亭雁屢聞。自從墮地誰窺戶，此際無家却望雲。迢迢千里歲還窮，大同才得到行宮。常言朝見何曾見，

不言詩卷四

三

漢院蕭蕭盡日封，當今天子說神武。時向三邊乘六龍，近時雙蹕駐榆塞。不知何日來雲中，轉眼還成正月末。忽然大駕還沙漠，見說天壇禮未修。還兼太廟春當禴，京師暫欲駐鸞旂。屬車還載蛾眉歸，却向豹房三四月。欲近龍顏真是稀，宮中景色誰曾見。宮外楊花徒撲面，鸞駕常操內教場。何曾湯火試紅妝，茶飯每排新寺裏。不用明眸兼皓齒，空有娼家色藝高。隨人望幸亦徒勞，宮花枉自羞妝面。御柳何人鬪舞腰，君王不御人轉賤。盡日誰來問漢院，日給行糧米半升。大宮空有珍羞饌，旁人見我入天閨。謂我將承帝主恩，豈知流落還愁恨。榮寵何曾但淚痕，妾家雖貧未甚貧。絲麻布帛亦遮身，

有時亦繡鴛鴦枕翠線金針度一春一春鸞鏡不停妝
機杼言忙苦不忙寒食清明邀等伴銀釵羅髻亦風光
父母如同掌上珠去年才許城東夫乘龍跨鳳雖未必
並宿雙棲亦不孤百年光景誰曾見一旦榮華土不如
當時同輩聞我說珠淚人人落雙頰亦有因緣與恩愛
誰無父母同家業可憐拋却入君門九夏三秋那可言
風雨院淡同白晝星河樓淺共黃昏我曹豈是無傾國
聞道君王不重色宮禁幽淡誰不知踪跡民間頗堪測
漢家多欲稱武皇玄宗好色聞李唐衛氏門前誇揖客
楊釗海內無三郎主上今來十四年劉瑾朱寧並擅權
逞時勢焰東廠盛近日威名遊擊偏丘張谷馬紛紛出

六言詩卷四

四

那有皇親得向前又聞親受于永戒大輩不御思長年
更寵番僧取活佛侶欲清淨超西天君王賤色分明是
那用當時詔旨傳當時陝西有廖大此事恐是茲人專
滔天罪惡思固寵逢迎却乃進嬋娟去年毡帳云欽取
狗馬年來俱奉旨何曾竟有君王詔此曹播弄常如此
自從陝西有斯人災禍年來何太頻閭里已教徒赤壁
閨闈還遣閉青春青春淪落不須論別有淒涼難具陳
同來女伴原不少一半已爲泉下塵妾身雖在那常在
溝渠會見骨如銀誰家願作朝天戶此世空爲墮地人
中朝高官氣如虎朝廷有闕爭拾補近時叩關諫南巡
何不上書放宮女先朝罷殉有故事萬一官家肯相許

常

倫明卿

按汝慶此詩錄正德時詔選宮人也陳寧詩話云其時是武宗人選民家女
時羅中有語云聞倚雕欄強笑歌謠無力怯宮風此詩實錄其時選民家女
新愁上翠蛾而過玉階天色沈沈風吹金鎖聲知宮中不復有紅粉只恐
情奈若何汝慶舉正德三年進士爲工部郎中後官至御史大夫其詩
家居八年起山西布政司參議嘉靖二年卒
三十六卒宮人張氏之詩惜不令汝慶見也

聽姬人彈琵琶

崇史曰常爲大理評事時過僧家宿至日高徐起赴朝參長吏河之
日故時從燕姬飲不欲居薄耳遂中考功法罷去其姬情聲自奏

紅袖揮金撥朱絃繫玉肩團圓懷夜月幽咽瀉春泉白
雪調終宴青雲過遠天悠悠時斷續引恨似當年

李開先

伯華章
丘人

崇史曰伯華歸田後多買歌童舞女徵歌度曲爲新
聲小令揚聲低唱嘗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

范張二姬彈箏

六言詩卷四

五

按范張二姬伯華家伎也張二本村家女歸伯華年十八死殯於園
中伯華有過張二姬詩曰從邊遠處言猶在園上春雲曾未減幾欲
臨風歌楚些香魂杳杳不堪招又憶張二句云獨
物傷情變淡蕩餘香猶染舊紗裙尤情至可誦

養小雙鬟搗箏特入玄雁排金粟柱鶴吸紫絲絃誤
免周郎顧音由秦女傳席前看指撥纖手更堪憐

元夕邀客賞燈兼聽箏笛二樂

上元又是新年節狂客高歌醉不休橘酒生春連百爵
蓮燈照夜足千篝風前鐵笛驚三弄月底銀箏試一搗
聽得落梅兼出塞居人自是不關愁

皇甫汈

子旼長
洲人有司勳集

寄侍兒

遇花思舞夜觀柳憶嬋時可道錢江上行雲有夢知

侯一元 齊東野語

朱射陂閨人限韻 嘉靖戊午南都諸公同和詩字限韻朱射陂

芳樹好藏鶯
爲一時賞笑

淮南遠樹江南信玉筍先隨玉管揮一病經春殘荳蔻
亂紅如雨悵芳菲光同滿月疑星入暈學丹霞有鷺飛
帳殿却愁生會面煩君猶辯是耶非

謝榛 茂秦臨清人

五史曰趙王雅愛秦詩從王客都者皆得什伎詞十策命至琵琶鼓實扣度而歌之爲層公西冬茂秦從關中還過魏晉書曰王王受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趙瑟以詠琵琶之至復上東之詞奏瑟方一調茂秦傾聽未散發言王曰此北地所無新板詞也詩其意不識其人可乎命指妓撥琵琶出拜光華則人雖北地而竟有板下聲茂秦謝曰此山人郭德之部安足誇王宮王哉請更製新詩以備房中之奏王曰否其茂秦老不勝酒醉臥山亭王命姬以紙代書以之於明日上新竹枝十四閱姬按而讀之不夫豪髮元夕便殿奏伎酒闌送客即盛禮而歸曹干郎金茂秦遂以避燕趙間通

本事詩卷四

六

別調曲代贈所知

家住鄴城門向西青樓上與鄴城齊郎行好記門前柳
春夢南來路不迷
離筵易醉夜將分趙舞燈前猶向君從此腰肢瘦無力
牀頭閒殺藕絲裙
木落天寒郎欲行樽前離怨一鳴筆燕姬纖手調新曲
不是西樓今夜聲

許邦才 殿縣人

漁洋山人題謝四清集云鄴下風流古所稱梁園詞賦有光相王一去賈姬天下何人重布和

秋夕傷筆妓

鈿箏銀甲芳春後珠笈金釵明月前誰使燭灰香燼後
却聽風葉墮霜天

楊娥歌

風卷秋聲不敢過月波凝在碧天阿那知千載韓娥後
又有楊娥一曲歌

王世貞 元美鳳洲太倉人

和王百穀懷出妾

百穀有妾名青琴以歸姑出之一日妾遺素腕傍句云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王爲之感懷賦無題八章託老嫗寄之而妾已自縊矣

本事詩卷四

七

離懷黯黯未分明祇憶郎君一句清妾與書生俱薄命

花隨春帝不長情愁回樊素行時首枉却紅兒死後名

誰道兩坊三百步陽關分作斷腸聲 百穀有句云書生薄命元同如爲表少傳所稱

附 王百穀寄妾無題詩

十七梳頭綠髻斜生來宋玉是鄰家短牆不礙黃鸝

過疎箔難教粉蝶遮杜牧重來看結子劉郎前度見

栽花何人得似江州客白髮青衫聽琵琶

芙蓉江上露淒淒楊柳樓前月影底燕入朱門藏不

見馬過花巷聽還嘶藕絲無力終愁斷萍葉隨流未

肯齊信有銀河千萬里人間隔斷路東西

玉釵中斷兩鴛鴦繡枕平分半海棠戲擲櫻桃奩尚

在學吹楊柳笛還藏紅顏夢裏將爲石青髻愁中易

作霜錦字消磨鴻雁絕門前咫尺是衡陽

昔日吹簫鳳下來如今鳳去只荒臺
劔分安得重歸
匝水覆難教再上杯倩酒禁愁何日醉待花消恨幾
時閒無情最是窗間雨吹入空牀長綠苔

舊時門巷草蕭蕭月色江聲共寂寥
眉黛盡從啼處
損鬢霜留待見時消形骸太瘦可山竹信誓無端異
海潮望盡南船渾怕問一回無語一無聊

河邊七夕會牽牛一點紅妝不耐秋
日日題詩俱是
淚重重見面只含羞虬髯傳裏尋紅拂鳳曲聲中嘆
白頭一自斷魂無處覓十年王粲不登樓

自從抱瑟入朱門新寵安能識舊恩
明裏開顏暗流
淚面前行樂背消魂梅花見說渾無色鸚鵡傳來不
肯言知在閨中第幾曲青天何處覓崑崙

一朶千金泣露斜簾櫳難護難遮吳王城上同看
月伍相江邊獨浣紗楊柳名為離別樹芙蓉號作斷
腸花舊時鄰舍皆新主莫認牆東是宋家

李攀龍于清原城人

戲呈郭子坤

家有秦臺女青雲路不遙但愁明月夜天上喚吹簫
丹竈幾時閒妝成倚鏡臺不須嘆藥本是月中來

和許長史筆伎篇

君不聞秦箏多慢聲平臺女兒新長成
家本邯鄲行步

好生年十三指爪清安得此雙弦索手那能獨酌高陽
酒正值傾囊無俸錢將來換馬還肯否自從解贈同心
結不惜樽前香腕折幾回玉柱鴈池飛春愁散作梁園
雪合就羅敷陌上桑含顰一轉發中堂遙知華髮王門
客縱是風流也斷腸

為殿卿悼公

歌梁塵未斷舞袖影方閒落月窺珠鏡青春暗玉顏
為雲歸峽裏竊藥去人間安得招魂術姍姍步幄還

遣侍兒

孔雀雙飛織素年蛾眉宛轉使君前桃花流水人間去
何處春光不可憐

朱曰藩

本事詩卷四

元

滇南七夕歌

余遊滇南見其土風每歲七夕前半月人家
女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水花
果為供連臂踏歌乞巧于天孫暇日採其意

為滇南七夕歌

一宵爭抵一年長猶度金針到繡牀天下真成長會合
昆明池上兩鴛鴦

綵袖飛來山上山小樓金馬墮雲鬟奈花滿地無人掃
二十年前菩薩蠻

何良俊

元韻華字人

元明為南士餘飲此小詩許有佳句自是此詩之冠也
詩可勝共三味實詩曰依舊好風涼只多紅袖青山與致如此

春日花前聽李節筆歌作

竹地詩話云元明早歲入南都道經東陽橋每夜無眠用數
竹簾以障其目其時有南都名士過其門者必至其室而聽之
其詩多清苦之句如中人所共知者如李節筆等歌七言詩如
數行第一二詩云云

瘦為反難病客身黃瘦猶小病花前莫道清樽歌
頭上忘添白髮新銀釵已老身外事當歌且惜眼中人
秦淮花月如天上幾欲乘槎一問津

乙卯八月余簞客青溪之上王質山贈李節二
絕句次其韻

虛館鳴筆秋正清停絃掩抑最關情當年愛殺桓司馬
賞會由來是此聲

八言詩卷四

十

哀音裊裊出重幃羈客僊僊思欲飛絃滑酒香花正好
不驛雲落夜沾衣

研山中翰許歌者李生名香久不見至戲書

新聲宛轉動梁塵歌罷誰云不斷魂一片好香消不得
明珠十斛為何人

盛仲文諸公倡和詩

東坡曰微分李節筆詩何元明品為第一
盛仲文有元明席上聽筆詩諸公皆和之

酒清香露夜搗箏絃上涼生六月水但許風流擅南
館不教飛夢遶西陵

冷冷寒玉瀉秦箏片片清聲似斷冰一曲渾疑李憑
在不知秋旅是金陵

文休承和

披帷月底理鳴箏哀調澄于鏡裏冰試使楚王聞一
曲可憐應不是安陵

張耒題和

月照高樓彈玉箏冷冷飛飛峽瀉寒冰羈人一聽陽關
曲不異秋風客秣陵

黃龜生和

春日皇甫司勳見過小鬟以箏琶佐觴司
勳為賦三首

燈下曾觀舞麗華小庭下夜流箏琶近來此樂無人解
獨有牛家與白家

白蓮傳記牛家善箏
京上白蓮之作

歌珠歷落本清圓更遣流泉繞指絃好取使君畱一顧
故將誤曲唱當筵

簾同夏夏真成陋牀類楊花亦太寒不是窈窕容絕世

本言詩卷四

二

何妨日日借人看夏夏在莊園會客數十人無不投箸空歸客至常隔簾
湯公贈之詩有云
木牀坐調曲之句

司勳三絕按皇甫司勳名大年字旼唐詩進士
歷任中書侍郎後密司會東官司勳集

房中樂自舊京傳促柱輕調慢拂絃曲罷周郎那得
顧但聞清響落燈前

紅妝喚出夜畱歡翠袖因沾細雨寒為謝喬家無惡
客不妨歌舞借人看

三月鶯花樂事新更憐羅綺坐生春當杯入手休辭
飲祇恐夫君怒美人

屠隆

長安縣人

化女湘靈為祥雲洞侍香僊子志喜

屠隆女湘靈
名曉恐為士人

黃振古妻李氏子金振舉國沈君與文字七襄而人皆能誦湘靈既嫁時與七襄偕和長卿夫人亦詩篇什長卿有時示封胡與退求婦德愛篇章但有國書無針黹又云仙鶴相傳西園結伴行分題花共笑錦句先發一時美談也其婿庚子冬上襄陽未幾湘靈亦卒兩家棄其詩曰湘靈亦長卿故好采芝歸空寂寂自詠出世夫人孫某相携北顧轉悲思子長卿舊信之其化女湘靈為梓潼洞主待香仙云亦此傳所傳也載列朝詩集

冉冉鳳車駕綠虹只聞耳畔响罡風人間那識祥雲洞幸有天邊鶴使通

德宮玉瑤酌流霞千歲冰桃四照花蜚解虛皇金冊召不將清淚送驛車

只道埋香事可憐誰知獨鶴控遙天上元垂髮麻姑爪宿世元來骨是仙

手啓琅函喜欲狂東來消息大非常偶然題作畱香草

洞府新銜號侍香

西王案下舊瓊華宅在清都第幾家好寄雲箋慰慈母日從溪口認胡麻

阿翁學道已多年翻使湘靈先著鞭為種絳桃三萬樹還予早晚洞門前

恭送曇陽大師

西池南嶽坐相邀髮髯煙中白玉橋手炙鵝笙踏雲路靈音一半入瓊簫

王母行宮列宿分九微燈艷紫元君玉樓金闕非人世空水茫茫載白雲

顧璣華玉吳縣人徙居金陵以治進士官尚書

樂史曰東坡晚歲家長安學琵琶得恩固治率合數十間以待四方之客客至如錫令籍樂器連夜演戲無倦色即寸長曲必與周旋妙曲盡而後去每張紙必用教坊樂工以筆琶佐讀最喜小樂工唱板黃諸客已將南吟詩所謂消得場即一曲歌者也

武皇南巡舊京歌按武宗南巡以樂工戚賢輩自隨備管絃金殿有徐善仙者能譜新曲上亦愛幸故東

白髮梨園老樂師錦宵花帽對彈絲行宮只奏中和調解厭南朝玉樹詞

麗卿宅觀燈席上賦

美酒華燈樂此宵詞人高會慶清朝條風累日春初動明月千門雪半消未許峭寒欺鶴氅且傳新曲度鸞簫

江南舊侶依稀在羅綺塵香十二橋

栗應宏道父嘉安人

不言詩卷四

吳姬行

吳姬十五遊燕趙少小離家那得知歌向尊前將進酒低回却憶採蓮時

黃姬水津父長洲人

聽查八十彈琵琶歌

查晉應詔教內人晚年流落江湖人多題贈有開元賀老之感休寧吳山人時中贈詩曰新聲不及舊輪囷空發反絃絳錦綉向月明彈一曲白頭雙淚落秋渚一時稱之

壽州鍾郎善琵琶國工斂手咸咨嗟阮失絕藝那能續不惜千金傳一曲八十從師廬子城五年技盡六彈成抑揚按捺擅奇妙從此人稱第一聲今年客自郢門還瑤枝手把來蘿關江湖聞名二十載相逢兩髯風塵斑

據牀拂袖奮逸響叩商激羽高梁上聯綿曲折抽芳緒
悽鏘蹇切生孤愴欲舒逸氣更促柱切切嘈嘈作人語
炎天冽冽滿屋霜白日颼颼半窗雨雲停霧結池波搖
木葉戚戚鳥翔舞迴颼驚電指下翻三峽到注黃河奔
塵沙黯黯吹落月千山萬騎夜不發調本絃執太苦酸
相思馬上聞隴寒從來慷慨易成泣况復秦聲向客彈

贈歌者李郎

絃上歌珠字字清乍歡還怨不勝情當筵醉殺新豐客
十四樓中第一聲

代賽玉寄沈太玄

去年今日花前別腸斷陽關一曲歌誰解相思情更苦

朱事詩卷四

一四

思君淚比別君多

張獻翼

勿于吳縣人

竹垞詩話云勿于早擅才名見賞于之後仲請書上方山治平寺中多所考
正不失為儒生後乃狂易自肆與所善張孝資檢點故籍刺取古人越禮任
誕之事排目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為倡倡或歌或哭或索衣袂或白足行
乞孝資生日自為尺勿于率子弟總麻環哭上食談真孝資坐而饗之翼日
行卒哭禮設妓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又有劉舍與無衣歌者俄而病卒
勿于持絮酒就其喪所哭之以詩復令會鄉所相與哭為尺仍設雙僮夾侍
使俗人奉耗焉再作長歌辭焉其放浪如此

劉會卿病中典衣買歌者因持絮酒就其喪所

言之

昨日經過歡燕時滿堂歌舞金屈卮日日斜舞長袖
夜夜夜夜歌接羅今日歡情猶未足多難絮酒還來續
前歲難善歌善歌善哭一生一死復一杯或歌或泣

還成曲座上多白雲門前總流水人琴嘆俱亡風流渾
不死十千五千未滿杯三弦四弦已盈耳佳壻佳兒總
帳前故人故燕帷堂裏山陽笛伯牙琴至今千載為知
音平生尊酒若常在生死交情淡不淡

奏琵琶而樂

昨日經過舊堂宿今日經過舊堂哭交情今日盡凋殘
草堂自此成幽獨追憶平生顏死然在心目炙鷄絮酒
去復來素車白馬情未足君不見古人祭天亦有尸迎
尸今日迎吳姬吳姬舊為門下客曾問今宵是何夕今
日寓其神棲其魄笑語若平生歡宴未終畢坐上坐身

朱事詩卷四

一五

外身此時此際相主賓存沒幾時分兩地賓主何曾是
兩人誰謂君不起音容忽憑几吳姬代君飲吳姬代君
語誰云君不知對酒君不辭誰言君不見肝腸在顏面
兩兩為芻靈侍立何亭亭不知向秀思舊賦不為庾信
思舊銘中郎虎賁意有託不知為蝴蝶今為蟬蛩一杯
酌先酒二杯獻吾友三杯且共斟停雲在郊數前緩聲
連後緩聲大垂手兼小垂手一彈遽沉吟再彈愴已深
三弄猶自可四奏傷知音君再生吾未死相看半死生
何處分悲喜一聲薤露襍吳歎一唱陽關入蒿里思其
人到其堂依然其處在誰謂其人凶予嘗忤流俗君偏
嗜菖歎今日吳姬為主人朝雲朝露迫我身不及黃泉

能使新聲入舊詞秋風江上夕陽時曉來定有花含淚
莫向尊前唱柳枝

王穉登

伯敬吳郡人

馬湘蘭輓歌詞

周鼎圖書影以馬湘蘭詩云自君之出知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也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春猶嫩流水春殘閣下樓算得石樺新樣不教人見玉雙鈴按馬湘蘭名年其小字月嬌以善畫蘭故有湘蘭之稱所居在秦淮勝處萬曆中伯敬上金陵往蘇州置酒為歡燕飲累月歌舞達旦為金蘭勝事歸未幾而病燃燈禮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有詩二卷伯敬為之序至今詞客過舊院者皆為詩弔之

歌舞當年第一流姓名贏得滿青樓多情未了身先死
化作芙蓉也竝頭

石樺裙子是新裁疊在空箱恐作灰帶上琵琶絃不繫

太事詩卷四

一六

長干寺裏施僧來

不待心挑與目招一生辜負可憐宵祇堪罰作銀河鵲

歲歲年年只駕橋

舞罷歌扇本前因繡佛長齋是後身不逐西池王母去

定隨南岳魏夫人

水流花謝斷人腸一基金釵土盡香到底因緣終未絕

他生還許嫁王昌

紅箋新劈似輕霞小字蠅頭密又斜開篋不禁沾臆淚

非關老眼欲生花

聽查八十彈琵琶

查翁琵琶天下聞奇妙不數康崑崙六月虛堂發清響

泉鳴木落浮雲昏人言琵琶出胡俗君今彈之憂哀玉

邊兩夜裂交河水朔風秋折穹廬竹松漠呼鷹雪未乾

混同吹角波新綠繁聲亂指隔屋聽賀蘭秋高山霧青

冒頓按歌嬌學鳥燕支奏樂碎如星蕭蕭楊柳落羌管

滴滴蒲桃瀉玉瓶有時閑緩未促柱谷幽人寂風冷冷

我聞桑門段和尚此技從來稱絕倡寥曠代法不傳

清江白月空惆悵紅簫玉笛清可憐君言聽之如蜩蟬

十二廬陽遇鐘二尋師不惜黃金錢藝成彈向錦筵上

商哀羽裂悲青天長安繡陌知名遍春風夜醉芙蓉院

翠黛人人乞譜傳朱門日日開尊讌司馬青衫淚泣珠

明君紫塞沙吹面秋色侵衣鐵撥消寒煙濕指檀槽變

太事詩卷四

一六

古來能事惟貴精一藝可以垂芳名山陽三弄桓伊笛

緱嶺千年子晉笙君今此曲掩前古恍惚變化真希聲

余也江湖好奇士扶策走馬咸陽京正逢天子射蛟日

奇文落落無所成學書學劍白日暮短裘高帽吳王城

願從君受調指法燒燈夜讀琵琶行

梅蕃祚

子馬宣城人

寄馬湘君

泥濘十月下雙魚傳得金陵一紙書馬角未寒盟語後

蠅頭猶濕淚痕餘夢中暮雨題難就鏡裏春山畫不如

紅杏碧桃千萬樹待儂花下七香車

王醇

先民揚州人

題馬湘蘭所畫蘭竹卷

寒暎秋芳數枝玉冰綃宛是湘江曲能使湘靈愴別魂
瑤瑟冷冷怨秋綠霓裳奔月畱難住錦衾紅燭生愁緒
墨花化作秦淮雲猶向妝樓日來去

姚旅園客菴田人

過馬湘蘭故居

曲榭殘煙裏佳人昔此居花猶籠錦瑟苔自繡帷車女
俠名徒在江神佩已虛銷愁不道酒畱恨若教除酒是清愁物能

消幾箇時此湘蘭名句也

陳玄脣叔嗣江寧人

弔馬湘蘭廢居

本言許表

干

樹結寒陰鳥自啼青樓閒鎖板橋西紗窗色改粘蠅
繡戶香消冷麝臍零雨殘雲春夢斷落花荒蘚夕陽低
芳名猶在風流盡煙水年年繞大堤

按金陵有十二名姬而當時所傳文采風流以女俠自命者惟湘蘭最著非所謂青蓮亭裏能自拔于淤泥者耶

鈕仲玉貞父吳江人號五浮山人

與吳將軍繼美攜妓登虎丘

海月向層臺山光覆酒盃纖腰對花舞橫吹過雲哀錦
席香風暖羅屏綉壁迴中宵天宇淨萬里紫霞開

本事詩卷四終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五

田藝衡

王叔承

顧養謙

沈明臣

呂時臣

顧大典

陸 溺

鄒佐卿

王伯稠

陳薦夫

林 章

徐 渭

劉望岑

丘齊雲

卓發之

附呼文如

本事詩卷五

馮 琦

范 汭

于慎行

顧斗英

錢道行

張懋儀

王 山

黃奐紀

李 蒙

劉黃裳

顧有翼

華 淑

潘之恒

徐 燭

鄒迪光

姚士粦

沈 珣

袁宏道

周應儀

周 俊

陳 鶴

程 奎

朱茂皖

吳 璵

本事詩卷五

二

本事詩卷五

前集

楓江漁父 徐鉉 編輯

桐鄉 汪肯堂 重校刊

田藝衡

子秋好酒任俠善爲南曲小令衣綠衣挾雙鬟遊湖上逢好友則令小鬟進酒酒盡偕內子遊山且休不得巾車覓一驢共跨入城岸然不顧

西湖題小桃王氏別業

柳外朱樓綵霞阿誰湖上浣春紗
西人乳燕初鳴子
映面天桃恰試花
試一輕薄未應來鄴下呢喃多是怨王家東風頻駐青驄馬無那橋西酒旆斜

觀舞短效示座客

不宮詩卷五

太平多妙劇走索著西京
舞閣初翔鳳歌場乍轉鶯
彩繩凌漢架美女步虛行
獨立停鸞穩雙飛去燕輕
倒垂身若墮偃臥體無傾
似蝶和花落如猿得樹爭
却馳人豈敢交度衆咸驚
麗日行邊近祥雲到處迎
非煙新得號迴雪舊知名
整袂應忘倦扶鬟更有情
冶容因笑發態態爲酣生
神雨沾衣濕仙霞映臉明
渾疑天上降須向掌中擎
楚客如相見何能憚絕纓

秋夜聽張嬌彈琴

趙瑟秦箏樂已耽阿嬌一曲解沈酣
都將白雪心中事寫作清風指下談
寒鴈不來秋七八湘簾半捲月西南
知音爲爾渾無賴落盡庭花思正憨

美人如蓮花北鋌歌

唐有田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鋌歌
岑嘉州所云世人有眼應未見諸客見之驚且歎者是

也偶觀胡旋率爾吳歎

長竿大孃昔曾覩屈柘女兒何足數
鴛鴦蜀錦匝地鋪試看蓮花北鋌舞
美人顏色本蓮花倒影清溪蕩彩霞
飛珮筵中疑雪轉擎身掌上畏風斜
大垂小垂宛鴻鵠東旋西旋羞鸛鵒
不獨似似貫珠卻訝仙蹤成弄玉
貫珠弄玉兩嬋娟繡轡凌波步步蓮
荆玉反腰殊入畫陽阿蹀足最堪憐
羽衣乍駕丹丘鶴鵲索仍催白翎雀
秋風江上采芙蓉曉露階前翻芍藥
芍藥芙蓉本竝頭

本宮詩卷五

二

鵲鵲鵲不單遊公孫渾脫露生劍
王母山香雪滿樓翠翹狼藉裙牙綳
玄鬢髻鬆眼光溜上客無辭一夕歡
主翁更進千年壽忽然入亂月明低
羌筵胡笳漢馬嘶寶鼎煙消銀燭冷
半醉不醉能癡迷吾家使君有此樂
詩人未見徒驚愕三千珠履不如卿
對卿但惜蓮花落

西王母宴羣仙舞山香一曲未終百花盡落蓮花落者元樂府名

席中途故顧閑老家侍兒

幾年流落在錢塘半面琵琶淚兩行
妝閣不聞鸚鵡喚舞裙猶帶鷓鴣香
翠屏珠戶生前隔柳葉桃根恨最長
我亦近來飄泊甚醉中爲爾一沾裳

柳毅井

堯山堂外紀曰：岳東山有井，深幾世，可為神驗。其井中有一神，司冥君歸柳毅事，嘉祥中，田子龍同友人遊洞，見此井，酒酣，吟一絕句。時林月新，明隱隱見一美人，若隔煙霧，遙和云：「橘花如雪晚風涼，遙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吟罷，忽不見。明日掘地，得一石，碑題：「日龍井，因建祠其上。」

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汲千尺輓轡懸。

王叔承

承父宦崑崙吳江人
承父入燕，縱觀西北，南內之勝，作漢宮數十曲，流傳禁中。其卒章云：「梨園歌斷，萬花如風雨，寒鈴憶舊聲，怪得人間傳秘曲。」江南春老，李龜年時，避洞庭，倚酒歌之。

鐵笛歌 有序

陳生楫家本武昌始祖，以開國功官海上。祖有鐵笛名鐵龍，失之，且二百年矣。有客自海

上持來解裘贖之，制古聲，列因沽酒弄梅花。

調余歌焉

武昌老笛名鐵龍，洪武之間來浙東。江湖萬里忽相失，當時哭死陳家翁。流落人間二百秋，蒼龍化去青天愁。子孫累世覓宗器，漢家寶劍周天球。或言橋李豪家得，夜夜龍光射南極。十年空費陳生心，購問慙無萬金直。一朝海客持相換，生脫貂裘婦釵釧。合浦重歸明月珠，精魂似識先人面。太古琅玕輕欲折，孔竅參差頭尾裂。丹砂錯落水銀花，苔痕蝕盡并鐵薄。如藤紙枯如木，燈前三弄秋聲感。萬點梅花灑席寒，夜半空山扣哀玉。羗兒虎踞鳴塞鴻，怪蛟人立吹煙竹。憶昔汝祖浮洞庭，

瀟湘片月開黃陵。純陽真人坐黃鶴，漢江綠酒傾瑤瓶。飄然將笛下東海，鐵龍聲斷江風腥。汝今與笛竟何適？楚水吳山愁客星。汝祖從戰都陽，潰佩刀曾佐高皇勳。歎汝飄零把孤笛，丹青竟作曹將軍。半生我亦懷青蘋，袖來不用生龍鱗。不如黃鶴樓前換酒聽，吹笛與君醉殺湘江春。

有調

相思迴夢入青扉，隔夜紅綃月色微。巫峽行雲含雨出，章臺折柳帶春歸。顰開鏡裏新沾黛，笑拂牀頭舊舞衣。怪得鶯鶯憔悴死，鴛鴦花下又雙飛。

茗川席上戲贈晉陵朱說書

本集詩卷五

君不見蘇秦無賴子，開口風濤吞萬里。只為家無二頃田，播亂輒坤闢羣蟻。張儀大笑世亦傾，妻子休愁舌未死。朱生有口亦不塵，千年舊事翻為新。掀唇擊掌變態盡，能令人喜能令慍。劉項興亡在頃刻，吳來野鬼皆生人。棚頭傀儡影中戲，英雄一往誰復真？君不見羅生水滸傳，史才別逞文輝爛。草莽雄心不自成，指點星灑江漢。馬遷丘明走筆端，神機顛倒莊周幻。滑稽玩世天所真，語落蘆花秋夢斷。太史弄奇左傳浮，達人往往疑春秋。土中蠹腹難自辨，霜寒草白蟲啾啾。男兒有眼不如瞽，無端信書被書苦。秦火微茫隔荒楚，稗官國史爭頭顱。迴首黃梁猶在釜，堯囚舜篡然不然。齊東野人歷

樓頭濁酒春堪醉。還訪秦淮舊板橋。

王伯稠

世周崑山人

贈歌者

盡說青樓碧玉家。舞風歌月鬪鉛華。自從悞識櫻桃後。懶看閒門路畔花。

聽沈二彈北曲

燕歌撩亂夜絃鳴。訴盡青樓恨別情。四十年前明月夜。夢迴曾聽斷腸聲。

陳薦夫

勿溪閩縣人

破鏡行

俗與公格除新會。以黃田陳子卿贈之。官京。陳有鄰女。見而悅。愛既而歸。閩女制破鏡半規。為贈。其子卿約加樂昌。故事未幾。子卿卿而持破鏡。嗚呼。不巳。勿猶問其妻。為作破鏡行云。

本事詩卷一

七

樂昌寶鏡青銅面。閃爍光圓才一片。憶從生小遇君時。君情搖蕩妾愁癡。時時並臂迎肩立。持照青閨雙黛眉。銀箏風斷瓶入井。金縷雙鸞不交頸。空持一半表相思。南北分形更分影。妾身不及青蚨血。但使菱花空瓦裂。何因繡閣匣中銅。得似延津波下鐵。

林章

初文福清人

初文為乳山老人林茂之之次子。歲能詩。十三。書皆所求。自試萬曆元年。舉于鄉。累官。不第。傷寒。金匱。發憤。元真。先後下。步。其夫人王氏名媛。字美君。亦能詩。隔白之亂。初文請出海。用奇勸。既至。君守以時。公海寇無端。欲弄兵。滿座文武策。誰成。兄夫自有終。事志。未必中朝。許請。總多。慨激。亦也。

姊妹行

與姊別時啼。頭比姊肩低。幾年不見姊。眉與姊夫齊。春蘭秋菊各芳澤。花早花遲總堪惜。生憎一對似花人。惱殺千年花下客。花時能幾何。客恨不勝多。翻作相思樹。纏絲復繞蘿。鴛鴦宿海底。好夢落風波。空有素衫淚。雙彈向翠蛾。寂寂楊花塢。迢迢桃葉渡。長江南北頭。總是相思路。新人本非新。故人應是故。只道相憐親。上親那識相思苦。中苦憶故如望月。望圓復愁缺。憐新若轉絃。一轉一纏綿。纏綿復纏綿。見妹如姊面。年年春風時。那作雙飛燕。姊應上山采薜蘿。妹莫尊前唱鷓鴣。昨日書來無別語。為儂珍重大姨夫。

憶仲姬

本事詩卷五

八

逢時把酒對紅顏。親為拈花插翠鬟。今日登高人萬里。教伊獨上望夫山。

代妓送別

春情又為別離牽。舊恨新愁總自憐。莫問歸期何日是。安排腸斷綠窗前。

為文西寄情

教成歌舞也風流。曾學西家得似不。今日眉顰非是病。為郎鎖下一春愁。

崔季鶯

怕教雪落歌應懶。愁作雲飛舞不輕。偷向東風啼柳畔。一行花雨一聲鶯。

便覺胸懷似遠山。况是瓊枝舒上界。却教花影落人間。
從茲露壓雲橫處。認作煙姿與霧鬟。

附張一如此詩云名花在昔憶誰教。忽令濃香發玉顏。雙影夜生羅帳外。一枝曉出綉屏山。空聞秋思來何處。猶覺春風駐此間。度與江南後庭曲。遂聲應也自低鬟。

馮琦用韻北海

婉兒怨戲東敬承

昨日開金屋。君恩別處新。難將織錦意。去比浣紗人。只
自憐中婦。誰當念下陳。嫁郎何太早。不敢怨前薪。
今夕是何夕。雙星已渡河。人間愁織素。天上恨停梭。春
色簾櫳隔。秋風枕席多。恐君疑妾妬。未敢問修蛾。
見說新人好。君心豈舊懽。離愁隨月滿。信誓近秋寒。縑

八言詩卷五

十一

素寧堪問。茗華半已殘。妝成郎未起。寂寞鏡中看。
故劍誰相問。前魚祇自悲。轉因辭寵日。私憶合歡時。隔
牖歌桃葉。因風泣柳枝。啼痕還自掩。羞遣侍兒知。
不寐驚秋早。無言坐夜分。已拚成棄妾。未忍便忘君。形
影窗前月。悲歡夢裏雲。如能念疇昔。看取舊湘裙。

范洵東生島

洗妝樓歌

結樓黃山曲。不礙黃山雲。山雲吹作雨。漠漠復紛紛。紛
紛漠漠春何有。洗去梨花隔垂柳。花開花落郎未歸。樓
上美人相憶否。

干慎行無垢東

題忠順夫人畫像

天山獵罷雪漫漫。繡袂斜偎七寶鞍。半醉屠蘇雙頰冷。
桃花一片帶春寒。

按忠順夫人即世所傳三娘子也馮北海亦有題三娘子畫像云。繡袂春寒。桃花一片帶春寒。自餘白題胡舞為誰嬌。青眉已盡邊城第一。利平他今不。錦紅妝一隊陰山。亂點駝酥。醉。塞外爭傳娘子軍。邊頭不收烏孫馬。

顧斗英仲時

秦淮小姬

一片春山乍學描。纏頭初試紫霞緋。章臺無數青青柳。
最惹東風是嫩條。

錢道行叔達湖

贈姬人李五

本事詩卷五

十二

秣馬章臺下。微波驟目成。寫芳蘭葉細。流韻竹枝清。百
折心仍俠。千杯態始生。情緣久不作。茲復解憐卿。

張懋儀

贈張增波

增波名文雲間姬神情湛若秋水故又以秋水呼之

湖邊三月花如雨。樓外雙飛鶴似雲。張緒風流隄上柳。
與君那得不平分。

王山魏人

弔吳盈盈

絃絕秦箏鏡任塵。細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艷埋香土。
萬顆珍珠滴綉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
漢皇甲帳當年意。縱有芳魂不似真。

黃真紀

旅舍村醪未忍傾。愁聲相伴砌蛩聲。不知翠閣清歌處。
可有人來夜喚名。

按崔嵬大小字如兒肥之者目曰肥然室中有幻影閣騎鶴所容凡庭柳扶疎歸翁面壁皆從壁間不遺毫末書大有別裁乃能讀之云明也羅韓始於春馬嘶寒影似嚴曉曉時暫離室不遺鐘信暮曉飛來九月間似小春渝春花已歸歸人空樓有對長干憶想見巾中起暮懷風葉月翻秋水長橋哀怨古今歸子帶愁俱與思從此傷情中忍有半程別酒似秋水獨笑教走入夢此曲由來能解體一時瘦切半絲亦君心未去妾心行相顧無聲思渡聲別後何人照憔悴空餘明鏡解含情芙蓉輕夢薄殘絳淚關心十五夜覆水落花難再合惺忪從此味危絃畱君且住過淺其少佳懽懽

菜

子曰生子家屋好燒燬哉有詩曰文燒生衣衣難開田穀服過從與華榮
誰能女處空我待及飯而接拍父一拜三拜曰每日笑謂予于主人翁主人翁
知為生子也其大二碑定者好拜延生子曰欣然
故生歡歡竟曰昔主人疑為與女僮奴而去

戲題示優人

一自封書別建章
荷衣嘗惹蕊珠香
逢人白眼唱歌去
笑入西坡秋水長

劉黃裳

擣菹歌

余友季襲美豪蓋一世其姪多慧智襲美授以諸佛妙經蓋箭鋒機也襲美令宛平正收

即與擣菹亦游戲三昧者乎因作是歌

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倚初岸橫桃笙幔展燕寢春
試下紅衫輕一擲綠雲點點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
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電解顏抑揄笑口如飛雪
黃鸝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
風搖花片滿雕窗鬱金醺酒泛琉璃紅雲母屏前憐個
水精簾下愛雙雙一枝驪李倚銀盤纖纖新笋擊琅玕
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媚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
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竊玉符奪將梟去驚銅瓦
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眉人在章臺下擗罷么麼性轉靈
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朝天去還諷如來般若經

顧有

翼
江人

春日同潘木公飲沙來青較書齋中來青即席有作倚韻畱別

有作倚韻畱別

春日風光引興長。朝來重到莫愁堂。柳當綺閣偏多態。
花對名姝不惜香。錦瑟聲中情冉冉。綵箋句裏恨茫茫。
何須別後方追憶。只是尊前已斷腸。

華

歲聞終無

堤月聽蘇姬樓上理曲

晚妝燈火照樓新重奏妍詞唱未勻遮莫簾空扉已合
隔牆猶有聽歌人

潘之

恒景升

子詩為金波月西出各技未奏玉無美遊歌度曲去
可自學其與馬相期今世為秦淮美人者也景升西陵
葉香花空落莫莫
此詩在堂後堂中矣

聽楊生唱崑腔曲

板橋南岸柳如絲柳下誰家楊叛兒白苧尚能調魏譜
紅牙原是按梁詞兩添山翠通城染潮沒堤痕去
路疑年少近來無此曲舊時零落使人悲

武昌行爲程仲樞賦贈張卿
武昌垂柳百千行九月西風半夜霜坐覺危樓驚瓦裂
起看殘月鏡波涼和歌者謠歌折柳歸客傷心對尊酒

武昌行爲程仲樞賦贈張卿

本詩寺名

一五

蒹葭白露空江寒三十春風亦何有長歌聯臂踏銅鞮
鼓瑟湘靈處處迷月滿秦淮通楚夢片雲猶落小樓西

鑒江別羅采南

城邊垂柳拂高樓塘上荷生半沒舟雨過虛家偏好景
洗開新月曲如鉤

屈指青樓第幾家平鋪秋水帶蒹葭江南有夢隨君去
月色寒飄桂子花

徐 燭

玉主行

按清林內樹同樂
是花以終休休
勸玉主賦文
北復馬東芳草天涯
意倫

新在江片未幾林
里者而遇友也
每五三司理大
士地頃而如王
王主行云

燕山幻出蛾眉眉翠羽鳴璫金屈膝就中百萬倚門倡
苦言輕盈第一傾城少女長劉求十五妖嬈未破瓜
到處名姬羞粉黛一時佳冶避鉛華櫻唇半啓飄金縷
百媚嬌容當乍乳閒拂朱絃奏鳳凰時拋紅豆調鸚鵡
對客閒參湖上禪桃花重製蜀中箋芙蓉學繡相思枕
榆莢羞看買笑錢五陵俠客紛紅粉金求一顧
妾貌雖同解語花妾心已作沾泥絮風流聞海說林郎
年少曾登遊冶場萬金盡買纏頭錦贏得聲名過教坊
明珠欲換娉婷女金谷園中野歌舞滿眼無人荷目成

六言詩卷五

六

劉姬一見心相許結束歡然出狹邪九枝銀燭七香車
鴛鴦忽比雙飛翼菡萏俄開並蒂花珊瑚寶玦流蘇帳
蜀錦紫絲繁步障占斷春風歲復年秦箏趙瑟攜還等
可憐行樂在須臾夫婿長遊入五湖膏沐嬾施雲鬢亂
空林獨守夜燈孤春花秋月無情去誤妾佳期等閑度
婉意柔情孰與伸千愁萬恨憑誰訴明河耿耿路迢迢
望絕音書嘆寂寥紅顏每于愁處損朱顏多向暗中凋
思君不見令人老柳葉雙眉畫滿眉香魂渺渺落黃泉
玉骨疊疊瘞芳草人傳消息五湖西夫婿傷情掩面啼
碧沼游魚垂比目雕梁飛燕失雙棲哀絃聲斷絲難續
死別生離成一哭沈思無計表深情舊得連城舊時玉

磨礪朝潤復輝光賦就悲哀句短長中間自鏤芳卿字
未下金刀先斷腸錦囊裝貯殷勤記鎮日重重牢繫臂
東西南北但隨身旦夕何曾暫相棄攜向蒼梧萬里遊
逢人開取淚先流鷓鴣叫月悲長夜蛤蚧鳴風感素秋
江頭忽遇探丸客化作杜鵑歸不得黃昏野魅泣精靈
暮雨遊鱗啼怨魄玉主漂零何處歸芳魂長繞越江飛
夜臺歎恨重相見朽骨含冤事已非蒼梧司理眠官閣
忽觀仙姬來綽約含怨含顰若有詞半羞半怯如相託
索索陰風毛骨寒分明環珮響珊珊漸聽嗚咽聲初遠
起視明河滿欲殘心知非幻仍非夢定有幽魂抱淚痛
綵線縫裾獲赭衣驟看玉主神驚動由來此物屬林郎

六言詩卷二

二

刻玉題詩為悼亡珍藏久識知懷袖流落何因在異鄉
傷心細向公庭鞠舊鬼哀呼新鬼哭始覺孤身入虎牙
更悲俠骨填魚腹詎信蛟龍不忍吞隨波逐汎幾朝昏
于秋重閱曹盱事九辨難招屈子魂吁嗟此事何奇絕
名姓從茲播西粵真迴白日照重泉果有嚴霜飛六月
片玉堪將恩遇酬死生肝膽在紅樓方知白璧能伸恨
不獨青萍解報讐

鄒迪光

字吉無
錫人

行經舊院

曲房深院草萋萋不見嬌鶯樹樹啼惟有秦淮舊時月
夜深相送板橋西

沈淵淵置云金陵為作花燭詞

蘭缸四照月痕新小牕帳牙牀疊錦裯不羨鄰家金作屋
請看夫婿玉為人

姚士葵

字維海
錢人

周綺生移居

按綺生才名與余素熟由中口多微風止言論儼如士人值識
其公固有周知余也綺生受以詩法余亦遠承其傳衣起嘗有詩
云綺生才子多相見未敢人前說家為益自傷也後以屬身非偶故
衣履亦重自謹感其盛名雖寄第前所詩作小詞寓意無何慨然以
至綺生中肯乃不辭奉送報謝

古詩卷之六
周綺生之漢山夢見傳其章

籬落借春城盤紆見路生瓶花攜舊蝶鄰樹換新鶯粉
院宜妝好虛窗叶句清尋常門外草一倍攪人情

薛潤懷七夕生日

本書卷四

十

生逢烏鵲渡河秋乞巧今番免上樓莫訝眼前多俗物
天孫亦祇嫁牽牛

沈

珣

初玉吳
江人

周綺生卜居江上賦贈二絕

十里虹橋柳萬株白蘋紅葉滿清渠從今管領秋江色
總屬風流女較書

鴉黃初褪晚妝慵獨上朱樓盼遠鴻無賴秋光偏欲暮
惱人花外鯉魚風

袁宏道

中郎公
安人

傷周生

按夫人呼
妓為生

溪頭曾見浣春紗珠箔于今天一涯紫阿重遊千寶騎

青樓無復七香車美人南國空湘水處子東鄰是宋家
記得西廡香閣裏餅花長插一枝斜

小婦別詩

弱柳輕帆快送人巫山原是女兒神願隨潑火清明雨
洗却錢塘十里塵

周應儀

聞歌

桃花扇底落紛紛宛轉清歌一曲聞醉殺文園渴司馬
酒壚斜盼卓文君

周俊

蕪城對酒寄張淡雲校書

云事

十九

樓上春雲黯夕陰折花載酒偕同心芙蓉繡幄隱紅燭
美人一笑輕千金南浦別離情脈脈柳花綠亂風無力
愁來獨上廣陵城江水微茫天一色

贈張淡雲

星河淡淡夜迢迢淡院涼生動絳綃傳得揚州新樂府
倩誰人竝坐吹簫

陳鶴

海樵工吳歌越曲望歌聲無不盡極所與教坊歌妓趨燕
如弄時艸小詞可謂中作詩花美人行世日爲青樓準繩云

桃花美人行

鸞幃鴛閣戀無因珠鏡牙牀久自塵相逢柳絮心還亂
相見桃花意轉新聊作逍遙步獨立可憐春春日春花

復可憐春心飄蕩詎能前自知顏色非春色自惜今年
異昔年昔我離學柳步弱不成蓮時移玉趾謝鳳
凰行遊雙蝶宿蓬萊坐同孤月却憎圓羞家府兩
難人

程奎

此詩係程奎所撰今未詳其詳人一稿卷下易爲陳氏以色筆
四家王屋神馬謝家政上選先期發之空國作詩謝家一時爭傳謂云云

即事

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去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
不心王家入謝家

朱茂皖

云事

三

聽震澤周蘭皋清曲

落花時已過今夕得逢君不羨過年曲岐王宅裏聞
吳璣

答閩人徐蘭前寄懷

東風共閱履霜牙奉鎖重扉樹樹花自是王孫歸未得
漫隨芳草到天涯

此詩係徐蘭所撰今未詳其詳人一稿卷下易爲陳氏以色筆
四家王屋神馬謝家政上選先期發之空國作詩謝家一時爭傳謂云云

車事詩卷五終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六

湯顯祖

馮夢禎

唐時升

程嘉燧

吳 兆

吳夢陽

曹學佺

柳應芳

吳鼎芳

梅鼎祚

俞安期

林景清

王驥德

附楊玉香

葉紹袁

王彥泓

附葉小鷗

潘一桂

王 留

林子真

姚 漸

附張野嶺

夏 緇

陸 圻

董 說

劉 侗

陳洪綬

高承埏

朱茂曙

鄭 露

徐石麟

黎遂球

周立勳

劉孔和

顧 超

屠 生

小水人

無名氏

本事詩卷六

前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桐鄉 汪肯堂 重校刊

湯顯祖

附義役

義役附錄小全 禮記一世所撰牡丹亭記與西廂記連書後自題云玉茗堂劇本集於新詞傳唱世升平傷心拍過無人會自指檀痕教小伶與致可也

遙和諸郎夜過桃葉渡

湯自注云

諸公紛紛去何所隔岸焚燄高燭舉若非去挾秦家姝
定是將偷印市女一從西蜀老王孫千騎東方總不論
也乏使君手共載也無遊女解宵奔無緣此屬嗣連去

不語詩卷六

飄飄燁燁知何處翠納香奩夜著人絳蠟清笙幾回曙
當時我亦俊人羣情如秋水氣如雲有酒誰家惜酣暢
饒花是處怯離分如今兩鬢籠紗帽輕煙澹粉何曾到
眼看諸公淹夜遊心知此事從誰道衙齋獨宿清漢斜
燈影籠窗半落花拚不風流長睡去却持殘夢到他家

黎女歌

黎女豪家笄有歲如期置酒屬親至自持針筆向肌理
刺涅分明極微細側點蟲蛾摺花卉淡粟青紋遠餘地
便坐紡織黎錦單拆離吳人綵絲綴珠崖嫁娶須八月
黎人春作踏歌戲女兒競戴小花笠簪兩銀篴加雉翠
半錦短衫花襖裙白足女奴絳包髻少年男子竹弓弦

花慢纏頭東殿紫簪斜珠雙耳環纈錦垂裙赤文臂
文臂郎君綉面女竝上鞦韆兩搖曳分頭攜手簇遊
般山杏地繁華氣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許春家箭為誓
雄牛擊鼓會金釵為歡那復知年歲

柳絲樓感事

殘日西樓映粉紅
畫眉吹感柳條風
重來攀折人何處
腸斷千絲一笛中

一年春事賞心同
千里湘皋曲未終
別恨乍隨帆影去
柳條眉暈半絲風

馮夢禎

憶姬人

七言詩六

客遊數改裝
不為桃花提離舍
海畫雨夢駕法春泥芳
草遠猶綠采條近更迷
妾心寧自苦愁殺乳鶯啼

唐時升

觀妓戲作

庭院陰濃起暮煙
畫屏銀燭照嬋娟
壺觴錯落晴良夜
履舄交加任少年
自詫獨經投果後
相逢同在破瓜前
園林春晚增顏色
只為新花一樹鮮

程嘉燧

其詩皆清婉今度名括歌史一曲新人
其詩皆清婉今度名括歌史一曲新人

曲中聽黃閣琴歌

夜掃歌樓集鉤車
白頭占曲點紅牙
梁間三日餘音在

偷得新腔過我邪

曾憐古調背同時
廿載心期老曲師
為是唱情聽不得

鬢邊先著幾莖絲

歌郎酒客盡知名
畫燭紅妝作隊迎
簫竹蕭蕭香閣裏

花叢十月坐流鶯

輕染鴉黃拂舊香
驚雛巧笑闌雙彎
不知水調聲能苦

處損橫波一寸山

水上倡樓

水樹風旖旎
樓微明遠岸
濁河流也知一望堪腸斷

暮雨無人在上頭
詩自注天姥歌前有暮雨瀟瀟即不歸之句吳松杭州

也

六言詩六

雨中過侯家飲書贈陳翠

紅樓細雨燕飛斜
玉面珠簾相映遮
三月江南春色盡

却行江北見梅花

緹雲詩
朱長清曰五陽此
詩乃河東舊作

絲雲一散寂無聲
此際何人太瘦生
香縱返魂應斷續

花曾解語欠分明
白園畫識春風在
紅燭歌殘夕淚爭

從此朝朝仍暮暮
可能空逐夢中行

朝簷天外鵲來聲
夜燭花前太喜生
婪尾宴收燈放節

掃眉人到月添明
香塵灑洞歌梅合
釵影差池宿燕爭

等待揭天絲管沸
絲雲縹定不教行

夜半空階細雨聲
曉寒池面綠萍生
悠悠春思長如夢

耿耿閒愁欲到明三月天涯芳草歇一番風信落花爭
茫茫麥秀西郊道不見香車陌上行

聽曲贈趙五老

太倉人名淮字長源善醫能詩

菊花閣裏殷勤唱詩家芳藥園中仔細聞相公此後但逢歌
曲伴何曾聽罷不言君

紛紛酒事少心情只辦停盃問耳明翻恨聽時心太切
歸來摹得不多聲

酬別苗五美人廿二韻

羈客行將盡歸心看柳條殘枝今欲報解纜是明朝卷
慢牽嵐翠收琴應落潮昔逢離宴數曾負酒船邀一自
移西閣相過只北橋石城斜對戶桃葉僅容初塔美元

本言詩卷六

四

名岳孃家舊姓蕭初疑兼倚玉漸許木投瓊浪迹真逾
合幽深淡若調扶頭移短晷連臂踏波宵自玉偏從訴
蘭藏令莫驚脂香盃底度花艷濁前搖畫扇迷通小書
裙受蝶嬌絃清霜欲徹鏡瑩月難泚愁袖迎金顰妝眉
纔半描吭圓容妾顧腕弱勝郎能歷歷諧新賞情情亮
久要事過心共拆情在夢無聊合贈煩纖手分題減素
腰景窺長至通樂記小春鏡舞謝山雲騰離帆浦雪遙
吳洲重見小玄閣正寥寥苗五送別詩云蕭奇兒渠下中流可待江邊
無難更後已苗五送別詩云蕭奇兒渠下中流可待江邊
無難更後已苗五送別詩云蕭奇兒渠下中流可待江邊
無難更後已

問歌引題畫新御賜史徐四

句由以單題師為正壯年前
過金華馬山語會其樂又
十一月十三日庚子集曲中後詩為此畫詩為圖畫書引

元詞舊數窺青眼時曲新翻歌漸罕閑中著意教人難
聲外加工聽自懶曾傳點拍麤解聽江城聞罷空惺惺
似禁楚女腰肢瘦如見蕭郎眉眼青悠悠揚揚逐夢風前縷
顛落飛花水上萍別來無處向人道年少兒郎自矜好
倡樓社裏人已非吳北海
黃閣琴相國園中客俱老白頭定是
憐人濯濯新圖為誰掃況吟理曲忽沾纓憶著風流被
君惱那江舊侶來月明重向紅樓歌一聲何處老翁能
此曲霜天燭下啼新鶯囀聲自覺無橫笛放指還疑有
鳳笙渭曲灞陵渾在眼暮雨斜陽陰復晴迷樓一望無
窮處端倚愁中却盡生

吳兆

非熊休
寧人

本言詩卷六

五

非熊休
寧人
招韓劉張謝馬相諸書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輕薄之名所作關平篇頗奇
曹能始見而擊之而後流傳
却下一時溫公人上之

秦淮女兒鬪草篇

樂遊苑內花初開結綺樓前春早來春色染山還染水
春光銜柳又銜梅此時芳草萋萋長秦淮女兒多閒想
閒想玉閨開羅衣正試單芳心入戶吹帷動巧鳥當窗
攪夢殘因嬌羞長安道柳眉相綴關芳草芳草重初
齊茸茸沒馬蹄芳草遠如幕望望迷人步將綠將黃不
辨名和煙和霧那知數鳳凰臺上舊時基燕雀湖邊當
日路結伴踏春可憐花氣衣香渾作煙誰分遲遲獨
落後誰能采采不爭前嫋嫋柔間路佳期何暇顧悠悠

淮水潛遶道不遑思空生謝客西堂夢徒怨湘娥南浦
離未鳴鴉鵲先愁歌乍轉倉庚正及時正及時先愁歌
密取畏人窺疾行防薛滑入溪翠濕衣綵高香襲穠
若將何爲東蜀欲待誰苦紅猶勝綠更白却勝紫
蝶繞滿衣裳帶結帶帶豈堪垂盈船盈船羅帶飛
花隊逐對墨葉旗張花花非一色葉葉雨相當君有麻
與泉要有葛與蕭君有蕭與艾要有蕭與芷君有合歡
枝妾有相思子君有板心生妾有斷腸死麝歸若個中
翰落阿誰裏相向無言轉自愁芳桐過客忽疑秋別本
辭柯何倚記傾青委綠滿郊丘跡殘已受妍心惜縱賤

八言詩卷六

六

榕城小妓奇奇歌

奇奇十二髮垂肩腕伸膝上誰不憐鴉頭髻樣望如墮
杏子衫新紅欲然市門半面窺人慣門前潮水東西漫
阿爺歡喜阿孃嬌東家妬殺西家羨六月南風荔子紅
斜柯輕立踏如風八月西風龍眼低今年攀折與枝齊
年紀雖小齒清歷漢語吳歌聲的的劉家碧玉未須論
越客明珠應不惜借問春來幾樹花雙拋橋畔是兒家

吳夢陽
安人

金陵樂府杜秋娘宛轉新聲隱洞房林木盡飛江水咽
那教人聽不回腸

按理華堂靈光在仲嘉有七蘇姬寄此所讀詩詞客易知及後吳非熊尤早
然自劉夢元詩一出言詞華散矣今附靈光詩云夢元求夢元新結
同心不忍持山上靈華無處尋再過凌西松栢相期羅帶明小君
休繫絲眉秋風去不辭極目自憐春欲盡飛花驚草離離

贈妓

雙眉淡掃轉堪誇爲問佳人字麗華衫趁舞時嬌杏子
扇當歌處掩桃花相邀洛浦神常近一賦高唐夢不賒
笑殺蹉跎白司馬潯陽江口惱琵琶

八言詩卷六

七

陳山甫邀集楊姬華林館同賦

煙花四部舊曾題迭變新聲拍按齊聽到關情情忽忽
絳紗休妬翠眉低

曹學佺

能始具山水勝情家有石舍園水不清華宮別墅後吳文德
彷彿金州東橋程孟陽愛其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伴

催妝爲韓求仲賦

妾家住在長干里歲歲春光黯自悲若使遠山秋入畫
相逢不待踏青時

荔枝紅

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
荔枝紅猶翠中以桐柳行聘也
嬌羞十五閉房櫳風雨無端如守宮玉鏡臺前倚惆悵

郎家不送荔枝紅

即席贈黃姬

座客如雲待舉杯香車門外屢相催非關故意梳妝緩
自昔佳人與夜來

柳應芳

戲贈楊二病起

習知春病起閉閣憐王。小愈雖憐妾長顰不怨即絃
疑新製曲衣識舊薰香旦夕猶宜慎空牀夢亦防

王光祿家屏後琵琶短歌

十二金屏逐面遮雙鬟背倚彈琵琶六么絃急聲聲按
桃葉桃根舊一宋曲罷屏開但香露餘音空繞珊瑚樹
中年魂夢不驚飛離月巫雲引歸路

十三夜譙馬姬館

芳宴天涯集紛如窺月來回身迎夜燭連手逐春杯緩
無聲中柳新妝屋裏梅停絃將送態猶畏上聲催

戲曲戲束茅止生

幾處宛轉芙蓉簇對列鴛鴦三十六東風著意渡江來
紅芳難留春水綠樓頭何處得春先非霧非煙俱可憐
只向嫦娥乞長夜夜長夜短那得分夢金自繞珊瑚雲
青綠玉壺正傾倒楊柳烏啼白門曉

小院

小院曾遊處今來不忍行是花皆黯淡有月未分明轉
覺非前事終憐負此生遙波春一片流恨復流情

梅鼎祚

頓姬坐追譚正德南巡事

武宗駐蹕金華宮譚正德南巡事
武宗駐蹕金華宮譚正德南巡事
武宗駐蹕金華宮譚正德南巡事
武宗駐蹕金華宮譚正德南巡事
武宗駐蹕金華宮譚正德南巡事

武宗時巡蹕舊京煙花南部屬車行更衣別置宮楊繞
蹴鞠新塲御草平徧選檀槽催鳳拍忽傳金彈逐鶯聲
寶奴老去優仁遠坊曲今誰記姓名

橫塘曲贈王玉華

歡來亞字城僂渡橫塘水兩影併一心終當為情死

俞安期

昭涼詞

昭涼者鄂渚女子警敏多慧工藝解文侍余
譙遊春焉周歲事無幽顯悉紀詠言

拋擲黃金謝冶遊冰心一片落瑩篴人間儻問憐才事
俠氣于今在女流

結杜蘭林宴曲池名流畢集每追隨故將險韻書花片
分送尊前索賦詩

柳林花薄趁芳菲每却香輿遠步歸淺立微將春帶緩
風香蛺蝶繞君飛

裴几光生對綺疏
薛濤牋子鎮碑礪
抽毫細寫江妃賦
學得黃庭小法書

城下清池似影娥
薄籠半臂弄微波
墨花繡却端州硯
日日臨池自洗多

日晡汲水灌池臺
就取微涼小醉來
薄薄銀冰千片落
并刀雪藕佐雙杯

遣興閒將奕譜傳
日攜碁局坐花前
自從輸却金跳脫
置子長爭一道先

三尺長竿罾綠絲
菱成蓮亂落
魚東西擺作迴旋勢
戲引金貓撲地追

城濠濠北住畦丁
半是山村結屋成
攜榼改裝田舍婦
就陰同飯豆花棚

玉枕霞漿曉帳前
擁衾同醉復同眠
倩人去典黃金釧
怕有鄰家索酒錢

脉脉蘭心解自持
向來小錯避人知
偶拈舊事尊前戲
忽地嗔生不語時

積雪松梢色皎然
瑤甕收貯水澄鮮
春來更和花房露
畱賽中冷第一泉

結束遊裝去楚關
蕩舟相送涉江還
離樽攜出愁成識
不忍同登大別山

昭涼變詞

鄂城城南端其下芙蓉池
翩翩鴛鴦島兩兩來游嬉
雄

者被五色雌者文淥波綠葉自相覆紫莖自相依池上

妾妝室垂柳蔭崇臺木蘭爲屋柱沙棠以爲櫳芳蓀繚

爲葢辛夷斷爲櫺朱箔縣後戶鋪首列前扉前扉臨大

道後戶清漣漪庭中芳梅樹長耀冰玉輝路傍相指眄

持以方鄣姿望妾不易見問着誠易知自名爲昭涼小

字發梭兒少小誦章句十三習歌詞十四工圖畫十五

工絃徽十六不得嫁東園忽成蹊自惡再弱質不耐風

翻飛自惜嬌薄顏長恐經日輝常時不出戶偶戲池水

濱不愛採蓮子愛照妾容儀不羨芙蓉色美看鴛鴦棲

東來遠遊子狹路適見之鬼脚兩撲朔兎眼雙迷離人

言有文章經緯五色絲託以漢臯遇邀妾解佩辭微辭

漸相逼義色難久持一奉錦紋簞各各諧中私歡歌妾

起舞歡飲妾奉卮歡娛妾鼓琴歡愛妾解頤歡舖妾作

美歡涼妾作衣歡在妾施枕歡出妾空幃歡醉枕妾臥

臺司陳縱汝終求白汝累既已演稽首信若斯明鏡無
纖塵阿歡守義分肝腸能剖示突有貴人來謂歡同里
氏汝拾甌中塵汝納瓜中履歡氣鬱勃生棄妾翻然駭
粲粲芙蓉花涼風一時萎鴛鴦西北飛雌者孤自止行
行無幾時禍患忽來翔歡有同鄉友沾沾滯與黃名媚
素所愛造語太披猖潘走語縣令昭涼口無當時時汝
唾罵事歡復不減假是蒼蠅點激彼赤虺腸夫何公府
牘舊事輒復興侍女自有族侍女自有兄虛誕宛在臆
想之寧理論塵從鏡外間鏡在塵內明聲豈環背決狀
貌何猙獰兩徒夾曳前五木約以繩手指纖春蔥參差
如立笙將男亂其族將女歸其兄貴人任所作安事此

太平寺志

上

極刑辭理無以屈復怒揚高聲手指纖春蔥參差如立
笙兩徒重曳前五木約以繩冤極呼蒼天左右皆涕零
阿歡遙聞之日夜東南奔馬疲車敗轍帶喘來入門入
門何所見惟聞哭聲喧阿母常不慈號咷推其膺阿兄
每相垂淚落何淫淫東鄰有阿姊掩袖涕不禁西鄰有
阿妹粉面懸啼痕阿歡泣相持冠髮指蒼昊咄咄仰屋
歎氣塞難就平出亦如含薺入亦如含薺笑殺李家奴
喜殺張家婢不念古讒人金石入銷燬讒人工片言爲
效冀如此一言具兩刑吏道當爾爾朝廷新約法施刑
母任性重不加輕罪部但快斯須心但令傍人喜但令
傍人喜不惜珠玉毀射書與縣令縣令立抵几出書示

潘黃淪淪還訛訛梟鏡鳴其前妖狐啼其後蝮蛇族其
左含沙夾其右旦夕潛相謀于事何不有是時玄鳥歸
八月將臨九復遣黠隸至舊牘云未成侍女自有族侍
女自有兄阿歡知苦妾請乞走紛紜努力捐羅網四面
一不蠲有如水中馬有如陸地船但負中意氣不能奮
自前黠隸金錯刀索已日相促盈盈縣中趨皇皇几上
肉昭涼無異辭昭涼情易鞠存女領刃去女骨抽鋏
女非漢水珠女非荆山璞女兄作真兄女族隨所復叱
咤何多言汝刑且就服寧顧楚宮身寧顧邯鄲躅兩徒
攪其肩兩徒曳其足有如葵拔根有如鼎覆鍊可憐輕
弱軀轉側地中伏可憐柔脆骨獵獵貫三木鳳頭五絲

太平寺志

上

履吏卒行相蹴盤龍錦蔽膝障泥在污濁無窟地下遊
無檻將頭觸號呼不擇音受挺垂斃鹿悲風生堂上陰
雲生堂下頂上蓋陰霾白日忽玄夜堂上立胥吏堂下
立隸卒東墀萬人擁西墀千人列衆人萬千哀縣令一
人樂謂女既無族謂兄非女兄汝歡累女苦女復隨汝
旋汝復貪汝禍汝歡請後言阿兄魂已號負之不得行
曳地出公府誰復不酸辛昔爲可憐花今爲濕束薪昔
浴五名香今委冀土塵天地誠不仁使我罹此辰還家
但期死豈顧滿堂哭漿水唇不沾淹淹就鬼錄望舒有
盈缺此恨安可移忍媿寄我顏忍愁置我眉大憤不得
收安用有生爲妾有篋中物阿歡好分遺紫磨金跳脫

宛轉蛟龍蟠并獻燭銀盒阿母防暮年石福繡被裙杏
子殷紅衫芙蓉紫綃挂恰稱女秀身銜珠金爵釵雙頭
鳳凰笙葡萄蜀錦襦女閨得相兼女玉年尚小垂髮未
施妝綠簪紫結纓鴛鴦細綺棠珠綴金步搖金綴明月
璫東鄰有阿姊寶珠玉搔頭西鄰有阿妹羽帳珊瑚鈎
餘以付阿兄纖細隨所收上有雙忍字竹節金屈環持
來妾約指隨我蒿里間比目白玉魚與歡各半邊半邊
妾佩去其半歡莫捐復奉連枝帶雙珠佩熒熒翠蝕秦
玉鏡玉軫枯桐琴珠佩昔所解帶以表同心鏡以昭中
素琴以寄哀冤歡謂勿太愚禍至有成數昨乞仙靈言
今以明其故馬行九折坂滿地金蓮布蟬珠自可珍月

不計許亦不

一四

照梅花樹驗汝有此蓄勸汝終愛護太息謂阿歡斯言
非妾謀妾死歡痛惜妾在歡優游妾在歡優游何以慰
我愁精衛思填海蚊蚋撼山丘拚此鄙陋質庶或銷我
讐勿以他人歡忘妾九泉恨勿以還鄉樂忘妾千年怨
勿以富貴求忘妾同貧賤莫忘七七期莫闕臨墳奠語
畢氣亦絕震目半不瞑哭聲震街巷闔室縱復橫神魔
西北起喧填動四鄰阿兄買棺去急走無遷延新嫌及
故素女裁歛衣衾阿歡撫其尸胸臆時時捫四體盡僵
冷胸臆中微溫止人勿悲啼止人勿紛紛終久當來復
神歸勿相驚待自昨日午直至今日申奄奄至夜半依
微聞呻吟授氣氣相接旋忽返芳魂飲以鬱金湯霍然

本事詩卷六

三

顏色新徐問兩日來神遊竟何適茫茫天地間陰陽真
巨測宛然人世司命生奪魄妾誓今已銷妾恨今已
釋昨妾初去時駕車馳以南倏超湘江頭乃至衡陽山
上有數玉女笑詭迫我慙此山非汝居引出令早還猛
思叩帝關駕車馳以北九關不敢近虎豹來迎食帝閭
高以凌號喚至無力駕車馳以西乃至崑崙巔上謁金
仙母見妾大驚歎罪妾心性劣自墮塵中緣汝欲雪區
區乃之岱山中諾諾辭阿母駕車馳以東行至天門上
道隅伏青龍中林雙白榆夾道五蒼松青華小童子引
妾巍嵒宮刀戟森然列侍衛皆肅容庭蹕一刑徒被項
髮蓬鬆鬚鬚周顛頰環眼圓且紅效效復連連形如病
弱翁云在酷吏籍罪惡茲當窮貴人坐高殿一一數罪
端五五逮十十屈指不可殫汝寄命百里腰綬頭戴冠
置此極刑具朝廷豈得已付汝行僻邪苟非盜若寇
安得妾相加且如往某事其事靡有他贖或僅若爾
刑欲如何一之復再三恐不竭其苛刈其偏聽耳瞽其
怒視目拉戾燒其鬚揚灰襍污黷衆刑試畢嘗考訊備
慘毒作示與後來爲吏無此酷青童招妾出指路命歸
轅妾心自計念往者我被刑苦楚不至此猶然不能勝
即彼負大愁哀痛真可矜青童謂勿矜矜即是刑汝人

林景清

題楊玉香瑤華館詩

楊玉女金陵娼家女聞林景清過金陵以詩授之王亦亦詩
與定情景清詩有遊舟泊白沙月夜玉香來舟中歡好如平生天將
曙忽不見景清詩云金波初上月前死矣景清悲是夜獨宿
館中吟詩曰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香空傷心最是秦淮
還對溪閣獨影紅徘徊不寐恍然見玉香從懷中出亦吟詩曰天上
人間路不通花銷無主畫樓空從前爲而爲雲起總在襄王曉夢中
景清不覺失聲
呼之遂不復見

門巷淡沉隔市喧湘簾影裏篆浮煙人間自有瑤華館
何必還尋弱水船

定情詩

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卸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
一朵花枝壓衆芳

王香和

行雨行雲待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

色明日低頭出洞房

十六

王藥德

李姬乞字命以行雲并系之詩

李家小女愛樓居豆蔻雙腮十五餘額上鵝黃嬌欲滴
鏡中螺黛畫難如富筵未慣紅牙拍兒面羞看錦字書
向我乞名何所似行雲一片渺秋予

葉紹袁

午夢堂除夕紀夢詩

蒙史曰仲韶少而韻合有術法清高之目愛其詩者固使沈
女長女曰沈純初曰小詩皆佳惟小詩至十七未嫁而天賦以哭
妹哭歸亦死宛君神像三載而二子皆棄世君之詩曰沈純初
沈曰沈言小詩爲曰近生沈純初言沈純初言沈純初言沈純初

除日江汀萬戶煙寒風蕭瑟凍雲天一聲爆竹催春色
盡對流光逐送年年去年來長嘆息去年腸斷今沾臆
疎香閣下舊枝斜曲欄珠箔渾相識相識相悲畫閣
人繡簾無復步生塵蕭蕭午盡蕉心雨寂寂殘宵桂影
春春畫春宵何太促幾回夢裏尋痕綠忽從昨夜夢魂
還開幃驚見花顏玉細語低低曉曉柔肌倦怯袖雙
扶重來翠簾芙蓉帳裏索紅香茜茜爐燒沉水輕煙
舉火齊瓊漿小婢焚雲髮粉靨玉姿紅櫻唇歷歷分明
語初向妝臺憶蕙綰斷霞遙泣鴈行秋可憐未識昭齊
去猶問梨花夜月愁夜月梨花人已矣瑤池咫尺三千
里對言明歲碧桃開玄都人又歸來爾姊妹心傷兩地
飛青春弱女竟誰依鵲魂欲冷荒山月蝶夢空畱金縷
衣幸有思淚始母在
情含思嬌憐愛光碧庭前並看花蕊珠宮內雙描黛
珠金闕又分離始託心詞寄母知還待北堂妝罷後共
挑西燭夜燄時夜夜朝朝休再清樽重話重娛悅黃
梁一枕夢魂驚紗窗猶剩燈明明滅殘燈夜未央羅
衾空怨五更霜起來哭向靈几處淚染雲紗送夕陽

葉小鸞遊仙詩

小鸞公後伴仙童夢寐中
葉小鸞公後伴仙童夢寐中
葉小鸞公後伴仙童夢寐中

生廿六桂寒清涼即應云今也紅蟬鳴於樹上不知其天國
也許多佳句能與善本樓山水寫落花飛蟬皆有韻致此皆傳神
其寫其素銀修眉玉娟明眸善睐無妖媚之態無脂粉之氣林下之
風閑房之素雅兼有之而臨于敬維神賦一通心後七日乃就木果
體輕軟家人反
以為仙云云

可是初逢草綠華瓊樓煙月幾仙家坐中聽徹涼州
曲笑指窓前夜合花

仙壇授戒呈湧師

吳門有湧師于凡自天台湧于轉女
人身中示現說法為小驚授戒云

身非巫女慣行雲肯對三星蹤絳裙清映聲中輕脫
去瑤天笙鶴兩行分

弱水安能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却芙蓉
主永侍倪牀沐下風

王彥泓
不事詩云云
文

賓于席上徐霞話舊

重見徐孃未老時蕙蘭心性玉風姿不忘杜牧尋春約
猶誦元稹紀事詩時世妝梳濃淡改兒郎情性淺深知
樓鸞會上梧桐樹舉眼詳看一穩枝

鄰女哀詞

鄰女有自經者不曉何因而里媼述其光豔
皎潔閑日不變且以中夜起自結束選綵而
衣配花而戴于綰髻塗妝膏唇耀首以至約
縑迫袂皆著意精好盡態極妍而始畢命焉
其所懸之帶以潤州未絲數百條長九尺許

為十股細辨手自盤髮遂月膏成同伴以為
纏腰物也而不知其用意至此為詩以哀之

明姿靚服嚴妝乍垂手亭亭儼國書女伴當窓與不磨
還疑背面鞦韆下嬌癡小妹忽驚啼懊惱春宵睡似泥
何刻停燈開鈿匣幾時響度樓梯爪窺到此真冰壺
顏玉俄俄扶不待素頸何曾著鬢痕教反縛同心結
紅絲交結為誰密約髻安花次第工應愛自看妝鏡裏
豈須人見影堂中千春不改凝酥面增眼微舒若流盼
侯孃怨句鬼先知玉兒豔質人猶羨當時岸蠹定沉埋
繡幃何人拾馬尾乞取玉容通舊樣許成銀液弄千
回萬轉千回負此生枉將偷嫁占虛名
古樂府云誰知別
碧王偷嫁汝南王

夕秀詞

已誤難重顧哭殺尉東阮步兵
尺六腰肢掌上擎錢錢年紀占歌名調笙恰喜銅簧脆
掃黛誰憐蠟帶輕羞出畫屏推阿姊笑郭羅扇覩狂生
可能髻攏釵梁後還向迷藏舊處行

別阿姬

相逢羞澀怕猜嫌別去那知悵恨添獨對鏡奩空快快
乍拈鍼剪復慊慊夢魂弱絮從風亂心緒繁芝被雨霑
悔不暫留歡且住未妨長隔一重簾

左卿阿鎖

玉淨花明秀出羣左家重見舊時芳因披樂府吟嬌如

便上藩車訪阿君別陳素豔乍看疑是月清歡何暇想雲那禁手炷熏籠罷笑遣蕭郎覆畫裙

個人一本作飛贈少姬

睡破眉山不更描髻雅堆上覆鮫綃屏間記曲枯紅豆牕下臨書染綠蕉畫出鴛鴦娛獨自教成鸚鵡伴無聊情悰暗被旁人覺繡線逢春減幾條

潘一桂無隱水公吳江人

孟珠姓陸氏吳郡人

嬉戲春風前攀花作歡餘獨有桃花枝與歡同一色

遙聞女郎作歌

滿溪煙雨白鷗閒漠漠漁罾占一灣幾縷清歌雲外出

本書詩卷六

干

吳姬分月蕩舟還

王雷亦易縣州人

戲贈歌者喜郎

明曉寒窗春江水鬟髮油油亂雲委口脂吹澤花無香刻玉爲人許人倚紅牙聲停闌堂別繡被香溫笑微揭蘭燈已燼羞無言難道窺簾怕明月

月下渡淮寄黎陽閨姬

千里寒山疊凍雲低呼小字有誰聞每因夢見添愁緒翻願今宵不夢君

林子真開縣人

感舊悼張壁孃

梅花歷亂奈愁何夢裏朱樓掩淚過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

落梅到地夜無聲簾挂空堦碎月明倚徙朱闌人不見雙懸清淚聽寒更

附張壁孃寄林子真

黃消鴛子翠消鴉簾拂眉冰帳九華裙縷褪來腰束素釧金鬆盡臂纏紗牀前弱態眠新柳松上迴鬟壓落花不信登牆人似玉斷腸空貯宋東家

姚湔北汝水人

竹垞詩話云北若爲地尚書思仁之孫天年樂于取友盡收寶庫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盟于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大鐵集之填無子箋傳亦盛行于白門是日句傑無有凌此者

秦淮卽事

柳岸花溪澹汴天恣攜紅袖放燈船梨園子弟覘人意隊隊停歌燕子箋

夏緇雪子嘉善人西泠紅塵集

南中曲

黔府新編十二歌南音如梵亦吹螺侍兒記拍分銀豆小史登塲換畫鞦

陸圻南京宜興人

陸圻詩話云麗京亂後賣藥長安市上曉因也爲華老無德訪諸公于丹徒山觀然一路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生天爲焉

舟次聞歌者

落日橫江泛白蘋同鄉停問一相親從教李尉翻新曲
却喜何戡是舊人玉管漫吹霜月曉紅牙曾按綺筵新
坐中不少傷心客莫唱伊涼水調頻

董

說若雨鳥程人晚為僧
多而道有詩書卷集

秦良玉詞

追奔一點綉紅旗夜響刀鏢匹馬馳製得鉤歌編樂府
姓名肯入玉臺詩

按秦良玉為四川石砫土司女帥也明思陵賜石砫土司秦良玉詩云蜀錦
征袍手製綉紅旗馬上詩長幾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少場裏行作詩
話則紀秦良玉有勇義數十人而秦州李長祥力辨其誤謂川撫常遠際
州之按行諸將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設宴禮酒數行論兵事避之談免
其袖裏玉引銀刀目
識之其嚴肅若是

劉

侗

明人
城人

六言詩卷六

三

舟泊清河有攜絃索過飲者

客思紛河北商絃復漢南星光零夕霧邨柝靜虛潭去
國黃花久逢人白社三曾為記歌者不醉亦何堪

陳

洪綬

章侯諸
人

竹垞詩話云章侯四公於此婦翁家見新壁畫案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八
尺尺許目下拜遂以室奉之蓋繪事本天縱也崇禎初與北平崔君齊名
號曰陳北崔中年過酒仰飲自後客有求畫者輒折至亦多與及而後召妓
顧自索筆畫雖小大雅不飲索必應晚近服侍自稱老道亦稱老道亦
稱老道有妾吳淨淨亦善畫錢塘馬秀才與竹詩云與公子工花柳侍
制丹青步絕塵三百年來陳待調然彼粉黛前人也每謂其畫所畫美
女妖冶絕倫今則廣本紛紜多係其徒所假筆也其後亦除其天詩頗
饒造詣惜淡傳者寡桃花馬上絕心友海隅教諭余無所識也

贈妓董飛仙

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學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

庚申三月岳墳前

高承埏

寓永嘉
人

和會稽女子詩紀夢

余從征軺塵影中為會稽女子錄成慰裝滄
洲擁絮就夢余若僞眉披傳時方云會稽女
子莫詳姓氏氏恍惚有向余而唱者云本姓李
幽恨草萋萋聲甚清麗余懼然遽寢耳餘猶
壓壓可聽意者會稽女子不忍終自晦翻其
來告乎非煙非霧豈獨古有李夫人特余操
三寸不律感之笑少君之符不免多事矣呼
燈志異并系以詩

六言詩卷六

三

形管畱詩說會稽郵亭姓字已淒迷小窓夜半滄洲夢
鷄鳴能言是隴西

譜韻吟香高遠夫感魂得似少君符李花笑指來千里

愁殺霜痕惹被無

朱茂曙

子蘭秀水人天啓初補秀水學生甲
申後卒私謚安度先生有春草堂稿

秦淮河春游即事

橋下溪流燕尾分灣頭新水慣滿裙六朝芳草年年綠
雙調鳴簫戶戶聞春杏花處學士酒旗山郭杜司勳
兒童也愛晴明好紙翦風鳶各一羣

鄭露

漢若南海人
有鳴雅詩集

竹垞詩話云湛若王諸體畫學騎射以命之廣西海寧門銅柱舊蹟于
本藍諸士司為猶女觀兵符者雲揮鞭書記歸換赤雅一編紀其山川風土

及女君天冠歌... 不己... 西... 康... 日... 夫... 武... 爲名...
及女君天冠歌... 不己... 西... 康... 日... 夫... 武... 爲名...
及女君天冠歌... 不己... 西... 康... 日... 夫... 武... 爲名...

寄侍兒青琴

侍兒嬌的玉筋蘊蘭襟去日總攜手自言能鼓琴七
盤漢宮舞長側楚妃吟奚難召鸞鶴貴是得卿心

徐石麟

弔會稽女子

自古孤臣怨婦異地同情爲次會稽女子驛
壁怨詞

水部詩卷六

越水名花絕點塵花煙博作芋蘿身自從一嫁燕兵後
歲歲年年不復身

寶珠香泥舊日游花塵紅起不知愁無端誤入豺狼徑
生折玉雙鳳頭

黎遂球

吊張彭彭孟陽
彭彭孟陽

柳色春土鎖夕陽城隅煙冷草仍芳驚爲儘避金丸擲
驚鴻曾催寶鏡妝回首忽如行雨夢典衣誰換返魂香

鄰家記曲餘紅豆種得相思落女牆

姜如須花燭詞

逢夜吹簫聽鳳來燭花頻剪漏頻催簾垂竹閣禁行立
香撲梅廊望繞迴玉燕舞煙釵翠裊金龍盤月鏡雲鉗
何煩渡口歌桃葉家傍紅闌柳浪隈

燈船曲

庚辰五月揚州不雨咸修祈禱嘗儀鄧超宗

諸子以予與萬茂先陳百史諸同人適集因
做秦淮夜遊爲燈船載歌吹以當零舞觀者

畢集笙簫互奏人各製曲以授歌者

嬉春纔過閨元宵端午還添廿四橋便合龍舟與燈子
遶城簫鼓送蘭橈

詞客人人杜牧才停橈都爲鄭莊來徵歌任選如花妓

索寫桃牋侍舉杯

周立勳

竹地詩話云...

竹地詩話云... 天... 同... 其... 伏... 三... 云... 故... 定...

鴛湖紀事却寄李生

高秋一別事皆非書舫相逢舊恨微豈爲酒波聞墜珥
却綠情重見支機鸞歸北海朝雲起燕入青樓暮雨飛
曾向花前同細語思君不見掩羅衣

曾向花前同細語思君不見掩羅衣

劉孔和節之長

劉孔和字子長，江都人。少為縣吏，後為縣令。其為人清高，不與俗接。嘗有客至，孔和必出迎，客去必送。其為人如此，故鄉人皆敬之。其為縣令時，嘗有盜賊，孔和必出巡，盜賊見之，無不逃去。其為人如此，故鄉人皆敬之。

過張七幼量花葉子彈琴有題

塔前修竹不知門，侍子清朝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

起子起天

二七二

鄭女冢

鄭女冢在鄭州，其冢在鄭州之北，其冢之北有山，山名曰鄭女山。其冢之北有山，山名曰鄭女山。

自滿金粉割紅絲，桃李無顏五百年。晉日尼師飯白飯，唐家貴主事金仙。春寒宿草猶迷蝶，露濯空桑欲化蟬。

三言詩六

三

幾處禁煙人涕淚，玉棺風雨但聞鶯。

居生

居生詩云：蕭山諸生居生，其為居生，西子祠題詩于時，是年學吏。其為人如此，故鄉人皆敬之。

題西子祠壁

紅粉溪邊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煙水闊，何處浣春紗。

小水人

小水人詩云：安成彭氏，其為小水人，西子祠題詩于時，是年學吏。其為人如此，故鄉人皆敬之。

妾住小水邊，君住青山下。青年不可再，白日坐成夜。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豈能浣谷裏，風雨誤芳年。

薄情君拋棄，咫尺萬里遠。一夜月空明，芭蕉心不展。解下羅裙帶，無情對有情。不知妾意重，只道妾身輕。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郎在妾心頭，郎身隔千里。月色照羅衣，永夜不得寐。莫打五更鐘，打得人心碎。無名氏

香塚

香塚在古時，其塚在古時之北，其塚之北有山，山名曰香塚山。其塚之北有山，山名曰香塚山。

綉屏曲曲掩回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彩雲秋共散，好辜芳杜弔湘魂。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香魂共一丘。夜半月明連袂出，可中亭畔聽吳謳。

本言詩六

三

臺城絕句

東吳人集曰：或于臺城舊為見二絕句，辭意悽惻，頗弘光時。其為人如此，故鄉人皆敬之。

南朝天子一愁無，石子岡連玄武湖。草綠離宮人不見，日長惟剩阮佃夫。

臨春閣外渺無涯，烽火連天動妾懷。十萬長圍今夜合，君王猶自在秦淮。

慈仁寺東廊題壁

王天說：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題。其為人如此，故鄉人皆敬之。

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輦不來花落盡，曉鷹臺上鳥空啼。

新甃湯泉咽不流
綠垣欹側野棠秋
月明溪鎖長生殿
夜半無人誓女牛

本事詩卷六前集終

八言詩卷六

天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七

錢謙益

附金藉文字

王崇簡

宋徵輿

王猷定

楊思聖

徐 波

李元鼎

閻爾梅

李以篤

沈自然

萬壽祺

曾 畹

林雲鳳

杜 濤

熊文舉

朱 隲

許 宸

曹眉昌

黃周星

冒 襄

周永年

史 玄

徐 白

周 肇

本事詩卷七

本事詩卷七

後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孫 大椿 重校

錢謙益

受之牧齋又號蒙叟自
稱東園遺老常山人

牧齋晚年卜居紅豆山莊與河東君吟咏其內名松蘿壑林樾松蘿蘇
子之題詞亦常行句云青袍便換休官好紅粉還能入道無廷歌酒醒成
一病驚鴻神廟王孫蘇
可想見蒙叟心情矣

長干行

萬曆己酉十月偕計吏過臨清新安何周無

黨邀谷范兩名姬置酒勝流歛集燕賞淋漓

樂美人之目成惜雲英之未嫁醉後作長干

本事詩卷七

行題于北里谷氏之壁問明日同席者傳寫

其稟名士胡眉嘉沈守正胡潛皆屬和焉

長干女兒爭妖嬈秦淮一曲水亦嬌複道迴廊暝佳麗

六朝楊柳秦時潮美人如花活花裏嬌憨那復知作使

臨妝懶學文君眉當筵解臂薛濤紙馬家楊家最有名

但看一笑俱傾城按拍何人嫌曲誤畱歡若個便妝成

江南是處矜花草渡江但說臨清好燕趙佳人真擅場

摧殘苦向風塵老賈胡多錢饒父臭秦箏吳歛等閑奏

小范空餘林下風谷生枉自閨房秀拂袖低徊策蹇歸

點奴草具唱歌時陌頭白汗薰香粉馬上黃沙與畫眉

目成不忍惜歌舞顧影那堪淚如雨江南小草花不如

江北名花暗如土人生遇合總悠悠此夕相看黯欲愁
眼底娉婷俱未嫁忍看溝入東西流
玉釵欲掛銀缸泣促席行杯露未晞
歌罷長干盡於邑君不見馬家池館傾摧久長橋已拆祠郎手江南樂事亦易聞經過且盡杯中酒

新嘉驛驛和袁小修題會稽女子詩

紅粉誰人省識真試臨青鏡已傷神
還愁昔眼難分別取次先過妬婦津

零落風光哀怨人銀鈎玉筍一時新
可憐和墨千行淚也作郵亭十大塵

五湖煙水興茫然塵劫何回問宿緣
他日海天尋伴侶洞天深處勝瑤牋

本事詩卷七

會稽女子題壁詩

附

袁東軒嘉驛驛和袁小修題會稽女子詩云此詩會稽女子題壁也其詩云江北名花暗如土人生遇合總悠悠此夕相看黯欲愁眼底娉婷俱未嫁忍看溝入東西流玉釵欲掛銀缸泣促席行杯露未晞歌罷長干盡於邑君不見馬家池館傾摧久長橋已拆祠郎手江南樂事亦易聞經過且盡杯中酒

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
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

終日如同虎豹遊舍情默坐恨悠悠
老天生妾非無意畱與風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强笑背人悲
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湖廣女士曉蘭有悼會稽女子一絕云江北名花暗如土人生遇合總悠悠此夕相看黯欲愁眼底娉婷俱未嫁忍看溝入東西流玉釵欲掛銀缸泣促席行杯露未晞歌罷長干盡於邑君不見馬家池館傾摧久長橋已拆祠郎手江南樂事亦易聞經過且盡杯中酒

秦淮水亭逢舊較書

舊較書

不裏官裝不女冠相逢只作道人看
水亭十月秦淮上作意西風打面寒

妝閣書樓失絳雲香燈繡佛對斜曛
臨風一語憑相寄紅豆花前每憶君

暮罷歌闌抱影眠冰牀雪被舊因緣
如今老大翻惆悵重對殘燈說往年

金字經殘香母微啄鈴紅嘴語依稀
新裁道服蓮花樣也似雕籠舊雪衣

徐媛歌

徐媛歌

常熱余于本貴公子好遊曲中歌妓王桂雅有風情許余于云家貧不果娶桂乃歸嘉禾富人下過也余不勝感其意乃與余別于秀州之句父之子良與徐三善三亦許嫁于余余生時力為庇衣妝鏡金歸有日余于臥病三急還客頭待書至于喜發視之則片紙決絕已盡其言交奔武弁矣于掩其紙置席下轉面背牀遂不食而死

徐媛二十絕代無當場一曲千明珠小妹鳳生恰二七

輕妝薄幌雙雙出肩摩擔壓簫橫橫半塘水沸山隄平

清歌緩舞廣場寂千人石上無人聲風流徐郎字夢雨一見魂銷足不舉油壁青驄並載歸連枝共命交相許多情多病轉堪憐最是清明寒食天楊柳風前行藥坐

海棠樹下對花眠相送却回凡幾度暗別偷啼更無數
珍重丁寧囑歌扇護惜頻頻寄窮襟離筵我賦送春詩
更與新翻柳絮詞津逮軒中低唱夜初平石下踏歌時
徐郎笑嚙還相向在旁唯爾曾知狀長將校日雷誓盟
經及黃泉肯相忘豈知人世不相於共命拋離連理虛
三秋司馬纏綿病一紙蕭娘訣絕書小樓窓前齊女墓
婁江即是天河路空餘白骨裏秋衾拌為紅顏即朝露
淒涼此事十餘春取次沉吟淚滿巾白楊荒草知何處
况復嬌花帶酒人燕山樓艘高于屋鶯梢燕乳樓船腹
將軍紀練白差差小婦榴裙紅簇簇五日蒲榴正舉和
有人玉帳寄聲來因知河上凌波如曾向江頭行雨回

八百詩卷二

四

殷勤慰問南冠客鬢髮新添幾莖白聊搏角黍祝團圓
更炙王餘勉餐食白頭殘客重咨嗟舊雨新愁恨似麻
已分歌殘吾谷樹更堪哭損馬塍花十年一夢如風昔
往事如風豈堪摘小鳳公然作阿婆夢雨荒菴更第宅
我因君嫁不爭多捐襟心情可奈何禁城暮雨蕭蕭夕
還想吳娘一曲歌

故香為子作如絮詞贈妓云白于花色秋下猶不是東風不放顛
即似春泥似絮任他吹著也相連即歌中所謂新翻柳絮詞也

戲贈陸姬孟珠

傳其年婦人集曰陸姬孟珠亦曰琴城大家女
也嘗為侯門寵使後教於法或曰邑不得志流

落江海間凄然難禁有東家夢華想詩一卷名紅袖道人按
三詩名或為久字結語蘇州人其次韻客收詩二絕句云十五吹簫
聲粉蝶舞衫一半已棠梨開即醉醉燕支館可踏青苔上來名園
莫訝蓬萊歸路無情恨是為問永豐坊畔柳離春色傍誰家
辭漢金人淚滿腮西園東閣已成灰莫欺鳥爪麻姑老

曾見滄桑前度來
剩水殘山花信稀
瑣窗鸚鵡舊籠非
儂家十二珠簾外
可有尋常燕子飛

羊城詩

之寄於焉詩中作羊城詩以則也上有云河東論代天
上開星漢渡三張費天宮萬幾幾光朝平碧玉氣夜生云云
戲應直隸詩弱子歸報誌天為按意要人從中博勝又云擬時真亦
分送涼生主榜詩病如中河輕寒未折柳清愁長約客微笑與遊過
君之風神才思思可見矣次河東名名標是子知是人號河東松
江人王詩善書經財乃使有劉大夫以故滿自昔城新納河東松
詩志喜如昔其末語與上篇詩意相合何來馬爪不察經於後論人問
歲未賒唾受謝來煩賦神淚淚江意恰登華迴又詩此重題說無緣
衣衣目剪雲胸內調估相語而始覺乃無異凡花常駐焉班定遠云
一采名花色最淺草臺長帶漫漫紅紅渠直下分運轉絲絲綠綠已
見心祇取鴛鴦為最標開調語作是音疏瑞鸞花香泥地嬌屋重
樓費
幾金

八百詩卷二

五

五茸姝姝即鴛鴦捧燭金爐一水香自有青天如碧海
更教銀漢作紅牆當風弱柳臨妝鏡卷水新荷照畫堂
從此雙棲惟海燕再無消息報王昌
朱鳥光連河漢漢鵲橋先為駕秋陰銀缸照屏還雙影
絳蠟澆花總一心地久天長頻致語鸞歌鳳舞竝知音
人間若問章臺事鈿合分明抵萬金

金陵雜題

淡粉輕煙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錄
燈火樊樓似汴京
一夜紅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
猶記鸛哥喚客聲
別樣風懷另酒腸拌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

醉殺瓜州蕭伯梁

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

香九一縷是芳魂寇白門故係國朱公船也

頓老琵琶舊典刑柳梢生澀響丁零南巡法曲誰人問

頭白周郎掩淚聽忽與周錫圭字馬錫好聽南聲頓老係

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開開閨集教孫女

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如英小名妥娘秦淮四美人之一詩載列朝詩集卷中今年七十二矣

左寧南畫像歌為柳敬亭作

何人踞坐戎帳中寧南徽侯崑山公手指揮彈出師象
鼻息吸呼成虎熊帳前接席柳麻子海內說書妙無比
長揖能令漢祖驚搖頭不道楚相死是時寧南大出師

不寫詩卷一

六

江湘千里連軍麾每當按甲休兵日更值椎牛饗士時
夜營不諠角聲止高座張燈拂筵几吹唇芒角生燭花
掉舌波瀾拂江水寧南聞之鬚蜩張飲飛檣馬俱騰驤
誓刺心肝奉天子排灑毫毛布戰場秦灰燒殘漢職靡
嗚呼寧南長已矣時來將帥長頭角運去英雄喪首尾
倚天劍死親身匣垂斃猶與晉陽甲數升赤血噴餘皇
萬斛青蠅掩牆翼白衣殘客哭江天畫像提攜訴九泉
舌端有鐔腸堪斷泣下無珠血可憐柳生柳生吾語爾
欲報恩門仗牙齒憑將玉帳三年事編作金陀一家史
此時笑康比傳奇他日應同汗竹垂從來百戰青麟血
不薄三條紅燭詞千載沉埋國史傳院本彈詞萬人羨

盲翁負鼓趙家莊寧南重為開生面

贈別王郎

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戲題絕句以當折柳贈別之外襍有託寄談諧無端譏諷間出

覽者可以一笑也

紅旗曳掣倚青霄鄴水繁花生寂寥如意館中春萬樹
一時齊讓鄭櫻桃

閣道雕梁雙燕棲王郎云此行將倚雙燕小紅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
一曲看他醉似泥

憑將紅淚裏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語
江南五度落花時

不寫詩卷一

七

春風作惡棟花飛清醪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楚吧
要他才去便思歸

左右風懷老旋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今禪老
繡佛燈前詛汝行雲間徐東

多情莫學野鴛鴦王勒金九傍花牆十五妖姬燕趙女
何人不願嫁王昌

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淒涼曲
唱與長安筵上人

江南才子杜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思金縷歌殘休悵悵

銅人淚下已多時

林雲鳳

鞋孟行

余薄遊秦淮偶與一二勝友過朱較書樓寧
館酒間出覓錦鞋貯杯以進曰此所謂鞋孟
也自楊鐵史而後再見于何孔目元朗才情
正堪鼎足兩公余聞之喜甚不意風塵中人
博綜雅謔有如此者遂以筆蘸酒爲賦鞋杯
行云

君不見楊廉夫狂吟豪飲天下無又不見何元朗風流
文采猶堪想鞋孟之事久寂寥誰能狎作煙花長秦淮

六言詩卷二

八

艷女字無瑕爲余笑脫乾紅鞵酒間突出華筵上短窄
纖新纔一綳平生每恨舊裙低今日分明見弓樣細綳
碧鏡香塵生鳳頭鸞尾花盈盈玉壺瀉處偏宜滿翠袖
籠來不奈輕杯行到手翻成哂兩頰紅蓮初著粉暮雨
朝雲釀已淡春風秋月斟應盡何須更築糟丘臺尊中
自有葡萄醅何須更學邯鄲步尊前便是巫山路一掬
雙彎嬌自持千巡百罰醉休辭絕勝飛蓋西園夜不羨
凌波南浦時人生快意在行樂且向青樓買歡讌寶劍
徒令老仲升金門未必容方朔醉鄉恰喜傍溫柔莫問
城頭夕陽落

朱較書字無瑕所著有繡像密集楊鐵史廉夫游杭州以鞋孟行酒廉夫
命題宗吉詠之宗吉席上作六闕春一闕廉夫大喜即令侍妓歌以侑酒因

袖其囊而去詞云一拋楊柳岸才新步未移笑書生量窄安得惜小主
人情醉我休迷醉醒朝朝暮暮能便到主風味如何何須去向花廳
跡月地偷如風流到手偏便便便便不用辭任凌波南浦誰語羅襪
花上花低動全應離袖高擎銀瓶底送絕勝翠袖深袖時華筵歡奈此心先
醉此限誰知何孔目元朗至問現攜履夜乘元朗袖中帶玉簪玉鞋一雙
醉中出以行酒蓋王從基公傳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爲戲王鳳洲樂其次日
即以扇書長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留
類生蓮花元朗擊節嘆賞一時傳爲佳話

虎丘宴集觀女郎蹴鞠行

雲巖寺前花滿天峰巒面水浮漪漣主人宴客晝泊船
笙歌美臞羅長筵半酣攜酒言逃禪修途蜿蜒齊攀緣
正逢姹女下虹輶錦衣玉貌驚鴻翩明眸的皪美且妍
熟視無乃麻姑僊爲覓場中俠少年戲將蹴鞠賭榆錢
觀者紛擁人摩肩古苔繡石鋪茸氈遊郎逐隊三五聯
含嬌賈勇誰敢先珊瑚劍響行踰躑果能步步生金蓮

本事詩卷七

九

垂手側立身稍前練裙微露弓鞋鮮當場一奮笑嫣然
不知拋在若箇邊歛如流星往復旋飄如回風斷復連
突如鐵馬驟平田矯如挽日升虞淵左迎右擊俯仰便
革囊宛轉珣文堅欲墜未墜從空懸疑有弱縷相鈞牽
芳塵細裊成香綿輕雷殷地何轟聞傍流巧中節不愆
迅足肯受拙目憐我聞此自軒轅傳就中有勢通兵權
曲折頓挫妙入玄何異劍舞蓮花鉞興闌顧影意未捐
拭汗重整雙珠鉞餘姿逸態猶屢遷低鬟不語神氣全
徘徊忽見山月圓今夕何夕樂事偏彩毫醉寫菖蒲箋

陰澄湖舟中觀衆女郎沐髮歌

湖陰半釀濃藍汁日黯雲澄鏡光濕粉蝶波搖菡萏浮

沙隄樹覆鴛鴦立。彼美聯翩弭櫂來。冰桃雪藕午筵開。
誰家不挾吹簫侶。若個堪當詠絮才。篷底相逢笑相顧。
輕語殷勤道情素。偶思玉女洗頭泉。爲乞金僊承掌露。
翠鬟欲解自生香。何必三薰五蕝湯。塞得蘭英休結佩。
摘來桑葉已傾筐。金盆沐處流膏滿。爭向郎前較長短。
篋鳳偏隨弱指低。梳鱗故逐纖肢緩。須臾攏掠對斜暉。
團扇涼生白紵衣。衣帶飄飄餘滴水。祇疑行雨楚峰歸。

陳保御席上賦得相逢行贈白小姬

行遊偶過陳遵宅。投轄開樽夜畱客。芙蓉浥露天稍涼。
楊柳搖煙月將魄。畫屏銀燭爛齊光。僊姝冉冉來高唐。
當階響動珊瑚鉤。隔座香生縞素裳。艷骨娉婷容色昨。
自覺清真可人意。唇朱微剖齒偏明。蛾翠輕揚眼尤媚。
相逢相見難爲情。笑向檀郎問姓名。不是宮中秦弄玉。
也應天上許飛瓊。云與香山同一譜。小字夜來行第五。
二七芳年已破瓜。樓頭鎮日教歌舞。歌舞教成更絕倫。
學書曾學衛夫人。彈碁竹院圍能解。蹴鞠花塲態轉新。
有時低鬟按綠綺。絃聲掩抑紫纖指。曲沼文魚去復迴。
層空玄鶴飛還止。我聞此語重沉吟。不待橫陳情已浹。
劈篋爲奏相逢引。洛水巫雲夜夜心。

杜濬
于星村
黃岡人

秦淮燈船鼓吹歌

一聲著人如夢中。雙槳再下耳乍聾。三下四下管絃沸。

燈船鼓聲天上至。居然列坐倚船舷。驚指遙看相詫異。
鼓聲漸逼船漸近。亦解迴環左右戲。急攢冷點槌猶澀。
春雷坎坎初驚蟄。吹彈節鼓鼓倔強。中有閒聲闌不入。
吁嗟此時聽鼓止。聽鳴誰能打拍聲。裏情誰能眼底求。
精妙乍許胸中見。太平太平久遠知。者稀萬曆年間聞。
而知九州富庶無旌麾。揚州之域尤希奇。誰致此者帝。
軒義下有江陵張太師。江陵初年執國政。樂事無多廟。
謨競爾時秦淮一條水。伐鼓吹笙猶未盛。江陵死日富。
強成聖人宮中奏。雲門後來宰相皆福人。晉天物力東。
南傾。豪華橫溢撒向水。此水不須重過秦。王家謝家侈。
統誇湖海游人鬪。詞賦廣陵女兒絕。可憐新安金帛誰。

不雪詩卷二

二

知數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水嬉不待二。
月半。袂服新妝桃葉渡。高樓夾水對排窗。捲起朱簾人。
面素。騰騰便有鼓音來。燈船到處游船開。燭龍但恨天。
難夜。赤鳳從教晝不回。皇天此時亦可哀。龜年協律生。
奇材。善和坊接平康街。弄兒狎客多渠魁。船中百甕梁。
溪酒。膽大心雄選鋒手。蘇州簫管虎丘腔。太倉絃索崑。
山口鎮。江染紅。制瓔珞。廿碗珠。燈懸一角當前置。鼓大。
如筐。黃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驩衆聲集不獨火中聞。
霹靂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裏將軍立。熬波煮火火。
更然。積響沉舟舟未濕。可憐如此已快意。未到端陽百。
分一。記我來遊丑與辰。其時海內久風塵。石榴花發照。

溪津友人置酒我作賓下船少遲渡口塞踏人肩背人
怒噴燈光鼓吹河沙遍銜尾蟠旋成一串蔽虧果覺星
河覆演弄早使魚龍顛衆人洶洶我靜賞初奏此時差
可辯須臾光響相糾結惟聞森森沉沉直上翻雲漢東
船西舫更交加下視何絲髮寸瀾偶然門外透水處如
金在鏐風掣電樓樓堂客白下時內人爲堂客船船妓近不聞聲遠
察面嗚呼此時燈船更難動但坐飽食揮槌調絲按孔
相凌亂侯家別攜清商部那得予中聞唱歎復有劣鼓
與劣吹就中藏拙誰能見爆竹聲低煙霧濃暫借香風
解露汗露零雨下不能退樂極生悲真可厭酒醒忽迷
此何地魂銷畧記伊堪戀直至明朝日亭午船鬆却退

本言詩卷七

三

人相羨歸來沈眠須竟日流鶯啼破河陽戰此後游
數日稀清淮十里流花片記得座中客能說王穉登程
登棹鼓湘蘭無賞音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升晚
節猶數茅止生絕藝于今誰作主李小大歌張叩鼓當
時惆悵說于今忍見于今又成古年復年來事可歎燈
船伐鼓鼓不懼壬子之際大饑疫惟見鳳陵烽火炤見
秦淮白骨橫青灘桃葉何須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長安
吾聞是時宰相制成侯黃金至厚封疆警公卿濟濟咸
一德坐令戰鼓逼龍樓甲申三月鼓遂破斷管殘絃復
誰和半閒堂裏起笙歌平章舟上稱朝賀試問當時雷
海青塔下池頭還幾箇新劇惟傳燕子箋殺人無暇上

游船行人何必近前聽塗毒鼓中無性命同時阿誰伎
畜爾惟有黃劉高左五侯耳君不見師延靡靡濮上水
未若玉樹後庭美賞音何人丞相語相對掀髯復切齒
一撥絃中半鏘公一棒鼓中萬人死鼓急絃驚曲不長
兩年歌絕墮漁陽有客徒憐橋下水無人不斷渡邊腸
及此相看真分外何許藏舟一舟在拂塵捍撥初光輝
奮槌揚袖檻樓衣不燈漫乘夕照出無伴知從何處歸
爭新誇異各有故君看西風桃李枝西風一枝衆稱異
東風萬樹空爾爲入耳悲歡難具說醉裏分明寸心熱
於戲漢代金仙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興亡不入心
手閒然後聲音如雨下探湯搗鼓蕤藜刺應有心肝礙

本言詩卷七

三

胸次餘音漠漠攪飛絮燈船燈船過橋去過橋去傷鼓
聲長歌短歌歌當成隴西李賀抽身死舉杯相屬樊川
生此生流落江南久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
聲

王崇簡

寂然
千人

夜坐聞筆

靜坐傳幽響纖微去住音因風來曲牖隨月度疎林寒
北淒涼調閨中宛轉心平生無限意愁絕不堪論

悼妾

慘澹孤情不可雙棋聲曾記對秋缸照人仍是當時月
深夜猶然上小窓

熊文舉 雪堂南

贈陳生

平生只覺別離難，况復天高草木寒。唱到秋江能下淚，不知門外是長安。

宋徵輿 直方執文

贈李玉陽歌叟

一曲高歌驚四筵，白頭宛轉萬人前。明燈美酒留君住，說盡神宗四十年。

朱隗 雲子吳縣人

寒山文傲人花果百蝶寫生冊歌

文式名傲，衡山先生之裔。文式可之，女為太倉趙宦光凡夫之媳。凡大與姑陸子于詞章，詩星借隱寒山，疏泉架壑，善自標致，故又

筆點寒山寫生自出新意，書家以為三百年獨絕，亦一時風流盛事也。

十四

寫生好手貴如生，生氣還須挾秀情。不求其肖與逼肖，氣韻俱當領其要。絕藝今看文傲人，三百年來少同調。畫工雖工不足奇，不忘本領守膝蹊。傲人獨造往輒合，疑有神授心為師。幽閒寫意衷無競，蒸粉澄膠亦心性。蘆花朝披杉雨涼，石窗夜掩桐雲淨。古來寫生論結撰，徐熙野逸黃筌豔。宣和皇帝工設色，隱起可摩如栗綻。傲人好古不從門，宿物胸中絕半分。不看真本效粉本，土龍豈必能興雲。山圍百物供清對，慘澹棲神毫髮內。苞芽甲拆應隨處，宿泊翔翔具現態。况是名家待詔孫，兩門清節共高聲。燕畫規模齊孟頫，鼎彝少錄生月成。

人言寫生真婉麗，弱腕惟應貌蘭蕙。誰知此冊筋骨清，落筆仍藏草書勢。吁嗟傲人已逝妙不傳，後有繼者誰能賢。君不見文姬琴曲公孫劍，換却從前閨閣面。

鴛鴦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記歌

鴛鴦湖主人，天中名士也。其家世居蘇州，後以事見法。南湖北柳散作荒，市朝水變為蠟，故吳琴酒梅村。舊曲有芳草乍疑歌，扇綠落英錯認舞衣。遊之句，余亦賦鴛鴦湖。曾說荒臺舞榭，而今空見柳絲絲。不問重唱鴛鴦曲，誰識南朝舊詩。

茗鑪相對人如玉，不須粉項與檀妝。謝却哀絲及豪竹，紫盈澹蕩未能名。歌舞場中別調清，態非作意方成艷。曲到無聲始是情，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記窮情醒情癖，當筵喚起老臨卽。玉茗堂中夜淡暝，歸時風露四更初。暗省從前倍起予，尊前此意堪生死。誰似瑯琊王伯與，王猷定 于南昌人

聽柳敬亭說書

百萬軍中託死生，孫吳知此笑談兵。千金散盡尋常事，不換肝膽市上名。英雄頭肯向人低，長把山河當滑稽。一曲景陽岡上事，門前流水夕陽西。

許宸

和秦淮征女詩

戈鋌匝地冷啼鴉
顧影偷憐鬢未華
氣盡翻無腸可斷
琴瑟多事賦琵琶

楊思聰

席上聽搗箏

夜半鳴箏北堂上
勞嘈咽切情所向
臥聽罷能星月高
酒淺絃急色惆悵
一聲哀悲一聲訴
碣石巫山無限路
宛轉如聞鳥夜啼
空濛似有湘靈渡
須臾轟填鐵怒鳴
壯士悲歌氣不平
黃雲淡淡沙蓬振
白草颼颼劒戟橫
憶昔經過趙李家
綺筵紅袖鬪繁華
妙歌此曲聲細細

六首詩卷二

十六

坐客滿堂盡歎嗟
自從喪亂那聽此
不記開元舊宮徵
勸君何必意慘愴
人生哀樂徒爲爾

曹脩昌

樊樓詩

述山僻試曲閑邊
鬢髮當年正可憐
茶嫩有香經玉腕
燭紅將影暈柔肩
敢知絡秀才支戶
爲愛朝雲慧有禪
莫以黃金求粉本
丹青難寫淡平天

百字爲嘉定公罷官自飲縱酒伴狂客死後只少時延客陽王亦世齊名計
如良善
送生送

徐波

贈范較書雙玉

雙玉名雲秦淮女子文舍人啓美有稱
建康少時十餘開字云德玉一雙之句

秦淮春水流碧玉
雙鴛自覆煙蘅宿
水引香魂漸向吳
繁花開盡搖空綠
芳草沿門古岸橫
相招吳語最分明
溪簾度曲家家雨
小閣嘗茶樹樹鶯
曉遊年少看成隊
來往燈陰花影內
新衣窄襖索人憐
感夢馳情向誰在
桃李徒教蜂蝶忙
幽蘭自愛谷中香
聲名不用量珠價
詞賦須聞宋玉謠
言甘體澤人思嚙
祇向圖中偷半面
齊梁格調未幾

黃周星

元人

詞賦詩成獨不見

擬作雜劇四種

美人才子與英雄
更著神仙四座中
演作傳奇隨意唱
柳枝風月大江東

本書詩卷七

十七

贈九丸

金屋瑤臺豈易攀
忽從天上落人間
書傳閨苑絨珠淚
珮解湘靈縮翠鬟
楊柳路邊還有路
蘼蕪山外更無山
相思何物縈春夢
紅豆青絲琥珀環

閒庭枯坐秋風颯然忽憶昔年公車時過兗州

新嘉驛覓驛間女子詩不得乃見李小有詩

云有才無命老秋風錦字銷山淚墨空我亦

十年塵土面總來無分碧紗籠蓋小有下第

南歸時亦覓女子詩不得而題驛者也長吟

數四不覺潛然感而和之

文章幾度弔秋風碎玉遺香夢亦空若使驛驛思卓棧

何殊鸚鵡殉雕籠

李元鼎

梅公吉水人陳其年曰侍御與遠山夫
人來中嶺有文江唱和集發行于世

蕭孟昉移居秦淮納婦漫成絕句

六朝佳麗最秦淮金屋偏宜傍水涯無限春光畱得住
一簾花雨潤蕭齋

三春全是看花忙洛浦欣逢解珮璫何處吹簫真引鳳
滿林絃管為催裝

水邊競唱麗人行仍是繁華舊帝京漫說琴心心共許
絲來一顧自傾城

冒

襄

江漢如
其人

其年畫紫雲小影過素題詠戲題二絕

本有詩卷七

大

夜道清童伴讀書老夫愛客勝璫璣六年別去情如海
畫裏逢人應問余

陳子奇才亂世墳陳子癡情癡若雲世間知己無如我
不遣雲郎竟與君

水繪菴夜遊曲

畫楹煙淡六曲迴夜光簇浪有船開數聲水調笙歌徹
無數明珠湧出來

閨詞

古詩
宋人

秋夜聽妓人度曲

膏沐風吹滿花香華殿上寺接平香宮貽塞北秋分酒
曲奏江南夜夢懷描畫白登添燭照紅燭青塚失宮商

王孫樂府飄零盡猶有佳人感教皇

大同詩式宗
行宮全書

周永年

安期吳
江人

董較書

秦淮女子名
白字小宛

石墨雙丸筆一牀不教添作遠山妝正逢桃李當春月
倍覺芳蘭竟體香眉帶輕顰歡未劇頤含微笑恨翻長
破瓜時過千金意碧玉迴身肯就郎

李以篤

陽人

寄周寶鑑
寶鑑人集以周氏寶鑑以是女子相愛中人傳其手袖
既得寶鑑則天下無雙是也故又定有大婦在姑母寶鑑中又
字又定有大婦在姑母寶鑑中又

太首詩卷七

十一

爾誠緒秀彥致令從我姓事與翻風異曷忍以相命
予年既老偶得子名曰秀彥其出示寶鑑小宛字寶鑑人集以周氏寶鑑以是女子相愛中人傳其手袖
既得寶鑑則天下無雙是也故又定有大婦在姑母寶鑑中又字又定有大婦在姑母寶鑑中又

史

玄

中秋攜新姬今宵出都

宋詞
曲詞
古今
詩詞
世道
風情

俄然出樊籠再遊江海天壤壤白露秋我行已三年京
華貴東濕龍沙事烽煙黃金養末士此輩無高賢怪汝
蘭蕙姿識我思歸田相從願同行梳頭鞍馬前我家住
江南采菱復采蓮自從遠行役湖海空潺湲今歸果何
如與汝相用施大姑織流黃小婦縫機邊三日下午綳
匹匹絲纏綿其中我漁釣文史聲相宣陰陽事殊庸教
化達以專念此洽幽趣豈計囊空錢汝車我馬行明珠
雙招懸

沈自然

各張才情如彼...
梁一主...
近之...
...

雙姬哀詞

雙戎子降居人間始寄金陵繼歸禾水風流
詞翰冠絕一時委身於當潮陸秀才既以薄
倖遠遊參成怨恨纏綿不起齋志而終爰賦
此辭

鍾嶺當窗秀秦淮昭面開歌聲先度柳簫韻暗驚梅溪
染花殘山絲飛錦宇迴彩雲疑楚岫流水是天台約臂
紫紅粟封詩翳碧苔騰朱融濕粉蛾綠點香煤繡佛添
鐵線翻經罷酒杯本爲金母使偶到石城隈曲裏聞名

冠京師獨見推抱琴通雀舫結佩戲龍女姊妹從容
娃鬢次第滿春生湖似鏡書寄澤名雷青鳥期將至班
騷去不...
...

幽夢

幽夢匆匆日易曛不勝心力事朝雲誰將彩筆題新句
書滿羊成白頭

徐白

小一聽女郎彈琵琶

哀絃淒絕未知名若對清光更有聲總爲姮娥善幽怨
人間此夜空

萬壽祺

贈下瑜芳

十千買酒夢金香燈火熒熒照曲廊秋老河泥桃葉渡
使君郎是野鴛鴦

周肇

送下玉京入道

下家碧玉總傾城片片雲霞別樣輕一捻蠻腰拋細錦
半簾粉燕話長生蕃釐花暖裙猶在桃葉洲來豈不平

我自蹉跎君未嫁。薛家雙尾署瑤京。

曾曉庭間寧都人

贈田較書

簾動聞人至。衣香近燭前。低回光不定。旖旎鏡中鈿。
以輕風掠眉從隨。語偏聲。河滿子歌似李延年。

虔州有懷故妓葉某

細雨連檣。亂角。春風三月。虎頭城。但樓昔在橋東畔。
楊柳依依。怨別聲。

曾侍奉某夫人。夫人幼也。嘗集古遺樂。能盡其妙。願如吹雨入春。惟之句。贈夫人以

本事詩卷七終

八詩卷二

三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八

吳偉業

梁清標

宋 琬

顧開雍

周茂源

龔鼎孳

紀映鍾

嚴 沆

曹爾堪

本事詩卷八

本事詩卷八

後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孫 大椿 重校

吳偉業

駿公梅杜太倉人

梅村先生張景東山絕清聲仗當歌對酒雙字流傳人爭購論者以為杜牧風流樂天才思不遇也虞山蒙史題其記體詩曰搥鼓吹蕭羅後庭書惟別後吟近宮衣缺蝶飛風聲畫帳梅花夜月街聲金紅麟旗旋翻階紅藥笑姆嬌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閒總波零

琵琶行

有序

本事詩卷八

去梅村一里為王太常煙客南園今春梅華盛開予偶步到此忽聞琵琶聲出於短垣叢竹間循牆側聽當其妙處不覺拊掌主人開

門延客問向誰彈則通州白在濬子或如父子善彈琵琶好為新聲須臾花下置酒白生為余朗彈一曲乃先帝十七年以來事敘述亂離豪嘈淒切坐客有舊中常侍姚公避地流落江南因言先帝在玉熙宮中梨園子弟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於暖閣齋鏤金曲柄琵琶彈清商襍調自河南寇亂天顏常慘然不悅無復有此樂矣相與哽咽者久之於是作長句紀其事凡六百二言仍命之曰琵琶行

琵琶急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同時漢陂亦第一

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王康竝威名崑崙摩詰無顏色
百餘年來操南風竹枝水調謠吳儂里人度曲魏良輔
高士填詞梁伯龍北調猶存止絃索朔管胡琴相間作
盡失傳頭誤後生誰知却唱江南樂今春偶步城南斜
王家池館彈琵琶悄聽失聲叫奇絕主人招客同看花
爲問按歌人姓白家住通州好尋覓袴褶新更回鶻裝
虬鬚錯認龜茲客偶因同坐話先皇手把檀槽淚數行
抱向人前訴遺事其時月黑花茫茫初撥鵲絃秋雨滴
刀劍相磨轂相擊驚沙拂面鼓沉沉蒼然一聲飛霹靂
南山石裂黃河傾馬蹄迸散車徒行鐵鳳銅盤柱摧塌
四條絃上烟塵生忽焉摧藏若枯木寂寞空城烏啄肉

二言詩卷八

二

曉轡夜半轉伊啞嗚咽無聲貴人哭碎珮叢鈴斷續風
冰泉凍瀉瀉淙淙明珠瑟瑟拋殘盡却在輕籠慢撚中
斜扶輕挑中一摘淒慄颼颼惜肌骨銜枚鐵騎飲桑乾
白草黃沙夜吹笛可憐風雪滿關山烏鵲南飛行路難
俱肅颼啼山鬼語瞿塘千尺響鳴灘座中有客淚如霰
先朝舊直乾清殿穿宮近侍拜長秋咬春燕九陪遊燕
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仙偶
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撥歌舞
插桺停搗素手箏燒燈罷擊花奴鼓我亦承明侍至尊
止聞鼓樂奏雲門段師淪落延年死不見君王賜子恩
一人勞悴深宮裏賊騎西來趨易水萬歲山前鼙鼓鳴

九龍池畔悲笳起換却移宮總斷勝江林花落聽霓裳
過年更咽歌長恨力士淒涼說上皇前輩風流最堪美
明時遷客猶嗟怨即今相對若南冠昇平樂事難重見
白生爾盡一杯酒絲來此技推能手岐王席散少陵窮
五陵召客君知否獨有風塵潦倒人偶逢絲竹便沾巾
江湖滿地南鄉子鉤笛哀歌何處尋

永和宮詞

此詩明李西園先生爲重地仁和沈寶題曰李益從橫田漢宮涕淚時
千年之國事瑣瑣詩臣知陳其年如人集曰明思宗日貴妃維揚
人李氏時出宮沉與寡宮女最得寵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
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如

二言詩卷八

三

豐容盛鬋固無雙蹴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鳴寫生綃
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
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床少晏眠
陳娥衛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直笑宣恩慰至尊
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欲感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恭儉
房帷久絕珍奇獻敷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
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薰爐沉水煙私買瓊花新樣錦
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旨溫成不妬肩隨齒
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歡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賈佩蘭
往還偶失兩宮權雖云樊嬈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
綠綰小字書方寸一作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

金鈿欲得君王寵。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猶存敵體
思。手詔內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
尉。生平遊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
伎。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實氏專。涕泣惟聞椒殿
詔。笑談豪奪灞陵田。有司秦削將軍律。貴人冷落宮車
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
愁。后促黃門召共遊。初勸官家伴不應。玉車早到殿西
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羣臣譽定
降。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
宮。巫陽莫教荅舒恨。金鎖雕殘玉筍紅。從此君王慘不
樂。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經少子傷寒

李詩評卷八

四

落貴妃瘦損坐。佳牀慵髻啼眉掩。洞房豈惹湯溫水。簾
冷荔枝凝熱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裴回自絕君王
膝。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啓便
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諫筆詞臣有謝
莊。頭白宮娥暗感膚。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
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含黃。還向官家問永
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
瞬。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
足。夜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
休。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
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壠。昭丘松檟北風

哀南內春深。誰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

蕭史青門曲

馬融詩。馬融字季長。長公主。劉向傳。劉向公主猶流落人間。

蕭史青門望明月。碧鸞尾掃銀河濶。好時池臺白草荒。
扶風邸舍黃塵沒。當年故后婕妤家。槐市無人噪晚鴉。
却憶沁園公主弟。春鶯啼殺上陽花。嗚呼先皇寡兄弟。
天家貴主稱同氣。奉車都尉誰最賢。鞏公才地如王濟。
嫁樂安。光宗少女宜加意。正值官家從代來。王姬禮數
從優異。先是朝廷啟未央。天人寧德降劉郎。道路爭傳
長公主。夫婿豪華勢莫當。百兩車來填紫陌。千金榼送

李詩評卷八

五

出雕房。紅窓小院調鸚鵡。脆管繁箏叫鳳凰。白首傳機
阿母歸。綵繡大袖騎奴裝。灼灼天桃共穠李。兩家姊妹
驕然綺。九子鸞離闔。玉釵釵工百萬恣。求取屋裏薰爐
酒。若雲門前鈿轂流。如水外家肺腑數。尊親神廟榮昌
主。尚存話到孝純能。識面抱來太子輒呼名。六宮都講
家人禮。四節頻加戚里恩。同謝面脂龍德殿。共乘油壁
月華門。萬事榮華有消歇。樂安一病音容沒。荒窮桃李
朝露空。溫明秘器空堂設。玉房珍玩宮中賜。遺言上獻
依常制。却添駙馬不勝情。至尊覽表爲流涕。金冊珠衣
進太妃。鏡奩鈿合還夫婿。此時同產更無人。寧德來朝
笑語真。憂及四方宵旰甚。自家兄妹話艱辛。明年鐵騎

燒宮闕君后倉皇相決絕仙人樓上看灰飛織女橋邊
聽流血慷慨難從鞏公死難亂離怕與劉郎別扶攜夫
婦出兵間改朔移朝至今活粉碓脂田縣吏收妝樓舞
閣裏家奪曾見天街羨辟人今朝破帽迎風雪賣珠易
米近柴門貴主淒涼向誰說苦憶先皇涕淚連長平嬌
小最堪憐青萍血碧他生果紫玉魂歸異代綠盡嘆周
郎曾入選俄驚秦女遠登仙青青寒食東風柳彰義門
邊冷某日昨夜西窗仍夢見樂安小妹重歡謀先后傳
呼喚捲簾貴妃笑折櫻桃倦玉階露冷出宮門御溝春
水流花片花落回頭往事非更殘燈炮淚沾衣休言傳
粉何平叔莫見焚香衛少兒何處笙歌臨大道誰家陵

暮對斜暉只看天上瓊樓夜烏鵲年年他自飛

圓圓曲

補人集曰姑蘇女子圓圓字昭慶家文才也三歲時
如月先生嘗言婦人以姿容為六白之女之時時變其
武安侯初置別室中侯武人也圓圓若有不自得者李自成之亂為
賊帥劉宗敏所掠我兵入燕
京圓圓歸某王宮中為妃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闕傷哭六軍俱縞素
衛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蕪
雷揚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家
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威里筵侯等取將重油辟車
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
官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
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

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
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
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晷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迴顧
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
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淡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
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
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正馬還
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
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
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
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尚在浣沙女伴憶同行

本宮詩卷八

七

舊巢共是銜呢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
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苦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招致
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
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
一代紅顏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
看不足香還塵生鳥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
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
日夜流

按楊村人有陳詩云武安席上見雙鬟五侯七貴皆無用
只因女子下流關取兵迫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收馬健兒無限恨
天教紅粉定燕山
亦為圓圓作也

琴河感舊

楓林霜信故棹琴河忽聞秦淮下生賽賽到
自白下適逢紅葉余因客坐偶話舊游主人
命犢車以迎來持羽觴而待至停驂初報傳
語更衣已託病瘵遷延不出知其憔悴自傷
亦將委身于人矣予本恨人傷心往事江頭
燕子舊壘都非山上蘼蕪故人安在久絕鉛
華之夢况當搖落之辰相遇則唯看楊柳我
亦何堪為已屢見櫻桃君還未見聽琵琶
而不響隔窗扇以猶能無杜秋之悲江州
之泣也漫賦四章以誌其事

琴河感舊

八

白門楊柳好藏鴉誰道扁舟蕩漿斜金屋雲深吾谷樹
玉杯春暖尚湖花見來學避低圍廚近處疑嗔響鈿車
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家

油壁迎來是舊遊尊前不出背花愁綠知薄倖逢應恨
恰便多情喚却羞故向閒人偷玉筋浪傳好語到銀鈎
五陵年少催歸去隔斷紅牆十二樓

休將消息恨層城猶有羅敷未嫁情車過捲簾勞悵望
夢來攜袖費逢迎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
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

長向東風問畫蘭玉人微嘆倚闌干乍拋錦瑟描難就
小窗愛箋墨未乾弱葉嫩舒添午倦嫩芽嬌染怯春寒
書成倚筆憑誰寄多恐蕭郎不忍看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

駕鶴逢天風北向驚飛鳴飛鳴入夜急劍聽彈琴聲借
問彈者誰云是當年卞玉京玉京別我南中去家在大
功坊底住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却是中山第中山有
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宴直歌舞坐中曾
見瑩鴉黃問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識曲彈清商歸來女
伴洗紅妝紅妝新絕技驚平康如此纔足當侯王萬事倉
皇王南渡大家幾日能安坐詔書忽下選蛾眉細馬輕

琴河感舊

九

車不知數中山好女光徘徊一時粉黛無人顧艷色知
為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妬盡道當前黃屋尊誰知轉
時紅顏誤南內初修梁苑成北兵已報揚州破問道君
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却早名
填代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
未識君王軍府鈔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
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
日見天子玉兒甘為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漢
涼竟如此我向花間拂素琴一彈三嘆為傷心暗將別
鶴誰驚引寫入悲風怨雨吟昨夜城頭吹簫簫教坊也
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裝

東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紬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此地由來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絃索更無聲。山塘寂寞經兵火。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蘆朱顏盡黃土。貴戚深閨阿上塵。吾輩飄零何足數。坐客聞言起嘆嗟。江山蕭瑟悲船。莫將蔡女邊頭曲。落盡吳王苑裏花。

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

玉京道人莫詳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知書工小楷。能畫蘭能琴。年十八僑虎丘之山塘。所居湘簾華几。嚴淨無纖塵。雙眸泓然。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見客初亦不甚酬對。

本書詩卷八

少焉諧謔間作一坐傾靡與之久者時見有怨恨色。問之輒亂以他語。其警慧雖文士莫及也。與鹿樵生一見遂欲以身許。酒酣拊几而顛曰。亦有意乎。生固爲若勿解。遂長歎凝睇。後亦竟弗復言。尋遇亂。別去。歸秦淮者五年矣。久之有問其復東下者。主于海虞一故人生。偶過焉。尚書某公者。張具請爲生必致之。衆客皆停杯不御。已報曰。至矣。有頃迴車入內宅。屢呼之。終不肯出。生悵恍自失。殆不能爲情。歸賦四詩以告。絕已而歎曰。吾自負之。可奈何。踰數月。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

者隨之。嘗著黃衣。作道人裝。呼柔柔。取所攜琴來爲生鼓。一再行。泫然曰。吾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爲出涕。柔柔莊且慧。道人畫蘭好作風枝婀娜。一落筆盡十餘紙。柔柔承侍硯席間。如弟子然。終日未嘗少休。客或導之以言弗應。與之酒弗肯飲。踰兩年。渡浙江歸于東中。一諸侯不得意。進柔柔奉之。乞身下裝。依良醫保御氏于吳中。保御者年七十餘。侯之宗人。築別宮資給之。良厚。侯死。

本書詩卷八

上

柔柔生一子而嫁。所嫁家遇禍。莫知所終。道人持課誦戒律甚嚴。生於保御中表也。得以方外禮見。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爲保御書法華經。既成。自爲文序之。緇素咸捧手讚嘆。凡十餘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菴錦樹林之原。後有過者爲詩弔之。

龍山山下茱萸節。泉響琤琮流不竭。但洗鉛華不洗愁。形影空潭照離別。離別沉吟幾迴。迴絲夢斷花枝悟。翻笑行人怨落花。從前總被春風誤。金粟堆邊烏鵲橋。玉樓湖上蘼蕪路。油壁曾聞此地遊。誰知即是西陵墓。烏相霜來映夕曛。錦城如錦莖文君。紅樓歷亂燕支雨。

繡窗迷離石鏡雲絲樹草埋銅雀硯綠麝泥浣鬱金裙
居然設色倪迂畫點出生香蘇小境相逢盡說東風柳
燕子樓高人在否枉拋心力付蛾眉身去相隨復何有
獨有瀟湘九畹蘭幽香妙結同心友十色箋翻貝葉文
五條絃拂銀鈎手生死梅檀祇樹林青蓮舌在心難粉
良常高館隔雲山記得斑駁嫁阿環薄命只應同入道
傷心少婦出蕭關紫臺一去魂何在青鳥孤飛信不還
莫唱當時渡江曲桃根桃葉向誰攀

聽宋樂隆歌

少小江湖夢酒船月明吹笛不知眠只今憔悴秋風裏
白髮花前又十年

題西泠閨詠

石城下君者系出田居隱借蠶室巖子著同
聲之賦玄文詠嬌女之篇辭旨幽閒才情明
慧寫柔思於却扇選麗句以當窓足使蘇蕙
扶輪左思失步矣故里秦池早駕木蘭之櫓
僑居明聖重來油壁之車風景依然湖山非
故趙明誠金石之錄卷軸無存蔡中郎薑白
之辭筆牀猶在余攬其篇什擷彼風華體寄
七言詩成四律愧非劉柳聞白雪之歌謬學
徐陵叙玉臺之詠云爾

曲清女郎能音音各靡不示下
後通廣陵劉孝廉孝康名師授

婦人集曰石城下玄文名夢珏
母曰吳慶夫名山風物詩歌西

落日輕風鴈影斜蜀牋書字報秦嘉絲紗弟子稱都講
碧玉才人本內家神女新詞填杜若如來半偈繡蓮花
妝成小閣薰香坐不向城南關鉤車

晴樓初日照芙蓉姑射仙人賦子虛紫府高閑詩博士
青山遺逸女尚書賣珠補屋花應滿刻燭成篇錦不如
自寫洛神題小像一簾秋水鏡湖居

五銖衣怯鳳凰雛珠玉為心冰雪膚綠脣侍兒春被襖
紅牙小妹夜揮箏璫窗日暖櫻桃賦粉黛風輕蛺蝶圖
頻飭翠蛾人不識自將書札問麻姑

石城楊柳碧城鸞謝女詩篇張女彈鸚鵡歌調銀管細
琅玕字刻玉釵寒雙聲宛轉連珠格八體濃纖倒筵看

閒整筆牀攤卷素棠梨花發倚闌干

贈寇白門

婦人集曰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
今甲士五千俱執絳紗燈耀耀如同白晝國初籍沒諸
數街朱盡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婦自給婚度亦在所遣也一日謂朱
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落少叱利之手且妾固未
取即死尚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閒當
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述一月果得萬金

南內無人吹洞簫莫愁湖畔馬蹄驕殿前代盡靈和柳
誰與蕭娘鬪舞腰

朱公轉徙致千金一舸西施計自湫今日祇因句踐死
難將紅粉結同心
重點盧家薄薄妝夜溪羞過大功坊中山內宴香車入
寶髻雲鬟列幾行

曾見通侯退直遲縣官今日選蛾眉窈窕何處雷塘火

漂泊楊家有雪兒

臨淮老妓行

婦人集曰臨淮老妓某處府中淨持也後為東平侯女教師甲申京師失守侯欲償而官音息而賦詩乞休下計無一人肯休侯身給事或說印中久宜往遂易袂給持之首開關數千盜皆賊而還

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關身強鬪歌舞白骨何如棄戰場
青娥已自成灰土老大猶存一妓師拓校記得開元譜
總輒登發便淡流真前訴出漂零苦妾是劉家舊主謳
冬兒小字唱梁州調新水調教桃葉撥定鳴弦授莫愁
武安當日舊聲伎秋娘絕藝傾時世咸里迎歸金轎車
後來轉入臨淮第臨淮游俠起山東帳下銀筆小隊紅
巧笑射棚分畫的濃妝穩仗簇花叢縱為房老腰肢在
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

不計詩卷八

一百

綿帶輕衫嬌結束城南挾彈貪馳逐忽聞京關起黃塵
殺氣奔騰滿川陸探騎誰能到薊門空聞千里追風足
消息無憑訪兩宮兒家出入金張屋為將軍走故都
一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妓堂仍評調絲竹
祿山裨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念二王
武安妻子相持哭薰天貴勢倚椒房不為君王收骨月
翻身歸去遇南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寶劍幾曾求死士
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耐杯酒女子無愁發曼聲
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惜黃金
購海師西施一舸東南遊鬱洲崩浪大于山張帆快柁
無歸處重來海口豎降幡全家北過長淮去長淮一去

幾時還誤作王侯邸第看收者到門倅奏伎蕭條西市
漢南冠老婦今年頭總白淒涼閱盡興亡迹已見秋槐
墮故宮又看春草生南陌依然絲管對東風坐中尚識
當時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綠珠子弟更無人楚州月落
清江冷長笛聲聲欲斷魂

王郎曲

王郎名穆於勿齋先生二株園中見之髻而
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師相去已十六七
載風流儂巧猶承平時故習酒酣一出其伎
坐上為之傾靡余此曲成合肥龔公芝麓口
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

不計詩卷八

十三

絲酒酣却唱梅村曲賜斷王郎十五時

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暫長孝穆園亭常置酒
風流前輩酒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束新翻善財舞
鑲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
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
王郎水調歌緩緩新為際際花枝暖慣拋斜袖卸長肩
眼看發化愁應懶推窗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
最是轉喉愁入破帶人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
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
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剪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
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

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頓息移
牀欹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往昔京師推小宋外
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痛時
世二重白翎雀婆羅門舞龜茲樂梨園子弟愛傳頭請
事王郎教絃索恥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誰君
不見原嵩黃帝碑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遇
都名肯放優閑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楚兩生行

蔡洲蘇崑生維揚柳敬亭其地皆楚分也而
又客于楚左寧南駐武昌柳以談蘇以歌爲
幸舍重客寧南沒于九江舟中百萬眾皆奔

八言詩卷八

六

潰柳已先期東下蘇生痛哭削髮入九華山
中久之從武林汪然明然明亡之吳中吳中
以善歌名海內然不過彈緩柔曼爲新聲蘇
生則以陰陽抗墜分刊比度如崑刀之切玉
叩之栗然非時世所爲工也嘗過虎丘廣場
大集生睨其旁笑曰某郎以某字不合律有
譏之者曰彼儉楚乃竊言是非思有以挫之
間請一發聲不覺屈服顧少年耳剽日久終
不肯輕自貶下就蘇生問所長生亦落落難
合到海濱寓吾里蕭寺風雪中以余與柳生
雅故爲立小傳援之以請曰吾浪迹三十

年爲通侯所知今失路憔悴而來過此惟願
公一言與柳生並傳足矣柳生近客于雲間
自識其必敗苦無以自脫浮沉傲弄在軍政
一無所關其禍也幸以免蘇生將渡江余作
楚兩生行送之以之寓柳生俾知余與蘇生
游且爲柳生危之也

黃鵠磯頭雨楚生征南上客擅縱橫將軍已沒時世換
絕調空隨流水聲一生柱頰高談妙君卿唇舌淳于笑
痛哭長因感舊恩詎諧尚足陪年少窮途重走伏波軍
短衣縛袴非吾好抵掌聊分幕府金寒裳自把江村釣
一生嚼徵與含商笑殺江南古調人洗出元音傾老輩

本言詩卷八

二七

疊成妍唱待侯王一絲縈曳珠盤轉半黍分明玉尺量
最是堤西去曲累人腸斷杜當陽憶昔將軍正全盛
江樓高會誇名勝生來索酒倚長歌中天明月軍聲靜
將軍聽罷據胡牀撫髀百戰今衰病一朝身死豎降幡
貔貅散盡無橫陣祁連高塚泣西風射堂賓客嗟蓬鬢
羈棲孤館伴斜曛野哭天邊幾處聞草滿獨尋江令宅
花開閑弔杜秋墳鵲絃屢換尊前舞鼉鼓誰開江上軍
楚客祇憐歸未得吳兒肯道不如君我念那江頭白叟
滑稽幸免君知否失路徒貽妻子憂脫身莫落諸侯手
坎壈由來爲盛名見君寥落思君友老去年來消息稀
寄爾新詩同一首隱語藏名代客嘲姑蘇臺畔東風柳

贈蘇崑生絕句

樓船諸將碧油幢一片降旗出九江獨有龜年臥吹笛
暗潮打地泣蓬窓
有客新經墮淚碑武昌官柳故垂垂扁舟夜半聞蘆管
猶把當年水調吹
西興哀曲夜波聞絕似南朝汪水雲回首岳侯墳下路
亂山何處葬行軍
故國傷心在遠山北望淚交流饒他劉毅思鵝炙
不比君今憶蔡州

元冒辟疆家姬董白小像

夫笛步麗人出賣珠之女弟維臯公子類側

八首

二

帽之參軍名士傾城相逢未嫁人諧嫖妓時
遇漂搖則有白下權家無城亂師阮佃天刊
章置獄高無賴爭地海兵奔逆流離經綿疾
苦支持藥墨慰勞羈愁若君家免乎勿復相
顧寧吾身死耳追恤其勞已矣夙心終焉薄
命名留琬琰跡寄丹青嗚呼錢神繡罷寫春
蛸于烏絲茶癖香來滴秋花之紅露在軼事
之流傳若此奈餘哀之惻愴如何鏡掩鸞臺
絃摧鴈冷因君長恨發我短歌詔以八章聊
當一嘅爾

古今詞話卷之八
蘇崑生集卷之八
蘇崑生集卷之八

影梅庵
憶舊中

射雉山頭一笑年相思千里草芊芊偷將樂府窺名姓
親繫雲璈第幾仙
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隄呼出見
月即殘雪映梅花
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
累儂夫婿病愁多
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拋却
高家兵馬在揚州

蘇崑生

蘇崑生集卷之八
蘇崑生集卷之八

本事詩卷八

十九

蘇崑生集卷之八
蘇崑生集卷之八

催妝曲為杜于皇納姬賦

瓊綃四角檀絲遠晴雲犀押烘朱鳥茱萸麝帶搖春風
鳳蠟散花銀箭曉梨渦小纈勾紅煙金蟲斜堆睡未闌
青菱呵活紫綿軟迴身却抱鴛鴦絃畫中蛺蝶愁黃昏
今日親承一笑恩江南有情無盡處蜜蜂飛上蓮鬢語

弔惜郎

朱門歌舞鬱金香蒙竹青絲夜未央花霧一痕花似箭
可憐吹落打越場
煙霧曾看玉質蒙迴身一片落花風招魂記得松窗影

半在濃香月

過昭君故里和邸店壁上女子韻

鬱金堂外總愁鄉。青粉含毫惱客腸。悲角夜寒孤枕月。紫駝家指一瓊瑤。魂搖環珮春何在。語澁琵琶曲幾行。千載明妃憐薄命。畫圖猶得訴君王。

壁子贈楊枝絕句戲和

老去心情似亂絲。銜杯鼓勇一登陴。落花時節人重見。定要楊枝唱柘枝。

柳花如雪雨如絲。簾外殘鶯過短陴。不信江南風景好。杜鵑聲裏送楊枝。

六言詩卷八

王郎天壤竟情多。宋玉衣香許拂羅。花下每分平叔粉。人間誰記念奴歌。曉風殘月春如此。細雨輕帆愁奈何。訝道妝成臨鏡立。鬢眉巾幘近來訛。

為友沂所歡題扇

戲代林郎悵別

花氣親沾蛺蝶裙

一絃一思繞春雲。魂銷今夜長安月。酒冷香殘應憶君。粉巾紅淚濕千行。燭付更籌一刻長。願得黃昏花睡去。畫樓偏遣月如霜。

薄命銅鞮宮裏人。舞裙歌板正青春。淒涼旅客愁如海。半夜挑燈賦洛神。

一笑相逢石上緣。珠啼玉唾總堪憐。多情豈是癡兒女。慧即文人俠即仙。

一登春水畫中居。愁病無緣攬子袪。共說三眠人似柳。腰肢瘦到沈尚書。

綵線真成續命絲。玳梁花語却差池。生來海燕原同宿。莫話盧郎年少時。

為秋岳悼公用李長吉惱公韻

壁桃憐小。雷彈驚墜輕紅。誰佩乘靈霧。瓊煙散綺叢。影如春絮。速妝憶露華。濃鵲鵲窺蟾鏡。梅檀冷鈿。節藥疑

偷玉杵。浪只打秋。落蛤帳留玄的。蝦鬚網綠。蟲窓知百和語。衾吐合歡。葺樓鳳憑簫。迺套蛛受粉。融當年叙插

驕無那。步臨風。理檝迎仙。葉吹燈護錦蓉。豔將鴉鬢發。羞仗麝巾籠。犀帖衝梁燕。蓮窠穩蜜蛭。牙冠蘭袖拂羅

襪。水晶蒙寶扇。分天賜。吳紈壓鬼寶。勺脂供繡虎。掃黛健當熊。冰立看囊筆。波橫濺楚弓。同心人是栢。幽閣氣

如虹。倉卒甘泉火。蒼茫函谷封。有金埋將相。無劍倚崆峒。萬戶聞哀鴻。千官哭鼎龍。河山隋苑草。風雨漢臺銅。

惟悴孤臣泣。堅貞女士蹤。血甘陵土碧。衣惜御爐烘。完

鮮存瑤瑟。鋪香種鹿葱。旅愁寬塞鴈。彤管奉江楓。夫子

騰嘉譽。詞場起峻壙。葡萄名最重。菡萏色偏穠。惆悵梁

家總譏彈霍氏馮調鶯澆磊瑤遺騎召絲桐步障紛相
籍油車晚自從纏綿溫蕙性親切泥雕龍比翼翻文沼
柔條擅永豐期尋霞外駕兼損故園松雲母纔裝館樵
青可署僮身憑呼翡翠郎愛躍花驄鄭重真珠掌霏微
絳雪客采萸修帶結蛺蝶盛年充鬢瘦清霜後腸迴石
闕中啼鵲絨舌剪墮馬賦鬟髮入夢神題峽招魂客自
平長生門竟鎖銀漢鵲難通潘岳心搖落休文體病懣
霓裳瀛海見樺燭繡帷逢展匣芳痕濕挑琴密意融伯
勞飛漸香溝水識成凶玳字鐫南國玫瑰簪折舊宮真消
紅蠟淚空羨白頭翁嬌女珊瑚擁遺珪瑞腦縈鳥迷建
業樹月過景陽鐘好向楊枝覓多情本易空

本事詩卷八

三

初夏聽傳聲度曲

落花淡處燕泥香碧樹陰移錦席涼正是江南春盡日
玉簫金管出橫塘

至白下吳巖子以詩見貽展玩之餘輒為遙和

兼送其卜居湖上

送春猶及柳絲風杜宇情多繞故宮草長六橋香欲去
花飛三月夢初逢青溪煙雨知何代後庭玉樹紛難再
啼鳥應吹舊朱樓當年人影雙雙在萬事飄零豈自繇
鷗鷺一艇還綢繆博山簾捲開芳咏無數紅蘭正竝頭
九天咳唾明珠墜玉鈎敲醒鸚哥醉閨閣文章事已奇
江山畫盡家如寄千秋逸韻落晴湖廡下何須更儗吳

為著風流高士傳敢題金粉麗人圖

歲為韶九張郎二絕句

青霜天氣月明時重見春風柳一枝為報芙蓉妝鏡畔
畫眉人是遠山眉
豪竹青絲夜未央錦燈圍處晚花香楚宮雲氣今誰賦
羅袖空餘淚兩行

按張郎字韶九名采陵文所繼韓文公後宗伯嘗于摩訶庵樹下為張郎
作古詩云手摩娑雲天賦一山初染粉紅花底看人如玉笛怕花飛花
開人莫驚當時此二句已見詩話云今日對行樂與花同斷腸又王子春燕
集宋初受蜀道事法至則珠璣花云春律清絲千縷縷夢裏人來乍暖輕
寒猶在也

袁絳菴招飲演所撰西樓傳奇同秋岳賦

鳳管鳴絃奏合圍酒場新約醉無歸可憐葡北紅牙拍

本事詩卷八

三

猶唱江南金縷衣詞客幸隨明月在清歌應遏彩雲飛
上林早得琴心賞粉黛知音世總稀

寒城客思繞更籌夢裏橫塘阻十洲一部管簫新解語
六朝人物舊多愁烏棲往事談何綺鶯轉當筵滑欲流
落魄信陵心自苦徵歌莫訝錦纏頭

唐祖命納姬吳陵為賦催妝詩

繡帶留仙麝粉飄天涯明月照填橋鵲鵲裘價能多少
買得春江第一簫

紅潮雙纈鬪燕支看殺吳陵輕薄兒只有鳳池青玉管

天教長近遠山眉

霧鬢欹宜刻玉鸞鏡臺消得盡情看隋堤一派垂楊路

不種瓊花種合歡

爲善持君初度和巖子

水晶簾捲萬山晴
百和成籠玉鏡臺
貝葉靜翻花雨落
衆香國裏對如來

贈歌者王郎南歸

香藕紫絳度煙霄
金管瑤笙起碧寥
誰唱揚州新樂府
舊人彈淚兌櫻桃

盤髻搗箏各圖妝
當筵彈動舞山香
酒錢夜數留人醉
不是吳姬不可嘗

王生輓歌

春風幾日拂朱絃
玉骨生將塵尾填
雲散畫梁人未老

本事詩卷八

五

轉傷紅豆李龜年

風急江城捲暮潮
樽前碧月尚春宵
王郎已死清歌歇

愁聽東吳紫玉簫

寒食棠梨野水昏
孤舟細雨隔江村
鷓鴣聲急千山暮

玉笛分明話斷魂

梁清標

江陵詞人曰梁清標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著矣猶爲學不輟每
遇明卿與諸公痛飲自撰詩古文傳頌滿海內間爲小詞公嘗求之
之座與吳崇道陳子龍等宗伯香齋詩集卷之四題絕句云半船坐
月公蕭蕭分爲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聽聽是王郎又云淡煙
時日滿岸春色淡依上小紅容爲看花
頻載酒海關開否問東風有無林詩集

題李司寇陳姬遺像

想像春風面殷勤屬畫師
曲房燒燭夜長笛倚樓時
畫

永調鸚鵡歌成喚雪兒
姍姍明月下初訝珮環遲

虛負鸚鵡書支離奈爾何
驚膠疑可續湘水怨偏多
寶篋開青鏡香奩懸黛螺
忘情非我輩忍復聽雲和

高念東姬人爲詩輓之用東坡韻

王君翬權莫問天洗妝辛苦伴談玄
畫眉京兆原多事
詞傷朝雲晚悟禪
桃葉春風江上句
梧桐夜雨夢中緣
絮飛不待丹成去
證果三生洛浦仙

劉莊即事次念東韻

是日演黃梁夢追憶昔時同雪堂
淇瞻集此

園觀秋江劇不勝聚散存亡之感

剪剪西風荇藻香
煙波一曲鳳城傍
酒壚客散河山邈

本事詩卷八

五

槐國人醒歲月長
便欲觀濤吟七發
渾疑落木下三湘
聞歌今昔同流水
莫負溪橋漱澗光

再次念東韻

雪堂侍郎贈歌者陳
既有烏絲紅淚之句

銀塘瑟瑟杜蘅香
落日開樽野水旁
黃葉碧雲人既遠

鳥絲紅淚恨偏長
空聞送客傷滄浦
無復招魂弔楚湘

秋色依然軒檻外
那堪重認舊湖光

揚州偶感

由來明月在揚州
子晉吹笙此地留
玉燕上釵三婦豔
金丸落鳥五陵游
丹青錦軸充行笥
燈火春宵醉畫樓
一代豪華流水盡
祇今猶說富平侯
前溪一曲舞腰輕
挾瑟佳人自石城
十里香凝絲步障

五侯餉合玉盤。歸田文座上。鷄鳴客。虞氏樓中采擲瓊。
燕去烏衣空。甲第。那薄花鳥若爲情。

日煖泥融走鈿車。江頭唱徹後庭花。櫪閒驀裏金羈絡。
獸壓香爐玉辟邪。翡翠鉤垂弘靖宅。珊瑚樹出李倫家。
竹西何事喧歌吹。不種東陵五色瓜。

隊隊紅妝細馬。馱鳳臺消息。竟如何。千盤客饜銀絲脰。
七寶花園白。亭歌醒酒石。欵秋蘚蝕。縷金裙。疊暗塵多。
蕭條衣桁。瑤場冷。無復春風入綺羅。

劉園觀陳伶演秋江劇次雪堂韻

秦青一曲和人難。寫出秋江木葉寒。搖落渾疑江上立。
不知酒醒是長安。

公詩詩卷八

三

芙蓉秋影亂平波。折柳江頭哀怨多。未免有情還我輩。
停杯搔首恨無那。

聽罷新聲送夕暉。行雲暫駐尚依稀。分司御史疎狂甚。
誰復開籠放雪衣。

雛鶯百轉擬輕喉。似笑如顰怪底愁。他日重尋腸斷處。
沉沉燭影水邊樓。

詞塲玉茗古今師。繼起陽春更在斯。吏部文章司馬淚。
秋塘蕭瑟柳絲絲。

閒心蕭瑟斷諸緣。忽漫當歌體欲仙。秋水盈盈人宛在。
西風零落芰荷天。

冬夜觀伎演牡丹亭

優孟佞冠鬼亦靈。三生石上牡丹亭。臨川以後無知己。
子夜聞歌眼倍青。

贈柳敬亭南歸白下

三十年來說柳生。留髭此日絕冠纓。指揮舊事如圖畫。
對汝堪移萬古情。

同畫田一布。於冶城溪處有柴扉。春來數醉荆卿酒。
風起揚花送客歸。

軍中敗事語如新。磊落寧南百戰身。爲問信陵當日客。
侯門誰是報恩人。

齊諧志怪詎荒唐。抵掌風雲起座旁。天寶尚存遺老在。
何哉白首說興亡。

公詩詩卷八

三

宋荔裳觀察召飲寓園觀祭鼻陶新劇

春城忍見一花飛。勝侶長安此會稀。白舫柳塘蕭鼓發。
朱樓夾岸盡開扉。

對酒當歌水竹叢。人間何事謗書同。不須重讀三君傳。
今古傷心一曲中。

春宵觀邢郎演劇

小堂一載罷雲璈。此夕開尊絳燭高。人面花香花解語。
當筵重認鄭櫻桃。

題毛大可姬人曼殊小照

百朶雲光結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
好護豐臺第一花。

紀映鍾

字子魚

號雙魚上元人
詩文自稱鍾山遺老與方之林古度齊名白髮當歸紅手聽曲說青溪舊事
紀映鍾不獨一日與大異刊在卷首蓋余嘗讀其詩而心折其文有絕句云
三石山前落手時力為難出偏師亦知本意終始言此青溪未足知謂
本意雖終本意時也惟亦和云人物南朝賸酒時過江僕射是吾師猶餘懸
想云云蓋其意也

離孃度曲歌

為王

金衣仙人啄紅藥琅玕粉蛻胭脂淪江南四月雨初晴
五銖香動湘靈簫王郎羯鼓牢騷人坐上離孃並春夢
離孃添髮秋水姿宛若驚鴻起幽壑清歌一曲易人慮
行者忘擔卸忘墜細聲直上廣庭雲激越還掛林莽落
歌罷清輝炤坐人雕楹三日餘音嫻淳于優孟錯兩旁
一石仍輸君善謔羅襦不解薊澤聞東鄰有女遊重閣

本事詩卷八

元

誰能才調比王郎不負佳人萬金託開元天子重梨園
公孫大孃劍磅礪杜陵野老愁復愁一見能消十日惡
風塵頃洞當年同絕世紅顏摧胡漢王郎感涕全盛時
六代繁華猶似昨會須譜出清平詞沉香亭畔拋絃索

贈小鳳

楚水繁霜挽去舟梁家小鳳紫衾稠玉釵自掛臣冠笑
金縷還銷祖帳愁香鳥夜紛春滿座雲鬟朝沐錦纏頭
最憐城北徐郎美更取鴟絃撥指柔

小宛為冒巢民賦

簾簾輕風送過廊為看白石坐溪光花沾夕露連心靜
玉抱秋燈具體香女伴懶要雙陸劇硯山頻做十三行

閉門夫婿兼師友淡翠堂中仔細商

宋

琬 玉以荔裳

嘉宋先生詩序云琬字重九連城拔秀詞衣難更磨
引滿如新第其詞家名不數於宋子夜諸曲矣
贈陸君賜 陸君善三絃子家世詩
便能歌之真絕技也

花落樽前喚奈何忽聞燈下唱韓娥月明彈出關山月
却恨秦箏鴈柱多
朔風吹雪夜漫漫變徵高歌易水寒醉客滿堂齊下淚
分明畫出白衣冠

為方爾止題姬人抱鴛圖

圖畫詩篇總斷腸人間那得返魂香報仇才証西方果
來世應為攝隱孃

本事詩卷八

元

憶亡姬

一彈別鶴閉金徽江燕思家兩度歸為聽西陵砧杵急
朝來猶自問寒衣
曾隨畫舫弔貞孃一陣西風謝海棠欲葦花鈿無處哭
落花殘夢繞錢塘
香魂暫泊給孤園寒食無人薦白紵揚子濤聲家萬里
櫻桃花落又黃昏
曉窓猶記畫雙蛾一曲傷心子夜歌鐘梵聽來歸淨土
那知人世有修羅

此詩宋先生詩序云琬字重九連城拔秀詞衣難更磨
引滿如新第其詞家名不數於宋子夜諸曲矣
金細而需
贈者矣

沈子琴齋亭
餘杭人

經

玉燕飛

顧開森

柳生歌

本有詩人

三

使聽者悲泣喜笑世稱柳生不虛云

廣陵柳生能好奇千年野史口說之濮陽游俠走天下
上空手弄王公扈十五人入盱眙市渡江直上長千里
長千不之使酒人白銀蠟炬瓊瑜紫諧談一笑哄滿堂

入聖詩卷八

三

領工部見山與傳奇柳老云上下千年事飛騰六尺身中原無制三
老見斯人又示任侯修程耕粗豪擅解紛瀟條繫大樹主德故行平

曹爾堪 子鎮願菴嘉善人

贈映然子

挽鹿車偕隱後同心常結鵲橋邊

按映然子即王映瑞派李重先之二文適貢士丁聖業偕隱青巖言屢少時夢隨羽客陟嶺峽圍曰青無園因作青無園記而係以詩曰鸞如中峯近蒼峭引入青無曰橫寒丹草花之新月映紫髮陳隊白雲攬幽游二句歸老亦奇絕省城敗舉奉獻清夢遼海難維翰短策又夢也三安能盡訪遺踪云其題名雖句自張映然子詩幸楷爲選詩緯文律行世越中毛姓有婦女字映然者曾詠奉玉初嫁此日方在伯玉妻詞賦舊傳涇海上樓臺待月吟四首皆當時使妾所敘壓桃花雨吟紙昨夜五言開首句爲河先龍汝南翁亦爲映然子作也

周茂源

聽教坊人理舊曲

似黃金鳳髻堆鴉○供奉西宮老歲華○爲問聖陵何處所
秋風凋恨六萌車○

本事詩卷八終

本曹註卷八

三三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鈞 編輯

卷九

周亮工

顧大申

陳瑚

彭孫通

宋 肇

王士祿

李念慈

施閏章

丁 澎

徐乾學

尤 侗

錢中諧

錢陸燦

徐 夜

董 俞

程康莊

本事詩卷九

張養重

俞南史

雷 垕

梅子魁

錢 霍

徐 倬

吳毓珍

陸 萊

沈 章

本事詩卷九

後集

楓江漁父 徐 鈞 編輯

孫 大椿 重校

周亮工

元亮號園

園在長安白下駐節青溪東居吳越作歸隱計治書于舟中與
胡元振以泰淮盛事云兒家近白下舟中為相尋常已過波口桃花新燕
語門前楊柳黃鳥歌畫船人過湖簾櫳不覺輕移扇餘明
月微隨流水知船在板橋西讀之幾欲作望江南也

海上畫夢亡姬

姬與子共甘苦者七載餘性悲壯青陽城上

矢死登陴絕命時言妾為情累誓不願再生

此世界幸祝髮以比丘尼葬生死宛丘死維揚

本事詩卷九

歲不寂寞然妾魂夢終在白門柳色中不在

簫聲明月下也郎君城上詩猶能默識幸書

一通并妾所和詩置諸左慈枕古墨及素所

佩刀置諸右覆以大士像左持念珠右握郎

君名字意仗佛力解脫非願再世作臂上環

也語悽切不忍聞姬王氏父為老諸生歸余

時即能為有韻言蓋本之庭訓云隨子宦維

揚疾死署中年才二十又二葬秣陵牛首之

東姬志也亡三載矣不數入夢每為詩哭之

亦哽咽不能句己丑之夏董師海上舟泊城

頭風波鏗鏘為歌悲鳴茫茫交集遂有魂來

握手涕泗假若生初未免有情不自知其絮絮矣

波濤鐘磬客心降遠夢無煩待夜釭芳草路遙煙漠漠雲車風轔水涼涼木衙精衛寧知漏珠滴飲人竟欲雙

躑躅詞郎戰苦處烏龍江遠白龍江宜渺天風吹步虛因知徑路死能如全無非是惟冀綉

但有仇讐在魯魚瀚海難輕驅鐵船草堂空約註農書瀕行猶道波濤惡何似開乘下澤車

閨中作賦未曾休玉女新乘白玉樓才鬼臨文情自艷鏡臺有句力偏遒

瓣香未必留巫峽杯酒常懷莫莫愁猶憶微酣識我語不仙不佛不封侯

香粉堂中尋佩刀月明起舞鬼能豪新詔囑記前金粟小傳歡攜舊學陶

百雉城高驚白浪寒鴛夢冷憶江皋依藉更見離中面玉步聲搖大海濤

千里

慧刀乞我斷情根柳色誰教戀白門釧上尼珠閒月指機中綵線認風幡

舌刪綺語微存戒膝少佳兒未若髡城上詩同風雨葬難從劫後釋煩冤

衆香國裏水僊王薜荔裳垂碧玉璫草色孤墳新白下簫聲明月舊維揚

依違夢不離江渚辛苦現能認海航贈爾冰絲千萬尺一絲更莫綉鴛鴦

竹枝詞爲胡彥遠納姬賦輕風襲襲吹蘭船但道錢塘路不遙

我有北孃能說餽喃喃細說細君賢一意溫存百意慊

貪得紫香香到口瞞人牆外遞金錢

花氣泥人意未舒難教順水瀾雙魚侍兒偷報仙霞信

再檢黃河入閨書

蠻妝新樣木蘭陂學得金陵百事宜

黃石好

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時事

由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瑟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櫺石

細雨朝開隔岸花

雲鬢月底分明畫

如殺垂楊一半遮

章丘追懷李中麓前輩

焉文閣裏舊詞魔

自說聞聲泣下名

鴛鴦檀槽明月夜

百年猶按奉常歌

公以爲文名聞常言其自作詞客無不立下清機

萬有穿石之堅長于竹葉之脆公之文章其可與石比也

于過章兵猶見有正其技者公以奉常致仕

青龍鈔就自矜誇一律勾停譜鏤銀樓上燭光空自合

錢塘不許唱琵琶

公嘗作琵琶行自注言韻句優速出琵琶上琵琶行在

韻用韻尾起韻五神公嘗曰作

記時應光合其名其樓曰清光閣

擊打振藻百千函賴得荒唐足謝說自許臨文非率易

惟將委曲許遵嚴

公與樂安李公伯康同有文名時稱三李公皆以不合于時

自遠于世云公集最夥每擊杯屬筆對客飛韻

唯公能當之

憑教一笑散窮愁小令元家字字搜南客不知宮調好

虞山近始艷章句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公嘗作章句以爲人所未有

蘭陵美人歌

示胃

辟疆豪氣今人獨客來便肯開

醉生平杯勺未能勝

勸客千觴歡不足荀與迎我向園亭夜夜紛紛奏絲竹

妬殺楊枝鸚鵡歌惱亂秦蕭鳳凰曲徐郎窈窕十五六

髮覆青絲顏白玉昔之紫雲恐不如滿座倡狂學杜牧

聽江南調淚似珍珠百斛傾主人好客情未已池上明

朝重脣鯉更攜紅袖坐蘭舟清光下上芙蓉水維時客

臥不能從主人強起聊相同一見美人問何處云在蘭

陵渡頭住誤落青樓塵網中不知誰是儂夫婿美人嘲

我村如牛作客既無金絡腦當筵那有錦纏頭我謂美

人卿莫笑將爲卿卿發長嘯辱井昔因誰氏沉蘇臺舊

爲何人沼觸撥興亡今古悲仰面看天爭得穩主人勸

我且飲酒一吸遂盡三百斗醉來白石叱成羊醒後蒼

雲化爲狗美人美人爾來前人生豈得長少年不如歸

去江南好飄泊天涯最可憐君不見湓浦灘頭琵琶婦

江州司馬亦潸然

彭孫通

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彭孫通海鹽人

之

畫閣名姝絕代無浦雲山雨對金鋪
曾將內史臨川筆
榻得滕王蛟蝶圖

和松陵女子虎丘題辭詩

黃葉驚秋樹影微天涯羈客苦思歸
松陵江上青楓冷
夢逐行雲一片飛

宋

夢逐行雲一片飛

清風店口號

淒風苦雨不勝悲獨宿清風店裏時
一夜幾番添蠟燭
堪頭細讀宋娟詩

錢塘顧啟姬鄂子幼與室人也美於京師有花

憐昨夜雨茶憶故山泉之句一時艷稱之茲
幼與遠道見訪口占以贈

閑中有高咏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為贈婦篇畫

眉君暫輟下榻我相延賦就滕王閣靈風促轉船

王士禛

王士禛詩集卷之五王好客嘗談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常書于下問訊博上
王士禛詩集卷之五王好客嘗談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常書于下問訊博上
王士禛詩集卷之五王好客嘗談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常書于下問訊博上

聞大司寇五絃李公罷遣歌姬遙呈此歌

聽歌曾入忘憂界月落河傾不知憊
令公豈是尋常人
天與豪華當十賚近聞學道遣諸姬為公搖搖不可耐
汾陽聲伎娛暮年時能寂寞甘鮭菜况公磊落須達觀
不應竟縛枯禪戒未是香山與病綠何妨樊子同春在
安石攜妓誠有取處仲開閣終無賴誰為公畫此策者
狂奴恨不鞭其背一朝解脫追舊歡瓊枝仍聚春風內
好炙笙簧教細吹更展程輪待高會司熟雅有牧之狂
尚書元是司徒輩掉頭會訪午橋莊洗眼重看回鶻隊

白雲山人以家兄聞於使司遂能遣歌姬作歌送之於亦戲成五絕句云司
勳一首與僕同遊過書夜聽雨萬種心清消未盡以龍駒馬過楊柳橋帶
明珠淡時無聲波迴雪出門時錦纈雨地風流盡無復當筵屈柳枝輕舞
緒未留停處住揚州過五年畧似江潭話天章梨園法曲已如煙促促
七

聽白壁雙琵琶

四絃誰破夕煙昏恰是香山老裔孫國手那推賀懷智
妙音直壓康崑崙崙崙移時寂壓鳴沙雁一摘崩騰斷峽猿
不是狂奴能作達此中應有淚千痕

鍾山秀才歌

鍾山秀才者李翰林研齋夫人少攻筆墨而
金陵之人因以目之者也研齋酒間道其事
為隱括作此歌

嬋媛有女鍾山居明珠不結紅羅襦獨向閨房弄筆墨
墨痕時壓脣邊朱遂有鍾山秀才號既家博士差同調
金釵每劃月窓窺錦綉愛寫風林貌水晶小印珊瑚紅
字摹萱草書名工夔門太史得一見不知乃出裘笄中
太史時亦金陵住英雄苦有猜嫌慮浮沉聊試覓紅顏
那知却與傾城遇傾城相遇忽相憐誰能遠結來生緣
不成便辟留侯穀好與共泛鴟夷船貯將絕代金堂裏
難忘結習芙蓉紙夫君乍見驚且疑胡與鍾山秀才似
一笑知是當時人當時見影今會真文園病令詎辭渴
關圖小妹誠殊倫書成朱鳥曾盈筍

本真詩卷九

八

作歌重紀事許寫湘蘅報苦吟須署鍾山秀才字

鍾山秀才字有學曰湘蘅詩寄為佳也鍾山秀才字有學曰湘蘅詩寄為佳也鍾山秀才字有學曰湘蘅詩寄為佳也

菊香甚
昨過西泠路蒼茫弔夕陽餘魂銷未盡重賦菊香墳

西湖竹枝詞為阿應作

阿應的的斷人腸秋水為眸霧剪棠花下閉門定何許
陸祠西去岳墳旁

湖畔十三嬌女兒新聲還較轉鶯過何當良夜隨儂去
明月滿船歌竹枝

五憶詩按此詩亦為阿應作

願為形影共徘徊少別心情已莫裁最憶湖樓憑暮雨
段橋煙暝小舟來

嚼花吹葉太憨生祗道狂奴獨有情最憶杯殘訴離愁
酒痕和淚一襟明

湖心亭北指君家暗約迴橈訪若耶最憶酒闌風雨急
親迎桃葉一舟斜

船頭明月坐深宵茉莉風涼碧漢遙最憶流輝照雙影
沈郎清瘦謝孌嬌

不事詩卷九

九

煙波容與散幽懷斜日荷香靜水涯最憶淹留迴夜舫
流螢飛墮玉兒鈿

寶鐙怨為李雲

門裁武昌柳繁脰武昌魚妾是武昌女只愛武昌居
儂子勝阿侯儂心異桃葉郎若來相迎折却篙與櫂

贈韓生

政平如水先皇日行樂時時祇戲傳江畔逢君訴遺
事斷腸如遇李龜年

謔語縱橫許入詩舍人侍宴栢梁時武皇沒後天無笑
說著宮車只淚垂

遺樂行太原王君席上作

王君豪舉多風格明月壺觴夜留客酒酣宛轉出歌人
廣帕纏頭宮袖窄仙音法曲非人間按拍時時聞太息
客疑太息應有因垂泣向客為客陳早年芳齒當三五
蕩邸豪華競歌舞鵲絃不數段師彈清歌每逐花奴鼓
紫雲異調少人聞來遲新破誰輕覩一從戎馬起秦川
世事飄零劇可憐桃李久摧故宮路松栢并闕西陵田
公孫弟子窮無倚越食鬻歌老不死忽忽回頭二十年
差垂白髮華筵裏當筵聞此為撫膺白衣蒼狗信難憑
坐客雖非沈家令斷腸如遇鄭中丞

李念慈

此縣人
溫陽人

與歌兒紅樹

本事詩卷九

十

碧葉著秋色天嬌若朝霞自貪紅樹好不復愛桃花

施閨章

尚白場山
宣城人

新嘉驛次會稽女子韻

環珮魂歸何處遊若耶溪畔路悠悠生前不作鴛鴦夢
定化孤鴻計隴頭

丁

飛鴻約圖
仁和人

為周同部盛名應仕垂三十年中遭逢譴謫頗多自歎已內南還其僕相過于
任或酒地與表痛飲者雖劇以自娛故僕有東園舊夢題華表而部新詞

託管信之句今其妻某字某號有詩云
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採撰以書衫袖裝川吳賜知之器有句云
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
白燕樓為一時傾倒如此

聽舊宮人彈箏

銀甲斜拋鴈柱飛玉熙宮裏尚依稀不須彈到回波曲
說著先皇淚滿衣

徐乾學

崑山人

贈歌者

柘枝舞罷憶家山落日長揪走馬還絲管春風急相待
莫因霜色損紅顏

尤

長洲人

西堂雜記云戊戌十月王學士熙侍經筵次上偶以老僧四壁皆書西廂
却在臨去秋波樓檢公案學士隨以個文對上立京野學士先以鈔本進

不言詩卷九

十一

復索刻本上覽其詞如批點得才子者其因問何出身履歷為數息久之
仍命取全書置案頭披閱之曰又摘詩金殿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
否答曰無遂命自府文書官錄之方謂不保已矣三月間適過都門使者跡
至於太僕一冊去裝滿進呈上大喜必何有以同所著詩集贈之者
按海若為盧龍司理漫風蕭蕭黑髮射虎意氣殊壯以為清平調之比云
後唐詞話謂盧龍司理漫風蕭蕭黑髮射虎意氣殊壯以為清平調之比云
白登科記諸道進士數數不異王若王人青藤居士王阮亭寄詩云南苑
西風御水拖股前無復按涼州怨宋法曲入
間過誰付當年翰部讀之歎歎泣下也

春風舞歌弔何澹玉

予客江上交毘陵莊芭燕芭燕為人豪蕩不
羈工詩賦兼善扶鸞因為予言凡仙何澹玉
澹玉武陵妓才色雙麗年十八卒故有以年
纔十八死託杜鵑根之句又云酒香過一世
花苑活三生其人放誕風流可見又一律志

其首句後云數曲琵琶絕妙詞看盡青衫惟有淚燒殘紅燭不成詩半簾梅影無君瘦千古情人是我癡可惜臨歧分付語至今湖水笑相思又有歌云春風舞春風舞吳姬紫玉飛作煙越絕西施化為土此首最佳而芭燕憶之不全惜哉芭燕嘗作別院書武陵何澹玉神主以炷香供之他日其紙為旋風吹起繞繞爐煙之上視之有小影焉約掠湘鬟翩跹舞袖如片月離雲疑欲乘風飛去至今跡稍滅猶鬢髮可圖也然澹玉竟以是日辭去嗟乎澹玉不幸芳年葬玉殘香剩墨散佚無

三言詩卷九

三

傳幸而降凡芭燕家如洞口桃花片片流出又不幸而芭燕所記寥寥僅得此徑寸珊瑚不無遺憾然又幸而予及見之為玉臺新詠增一佳話不與斷釵頰零落歸山丘也乃賦詩弔之以春風舞命篇

春風舞舞雲暮舞雨雲飛雨散風無起昔日錦屏人長短驚鴻踏今日夜臺客冷暖脂土吳宮姬越溪女素衣如夢玉如煙千載重逢舊時美人窈窕揚柳年趙瑟秦箏手解語枇杷花下醉紅裙燕子樓中歌白紵一川演葬青楓根荒壠年年啼蜀宇誰知天下有情人離魂猶作芙蓉主鈿車游戲到人間張郎幸遇湘江杜

黃子坡頭詩句新白鶴飛來歸何許只今片影畫留仙舞袖弓腰削翠羽相思無路喚真真霧髻風鬟為誰嫵君不見蘇嬾家住錢塘許屏簾唱徹黃金縷又不見青嬾墓築孤山墅春衫血點紅顏薄風流宜與何嬾伍三生一笑相爾汝他年載酒賦招魂舉杯澆遍西陵浦

訪馮靜容較書

曲巷低迷油壁車旁人爭指小憐家湘江香草傳青管巫峽行雲隱碧紗有意抱琴歌宛轉無緣滅燭醉天鈿閒情久作沾泥絮又逐東風楊白花

畱別靜容

無計消停青鈿車布帆容易便歸家紅紅歌串拋朱豆

本事詩卷九

三

灼灼啼痕點絳紗南曲關心人去後西風回首鴈橫斜還期九月秋江上載酒扁舟看荻花

是處羅裙載滿車偏教倩女別無家旌旗楚峽歸行雨簫鼓吳宮葬浣紗蘇小墓前雲半吐青姑祠下月橫斜

紫荊紅蓼年年老爭似西園短命花

靜容江上名姬也意度瀟灑風韻不減徐嬌嘗與余同遊西湖一處頗有和梅意云云後惜紅顏薄命傳為佳話云云名花畱世傳五世影事照

和花史詩

瑤宮花史傳云花史小名月兒月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讀書為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三母憐其幼歎

錄為散花仙史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

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

香汗濕其標韻如此

芙蓉城主全釵客雲中飛舞風中散花來到折花歸

一枝擎雨衣香濕

此詩見於南唐詞話云此詩不勝枚舉微吟吟望
二詩見於南唐詞話云此詩不勝枚舉微吟吟望

戲贈花史侍女楚江

楚江別傳楚江史侍兒也其幼小慧明慧日侍香案
請王主母于中中一各主母楚江以玉指一畫翠眉一雙花
史賦詩曰天門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
刺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
不作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
聞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
不合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
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楚江之仙也

本書詩卷九

十四

烏髻青衣一小蠻小中佳話已相諳身為花史司花女
手撚花枝半帶愁

和涿州郵亭詩

涿州驛畔有詩云棄子拋夫咽北風馳驅心
逐曉雲空此身一死非難事惟恐今生現夢
通已丑冬日晉中薄命妾徐淑題于使車宿
此讀之黯然漫和一絕

翠黛黃裙逐曉風汾陽回首鳳樓空只留蔡琰題詞在
那得秦嘉音信通

甲申以後燕南趙北郵亭驛間粉香狼藉于僕自北歸宿任丘旅店中
牆上有句云咫尺帝城秋更切入門何以問征鴻日題不問于誰其全
首漫憶不可讀僕和云滿庭霜月浸欄干鴈聲題詩上玉樓自隨沙草
如蘭閣猶憶露樓無只恐綠雲頻換無那青衫淚易乾多恐書生同薄倖

錢中諧宮吳

和驛中女子趙雪華

趙雪華吳中驛中女子也其詩云下書雙
袖向碧紗窗誰從馬上撥琵琶五言有
和者甚眾見宋元成尚行數集

憔悴征塵去盡樓平沙萬里赴邊州可憐青塚千行淚

併作黃河一夜流

錢陸燾

秦淮竹枝詞

滿城秋意桂花開賣遍河房不用裁五百舍人今不見

揀花打餅阿誰來前朝桂花開時有
揀花舍人五百人

徐夜

春情贈人

漁洋山人曰東坡為三子力平水先生外孫風韻蕭灑如諸晉間人為文章
超超然者書畫詩酒俱與前輩諸生隱居蓬艾間屢空晏如獨與王西樵阮
亭和順字常有詩贈之云相東
品藻留金谷風流續玉堂

青入紅樓淚復淚非關社日亦停鍼明朝撲蝶南園會

預辦釵頭關草金

一代才華悲落花西清園內賦新茶年年指點風流業

猶自垂楊結暮鴉

董俞

汪龍伯說錢中諧宮吳二學原俞最善談吳中典故其詩云下書雙
袖向碧紗窗誰從馬上撥琵琶五言有和者甚眾見宋元成尚行數集
柳春前於江鴻雪後求語德裕雅有自然之趣一語又云水與閣石
結語近山詞藻頗然如擅機雲之目曉尤絕語寶笈中玄微寄許城二董招
妓燕集僕有以耳書獨振玉
版書同泰之句蓋贈閣石也

秣陵女兒行

秣陵烏啼春月夜櫻桃新種碧窗下青樓女兒羅敷年
焚香坐撥鴛鴦絃金鋪半掩飛花入嬌鬟髮髻當風立
須臾皓魄映羅帷女伴藏鉤笑語微樽前寶髻朱英豔
燈下榴裙蛺蝶飛沉沉子夜金釵緩玉壺酒瀉蘭膏短
白苧空勞舞袖長紅牙醉度歌聲緩綺霞朝遊安石墩
畫船春泛莫愁村相如多病稱才子每到簾前欲斷魂
程康莊

此詩為古之名家所落給費一友知此詩者謂其音韻如燕尾點
綴處其韻素七與九爭長于鈞簿借月來雲為幌開見者無不驚詫如知十
人可謂

峪園贈妓

太史詩卷九

十六

飲朱太史峪園有妓某姬者歌以侑觴酒闌
迨至其舍醉後題贈

濯濯青娥倚畫樓朱絃度曲不知愁若非太史虹橋度
錯認仙人在上頭

張養重

歌妓芳塵持錦牋索題

白頭原是畫眉郎潦倒欣逢黃四孃手執鴛箋行索句
一時名動善和坊

采蓮曲戲芳塵擲蓮子

紅衣初散碧湖煙花底鴛鴦學晚眠手擲青蓮如彈子
只愁誤打別人船

俞南史

香奩社集分詠諸姬

吳郡善有以之為詩者其客復修之珠簾畫幃香成遂一時諸
名士多賦詩題名香奩社集詩交花未開時子日玉簫吹斷午寒
猶在坐園裏下庭柳細柳頭推人喚喚因是長有宿怨無傳令
力不勝其求書即席賦詩什不芳生面語應有連本出青池正詠
也

晚寒強病出來遲微笑燈前影半欹祇為愁多長獨坐
翻嫌情重易相思瓊花不是人間種桃葉還從江上期
若有好花兼好月攜來酒畔總相宜
瓜時初過正嬌嬈煙葉雙眉不待描濃睡未醒鸚鵡喚
曉妝難竟畫船遊清歌疑傍爐煙散豔影愁隨蠟淚消
一笑樽前似曾識朝來莫共楚雲飄

太史詩卷九

十七

日晚煙香護紫雲迢迢忽視下雲輶逢人每見敲棋局
佞佛長思誦梵經醉裏歌聲憑扇煖座間眉色映人青
酒闌黯黯消魂處明月臨空白滿汀

朝來曾不負芳辰晚坐花間送月輪和曲自同王太令
學書曾仿衛夫人每從南浦捐瑤珞長向西窓醉錦茵
家在虎丘山畔住真孃或恐是前身

月下亭亭影不移整釵微動小相思眼澄秋水光初剪
身倚名花豔獨披若對青鸞期莫失倘逢紅鳳會休遲
雙成欲見無消息還向君家寄怨詞

鳳影鸞音畫燭前紅衫紫帶使人憐蘭香宜出風塵表
絳樹還來歌舞筵懶隨新塗光正嬌翠鈿初貼態逾妍

金荃好句偏成誦細寫菖蒲小樣牋

定定詞

定定余友顧子家婢也初雖以色見寵仍令
他適後乃過于東城不顧子為咽不忘舊情
曾為余道其常事余笑曰此婢之愛王家郎
鮮以婢而傷定定之愛王家郎之愛王家郎
固作此貽顧庶使定定終為所有矣

蘭房春暖調鸚鵡簾外百花香映戶此時最易動閒情
花面了鬟當十五青綾衫袖藕絲裳曉傍妝臺梳掠忙
愛向春園隨闌草戲臨芳月捉迷藏子倚春風呈銅娜
滿頭喜插新花朵見人含笑更含羞秋眸斜睨香肩解

本事詩卷九

二八

主人勝妾正相依暮雨朝雲總不離年紀破瓜劉碧玉
風情題扇謝芳姿誰知一旦中生變嫁與里人稀見面
驚然相過淚還垂猶憶殷勤舊歡宴其時有客最情癡
說與偏令怨別離曾親嬌嬈還在眼為君投作比紅詩

雷

玳

汾陽別妓

汾陽別妓

一從塵外問春光頓減羅裙色更在靜苑為尋斷白雲
流杯鑑影出紅妝尚含淚一川酒欲分浮雲為帶長
愁見塔南明日路遊絲不似舊時香

梅子魁

賦得題作筆書不羨仙贈仙卿女史和程焦鹿

詩公韻

玉作堂下不羨仙笑問秋近草堂花杯傾若下全分月
雲生堂上雲生堂上燕燕樓中吹玉笛晚妝亭下落金蓮
夢中常三春愁處分得餘香夕照前

錢

梅枕歌范歌遠席上贈歌者孟細節

范生留醉吳宮素白玉盤薦紅櫻桃狂客一生歌白苧
鄰女淚更秋芳刀歌聲風裏飛如雪花落燈前細似毛
歌聲流轉離花落鸚鵡杯行烏夜號驚君忽作幽燕客
江路春寒將贈袍聞道幽燕近朔方招賢昔有燕昭王

本事詩卷九

十九

祇今駭骨無人買莫向金臺勢驕驕君行留不住夜宿
河東張散一曲送春風玉顏雙映櫻桃紅迴身幾轉
就郎抱青娥思殺白頭翁亂掉血淚雅錢霍紛紛盡作
櫻桃落

徐

傳

夏日集雪客寓齋聽侍史箏郎度曲

秦川公子舊珠袍漫向靈均學楚騷江上青楓聽不得
當筵且索鄭櫻桃
輕歌細馬致華郎樹裏聞歌客斷腸不是東君親囑付
人間那得有清商

度陵十五正盈盈就裏清曠轉盼明一曲山香花木落

客懷強半付銀箏

吳毓珍

伯英新安人奉天籍甲午鄉
薦乙未會試歷任按察司

竹西讌集贈歌者

隋堤秋柳影垂絲殘照還同白下時
忽聽霓裳歌一曲沈郎應減舊腰肢

含情含笑總凝眸猶憶侯家舊主謳
偏愛阿儂調笑巧黃金不惜為纏頭

友人納姬和韻

吳姬年十五惆悵落花天
別有銷魂處愁心入管絃

南市樓

見吳詩話

狹邪門徑轉如環日日青樓賣笑間
漫啓新聲歌白雪

本集詩卷九

二

誰憐薄命是紅顏

陸

萊

蘇山人

贈女史文英

琉璃硯匣鎮隨身芍藥吟成象管新
休擬行雲近巫峽

玉峰十二自嶙峋

沈

章

字子計集

有贈

名下無雙鏡裏雲光微露薄紗窓
漢宮春曉三千隊數到圖終未肯降

本事詩卷之九終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鉉編輯

卷十

王士禎

汪琬

陳祇謨

陳玉璫

陳廷敬

董以寧

徐紱

吳懋謙

附宋憲

顧景星

孫賜

毛先舒

吳綺

徐嘉炎

顧樵

入言詩卷一

本事詩卷十

漫集

楓江漁父徐鉉編輯

孫大椿重校

王士禎

西樵野乘上卷員風惠袖安清微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弱冠登進士為時一舉名震天下同知縣間擊鼓焚香茶熟續續飛故陽春酒在案有詩小大乾坤爭寫君侯斷腸句之語至今過黃陵者道此詩必為一嘆不徒道樂川之夢也宗元鼎定九贈阮亭詩云休從白傅尋仙夢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又云淮南風月幾人知是清明細雨時酒香殘腰帶減詩狂他日想王維

秦淮雜詩

青溪佳麗白下冶遊空存小姑之祠無復聖

郎之曲渡名桃葉懷王令之風流湖近莫愁

憶盧家之舊事高臥邀笛之步偶成擊鉢之

吟調類清商語多雜興以所居在秦淮之側

故所詠皆秦淮之事云爾

潮落秦淮春復秋莫愁好作石城遊年來愁與春潮滿

不信湖名尚莫愁

新歌細字寫冰絃小部君王帶笑看千載秦淮鳴咽水

不應仍恨孔都官

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逞事淚霑裳樽前白髮譚天寶

零落人間脫十孃

傳壽清歌沙嫩簫紅牙紫玉夜相邀而今明月空如水

不見清溪長板橋

傳壽字畫休舊院妓能絃索善登場演劇沙名院在字樓見桃葉女郎有蝶香集

新月高高夜漏分。梨花簾子水沉薰。石橋巷口諸年少。

白雲曉月。梨花簾子。石橋巷口。諸年少。此詩見於唐人詩集。

解習當年白練裙。白練裙。唐詩。白練裙。唐詩。白練裙。唐詩。

緩步秋風別樣新。文殊眉映午痕勻。洛成不用輕梳掠。

文殊眉。唐詩。文殊眉。唐詩。文殊眉。唐詩。

自有文犀號辟塵。文犀。唐詩。文犀。唐詩。文犀。唐詩。

文犀。唐詩。文犀。唐詩。文犀。唐詩。

北里新詞那易聞。欲乘秋水問湘君。傳來好句紅鸚鵡。

北里。唐詩。北里。唐詩。北里。唐詩。

今日青谿有范雲。范雲。唐詩。范雲。唐詩。范雲。唐詩。

范雲。唐詩。范雲。唐詩。范雲。唐詩。

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樓鴉流水空蕭瑟。

十里。唐詩。十里。唐詩。十里。唐詩。

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唐詩。阿男。唐詩。阿男。唐詩。

阿男。唐詩。阿男。唐詩。阿男。唐詩。

題余氏女子繡洛神圖。余氏女子。唐詩。余氏女子。唐詩。余氏女子。唐詩。

余氏女子。唐詩。余氏女子。唐詩。余氏女子。唐詩。

明珠翠羽魏宮妝。洛水微波渺正長。欲寫陳王舊時恨。

明珠。唐詩。明珠。唐詩。明珠。唐詩。

唾絨兼做十三行。唾絨。唐詩。唾絨。唐詩。唾絨。唐詩。

唾絨。唐詩。唾絨。唐詩。唾絨。唐詩。

楊村舟中戲有投贈。楊村。唐詩。楊村。唐詩。楊村。唐詩。

楊村。唐詩。楊村。唐詩。楊村。唐詩。

河口花明錦纜春。研綾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僂意。

河口。唐詩。河口。唐詩。河口。唐詩。

欲疊紅箋賦洛神。欲疊。唐詩。欲疊。唐詩。欲疊。唐詩。

欲疊。唐詩。欲疊。唐詩。欲疊。唐詩。

風流底許嫁文鸞。蕭蘭宮技裁新賦。香茗飄零失舊章。

風流。唐詩。風流。唐詩。風流。唐詩。

今日貞元搖落客。不將巧語憶秋娘。今日。唐詩。今日。唐詩。今日。唐詩。

今日。唐詩。今日。唐詩。今日。唐詩。

執扇凝香小字斜。侶同金枕寄秦嘉。景陽宮畔文君井。

執扇。唐詩。執扇。唐詩。執扇。唐詩。

明聖湖頭道韞家。繡閣新評名淑玉。朱絲妙格字簪花。

明聖。唐詩。明聖。唐詩。明聖。唐詩。

煙波風雨錢塘路。望斷西陵油壁車。煙波。唐詩。煙波。唐詩。煙波。唐詩。

煙波。唐詩。煙波。唐詩。煙波。唐詩。

雙峰南北盡紅蕖。畫靜瓊閣敞碧虛。鸚鵡雕籠初教賦。

雙峰。唐詩。雙峰。唐詩。雙峰。唐詩。

櫻桃小閣御書名。篇綺密知難。並諸如天人。終未如。

櫻桃。唐詩。櫻桃。唐詩。櫻桃。唐詩。

若許他年尋白社。丹青簾外藕花居。若許。唐詩。若許。唐詩。若許。唐詩。

若許。唐詩。若許。唐詩。若許。唐詩。

十二城門空夕陽。霍王舊事斷人腸。憑君蔓草尋香跡。

十二。唐詩。十二。唐詩。十二。唐詩。

應有人間勝業坊。應有。唐詩。應有。唐詩。應有。唐詩。

應有。唐詩。應有。唐詩。應有。唐詩。

三尺烏絲事已空。舊家門外野棠紅。浣紗桂子皆零落。

三尺。唐詩。三尺。唐詩。三尺。唐詩。

西市無人問玉工。西市。唐詩。西市。唐詩。西市。唐詩。

西市。唐詩。西市。唐詩。西市。唐詩。

寄嚴州。寄嚴州。唐詩。寄嚴州。唐詩。寄嚴州。唐詩。

寄嚴州。唐詩。寄嚴州。唐詩。寄嚴州。唐詩。

靈雅便面

朱竹屏山掩折枝春鶯百轉詭人時當時若與寧王去
未必心情似餅師

悼茂郎未雲題云
宣宗朝見

自悔狂奴到較遲若為相見已相思何緣檀板金尊裏
唱我黃河遠上詞

粉帛木香各自矜風流那復減安陵遙憐白紵清歌夜
消得吳江幾束綾

題吳華仙畫華仙名夢吳道人龍
詩有奇谷林公餘草

曉畫文殊淺樣眉幾九螺墨碧參差儂今自作簪花格
不是當年衛茂猗

本事詩卷十

昭陽舟中讀閻秀徐幼芬遺詩

昭陽北望景依依江柳微黃鴈鴈飛空憶謝家才調美

青絲曾解小郎圍

鮑家作賦傳香茗秦氏題書寄素琴詩粉雲音數行墨

青蓮作舌楚蘭心

自來學得謝公基博士風流幼婦詞未免有情看不得

橋南荀令斷腸詩幼芬十歲
能與父笑

汪鈍翁改官後別納小姪戲為花燭詞三首

花間靈鵲報新除才子今年典石渠未必風流輸小宋

兩行紅燭照修書

碧玉迴身奈此宵汝南鷄喚夜迢迢從今倦聽蘭臺鼓

莫更熏衣事早朝

贏女吹簫引鳳雛莫將綠素怨狂夫似聞一語分明寄
我見猶憐況老奴

汪琬夢文鏡奇
長洲人

此詩過揚州時于江寧座上賦雜詩云珠郎歌罷醉郎歌夜半春情豔綺羅
欲向畫堂尋舊夢教人無奈使君何其風致不減樊川也又嘗為蘇臺楊柳
詞詞時仲首基來此亭題絕句二首於後云白家半倚詩曾見受說蘇州
柳絮多今日此翁不卷裏而條風絮奈君何鴈齒紅橋鴨嘴船迴塵風起記
陽明湖清淨水

贈南員外家歌兒員外滑
南人

聞道秦箏最有名秦兒玉雪可憐生自從偷得江南曲

不愛伊涼隊裏聲

洞簫一曲共關情白髮吳儂感慨生記得虎丘明月夜

本事詩卷一

劍池側畔按歌聲

鄒祗謨詩士程村
武進人

程村與陳維崧其年黃永會同孫道以詩文友齊名稱昆陵四子王阮亭歲暮
懷人絕句云霜籍蘭陵四才子陳黃亦遺名各難忘雪夜吳兒曲應前案
海正作花

金屋歌婦人集以金屋恭順侯吳維華姬人父軍工也才色殊麗幼
中姬乃以小妹擬作貴奴其年於中有長生殿秦中人語侯見之不
解所出典戲其以此玉環崔徽二故實也侯大喜即日迎歸歸館第
受如

長安軒車如水流紫髯玉面青鸞裘將軍世本休屠裔

公子家原浚野侯子侯年少善輕薄蹴鞠擣蒲工六博

倡家調笑遇胡姬徘徊便訂三生約黃巾塵起暗山河

絳灌平津厄網羅四姓兒郎凶鐵券五侯子弟隸雕戈

北兵十萬除餘賊黑山掃盡盧龍側特進重修降表名
儀同再拜歸朝職朱提用盡自相矜牙璋新刻大中丞
鼓刀俠少充驍騎射鳥期門獻角鷹八騶前捧交龍勅
萬戶侯兼二千石瓠子河邊治船艦桃花扇底籌巾幘
幕客言能賦美人苧蘿夷光洛浦甄美人家住長千里
一笑能生滿座春憶昔美人年十五嬌嬈嫁作尋常婦
阿父青溪賣筆工治郎畫舸明珠賈纖眸善睐衣青綃
猜妬當年殺綠翹十離已作金籠恨一去應從絳葉飄
伯勞西飛時未久門前野鳥啼烏柏玫瑰樹下更吹簫
芍藥花前重進酒何來綺戶遍相尋手持開府千黃金
四角茱萸催寶帳雙環玳瑁共華簪木蘭舟輕過邗水

本書評卷十

六

轎車晚到轅門啓一聲碧樹汝南雞歡愛白頭從此起
中丞解豸何揚揚渾銀半脫坐胡牀青牛帳下三千客
白玉堂前十二行美人上堂方目攝意氣驕慵殊不屑
自云素綬寧從碧甃公青衫不作琵琶妾中丞輾轉情
傾城兒女情多慮損名一乘羶車歸故里龍諾蟬珠憶
定情報命赫蹏箋半幅青絲七尺纏綿縛玉環丰態崔
徽畫誰料百年徒一宿翩翩書記何長瑜爲言三郎風
流天下無太真妃子再宣召麗情更有崔孃圖中丞聞
言慘不樂紫駝酥傾銀鑿落夜半私駝果下駒人生但
跨揚州鶴茫茫瓜步大江邊蘆中喚起搗頭船漁父掉
頭佯不應爾不聞淮南令公尊如天中丞踟躕長千里

願得美人顏色喜錦天花地固無雙玄鬢朱顏安足齒
美人寒簾始一看寸心不足奉君歡君自狹邪諧彩燕
妾從羅綺失青鸞中丞膝席前再拜息壤區區難狡獪
新人翠羽綴芙蓉舊人紅袖成蔥蒨熊幡展處幕府開
凝笳疊鼓何喧喧二十四支籠畫戟十里香塵迎夜來
蘭膏麝火銀河綠錦衣鴉尾車前簇千門萬戶矚香輿
瑤臺築就藏金屋搔頭半墜鸞飛鴉便面微遮色似
花清晨宛轉金平脫太真外傳嘗遺陳山金平脫裝具薄暮溫涼玉辟邪長
河待斂餘皇舸滾閣正閉葳蕤鎖漏盡猶嫌桂柱銷妝
成只向菱波坐却自中丞愛寵移越女燕姬盡怨咨金
井轆轤捐碧玉三盃青鞭扑殺紅兒雀尾圍花妝健婢中

本書評卷十

七

丞匍伏前長跪須教受杖學東昏何煩更設宮中市此
時自謂百不憂此時自謂長無愁暝暝持來曉玳枕遙
遙垂得珊瑚鈎誰知詔書一日下削官不得歸田野
黃轉紫失榮華窄袖短衣驅匹馬美人紅顏倏忽徂黃
土來親白玉膚使君自有燕臺婦賤妾寧思建業夫君
不見黃腸掩側哀秘器朱軒零落對獄吏公侯將相如
飛塵長向秋風揮涕淚

陳玉璫

小虎詞

小虎者里中顧秀才女也秀才落拓不顧家
流寓他所小虎年十二被賣於李刑部家作

婢刑部未知所由來以從嫁董文友後祠部
巢君悉其事於董遂擇嫁於王秀才董母吳
夫人親為笄髻行禮送之恐人以婢子故輕
之也無何王秀才死轉為村人婦自悼命薄
時時念主人恩曰不如長作董家婢文友為
余言之因傷其遇憐其情作小虎詞

昨夜月明今夜雨塔前總聽寒蛩語每愁飄泊念生平
小虎今年已如許董生當日射屏風百兩來時小虎從
絲髮剪齊初覆額人言初日照芙蓉澡豆盥來常掬月
衣香薰就不當風澁澁羞隨諸女伴避人常倚朱欄畔
阮咸那得求人種王珉未敢投團扇每見厨娘竊竊言

八首詩卷一

八

小虎含愁復含怨含愁問不言只言弱病常多倦
嬌小偏令主母憐不教辛苦五流連一日董生曾召客
祠部巢君起膝席為言小虎本名家老夫亦有葭草戚
董生聽罷忽傷神為惜飛花最感人辭却故枝成片片
枉飄灑廁任風塵方知小虎年來意含怨含愁自有因
吁嗟因向高堂說小虎聞知背人立淚來燈下頻致詞
目光瑩瑩衣袖濕自言小虎本名家與巢果有葭草戚
阿父支離不顧家阿母艱難愁度日晨昏針線每相依
乞火鄰家數米粒相依誰道更相捐白髮未生中道失
有兄落拓費無煙來往擣菰惡少年一朝負博十萬錢
將儂插賣誠可憐訴罷舉家紛欲泣尤教董母填胸臆

便呼令子問良媒孝廉劉生為作合云有王生二十餘
生長名家頗讀書苦教舉案應相得即望泥金定不虛
從此銅輿花下送鄭重相看初跨鳳董母呼來為上頭
承恩覺得簪筓重此去相期守白頭此行但願長無愁
誰道王生亦薄命新得佳人身便隕春采蘿蕪秋采蒲
小虎淒涼哭故夫縫成羅襪無由寄撫罷驚膠膠恨已孤
金石心堅一旦誤去惟新寡空思故自傷漂泊每聲吞
夢中偏憶舊朱門燕謝雕梁巢野樹呢喃猶說主人恩
誰何昨日負薪至小虎傳言愧無地薄命休憐賤妾身
淪期却負夫人意不如作婢侍華堂敝履猶存倘無棄
小虎小虎爾何知爾今失計悔已遲莫恨才人嫁厮養

八首詩卷一

九

莫羨文姬歸董祀晉后猶稱劉曜夫魏妃乃作孫騰伎
爾今嫁作傭保妻猶然末路糟糠計紅顏枉自傷青春
人生有命莫含顰古來英雄當日暮飄零失路難具陳
李陵去漢嗟奄忽王粲依劉殊苦辛潦倒才人如未死
此身知道屬何人

陳廷敬

說嚴澤
州人

聞笛

一片長安秋月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里無消息
腸斷風前入破聲

董以寧

文友武
進人

文友詩詞環繞婉麗嘗著珊瑚怨詞云杜牧尋春較晚惆悵芳時
月來趁蕭條清夢又公月如無恨似合長圓花到分關那禁輕
折語皆堪

也

卞玄文過毘陵寓吳氏水閣因次梅村韻

畫堂燕子正初飛
燕子正初飛
紅衫映雪膚
細語淺斟銀鑿落
迎涼開賭玉
揮掃閣中筆
陣雷書北鏡
裏眉峰是畫圖
縱有篋篋聽不
得青溪愁絕蔣家姑

碧玉歌

誰家少女擅妖嬈
舊住銀塘紅板橋
院內櫻桃垂綺戶
堤邊楊柳繫輕舟
家風最倚中郎重
門戶堪從絡秀驕
憶昔生年十四五
廣額豐頤好眉嫵
牡丹新髻八盤迴
蓮錦織鞋三十楚
輕如驚燕度花飛
艷如彩鳳宮風舞
早知炊飯進劉晨
詎便聞香防賈午
可憐白晢他家郎

本書詩卷十

十

父在金門母在堂
娶妻更得劉碧玉
花花葉葉自相當
不道七九乘醉進
玉樹飄風委北中
荳蔻遺胎嫌太早
驚爲舊夢本難忘
重籠依舊葡萄被
鞋枕猶然玳瑁牀
自寫祭夫篇尚在
鷄聲便逐汝南王
奔來不隔文君肆
窺去原無宋玉牆
階前董偃嬌能拜
花底秦宮醉更狂
妝成每過瑤光寺
綉罷常攜濯錦坊
握索時時寬利祿
步虛夜夜捉迷藏
消魂更有留人處
冠玉人來夜渡語
帳外流蘇響一聲
低眸就把千金許
鴨爐香篆晚氤氳
抱日嬌郎瘦若雲
行踪便了儻常見
仙班芳姿想時聞
漫道小郎囑新婦
寧知新婦配參軍
一語驚鴻別時說
射鳥兒來空立雪
生恐桃花結子食
露寒素向姑嬈別

腰肢約束帶頻收
翻悔當初采石榴
入門見母牽衣泣
願母同登雲母舟
水上洛神縹渺去
感甄先自淚長流
藍橋却遇他鄉客
正是安仁悼亡日
手致區區八餅金
偏喜佳人能再得
猗嗟往事不堪思
從此心堅尚未遲
回啼欲問新人笑
倘憶當年初嫁時

徐 絨 詞

客有述秦淮女子宋蕙湘題壁詩感而有作
何處黃金北斗傍
胡笳拍拍斷人腸
若無海水添成淚
莫話尊前宋蕙湘

宋蕙湘鄴城題壁詩

風動江空羯鼓催
降旗飄颻鳳城開
將軍戰死君王

本書詩卷一

二

繫薄命紅顏馬上來

按蕙湘題壁詩在衛輝旅店中長洲尤桐海菴和云管絃未散鼓聲猶在分韻
京寶鏡閣好似明妃出塞無幾時桃葉渡江來又云青樓夢斷今如燈檠
對酒一交睫回首長干天
外隔洛陽別有斷腸天

送黃皆令同外渡錢塘

沙頭挈玉瓶揮手共飄零
潮落江心狹雲歸天目青樓
船龍子國詞賦女人星
底事陶彭澤餓驅不暫停

贈閨秀王玉映

沙頭挈玉瓶揮手共飄零
潮落江心狹雲歸天目青樓
船龍子國詞賦女人星
底事陶彭澤餓驅不暫停
贈閨秀王玉映
沙頭挈玉瓶揮手共飄零
潮落江心狹雲歸天目青樓
船龍子國詞賦女人星
底事陶彭澤餓驅不暫停

杆才無敵傾城瘦不妨從來謝道韞天壤恨難忘

吳應謙

艷曲贈蕭姬

春搖晴色樹交花環珮垂垂映水涯杜曲梨香嬌白雪
武陵桃散泛紅霞蕭沉殘恨青樓上琴咽新愁碧玉家
寄得羅巾曾到否重門深鎖月光斜

顧景星

楚宮老妓行

白頭猶納誰家姬身似虛舟眼如霧自言十五學新聲
名在宜春內人部初隨阿母長千里轉入金沙洲裏住
門前車馬隔重關席上纏頭不知數章華驕貴世應稀

六言詩卷一

三

徵歌度曲辨音微龍樓月香成陣鳳扇障風肉作圍
曾逐行宮同象輅不嫌花底奪鸞篋鴛鴦瓦時流墜度
翡翠簾深絡緯啼年年恩例官舖後善和門外饒花柳
東肆郭郎西肆歌社北厨孃社南酒半仙小女圖腰支
齊雲兒郎好身手王舍空門乍改移平臺感里今何有
乍來豈識婆羅門夢中只記君王后初時夏臘尚紅顏
幾度春秋成老醜君不見古來禪榻房尊幾多失勢
為桑門柔福當年死沙漠妖尼詐作平王孫家山因破
有如此姬手姬手何足論莫到玉鈞斜下路天陰新鬼
哭黃昏

閱梅村王郎曲雜書絕句志感

崑山腔管三絃鼓誰唱新翻赤鳳兒說著蘇州王紫稼
教坊紅粉淚偷垂

廣平粉黛去盛京一聲嗚咽倍傷情行人怕聽陽關曲

先拍冰鞍上馬行

永豐坊內綠楊枝曾弄春風上玉墀舊日承恩成底事

三永吳趨轉乳鶯翠釵嬌因不勝情尋常賓客誰驚座

不是王郎即柳生

柳生凍餓王郎死話到勾欄亦愴情好把琵琶付盲婦

裏頭彈說舊西京

西京舊日知名者籍隸中山供奉臣一自龜年零落後

支王第宅屬何人

夢到江南勝返魂紫駝人去塞垣昏金陵盛日猶堪訪

風雪初歸寇白門

玉笙正要松風奏垂老關情到此曾不為管絃頭白後

祇難重聽鬱輪袍

十錯新聲解得無傳從皖水到留都後來事事都成錯

錯認當年阮佃夫

永和宮怨維陽行手語祇能卞玉京勸君莫羨元和妓

不是元和腸斷聲

妖妃蠶后疑非佞說到冬青更失真欲識永和宮內事

他年問取塚中人

曹魏時有人位周王氣得殉女不都太后養之十餘年
太后崩此女更思而死宋都臨安時宮中有一嬖倖人

亦從家中出者
能道宮中事

酒闌人散月當中徒倚花陰喚小叢莫譜琵琶對明月
月明曾照舊西宮

憶戊子夏客廣陵遇田九自云故貴妃異母季

弟也潛述其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梅村又
有田家

歌

內府玉盤紅一尺昨日宮奴偶攜出至尊乍索阿監驚

白靴不待東方明帝德之嚴可知矣西
司房續補皆著白靴御街初屏金蓮炷線香

引過西清路鋪宮恩例本尋常萬壽金錢雜銀豆內家

漸作兩般妝姑蘇梳掠遜維揚祇為奇香進鈞弋何曾

純扇怨昭陽端門北望乾清遠永和月落鷄鳴絕未聞

本事詩卷十

一四

樊嫔使兩宮不比班姬召同輦漏水丁東十五聲銅籤

擲響正三更朱鳥牕前誰竊聽自鳴枕上至尊驚宮中微
響起于

武安驕板殿還憐貴妃死珠襦冷落出昌平忍料龍輶

早晚行商賈釀錢開隧道人麥飯上清平貴妃初葬昌平
甲申四月初一

何緣沈青史田家鐵御真足悲誰氏銅駝沒荆杞江東

太計說興亡長慶詞臣數上皇難起荒墳舊宮婢須存

故國老中郎貴妃季弟流離苦曾抱琵琶向千鼓一彈

別鶴低翠簷再鼓哀蟬淚如雨秋草斜陽恨未消諸陵

宰木總蕭條誰唱永和宮裏曲夜深紅鬼訴蓬蒿

無題

江都某氏女有國色為高與平營所不得復流轉入北其主從
軍留江左以禮自閑而悲怨時時見于吟咏有死魂驚夢寐
生非燕于樓之
句亦可悲矣

騶馬曼胡久未歸雕牀繡帳出應稀池邊楊柳春陰合

樓上簾櫳乳燕飛弱髻羅梳鄉俗改藤蕪欲采故人非

江陽姊妹今猶在一面菱花淚染衣

孫陽亦唐帝
贈紅蘭并序

偶遊天津與紅蘭遇蘭能詩善調笑本浙東

名家女余歸江南紅蘭贈詩云情淚好隨潮

水去送君雙槳到姑蘇余有留別數首僅憶

其一

天津橋北酒家胡白板扉迎丁字沽近水桃花開並橋

影重旗亭尋後約紅巾小字淚模糊

毛先舒號黃一名
聚錢港人

題俞瓊英遺集

宋玉多愁客江淹本恨人如何誦遺稿霜鬢又添新

斷河夢引為陸孺作

吳峰天淡吳雲碧百子燈紅照離席天河夜落織女星

靈鵲橋西化為石青松藹藹月皎皎一聲鷄喚春煙曉

流蘇四醒不飛塵罕地金泥藍鳳小鈿車憶昔出瑤池

曳雲最雨何參差離腸一奏斷河引酒樽茶枕俱含悲

斷河河水流香絮彈鴛偏著花濃處銀漏丁東隔夾城
江門月上催船去

李娃歌

銀河月淡流濃雲天門統統清漏聞酒闌比耦各覓羣
伊嬰嬌女昵不分鱸中沉水高一丈獐獸吐焰香氣氤
李娃十三擅樂方垂髮髮覆額長玉刻雲翹九龍子
繡帖羅裙雙鳳皇秀眉單眼自塵外皎若青天曳紅旃
地衣不縹平步過直下何曾動裙帶文螺作杯光陸離
注酒酌我我豈辭東方忽高須知之當筵不醉非男兒

贈王采生詩四首

蓋聞采桑高韻非無西軒之曲楚士貞心亦

本意詩卷十

二六

有東鄰之賦雖託興于艷歌實權輿于大雅
者也同郡范子天情高逸風調霽朗埋照濁
世混跡囂塵莫愁湖畔屢變新聲阮籍墟頭
何疑沉醉爾乃偶然命屢警爾逢僊地多松
栢上賓邀除徑之歡門掩枇杷才子乃掃門
之客其人也產自鶴沙倚居鳳麓收束近禁
中之態散朗饒林下之風若乃妙能促柱雅
工垂手丹唇乍啓毫髮崩雲響屨初來璚瑜
如水感此傾城之好遂叶同聲之歌白門柳
下夜夜藏烏油壁車邊朝朝騎馬是以紅牋
十丈寫幽豔以難窮白紵千絲繁繁愁而欲

斷茂矣美矣婉兮變兮南方故多佳人而西
陵洵稱良會者也于是傳諸好事遞撰新篇
既美一緒之聯文且驚諸體之競爽昔者羅
嘖曲高鏡湖開色善和筆妙雪嶺更題總標
美于青樓均流音于班管以茲方昔將無過
之僕憂病無方風流殆盡聊宣短叙并製韻
文悔其少作敢借口於揚雲輒冠羣賢終汗
顏于李白云爾

昨日非今日新年是舊年迷人春半草相望隔江煙
鴨臥香爐煖蜂憎繡幕垂何當寒食雨著意濕花枝
吳綃吹夢薄楚簾壓嬌多宿髻鬆鬆處教誰喚奈何

本意詩卷十

二七

柳汁勾晨黛桃脂助晚妝誰憐薄命妾不負有心郎

吳綺

董少君哀辭

董少君哀辭

少君名白字小宛桃葉名姬也姿穠轉玉品
貴埋金鶴矢意于離羣鴛有懷而某侶吾友
辟彊聞聲晉渡觀面蘇臺燈下團沙醉眼曳
留仙之帶江邊畫槳同心借續命之絲乃雅
韻難諧情波更折三生有石遂堅匪石之心
離恨無天欲作問天之想轉車輪于午夜瘦
盡燈花駕艇子以秋風來逢月樹遂使當時

才子競著黃衫命世清流為牽紅線玉臺重
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皆歸汧國遂為佳婦
閒心向月并轉紅簫巧笑作花同臨碧鏡香
分博士貪燒鷓鴣之斑書學夫人戲問鴛鴦
之字扇松風於林下靜影如吹兒桃雪于庭
前天心自浣新極未瑩纖手誦其香留野蕙
初承小垂疑于花亂斯可謂獨秀青閨恒芳
形管者矣爾乃樓通西閣琴調大婦之心饒
進北堂美諳老姑之性過華亭而聽鶴亂中
存趙氏之書入臯廡而依鴻病吳牛龐公之
坐十年織錦巧在絲前五夜彈箏流絃外

本書詩卷十

六

而驚鸚鵡之夢果有不祥葬鸞鳳之身千焉
速化死而可忍彌留椒蕊之筵云必有歸恍
惚蓮花之國某偶遊射雉恰值騎鶴見奉倩
之神傷為安仁而氣盡雲高望不遇傷逝
之心兩入巴山盡是悼亡之淚展銀鈞于遺
墨親舊日之鈔書省瑤佩于生絳見春風之
出畫聞其語矣為之泣然嫺之八义之十聊
代七哀之賦青牛帳裏想入夢以氤氲紫玉
墳邊當歌聲而宛轉

憔悴春衫杏子紗潘郎二月墜梨花愁能無淚天將老
死到多情月不華拋散珍珠思闌掃去殘鐵撥在琵琶

莫言熾燭因灰盡想到當年油辟車

麻姑去後小姑閒獨刺雙成又早還此日若教居海上
當年何事降人間青絲有結寬腰帶白玉無心認指環
地下果容長見憶也應愁損舊眉彎

帳中環珮望遲遲腸斷春蠶死後絲兒女何能知古處
英雄誰信不時宜支離白月長生語零落紅牋小字詩
莫怪東陽新病起十年吾亦為花癡

月路雲階信渺茫愁人夜起合歡牀嬌心欲盡原非福
薄命無才或可長雕玉枕沾桃瓣粉縷金箱疊藕絲裳
癡魂不逐梨雲去肯向巫山魅楚王

韓繡行

本書詩卷一

二

天上雲襄隔銀渚吳宮絲絕難重數柳水曾傳領氏娥
蘇臺今見韓家女韓家女紅稱最奇劉郎珍重不輕攜
官閒畫舫陳烏几酒罷巾箱出紫綈鶴紋素綾不盈尺
八幅神鍼留異跡設色如開張藻圖寫生欲奪邊鸞筆
第一梅枝第二蘭幽香拂拂指頭看唐英偃雪魂俱淡
湘佩臨風影不乾三為古石四水草玲瓏蕩漾皆天巧
辟邪僵臥莓苔浚沙虹跳擲蘋花老五六蝶蛺飛秋花
碧畦松菜出霜芽次七靈芝光爛熳次八老竹形欹斜
內中此君尤叫絕碧幹蕭疎才幾葉滿湘江上一枝風
簣簣谷裏三更月後題小楷字難捫玉篆鈴朱更絕倫
都無彩筆臨摹跡况復金鍼點綴痕虎頭家製多曾見

霜禽露卉生宮線一朝斂手作扶餘尹邢並坐應低面
劉郎劉郎誠快哉此卷從何覓得來請君更展紅牕帙
爛醉冰堂綠酒杯

秦淮和周櫟園先生韻二首

一帶朱樓映紫霞段師家世教琵琶碧窗曉賦鸕鷀粉
紅袖春嬌蛺蝶花蘊畔遠山巴子黛欄邊新水越娥紗
當年記得吹簫曲明月寧容薄霧遮

面面疎櫺傍水開賞心亭下足徘徊游人自墜金鞭去
商女曾歌玉樹來五里霧迷煎甲火百枝燈照玩春杯
小桃一向東牆發惹得游蜂日幾回

徐嘉炎

本事詩卷十

戲贈何郎二絕

干

待得郎時月又低勝梳薄髮掩妝啼金莖可是能消渴
斜倚薰籠聽曙鷄

郎心不肯畏風波如此風波奈若何桃葉渡頭蘭橈盡
黃姑終竟隔天河

春江曲

十九歲作

春水滿江生江流不肯住風流終日行何處尋郎去
君行春江外妾住春江邊朝朝看江水夜夜望江船
瞿塘千里來波浪高三尺風波不可去夕陽留估客
水轉金陵月風吹揚州花東西兩相隔俱在阿儂家
春江浩無底水波雲亦深雲影留江中如郎在妾心

桃花照水邊梅子懸山側誰教青復紅使我無顏色
顧樵水吳人

贈秋佩較書

獨理霓裳浚谷幽不同二女漢濱遊芳林一夜花爭放
腸斷春風十二樓
六六屏山隱曲房挑燈散帙夜初長無勞手浣薑薇露
含德從來體自香
樂府新聲按拍催由來傾國自多才生辰恰近雙星節
應向天孫乞巧來

本事詩卷十終

本事詩卷十

主

本事詩目錄

卷十一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朱彝尊

嚴繩孫

汪懋麟

毛 姓

姚子莊

王 揆

汪 楫

余 懷

王 隼

附 志 甚

曹 禾

黎士弘

丁 煌

吳之振

冒丹書

倪 燦

蔡方炳

喬 萊

本事詩卷十一

本事詩卷十一

後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孫 大椿 重校

朱彝尊

錫鬲竹垞

黑蝶齋小讀曰秀水朱十員異才吳梅村游構李見其諱評曰若遇實監定有謫仙人之目著後命美長古意結體嚴明情詩三十首錢塘陸麗京補之傾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一序尤為詩孝廉街草擊節辭多不錄汪氏說錄曰朱十員專詩才雋逸文尤跌宕可觀然性奸飲酒喜與高念祖佑鉉入都每曰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關入百肆中醉臥墮下矣

彭山即事

竹垞嘗游于越賦越江詞云山圍江郭水平沙過雨輕舟汎若耶一自白紵采蓮後越中生女盡如越越之仕女交相和之一日倍蓮處士整入一大宅觀彭山觀三女子明艷未嘗避人朱遠巡而退賦詩云云

本事詩卷十一

誰家三婦艷新妝靜鎖葳蕤春日長一出浣紗行石上飛來無數紫鴛鴦

再過鼓山

猶是清江舊板橋門前流水細通潮垂楊不是傷心樹那得長條更短條

題陳女史畫蓮

吳興女子陳小佳為朱十畫扇作蓮頭蓮葉十集唐人句題之

可愛波紅間淺紅滿池荷葉動秋風縈迴謝女題詩筆一片西飛一片東

竹屋吹簫為秀水王漢雯賦

秀水王生漢雯舍簫于南張橋沈氏之宅宅西有竹林竹之靜友無不生王吹簫良久有婦人從竹林出通情款款遂為地著經年餘語生口受冤思也因訴冤於諸生雪之生大豐頃之力主人歸之生復往陳秀水而生同席既友之微叩之生可吐實為賦一律紀其事云

哀蟬落葉響空廊何處風來夜度嬌一水情通猶脉脉
三星路斷已茫茫人間定有黃金筵天上曾無白石梁
宛轉歌殘玉簫歇西鳥飛盡月蒼涼

流虹橋紀事送葉元禮歸吳江

吳江葉舒崇元禮美丰姿自負其元學山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問其母曰此誰女也母曰葉元禮之次子也女曰元禮之次女也元禮聞之曰此女也女曰元禮之次女也元禮聞之曰此女也
明童倚曲動梁塵姹女新妝更絕倫齊向羊車看衛玠
臨行愁殺洛陽人

贈若耶小史爲葉星期作

星洲葉星期定人星洲初流虹橋交遊之見女已微時葉星期定人星洲初流虹橋交遊之見女已微時
畫舸乘風一葉輕紅亭相送客相迎最憐小史如初日
不動離筵到五更

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于江上吳客韋二丈爲彈

長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即送其出塞

韋郎舊隸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不聽吳中白雪音
定呼鄴下黃鬚客平原相見轉相親置酒誇君坐上賓
下若尊疊朝未罄東山絲竹夜還陳閒來坐我花間奏
玉洞飛泉響巖溜古調多傳關馬詞新聲似出康王授

問我東行到海墻日斜江上慘離筵還將北鴈南飛曲
催送錢塘楚客船船人搖鼓津頭泊紅葉千山富春郭
忽作邊秋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哀絃促管不堪聽
賓御聞之亦涕零挂席遠移嚴子瀨看山直上謝公亭
聞君欲問雲中戍雪消飲馬長城去廣武營邊折柳時
黃瓜阜上題書處司農舊是出羣才此日征西幕府開
試向尊前歌一曲梅花飛遍李陵臺

題顧夫人畫蘭

層樓人去筆牀空往事西州說謝公猶有秦淮芳草色
輕絃勾染夕陽紅蘭名見全唐詩話

秦淮舟中作

六言詩卷十一
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
腸斷東風日暮寒

贈陳校書并索其畫扇二首

唐集
不將清瑟理霓裳笑倚東軒白玉牀小疊紅牋書恨字
屏風誤點惑孫郎

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半高堂客未回知我憐君畫無敵
且將團扇暫徘徊

南湖夜聞歌者

輕舟暗度古城東惆悵霜天落塞鴻誰向夜溪歌水調
傷心不待管絃終

嚴繩孫孫夔無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流芳永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流芳永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流芳永集卷之四

贈溪陽李雲田迎侍兒掃鏡

我見猶憐更莫愁
檢書調舊事全知
只應不解銅鞮曲
教唱前時自作詞

病後修蛾不耐秋
呢郎絮語動離憂
兒家薄命羞金屋
素帳焚香侍遠遊

汪懋麟

柳敬亭說書行

柳敬亭

田巴既沒謝通死
陸賈鄼生呼不起
後人口吃舌復僵
雄辯誰能敵
吳陵有老年八十
白髮數莖而已矣
兩眼未暗耳未聾
猶見搖唇利牙齒
小時抵掌公相前
談奇說異皆虛爾
開端抵死要驚人
聽者如癡雜悲喜
盛名一時走南北
敬亭其字柳其氏
英雄盜賊傳最神
形模出處真奇詭
耳邊恍聞金鐵聲
舞槊橫戈疾如矢
擊節據案時一呼
雷霆連裂空山哀
激昂慷慨更周旋
文章彷彿龍門史
老去流落江淮間
後天談者皆糠粃
朱門十過九為墟
開元清淚如鉛水
長安客舍忽相見
龍鍾一老胡來此
剪燈為我說齊諧
君不見原嘗春陵不可作
當日紛紛誇養士
鷄鳴狗盜

稱上客玳瑁為簪珠
作履此老若生戰國時
游談任俠差堪比
如今五侯亦豪侈
黃金如山羅錦綺
爾有此舌足致之
況復世人皆用耶
但得飽食歸故鄉
柳乎柳乎譚可止

閨詞為姬人作

閨詞為姬人作
閨詞為姬人作
閨詞為姬人作
閨詞為姬人作
閨詞為姬人作
閨詞為姬人作

初試輕衫四月天
曉來臨鏡喚郎前
小時只愛花枝好
為看新梳髻影偏
貪綉鴛鴦錦翼舒
却呼侍女去烹魚
日長儘有閒針線

紅燭高燒倒玉瓶。綉牀斜倚影亭亭。道郎吟句如絃管。
自擊文犀徹夜聽。

夜聞鄰女琵琶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16-517-518-519-520-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530-531-532-533-534-535-536-537-538-539-540-541-542-543-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2-553-554-555-556-557-558-559-560-561-562-563-564-565-566-567-568-569-570-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3-594-595-596-597-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6-607-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30-631-632-633-634-635-636-637-638-639-640-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0-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0-681-682-683-684-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695-696-697-698-699-700-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29-730-731-732-733-734-735-736-737-738-739-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8-749-750-751-752-753-754-755-756-757-758-759-760-761-762-763-764-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775-776-777-778-779-780-781-782-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796-797-798-799-800-801-802-803-804-805-806-807-808-809-810-811-812-813-814-815-816-817-818-819-820-821-822-823-824-825-826-827-828-829-830-831-832-833-834-835-836-837-838-839-840-841-842-843-844-845-846-847-848-849-850-851-852-853-854-855-856-857-858-859-860-861-862-863-864-865-866-867-868-869-870-871-872-873-874-875-876-877-878-879-880-881-882-883-884-885-886-887-888-889-890-891-892-893-894-895-896-897-898-899-900-901-902-903-904-905-906-907-908-909-910-911-912-913-914-915-916-917-918-919-920-921-922-923-924-925-926-927-928-929-930-931-932-933-934-935-936-937-938-939-940-941-942-943-944-945-946-947-948-949-950-951-952-953-954-955-956-957-958-959-960-961-962-963-964-965-966-967-968-969-970-971-972-973-974-975-976-977-978-979-980-981-982-983-984-985-986-987-988-989-990-991-992-993-994-995-996-997-998-999-1000-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1010-1011-1012-1013-1014-1015-1016-1017-1018-1019-1020-1021-1022-1023-1024-1025-1026-1027-1028-1029-1030-1031-1032-1033-1034-1035-1036-1037-1038-1039-1040-1041-1042-1043-1044-1045-1046-1047

瑩瑩素月光。今煙羅幃底。動愁不眠。忽聽纖歌撥銀甲。
美人夜弄鸚鵡絃。我有錦瑟久寂寞。朱絲塵網金鈿落。
此夕聲凝碧玉歌。隔花淚斷真珠索。寄語美人且勿彈。
彈之如對關山難安得。解衣滅紅燭。空惜雲鬟風霧寒。

還珠曲

女 作

子孫傳聞。固是。然。此。歌。曾。不。相。若。自。是。遙。舞。宋
三。子。不。知。真。賊。也。可。笑。矣。若。今。以。舞。舞。歌。誰。是。巫。山。雨。臺

今詩卷一

六

誰言碧玉小家女。自顧傾城心獨許。對鏡妝成香坐薰。
臨風舞罷衣輕舉。生小嬌憨花下居。高鬟一尺盤龍梳。
問年四五頗不足。自言二九纔有餘。却恨春風破瓜早。
卓嫌憔悴衣裳縉。一曲初彈鳳與凰。相如先爲情顛倒。
豈意盈盈秋水長。朱絲難繫雙鴛鴦。還我明珠淚沾臍。
佇立門前空斷腸。

秦淮燈船歌
五月乙卯

五乙卯月

秦淮五月水氣薄榴花乍紅柳花落新荷半舒菡萏長
對面人家卷簾幕晚來列炬何喧闐鼓吹中流一時作
火龍一道燈船來衆響啁嘈判清濁一人撾鼓揚雙槳
宮聲坎坎兩虎搏一人按拍秉樂句裂帛時聞墜秋籜

一人小擊雲鑼鑼清彷彿湘娥曳珠絡橫笛短簫兼玉笙

蘆管鳴鳴似南簫兩旁列坐八九人急羽繁商不相若
或流如調素女絃或溜如嘯早春鶻或緩如咽松下泉
或激如挑戰場稍有時回帆作數弄月白沙明叫饑鶴
六船盤旋繫一纜萬點琉璃光灼灼牛渚燃犀羣怪驚
昆明習戰老魚躍衆人互奏時一呼如聽宮中上元樂
吁嗟此聲何自來萬曆年間逞歡謔中山開平盛甲第
富貴燼天凌衛霍謝公巷口開畫樓江令宅旁起朱閣
傳聞宴客端陽前妙舞清歌進金鑿青溪之南桃葉東
院裏名娼好梳掠一笑真欲三年留倒心迴腸愛睂角
珠玉如泥買歌笑酒肉成山委谿壑流傳直到南渡時

公雪詩卷二

七

萬事荒淫付杯杓作賦尚留才子名盤遊苦恨宰臣惡
此時燈船知最奇此時兵戈已交錯天心殺運不可回
三十年來莽蕭索余年童髯不及逢白頭老人說如昨
今年來遊恍夢寐烽火暗天渾不覺紛紛蕩子登酒船
岸岸河房動芳酌此地有湖名莫愁我欲言愁恐驚悵
世人忽忽無遠憂悲歌拔劍地空斫嗟我旅人行且歸
醉眼迷離石城郭

毛

生大可字子一名奇
於號河古肅山人

大可歌詞感靡至供上如爲徐殿下掩溫李當猶美埃當優隸字以可石詩詞
一上三計篇流麗麗其猛而清霞其珠之末其同然其目勢不暇其也王正
劍舞計是流麗麗其猛而清霞其珠之末其同然其目勢不暇其也王正
戶部公署必於外城羅睺野營等處設之在水居居之不疑封禁果園
合則誤我官給論篇古朱看之若以爲守之二時一承公公子毋
前夜雨深路女持河一則此項足知劉施惠意遠出地中昔者語之故謂

詩宋本和韻而自思張開時作詩此本和韻而自思張開時作詩此本和韻而自思張開時作詩

和戴花船詩

渭南令張萬青納姬青谿姬病屬女弟以迎
將望舟來而瞑目令為之神傷作戴花船篇

閨里孔孝廉示予并屬和章

勸君莫唱楊柳枝楊花飄落無還期勸君莫上桃葉渡
桃葉無根又無樹君游渭陽值春月遙望江南柳如雪
誰家城角種石榴不見平船住花葉白楊溪巷野鷗曙
十字南頭小樊素門前脂石解箏行花插文魚駕船去
鬱金香汗染絲雲瓦棺玉樹埋紅裙綠珠井上水初結
紫玉湖邊日漸曛昭陽女弟死相屬眼見花間繞銀燭

北齊書卷十一

八

鸞絃既絕難再牽幸有蠻絲細能續漳河銅雀飛復飛
大姨既嫁娶小姨只今張君作新婿清江重戴花船歸
我行江南望江路舊日煙花在何處西陵松栢風雨來
但見青鸞繫江樹涼秋月沒星替時李義山詩月沒星替時珠房多劈
秋蓮校君能戴花對花語道予曾和花船詩

羅三行

羅三百駢杭州教歌頭歌絕倫甲午集紹興
東昌坊羅三率孿童十六人按歌酒酣執酒
起為壽慷慨言曰羅三非優人盡贈我長句
使人知羅三苦沉淪也姓唯唯乙未復集紹
興九曲里祁兵憲第諸伎畢奏羅三復引聲

乃悲懷激揚顧笙笛絃索均失執歌竟為言

寧得憶贈句乎姓時頗失意聞其言感動驟

起援筆丐兵憲展絹憶唐元和白居易與元

稹作霓裳譜歌惟恐湮失歌句中且藏譜數

猶可按切影響今亦畧溯緣要便可尋按故

益多曼吟爾

周秦以後古歌絕漢代延年尚能說逡巡魏晉中再
杜夔左驥徒猖狂開元神武興法曲高頭教坊譜相續
華原驃國襍塞胡立部聲直連歌促金元起創變舞辭
因之變伎歌參差九宮分譜限南北一十九韻音調微
明興一代本無樂胡吹番謳苦交錯優伶費弄習轉淡

不百詩卷一

九

南曲浸繁北浸落相傳南曲始吳下梧院風流宛如乍
吳儂創調繁古歌翻出新聲美無價當年絕唱稱崑山
松常折聲漸齒頑張芸朱美魏亮父至今嗣續猶艱難
杭州羅三重意氣誓欲尊原奪高第絕聰絕慧通鬼神
一雪從來品題異依聲按律節奏奇宮商相接遠相離
酒融便捷當語澁急決數際鷓鴣鳴遲聲沿板守寸為拒
韻七字三前與後新生故死黍粒分迫度緩稽肌理轉
一聲將發坐客定數變將終動神性流離遷客涕淚傾
窈窕新孌怨思迸撓爭摘阮徒自豪吹師失管絃工逃
吳中譚如并張燕到此不敢爭鳴號東昌坊
頭合歌板首坐毛姓泣河滿哀吟失職貧士情那問中

超共前緩羅三歌罷爲起立琥珀杯紅向姓掛羅三不
是尋常人恥作當年李協律生平好酒名酒徒結交滿
座皆屬詎上之不屈古王若其下詎嫌今大夫千金散
盡獨長嘯故作歌吟襟帶淚變盡十輩蕭索前不足當
余日調笑毛公落筆能有神悲能寫哭怒寫嗔貌予令
予使不朽至今予作忘言人昔年聽歌及寒食桃花落
盡紅梨濕歌來倏忽又一年今日聽歌如昨日今歌既
罷且復苦坐者停聲立停舞寒蟬數弄咽柳條孤鴈一
聲墮江浦洞庭秋風剛葉下去春在盡今在夜霜繁露
白月欲明竹簫欲吹鼓初罷宛如花底摘生葉少婦綠
絲自感節嚴鋼鏤處銀鐐涼冰甕開時水晶裂又如石

八言詩卷一

十

齒決金薤利核次蘆擘風籟屏高燭短生嘆愁昔日梨
園近何在蹉跎相失淹歲月非我能忘棄前說我亦沉
淪年又年顛顛相看總離別東昌坊裏九曲園高車駟
馬填前軒聽歌滿堂勿相問此中誰見毛姓寬毛姓沉
淪本無極那復羅三又失職羅三當復歌此歌莫道聲
繁歌不得

寄寇白門

莫愁艇子載琵琶慢向青溪摘藕花舊日侯門君記否
廣陵城下邵平家

留淮西金使君邵樓三年晨夕多陽陵西巴之

音大雪晚宴姓爲絕句贈使人順郎

順郎十四學琵琶十五新聲遍海涯家在九龍山下住
生來洗面是桃花

即事

有叙

宿實家潰賣漿婦連連目子問之曰非毛氏
小郎乎曰何以知之曰妾故保定伯家婢也
向屯西陵渡時主嘗饜郎郎不解食生炙鳧
索脬淘之妾以笑被杖寧能忘乎子聞之慙
然因就飲解橐中金餉之去伯籍北平毛氏
同姓故嘗食其營大兵下江東全軍歸降爲
提督京營標官守京城西門家遂散失婦善
擊阮汾州人

八言詩卷一

二

錦帳雙鬟貌似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
不賣青門五色瓜

明河篇

有序

毛姓游淮陰查繼佐孝廉並轡過張吏部曲
江園觀百戲時秋八月十四日江南北名士
十百來集水亭當湖樓臺館舍刺史諸王軍
府伎樂畢出驚見妙幻目不及瞬自曙起鳥
啼迨夜漏盡日初出兩竿迭呈絕藝如灌河
接魚勿得已矣絲竹綺羅羅微幼眇自傷淪
落未易遽此盛會樂極哀生易于感慨又當
煙竿執層累遞上狀城郭宮宇人物狗馬簾

幃鉦幃士女觀者填塞渚港亦有蕭管燈紗
相間映水煙模糊奉觴女郎從煙霏中載它
舟去亦又淒已踟躕者聞生撈筆王生有清
歌絕妙錫山未生吳門孫生皆一時絕技擅
場幸一違觀明當散去即從諸君後賦詩三
篇一無所一筆一此題也時賦詩者十之二
姓與張公子祀煒詩先成人誦之劉漢中贈
姓詩曰詞人罷唱曲江樓王孫晉曰賦傳明
月夜詩曰曲江樓張皋曾曰今來同上曲江
樓崔顥題詩眾莫酬餘載東山釣史集中崔顥
東山釣史詩西河詩一詩一首皆事相傳
山先生曰崔顥吹簫傷懷若大可者量是才下

不言詩卷一

三

明河潔潔秋夜長草頭露白生微霜淮陰客子感秋節
愁坐冬言衣帶涼東山釣史臥淮浦私喜涼秋及三五
蹈海誰牽八月槎臨淮須伐三洲鼓三洲鐘鼓淮水濱
八月乘槎好問津邀得江南流浪子迎將河胡台游入
江南河胡兩相望河水星光兩搖漾西園冠蓋滿綠池
東第笙簫聲華張張家舊院倚水波珠湖千頃漾琉璃
紅粉若柳通油幕叢臺複樹繞金羈緋紗籠蠟安花裏
綠燈燈燈似霞舉漢代名王久愛山曲江吏部今開壘
初開壘壘接湖勢重起煙樓布煙燎將立星竿火樹枝
將時三硝五花爆懸竿貯爆俟斜日列艇分燈臺如來
但留幻舞到庭看待駕明河泛送日斯時淮燕稱故輕

此際投竿舊有名鉅懸傀儡戲東郭釣藏神祕來西京
誰翻竹簡弄漁史誰聽皮靴拂絃子巾角彈碁四座驚
花門羽衛三郎喜別有秦箏老朔客曼節長吟變促拍
何意哀鴻塞上聲使子翻動江南情江南一望欲起舞
前子打門鼓內部新分刺史家明童盡出諸王府
瑤殿乍起煙滿御屏輪推湧湖中珠明雲薄霧繞河漢
蘭橈畫梁環菰葦燈前紫幔開杯竿水面紅妝照綺疏
紅妝紫幔兩相映水面燈前看不定明河將月湧為煙
皓月連湖湧成鏡明河皓月乍流溪彷彿天星墮天末
吹將星簫燎花生看到煙樓火竿發煙樓星簫繞槎轉
甲燭鱗鉦散珠遠祇因畫舫隔煙多翻使紅龍踏波緩

不言詩卷一

三

香燭銀葉炭迸添箭下銅盆滴將滿別浦還營曼行場
重城已下葦蕤管大舸小艇歸不歸霜寒月白煙霏霏
吳謳越唱本超絕靜對流波一聲徹繞屋驚翻桂樹鳥
滿船涼浸冰壺月只有傷心小樊素看繫榴裙坐花路
不識初從何處來幡然忽入煙中去明河垂垂露華滋
良會何時再能得賦就明河夜未闌瞰瞰東方又將白
雨中聽三絃子適女士王王映將之吳下過宿
蕭城西河里因作長句書感却示
汝不聞三絃聲最悲啁啾嘶軋誰所為天心雨落風迸
裂坐客一時雙淚垂三絃初開仿鞞鼓萬曆年來重張
南張南張南也少張
張南張南以三絃傳曹剛不作甫不傳何處新聲到江許

最宜逢浴佛我無錦繡段又無金琅玕何以致殷勤請
歌女羅篇歌女羅望瓊玖留賓不用麻姑酒顧我四壁
少輝光報之願出纖纖手

余懷

昔年留宿中夜夢見如少婦故海村謂言有石于同
距開素使子言謂下言謂之句過江風流應復推為領袖

贈小姬陳掌珠

生平能得幾銷魂到此方知有淚痕乍見藐姑來白晝
忽疑神女倚黃昏最憐水雪聰明淨猶喜閨房性格存
老我是鄉黨薄倖春風搜出小柴門

李笠翁招飲出家姬演新劇即席分賦

釧動花飛素口閑狂言忽發紫雲迴湘簾直下風吹起

本書詩卷十一

二六

無出山香鞋夜來

曲子相公今信李記歌孃子又逢張江南紅豆花開後

一畫珍珠壓酒腸

紅紅好好又真真不數思王賦洛神錦瑟玉笙供奉曲

果然燕趙有佳人

自斷此生休問天嗟嗟富貴與神仙可憐驚破霓裳舞

落在人間五百年

倚城洞裏玉清歸結綺樓前試舞衣誰壁瑩篴誰撫管

行雲過住繞梁飛

玲瓏綽約點春波顧影薰香寫翠蛾借問當年李天下

後宮曾有鏡新磨

彈罷燒槽淚滿襟傷心無限夕陽殘人生合作逢塲戲
頭白周郎何處尋
離梁語燕各雙雙天鳥啼春醉綠牕無賴汝南催不去
好留殘角對銀缸

附尤悔菴和詩

樊川重遇綺筵開無計驚他紅粉迴虧殺花奴十棒
鼓翠盤賺出玉奴來

侍兒垂手歌三疊坐客纏頭紙半張喜極翻成懊惱
曲相看白地斷人腸

金闕西廂降玉真非雲非雨望針神可憐今夜蓮花
獨照見巫山夢裏人

本書詩卷十一

二七

飛瓊夢住瑤天走向人間伴謫仙吾輩旗亭暫傾

倒傷心絲竹在中年

櫻頭更鼓慢催初更金縷衣緩坐不愁歌舞

散輕魂長送彩雲飛

偷聲減字弄迴旋剛剝工夫掃翠蛾更說東君修艷

史論常侍遠山磨

刻局同題漢上襟奈何頻喚此情淡明朝便隔天台

路瑤瑤遺簪那處尋

楊柳櫻桃各一雙音聲小部開紅意未傾鑿落心先

醉辜負臨卣賣酒缸

按此詞係清詞人龍為唐人小說兼以今詞而改之所謂小兒戲也
又海村贈詩云家近西陵似薛郎才調猶存此詞笑談於後

集 94—659

蔡方炳

九雲山人
吳州人

旗亭觀劇

翠管清笙出鳳城霓裳一曲已教成而今不數黃幡綽
祇許旗亭唱太平

梨園新譜浣溪沙才子桑春擬易華不同周郎筵上顧
延年端是舊名家

頃刻分身判樂憂聞歌宜笑復宜愁從來離合多成幻
大地何人不是優

喬萊

三六
晉唐八

舟中贈歌者

桃花春漲本蘭舟夾岸垂楊水自流一曲新聲翻潑水

東風吹雨過揚州

本言吉卷一一

二

本事詩目錄

楓江漁父徐 鉉 編輯

卷十二

陳維崧

劉體仁

吳兆騫

張 梯

屈大均

梁佩蘭

田茂遇

姜宸英

宗元鼎

葉舒穎

彭 椅

崔 崧

俞 泰

王 典

王頊齡

李良年

陸 進

葉舒崇

吳 雯

吳 鏞

吳 鵠

周在浚

王 暉

林麟煥

潘 江

羅世珍

王又旦

方象瑛

吳 樞

江 閏

本事詩卷十二

後集

楓江漁父 徐 鉉 編輯

孫 大椿 重校

陳維崧 其五

其五 詞酒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思覺纏綿今讀若思銷欲死嘗客
組最妙不給園主人家現一歌重題詩寫思思纏綿今讀若思銷欲死嘗客
相識一片心王侯將相去猶泥泥不須重情繁休伯紙上殷勤寫妙音論者以
爲平源高如杜牧詩傳之
本事詩中應作十秋佳話也

徐郎曲

徐郎名崇雲廣陵人冒吳民家青童儂巧善歌其年便膏雲雲郎
小名適意題以紅羅王死亭云黃金屋紫玉交玉生嬌銀荷葉上
去曲自從大上得人間那識紫雲雲武進陳廣明云憶晚春衫花底
論新愛愛級字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長洲元悔

本事詩卷十二

卷十二 詞酒遊之作別具一種柔情涼思思覺纏綿今讀若思銷欲死嘗客
組最妙不給園主人家現一歌重題詩寫思思纏綿今讀若思銷欲死嘗客
相識一片心王侯將相去猶泥泥不須重情繁休伯紙上殷勤寫妙音論者以
爲平源高如杜牧詩傳之
本事詩中應作十秋佳話也

江淮國工亦何限徐郎十五天下奇一聲兩聲秋鴈叫
千縷萬縷春蠶絲滌除胸臆忽然妙檢點腰身無不爲
高才打曲驚莫敵細心入破真我師徐郎醉汝一杯酒
汝醉還能作歌否請爲江南曲一唱江南春江南可憐
復可憶就中僕は江南人憶昔江南夜三五謝家兒郎
健如虎結髮平翻烏角鬢當窗濫作善才舞此日當歌
便瘦生此時善舞便相迎知音自是綠門第識曲由來
擅姓名十里倡樓留更住三更街鼓得人情霍王小玉

家家瑟楊氏諸姨部部箏二十年來事沾臆南園北館
生荊棘崔九堂前只獨憐奉誠園內無相識琵琶斜抱
恰當胸細說關山恨幾重南曲不傳張伯起北宮誰數
沈君庸霜天禿髮那堪摘寒夜單衫只自縫暗裏漫尋
前度曲人前不認舊時容誰知老人不自得却向徐郎
敘疇昔疇昔煙花不可親徐郎一曲好橫陳干卿何事
馮延巳錯認悲涼感路人歌罷誰人擊鼉鼓十萬銀燈
落如雨前輩徐郎慎勿輕君不見陳九白頭渾脫舞

按徐九白即徐師也其年有滿江一闕云鐵笛細箏還記得白頭陳九白
消魂夜堂無語琵琶化西橋滿無雙亦相寄善才第一琵琶手嘆今朝共食
黃香人何可謂此佳兒也三山曉樓枝秀喜門風不家聲依節生千
何有李亞于少年當學王晏會對君家兩世風青衫吾家麟蓋為陳九兒題
扇也又為雲部今蓋賦賀新郎關云小酌醉離離古今朝叙光華影登前
泥濘濕著履風吹天語報道在無初又怕把檀奴偷相摸胡離離離離不離

本詩卷十二

二

但臨風狂歌春弓量遠隔却得舊恨六年孤館相依夜難忘紅燈比曉淚
花難禁一雨一生花燭事花燭難隨夫唱努力做榮枯模樣只我羅衾渾似
鐵籠於生難守之也
亦休為我再開張

贈琵琶教師陸君楊

先皇全盛十七年江東琵琶誰第一
嬰城陸生最有名
高手能傳教坊術是時間巷正繁華
柘館紅牆十萬家
玉鈴小閣春相逐絳袖單衫夜自誇
斗帳輕紅花簾碧
明星小落鳴珂宅酒酣漫燃鴟鷂絃
綠鬢弟子坐憐惜
紫衣明燭映屏風入破橫吹曲曲工
粉項暗窺朱口底
芳心半在玉笙中此聲田妃稱絕妙
曲終屢得天顏笑
底里爭翻朔客辭金吾頗愛涼州調
五侯七貴不須論
生也聲華滿國門交成輦路貂蟬盛
唱徹簾櫳花柳昏

遇年冷落無不有猶抱琵琶不離手君不見中原風推
周憲王橋頭明月照金梁二八宮娥習絃索三千賓客
諧宮商又不見關中康海金閨彥飄零却傍桃花扇按
拍能添宮女悲慘摺欲垂中涓面我今欲說心慨慷眼
前世事都蒼茫陸生老大更嗚咽酒間笑著黃皮褶鴛
鴦湖上彈一聲紅袖青衫盡沾濕

明孝宗時關中康海德海等職家居侍郎楊廷儀滿之留飲甚歡康自起彈
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何不以此尺書通康恐楊琵琶擅之遣定曰吾豈
效王維作伶人供琵琶耶訂官做罷
正其年所云楊提從中涓面也

贈歌者袁郎

袁郎十五餘生小愛絃索作人未入侯王門相逢便傾
金鑒落憶昔當筵一再彈鳴絃鐵撥掃秋籀側身橫坐

本詩卷十二

三

紅氍毹夜闌月轉飛鳥鵲袁郎袁郎我具陳古來一物
皆有神郎游聲伎非末藝况遇興亡必寫真琵琶音派
出王府調雜金元頗淒苦嘉隆之間張野塘名屬中原
第一部是時王峰魏良輔紅顏嬌好持門戶一從張老
來妻東兩人相得說歌舞邇來萬事不足道何獨梨園
嘆淒涼練川雅宗不復傳始蘇子弟自言好袁郎玉貌
世所佳何愁絃索聲不諧檀槽豈是尋常物要令豪傑
割胸懷君不見穎川陳生嬾無匹老大青樓聽音律黃
昏騎馬城北門萬騎千營吹感栗

崇川署中觀小史演劇

焚香酌茗小簾櫳檠燭矚瑜相對紅半醉呂郎催羯鼓

宮妝已出綉屏中

王郎年小好腰身吳子風姿儼洛神寒夜如年情似水

相和我是畫中人

銀缸聲永夜香遲惱亂樊川杜牧之欲倚文簫吹一曲

不知人意已迷離

王人橋上憶清歌刺史筵前喚奈何他日揚州應有夢

三生惆悵為情多

江蘇人云王郎客晚江程司馬署中寒夜聽劇于戲園句云銀箭滴盡
金盞酒殘猶未歸玉山人意思離離可是樊川被酒年過許然笑大
意謂王郎雖謂之紅裙醉把檀槽撥拍按江州司馬不勝清感慨嘆涼調不
可報華歆以爲一索舊人從有何哉在此地留無南元空吟氣閉悲易斷腸
年不廢盡二車馬路此之謂如也志氣飄來是異鄉淒涼掩抑
自歎年苦留戀不請湯羹請作情懷恍惚如置我于成連海上矣

題小青飛燕圖

八言詩卷一

婁東崔不凋孝廉爲余統扇上畫小青飛燕

圖花曰小青開艷者有九一春燕斜飛其上

題曰爲其年題九青小照後一日作意欲擬

九青于飛燕也因題一絕以報孝廉

嫩色生香賦不成紅襟斜剪茜花輕一從圖入崔郎手

流過江南是小名

江蘇人云大於崔郎不凋有櫻桃紅畫爲生點染彷彿余與畫中女子題
不凋崔郎云云又畫斜剪茜花輕一從圖入崔郎手好語久矣又
主畫兒可矣王絕句說云不凋許豎別諸公有不凋崔郎人仍云崔郎
和畫兒絕句云一時曾笑人因有崔黃葉之說不凋出此等之詞既亭相
花紅粉紅正公說呼爲王樹花正不可無崔黃葉作高弟也又說亭詩絕
句云不凋水粉于前笑月如紅似去年時江南鵬鶴何人曾只有崔郎七字
實如此

聽白生彈琵琶

落拓司勳有髻華飄零瘦沈客天涯那堪水碧山青日

坐聽當筵穆護沙

玉熙宮外綠垣平盧女門前野草生一曲紅顏數行淚

江南祭酒不勝情

賀老琵琶識者稀聞元樂部事全非號姨已去寧王死

流落江東一布衣

十載傷心夢不成五更回首路分明依稀寒食鞦韆院

簾幙重重聽此聲

感慨淒涼復窮濃細如春夢疾如風少年漫把紅牙拍

此是檀槽太史公

縱酒狂歌總絕倫曾將薄藝傲平津江南江北千餘里

能說興亡是此人

醉抱琵琶訴舊游禿衿嬌帽脫梢頭莫言此調關兒女

十載夷門解報仇

森森潯陽秋復春琵琶亭下事成陳因君今夜淒涼曲

重憶元和白舍人

按其年又有僕魚兒一詞賦白生彈琵琶其自序云家舊自白崇川來小飲
買樂民先生室中聞白生彈琵琶其自序云家舊自白崇川來小飲
玉熙宮外綠垣平盧女門前野草生一曲紅顏數行淚
江南祭酒不勝情
賀老琵琶識者稀聞元樂部事全非號姨已去寧王死
流落江東一布衣
十載傷心夢不成五更回首路分明依稀寒食鞦韆院
簾幙重重聽此聲
感慨淒涼復窮濃細如春夢疾如風少年漫把紅牙拍
此是檀槽太史公
縱酒狂歌總絕倫曾將薄藝傲平津江南江北千餘里
能說興亡是此人
醉抱琵琶訴舊游禿衿嬌帽脫梢頭莫言此調關兒女
十載夷門解報仇
森森潯陽秋復春琵琶亭下事成陳因君今夜淒涼曲
重憶元和白舍人

同諸子夜坐巢民先生宅觀劇各賦絕句

欲翻新句詠迴波擗管沉吟喚奈何淡月輕煙猶易寫
最難摹擬是清歌

少日魂銷湯義仍而今老去意如冰聽歌忽憶當年事
月照中門第幾層

人當臨別歌偏妙曲爲言愁韻轉和正是客心淒斷處
漫天絲雨不須多

左寧南與柳敬亭軍中說劍圖歌

寧南嗟惜大出師軍中百戲無不爲潯陽戰艦排千里
夜開說劍孤軍裏虎頭瞋目盤當中其意自命爲奸雄
說時帳前捲秋風說罷耳後生悲風軍中語秘聽者死
寂不聞聲夜如水左坐一將軍右坐一辯士辯士者誰

六言詩卷十二

老無齒齧顏指齧且鄙得非齊卿通乃是柳麻子此
翁滑稽真有神少年趨捷矜絕倫青春山命盱眙市白
髮埋名說事人寧南置酒軍中暇愛翁說劍真無價橫
刀詎趣提湯烹洗足寧南求器牀罵飄零大樹蔓寒煙翁
也追思一惘然西風設祭悲彭越夜雨傳神倩鄭虔感
思戀舊纏胸臆故國無家歸不得惡少侯王盡可憐三
更燈火披圖泣

小秦淮曲

絕代銷魂王阮亭六年旅舍爲君停昨來和君河邊別
雨打離帆一夜聽

劉體仁

悼亡姬束素

秋葉爲身落地輕初三夜月未分明非花非霧非來夢
環臂何緣識再生

香聞桃葉駕輕舸共泥紅兒過畫橋犀導自敲歌一曲
當筵明月潤新潮

江雨吹舟枕簟涼秋蘭同渡似三湘人間選夢非容易
莫揀蠻腰悞楚王

吳兆騫

漢楚騫才絕艷數分淪落萬里投荒驛車北上時嘗託名金陵女子王侍嫺
題詩騫賦以自寓哀怨云憶昔離宮鎮玉人盤龍明鏡畫眉新如今流落關
山道紅粉空嬌羞上春種恨沉沉夜氣寒滿庭霜月浸閣中明朝又向漁陽
去白草黃雲馬上去情詞凄斷兩河三輔間多有和者故計改亭甫里詩云
最是情嫌題壁句吳郎絕塞不勝情其西曹謫詩自敘曰望遠悼于天
際白髮雙悲憶少婦于樓頭紅顏獨倚婉轉悲涼如聽銀箏之鳴咽矣

本事詩卷十二

白頭宮女行

婦人集曰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
出居民間祝髮于北城文殊菴與海昌相國居址切
近常出入相國家譚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滿
歡盡先帝過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舊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
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籠髮外施釵釧
自遺喪亂香奩寶細悉爲人棄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

長安女尼妙音者本崇禎時舊宮人國破之

後出居民間嘗出入海寧相國家述甲申三

月及宮中舊事甚悉今年戊戌予以謗議械

繫都宮而相國亦以他事下吏因與其嗣君

直方子長相見酒酣耳熱爲言妙音于既自

傷讒枉復聞妙音之事悲紅粉之漂零感羈

人之淪落乃連綴其語作爲長歌以傳于樂

府云

長安女冠頭似雪曳地黃絲懸百結手執金經淚暗垂
云是前朝舊宮妾當年充選入披香倭墮新梳內殿妝
低鬟自惜青蟲小繫臂愁看絳纓長先皇御極方清宴
宮中屢啓催花醺雲母屏開見舞人水晶簾捲低歌扇
歌舞年年樂事殊森沉寶幄挂流蘇北宮漫閱魚龍戲
東絹頻臨蛺蝶圖圖史紛披開珠翠波宮鎮日長無事
鵲顧書從女史傳鸞雛釵向照陽賜昭儀明艷獨承歡
促坐金林倚笑看燈簇九微長侍輦妝成七寶自憑闌
闌前羅綺紛紛成列阿監才人幾分別玉墀草細打毬高
珠箔花波吹管徹景福宮前細柳垂瓊軒不閉共追隨
繡縵纏髮嬌試馬綠梯隱几倦彈碁春花秋月年華換

本事詩卷十二

掖庭寂寞腸堪斷素手繙書教小玉紅顏對食憐同伴
漢宮中自相配偶謂爲對食一從羽檄擾秦川遂使官家少晏眠五夜刺
閨頻報警三春合殿罷開筵幾載天顏慘不樂中宵獨
坐占芭角砲火新開內教場詔書屢下文淵閣閤門封
事日紛紛督府潼關復覆軍幾部黃巾殘楚豫千羣青
犢下宣雲宣雲處處名城墮倒戈自啓居庸鎖闕下交
馳告急書殿前望斷平安火軍鋒倏忽逼神京一夜都
人已數驚內苑左貂羣揖盜團營飛騎半翻城城上弓
刀爭內向倉黃無復蓬萊仗獨御金鞭視九門空頒鐵
券封諸將白馬青袍捲地來君王長嘆下平臺口詔內
人從避寇手持愛子共銜哀可憐十葉漢天子海竭山

崩竟如此復壁寧教伏后藏佩刀自刺清河死自後珠傷
玉碎滿曾城宮車無那赤龍迎猶有黃門曾殉主豈知
紫闥竟屯兵自憐白首淡宮住欲問家山渺歸路潛脫
霓裳出九重却尋月徑依雙樹一託香臺已十秋每談
遺事自生愁室中漫禮金仙席夢裏還隨玉輦遊惆悵
生年瀟陽九戒珠持遍甘衰朽天家龍種尚漂零賤妾
蛾眉亦何有我來故國幾沾翰摩挲銅狄北風酸昭陽
舊侍悲通德長樂姪人識佩蘭自古興亡堪太息淒涼
何處尋遺跡麥秀偏傷過客情柘枝還下宮人泣

漢魏之世寒外也書來言朝鮮使臣李師廉雲龍以兵事至寧古島製高麗
王京賦草數千言以應其國頗以漢提詩文爲重又自云彷彿班揚其狂
能如故無錫顧貞觀梁汾寄漢提詩曰萬里誰能憶三部只自傷聲名其
子國詞賦之部王漢雲臨關外心摧拂鏡竊李家兄妹好倘復惜班揚

本事詩卷十二

張梯木弟山陰人
聞絃拍
娟娟秋風湖上亭數聲絃拍暗中聽分明不是開元譜
却遣人思雷海青

屈大均翁山先生
翁山少補番禺縣學生名紹隆遺札棄去爲僧又字雲中年返舊服有翁
山詩外集登覽詩連臺賦詩云笑無秦帝然向海東誰能排大難不磨計
却如古成三秋萬萬萬木猶從
來天下只在布衣爲世所稱

大小憐歌華陰
大小芙蓉總可憐青蓮今夕在誰邊東西南北皆蓮葉
明月中當玉井懸
素手相將入暮林上方樓閣月華深笑他楚調金陵子

不解秦簫弄玉吟

湖口舟中口號贈內子華姜

大姑既有騰脂巷小姑亦有蛾眉洲
今夕蘭橈與卿駐彭郎不得擅風流

湖水合將江水流與卿日乘輕舟相憐一片鴛鴦水
白浪如山亦不愁湖口江潮合流一清一濁多驚驚水

郭臯旭新納粵姬賦贈

鷓鴣元越客茉莉是蠻花南翥聊同妾西飛莫憶家
蚌生珠子樹龍織海人紗自可成豪富無令金谷誇

贈墨西有序

姬人姓陸生高要之布水村與端溪密過子

本事詩卷十二

得之使朝夕在研之西磨墨供子揮灑故字

之曰墨西

香溪一片即端溪采得姬人字墨西水玉朝朝磨削筆
松煙日日染柔荑教成小楷書難就催作新詞唱未齊
善品水巖諸甲乙青花白葉滿中閨

小小長齋繡佛前前身應是散花天
昆邪一見全無日居士相依祇爲禪
每乞研金書梵唄時教潑墨作雲煙
爪痕多在曹娥帖紅染蠻花半鳳仙

布水村連墨研沙真巖得自女兒家
蟾蜍滴滿三春露翡翠牀開六代花
弄粉沾書成垢膩分朱點易出精華
還將劒器增飛動草聖從今益自誇

贈香東

予得姬人陸女字曰墨西越數日復得東莞
石氏女使司香而字之曰香東爲詩贈之

宣爐東畔暮還朝一氣窓間拂絳綃
生熟水沉憐血格陰陽火活恐煙焦
莞中雖是香農女江畔難將玉珮要
得侍維摩真大幸一生心字佛前燒

絲藤五色作熏籠日焙春衣廢女工
熟結浣將茶小煖香魂煎取火微紅
花開莫使雙煙近鶴降須教一縷通
收拾餘芬歸兩翅簷間公鳳與卿同

鎮日盈盈幾几邊裙裾出入有餘煙
含辭已似黃鸝吐取氣還將黑潤煎
作配文人非艷福託胎香國本真仙

本事詩卷十二

心花意蕊開須早證取圓通鼻觀禪

攜姬人華姜遊華山

誰知玉井裏亦復有鴛鴦玉女洗頭罷
蓮花無數香更憐毛女好於此素琴張
風捲冰簾雲愁卿羅袂涼

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

友人龐祖如有張喬美人畫蘭一幅上有陳

文忠公桐君所題詩詩曰谷風吹我襟
起坐彈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
公嘗于南園五先生抗風軒集名流十有二人開社喬

每侍公弄筆墨賦詩有送黎孝廉美周詩云
春雨潮頭百尺高錦帆那惜挂江臯
輕輕燕

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又有李山人煙
客詩云子夜微歌特底忙奈何花月是愁觴
春江千折牽遊舸若箇津頭柳線長又云香

作飛塵玉作煙輕寒微月養愁天梅花本是

江南弄一疊關山倍可憐皆清婉多風得詩

人比興之旨喬既工詩復美顏色歌舞妙絕

一時故為諸士大夫所愛每有讌集喬必與

年二十有一病垂危彭孟陽文學以數百金

贖之附於千金市駿骨之義喬竟不起孟陽

葬之白雲山麓梅花吟送者數百人下至緇

黃人詩一章梅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冢祖

如嘗至其處以為可與花田相頡頏云喬字

二喬廣州人

自來忠潔者香草最情淡況出佳人手芬馨直至今數

莖繞作態一朵已生心尺幅風流在相貽愧所欽

梁佩蘭

贈妓

誰家才子命能當消受巫雲一朵香神女有時來蜀峽

帝妃終日泛衡湘生成慧舌調鸚鵡慣織金衣學鳳凰

竝笑竝憐無不可芙蓉花發照橫塘

田茂遇

曹子閑納二姬戲贈

姮娥月窟此重開兩見霓裳仙子來春暮鶯花偏越水
夜闌歌舞憶蘇臺雙飛蛺蝶風前起竝蒂芙蓉雨後裁
此夕綺筵應有賦陳王八斗自奇才

姜宸英

酒醒聞鄰姬絃索

江上寒多酒力輕夢中哀怨不分明誰彈出塞三翻曲

家住防秋萬里城各自故人搖落恨何煩絃指別離聲

眾山擊柝蕭蕭曙起步簷前細雨傾

宗元鼎

定九別號小香居士傳嚴先生之孫也晚居廣陵之東原蘭陵鄉評士抵謫
謂其性狹江漢往戶高談卜策新柳堂有竹軒梅屋數間中藏發書百卷鈞
策迄午夜不覺曉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子衡
宗資送客情江北江南無限恨花時細雨聽鶯啼又自著曹花老人傳其

雪霽索橫波夫人畫芝麓奉常草書

曉氣重重透薄幃八牕淡鎖日絲飛衛郎已盡芙蓉面

小玉應薰荳蔻衣遠屋寒梅花暗落一亭香雪客來稀

奉常詞賦夫人畫好展冰綃對案揮

雪霽索橫波夫人畫芝麓奉常草書

曉氣重重透薄幃八牕淡鎖日絲飛衛郎已盡芙蓉面

小玉應薰荳蔻衣遠屋寒梅花暗落一亭香雪客來稀

奉常詞賦夫人畫好展冰綃對案揮

雪霽索橫波夫人畫芝麓奉常草書

曉氣重重透薄幃八牕淡鎖日絲飛衛郎已盡芙蓉面

小玉應薰荳蔻衣遠屋寒梅花暗落一亭香雪客來稀

奉常詞賦夫人畫好展冰綃對案揮

和卞玄文百柳園對雪即看小韞妹學畫

歲子文金
後開秀

懸思風雪際嬌怯應難支倚檻憐衣薄寒梅倩妹持若
香消放泥筆墨是心知無那園中絮飄如二月時

唐祖命納姬翠容戲作香奩詞

燕雲盤髮墜蜻蛚少小盧姬夢未醒不是侍兒催不起
昨宵深夜舞娉婷

藕縷抽絲著處真絲絲牽繞在郎身願將此夜金梭裏
織作雙蓮並蒂人

友沂席上戲贈三郎

菱花不是等閒妝羞殺金釵十二行縱使延年歌一曲

不可詩卷一二

一四

儂家也只道如常

席上贈翠英校書

風流此夕與逾豪剪燭狂吟贈薛濤纖腕柔酥含芍藥
巨羅光徹艷葡萄舞翻翠幙銷衣亂音疊紅雲鳳笛高

爭奈座中腸已斷不須和淚撥燒槽

葉舒穎

字山吳

學山題詞錄云戊戌春偶過嘉善有歌姬施碧蓉自石門來半塗秀逸略
識字焉善諧謔一夕同人數輩謀飲于薛氏莊姬斜倚酒意微醺名而寓於嘉
善之樂風心金產之形無不盡其妙而制其錢璫王子約采之詞賦花及金妝杜
鵲獨坐最後不知其時是為金耳余欲置姬或謂為妓風流乃謂不辭
于時鄰澤微風生滿座小戶無不洪飲過夜半始出素簾請客各贈一詩
余因見其看黃泥妙實亦道盡書世作人仕若耶要領人國出西家
語兒溪上分明見還對春風自說紅毛子得寶題云一雙紅掌恨重重
獨立沙汀如翡翠眼見名花羞解佩從地騰津不
子最大詩士能家賦政諱從地騰津不
起海濱曉曉是冬花東坐絕倒因羅酒云

憶小婢垂絲

密約誰憐是目成朝雲長向夢中行關心最怕春將去
花發閒階憶小名

秋晚過澄江感舊

當年曾記狹斜遊阿母將雛竝倚樓乍覺春寒添半臂
恰扶午睡整搔頭青衫作客元宵夢紅豆傳歌子夜愁
別後小鬟如舊否鬢絲禪榻不禁秋

楓涇即事同元禮弟戲作

檀槽哀怨幾黃昏曲水平橋自掩門昨夜西風雙槳子
却拖桃葉載桃根

水剪雙眸弱不支風光細膩少人知鄂君又向舟中去

不可詩卷一二

一三

繡被香濃好待誰

彭 椅

安原漢
陽人

舊院行為閭再彭題姜姬畫蘭作

素箋小幅懸秋榭陣陣香風吹欲下誰移九畹一枝蘭
年年花葉無凋謝竝頭花影不含蠶幾葉蕭疎澹出塵

裝染可憐傳妙手寫來煙雨却如真如真小字姜為氏

風流應善長千里自書甲戌上元前為贈翩翩蔡公子

公子才華宗伯家南國徵歌遍狹邪

蔡為鏡江
宗伯子

雲間莫生

好詞藻坐看點染紫莖花

莫自題云時莫生雲卿
在坐更助筆墨之興

莫生蔡子百

年後如見幽蘭親寫就只今最恨石頭城多時芳草埋

香繡戎曾十度過秦淮無處顏廊覓斷釵何緣市上逢

金盆空向毫端賦錦韞笑僕家本金陵地不知舊院多
遺事舊院歌樓三百春風月鶯花難盡記記得城南淮
水旁善和坊對大功坊文德橋頭對南巷驚峰寺側轉
西廂西廂南巷皆香陌踏成滿路脂跡青樓到處可
停車朱戶誰家不畱客客來江上盡王孫一望平康即
斷魂樹迴楊柳多紫馬花發枇杷故掩門門裏闌干十
二曲兒家三五新妝束自言好女恰姓秦預料小名多
字玉玉女朱孌未出來簾內真教阿母催昨日避人調
錦瑟今晨聞客下梳臺便令却扇歌宛轉微顛翻怪桃
花淺藍尾酒傾燈下歡紅笙汗透宵分喘歌舞相尋暮
復朝容易經頭百萬釧方矜玉釧光同腕更索羅裙色

本詩卷二

十六

稱腰當時紅板橋邊路絡繹香輿織煙霧只聽日日弄
銀箏盡說家家擁錢樹錢樹移來金穴邊豪華巨賈與
少年多邀狎客費杯罍又買新姬教官絃滿城笙管風
吹散萬紫千紅齊爛漫最先一本鳳尾蘭紅錦千端還
不換采蘭時上木蘭舟蓮花開後向西洲不論重陽與
寒食名流爭約共遨遊來游靈谷看梅早又踏雨花臺
畔草烏龍潭上槳啞啞桃葉渡前歌懊惱懊惱于今奈
若何正嘉前事已多訛趙家供奉無人說二詩均與舊詩
以馬湘蘭為第一湘蘭昔住青溪上幾架
吟詩樓自荆薛濤只有王生得入來描蘭寫竹常相向
同前能詩善寫蘭
詩與三百篇齊問道王生媿不如才子江南盡曳裾漫教

白鳳誇詞客還向碧雞尋校書此時舊院真繁盛五侯
七貴爭交聘每將上坐遜紅裙不許庸奴窺翠鏡北里
齊名趙彩姬趙彩姬名彩姬後來朱鄭亦稱奇朱無微字表北里安
字無美皆為當時名
效象管鸞箏歌夜夜燕釵鳳帳舞時時便房曲館常迷
絕技巧兼呈心目眩或能撾鼓聲如雷或能投壺光若
電或能彈棋拂手巾或能操琴聽游鱗或能霹靂自控
矢或能蹴鞠不動塵更有吳門薛素彈九走馬翻身
素彈九走馬于中絕技何者無尤競新詩吟柳絮詩能柳
絮盡能柳絮盡能濕霧輕煙墨瀟殘黃金買賦猶為易紅葉留
題始信難舊院當年推領袖錦江莫出湘君右屈指姜
姬正竝時如真豈在守貞後姜名如真
馬名守貞彩雲化去百年中

本詩卷二

二十一

舊院樓臺條已空忍教回首薜蘿遲莫結同心松栢叢
西陵松栢何從問巷改烏衣為馬糞落花還聽鷓鴣啼
橫塘久散鴛鴦陣非徒舊院最傷心火內離宮不可尋
白髮亂餘山故老翠鈿消後絕知音二十年來江上曲
那堪玉樹今番續燕子斜陽晚自紅臺城荒草秋還綠
我從舊院路傍過何曾髣髴遇凌波土花縱處沉釵股
瓦蔓粘時試黛螺院內于今惟菜圃翻看紙上留蘭譜
一代美人香草魂可憐都被君收取蘭葉蘭花有幾莖
為君翻作舊院行忽教往恨成新恨應化無情作有情

崔

崔從五世直定人
有蘭谷草

贈妙英女冠移居

葉老山寒不改秋香塵翠幙舊秦樓朝朝對柳檀檀
爲祝蓮花許並頭

王典備五七
和人

聽徐生絃索

撥刺絃清旅舍逢背灯就月響玲瓏誰知當日曹剛手
却在徐郎衣袖中

俞泰次黃仁
和人

花間

亦有花間約黃鸝正好聲戲翻子夜曲偶作雨人行宛
轉生微感縹緲出至誠風流漸杜牧空復說多情

王頊齡新士華
和人

六言詩卷之二

憶伎桐月次錢葆勳韻

三奏錦席醉良宵几度和風拂翠翹午夜探鉤時並玉
華堂就月坐吹簫環環冉冉雲初散花草年年恨不銷
腸斷西陵秋雨後粉香零落思迢迢

李良年次黃仁
和人

塞上嚴都尉署中觀女樂歌時黃石
李分事

南屏何迢迢湯池復淡阻涼颼旦暮吹五月凝殘暑我
在長安正苦炎狂來策蹇覓村市不知物候天涯改翻
喜殊方勝事兼上谷將軍雅愛客堂中珠履尋常入百
年黃閣數家風六載戎符試邊邑衙齋絲竹駐年華不
列旌麾列絳紗神女先歸荆楚夢春風偏到洛陽家春風
和庭

痛飲連朝看不足紅牙按徧江南曲妙本新翻石季
倫獨將佳麗傳金谷憶昔明珠換綠珠徵歌買笑古來
無曾向紫絲夸錦障還提如意擊珊瑚一自佳人愁墮
地狼籍璣珞與簪珥吹笛曾無宋祿存乘輿祇有山松
醉梨園此日並流傳掠削雲鬟更可憐玳瑁筵中鶯乍
轉琉璃屏外柳三眠風起羅幃日亭午窈窕文窓亂香
雨且看西子擲金錢何事東家邀翠羽此地由來苦戰
爭北門鎖鑰重論兵蕭笳久作從軍轉鐘吹唯聞出塞
聲二十年間人事改連營不用披金鎧越艷吳歎散夕
烽紅泉碧草常相待俯仰承平此一時爲歡莫遣鬢成
絲從知地主風流極更與尊前賦柳枝

六言詩卷之二

吳郡承采臣署齋出家姬歌舞留宴因成四韻

吏人初散鴈聲邊司馬閒題樂部篇愛寫練裙王內史
慣驚紅粉杜樊川榆關三伏風摧葉柳塘千屯月帶煙
莫聽圓蘆捲悽調花鬟換瑟勸航船

鴈門驛對酒贈妓

銀箏一曲夕陽微葉盡榆關更不飛句注沙明殘雪岸
淖沱月上美人衣暖傾白墮銷銀燭冷怯調鞍試錦圍
欲折梅花簪鬢好春光愁絕隴頭稀

黃皆令歸吳楊世功索詩送行

曾因燕下棲吳市忽憶藏書過若耶愁殺鴛鴦湖口月

袁妓潤孌

次韻蔣曠生悼亾姬戴陵濤詩四首

月下猶疑響鈿車

時世難留淡淡妝鏡奩零落膩遺香最憐病減西風夜
依舊詞成弔海棠

石上相逢是舊綠金蟬鈿雀故依然當時一笑渾閒事
懊惱長教憶往年

由來誰不為情癡况復多情那自持暮雨朝雲皆是夢
縱聞紅豆莫相思

周在浚

金陵古跡詩

風流南曲已煙銷刺得西風長板橋却憶玉人橋上坐

月明相對教吹簫舊說有長板橋為最盛今說以爲不獨

誌公留得舊袈裟紫鳳天吳莫浪夸五里松聲天籟絕

云事詩卷二

却從天上聽琵琶

雲南寺有寶誌公袈裟寺前五里松今謂然矣琵琶塔行人撫掌應作琵琶聲

出終腸斷李龜年北調于今迥不傳一片箏琶凡響遏

淵淵聲出碧雲邊舊說老樂工唱北調以琵琶爲和之是宮中所遺

燒尾禮槽曲已終念家山破泣吳儂春風一半吹桃李

陽斷紅羅亭子中南唐于宮中作禮樂亭外種桃後主與周后坐其中潘佑有詞云桃李不須夸顏色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

莫愁家住石城西

西樂府流傳路欲迷誰向湖邊辨吳楚

清江門掩夕陽低石城可女子名莫愁或言歌聲哀曲云湖邊下揚州西楚頭城與石城之相近以爲莫愁所居湖上舊有石城寺今廢

春草王孫沒見期

夕陽猶掛柳絲絲世恩樓上風流事

獨有春來蝴蝶知東坡詩蝴蝶夢一語思之

龍笛新裁二尺長中懸畫鼓大如笙萬人喝彩燈船過

百盞琉璃賽月光秦淮燈船所奏皆宮中樂半吹笛半吹笙其聲如雷聞言中元夕奏樂亦於前刻盛時燈船多至五七十隻

頓老琵琶奉武皇流傳南內北音以如何近日人情異

悅耳吳音學太倉南苑頓老琵琶聲或云南苑所傳法曲今太倉縣亦傳而北音公矣

桃根桃葉畫樓多秋水秋山喚奈何幾曲小闌明月底

有人曾此別橫波桃葉渡頭下老河東公處山雙合肥情主其家

王 陣

十青詩有序

偶逢姝麗來自維揚擅寵姐之清謳逞雲容

之妙舞桃花扇底不禁紅暈風迴楊柳樓心

尤喜青絲月映何意數年隔面空贈將離遙

云事詩卷二

春風心易醉日午夢初醒繡得鞦韆頭鳳何人共踏青

不見紅妝影春秋幾度經章臺楊柳色怕減昔時青

林麟煥

宋宮人斜

在明峰右舊爲雨墮有樵豎入其穴竊蟾蜍

釵鏡以歸宮人憑巫目迷爲宋嬪隨官家航

海沒此樵懼反寶器而掩之

噪樹寒鴉日易昏內家斜對石龕門雲鬟宮樣埋莎草

薛荔山阿醉酒痕厓海不填精衛恨春心長託杜鵑魂

金絲銅鬲傷零落紅粉猶傳秘器存

潘 江蜀嘉州人
有本集

醉後走筆留別女郎惜惜

纔聽歌聲惜惜便驅祖帳向勞勞他時散佩如相遇
只恐安仁已二毛

元日贈歌妓雲輕

鈿雀銀蟬玉蕊冠妝成不出被人看如何最是堪憐處
獨立空房小被寒

酒闌歌散太無聊算定花時訪翠翹再若相逢說相憶
自從元日到今朝

羅世珍 會稽漢陽人

秦淮後竹枝詞

本事詩卷十二

一代風流莫絕蹤留賓無復舊司農半生明月秦淮夢
付與西州一慟中
周園先生為秦淮竹枝詞會題一册有半生明月秦淮夢之句

王又旦 句華郎

示姬人

黃入清秋橘柚枝微寒蕭颯涼颼從今半臂添微凍
耐得并州夜雪時

方象瑛 陽江進士人
有健松齋集

洪昉思納姬人

才子風流倚畫屏一時名部擅旗亭從今度曲應無誤
象管鸞笙細細聽

吳 樞 習隱秀水人

小鳳曲為勒山賦

迎來雙燕蕩春潮細雨東風送小橋淚裏紅綃還阿母
為僕寄到鳳凰橋

踏青仍與小姑偕故故回頭碧玉釵幾日春陰花落盡
香泥先沁鳳頭鞋

休唱南朝本事詩鳳華錦瑟出簾遲曲成不用周郎顧
自寫烏絲付雪兒

比翼休同凡鳥猜梧桐滿院半新栽鳳雛詎得供臬食
定為人間療妬來

江 閨 辰六貴陽人

贈女史

本事詩卷十二

梨花滿院不勝寒旖旎仙姿嬋畫闌為愛看花歸去晚
看花人轉作花看

本事詩卷十二終